夏目漱石小说选 下

张正立等译

● 春分之后 ● 使者 ● 心

湖南人民出版社

张正立 等译

夏目漱石小说选

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根据日本筑摩書房《夏目漱石全集》
1979年初版第十次印刷本等书翻译

夏目漱石小说选（下）

——春分之后　使者　心

〔日〕夏目漱石 著

赵德远　　李致中
张正立　译　　　校
董学昌　　李占东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45,000　印张：24,625　印数：1——8,300
统一书号：10109-1840　定价：3.20元

前　言

夏目漱石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文学巨匠之一。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1867年1月生于江户（今东京）的一个走向衰落的世袭地方官吏的家庭。他上中学时就酷爱汉诗汉文，十六岁以后改学英文，二十七岁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此后做过中学教员，1900年赴英国留学，回国后任大学讲师。夏目一登上文坛，即与统治当时小说界的自然主义倾向反戈相向。他独树一帜，自成门派，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作家，以致使“漱石山脉”成了当时日本文坛的主导力量。他在短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1905年发表的《我是猫》，以敏锐透彻的观察力和幽默辛辣的笔调，对明治社会进行了痛快淋漓的讽刺和批判。这部作品刚一问世，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夏目也由此奠定了在明治文坛以至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06年发表了被誉为与《我是猫》并列的不朽名著《哥儿》。1907年，他辞掉所有教职，到朝日新闻社主办该报“朝日文艺栏”，并埋头从事创作，同年，发表了《虞美人草》。1909年，他又毅然拒绝接受“文学博士”称号，曾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从1908年到1910年，先后发表了《三四郎》（1908）、《从此以后》（1909）和《门》（1910）。这三部作品被称为夏目漱石的第一个三部

曲，又称“中期三部曲”。作者在这些作品中通过对人们的内心分析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探求，揭示了人们的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暴露了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剖析了观念形态方面存在的种种丑恶，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如果说，夏目的早期作品是以现实主义手法对社会进行了广角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而中期作品则逐步走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即所谓由“外部世界”到“内省”），那么，夏目的晚期作品则进一步完成了这个转化过程，更偏重于以细致的心理主义的手法对某些人的利己主义的灵魂进行深入的剖析，而使作品蒙上了一定程度的厌世色彩。夏目在晚年发表的主要作品有：《春分之后》（1912）、《使者》（别译《行人》1912）、《心》（1914）和《道草》（1914）等。

1916年11月，夏目漱石正在创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明与暗》时，终因胃溃疡恶化而溘然辞世，日本文坛上一颗明亮的巨星殒灭了。

夏目漱石对日本和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及对西方（特别是英国）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作品旁征博引，从日本国内到国外，从历史到现实，从山川风物到世俗人情，从日本宗教到世界文化，无不见诸笔端。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作品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日本历史的一个知识宝库。夏目的许多作品已被译成不少国家的文字，我国就是译介他作品的最早的国家之一。

本书汇集的《春分之后》、《使者》和《心》，是夏目继第一个三部曲之后创作的第二个三部曲，又称“晚期三部曲”。它创作于1912年至1914年，可谓夏目的晚期代表作。应该看到，1910年明治政府血腥镇压以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社会主

义者幸德秋水为代表的“大逆事件”，对夏目的思想震动很大；而这一时期夏目的第五个女儿不幸夭折，夏目本人也因肠胃病时好时坏陷入极大的孤独与苦闷之中。因此，成年后始终以“则天去私”为座右铭的夏目漱石，在这个三部曲中以亲身的体验和感受对人们的心灵深处进行了毫无矫饰的探索和剖析，揭露了明治社会在家族制度、伦理道德方面的邪恶和堕落。然面，作者在揭露的同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只能使读者感到他是在迷惘中苦索。《春分之后》写一位大学毕业后正在找职业的浪漫青年敬太郎，看到朋友须永由于婚事上的种种挫折而最后出去旅行这一现实，深感人世间没有真正的爱，有的只是人们各自封闭内心世界而带来的孤独。这一主题在《使者》中又进一步作了发挥：主人公长野一郎由于不理解妻子的性格和行为而十分苦恼，面临着“是疯？是死？是入教？”的抉择，以致让善良正直的弟弟二郎同妻子外出同宿，借以考验妻子的贞操。在《心》中，则把主人公“先生”的内心痛苦推向高峰——决心自杀身死。“先生”由于自己的自私，娶了早就被“先生”的朋友爱上了的一位姑娘为妻。“先生”深感负疚，决心以死来医治心灵上的这种难言的创伤。

这个三部曲虽然不象早期作品那样笔锋所向入木三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毕竟从若干侧面真切地反映了明治社会表面和潜伏的丑恶与黑暗。

这三个作品都是发表在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作者为了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融汇于作品之中，不仅从各个角度刻画主人公的性格及心理状态，使之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而且分别塑造了须永、二郎、学生等“副主人公”的形象，使之

成为陪衬，有时甚至花大笔墨用独立章节去直接描写。作者重视故事情节，有意安排得曲折交错，由表及里，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使作品具有立体感。读者不难想见，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好，“副主人公”也好，必定都隐含着作者自身的影子。因此，这几部作品在研究夏目漱石这位文学大家的生平和世界观，探讨他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方面，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宝贵价值。

夏目漱石在他辞世前不久曾留下一首用日语写就的汉体诗，也许对理解他的这些作品和创作思想有所裨益：

真踪寂寞杳难寻，欲抱虚怀步古今，
碧水碧山何我有，盖天盖地是无心。
依稀暮色离月草，错落秋声在风林，
眼耳双忘身亦失，空中独唱白云吟。

我们译介、阅读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自然是为了增强对外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促进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吸取其精华，使之化为有益于发展我国文艺和文化教育的营养，从而有利于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只要有志于此，我们研究夏目漱石（包括日本其他作家）也好，阅读他（包括日本其他作家）的作品也好，就会时刻牢记和逐步运用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了。

张正立　　赵德远

1984年4月于洛阳

目 录

关于春分之后

我要向读者坦白，这部小说本该从去年八月就在报上连载的。然而当时有些好心人替我担心，他们说："现在正是酷暑盛夏，你又大病初愈，连续工作下去身体能吃得消吗？结果我就趁机又商量拖延了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十月份还没有动笔，而十一、十二两个月也终于在杳无交稿音讯中消磨掉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一项自己责无旁贷的工作竟漫无期限地拖了下来，从我本人的心情来讲，如此拖拖拉拉也决非一件快事。

当终于决定从除旧迎新的元旦开始动笔时，我高兴极了。不过，我首先感到的并不是长期被捆住的手脚得以伸展时的那种快乐，而是即将释去重负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然而，这项被长期搁置起来的任务，究竟怎样才能完成得比以往更出色呢？想到这里，我不禁又感到有一种新的压力。

我心里倒也有一点思想准备，就是尽量写得有趣一些，否则是不好交差的，因为搁笔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这里面也包含了如下两种心理，一是必须报答报社朋友们的友好情谊，这些朋友对我的健康问题和其他方面都给予了极为宽厚的照顾；二是无论如何也要酬谢读者们的热情关怀，这些读者每天都象必修课似的阅读我的作品。为此，我头脑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想方设法写出一部好的作品来。可是写作的常规

又告诉我们，仅凭愿望是根本无法决定产品质量的。尽管主观上想创作出上乘佳品，但究竟能否如愿以偿，都是连作者本人也难以做出预言的事实。因此，我不敢公开声明这次是为了对长期休养做出的补偿。就是说，这里面潜含着某种苦衷。

在这部作品即将公诸于世的时候，我只想把以上情况告诉给读者。至于谈论作品的性质、自己对作品的见解或主张，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坦率地说，我既不是自然主义流派的作家，也不是象征主义流派的作家。更不是近来时常耳闻的那种新浪漫派作家。我还无法相信自己的作品已经染上了某种固定的色彩，以至于这种色彩竟达到了高声标榜上述各类主义并引起了局外人注意的程度。而且我也根本不需要这种自信。我的信念只是：我就是我自己。在我看来，既然我就是我自己，什么自然主义流派呀，象征主义流派呀，以及冠以“新”字的浪漫派呀，是与不是全都没有关系。

我也不希图把自己的作品吹得新而又新。我老早就在心里掂量过，当今社会上一味寻求标新立异的，恐怕只有三越和服绸缎店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佬，以及文坛上的某一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吧！

凡滥用于文坛上的空洞无物的时髦语言，我都不想用来作为自己作品的商标。我只准备写具有自己风格的东西。唯恐由于本领不高而写出低能的东西，或者写出因一心想炫耀自己而打扮成高于自身水平的作品，并唯恐由此带来有愧于读者的后果。

从东京和大阪两个城市的统计结果知道，购买我们《朝日新闻》的读者已经达到了几十万的庞大数字。虽然无从查考其中有多少人在阅读自己的作品，但这部分读者中的大多数恐怕

对文坛的幕前和幕后状况均一无所知。我以为，他们大约只是作为普普通通的人在老老实实地呼吸着大自然的空气，同时在四平八稳地度着时光。我相信，能把自己的作品公诸在这些既有教养又平平常常的人士面前，就是自己的莫大荣幸了。题名为《春分之后》，其实并无具体所指，只不过因为当初预计要从元旦写到春分之后而已。许久以来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倘若把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放到一起，把这些自成章节的作品综合起来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话，作为在报纸上连载的新闻小说来说，也许会收到意外有趣的阅读效果的吧！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为止，还始终没有得到过尝试的机会。所以这次我在考虑，如果自己水平能够达到的话，就按自己的夙愿来写完这部《春分之后》。不过，文学作品的小说和建筑师的设计图纸不同，纵使作者水平再低也难保不出现发展和变化。因此，情形往往是，尽管由自己执笔，也难于按原来的计划进行，这就如同在正常的社会里，我们的某项计划常常因受到意外的阻碍而不能如期实现一个样。由此看来，我的这个想法也许还是一个纯属未来的问题，倘不一直写下去是不会得到答案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进展并不顺利，也还是能够不间断地写出不良不莠的短篇的。我想，这也是无关宏旨的吧！（以上序言，写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即此作即将发表于《朝日新闻》之际。）

洗澡之后

一

敬太郎对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多大进展的活动和奔走已经有点厌倦了。他自己也清楚，如果仅仅是到处奔走而消耗点体力的话，倒也不会感到吃不消，因为本来就有一副天生的健壮体格；可随着碰钉子次数的增多，身体上的苦头还在其次，首先是大脑渐渐地不听使唤了。他碰到的钉子包括，自己的志愿提上去以后就一直悬在那里，毫无进展；或者刚刚挂上钩正要采取行动时，一下子又落空了。因此，今天晚上便借着稍感烦闷的心情，有意识地连着咕嘟咕嘟喝了几瓶本来并不想喝的啤酒，试图尽最大可能从自己身上引出痛快的情绪来。可是，一种故意借酒浇愁的自我意识却始终在头脑里作祟，最后只好叫来女佣人把这些东西统统撤走了。女佣人一看到敬太郎的脸色就说："哎呀，田川先生！"接着又添了一句："真是的，……哎呀！"敬太郎摸着自己的面颊说："红了吧？这么好看的脸色总让电灯照着实在太可惜了，还是趁早睡觉。你顺便把床给我铺上吧！"女佣人好象还想回敬两句，他便故意躲到走廊去了。就这样，当他从厕所回来钻进被窝的时候，口里还在自言自语：啊，眼下还是养养神吧。

敬太郎半夜里醒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口渴，一次是因为做了梦。当他第三次睁开眼睛时，天光已经大亮了。敬太郎刚意识到：世界又动起来啦！口里随即嘟囔着“养神，养神”，转眼又睡着了。接下来便是那个不识时务的座钟发出了哨哨山响的声音，毫不客气地钻进了耳膜。这第四次醒来之后，无论敬太郎怎么努力，也终于无法入睡了。没有办法，只好躺在被窝里吸起香烟来。吸了一半左右，敷岛牌香烟的烟灰掉了下去，弄脏了雪白的枕头。然而他还是不想动一动，后来由于从东边窗户射进来的强烈阳光照得心里很不舒服，头也有点发疼，这才自认晦气地勉强爬出被窝，嘴里叼了根牙签，手提毛巾朝澡堂走去。

澡堂里的时钟已经过了十点，冲澡的地方早已拾掇一空，连一只小桶也不见了。浴池里只有一个人侧身泡在水里，两眼望着从玻璃窗射进来的光线，十分轻松自在地哗啦哗啦地洗着。这个人就是和敬太郎住在同一公寓的森本。敬太郎首先朝他问候：“呀，你早！”对方也跟着应酬了一句：“啊，你早！”然后又说道：

“怎么搞的，现在还叼着根牙签？简直是胡闹！对啦，昨天晚上你房间里好象没有亮灯啊？”

“天刚擦黑的时候我那屋就一直灯火通明嘛！跟你不一样，我可是个品行端正的人，很少在晚上出去寻欢作乐的。”

“完全正确。你很坚强嘛！坚强得令人羡慕哩。”

敬太郎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看看对方，只见他依旧把胸口以下部分泡在水里，不厌其烦地哗啦哗啦地洗着。而且脸上的表情还相当认真。这是个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人，胡须被水湿得失去了原样，一根一根地都向下垂着。敬太郎瞧着他这副

模样，口里问道：

“我倒无所谓，可你是怎么搞的？怎么不去上班了？”

敬太郎这么一问，森本才懒洋洋地两臂交叉趴到浴池沿上，托着下颚，仿佛头疼似的答道：

“机关休息。”

“为什么？”

“不为什么，是我要休息。”

敬太郎好象无意中又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难兄难弟。于是脱口问道：“也是养神么？”对方答道：“嗯，养神。”仍旧把身子趴在浴池沿上。

二

当敬太郎坐到冲澡盆旁边让搓澡人给自己搓澡时，森本那泡得发红的身子才象冒烟似的整个露出了水面，脸上现出一副十分舒服的样子，四平八稳地盘腿坐到冲澡台上。刚刚坐定，他又开口称赞起敬太郎的一身肉来了：

“你的身体满好嘛！”

“这还是最近已经瘦了不少呢。”

“哪里哪里，一天天瘦下来的是我嘛！”

森本砰砰敲着自己的肚皮给敬太郎看。他的肚皮朝里凹陷着，好象被什么东西往后背那边拉过去了似的。

“反正干哪行都不轻松，身体都会搞垮的。当然啦，不会保养也有很大关系呢！”说完，好象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哈哈大笑起来。

敬太郎有意附和着说：

“今天刚好我也得闲，咱们好久没聊天了，怎么样，再给我讲讲你过去见过的世面吧？”

“好，可以。”森本立即很感兴趣地答应下来。然而只是口头上答得爽快，行动上都完全相反，不仅仅是缓慢，那架式简直就象浑身的筋骨都给热水烫得动弹不成了。

敬太郎咯哧咯哧地洗完打满肥皂的头，然后又把发硬的脚掌和手指缝搓洗了一阵。在这段时间里，森本一直盘腿坐着，根本没有要洗什么地方的意思。最后只象跳水似的咔嗵一声又把他那干瘦的身子泡进洗澡水内，接着又几乎与敬太郎同时擦着身子上来了。口里说道：

“偶尔来这么一次晨浴，真是又干净又爽快哩。”

“嗯。不过你那不叫洗，而是地地道道的泡，所以那种体会恐怕就更深了。你不是为了洗澡而入浴，而是为了贪图舒服来洗澡的。”

“我这种洗法倒不象你说的那么复杂，反正在这种时候又洗身子又搓澡的我嫌麻烦。总是身不由已地迷迷糊糊泡进水里，又迷迷糊糊地上来了。说起洗澡的方法来，看你那卖力气劲简直能抵得上三个人。从头到脚，从上到下，简直是一处不漏地洗了个遍。而且还要用牙签把牙缝剔个净光。对你那种细心劲，我算佩服到家了。”

二人一起走出澡堂门口。森本说要买卷纸，得多走几步路到大马路上去，敬太郎也愿意奉陪。从小巷往东拐过去之后，路突然不好走了。昨天晚上那场雨把地面淋了个透湿，从今天一大早起，车马行人压过来踩过去的，路上到处都是泥浆，他俩又厌烦又鄙夷地朝前走去。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但给人的感觉却好象从地面上蒸发上来的水气直到这会儿仍贴着地皮在微微地

飘来荡去似的。

“今天早晨这景致看来是想让你这爱睡懒觉人的一饱眼福的。你瞧，现在已是红日高照了，可雾气却一点也没有消散。从这边望过去，电车里的乘客就跟映到窗子上的影子一模一样，一个一个的都能分得很清楚。再加上太阳刚好在正前方，看上去那些人全都跟不可捉摸的妖怪差不多，简直是一大奇观哩！”

森本边说边走进一家纸铺子，随后又用手轻轻按着让卷纸和信封塞得鼓鼓囊囊的胸口，从里面走了出来。等在门外的敬太郎立即转身朝刚才来的那条路走去。二人就这样一块回到了公寓。换上拖鞋咕咚咕咚地踩着楼梯来到楼上，敬太郎手疾眼快地拉开自己房间的拉门，口里邀请森本：

“来，请进！”

“快开午饭了吧？”没想到森本先犹豫了一下，然后才跟敬太郎走了进来，看他那随随便便的态度简直就象跨进自己房间似的。进来后又说：

“从你这房间看到的景色总是那么美呢！”说着自己动手打开拉窗，同时把一块湿手巾搁到了带栏杆的走廊地板上。

三

对于这位体瘦如柴、但从不得什么大病、每天都要到新桥火车站去的森本，敬太郎老早就对他抱有某种好奇心了。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并且至今还过着独身寄宿生活，往返奔波着在火车站上班。但他究竟在车站担任什么职务、从事什么具体工作，却从来没有向他本人打听过，也从来没有听他主动谈到

过，因此对于敬太郎来说，这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尽管也曾偶尔到火车站去送过人，但每次都因站上人员混杂，忙忙乱乱地根本顾不上把森本和车站联系到一起。说起来，也是森本没有机会在敬太郎视野之内露面，从而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俩之所以能不知不觉地发展到彼此搭腔或闲聊天的伙伴关系，起因恐怕也只是由于长期关在同一公寓或由此引起的互相同情罢了。

所以，敬太郎对森本所抱的好奇之心，与其说是对他的现在，莫如说是对他的过去更为合适。有一次，敬太郎曾听森本亲口讲过他当初本是一个显赫家族的少爷。也曾听他讲到过自己的老婆，以及与他老婆生的已经死去的孩子。敬太郎至今还记得他当时说过的一句话："那小东西死得正好，我倒觉得这下子能轻松啦。因为山神作祟实在够怕人的呢！"而且敬太郎也没忘记当时还有过这么一件滑稽事，听完森本这句话后，当时他曾反问道：山神是什么呀？我没听懂。森本告诉他：这是一个中国词嘛！就是山上的神。只想到这些，敬太郎就觉得眼前已经恍若出现了笼罩森本以往经历的浪漫色彩，而这种色彩恰似彗星那条长长的尾巴，若隐若现地闪着光芒。

除了有关与女人发生纠葛之类的艳闻轶事之外，森本还是各种各样冒险故事的主角。比如：他曾到属于桦太岛的海豹岛上去过，虽然在那里没有打成海狗，但似乎确曾在北海道的一个什么地方打过鲑鱼并赚了一大笔钱。后来他又亲自到处宣传四国岛上的某条山脉里产锑，不久连他本人也承认那里根本没有什么锑，所以估计这件事也不会是假的。而最离奇的是他那个建立桶嘴公司的计划，据说这是从东京做酒桶嘴的匠人非常少这一点上受到启发的，后来好不容易从大阪邀集了一些匠

人，结果都因为与他们发生矛盾而告吹了，以至直到现在一提此事他还遗憾不已。

许多事实都轻而易举地证明，离开生意经谈起现实社会的一般新闻时，他也同样有着非常丰富的素材。在他所讲到的新闻里，有什么从筑摩川上游的某个地方隔河朝对岸的山上望去，大白天就能看到有黑熊在岩石上睡觉。这类故事好象还沾点边，而有些事被他一渲染就更神乎其神了。比如，据他说，信州户隐山上有一个叫“奥院”的地方，那里十分险要，普通人根本爬不上去，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有一个瞎子却登上了它的最高点。平时要想到那里去参拜，无论多么善于登山的人也必须在半山腰处休息一晚，因此森本本人也无可奈何地在爬了二分之一的地方点起篝火驱赶夜里的寒气。正在这时，却从下面传来了铃声，他感到十分奇怪。不一会工夫，铃声越来越近，接着有一个头剃得光光的卖唱盲人爬了上来。而且，据说这个卖唱的盲人还向森本道了晚安，然后又急步向上爬去了。这使敬太郎感到异乎寻常的费解，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那盲人还跟了一个带路的，带路人腰上挂了一个铃铛，跟着后头的盲人则是凭着铃声才爬上来的。听到这个解释，敬太郎才勉强有点相信，不过心里仍觉得这个故事未免太玄了。

然而，还有更玄的故事从他那杂乱的胡须下面煞有介事地发表出来，令人听上去已近乎妖魔鬼怪般的无稽之谈了。据他讲，有一次他经过耶马溪的时候，顺便爬到山上的罗汉寺去看了一下，傍晚才急急忙忙沿着唯一的一条两旁栽满杉树的山路往山下走，路上突然与一个女子擦肩而过。那女子脸上抹着粉涂着口红，头上结着参加婚礼时的发式，身穿底襟带花的长袖和服，腰上系了一条很厚的带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孤身一

人急匆匆地朝山上罗汉寺方向走去。照理说，这样一位浓装艳抹的女子是不会到寺院去办什么事的，更何况当时已经山门紧闭。然而，她却一个人顺着昏暗的山路朝上走去。——在一般情况下，敬太郎每次听到这类故事时，都只是在嘴里“噢”上一声，脸上露出微笑，好象在说这事不可靠。尽管如此，却每次都照例作出一副相当感兴趣的样子，装出心情紧张的神态，洗耳恭听森本讲得天花乱坠的故事。

四

敬太郎估计今天也会照惯例讲起类似以往讲过的那些故事，所以才特地绕路跟他一起从澡堂回到公寓来的。尽管森本年纪并不大，可他给人的印象却完全是一个差不多经历了所有人生坎坷的人。他的这种经验之谈，对于今年夏天刚刚走出校门的敬太郎来说，不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且听着听着还觉得很受启发。

再加上敬太郎本身还很年轻，生性就喜欢浪漫情调，讨厌平庸无奇。记得当初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一个叫山武音松的人探险故事时，他每次都迫不及待地等着阅读，那种热心的劲头简直就象一个稚气十足的中学生。其中有一段描写音松老兄与从洞穴里蹦出来的大章鱼进行搏斗的故事。他对这段故事异常感兴趣，曾兴致勃勃地跟本学科同学谈到过，你瞧，他用手枪朝章鱼的大脑袋砰砰连发了好几枪，可章鱼皮哧溜哧溜的，滑得很，岂不是毫无用处吗？因为据说当时从领头的大章鱼身后又游出来一大群小章鱼，它们从四面八方游过来，把音松围到了正中，正以为它们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哪知它们却停

在原地十分热心地看起谁胜谁负的热闹来啦！听到这儿，那位同学便半开玩笑地说：反正象你这样的活宝是不准备接受文官考试并规规矩矩在社会上生活一辈子的，干脆毕业后到南洋去，从事你所喜欢的捕章鱼怎么样？因此，打那以后，"田川捕章鱼"这句话就在朋友们中间流传开了。前不久从学校毕业以后，敬太郎一直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能走上社会的职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每当那些同学遇到敬太郎时，也仍然要习惯性地问上一句：怎么样啊，捕章鱼成功了吗？

到南洋去捕章鱼，对于敬太郎来说，再怎么是活宝，也未免有点太离奇了，因此他根本拿不出勇气来认真考虑加以实施。不过，对于种植新加坡橡胶林之类的事业，他倒是在学生时代就曾计划过的。当时，敬太郎曾多次想象自己栽种了橡胶林的情景：在那广阔无垠的田野上，几百万株橡胶树郁郁葱葱地生长着，简直一眼都望不到边，正中央建起一幢带阳台的平房，而自己就以橡胶园主的身分每天在那里饮食起居。照他的打算，那平房的地板将有意识地不作任何装饰，只在上面铺一张特别大的虎皮。墙壁上要嵌上水牛角，挂上一杆长枪，再在下面放上一把收入锦套的日本刀。宽敞的阳台上放上一把藤椅，自己则头缠雪白雪白的毛巾躺在上面，悠然自得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味浓郁的哈瓦那雪茄。不仅如此，在他的想象里，自己脚下还应该蹲着一只苏门答腊品种的黑猫。这只黑猫的外形十分奇特，脊背高高耸起，拖着一条比身躯不知要长几倍的尾巴，皮毛柔软得宛如天鹅绒，两只眼睛长得金黄金黄的。他在脑海里对未来的生活图景尽情地做了一番令人心醉的描绘之后，便真的着手从经济上做起核算来了。然而，尽是意想不到的事，首先，要借到种植橡胶的土地，非得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经过

十分烦琐的手续不可。其次，把借到手的土地开垦出来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第三个问题是，平整土地和栽种橡胶树所需的费用竟多得出人意料。最后还会遇上一件事，就是除了雇人除草管理之外，树苗要生长六年以后才能产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只好象傻瓜一样眼巴巴地守着它们。估计到这一步以后，敬太郎已经充分意识到种植橡胶园的计划还是下马为好。再加上恰巧在这时那位帮他出了许多主意的橡胶通吓唬说：从现在起过不了多长时间，新加坡生产的橡胶就会超出全世界的需求量，到那时橡胶园主们肯定会惊慌失措的。鉴于上述种种理由，打那以后敬太郎连橡胶的胶字也不敢提了。

五

不过，他的猎奇心理却并没有因这些事而有丝毫的减退。他身居市中心，不仅以在脑海里经常想象远处的人和国家为乐趣，而且对每天在电车上碰到的普通女子或散步路上偶然相遇的一般男人，也都要逐一琢磨一番，看这些人的大衣里面或外套袖子里是否藏着什么超乎寻常的新奇物件。同时脑子里还产生一个冲动，总想把人家的大衣或袖子翻开，哪怕一眼也好，瞧瞧那里面究竟有什么稀罕玩意儿，然后假装无意了事。

敬太郎的这种癖好似乎由来已久。当他还在高中时，英语老师曾把史蒂文森的《新阿拉伯故事》作为教材让他们阅读，从那时起他的脑子里就渐渐滋长了这种念头。本来他是最讨厌英语的，但自从开始阅读《新阿拉伯故事》以后，每次都积极预习，只要被叫起来朗读，还必定同时给翻译过来，由此也能看出他是多么喜欢这本书了。有一次，他在兴奋之余竟忘记了

小说与现实的差别，表情十分认真地向老师发出了疑问：十九世纪的伦敦真发生过这种事吗？那位老师不久前刚从英国回到日本，听到这句问话便从黑色麦尔登呢晨礼服的屁股兜里掏出一条麻布手帕擦了擦嘴唇，同时答道：岂止是十九世纪呀，现在恐怕也还有呢！伦敦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敬太郎眼里当即放出惊异的光芒。当时那位老师又离开座椅讲了这样一段话："当然喽，作家毕竟是作家，也许因为他们对事物的观察总是与众不同，即使对同一件事的解释也自然而然地跟普通人不一样，因此才创作了这样的作品。其实，史蒂文森这个人只要看到一辆正在马路边等待乘客的马车，就能从这辆马车身上敷衍出一段爱情故事呢！"

说到在马路边等待乘客的马车和爱情故事，敬太郎就有点糊涂了，但他还是下决心问了一下具体情况，最后总算闹明白了。从此以后，纵使在这平凡至极的东京的随便什么地方闲逛，只要见到马路边有一辆正在等候乘客的极其普通的人力车，敬太郎脑海里也每次都要泛起一连串的联想，一会儿想到也许这辆人力车昨天夜里就曾拉了一个带着尖刀要去杀人的乘客，一溜烟地从路上跑了过去；一会儿又想象车帘里或许藏着一个漂亮女子，为了躲开从后面追上来的人，使她能赶上往相反方向开去的火车，飞快地拉她到某个火车站去了。敬太郎就这样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平静地陶醉在自我想象里。

随着这种想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敬太郎思想深处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既然社会现实是如此纷繁复杂，纵使不能与自己的主观臆测完全吻合，至少也该在某个场合碰上一件给自己以强烈刺激的非同寻常的新鲜事吧。然而，自从走出学校大门以来，他的生活内容就只是坐电车和带上介绍信去拜访

素不相识的人这样两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值得一提的文学素材。对于每天都要见到的公寓里女佣的面孔，他已经看腻了。公寓里每天吃的菜，他也吃够了。除去穿衣吃饭问题之外，为了打破这种单调的生活内容，顶多还能谈谈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要成立啦，或是在朝鲜设置总督府问题要解决啦之类的消息，这样也就能使生活得到几分调剂了。但当他终于弄清这两件事都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问题以后，便情不自禁地愈来愈感到眼下的平淡生活似乎与自己的无能还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更加茫茫然了。由于这个缘故，为糊口而到处奔波的劲头自不消说，甚至连那种以悠闲自得的心情坐在电车上漫不经心地探索别人身上秘密的兴致也消失殆尽，所以昨天晚上才放开肚量喝了一通平时根本不感兴趣的啤酒，然后才钻进被窝里睡觉的。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见到纵然具有丰富的非凡经验却又不得不称其为平凡人的森本，对于敬太郎来说，不啻遇上一杯优质兴奋剂。而敬太郎不惜绕路随森本去买卷纸，后来又把他领进自己的住室，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六

森本在窗户旁边落坐，朝下面眺望了一会儿。

“从你这间屋子看到的景色总是那么美呢！今天尤其好看。你瞧那一碧如洗的蓝天与地面的交接处，到处都是一团团色彩鲜明的暖融融的树丛，树丛和树丛之间又露出鲜红鲜红的砖墙，这景致实在可以构成一幅画。”

“是啊。”

敬太郎只好这样应和了一句。接下来，森本又瞧着窗外那条撑住自己臂肘的一尺多宽的走廊地板说：

“这里总该放上一两盆花嘛，否则可就太不够味啦！”

敬太郎觉得这话不无道理，但他已经再无兴趣重复应和一声“是啊”，因此便问道：

“你对绘画和盆栽也很在行么？”

“‘在行’这个词可有点不敢当。我是根本不配这两个字的。你那样问也可以理解，不过，……不过在你田川老弟面前我可以说，你别看我这个样子，以前也曾摆弄过盆栽，养过金鱼，有一阵子对绘画也很喜欢，还常常画上几笔呢！”

“你是无所不能哩。”

“无所不能者全是碌碌无为之辈，我就终于成了这号人了。”

森本用这句话给自己做了结论，两眼瞧着敬太郎。他的面部表情还和以往一样，几乎没有显露出任何激动的情绪，既不对自己的过去表示后悔，也不对自己的现在表示悲观。

“不过，对于你那些花样繁多的经验，我倒是一直想去体验一下呢，哪怕很少一部分也成。”

敬太郎十分认真地刚这么一说，森本马上把右手举到眼前，象个醉汉似的朝他使劲往左右两边摆了几下。

“那就太糟了。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过话又说回来，看上去你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总之，年轻时总是想干点与众不同的事业的。可是，干完之后再来想想，总觉得是办了傻事，实在是太不值得了。象你这样的人，来日方长嘛！只要循规蹈矩，将来还是前途无量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假若你有气壮山河的志向，或者打算干一番反潮流的事业，搞成容易产生风风

雨雨的局面的话，那就无异于成个逆子贰臣啦！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一件事来，最近老想问问，因为忙却总也没问成，你找工作的事怎么样了？找到什么好差事了吗？”

为人厚道的敬太郎垂头丧气地老老实实地做了回答。最后又补充了一句：反正情况就是这样，眼下是毫无指望，我也不想再东奔西跑了，准备休息一段时间再说。森本脸上现出有点吃惊的神色，说："怎么？最近连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稍微象点样的工作啦？真是萧条得可以呢！不过也很自然，因为现在已经是进入二十世纪的明治四十几年了，原因肯定出在这上面。”

说到这里，森本略微歪头现出沉思的样子，好象在细细回味自己刚刚讲过的一番道理。看到对方的这副模样，敬太郎倒也不觉得有什么滑稽可笑之处，不过暗地里却在琢磨，这位森本是心里有所指才故意这么讲的呢，还是因为不学无术才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呢？谁知森本却一下子把歪着的头直了起来。

“怎么样，如果你不反对的话，索性就到铁路部门去吧？若想干的话，我可以帮你说说看。”

敬太郎再怎么富于幻想，也从来没指望能靠眼前这位森本先生得到什么好位置。不过，对于讲得如此轻巧的森本先生的好意，敬太郎也并非抱有偏见，以至于认为他这是在戏弄自己。没办法，只好苦笑着叫来女佣人命她备酒，然后又吩咐说：

“把森本先生的午餐也拿到这里来。”

七

森本推辞说，由于身体的原因，近来很少喝酒。尽管如

此，只要把酒斟上，每次他都是一饮而尽。而到了最后，口里说不要喝了吧，手上却取过酒壶给自己斟起来了。他这个人平时总是一副文静中带有某种逍遥自在的派头，但随着一杯杯的进肚，看来那文静的风度今天也让酒劲给破坏了，逍遥自在的派头则似乎也一点一点地失去了控制。连他自己都夸起海口来了："照这个样子，我喝上一缸都面不改色。就是明天把我撤职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敬太郎本来酒量就不大，作陪过程中常常象突然想起来似的把嘴唇沾到酒盅上。森本看到这种情景便说：

"田川老弟，你是真不能喝呀！这可太出乎意外了。不会喝酒却喜欢探险。一切探险都从酒开始，并且都在女人身上结束。"他刚才还把自己的过去贬了个一钱不值，而酒醉之后却一反常态地突然大吹特吹起来了，那神态仿佛告诉人们他脑后已经罩上一圈佛光似的。不过他大吹特吹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经历。此刻他又面对敬太郎以毫不客气的勿庸置疑的口吻说：

"象你这样的人哪，请恕我直言，只不过是个刚出校门的书生，还根本不了解社会是个什么样呢！不管什么学士也好，博士也罢，倘若只凭学衔到处去招摇，我心里一点都不在乎。因为本人也是毫不含糊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么！"看架式，他好象已经把方才还对教育表示的莫大尊敬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还没过一转眼的工夫，他又象打嗝似的长出了一口气，煞是可怜地诅咒起自己的不学无术来了。

"唉，开门见山地说吧，我是全凭耍鬼聪明才在这个世界上活过来的呀。这样对你讲未免有些滑稽，不过我确实相信自己的经验比你多十倍。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么不开窍，这

完全是由于无知——即没有知识的缘故。这道理很简单，我若是受过教育的话，说不定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整天变来变去的了！”

从一进屋开始，敬太郎就在心里把对方当成了一位近乎可怜的先知先觉者，一直相当用心地听着他的话。然而结果却使敬太郎大失所望，也许是硬给他喝了酒的缘故，今天的自我吹嘘的牢骚话比平常哪一天都多，根本没有象以往那样引起人的真正兴趣。敬太郎曾适可而止地试着把酒撤了下去，但仍然效果不佳。于是又重新斟上茶，一面劝他喝一面试探着问道：

“你的经验谈什么时候都很有趣。不仅有趣，而且象我这样阅历浅的人每次听了都感到获益非浅，心里十分感激。不过，在迄今所经历的生活里，你最觉得快活的是什么呢？”森本只顾喝着热茶，略微充血的眼睛眨巴了几下，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把一大杯茶喝了个干净，才这样说道：

“是啊，事过之后再来想想，觉得都很有趣，又都很无聊，我自己也有点闹不清了。……不过，你所说的快活，大概……说到底还是指有女人参加的那些事吧？”

“那倒不一定，不过，就是有也没关系的。”

“怎么？说了半天你是想听这方面的事呀？……不过，还是闲言少叙吧，田川老弟。有趣也好，没趣也好，先都放到一边，在我的记忆里可是有一段美好的经历，那么逍遥自在的生活，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来了。承蒙老弟热茶招待，我就把那件事给你讲讲吧。”

敬太郎立即表示这正中下怀。“好，等我去解个小手就来。”森本说完刚要站起身，却又声明道：“不过话得说到前头，可没有女人的事呀！不仅没有女人，连个普通人的影子也没有

哩！”然后才到走廊里去了。敬太郎怀着一种好奇心理坐等他从厕所回来。

八

然而，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左等右等也不见这位探险家露面。敬太郎终于忍不住了，起身下楼到厕所去找，结果根本不见森本的踪影。敬太郎不放心，又登楼梯上楼，来到森本房间前一看，拉门开了半尺多宽，屋子正中央有一个人头枕着胳膊面朝里躺着，正是森本。“森本，森本！”敬太郎叫了两声，根本不见他动弹。因此，连这位轻易不生气的敬太郎也火了，一下子闯进屋里，上去就抓住森本脖子使劲摇晃起来。森本象冷不防被马蜂蜇了似的，“啊”地一声翻身坐了起来。可是当他扭头见是敬太郎时，马上又恢复了睡眼朦胧的样子。

“呀，是你呀！大概是在你那里喝得太多了，心里觉得有点不舒服，想先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结果却睡着了。”森本这样解释道。看样子倒不是有意哄骗人，敬太郎的气也就自然而然地消了。不过，这样一来，他事先许诺要讲的探险故事也就等于告吹了。敬太郎正要转身回自己房间，只听森本说：“实在对不起，劳你的大驾了。”说着又跟敬太郎一起过来了。而且这回是端端正正地跪坐在先前他自己坐过的那个坐垫上，然后说：

“好啦，现在给你讲一段举世无双的逍遥自在生活的故事吧！”

森本所说的逍遥自在的生活，其实已是十五、六年前的事

了。当时，他曾以一名技术人员的身分被人雇用，干过一段在北海道徒步进行测量的工作。正象他本人事前声明的那样，确实不可能有女人掺杂其中，因为他们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搭起帐篷睡觉和工作的，随着工作的进展，又要扛着帐篷不断地变换地方。

"总而言之，要劈出两丈多高的山白竹才能走出一条路呢!"他把右手举到额头上方，比量着茂密的山白竹有多高。据他说，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在山白竹中开辟出来的道路两边，到处都有盘成一团的蝮蛇，身上的鳞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他们先从远处用棍子把蝮蛇压住，然后再走上前去把它们杀死，最后再用火烤了吃肉。敬太郎问他蛇肉是什么滋味，森本回答说记不清了，反正是鱼肉和牛羊肉之间吧!

据森本讲，他们通常都是在帐篷里把山白竹叶子和细竹枝堆得高高的，然后把疲乏已极的身体瘫倒在上面，简直整个身子都要陷下去了。不过有时也在帐篷外面架起篝火，还碰到过大黑熊出现在眼前。因为昆虫太多，一直都要吊起蚊帐。有一次，他曾把蚊帐搭在肩上到山谷的河流边去，并用手掬了一条不知名的河鱼回到山上来，结果那天夜里蚊帐就突然腥得令人受不了。——总之，这就是森本所说的逍遥自在生活的一部分。

据说他还在山里采食过各种蘑菇。他介绍得十分详细，比如：有一种叫火口蘑的，大小象装衣服的圆盒盖子，切碎放到酱汤里一煮，吃起来简直就象鱼糕似的；还有一种叫"月见菇"，曾经采了一大堆，可惜却不能吃；此外还采到过一种"扫帚蘑"，形状象鸭儿芹的根，十分逗人喜爱，等等。介绍完蘑菇，顺便还补充了一个小插曲，说是曾摘来满满一大斗笠

山葡萄，因为一昧贪嘴吃个没完，结果弄得牙酸舌头麻，连饭都吃不成了，简直伤透了脑筋。

敬太郎刚以为他只有关于吃的故事，谁知又讲起了连续七天一粒米没沾牙的悲惨遭遇。那一次的情况是，因为大家的口粮已经断了，便派人到村子里去取米，还没等米取回来就碰上了一场飘泼大雨。本来去村子里的路是先从山上下到一块沼泽地岸边，然后再沿着沼泽地走到下面的村子里去。而由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山谷里的水一下子就满了，要想背着米和其他东西返回山里，是根本不可能的。据森本说，他当时饿的实在受不住了，只好一动不动地仰卧在那里，两眼盯盯地望着天空。就这样最后也饿得头昏眼花，迷迷糊糊地连黑天白昼都分不清了。敬太郎问道："那么长时间不吃不喝，大小便都不会有了吧？"森本十分轻松地回答说："哪里，还照样有呢！"

九

听到这里，敬太郎只好微微一笑。然而最使他感到好笑的，还是森本形容的大风的劲头。据他说，在测量途中，有一次他们来到一片长满茅草的茫茫荒原之中，突然遇上了一场叫人抬不起头的大风，当时他们这些人就匍匐在地，爬着逃进了附近的密林里。这时，那些有一搂或两搂粗的大树一下子就被风给吹得东摇西晃的，树干和树枝都发出令人可怕的声响，而这样摇晃的力量又传到树根，他们脚底下的地面都颤动起来了，简直就跟发生了地震一样。

"这么说，逃进树林里以后，恐怕是站不住的吧？"敬太郎问道。"当然都是趴在地上的。"森本当即这样回答道。再厉

害的风，也不可能设想它会吹动大树扎在地下的根，并有造成地震的威力，因此敬太郎不由自主地噗哧一声笑了。紧接着森本也放开嗓门同样大笑起来，仿佛刚才讲的根本与自己无关似的。笑过之后，脸上旋即现出一副十分认真的表情，做着似乎要堵住敬太郎嘴的手势。

"听起来是觉得可笑，但这确实是真的。反正我这个人所经历的事总是比普通常识还要离奇，尽管人们肯定都会觉得近乎荒诞，但却件件真有其事呢！——当然，话又说回来，象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听起来肯定会认为是子虚乌有啦。不过，我告诉你吧，田川老弟，世界上有趣的事多得很咧，远远不止大风啦！看你的样子是绞尽脑汁想碰上那种有趣的事，可是一从大学毕业就全吹了。因为一到紧要关头，十有八九会想到自己的身分的。纵使你本人再愿意降低身分去干，因为那并不是为父兄复仇，所以在现今世界上是根本不会有那种实心实意想抛弃自己的地位去到处流浪的好事之徒的。首先，你周围的人就不会让你那样干，所以保险得很。"

听了森本这番话，敬太郎既觉得扫兴又感到很得意。同时内心里也承认，对于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恐怕确实无法去过那种超出正常范围的特殊生活。但又觉得对方是想把这种观点强加给自己，因此故意很泄气似的反驳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从大学毕业这不假，可是还不是直到现在也没找到工作么！尽管你老是工作工作的说个没完。——其实我对到处奔波找工作已经烦透了。"

森本脸上立即现出相当严肃的神情，以教育年轻人的口吻答道：

"你是没有工作也等于有。我是有工作也等于没有。反正

在这一点上咱俩不一样。”

然而，这句近似卦签上的语言，对敬太郎来说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两人都没再吭声，默默地吸了一会儿烟。

“我呀，”没过几分钟，森本开口了。“我到铁路方面已经象现在这样干了三年多了，再不想干下去了，准备最近就辞职。其实，我不主动辞职，对方也肯定不会让我再干下去的。三年多的时间，对我来说已经够长的啦。”

敬太郎对森本的辞职问题未置可否。因为自己既无辞职的经验又无被免职的体会，所以觉得别人的进退问题怎么都无所谓。此刻他只想着一件事，就是谈话过于抽象，太没意思了。森本好象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立刻改变话题，兴致勃勃地扯了一会儿闲话。大约扯了十分钟以后，俨然以自己已是五十多岁老人的口吻说：

“啊，太感谢你的款待了。——总之一句话，田川老弟，无论干什么都要趁年轻的时候啊！”说完，起身回自己房间去了。

那以后又过了一周左右，田川再没有得到与森本坐下来平心静气谈话的机会。但二人毕竟在同一座公寓里，早晨或晚上仍不时地见到他的身影。偶尔在洗脸间等场合不期而遇时，敬太郎总是看到他身穿缀有黑领的薄薄的棉睡衣。他还常常下班回来之后又马上到外面去，身上穿着大开领的新式西装，手里拄着一根很特别的手杖。敬太郎每天出入公寓正门时，只要看到这根手杖仍放在前厅那个瓷制的伞袋里，心里立时就明白了：哈哈，这位老兄今天在家呀！然而说来也怪，那根手杖明明插在原来的地方，森本本人却出人意料地不见了。

十

头两天并没有注意，到了第五天仍不见森本的影子，敬太郎这才渐渐地起了疑心。向前来拾掇房间的女佣一问，才知道他为给机关办事到什么地方出差去了。既是有正式工作的人，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出差的，但敬太郎一听到出差这两个字，心里却有点感到意外。因为从平时对这个人的观察来看，他在火车站里的工作十有八九是负责托运货物。但听女佣说，他临行时交代只要五、六天，照理今天或明天就该回来。敬太郎因此也就信以为真了。然而预定的期限已经过去了，森本那根式样特别的手杖依然原封不动地插在伞袋里，而他本人那穿着薄棉睡衣的身影却始终不见露面。

最后，公寓女主人来到敬太郎房间问道：森本先生有什么消息吗？敬太郎回答说，我自己也正想下去问问你们哩。女主人那对猫头鹰似的圆眼睛里闪着某种不信任的神色走开了。又过了一周左右，还是不见森本回来，敬太郎心里也再次犯了怀疑。从帐房前面走过的时候，有一次甚至特地停下脚步打听了一句：还没有消息么？但因当时他已改变主意，又开始起劲地活动找工作了，脑子里自觉不自觉地几乎整天都装满了这些事，所以自从问过一次以后便没再更多地关心有关森本下落的任何问题。实际上，正象森本所预言的，为衣食之计，他早已放弃了好奇的权利。

就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忽然有一天晚上公寓主人推开房门进来了，口里同时道歉似的说："我可以稍微打搅您一下吗？"说着从腰里取出烟袋荷包，砰地一声从里面把烟袋拔了出来。然

后把烟丝装进银制的烟袋锅里，从鼻孔里巧妙地喷出浓浓的烟雾来。面对这副慢条斯理的架式，在他明确讲出来之前，敬太郎并没有察觉他的意图，只在心里觉得十分奇怪。“我上楼来实际上是想向您打听点事。”主人开口说道，然后又稍微压低声音补充了两句没头没脑的话，“森本先生究竟在什么地方，您能不能告诉给我们呢？当然，我们决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听了这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问话，敬太郎有一会儿工夫连半句客套话也应对不上来了，好不容易才死盯着主人的脸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想从主人脸上判明他的真实意图。但主人却装作烟袋不通的样子，用敬太郎的火筷子挖起了烟袋锅。挖完之后，又嗤嗤地吹了几口，试试烟管是否已经通畅，这套动作做完了，才慢吞吞地说明起理由来。

据公寓主人讲，森本已经欠了他们六个月的房钱。但考虑到他是一位住了三年多的房客，又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再加上他本人请求宽限到年底一并还清，因此也就相信了他的话，没有过多地催促，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差的。家里人本来是笃信不疑的，谁知到了该回来的日子左等右等还是不见他返回，而且根本没有一点音讯，最后才不得不产生了怀疑。这才一面查看他本人的住室，一面派人到新桥他上班的机关去打听。调查的结果，房间里的行李都原封未动，和他住宿时一模一样，而新桥方面的回答却出人预料。原来只以为他是去出差了，谁知新桥方面却说，森本上个月就被解雇了。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以为您平时跟森本先生关系很密切，问问您也许会知道他的去向，所以我就上楼来了。我们决不是要向您讲森本先生的为人怎么样，只是希望您能把他的地址告诉给我们。”

敬太郎实在感到迷惑不解，公寓主人简直把自己当成了这位去向不明者的朋友，以至于认为自己深深地介入了这位朋友的不光彩的行动。当然，要是列举事实的话，直到前不久自己确实还怀着某种感慨与这位森本接近过，但是若把自己看成在这类具体问题上都与他秘密合作，作为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人来说，那就未免令人感到太有损于声誉了。

十一

正直的敬太郎对主人的这种误解十分恼火。然而在恼火之前他首先感到的是恐惧，就象被人往手里塞了一条凉冰冰的小花蛇似的。眼前这位公寓主人冷静得令人惊奇，他不慌不忙地重复着一个动作，即先从古色古香的烟荷包里捏出一小撮烟丝，然后装进烟袋锅里。他的上述误解就和“正解”一样，使敬太郎产生了某种不安。他灵巧地摆弄着手里的烟袋，仿佛这是伴随谈话的一种艺术。面对他的这副架式，敬太郎盯盯地瞧了一会儿。同时心里感到很遗憾，因为除了讲不知道外，再无其他办法能解除对方的怀疑。果然不出所料，主人并没有轻易地把烟袋荷包收进腰里，只是一会儿把烟袋插进荷包里瞧瞧，一会儿又拔出来看看，而且每次都照例发出砰砰的声响。最后敬太郎也不耐烦了，心想无论如何也得把这声音平息下去，于是开口说道：

“我这个人嘛，你是知道的，是个刚出校门的穷学生，什么也没有，连个固定的职业还没找到，但我毕竟还是个受了点教育的男子汉嘛！倘若被你们看成与森本那号浮浪之徒是一伙的，那就未免有伤体面了。况且我一再说不知道，你们却仍然

纠缠不休地怀疑，主观臆断我们好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这恐怕太不象话了吧！你要存心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一位住了两年的房客的话，那也没什么。不过，本人也有本人的想法。我来问你，我在这里已经麻烦你们两年了，这期间可曾有一个月拖欠过房钱么？”

主人反反复复地解释说，我们心里对敬太郎先生的人格当然没抱任何有伤大雅的怀疑。接下来又提出一项请求，万一森本那里有了什么消息，弄清了他的下落的话，请您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们。最后还对敬太郎说，如果刚才打听的事令您不痛快的话，我们可以随时赔罪，务请海涵。敬太郎一心想让主人快点把烟袋荷包插进腰里，便只回答了两个字：好吧！主人好不容易才把“谈判工具”塞进他那有十公分宽的后腰带里。从他走出房间时的样子来看，并没有显出对敬太郎有什么特别怀疑的神色，因此敬太郎觉得对他发一通火还是做对了。

那以后过了不久，森本房间里不知什么时候又住进来一位新房客。森本的行李是怎样处理的呢？敬太郎对此产生了疑问。但自从主人上次插着烟袋荷包来谈过一次以后，敬太郎已经打定主意不再问起有关森本的事，因此心里究竟怎样想的姑且不论，反正表面上是做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且，尽管已经不象原来那么急躁了，但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又开始耐着性子到处去寻找依然似有若无的“地位”去了。

有一天晚上，为这件事敬太郎又到了千代田区的内幸町，结果吃了个闭门羹。无奈只得坐电车折回公寓，在车上无意中发现自己对面坐着一位妇人，背上用一件日本式的短外衣背着一个婴儿，那件短外衣是用黄地带茶褐色条纹的丝绸缝制的。这位妇人的双眉又细又黑，脖颈长得很美，给人感觉好象属于

风流女子之列，从风韵来看，无论如何也不该背个婴儿的。然而，敬太郎却认为背上的孩子肯定是她自己的。仔细瞧去，围裙下面还露出了类似四方花格料子的服饰，敬太郎愈发感到奇怪了。外面正在下雨，乘客里有五、六个人都把雨伞收拢起来当手杖拄着。那妇人带的是一把黑地白圈雨伞，看来嫌拿在手里太凉，把伞靠着立在自己的身边。合起来的伞尖上有用红油漆写的、表示日本纸牌意思的“加留多”三个字映入了敬太郎的眼帘。

这个妇女究竟是良家女子还是青楼娼妓，她背上的婴儿究竟是私生子还是非私生子？还有她那张微锁浓眉、低垂双目的白皙的面孔，围裙里面的格子衣服，以及伞尖上夺目的“加留多”三个字，所有这一切都交替地刺激着敬太郎的神经。这时，敬太郎突然想起了那个曾和森本同居并生过孩子的女人的故事。他留神观察着写有“加留多”三字的雨伞的主人，同时脑海里断断续续地响起了森本亲口讲过的那段话：“照我这么一说，好象还有点藕断丝连，听起来令人好笑了，不过她的长相确实不坏。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眉毛很黑，常常皱起眉头跟人讲话。”又过了一会儿，妇人下车在雨雾中消失了。留在车上的敬太郎兀自在脑海里想象着森本的面孔和有关他的各种情景，同时又在考虑不知命运此刻已经把他带向了何方。敬太郎就这样一路思索着回到了下宿处，而且发现自己桌子上放了一封没写寄信人姓名的信。

十二

敬太郎感到很稀奇，立即撕开这封无名氏的来信。于是，

西洋横格信纸第一行上的几个字最先映入了眼帘，上款是："亲爱的田川君"，下款是："生　森本"。敬太郎马上又拿起信封。他几次变换角度，想竭力辨认出邮戳上的字迹，但由于印的不清楚，始终没能辨认出来。没办法，只得重新回到信的内容上来，先把信看完再说。信上是这样写的：

"我是突然走开的，你一定很吃惊吧？就算你没吃惊，'雷兽'和'老鹰'（森本平时管这家公寓的男女主人分别叫雷兽和老鹰。老鹰是森本对猫头鹰的简略叫法。）两个人肯定会吓一跳的。坦白地告诉你，我还欠着他们一点房租，假使事先打招呼，雷兽和老鹰就会罗唆个没完，所以我故意一声没吭就采取了自由行动。若是处理放在我房间里的东西——行李里面放着衣服和其他所有的东西，我估计还会值相当一笔钱。请你告诉他们俩，那些东西要穿要卖都由着他们去处理。当然，正如你所知道的，那位雷兽乃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很可能还没等到我的许可，他老早就已经下手了。不仅如此，一旦我这边采取这类稳妥办法，说不定他们又会向你提出无理要求，比如想让你来替我擦屁股，这种事你可千万不要接受。因为象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刚刚走上社会的人，正是雷兽之辈们想猎取的食物，所以这类事情你万万不敢马虎。我这个人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总还懂得赖账是不对的。我准备到明年无论如何也要还给他们。尽管我有过许许多多出人意料的经历，但若连这点都遭到你的怀疑，那就无异于失去了一位难得的好朋友，我将会感到遗憾至极的，因此请求你不要因雷兽之辈而对我产生误解。"

接着森本又写到自己目前正在大连电气公园里负责电动娱乐玩具，还补充说：预计明年春天要出差购买电影机，反正无

论如何要到东京一趟，那时就可以在贵地和你久别重逢了，此刻正高兴地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在这之后，他又把自己在满洲各地的旅行见闻煞是有趣地吹嘘了一通。其中最使敬太郎惊奇的是长春一家赌场的情景。据说这家赌场是由一个已经离去的日本人经营的，这个日本人曾当过马匪头子。到了那家赌场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好几百个很脏的中国人，一个个眼里充满了血丝，呼出的气息都带有一种臭味。而且，据说长春市的富豪们也出于半消遣的目的，故意换上满身油腻的衣服悄悄出入这家赌场。敬太郎由此想到，不知森本当时是一副什么模样。

信的末尾又写了一段有关盆景的话。"那只栽着梅花的盆景，是我在动坂的花店买的，尽管枝干不那么古老，但放在公寓窗户等地方，早晚欣赏欣赏还是蛮不错的。我把它奉献给你，请你把它搬到自己房间去好了。反正雷兽和老鹰两个人都是极其庸俗之辈，说不定他们把盆景放在壁龛上就不管了，梅花也许早就枯干了。另外，我的手杖应该还插在一进门那个房间的伞袋里。那根手杖从价值上来讲决非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它毕竟是我的心爱之物，所以无论如何想送给你留做纪念。雷兽和老鹰再怎么不通情理，对于你收下那根手杖大约也不会找碴反对的吧！因此请你务必不要客气，拿过来只管使用好了。——满洲，特别是大连，的确是个好地方。象你这样大有作为的青年，目前恐怕还没有找到施展才干的地方，干脆下决心到这里来吧！我自来到这边以后，在满洲铁路公司方面也认识了不少人，如果你真有心要来的话，我有把握给你帮个不小的忙。只是你真下决心要来时，事前要通知我一声。好吧，再见。"

敬太郎把信装好放进桌子抽斗里，自那以后再没有跟主人

夫妇谈过有关森本的任何情况。手杖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伞袋里。敬太郎每次出入见到那根手杖时，心头都会掠过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电 车 站

一

敬太郎有一位朋友姓须永。这位须永尽管是个军人的儿子，却特别讨厌军人；他学的是法律，但本身却无意当官或当公司职员，他是一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至少在敬太郎眼里是这么一个形象。他父亲好象死得很早，现在只有母子二人，过着令人眷恋的清静日子。父亲原是部队里负责财会工作的军官，曾经升到很高的位置，再加上本来就是一个精于理财之道的人，所以托他的福，母子二人现在的处境仍很优越，在衣食住行方面根本不存在什么忧虑。他的保守主义看来大半也是由于习惯了这种舒适的环境，从而失去了奋斗刺激的结果。之所以这样说，只要看看他的表现就够了；也许因为他父亲在世时地位比较显赫吧，他不仅在社会上面子大，而且还有真正顶用的亲戚。亲戚们说无论什么高级工作都能帮助他找到，然而他却总是找各种借口一味地我行我素，所以至今还窝窝囊囊地呆在家里。

“你总是这样挑三拣四的，实在太可惜啦。你若不愿意，干脆让给我好了。”敬太郎还曾这样半开玩笑地央求过须永。凡是这种时候，须永总是露出似凄冷又似同情的微笑，婉辞拒绝

说："不过你不成哟，真没办法。"尽管是半开玩笑，遭到拒绝以后，敬太郎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有时甚至还会产生一种豪情壮志，想凭自己的本事找出解决办法来。但他生来就不是那种死心眼的人，丝毫不会因这类区区小事而永远对须永抱有反感。再加上自己还没有固定的工作，还不具备心安理得的条件，根本无法忍受终日呆坐在公寓住室里的苦闷。纵然没有什么事要办，他也非得出去转上半天不可。他并且常常到须永家去拜访。其中也许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去，须永一般情况下总是在家，所以敬太郎方面也就去得更有劲了。

"工作问题归工作问题，在找到工作之前，我倒很想碰上一件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哩！可惜坐电车走遍了东京也毫无收获，连一个扒手也没碰上。"敬太郎刚讲完这句话，马上又以近似诅咒的口吻感慨地说："老兄，你要是把教育当成了一种权利，那就把自己彻底束缚住了。在学校里学的再多，毕了业连个糊口的地方都找不到，照这个样子还算有什么权利！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因为地位问题无所谓了，随心所欲任意而为就没关系了呢？不，还是有关系的。教育对人的束缚还是厉害得很咧。"须永对敬太郎的任何不满似乎都不大同情。因为从他的态度来看，究竟是百分之百的认真，还是空做出一副焦躁的样子，这点首先就不大容易让人弄清。有一次，由于敬太郎光讲这些带情绪的空洞道理，而且越讲越有劲，须永便问他："那么你究竟想干什么呢？衣食住行问题先不去管它。"敬太郎回答说：想干干警视厅侦探之类的工作。

"那你就去干好了，这容易得很嘛！"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敬太郎十分认真地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不适于当侦探的理

由。侦探这种人原本类似从社会表面潜入社会内里的社会潜水员，能如此深入地抓住人间怪事的职业恐怕还是不多的。加之，他们只是处在观察别人黑暗面的立场上，没有牵连自己而堕落下去的危险，因而就更万无一失。不过，无论怎么说，这项职业的目的毕竟在暴露罪恶，由此说明它是一种成见的产物，是事先就想加害于人。自己可干不出那种坑害别人的事。敬太郎的打算是，只想抱着惊异的心理远远地眺望那些人类的研究者，不，是眺望人世上那种异乎寻常的机构在漆黑的夜里进行工作的情况。须永驯顺地听着，连一句象样的批评话也没有说。这在敬太郎看来，表面上象是老成持重，实际上却只能理解为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而已。而且，在从须永家走出来的时候，敬太郎内心对他那种仿佛不屑理睬自己似的镇定自若的态度感到十分反感。可是，还没等到第五天过去，他就又想去须永家了，于是便来到街头立即跳上了开往神田的电车。

二

须永的住所非常难找。要想去他家，首先得找到一个高层建筑，这个高层建筑原先是小川亭曲艺场，现在叫天下堂劝业场，然后从须田町向右拐进一条缓慢上坡的小巷，再胡乱地拐几个弯才能找到。因为是在一条挤满住房的背胡同里，所以与东京那些地势高的住宅区不同，自然不可能有宽敞的宅地。但他家却是一个独门独户的院落，从大门口到住房的正门要走过七、八米花岗岩铺成的路面，然后才能按到装在横格拉门外的电铃。这里本来是他家的一处房产，曾经暂时借给过某一位亲戚，结果一借便是好多年。后来因为父亲去世，家里人口不多

了，母亲提出这里的地点和大小刚好合适，于是便卖掉座落在骏河台的主要的住宅，全家迁到了这里。当然，搬来以后又花本钱修缮了一番。记得有一次曾听须永讲过，修缮以后的房舍几乎与新盖的一模一样。当时敬太郎就把二楼房间壁龛前的立柱和天花板上下打量了一遭，不禁在心里暗暗点头称是。这个二层楼上只有两间挨在一起的房间，一间有四铺席大，一间有六铺席大，是后增建给须永做书房用的。房间整洁明亮，除了刮大风时觉得有点摇晃之外，再也无可挑剔了。坐在楼上这两间房子里能够看到栽种在庭院里的松树枝梢、木板围障上半部用锛子特地锛出来的花纹，以及围障顶上防盗用的金属尖头。有一次来到廊檐下靠着木栏杆俯视庭院时，敬太郎还曾盯着松树根四周盛开的"鹭草"花问过须永：那白花叫什么呀？

每当来访问须永并被请进这个房间时，敬太郎心里都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鲜明的感觉，即两个人的身分悬殊得一个是少爷，一个简直是为了糊口而替人家打杂的穷书生。因此敬太郎从心眼里蔑视过着如此舒服日子的须永，同时又对这位朋友的宁静而又阔绰的生活很羡慕。有时认为年轻人照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出息的，有时又很想去试尝一下那样的生活。他今天就是抱着由这两种矛盾心理产生出来的复杂兴致来访问须永的。

当他沿着前面提到的那条小巷拐了几个弯，来到须永家所在的那条背胡同的拐角时，发现有一个女子已经先于自己钻进了须永家的大门。敬太郎只是在一瞥之中见到了那个女子的背影，但在年轻人共有的好奇心理和他本身所固有的浪漫性格的作用下，好象被一根线牵着似的使他加快脚步来到了同一座大门跟前。探头朝里一瞧，那女子早就无影无踪了。和往常一样，拉手上镶有红叶图案的格子拉门静静地关着，敬太郎盯盯

地瞧着拉门，心里既感到有点意外又觉得有些不满足，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放鞋的石板上有一双脱下来的木屐。毫无疑问，这是一双女人穿的木屐，规规矩矩地并排摆着，丝毫也看不出经女佣动手摆正的痕迹。从木屐的摆法联想到那个女子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进入房间的动作，敬太郎判断大约是一位极其亲密的客人，因为她根本不需要通报，径自随随便便地拉开格子门走进了房间。倘若这个判断不对，那么她就该是自家人，但这又有点不好解释。敬太郎清清楚楚地知道，须永家平时只有四口人，就是他本人、他母亲、一位女佣和一位主要负责室内杂活的女佣人。

敬太郎在须永房门前站了一会儿。与其说是在屋外悄悄窥探方才进去的女子的动静，还不如说有意想象一下须永和那女子此刻正以什么样的情调上演着二人之间的浪漫节目。不过想象归想象，并没有妨碍他竖起耳朵去听。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里面跟往常一样，寂然无声。不要说女人撒娇的声音，连一声咳嗽都听不到。

“许是未婚妻吧！”

敬太郎脑海里首先闪出这个念头，但他的想象却没有训练到适可而止的程度。——母亲带着女佣人走亲戚去了，今天不在家。做饭的离开厨房在女佣房间里。须永和那个女子这会儿正脸对脸地窃窃私语。——若果然如此，自己就照老规矩吆喝一声拉开格子门，再喊一声“有人吗？”这样做也有点不合适。或许须永、他母亲和女佣人都一块出去了也未可知。做饭的女佣人肯定正在睡午觉。那女子就是进那个房间去了。这么说，她是个小偷。就这样转身走开又觉得于心不忍。——敬太郎象叫鬼迷住了心窍似的愣怔怔地站在那里。

三

突然，二楼上的拉门唰地一下拉开了，手提浅蓝色玻璃瓶的须永蓦地出现在走廊上，敬太郎吓了一大跳。

“你干什么哪？丢东西了吗？”须永颇为疑惑地从上面开口问道。只见他脖子上缠着白色法兰绒，手里提的好象是漱口药水。敬太郎仰起脸，问他是不是感冒了，又随便和他搭了几句话，身子却依旧站在门外边，丝毫没有要动的意思。须永最后只好说：你进来吧！敬太郎故作周到地反问道：我可以进吗？须永仿佛根本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只是略微点了点头便抽身回到拉门里面去了。

上楼梯的时候，敬太郎觉得里面那间房子好象传出了衣服摩擦时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楼上房间里只有一件薄薄的棉睡衣扔在那里，领子是用八丈岛产的那种黑色厚绸子缝制的，似乎就是须永平常披的那件，此外便再也找不出任何反常的地方了。无论从敬太郎的禀性，还是从他与须永的交情来说，关于使自己如此费思索的那个女子的问题，本来是可以开门见山地问上一问的。但一是有些内疚，二是因为已经意识到，自己瞄上的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目标，而这是不好一见面就说出口的。因此，敬太郎根本没有勇气毫无顾忌地问刚才进你家的那个女子究竟是谁，相反却压抑住自己内心想象的翅膀，朝须永说道：

“我眼下已经不作空想了。因为还是工作问题更重要啊。”他早先就听须永提到过有一位姨父在内幸町，因此这会儿便郑重其事地请求须永给介绍一下，先见个面，以便请求在工作问

题上给帮个忙。须永的这位姨父，是他母亲的妹丈，在社会上相当有地位，从官场进入实业界以后，现在与四、五家公司有关系，不过看来须永却根本不想借助这位姨夫的势力。敬太郎记得须永曾对自己说过："姨父给我介绍过好多工作，不过我都不大感兴趣。"

照理须永今天早晨该去见他姨父的，但据说因喉咙疼暂时中止了外出。他回答说，大约再过三、四天就能自由行动了，到那时一定跟姨夫讲讲。然后，可能是出于慎重或其他缘故吧，又补充说道："姨父总不得闲，而且求他的人好象也很多，所以不敢保证一定成功，反正还是先见上一面吧！"敬太郎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倘若抱太大的希望，那就不好办了。仅管如此，觉得还是比不见要好些，这才产生了破例求人帮忙的念头。不过，心底里却既不焦急也不感到伤脑筋，觉得还没有达到非开口求人不可的程度。

本来，为了毕业后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当初曾挖空心思四出活动，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这都是他本人直言不讳的事实；而他在别人面前却煞有介事地叫苦连天，并声言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成功的兆头，其实这里面至少含有五分夸大的成分。尽管他与须永不一样，不是家里的独生子（有一个妹妹已经出嫁了），但在家中只剩母亲一人这一点上两人却是共同的。他不象须永那样是地面家产的主人，相比之下在老家却有一部分土地。虽然这些土地打粮并不多，但每年都有一笔用成袋稻谷换来的固定现金，所以论身分并不愁二、三十元的房租钱。再加上他还会钻母亲心软的空子，迄今为止已经讨过好几次类似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那种临时花销。所以说，他整天吵吵嚷嚷地叫工作工作，尽管并非纯属瞎造舆论，实质上却是由于

对老乡、对朋友和对自己的虚荣心在作怪的缘故，这点却是千真万确的。既然有这种虚荣心，当初在学校时就该更加把劲取得好一点的成绩才是，然而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浪漫人物，在学业上总是不忘能偷懒便偷懒，一晃几年就这样混过去了，结果只闹了个很不光彩的及格成绩。

四

就这样，敬太郎和须永聊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虽说敬太郎并没有忘记主动搬出工作和衣食住行之类的令人烦恼的话题，但内心里却一直挂记着方才望见背影的那个女子，以至在谈论至关重要的工作和糊口等问题时都显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有一次，从楼下客厅里传来了年轻女子的笑声，他甚至想开口问上一句：好象有什么客人来了吧？然而，在他心里做这种考虑的时候已经破坏了正常的气氛，好不容易想出来的问话也眼看着错过了时机，所以还没等出口就作罢了。

尽管处在这种状况下，从须永方面来说，还是想尽最大努力谈一些能满足敬太郎好奇心的话题的。他告诉敬太郎：自己所住的这条电车路后面的背胡同，如何因房小路窄而被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方块，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素昧平生的城里人的安乐窝，随之而来的是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演奏那些无法登上社会大雅之堂的戏曲。

须永最先讲到的是：与他家相隔五、六幢房子的地方，住着一个女人，是在日本桥一带经营五金商店、如今已歇手不干的老板的小老婆。这个小老婆有个情夫，在一家叫做什么“宫户座”的剧团里当演员。那位歇手不干的五金店老板对这件事

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在这个女人家对面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幢小巧玲珑的正面装饰着格子门窗的房子，闹不清它的主人是律师还是经纪人，门口经常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一则广告，内容总是“紧急雇用女记者一名、女厨师一名”之类。有一次，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二十七、八岁的女子到那里请求帮忙找个职业，这个女子披着一件很合体的带褶的藏青绫子长斗篷，这身打扮简直就象西方国度里的护士。据说，这个女子原来是这家主人过去受雇当书生的那家的小姐，因此主人就不消说了，连他的太太也着实吃了一惊。须永又讲到：在他家房背后的那条街上，住着一个高利贷者，满头白发却娶了位二十左右岁的太太。听别人讲，他那老婆是抵债娶进来的。他家旁边住着一个赌棍，每当他聚了一帮同伙赌得全都红了眼的热闹当口，身穿肥大棉衣背着吃奶孩子的太太就要来接一心想赌个输赢的丈夫回家。太太哭天抹泪地要丈夫一起回家，丈夫却说：家当然要回，不过得再过个把钟头，等我把输的钱全都捞回来再说。接下来，太太便苦苦哀求说：你越是这么赌气，越是要输，还是赶快回家吧！丈夫说：不，不回！即使在外面路上已经结冰的深更半夜里，也会把四邻从睡梦中惊醒。……

听着须永介绍的这些情况，敬太郎心里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感觉，在这种只有小说里才可能描写出来的环境包围下，说不定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的须永也在悄悄地上演着人们看不到的节目，而且还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哩！当然，做出这种推断的背后，是有方才望见背影的女子在隐隐约约地起作用的。“顺便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敬太郎单刀直入地来了这么一句，须永却只是“哼”地一声淡淡笑了一下。然后只讲了五个字：“今天嗓子疼。”听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好象在

说：故事我确实有，但偏不给你讲。

当敬太郎从楼上下来走到门口时，方才见到的那双女用木屐已经不翼而飞。究竟是人走了，还是收到鞋箱里去了？还是有意藏起来了？他简直无从判断。刚刚走出大门口，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敬太郎立即快步走进一家烟铺子。接着又从里面叼了一支雪茄出来。衔着雪茄来到须田町，正想乘电车时，突然想起了电车公司有关“禁止吸烟”的规定，于是又朝万世桥方向走去。他准备在回到自己下宿的公寓之前一直把这支雪茄叼在嘴里，尽量放慢脚步，同时在心里继续琢磨有关须永的事。然而跟平时不一样，须永总不肯单独一个人走进脑海里来。脑海里出现的，每次都必定要有一个女人的背影在后面影影绰绰地跟着。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仿佛遭到须永嘲笑似的心情，须永好象在说：“你总是从本乡台町的三层楼上用望远镜来窥探社会，这种富有浪漫色彩的需要心眼机灵的探险把戏，你能干得了吗？”

五

迄今为止，在一般所说的商人居住区的生活圈子里，敬太郎是一个既没有要好的朋友也没有特殊爱好的人。偶尔从日本桥一带的背胡同经过时，映入眼帘里的尽是些什么非得侧身才能钻进去的格子拉门呀，水泥地房间上面莫名其妙地垂吊下来的铁制灯笼呀，屋里二道门槛下铺得满满的闪着动人光彩的竹子呀，以及不知是杉木还是什么木做成的薄薄的纸糊拉门的下半截在日光透射下显得红彤彤的啦，等等。每当这种时候，他心里就觉得特别憋得慌。心想，倘若世上万事万物都小巧地整

整齐齐地挤在一起，而且熠熠放光的话，那可就令人透不过气来了。敬太郎还想到，在这种充满小康情调和一本正经气氛中过活的人们，恐怕对每顿饭后使用的牙签的削法都不会马虎从事的吧！敬太郎推测，这一切统统都受着传说中的法则的支配，就象他们用的烟盘那样，靠着信守祖祖辈辈一代接一代擦拭的传统习惯，才至今仍闪着耀眼光泽的吧！有时到须永家去，正碰上他们小心翼翼地往毫无用处的松树上搭防雪披，或者看到狭小的院子里煞是认真地铺满了用来防霜的干松、树叶子之类的东西。甚至每逢看到这种情景时，他都禁不住要联想到这位在江户时代形成的细腻而又优雅的风俗习惯中迷迷糊糊成长起来的少爷。首先，须永紧扎腰带正襟危坐的样子，在他看来就很不顺眼。每次访问须永时，那位据说喜欢江户时代流行的长谣曲的母亲，也常常来到须永的房间，以嗓音圆润但重音过于明显的话语朝敬太郎献上一通欢迎辞，听起来叫人感到甜丝丝的。敬太郎当然不会认为这是千篇一律的客套话，因为里面包含着超出一般客套的动人之处，就好象把放在多层食盒里存到仓库二楼上的美味食品现在端了出来一样。不过，敬太郎仍有一个看法不能动摇，那就是在须永母亲这套言谈举止的背后，潜含着花了几代人的时光经过反复训练辞令才积累起来的技巧。

总而言之，敬太郎希望再得到一些与众不同的自由。可是，至少在富于幻想方面，他今天竟与平时判若两人了。他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幻想自己也能有这么一个从小成长起来的环境，比如在某条背胡同里拥有一座祖传的宅院，那条背胡同里要有一幢挨一幢的墙壁发黑的库房，库房里至今还荡漾着德川时代的那种湿漉漉的空气。自己则整天跟小朋友们厮混在一

起，他们口里嚷着：阿敬，快来玩呀！然后就玩起“捉小偷”啊，“争当大王”啊之类的游戏。他还幻想自己能按月分别到日本桥蛎殻町的水天宫和深田公园去参拜一次水精和不动明王，甚至想到不动明王神社里来一次火祭，以求用真理的圣火烧掉一切魔难。（眼下须永就陪着母亲理所当然似的干着这种老古董名堂。）敬太郎还想象自己身穿铁青色素地和服短外褂，恍恍惚惚地漫步市区街头，置身于如今已经普及到大街小巷的歌舞伎的气氛之中。甚而至于还想从中寻觅为习惯势力束缚、以及冲破习惯势力的艳闻轶事。

就在这时，敬太郎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森本二字。于是围绕这两个字的幻想一下子莫名其妙地改变了色彩。由于好奇心，使他主动与这位来历不明的怪人发生了联系，结果险些惹上突如其来的麻烦。幸亏公寓主人似乎相信了自己的人格，没再追究；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若是心存疑窦的话，人家任凭什么都可以怀疑的，根据主人的态度，也许还非得到警察局走一遭不可呢！就这样，想着想着，在虚幻中随意编织出来的浪漫场面一下子失去了温存的势头，宛如恶梦中出现的云山雾嶂一般，无缘无故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是在那浪漫场面的深处，独有森本的脸却仍然顽强地赖着不肯走开。那是一张瘦干瘦干的面孔，双眼皮，嘴上的胡须乱七八糟地垂散着。他对这张脸产生了复杂的心理，好象既觉得可爱，又觉得可怜，同时还有一种蔑视的感觉。接着他又觉得在这张俗不可耐的面孔背后，似乎模模糊糊地站着一个莫名其妙的怪物。进而又联想起说是送给自己作纪念的那根奇特的手杖。

这根手杖本来极其简单，只是把竹根部分弯曲过来当了手柄，惟有雕成蛇这一点与普通手杖不同。不过这不是出口品中

常见的让蛇身一圈一圈缠在竹竿上的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它只是雕了一个蛇头，正张着嘴要吞掉什么，握在手里的就是这个地方。但它究竟要吞掉什么呢？是青蛙，还是鸡蛋？这就叫人无法捉摸了，因为手柄的尖头部分已经削得又圆又滑。据森本说，他是自己砍来竹子，自己动手雕刻的这个蛇头。

六

敬太郎走进公寓门口时，首先跳进眼底的正是这根手杖。也可以说，拉开玻璃门的一刹那间，方才在路上的联想立即就把他的视线引到濑户伞袋那边去了。其实，从他接到森本来信的那一刻起，每次见到这根手杖都要产生一种自己也闹不清的奇妙心理。因此，每次出入公寓正门的时候，他都要避开视线，尽量不使自己的目光去接触那根手杖。然而说来也怪，当他今天特地做出不看的样子要从伞袋旁边通过时，他却做不到了，好象身不由主地被这根非同寻常的手杖给迷住了，尽管程度还算极其轻微。最后他自己怀疑起自己的神经来了。情况确实如此，出于某种利害关系，他害怕因回顾过去而带来的嫌疑，不敢将森本的地址和有关消息告诉给公寓主人夫妇，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不过，从良心上讲，这件事并没有给他造成多大的思想负担。对于森本在信里特别提到要送给他的那件纪念品，他之所以没有勇气痛痛快快地接受下来，自然是因为在抹杀别人好意这一点上很不光彩，但这还远远没有达到使他无法从伞袋旁边通过的程度。现在假定森本那玩世不恭的命运很快即将完结。（很可能是落个“路倒”的下场。）假定立在伞

袋里的这根手杖现在已经预见到了森本那可悲的下场。而且，假定由他那双万能的手雕刻出来的没有身子的蛇头永远张着大口长在这根竹竿的顶端，永远做出一副想吃又不吃、想吐又不吐的样子。——在敬太郎的脑海里，就是这样把森本的命运和无声地代表这命运的蛇头联结到了一起。进而，当敬太郎又假定是受了即将成为"路倒"的那个人的委托，自己才每天握着代表其命运的蛇头走来走去的时候，这才第一次产生了某种奇妙的感觉。他既不能自己动手把这根手杖从伞袋里抽出来，又不好吩咐公寓主人把它收到自己看不见的地方去。说起来有些言过其实，不过确实觉得这正好象是对自己的一种因果报应。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富有诗情画意的色彩和用散文表达的谋生之计往往是不谐调的；老实说，正由于这个缘故，手杖问题给他带来的麻烦还没有达到非换一个住处便不能心安理得的程度。

今天，这根手杖还是依然故我地站在伞袋里面。扬起来的蛇头直盯盯地冲着放鞋的箱子那边。敬太郎只用眼角扫了一下，便径自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然后立即坐到桌前给森本写信。首先对前几天收到的来信表示感谢，接着本来想加上两三行解释一下迟迟未复的原因，但若开诚布公的话，又只能写"原因是一想到将你这么一位流浪汉引为知己，实在是我的耻辱，于是也就没心思写信了"。这显然不妥，因此只简单地以"仍为找工作而四处奔走"一笔带了过去。再往下，先加了几句对他在大连找到合适的职业表示祝贺的话语，然后又写了几行颇为体贴的文字，主要讲"东京这边已经逐渐冷起来了，满洲那边的风霜恐怕更难抵御吧。尤其是你的身体，肯定会更受不住的，请你千万注意，不要病倒了"等等。从敬太郎来说，

写这几行话本是他发这封信的主要动机，所以想尽量写得恳切一些、长一些，以便让对方充分体味到自己的同情，同时也要使旁人看了都能觉得充满了真情实意。可是写过之后重新一看，他不禁有些失望，因为信上的用语只是一些老套，除了普通人在正常情况下的问候话以外，再没有任何一点新意。不过话又说回来，对此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因为内心里根本不存在类似给热恋的姑娘写情书时的那种赤诚和火一样的感情。于是他便自己安慰自己：反正自己写文章并不高明，再改也不顶用。找到了这样的借口，他就没有做任何改动，又接着写了下去。

七

敬太郎觉得，对于森本离开公寓时丢下的行李物品的处理情况倘若不写上几笔，于情理也说不过去。可是自己又不愿意向老板问起这件事，不打听吧，又实在没法作详细的报告，敬太郎把笔头仰向空中，脑子里盘旋了一会儿，最后只好下笔写了这样一段话："关于你的行李物品，来信中曾要我告诉老板让他随意处理掉好了。现在我要告诉你，正如你那双千里眼所预见到的，在我还只字未提之前，那雷兽好象早就自作主张地给处理掉了。你提到将那盆插有梅枝的盆景送给我，它好象也早已无影无踪，因此本人就无法领情了。但我对你的好意还是要表示感谢的。此外，……"写到这里，又一次把笔停了下来。

敬太郎马上就要写到那根手杖了。他是个天生的老实人，不肯凭空撒谎说：承蒙你的好意，我每天出去散步时都拄着你送给我的那根手杖。撒谎难，写真话尤其难，总不能写"你的

一片心意我领了，但那根手杖我不能收下”这样的词句吧！没办法，只好含糊其辞地随便写上几句应酬话："那根手杖至今仍立在伞袋里。它立在那里送走了每个日日夜夜，仿佛一直在等待自己主人的归来。雷兽先生根本就没敢去触摸一下那上面的蛇头。我每次见到那蛇头时，心中都不免要泛起对你这位手艺高超的雕刻家的敬意。"

当他要写信封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森本的名字来了，无奈只得写上"大连电气公园内娱乐负责人森本先生收。"考虑到以往发生的事情，这封信还不得不避开老板夫妇，而且也不能让女佣给投到邮筒里去，因而敬太郎当即将它藏进了自己的和服袖口袋里。吃过晚饭以后，他带上信准备趁散步的机会顺便到街上去，刚好要走下凄清的楼梯时，须永打来了电话。

须永在电话里告诉敬太郎，他那位表亲今天从内幸町到他家来了，据这位表亲说，他姨父三、五天之内也许要到大阪去办点事。他怕夜长梦多，便打电话问他姨父能否在离开东京之前让你去见一下，回话说可以。所以，你若想去的话，恐怕还是尽快去一趟为好。须永还对敬太郎说，因为自己嗓子疼，电话里不能详谈，反正你做好思想准备就是了。"多谢了，我争取尽量早点去。"敬太郎道完谢就把电话挂断了。这时他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心想反正要去，索性今天晚上就去一趟吧！于是重新返回三楼，穿上前几天刚用斜纹哔叽做成的和服裤裙，然后才走出公寓大门。

虽说来到街角时并没有忘记把那封信投进邮筒，但在敬太郎的心里，森本是否平安无事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此刻已经只占微乎其微的地位了。尽管如此，当信从投信口滑下去，噗嗵一声落到筒底时，想到他脑海里还是出现了五、六天以后收信人拆

开阅读的情景，心里估计他大概也不会不满意的吧。

投过信之后，敬太郎急匆匆地一直朝电车站走去。他的思想也一直集中在内幸町方面，可是当电车开到“明神下”车站时，脑海里却无意之中重又响起了方才在电话里听到的须永讲的一句话，心里不由得一动。须永确确实实讲过：“我那位表亲今天从内幸町到我家了”。看来这位“表亲”肯定就是他姨父家的孩子了。然而，这个孩子究竟是男是女，“表亲”这个含混的日语词汇是根本表达不出来的。

“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敬太郎突然关心起这个问题来了。如果须永讲的是男孩，那就与见到背影的那位女子毫无关系了。这样一来，女子二字就只是白白地刺激了一下他的好奇心而已，并没有朝自己移近半步。不过，倘若是女孩的话，情况就不同了，无论从具体时间还是从走进须永家正门的情形来判断，十有八九似乎就是比自己早一步进去的那位女子。敬太郎十分擅长把主观臆测和客观事实揉合到一起，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之前，早就做出肯定的结论了。在得出这种结论以后，他同时产生了两种心理，一种是感到心满意足，仿佛给迄今一直充塞自己心头的好奇心增添了几分现实色彩似的；另一种则是也觉得有些怅惘，因为得到的这条线索远比自己预想的要平常得多。

八

当电车开到小川町时，他曾想下车到须永家去一趟，好从这位朋友嘴里得到一个准确的信息。可是，这纯属一种好奇心理，此外再找不出任何值得去探问进一步情况的理由，因此只

好打消念头，立即转乘三田线电车。不过，就是在电车穿过神田桥照直急驶在丸之内的这段时间里，他头脑中也没有忘记自己现在正朝须永那位表亲的家里奔去。他本该在劝业银行附近下车的，结果却迷迷糊糊地坐过了头，直到樱田本乡町才猛醒过来，于是又赶紧下车朝那黑洞洞的方向折回去。尽管是在人迹稀少的夜晚，却很快就知道了他所要找的那一家。门口有一盏圆圆的瓦斯灯，灯罩上写有“田口”二字，探头朝大门里一瞧，那院落竟深邃得出人意料。其实只是由于院内铺着碎石的甬路是从斜方向通到外面马路上的，根本看不到房子的正门，再加上迎面长着一丛丛黑魆魆的庭栽灌木遮住了视线，才靠着夜幕增添了几分威严的气势，还算不上一进门就显得很宽敞的宅邸。

房子的正门安了两扇仿造西方格调的玻璃门，任你在外面高声叫门也好，按电铃也好，负责传达的人迟迟不见露面。没办法，敬太郎有好一会工夫只得站在门边往里面瞧动静。又过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才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脚步声，眼前的毛玻璃一下子亮了。接着听到几声在院子里穿的木屐踩到水泥地上的响动，一扇玻璃门唰地打开了。敬太郎此刻已经没有兴致打量传达人的风貌，只是心不在焉地站在那里，不过他心里倒也抱着一个期望，那就是出来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位身穿着双线布棉衣的女佣人，客气一通以后再把自己的名片接过去。然而这个想象却落了空，打开半扇门站在他面前的，竟是一个衣着不凡的年老绅士。对方身后的电灯光线很强，面部根本看不清，只有白绉绸腰带首先跳进了眼底。与此同时，敬太郎脑海里马上闪出了一个念头，这位大概就是须永那个姓田口的姨父。可是，由于这场面来得实在太突然，一时间竟讲不出一句问候的话

语，简直有点惊呆了。而且敬太郎本来就对老年人没有什么亲近感，他认为自己还年轻得很，在他的眼里，什么四十多岁的，五十多岁的，一直到六十多岁的，统统没有多大差别，一律都看成是老头子。他对上年岁人的关心从没有到过能分辨出四十五岁或五十五岁的程度，同时他还有个老毛病，就是无论碰上哪个年龄层的老人，在还没来得及熟识之前，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了，仿佛碰上了外国人似的，因此就更加心慌意乱了。然而，眼前这位老绅士的态度却十分坦然，只听他问道："你有什么事吗？"既说不上谦恭，也谈不到蔑视，语气极其坦率，这倒使敬太郎多少恢复了点勇气。敬太郎好不容易才得到机会，在报上自己姓名的同时，又简短地讲明了来意。听完之后，这位上年岁的男子仿佛刚想起来似的说道："噢，对了！刚才市藏（须永的名字）在电话里说了。不过，可没想到你今天晚上就会光临呢！"言外之意好象在说：你不该来得这么早嘛！因此敬太郎觉得有必要尽可能地解释一下原因。老人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对敬太郎的解释说不上在听，也说不上没听，只是讲了一句："那就请你再来一趟吧！三、四天以后我要到外地去一下，在那之前只要有见你的闲空，见一下也是可以的。"敬太郎一谢再谢，然后又从大门走了出来。当他来到漆黑的夜幕之下时，不禁想到自己刚才道谢的方式有点不伦不类的太过分了。

直到过了许久以后，敬太郎才从须永口里知道，这位一家之主当时正在离房门口不远的客厅里独自往围棋盘上黑白交替地摆棋子呢！据说，这是和一位客人下的一盘棋的残局，其中有一着棋无论如何要弄清楚，否则就心神安定不下来。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敬太郎却象个乡巴佬似的来到门口捣乱，所以他急着要把这个捣蛋鬼先赶走再说，因此才亲自开门去了。从

须永那儿听到这段原委之后，敬太郎愈发感到自己道谢得太过分了。

九

又隔了一天，敬太郎满有把握地往田口家挂了个电话，问是否可以马上去一趟。接电话的对方大约从敬太郎的用词和语气里判断他是位相当有身分的人，所以很恭敬地回道："请您稍等一下，我马上去问问主人是否有时间。"过了一会儿，等对方再来回话时，语气就比先前傲慢了，只听他说道："喂，喂！我家主人说，现在有客人，一时抽不开身。如果你下午一点左右能来的话，就请那时再来吧。"敬太郎回答说："噢，是这样。好吧，我下午一点左右再来，请代向你家主人问好。"说完就挂上了电话，不过内心里却觉得很不痛快。

本来想十二点正吃午饭的，谁知事先吩咐女佣人给预备的饭菜却没有按时送上来，敬太郎好象被大学里那吵人心烦的钟声催急了似的一再催促，最后总算以最快的速度吃完了这顿饭。坐在电车上，脑海里又浮现出前天晚上见到的田口的态度，心中不禁揣摩起来：今天是不是还会和上次一样受到慢待呢？这次是对方答应见面的，也许会接待得更热情一些吧？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只要在这位绅士的帮助下能得到一个相当理想的工作，卑躬屈膝受点委屈什么的，一概都可以忍受。但若象刚才接电话人那样，一转身工夫讲话就变得不客气了，那可叫人心里不痛快。敬太郎暗自盼望：这次可不要再碰上那家伙出来开门答对。可是，敬太郎自己也有个天生的毛病，竟毫未意识到刚才自己作为主动打电话的一方，语气未免有点傲慢过了

头。

在小川町的拐角处，可以看到斜着拐向须永家的那条横街，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女子的背影，脑海里的场面霎时间由沉郁变得亮堂堂的了。因为敬太郎在心里告诉自己：今天这是再次到须永那位漂亮表妹家去访问的。对于敬太郎来说，比起意识到自找不情愿的麻烦去苦苦哀求那位没有好脸的老头子给安排谋生之计来，这种心情自然要畅快得多了。尽管他把须永的表妹和田口老头子主观臆断为父女关系，思想上却是始终把这两个人分开来考虑的。前天晚上在房门口和田口面面相觑的时候，由于光线的缘故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但只从五官的轮廓来判断，模样肯定不怎么样，这无疑就是那个老头子在夜色下给敬太郎心里留下的第一印象。照理说，不管那女子与须永的关系如何，她既是这个老头子的女儿，恐怕也不会长得很漂亮的吧！可是这个念头在敬太郎的脑海里却一丝也没有闪现过。就这样，他胸中对田口一家抱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仿佛一张图片的两面各有一幅画，一幅令人心情沉郁，一幅令人心情舒畅，而且这两幅画面一会儿重叠到了一起，一会儿又分开了。两幅画面在脑海里交错重复出现了不知多少次以后，他终于来到了田口家大门前。一眼就看到有一辆大汽车正停在那里，车上还坐着司机，他心里当即预感到事情有点不妙。

来到房门口递上名片，一个穿和服裤裙的年轻书生当即接了过去，口里说声“请稍等”，便进里面去了。听声音，肯定就是刚才接电话的那位，因此敬太郎一面目送他的背影，一面在心里暗自骂道：真是个讨厌的家伙。一转眼的工夫，那书生又拿着名片出来了。只见他大大咧咧地直立在敬太郎面前，说：

“对不起，现在正有客人，请改日再来吧！”敬太郎也有点火了：

“上午我在电话里问府上什么时候方便，府上回答说现在有客人，让我下午一点左右来的嘛！”

“其实，先前那位客人还未回去，正忙着用餐哩！”

这理由，只要心平气和地听进去，也还是站得住脚的。但自从上午打了那次电话以后，敬太郎就对这个负责传达的人憋了一肚子火，现在对他讲的理由就更听不进去了。因而不知是出于想占主动还是别的什么考虑，前言不搭后语地随便应酬道：“是吗？麻烦你了，请代向你家主人问候吧！”说完扭头来到外面马路上。从那辆汽车旁边擦身走过时，脸上还流露出一种鄙夷的神色。

十

本来，敬太郎心中已早有安排，准备在顺利地见完当天需要见的人之后，再转到在筑地刚刚安家的一位朋友那里去，在那儿一直坐到晚上，把凭自己想象巧妙编排出来的须永和他表妹的浪漫关系以及他姨父田口的故事从头至尾地讲给朋友听。可是，离开田口家门来到日比谷公园附近时，他脑子里已再没有一点这样的兴致。在来田口家的路上，他是兴致勃勃的，因为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尽管那次见到的只是个背影，如今却已弄清那女子的住址，而且现在就要到她家去访问了。但此刻却再也找不到这种心情的半点影子。甚至连自己是为找工作而到田口家来的这种心理也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他感到的只有屈辱，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肚子窝囊气。而把自己介绍给

田口这种人的正是须永，须永当然要对自己受到的冷遇负全部责任。敬太郎准备回去时顺路拐到须永家那儿去，先把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他，然后再好好地向他发一通牢骚。想到这儿，敬太郎又立即乘上电车，一直朝小川町返了回来。看了看表，还有二十多分钟才到两点。来到须永家门前，敬太郎故意站在街上连喊了几声须永，但不知他是否在家，只见二层楼上的拉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始终没有打开。须永本是个爱摆架子的人，平时就讨厌别人这样叫自己，说是这样叫法太土气，所以很可能听到了也装没听见，敬太郎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便正正规规地来到正面的格子门前。哪知出来开门的专管做屋里活计的女佣人却说："少爷一过中午就出去了。"听到这句话，敬太郎真有点泄气，一声不吭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才说道：

"他好象感冒了嘛。"

"是的，少爷是感冒了。但少爷说今天好多了，所以就出去了。"

敬太郎想转身回去。却听那女佣人说："我去跟老太太禀报一声。"说完就进里面去了，只留下敬太郎在格子门里等着。一眨眼工夫，隔扇后面出现了须永母亲的身影。这位妇人身材很高，鸭蛋形脸庞，很有江户时代遗传下来的那种平民的风度。

"快，快请进！可能一会儿就回来。"

经须永母亲这样一讲，不习惯江户时代风俗的敬太郎立时就没了主意，不知该怎样谢绝才好离开这里。因为那十分得体的话语一句紧接一句地钻进他的耳膜，使他根本得不到一点拒绝的空隙。须永母亲的话语与一般表面漂亮的客套话不同，在被挽留的过程中，它会使你打消怕进去做客给人家添麻烦的顾

虑，最后终于动了心，想着还是稍谈几句再走吧！敬太郎就是这样，在须永母亲的一再挽留下，终于到以往常去的那间书房里落了座。须永母亲一会儿问道“您冷了吧？说着把纸糊的隔扇关上了；一会儿又劝道：来，请烤烤手吧！边说边把生着优质佐仓炭的火盆推了过来。在这种气氛里，敬太郎方才在路上时的愤慨情绪渐渐地平静下来了。他跟这位娴静、健谈、似乎从不知道慢待人的母亲聊着天，两眼有时盯着好象用从中国进口的桑木制作的黄得油光闪亮的手炉，有时又目不转睛地瞧着隔扇上的花纹。隔扇上裱着叫什么檀纸的雪白的绢帛，上面印了一棵秋田地区生长的大蜂斗菜，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

据这位母亲讲，须永今天到住在矢来的小舅舅家去了。

“临走时我对他说：反正刚好顺路，回来顺便到小日向町的佛寺里去参拜一趟吧！这孩子却说什么：妈妈近来好象精神有些不爽呢。您忘了？前几天不是刚求人替您去参拜过了嘛！这都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吧？就这样嘟嘟囔囔地走了。跟您说吧，这孩子也真是的，因为前几天他一直感冒，喉咙又疼，我就劝他：今天还是不要出去了吧。结果怎么样？到底还年轻，看上去好象很小心谨慎，其实还是容易鲁莽行事，对上年岁人讲的话，从来就不放在心上。……”

话题一转到不在家的须永身上，这位母亲总是用这种语气来讲自己的儿子，仿佛这是她唯一的乐趣似的。一向来就是如此，只要敬太郎方面刚一谈论到须永，这位母亲就紧跟着谈个没完没了，从不轻易改换话题。反正敬太郎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眼下只好老老实实地洗耳恭听，偶尔“嗯、唔”地随声附和几句，心里则一直盼着早点告一段落。

十一

又过了一会儿，话题不知不觉地离开关键人物须永，转到矢来町的那位舅父身上去了。敬太郎听须永讲过，这位与内幸町的那位不同，是他母亲的同胞兄 弟 ，属 于 爱摆阔气的那种人。敬太郎至今还记得须永介绍的情况：这位舅父常说，外套衬里不是绸缎做的就太丢人，根本不能穿。本来毫无必要，却偏偏爱摆弄闹不清是石头还是珊瑚之类的玩物，还宣称是什么早先年从外国传来的花花宝石。

“能整天无所用心地尽情享乐，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此说来，地位相当高啦！”

须永母亲连忙接过话头否定道：

“哪里！不瞒您说，咳，总算勉勉强强地能对付下去就是了，离尽情享乐还差得远呢！实在不值一提。”

说到这里，敬太郎就不再吭声了，因为须永亲戚家钱财的多少与他毫无关系。看来哪怕谈话稍稍中顿几秒钟，须永母亲也会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于是立即接下去说道：

“不过我妹夫那面还算幸运，与好多家这样那样的公司有关系，他们的日子好象过得挺舒心的。提起我们这儿和矢来町的弟弟家，打个比方说吧，就跟闲散无职业的人差不多。我也常跟弟弟说，要是跟过去相比，简直已经寒酸得不成样子了！每次说起来，我们都笑个不停呢！”

敬太郎不禁回想起自己的身世，心里感到很害羞。幸亏对方有说不完的话题，自己根本不必考虑如何应答，这一点还算对自己有利，因此只管听下去便是。

“而且，您是知道的，市藏这孩子又是那么畏首畏尾的，只供他念完大学我也还是放心不下，简直拿他没有办法。有时我就跟他说：有合适的姑娘就快点结婚吧，也好让我这上年岁的人放下一桩心事。谁知他却理都不理，说什么：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只遂妈妈心愿的事呀！好，既然不想结婚，那就求人帮帮忙，不管什么地方都行，干脆找个工作去上班吧。要是能有这个心思也还算说得过去，可您猜怎么样，他对这件事也一点不往心里去。……”

在这个问题上，敬太郎平时就认为须永实在有点太不明智了。他怀着对老年人的真诚同情说：

“恕我多嘴，难道不能请哪位长辈来开导开导他么？比如您刚才谈到的矢来町的那位舅父。”

“您哪里知道，我那兄弟是个最讨厌交际的怪人，什么也别指望跟他商量。他不但不开导，还说什么：干嘛要去银行，稀里哗啦地跟算盘打交道？世上哪有这样的傻瓜？可是市藏对这却很欢喜，经常到我弟弟家去，每次去前都说‘喜欢矢来町的舅舅’啦，‘和舅舅对脾气’啦什么的。这不，今天又是说到矢来町去。本来今天是星期天，天气又好，内幸町的姨父就要到大阪去，按说应该趁没走之前去那里看看嘛，结果还是到自己喜欢的舅舅家去了。”

听到这里，敬太郎对自己急匆匆突然闯到这里来的原因又重新考虑了一番。本来进须永家之前敬太郎已经在心里打好了主意，准备一见面先讲几句难听的话责备须永办事不周到；然后再对他说：你听着，我以后再也不登那家的门了！说完扭头就出来。谁知最想见的须永却偏偏不在家，倒是听他这位丝毫不了解情况的母亲给讲了不少事情，这么一来，想发一通火的

念头自然也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不过，敬太郎此刻却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事已至此，反正已经无所谓了，要不要干脆把没有和田口见上面的经过讲给这位母亲听一听呢？眼下恐怕正是最好的时机，因为话题刚好谈到了去不去内幸町姨父家这件事情上。

十二

“其实，今天我就是到内幸町那儿去了。”敬太郎这句话刚出口，满脑子只想着自己儿子的母亲立即说道：“哎呀，是吗？”脸上露出了因迟迟没有注意到而过意不去的神色。在敬太郎看来，这表情很可能反映了她感到抱歉的心理。也就是说，这位母亲很可能正在心里埋怨自己想问题不周到，否则的话，在对方还只字未提之前，就应该主动问问情况怎么样了。因为敬太郎估计，自己最近一直在东奔西跑地找工作，找得不耐烦了才求须永给帮忙，以及须永同意想办法介绍自己跟内幸町的姨父见面等情况，照理说，她这位做母亲的整天在须永身边，通过耳闻目睹该是一清二楚的。根据这种估计，在讲了方才那句开场白之后，敬太郎便鼓足了劲准备把迄今为止的全部经过讲上一遍，但因对方不时地发出感叹，什么“那当然”啦，“哎呀，这个时间真不凑巧”啦等等，语气之中似乎对双方都表同情，所以讲着讲着就把自己要发火口出不逊之类的情节省略掉了。须永母亲连着说了好几遍“真不应该”“真不应该”，然后就以似乎为田口辩护的口吻说道：

“他这个人哪，也确实是忙。我妹妹他们也是那个样子，虽说都在一个家里，可是您猜怎么着，安安稳稳坐下来说话的

工夫，恐怕一个星期里连一天也没有。我有时看不过去了，就对他说：要作妹夫，你挣的钱再多，照这样干下去若把身体搞垮了，可就什么用都不顶了，偶尔也该休息休息嘛！身体是本钱啊！听了我这些话，他只是一笑了之，根本不往心里去，说什么：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没办法呀！因为要干的事就象泉水似的，接连不断地涌出来，你要不从旁边把它舀上来，它就会腐臭变质的。可是也有时一转身的工夫他就又变了，好象突然发生了什么意外似的催促我妹妹和他们的女儿说：快，马上准备！我今天就带你们到镰仓去。……”

“您妹妹家有小姐吗？”

“嗯，有两个女孩。年纪都不小了，眼看就该嫁出去或者招女婿了。”

“其中一位不是要嫁到须永兄这儿来吗？”

母亲稍微迟疑了一会儿。敬太郎也意识到，仅仅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恐怕有点太过分了。当他正考虑转换话题的时候，对方好象似有所指地说：“唉！怎么说好呢？老人们倒是也有这个想法。可是他们本人究竟是什么心思，不细问还闹不清楚呢。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急得不行，这也盼那也想，可是在这种事情上局外人就是急上天去也不顶用啊！”听了母亲的这段回答，敬太郎一度打消的好奇心又重新冒出头来，但马上又被他那并非真诚的克己心理给压了回去。

须永的母亲则还在为田口辩护。也说不上是为了提醒还是为了安慰，这位母亲还给敬太郎出主意说：田口整天都那么忙，偶尔也有不自觉违约的时候，但他并不是那种食言的人。总之，您只管等着，待他旅行回来之后再从从容容地会面就是了。

“矢来町那面，就是在家也不会见的，对他简直没办法。而内幸町这边，即使当时不在家，只要能挤出时间他也会跑回来与客人见面的，他就是这么个脾气。所以这次只要他从外地回来，您这方面就是什么也不提，他也肯定会主动到市藏这儿来说点什么的。我敢肯定。”

听须永母亲这么一说，敬太郎觉得田口也确实象那种人，不过这要有个条件，就是自己这方面必须乖乖地等着，若象先头那种怒气冲冲的样子，势必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然而现在已不好再把这一切讲明，因此他只得缄口不语。须永母亲又说：“别看他长了那么一副模样，那可是一个与长相很不相称的专门爱耍活宝的人呢！”说完就独自笑了起来。

十三

须永母亲形容田口是一个“爱耍活宝的人”，从田口的仪表和风度来看，敬太郎觉得这个说法实在难以接受。可是仔细一打听，又觉得有些地方果然很象。据须永母亲介绍，好多年以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当时田口到一家茶馆去喝茶，在那里向女招待请求道：大姐，这电灯太烤人了，请你把它再弄暗点吧！那女招待脸上现出惊讶的神色，问道：您是要换个小一点的灯泡么？他立即十分认真地吩咐说：不是的，是让你把它稍微捻暗一点。这么一来，女招待大概看出这位保准是个没见过电灯的乡巴佬，便吃吃地笑了起来，同时说道：先生，电灯可和煤油灯不一样，它是捻不暗的，只能关灭。您瞧！说完“啪”地一声，客房就变得漆黑一团，然后“啪”地一声又和原来一样明晃晃的了。与此同时，女招待高声说了一句：笨

货！田口却毫不气馁，煞有介事地建议道：瞧瞧！你们用的还是旧式的嘛！太难看了，与这房子也不相称嘛！还是赶快向有关公司申请给改造一下吧，他们会按顺序给重新安装的。经他这么一说，据说那女招待最后也信以为真了，现出十分钦佩的样子表示赞成改造：可也是啊，这样确实不方便。最难办的是不关灯睡觉时它的光线太亮，恐怕为这件事伤脑筋的人还不少呢！后来田口又干过一件耍活宝的事，远比这次要精彩得多。记不清那次究竟是在门司还是在马关（即现在的下关——译注）了，当时他们是到那里去办事的。本来应该和他同行的一位叫A的男同事临时出了点事故，约好了让他先在旅馆里等两天。这两天里他就呆得不耐烦了，于是开动脑筋想要弄一下A。这个鬼点子是他到街上闲逛时，在一家照相馆的橱窗前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当即从那家照相馆买了一张当地一个艺妓的照片。回去后，先在照片背面写上"送给A先生"几个字，然后附上一封信，精心地制成一件礼物的样子。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打动A先生的心弦，那封信是雇了一个女人，给她以充分的时间，极尽委婉妩媚之能事写出来的，足以使任何一个男人拿到手后都要喜形于色。不仅如此，里面还写着非同一般的词句：看了今天的报纸，上面登着您明天即将到达的消息，许久没写信了，现特寄上这封信。请您接到此信后立即到某某地方来。当天晚上田口亲手把这封信塞进邮筒，第二天邮差送信来时又亲手把它收下，只等A的到来。A到达以后，他也没有立即把这封信拿出来。竭力做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跟A商量着正经要办的事，直到在同一张餐桌上吃晚饭时，才好象突然想起来似的，从和服袖口袋里取出那封信交给了A。A看到信封上写有"火速亲展"字样，随即放下筷子，立时打开信封。只

见他刚往下读了一点，便立即将随信包着的照片取了出来，只朝背面瞧了一眼就急忙重新包好揣进怀里去了。田口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急事，他只说了声"不，没什么"，又心不在焉地拿起筷子，却显得有点神魂不定的样子，不顾正在商量的事还没有谈完，说了句："对不起，我肚子有点疼"，起身回自己房间去了。田口叫来女招待，吩咐她说：再过十几分钟A可能要外出，当他走出旅馆时，车子就好象正在等他似的，不用他开口就把他拉上飞跑，然后照他的意图把他拉到某处某家旅馆门前请他下车。吩咐完毕，田口自己比A提前赶到那家旅馆，一叫来老板娘就交代说：随后就有一位如此这般模样的男人要到这里来，他坐的车子上有我住的那家旅馆的灯笼。人一到，你立即将他让进一间漂亮的房间，要好生接待，不等他开口你就说：您的同伴早就等急了。然后你就退出来，马上通知我。一切布置妥当之后，田口就抱拢双臂，口里吸着烟，一个人坐在那里静候事态的发展。又过了一会儿，万事俱备，终于轮到自己出场了。于是起身来到A所在房间跟前，一面伸手拉开纸门，一面口里寒暄道："啊，来的好快呀！"A登时吃了一惊，脸色大变。田口一屁股坐到A面前，对他说其实是这么这么一回事，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恶作剧讲了一遍。然后又笑嘻嘻地说："让你上了个大当，作为报酬，今晚我请客！"

"您看，他就是这么一个爱出洋相的人。"讲完上面两件田口要活宝的故事以后，须永母亲也很不自然地笑了起来。敬太郎想起了走出田口家时看到的停在门外的那辆汽车，在回自己下宿公寓的路上一直在心里琢磨：那恐怕不会是恶作剧吧！

十四

自从碰上那辆汽车以后，敬太郎对田口帮忙的事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与此同时，那个被自己假定成须永表妹的背影的真相，也还没有弄清，就好象刚刚出港的船只搁了浅一样。每当想到这件事，敬太郎内心深处就感到很不痛快，这种不痛快既令人焦急烦躁，又使人欲罢不能。迄今为止，他还不记得有任何一件事是凭自己的力量闯荡成功的。无论在学习方面，还是在运动领域，包括在所有事情上，没有一件事他是真心实意、善始善终干完过的。有生以来他只办过一件说得过去的事，那就是总算从大学毕了业。就是在大学的这几年里，他也是不卖力气，光想偷懒混日子。针对这种情况，是人家硬牵着鼻子拉他往前走的，所以才没有磨磨蹭蹭地中途掉队。不过，反过来说，他也就根本没有茅塞顿开时心里豁然开朗的那种体会了。

他又神不守舍地度过了四、五天。有一次，忽然想起了学生时代请到学校来的某位宗教家的讲话。这位宗教家本身对家庭和社会没有任何不满，然而却偏偏自愿当了和尚，他在讲起当时这段经历时说道：因为实在找不到人生的答案，所以才试着走上这条路的。据此人讲，无论置身于多么晴朗透彻的碧空之下，总觉得自己的四周好象被封闭了似的，心情十分苦闷。他说，无论树木房屋，还是路上行人，映在眼里都十分清晰，然而却老是觉得唯有自己被装进玻璃匣子，与外界事物失去了直接联系，以至于到最后痛苦得透不过气来。听完这些话，敬太郎当时曾怀疑他恐怕是得了某种神经病，自那以后再没有把

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在魂不守舍的这四、五天里，在累得心烦意乱的情况下，细细地品味起这些话来，敬太郎觉得自己从未尝到过成功的喜悦这一点，好象还真与这位宗教家没当和尚以前的心情有某种相似之处。当然，自己的这种感受还很肤浅，不好与人家相比，更何况性质上迥然不同，所以不需效仿这位和尚做出那种英明决断。只要不忘再加把劲，自强不息，不管能否达到目的，总会比现在活得更为痛快。可惜的是，以往却从来没有在这方面用过心思。

敬太郎一个人这样思考着，做好了随便干什么工作都行的思想准备，不过同时也感到这已经是不起作用的马后炮了。就这样，三、四天的时间又晃晃悠悠地白白过去了。这几天里他并没有闲着，有时到有乐剧场看戏，有时听单口相声，还跟朋友们聊天，逛马路等等，然而这一切都如同望风捕影，没有了解到现实社会的任何东西。他的感觉是，自己想下围棋，然而人家却只让他看棋。既然同是让自己看棋，他倒是盼望能看上着数千变万化，棋势跌宕起伏的更为有趣的棋局。

接着又情不自禁地对须永和只见到背影的那个女子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番想象。本来人家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不那么深，并不象自己头脑里胡乱添枝加叶所编排的那样，而现实倒纯属是自己在为别人的事情瞎操心。敬太郎经常这样暗自嘲笑自己，同时在心里骂道："唉，真象个傻瓜！"这些想法过去之后，那种认为还是有点名堂的好奇心理仍旧一次又一次地闪现出来，就跟现在这会儿一模一样。而且他还滋生出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只要再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路硬往前走下去，说不定会碰上自己从未经验过的某种更富有浪漫色彩的东西。这时他才开始意识到：自从在田口家门前生了一肚子气之后，连对那

女子的研究都放弃了，这说明自己太性急了，而性急乃是与自己的好奇心不相称的一个弱点。

关于找工作问题，敬太郎心里也明白：事情很清楚，为那些细枝末节上的矛盾就是讲上一句半句不耐烦的话，也不可能抬高自己和田口的身分。姑且不论那样做能否达到目的，反正尚无着落的前程问题已经踏步不前了。照须永母亲担保的话来看，田口这位老人倒还是个不能只从表面现象去判断的好心人，或许从外地旅行回来之后再见自己一次也未可知。不过，要是再由自己主动去探问什么时候见面方便，那就成了不识时务的大傻瓜，就会白白让人瞧不起了。但是不管怎样，为了能够真正获得突破闭锁时的那种心情，就是让人骂成傻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也还是值得的。——这就是敬太郎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考虑到的各种问题。

十五

可是，与那种即将对自己人生做出某种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不同，在敬太郎因焦思苦虑而愁眉不展的背后，似乎还隐约存有一种安之若素的心理。究竟是沿着这条路走到底呢？还是就此打住，准备再向新的目标转移呢？根本无需细究，答案从一开始就是极其明白的。敬太郎之所以对此犹豫不决，倒不是因为一次抽错了签，结果就会遇上永无出头之日的晦气；而是头脑里有种满不在乎的懒惰思想在不知不觉地起着作用，其根源在于无论倒向哪一面都没有大不了的影响。对于敬太郎来说，只有一件事令他大伤脑筋，那就是尽管自己安之若素的心底里正在蕴育着决断的种子，这粒种子却不会生根发芽。这种

情况正象困倦时看书的人一样，他不愿使劲抵御瞌睡，却同时试图将书上的内容清清楚楚地装进大脑。在必须抛却这种犹豫不决心理的借口下，他正暗暗地准备乞灵于自己喜欢别出心裁的这一特点。于是起了个念头，想找算卦先生用八卦给自己算算今后的命运。虽然敬太郎以前接受的并不是唯心论的教育。对拜佛、祈祷、求护身符、乞免灾咒、跳大神之类的活动并不完全相信，但在他成长过程中，从小就对这些活动有相当的兴趣，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失。他父亲本身就是一位精通星相风水的阴阳先生。说起来是他上小学时的事了，有一天是星期天，他父亲把屁股后头的衣襟掖在腰里，扛着镐头跳到院子里。他不知道父亲要干什么，正想从后面跟过去，父亲朝他发话了：你站在那儿看看钟，要是打十二点，就大声打个招呼，爸爸好马上动手挖西北方向的那棵梅树根。当时还是娃娃的敬太郎想：又来看宅基风水的那一套了。时钟刚哨地响了一下，他马上按爸爸的命令扯开嗓门报告：十二点啦！于是，他的使命就算完成了。不过对爸爸的粗心大意敬太郎却暗自觉得好笑，因为最关键的时钟并不准，和学校的大约差了二十分钟，既然那样重视下镐的时辰，就应该事先把钟点对准嘛！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留给敬太郎的印象也很深。那是有一年春天到野外去采花草玩，回来的路上被马踢了一下，沿河堤滚了下去。奇怪的是竟没有伤着一根毫毛，奶奶为此大为庆幸，口里说：你瞧瞧！这全托地藏菩萨的福，是地藏菩萨给你当了替身啦！说完就拉着敬太郎朝地藏菩萨的石像走去。当时有一匹马正拴在石像旁边。走近一看，石像的头已经不知滚到哪里去了，只有“围嘴儿”以下的部分还残留着。敬太郎脑海里当时就留下了一个带神秘色彩的小小烙印。尽管后来受到身体状况

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那小小的烙印时常发生变化，有时变得鲜明，有时变得淡漠，但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直到已经从大学毕业的现在仍旧没有消失。

由于上述缘故，敬太郎把算卦看成是流传到已经二十世纪初叶的明治年代的一项有趣的职业，任何时候他都喜欢仔细端详在马路旁算卦摊上悬吊的那种上下带弓形的灯笼。他自然还没有热心到出钱去听摇卦签响声的程度，但在散步之余总爱悄悄凑到跟前躲在背后去听，却不止是一次两次了。这一半是出于好奇，一半是为了凑热闹，因为他常常看到有些妇女或其他什么人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冷漠的脸上映着灯笼里透出来的光。每当看到这种情景，他心里都要琢磨一番：这些可怜的人正把郁郁心事寄托于未来，陷入焦思苦虑之中，而算卦先生又能给他们哪些希望、恐惧、不安和信心呢？他自己曾经就干过这么一件事：当时，他的一位朋友对自己的记忆力失去了信心，正为是参加考试还是干脆退学而大伤脑筋，恰好有一个人给这位朋友寄来了一张卦，这张卦是那个人在外地旅行时顺便在供有如来佛的善光寺抽到的神签，上面写有“第五十五・吉”的字样，同时还写着两句话，一句是“云散月重明”，一句是“花发再重荣”。因为看到有这样两句吉利话，这位朋友就说：反正不试不知道，好，我就信它一次！结果一参加考试，还真爽爽快快地及格了！当时敬太郎就乘兴转了许多神社，转到哪儿就在哪儿抽上一次签。不过，他当时那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因此说明他平时肯定就已经充分具备当卦摊顾客的条件了。对比之下，面临眼前这种情况，敬太郎的兴致就更浓了，一方面是为了寻求点自我安慰，另一方面也确实真心想算上一卦。

十六

敬太郎在心里琢磨了一下，究竟应该到哪一家去算这一卦呢？遗憾的是根本就没有固定目标。以前倒是听说过两三家的名字，似乎分别在白山御殿町一带、芝公园里和银座的第几条街上，但这些胡乱赶时髦的总有点骗人的味道，所以又不大情愿到那些地方去。虽说如此，那些明知在自欺欺人却硬要装模作样胡诌八扯的家伙就更不值得去找，因此敬太郎想：要是能有那么一家就好了，那里人并不太多，有一位悠闲自得的长满胡须的老爷爷，由他以富于哲理的话语三下五除二就把自己的心事给道破了。可是这一家上哪儿去找呢？想着想着，他脑海里出现了自己家乡一本寺里那位老和尚的面影，当初父亲经常到他那里去请教事情。接着又忽然意识到，自己这般模样究竟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在打坐养神？简直太糊涂了！于是便起身戴上帽子，脑子里同时闪出一个模糊的念头：总之还是到那些地方去走走，也许走着走着命运之神就会诱使自己撞上一家算卦铺子的招牌哩！

他好久没有到下谷的车坂去了。这次就先到了那里，然后一直向东朝浅草松清町的东本愿寺陪院走去，眼睛瞧着路两旁的寺院大门呀，制佛像的铺子呀，古色古香的中药堂呀，以及摆着布满灰尘的德川时代的破烂货的旧家具店呀，等等。他特地从东本愿寺陪院里面穿过去，来到一家烤鱼串铺子的拐角处。

敬太郎上小学时就多次听祖父讲到过浅草观音堂的繁华景象。祖父对江户时代的浅草一带十分熟悉。什么商店街由于参

拜观世音的香客太多而热闹非凡，什么奥山是表演江户时代魔术杂耍等小节目的地方，什么街道两旁夹有樱桃树的林荫树，什么供奉三头六臂马首观音的驹形堂等等，祖父讲的东西多得很，其中甚至还有现在人们已不大提起的名字。关于食品方面也讲过不少，记得提到的有：雷门前大街有一家十分雅致的饭馆，名字叫“丝米庄”，专门供应菜饭和酱烤豆腐串；还有一家自古就出名的泥鳅店，地址在供奉马首观音的驹形堂前面，总是挂着一面漂亮的绳子门帘。在祖父讲到的所有东西里，有三样留给敬太郎的印象最深，一是专卖祖传牙刷和蝦蟇油阵中膏的长井兵助为招徕顾客所表演的一着日本剑术，这一着是：跪坐抽刀杀敌，旋即重新入鞘；二是世代住在浅草的一个叫豆藏的专变戏法的艺人，说是他能当着大家的面把小刀喀哧喀哧地吞到肚子里去；最后一个是大蝦蟇干，据说这种大蝦蟇有十条腿，前面四条，后面六条，因此也叫“四六蝦蟇”，出产在滋贺、岐阜两县交界处的伊吹山脚下。对于祖父讲过的这些事物，有一样东西为他做尽了符合儿童想象的解释，那就是当时放在敬太郎家库房二楼的那个大长方形箱子里的画书上的说明。这些画书是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流行的一种面向妇女和儿童的通俗读物，比如：有的画了一个男子，脚下穿着独齿木屐，七扭八歪地护着一件小小的佛法僧三宝，用带子吊起了衣袖，正在拔一把比他身体还高的弯曲的长刀；有的画着怪盗儿雷也，正盘腿坐在一只特大的蝦蟇上准备使什么妖术；还有的画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一张形状奇特的桌子前，手里拿了一个比他脑袋还大的相面用的凸镜，正在低头看一个跪倒在他脚下的结髻的男人，简直无奇不有。而这些稀奇古怪的画面一般都脱离了故事情节，分别与敬太郎想象中的浅草一带联系到一

起了。由于上述种种缘故，从孩提时代起，观音堂寺院就在敬太郎脑海中蒙上了一层神话传奇中的光怪陆离的色彩，而观音堂那十八间大的正殿便在这种朦朦胧胧的色彩中时隐时现。自从来到东京以后，这种怪异的梦幻早就被彻底打碎了。但仍旧不时为一件心事搞得他心神不宁，那就是观音堂屋顶上是不是直到现在还有鸽鸟在那里筑窝。敬太郎今天又信步朝浅草方向走来，正是由于心底里有一种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信念在起作用的缘故。可是，当他从夜间游艺场后身来到电影场前面时，不禁为眼前人头钻动的热闹景象吃了一惊，这里怎么会有什么算卦先生呢！他想，既然来了，总该去摸一下替人快速除灾的宾头卢罗汉再走吧！可惜却把地址给忘了。因此只好走进浅草寺的正殿，看了看类似鱼市上悬挂的那种大灯笼和一幅镶在框里的古画，这幅画描写的据说是源三位赖政在皇宫紫宸殿降伏一种叫"鵺"的怪兽的故事。敬太郎只看了这两样东西便从祭祀风神和雷神的雷门走了出来。敬太郎估计，在从这里走到浅草桥的途中，总会碰上一、两家占卦馆的吧！若是碰上了，甭管三七二十一，就进去算它一卦。不然，在高等工业学校前头转弯，朝柳桥方向穿过去也未尝不可。敬太郎这会儿走在路上的心情，简直就象到了开饭时间在找合适的饭馆一样。平时只要出来散步，到处都能看到挂着写有"神算"二字的招牌，然而一旦自己真的要找了，不巧得很，宽敞的大马路两边根本就看不到一家自成门面的算卦铺子。敬太郎心想，闹不好此行的目的又会跟以往一样，照旧以半途而废来告终了。因此心中颇有点失望，就这样来到了藏前。而且好不容易看到了一家自己要找的生意铺子。铺子外面的招牌首先引起了敬太郎的注意，那是一块细长厚厚的硬木板，靠上方写着四个另成两行的字："占卜

前程”；中间刻着“用宽永通宝算卦”几个字，最下面用油漆画了个鲜红鲜红的辣椒。

十七

仔细一打量，原来这是把一家中药店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间，在小间外面又盖了一个近似耳房的干净利落的铺子，从里面摆着那种用辣椒等七种作料制成的五香粉袋子来看，肯定就象招牌上所显示的那样，在给人算卦的同时，兼卖辣椒五香粉。观察完外表，敬太郎又轻轻地探头往这个跟卖豆沙年糕铺子差不多的耳房里面看了看，只见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婆正独自在做针线活儿。这房子给人的印象是只有一间住人的屋子，然而却不见一家之主的算卦先生的踪影，敬太郎以为这位主人出门去了，只留下了妻子在看家。但从店面的结构来看，也许里面和中药店那边连着，所以也不好肯定就是外出了。于是敬太郎又往前走了几步，朝中药店里看了看，既没有吊着海七腮鳗鱼的鱼干，也没有装饰门面的大鳖甲，更没有那种老式的人体模型摆设。这种摆设往往把模型的腹部掏空，在里面安上搁板，把不同颜色的五脏器官放进去，从外面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至于想象中的长着类似一本寺老和尚那种胡须的老爷爷，就更不见坐在里面了。他重新折身来到挂有“占卜前程”招牌的门口，掀开门帘躬身进入屋内。正在做活计的老太婆停下手里的针线，两眼从大眼镜上方盯盯地打量着敬太郎，只问了一声：“算卦吗？”敬太郎应道：“嗯，想算一下。不过，好象不在家嘛。”一听这话，老太婆立即把膝上软沓沓的东西拾掇到一旁的角落里去，同时说道：“请进吧！”敬太郎便照老太婆的话乖乖

地走了进来，用眼一打量，屋子里虽然不宽敞，但也不是脏得令人呆不下去。铺的席子等都是刚换过的，还散发着新席子的那种气味。老太婆把铁壶里现成的开水倒进茶碗里，又把炒面摆到敬太郎面前，随后起身去搬一张小桌子，那小桌正放在一个过去似乎是摆药箱子的搁板上。小桌上蒙着一块素地呢绒，老太婆把它放到敬太郎正面，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坐处，说：

"我就是算卦的。"

敬太郎不禁感到十分意外。他完全没有想到，眼前这位头上梳了个小小的椭圆形发髻、黑缎子领和服外面罩着一件素格外褂、正在专心致志做针线活、一派家庭妇女味道的老太婆，竟会是自己未来命运的预言者。还有一件事更使敬太郎感到奇怪，他两眼直直地瞧着老太婆的这张桌子，桌面上一无算卦用的竹签，二无占卦用的那种六个一套的四棱木柱，三无相面用的凸镜，简直什么算卦的东西都没有。老太婆从放在桌上的细长袋子里哗啦哗啦地倒出九枚中间开孔的铜钱。敬太郎这时才联想到，眼前的铜钱就是门口招牌写的"用宽永通宝算卦"中的宽永通宝吧？可是，这九枚铜钱和暗中操纵自己命运的那根细线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更是一个无法想象的难题。因此他只是把视线在铜钱表面铸出来的图案和装铜钱的袋子上移来移去，口里一声没吭。装铜钱的袋子好象是用能乐演出服装的碎布头或是裱糊挂轴剩下的布片凑合成的，尽管金丝线还都闪闪发亮，但看上去已经相当旧了，由于年深日久和经常用手摸的缘故，已经完全失去了鲜艳的色泽。

老太婆用她那与年龄不相称的白嫩纤细的手指把九枚铜钱摆成三行，每行三枚，然后蓦地抬起头问道："您是看看前程吗？"

“哎呀，照说问问今生今世的命运也不错，不过先算算眼下该如何是好，对于我来说似乎更重要。唔，就请先给我算算这个吧！”

老太婆应了声：“嗯，是这样。”于是又问敬太郎的年龄：“贵庚几何?”接下来又问准了出生的月日。然后摆出一副正在心里算计的架势，一会儿弯着指头掐算，一会儿又只是做出一副用心思索的样子。就这样折腾了一阵子以后，又用她那纤巧的手指把摆在桌面上的铜钱重新摆了一遍。铜钱一会儿是带纹路的一面朝上，一会儿又变成了带字的那面，成三三阵势的铜钱不断变换着排列次序和正反面，敬太郎坐在旁边，眼神里似乎带着某种很深奥的含意，在盯盯地守着。

十八

有好一阵工夫，老太婆把双手放在膝上，一声不吭，全神贯注地盯着古铜钱朝上的一面。接下来旋即现出一副心里已经完全算准的样子，十分有把握地说：“您现在正举棋不定。”讲完之后，两眼一直盯着敬太郎脸上的表情。敬太郎故意一声不应。

“您现在的心情是进退两难，这对您可不利呀。往前进，就是暂时不太如意，到头来对您还是有好处的。”

老太婆讲完这层意思后，又闭住嘴巴仔细观察敬太郎的反应。本来敬太郎一开始就在心里打定了主意，对方讲什么自己都哼哼哈哈地听，绝不主动开口，但老太婆的这番话却勾起了他的心事，觉得自己混沌不清的头脑仿佛随着对方的声音刹那间清醒了一下，因此终于动了想对这个刺激做出反应的念

头。

“往前进不会又失败的吧？”

“嗯。所以您要尽量心平气和地等着，可不敢性急哟。”

敬太郎暗想，这不是在占卜未来，只不过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发出的常识性忠告，但从老太婆的表情上又看不出一点故作神秘的样子，因此他又继续问道：

“所谓前进，究竟该朝哪个方向呢？”

“这个问题您自己应该最清楚的。我只能对您讲，请您再稍前进一点，因为那样对您有好处。”

这样一来，敬太郎也不好顺水推舟地说上一句“噢，是这样”，便作罢了，于是只得说道：

“不过，路倒是有两条。我问的是走其中的哪一条为好。”

老太婆又默默地把视线盯到铜钱上，过了一会儿才用比先前沉闷的语调答道：“这个，都一样嘛。”说完就伸手拾起几根方才做活计时散落的线头，从其中挑出一青一红两根较长的丝线，在敬太郎的注视下麻利地捻成一股线。敬太郎以为这只是无所事事时消磨时间的一种习惯，也就没太介意。可是，老太婆十分精心地捻了五、六寸长之后，把那青红两股线放到了铜钱上面。

“您看，这样捻好之后，不就是一根有两股，两股变一根了吗？瞧，一股鲜红，一股淡青。人在年轻时总爱一心往鲜艳夺目的那面奔过去，这往往要坏事的。不过您所面临的选择，就象眼前这根捻出来的线，两股捻到一起，不鲜不淡刚好合适，所以您会走运的。”

用丝线作比喻，这倒是怪有趣的。可是听了“您会走运

的”这几个字，支配敬太郎心情的与其说是高兴，倒不如说是觉得滑稽可笑。

“照你这么说，沿着那条青线踏踏实实地走下去，中间就会不断地闪出鲜艳的红色来，是这个意思吧?”敬太郎以领会了对方意思的口吻问道。

“对，应该是这样的。”老太婆回答说。尽管刚进来时敬太郎并没有抱着多大希望，以至于迫切地想靠一句卦上的话就得到非左即右的明确答案，但就这样回去又觉得有点不甘心。假如老太婆的话与自己的心事根本不沾边，那当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由于理解的不同，在涉及到自己眼下前程的问题上也还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因此敬太郎在这一点上还有些恋恋不舍。

“再没有什么可赐教的问题了么？”

“嗯，最近也许会出点小事。”

“是灾难吗？”

“倒不一定是灾难，不过若不注意就会坏事的。而且如果搞得不好，这件事就永远无法挽回了。”

十九

敬太郎的好奇心又上来了。他问：

“到底是哪方面的事呢？”

“在没发生之前还不好说。不过，看来不会是失窃或水灾之类的问题。”

“那么得怎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呢？这也搞不清吗？”

“那倒不是。如果您有这个愿望，也可以给您再算上一

卦。”

敬太郎只好说“那就拜托了”。老太婆再次灵巧地运用她那纤细的手指把九枚古铜钱的正反面重新摆了一遍。在敬太郎眼里，这次摆法跟刚才摆的基本上差不多；可是对于老太婆来说，却好象其中有重大差别，每翻动一枚时都从不草率行事。好不容易把九枚铜钱分别细心翻动、摆好之后，老太婆才抬起头冲敬太郎说：“大体上算出来了。”

“那上面说该怎么办？”

“怎么办？算卦只能按阴阳之理展示个大概的轮廓，具体情况就只能由每个人面临现实时结合这个大的轮廓就地去考虑解决办法。啊，这一卦是这样的，您有一样东西，它既象自己的又象别人的，好象很长又好象很短，仿佛要进来又仿佛要出去。下次若是碰到什么事，您可千万不要忘了这样东西。只要记住这一条，事情就会进展如意了。”

敬太郎被推进了五里雾中。再怎么说靠阴阳之理只能给展示个大致的轮廓，老太婆的这番话也只能看成是一团不辨东西南北的迷雾。因此，管它是真话也好，骗人也好，敬太郎想引老太婆把有参考价值的地方再稍微讲得更简洁明确一些，于是又提了几个问题，谁知竟毫无结果。最后，敬太郎只好象怀里揣了个包着布手巾的暖炉，脑袋里装着这番近似禅宗和尚梦呓般的话语走了出来。而且临出来时还捎带买了两袋五香粉装进了和服袖口袋。

第二天，当他坐在早饭桌前，掀开冒热气的酱汤碗盖时，突然想起昨天买来的五香粉，于是从袖口袋里取了出来。把五香粉分成十二份，将其中的一份撒到酱汤上，强忍住麻酥酥的辣味吃完了早饭。他从记忆里唤起了老太婆讲的“靠阴阳之理

展示大概轮廓”这句话，还好，还象浓雾一般模模糊糊地没有跑掉。不过，他对算卦的信仰还没有虔诚到为捉摸不透的谜语而焦思苦虑的程度，所以也就体验不到急于挖空心思解开谜底的苦恼。他只是对尚未揭晓的那部分抱有莫名其妙的兴趣，因而趁着还没有忘掉的时候把老太婆的话记到一张纸片上，然后放进桌子的抽斗里。

按照敬太郎的理解，对于是否还要想个办法再次去会见田口的问题，已经由老太婆昨天出的主意给解决了。但他又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自己信了卦才采取行动的，只不过是自己正要采取行动时老太婆给帮了个腔而已。敬太郎考虑要不要到须永那儿打听一下他姨父是否已经从大阪回来了，但因碰上汽车那件事仍记忆犹新地压在心头，所以一时还有点拿不出勇气去登门。最近使用电话也难了。没办法，只好用信来解决问题。他首先简要地写了事情的经过，内容大体上与前儿天对须永母亲讲的差不多。然后问田口是否已经旅行回来，接着写道：如果已经回来了，尽管田口先生十分繁忙，实在对不起，先生能不能抽时间让我见上一面呢？我这边反正整天都闲着，随时都可以按指定时间到府上去的。看信上这语气，敬太郎已经把前几天怒气冲冲的劲头丢到脑后去了。在发出这封信的同时，巴不得明天就能收到须永的回信。谁知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这下子他就有些心绪不宁了。其中还掺杂着后悔的心理，觉得自己因受算卦人话语的影响而贸然行事，结果出了洋相，实在是不上算。正当敬太郎暗自悔恨交加的时候，到了第四天的上午，突然被叫去接田口家来的电话。

二十

拿起听筒，没想到竟是田口本人的声音，他只简单地问了一句"能不能马上来一下"。敬太郎立即答应"可以"，但又觉得只讲这么两个字就放下电话未免显得过于生硬和有失礼貌，为了表示更客气一些，便又问道："须永同学已经跟您讲过了吧？"对方立即说：嗯，市藏已经把你的愿望告诉给我了。为了减少麻烦，我才直接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方便。好，我在家等你，请马上来吧！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敬太郎又把那件和服裤裙穿到身上，心里在想：看样子这次有希望。然后又从衣帽钩上取下前两天刚买来的礼帽，脸上挂满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兴冲冲的神色，十分快活地走出公寓。外面是阳光普照，虽说已经下过一次寒霜，冬天的冷风却还没有降临，街道上显得宁静而又安详。敬太郎坐在从这种气氛中穿街而过的电车上，觉得自己简直就象在光的海洋中飞驰向前。

田口家大门外与上次大不一样，显得十分安静。当身穿和服裤裙的那个书生拉开门出现在面前时，敬太郎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又拉不下脸先说"上次打扰了"，因此只好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颇有礼貌地讲明了来意。不知书生是否还记得敬太郎，只见他"噢"了一声接过名片就到里面去了，不一会儿又转回来说了句"请到这边"，就引敬太郎朝客厅走去。敬太郎换上接待的人为自己准备好的拖鞋，拿着客人的架子走进客厅。进去后却略微踌躇了一下，里面摆着四、五把椅子，不知该坐哪把才好。只要挑最小的坐，恐怕就不会出错的吧？基于这种谦虚的心理，他选中了一把腿很高、既无扶手又无任何装

饰、最不起眼的椅子，故意只挨边角坐了上去。

一会儿工夫主人出来了。敬太郎以自己不习惯的一板一眼的口吻讲了一通初次见面时的寒暄话和感谢对方接见之类的客气话，主人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口里“啊，噢”地应酬了几声。而且，敬太郎这套话中间有几次都可以打住的，但对方却什么也没有对他讲。他对主人的态度虽然还没有达到失望的程度，但自己却心慌了，因为肚子里那几个词实在不足以使自己随心所欲地长时间讲下去。把现有的几句客套话讲光之后，明知尴尬也只好默不作声了。主人从烟盒里取出一支敷岛牌香烟，尔后把烟盒稍稍向敬太郎这面推了一下。

“我从市藏那里已经听到了一些有关你的情况，你究竟希望做什么工作呢？”

说实话，敬太郎并没有特别具体的要求。他只想能得到一个适当的职业，经对方这么一问，才迫不得已稀里糊涂地答道：

“我对一切都希望。”

田口笑了，他兴致勃勃地为敬太郎做了一番诚挚的开导。他说：在学士数目大量增加的今天，即使再有人帮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个好职业。不过，这个问题已根本不需要田口再来晓喻，敬太郎老早就有切身体验了。

“做什么都行。”

“做什么都行？当铁路上的检票员恐怕做不来吧？”

“不，做得来。因为总比闲逛强。只要能有长期把握的，当真干什么都行。当务之急是让人解除闲逛的苦恼，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你若有这种想法的话，我这边就再好好留心一下。不

过，恐怕也不能保证马上就办成。”

“那就请您先试用一下。这样说可能有点失礼，就当您的私事，您不妨先用一下试试！”

“这类事你也想干干么？”

“想。”

“好吧，也许会碰上什么特殊情况，到时候会请你帮忙的。时间上没有什么要求吧？”

“嗯，越快越好。”

敬太郎就这样结束了与田口的会见，高高兴兴地来到大街上。

二十一

冬日里和煦的阳光又连续两三天洒满了大地。敬太郎从三楼的窗口眺望着外面的天空、树木和瓦房顶，心里感到十分畅快。大自然被柔和的阳光染成了橙黄色，显得暖洋洋的，他觉得这阳光恰似在为自己照耀着人间。由于前几天的那次见面，也愈发坚信近期内必将有符合自己心愿的好事落到头上来。而在朝思暮想中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这件好事将以怎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形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拜托田口给找的工作中，甚至包括了超出一般人要求的职业。他不仅希望承担那种由固定职业带来的义务，而且还盼望田口能交给自己一份充满刺激性的临时差事。他有一个天生的怪癖，就是什么事哪怕只有成功的影子从他头顶一闪而过，他也会心存希冀，以为会有某种与一般杂务绝然不同的异常精彩的事件猝然降临到自己面前。敬太郎就是抱着这种期望，在令人心醉的阳光下送走了一天又一

天。

就这样过了四、五天，田口那里又打来了电话。电话里告诉敬太郎：有点事想请你帮帮忙，要是特地请你来家一趟也于心不忍，电话里讲太费事，反而显得麻烦，只好给你发了一封快信，详细情况看信后就清楚了。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清楚，还可以再打电话来。接完电话，敬太郎心里高兴极了，就象远处模糊的物体在望远镜里一下子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一样。

他寸步不离地守在书桌前，等候快信的早早到来。而且在等信的这段时间里脑海中又照例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同时也在捉摸田口所说的究竟会是什么差事。想着想着，稍一走神，上次在须永家门外见到的那个女子的背影又不请自来地闯进了大脑。当转瞬间清醒地意识到应该考虑更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时，心中暗自责骂自己尽爱凭空胡思乱想。就在这种思绪起伏之中，敬太郎送走了令人焦躁不宁的每一秒钟。

时间过得很快，心急火燎盼望的那封信终于送到了他的手上。他哧地一声撕开信封，一口气把信从头读到末尾，随后不由自主地轻轻“啊”了一声。因为信里交待给他的工作，比原来凭空设想的还要浪漫多彩。不消说，信内字句十分简单，除了正事没写一句废话。信上只这样写道：今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钟之间，有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男人乘坐由三田方面开来的电车在小川町车站下车。这个男人是位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雪花点黑外套、细长脸高个头、骨瘦如柴的绅士，眉宇间有颗很大的黑痣，你要以这些特征为目标，将他下电车后两小时以内的行动侦察清楚，然后报告给我。敬太郎第一次尝受到当了主角时的心情，仿佛自己就要在一部惊险的侦探小说里扮演主人公似的。同时也起了疑心，田口胆敢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莫非

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社会上的利益，企图事先抓住别人的把柄以备日后之用么？想到这里，他觉得有种给人当走狗的羞辱感和缺德感，腋下不禁流出了有难言苦衷的冷汗。他手里拿着信，双眸凝视前方，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不过，要把听须永母亲讲到的田口的性格和自己与他见面时的直观印象结合起来加以考虑的话，他的为人似乎也还不至于那么卑劣。因此敬太郎断定：即便田口是要探查别人的隐私，也未必就能肯定他的出发点多么见不得人。做出这种判断以后，敬太郎身上一度变得发硬的肌肉里又开始有温暖的血液流通了，要干缺德事时的令人作呕的那种感觉已经消失，甚至有闲情逸致单从兴趣出发津津有味地揣摩起这份差事来了。而作为接触社会的第一遭经验，敬太郎已经打定主意，不管三七二十一，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田口交给自己的这项任务。他又格外细心地把田口来信重读了一遍。然后又估量了一下成功的把握，看只靠信上所写的特征和条件，究竟能否真正获得满意的结果。

二十二

在田口信上指明的特征里，真正长在那人身上的，只有眉宇间的那颗黑痣。可是最近太阳下山早了，下午四、五点钟时的光线已经开始发暗，要想只以别人指定的某一局部特征为目标，从昏暗中忙于上下车的众多乘客里准确地找出某个特定的男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刚好是机关单位下班的时间，仅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数目就够瞧的了，因为他们都要从丸之内乘坐唯一的一路电车通过神田桥。而且，还有一个特殊情况，被指定的电车站

既然是小川町，对那里的乱哄哄的场面恐怕也得早做精神准备。年关接近了，为随时招徕更多的顾客，小川町电车站附近的商店门面都会添加新的花样，除电灯之外，他们还会在店头悬红挂绿，请来乐队吹吹打打，电唱机里放各种唱片。想象到这些情景，再来考虑能否完成任务，敬太郎立时感到心里有点发毛，觉得单靠自己的本事实在没有把握。可是话又说回来，自己要盯住的那个男人，下电车时的装束将是身穿雪花点黑外套，头戴一顶黑礼帽，若是有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看来似乎也还有一线希望。当然，假如只有雪花点外套这一个条件，无论是什么模样都不好做为线索的；可是若再加上头戴黑礼帽这一条，在当今人们只爱穿戴黑白以外其他杂色的情况下，那顶黑礼帽大概会立即跳入眼底的。只要紧紧盯住黑色礼帽，或许就不会出差错了吧！

敬太郎做了这样一番思索之后，想到还是得到车站去瞧瞧。抬眼看了看钟，刚过中午一点。假定要在三点半之前到达小川町电车站，三点左右从家里出发就足够了，所以还有两个小时的余裕。他准备把这两个小时最有效地利用起来，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可是，出现在眼前的只有美土代街和小川町街汇合成丁字形路口处的一片混乱景象，根本就没有想出一个足以帮助自己获得成功的象样的好主意。愈思愈想，他的思绪就益发被吸附在同一场面上，简直不知改变思路了。就在这时，一种担心伴随着不安在心里引起了一阵骚动，他担心可能根本就见不到自己要盯梢的那个男人。敬太郎想，趁时间还没到，索性到外面去走走吧！决心一下，便两手撑着桌边准备嚯地站起身来，就在这一瞬间耳边突然响起了一句话："最近也许会出点什么事，到时候您可千万不要忘了有这么这么一样东西。"

正是前几天在浅草算卦时那个老太婆向自己提醒的。老太婆当时讲的那样东西，简直是个不可解之谜，敬太郎早已忘到脑后去了。尽管如此，为了留作参考，他曾特地把那句话写在纸上放进抽斗里。于是赶紧取出纸条，不厌其烦地反复端详起上面写的那句话来："既象自己的又象别人的，好象很长又好象很短，仿佛要进来又仿佛要出去"。刚开始时，跟过去一样，从字面上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意思，可是慢慢读了几遍之后，心里却好象开了点窍，觉得只要硬着头皮去琢磨，或许当真能想出具有这种奇妙特性的东西来。更何况敬太郎还记得老太婆曾提醒过自己：那是属于你的东西，一旦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忘了。因此，敬太郎想出一个主意，不管它是什么，只要能从自己身边的物件中找出"既象自己的又象别人的，好象很长又好象很短，仿佛要进来又仿佛要出去"的那样东西，这个问题就可以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得到解决，说不定还会意外迅速地迎刃而解。于是当即决定，要珍惜从现在起完全归自己支配的下面两个小时的时间，全部用在解开这个谜的谜底上。

可是，事情的进展却不很顺利。他首先从自己眼前的桌子、书籍、手巾、坐垫开始，一件一件地搜寻下去，甚至连装行李的皮箱、袜子都打量到了，却没碰上任何一件类似的东西，就这样白白地用去了一个小时。他的脑子也随着心情的急躁而乱起来。他的思绪却不肯乖乖地只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所以便冲破控制飞到户外去自由驰骋了。不一会儿工夫，敬太郎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形象，那是一位绅士，身穿雪花点外套，头戴黑色礼帽，个子很高，骨瘦如柴，颇有自己马上就要去找的那个男人的派头。转眼之间那张脸又变成了正在大连的森本模样。当他在想象中定睛观看长着邋里邋遢胡须的森本的

容貌时，突然象触了电似的“啊”了一声。

二十三

森本二字在敬太郎的听觉里老早就成了传递某种奇怪音响的媒介，最近则更加糟糕，已经完全变成一种代号了。在过去，只要一出现这位老兄的名字，敬太郎必然要联想到那根手杖；而无论把手杖理解为联系二人的纽带，还是看成隔在二人中间的一个障碍物，反正说明森本和这根竹竿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还不可能一下子就从这边飞跃到那边去。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它们已经合二而一，能在敬太郎脑海里引起强烈刺激，以至形成了森本就是手杖、手杖就是森本的这种条件反射。由于方才受到森本二字的刺激，他脑海里被热血偶然间冲上来一个概念，即“既象属于自己又象属于森本的、根本无法断定究竟属于谁的那样东西。”这个概念一出现，敬太郎当即高声叫道：啊，就是它！从乱糟糟的模糊不清的一团黑影里牢牢地抓住了这根手杖。

敬太郎高兴了，他相信：这样一来，老太婆所说的“既象自己的又象别人的”这个谜就解开了。但是，对于“好象很长又好象很短，仿佛要进来又仿佛要出去”这样两个谜却还没来得及考虑，因此便进一步打起精神，全力以赴地思索起来，他料定剩余的两个特征在这根手杖上也同样可以找得出来。

起初，敬太郎以为其含义也许只是指外表上的可长可短，便朝这个思路想了半天，但又觉得这样太平凡了，找到谜底和找不到谜底都是一回事。于是又重新把“好象很长又好象很短”这句话在口里反复念了几遍，同时在脑海里搜寻着答案。

可是，却轻易找不到解决的线索。一看钟点，可以自由支配的两个小时只剩下三十分钟了。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本来是想走捷径的，结果却错进了死胡同，这岂不是自作自受地闷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了么？他还考虑到，如果眼下已“山穷水尽”，那还不如趁早返回去重新寻找“又一村”为妙。不过，另外一种想法也在他脑海里起着作用，时间已经这样紧迫，倘若再从头开始，那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索性就把到此为止取得的成果作为一个好兆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强行突破最后答案才对。究竟孰是孰非，敬太郎左右为难，脑子里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就在这时，他的思路突然离开作为一个整体的手杖，移到了雕成握柄的蛇头上。刹那之间，敬太郎毫无意识地将鳞光闪闪的细长蛇身和近似汤匙的短短蛇头做了比较，随之便茅塞顿开：那仅仅是个扬起的蛇头，照理说肯定是要伸长的，然而却偏偏削得很短，这不正是“好象很长又好象很短”吗？当这个谜底在脑海里象闪电一样掠过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剩下的“仿佛要出去又仿佛要进来”这一条，基本上没费什么脑筋，大约有五分钟就解决了。他想象蛇嘴里有一个半隐半现的东西，既不是鸡蛋又不是青蛙，很难说清是个什么物件，反正既吞不掉又逃不脱，正处在进出两难的状态。按照这一想象，他马上认定：这就是答案！

至此，万事均告顺利解决。想到这里，敬太郎跳也似的离开桌子，将怀表链系到和服腰带子上，手里拿着帽子，准备不穿和服裤裙就出去。但有个问题颇使他费了一番踌躇，就是该怎样把那根手杖带到外面去。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要说用手去触摸那根手杖，就是从伞袋里把它拔出来，在森本丢下它走开

已经许久的今天来看，即使事先不跟公寓主人打招呼，也没有必要担心会受到责怪。可是，若想等他们不在跟前时，就需要很动一番脑筋或做做准备了。敬太郎生长在充满迷信气氛的家庭里，在乡下老家时就常常听母亲讲到人们传下来的规矩，每逢要拿用于咒符的东西（眼下他就准备用于这个目的）时，必须瞅准人眼看不见的空子动手才能灵验。敬太郎下楼走到二楼楼梯半中腰停下脚步，装作看公寓正门入口处悬挂的那架钟的样子，偷偷察看了一下楼下的动静。

二十四

在那间六铺席大小的日常起居室里，主人正照例拥着那个瓷制的大圆火盆坐在那里。完全不见老板娘的踪影。敬太郎正从楼梯半中腰躬身探头往拉门玻璃里面仔细观察，主人头顶上的传呼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主人仰脸查看是几号房间叫铃，嘴里朝隔壁房间吆喝道：喂，谁在里面哪？敬太郎于是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

敬太郎特地打开橱柜，取出扔在被褥上面的斜纹哔叽裤裙。穿裤裙的时候，他把后腰身的衬垫拖在地上，在屋子里转了一遭，然后脱下日本式布袜，换上世界通用的袜子。把身上的装束如此这般重新打扮了一番之后，他又从三楼走了下来，探头看了看起居室。老板娘的身影依然杳无踪迹。附近也没有女佣人。传呼铃这次也不响了。整幢楼里鸦雀无声。只有公寓主人依旧靠着大圆火盆，头朝正门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敬太郎走下最后一级楼梯之前，从高处斜眼盯住主人滚圆的脊背，觉得这样还是不理想，最后一咬牙来到了正门口。果然不出所

料，主人问候道："您出去呀？"随即照惯例想叫女佣人来给取出放在鞋架上的鞋子。敬太郎为躲过主人一双眼睛就已经煞费苦心了，若再加上一个女佣人在场就更应付不过来了，想到这里便说：不必了，可以的。同时自己动手掀开帘布，忙不迭地从鞋架上取下鞋子。事情很凑巧，在他走下没铺地板的土地房间之前，女佣人并没有露面。可是，老板却依然冲着这个方向。

"稍微麻烦你一下，我房间桌子上放着一本这个月的法学协会杂志，请你替我取来好吗？我已经穿上鞋了，再上去太费事了。"

敬太郎晓得这位老板对法律多少有点研究，所以才故意求他给办这件事的。老板知道这件事除自己外别人都办不成，便应了声："好，可以。"说完，很爽快地起身登楼梯上楼去了。趁这会儿工夫，敬太郎赶紧把那根手杖从伞袋里抽出来，迅即塞进外褂抱在怀里，没等主人返回就悄悄溜到外面去了。他顾不上手杖弯头正戳着自己的右腋，便急匆匆地来到本乡大马路。到这里才把手杖从外褂里拽出来，盯盯地打量起蛇头来。而且从袖口袋里取出手帕，从上到下把灰尘擦得一干二净。而后才象一般手杖那样拿在右手里，使劲挥动着朝前走去。在电车上，敬太郎两手重叠按住蛇头，把下腭托在手背上。这时才得到喘息的机会，对自己方才那番努力回顾了一下，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与此同时，对自己马上就要到田口指定的电车站后的行动能否取得成功，又担心起来了。仔细一想，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偷窃一般带出来的这根手杖，该怎样才能使它成为辨认眉宇间黑痣的必需品呢？觉得这简直不是自己所能逆料的。他只不过是照老太婆所说的那样，竭尽全力找到了"既象自己的又象别人的，好象很长又好象很短，仿佛要出去

又仿佛要进来”的那样东西，而且没有忘记把它带出来而已。这根看似怪异，其实平平常常且轻而又轻的竹竿，你叫它躺倒也好，立起来也罢，无论拿在手上，还是藏到袖子里，在寻找陌生人方面，它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呢？当敬太郎脑子里闪出这个疑问时，竟象一个摆脱了疟疾的人，浑身感到一阵轻松，两眼朝车内四周打量了一遭。于是对自己方才那番火急火燎的煞费苦心的努力又感到怪难为情的，以至于头皮上都要冒出汗珠来了。为了给方才的行为自我解嘲，他故意把手杖变了个拿法，笃笃笃地轻轻搕着电车的地板。

稍顷，当敬太郎到达目的地时，又匆匆忙忙从青年会馆前折回去，来到小川町大街，但因时间距下午四点还有十五分钟左右，他便从来往行人和电车的轰鸣声中横穿过去，到了马路的另一侧。这里有个派出所，派出所前站了一名警察。敬太郎站在红色邮筒旁边，以跟警察毫无二致的神态仔细观察着笔直朝南而去的大马路，和以很缓的弧形朝自己左右两侧弯过来的宽敞的街道。面对马上就轮到自己活跃的广阔舞台，敬太郎如此这般审视了一番之后，立即着手核实电车站的方位。

二十五

从身边的红色邮筒向东大约十一、二米的地方，有一根铁柱子首先映入了眼帘，上面牌子上用白漆写着“小川町电车站”。只要站在现在这个地方，纵使由于混乱不堪而漏掉了盯梢的对象，自己也算按规定的时间坚守在岗位上了。想到这点，敬太郎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主动权，觉得有了相当的把握，这才把视线从需要盯住的铁柱子移开，观察起四周的风光来了。

紧靠身后就有一家类似仓形结构的瓷器店。房檐下挂着一个充当匾额用的箱子，里面摆了许多小巧的酒杯。旁边还吊着一个用铁丝编的大鸟笼子，外面绑了几个陶瓷饵罐。瓷器店的邻居是一家皮货店。皮货店里的重头装饰品是一张四周镶着绯红呢绒边的偌大虎皮，虎皮上的眼珠、爪子全保留着老虎活着时的样子。敬太郎站在店前盯盯地瞧着老虎头上那对类似琥珀的眼珠，仿佛要把它们看穿似的。还有一些皮货看上去也够滑稽的，其中有一件细长的用雪白皮革制成的近似围巾模样的东西，它的一端竟带了一张小狐狸似的脸孔。敬太郎掏出怀表估摸了一下时间，移步到了另一家店门前。这是一家宝石商店，他隔着玻璃窗探头细细观看里面摆得琳琅满目的各种宝石，其中有用玛瑙雕刻的透明小兔子，用紫色水晶石制成的各种有棱有角的印章材料，以及翡翠发卡、孔雀石圆坠子等等。此外还有金戒指啦，袖扣啦什么的。

敬太郎就这样一家挨一家地看完一个商店再看另一个商店，不知不觉地走过了天下堂药店，来到一家用热带硬木制作家具的木器店前。正在这时，从后面开来一辆电车突然在自己脚下这条马路的对面停下了，敬太郎不禁犯了怀疑，便斜穿马路走近一家设在小胡同拐角处专卖进口货的商店前，定睛一瞧，原来这里也有一根铁柱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小川町电车站”，跟方才那个站牌一模一样。为慎重起见，他站在这个拐角处又等着过去了两三辆电车。首先来的一辆上写有“青山”二字，接着来的第二辆上写着“九段新宿”。不过，这两辆都是从万世桥方向笔直开过来的，因此他才勉强放下心来。随之他那莫须有的担心也就不存在了，准备赶紧返回到原来的地点去。当他刚要转身迈步的时候，恰巧从南边开过来一辆电车，在美

土代町街角轻轻一转，又在他立脚的旁边停下了。他看到在这辆电车司机的头顶上方挂着一个写有“巢鸭”两个黑字的牌子，这时方发现自己疏忽大意了。原来，要想从三田方面经过丸之内到小川町下车，可以一直开到神田桥大马路的尽头，向左拐，就在敬太郎脚下这个电车站下车；向右拐，又可以在方才他观察好的那家瓷器店前下车。而且两处都同样用白漆写着小川町电车站，这样一来，自己即将跟踪的那个戴黑礼帽的男人可能在哪边下车呢？敬太郎简直无法判断了。用目光把两根红铁桩子之间的距离飞快地估算了一下，大约也就一百米左右，虽说不过是咫尺之隔，可是他那盯梢的本事只对付一个车站尚且没有多大把握，再要让他拿出同时不出差错地监视两个车站的本领，对于无论怎么爱过高估计自己才干的敬太郎来说，这也是绝对办不到的。由于自己住处的地理位置上的关系，敬太郎通常只是乘坐从本乡到三田之间的电车，所以对另一路电车，即从巢鸭方面经过水道桥同样可以到达三田的这路电车，直到方才为止，竟一直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他对自己的这种疏忽深深感到懊悔。

在束手无策之余，敬太郎突然想到了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要去借须永的一臂之力呢？然而时间距四点只剩下七分钟了。尽管须永就住在紧后面那条街里，但若把跑到他家的时间和三言两语让他听懂所求之事的时间加进去，那是根本来不及的。不过，就算还有这么多时间，并能拉来须永给盯住一个车站，而第二步的问题是，如果那位绅士从须永负责的站台下了车，就需要他用个什么办法向敬太郎发出信号。比如扬起手臂示意，或是晃动手帕，在人群如此拥挤的情况下，这类办法恐怕也有点行不通。要想准确无误地让敬太郎了解情况，也

许只有一个办法还可行，那就是要用让过往行人吃惊的大嗓门高声喊叫，但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须永那样的人是做不来的，因为他平时就是一个很重面子的人。假使万一他丢开面子朝自己喊了，在自己从这边跑到那边去的时间里，保不准那位头戴黑礼帽的关键人物早就无影无踪了。——敬太郎在心里作了这番考虑之后，还是一筹莫展，只得下决心听天由命，去守住其中的一个车站了。

二十六

虽说象是下了个决心，其实却跟偷懒是一回事，不过是为了不从现在站立的地方挪开罢了。敬太郎委实感到不安，因为这无异于干事之前就故意把成功置之度外了。他伸长脖子再朝东边那个车站望去。不知是由于地形的关系还是方位的原因，要末就是因为自己一直在那里上下车惯了，看上去还是那边显得顺眼。总觉得自己要找的那个人很可能在对面下车。他考虑要不要再次转移监视的站台，但仍然踌躇不决，一时难以做出决策。正在这时，跟前又来了一辆开往江户川的电车，跐溜跐溜地停下了。停下不到一分钟，司机看清没有人下车，便准备继续前进。敬太郎背朝穿到锦町去的一条小胡同站着，心里拿不准是留在这里还是到那边去，以至于对眼前的电车都几乎没有察觉。刚好在这个时候，从背后小胡同里突然跑出一个男人，推开敬太郎飞快地跳上了正要开动的电车的驾驶台。在敬太郎惊魂未定之际，电车已经哐当一声开动了。跳上去的男人半个身子挤进玻璃门，回头朝敬太郎说了声："对不起！"当敬太郎与他视线相遇时，发现他最后的一瞥落到了自己脚下。原来

是他撞上敬太郎时一下子把敬太郎带的手杖给踢跑了，手杖从主人手里掉到了地面上。敬太郎立即弯腰去拾手杖。这时他偶然注意到，蛇头倒地的方向刚好冲着东边。于是感到这蛇头似乎成了向自己暗示方位的路标。

“恐怕还是东边好。”

敬太郎快步回到瓷器店前。他站在那里做好了精神准备，要一个不漏地盯住从写有“本町三丁目”电车上下来的所有乘客。开头两三辆倒是盯得很紧，两眼射出凶光，仿佛在寻找杀父仇敌似的，后来神经就有点放松了，心情也随着渐渐踏实了。他把自己视野里的广场看成一片大舞台，发现这个舞台上有三个男人跟自己的态度一模一样。一个是派出所的警察，他站立的姿势跟自己一样，所朝的方向也相同。还有一个是站在天下堂药店前的电车扳道工。最后一个是处于判断力最佳年龄期的中年人，他正站在广场中央，分别挥动着红、绿两面旗帜，煞似神圣的象征。敬太郎想，这几个人里，立在原地期待随时可能发生某种情况而又在人们眼里显得穷极无聊的，恐怕只有自己和那位警察了吧！

电车络绎不绝地停在他的眼前。上车的硬要挤进那窄小的箱子里去，下车的则趁势欺人地从上面猛压下来。敬太郎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了这些在一分钟里发生的战斗场面，那些素昧平生的男男女女为着在电车上的一聚一散，在自己面前上演了一出出蛮不讲理的闹剧。可是，他要盯梢的那个戴黑礼帽的男人，却左等右等也不见出场。闹不好也许早就从西边那个站台下车跑掉了吧？这个念头一闪现，自己现在的举动就显得太傻气了，老是站在一个地方死盯盯地瞧着那些与己无关的人脸，连眼珠都冒金星了，究竟有什么用呢？敬太郎想起来了，先前

在公寓桌子前象烧昏了头似的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要是把那段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跟须永好好商量一下并取得他的帮助，这个办法才是最最符合常识的。从敬太郎痛切地体味到这种难言苦衷的时候起，天空便渐渐失去了光彩，映在眼里的景物也都显得苍白而无生趣了。瓦斯灯和电灯开始出来为冬季这令人感到阴郁的正要降临的夜幕帮忙，左一盏右一盏地把附近商店的玻璃窗点缀得五彩缤纷。敬太郎蓦然发现，距自己两米左右的地方，还站着一个梳着向前蓬起发型的年轻女子。因为每次电车开始上下乘客时，敬太郎都留心用警惕的余光扫视自己的两侧，所以当他在出乎意料的近距离内看到这个从天而降的女子时，第一个反应便是吃了一惊。

二十七

这位女子的衣着与她的年龄很相称，身穿一件素色大衣，长得几乎要拖到地面了。敬太郎想象着大衣里面打扮年轻人肉体的鲜艳颜色。女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象有意把这一切在人们眼前包裹起来似的。连贴身和服衬衫的领子都用纺绸围巾围了起来。随着夜幕的低垂，只有那条纺绸围巾的洁白颜色还能透过大气映现出来，除此之外，女子浑身上下没有穿任何一件可引人注目的东西。但是，这单打一的洁白颜色恰恰表明了她本人的高尚爱好，说明她根本不把时令放在心上。对于敬太郎来说，这洁白的颜色比任何东西都要显眼。与其说他的感觉是在光线渐趋昏暗的寒天冻地里碰上了一个不谐调的怪物，毋宁说由于意识到自己在灰濛濛的马路上发现了一团皎洁的银光，这才去注意那女子的脖颈的。当女子直接感受到敬太郎的

视线时，便有意识地稍稍改变了身体的方向。但看样子仍然觉得不放心，就又把右手抬到耳朵处，做出一种把掉到鬓角的头发向后拢去的姿势。女子的头发本来就梳理得很整齐很漂亮，所以这个动作在敬太郎眼里只能看成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故作姿态；可是当他看到女子的手时，注意力益发被吸引住了。

这位女子并没有象一般日本女性那样戴着丝手套。她戴的是一副山羊皮手套，不大不小刚好合适，服服贴贴地裹着她那纤细的手指。皮肤和羊皮紧紧地贴在一起，连一道皱褶、一丝松弛的地方也没有，看上去简直就跟手背上薄薄地涂了一层粉红色的蜡油一样。女子扬起手时，敬太郎发现这手套竟把女子白白的手腕严严实实地遮去了三寸多。他只看到这里就又把视线移到电车上去了。可是，上下车的一阵混乱结束之后，要找的人并没有出现，这时他心里又可以放松几分钟了。因此，尽管他还没有达到一心要等着利用这段时间的程度，却一直趁电车通过后的每一个间隔时间，用不被对方察觉的视线留心观察这位女子。

起初，他一直以为这女子大概是要乘“开往本乡”或“开往龟泽町”的电车的。然而，这两路电车都轮流在自己面前停留过，该女子却毫无上车的意思，这使他略微感到有些诧异。他在心里猜想过，这女子大概是一位善于权衡利弊的专家，她不愿勉强坐进拥挤不堪的车里，免得受不住要把人挤扁的窝囊罪，而是宁肯再多坚持一会儿，等着乘稍微空一点的电车。可是有的并没有挂出满员的牌牌，而且看上去还真有一两个空位子，这样的电车开过来后她也丝毫没有露出要上车的架式，敬太郎因此愈发觉得奇怪了。女子似乎意识到自己已经过分引起了敬太郎的注意，于是当敬太郎稍微改换四肢的姿势时，她便

乘机立即采取预防措施，故意躲开敬太郎的视线，就象有人趁天还没下雨就打起伞来一样。而且有时还特地扭头朝相反方向望去，有时又往对面走上几步。由于上述种种的表现，敬太郎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避嫌心理，尽量约束自己不再把视线公开投到那女子身上。然而后来他又突然清醒地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位女子怕不是由于道路生疏才走到一个自己随意选定的电车站前，面对根本不能上的电车永远等下去的吧？要是这样的话，应该善意地给她指出来才对，敬太郎突然冒出来这么一股勇气，于是毫不犹豫地直接朝女子走去。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女子骤然迈步走到五、六米远的一家宝石店橱窗前停了下来，好象根本不知道有敬太郎这么个人似的，把脑袋贴近玻璃窗仔细端详起里面陈列的戒指、女式和服衣带扣子和珊瑚树制做的装饰品来了。敬太郎觉得自己好象办了件傻事，本来是出于对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好意，人家却不买你的账，结果反而显得自轻自贱了。

女子的长相根本就算不得漂亮。从正面看并不那么动人，从侧面细一端详，无论谁都会认为她那鼻子长得有点过低。不过皮肤很白，一对眸子很有神，显得晶莹透彻。此刻宝石店里的电灯正透过橱窗玻璃照在她的前额、鼻子和一部分丰满的脸蛋上，从站在斜后方向的敬太郎眼里望去，呈现出一种由光和影组成的美妙轮廓。敬太郎把这轮廓和她那被长长大衣覆裹着的倩影一并收进心底，转身又守候电车去了。

二十八

电车又来了两三辆。而且这两三辆又统统使敬太郎反复尝

受到失望的滋味，然后朝东边开远了。他好象已经看穿不会成功似的，从衣带下取出怀表定睛看了一下。五点钟早就过去了。仰起脸看看笼罩在头顶上的漆黑夜空，仿佛刚刚发现天已经这么晚了，不由得苦涩难言地咂了个响舌。一想到要捉的那只鸟没有粘到自己如此劳神费力张挂的网上，竟从西边那个电车站轻松自在地溜掉了，一切的一切要时间都成了可憎可恨的对象，其中包括老太婆为了骗人而故意编造出来的那套预言，包括小心翼翼带出来的这根竹手杖，以及这根手杖在方向问题上给自己的那个暗示。他朝四周看了看撑住黑暗、在眼前闪烁的电灯光，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中心位置上，心想这明晃晃的光亮大概是自己梦中最后一幕的幻影吧？尽管他是这般扫兴，却仍旧抱着这般恍惚的心情站在原地一动没动。过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心想还是赶快回家做个头脑正常的人去吧！因为手杖已经成了嘲笑自己愚蠢的见证人。敬太郎暗暗下定决心，准备回去路上找个僻静地方干脆把它折断，蛇脑袋和拄地的铁箍也通通捣它个稀巴烂，然后再从万世桥上把这些东西扔到茶之水河里去。

他刚迈步准备动身返回公寓时，眼角里无意之中又映进了那个年轻女子的身影。那女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宝石店的橱窗，又站到了距他有两米的原来那个位置。女子身材修长，两条腿和两只胳膊也比一般人长得好看，敬太郎从端详她的第一眼起就觉得舒服，不过这次却是女子的右手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那只细长的手臂极其自然地下垂着，女子根本没料到会有人去注意它。敬太郎借着夜光看到，五根手指乖乖地并拢着，手腕紧紧地裹在柔软的皮革里，手腕和袖口之间微微露出一点细白的皮肤。对于长时间伫立在一个地方的人来说，冬天

夜晚的寒冷是够受的。女子将下腭稍稍缩进围巾，双目低垂一动不动地站着。敬太郎相信已经得到了反证，在女子故意不睬自己的眼神深处，似乎反而正在注意着自己。方才他只顾瞪大眼睛搜寻戴黑礼帽的绅士了，在那段时间里，有谁能保证这女子不和他一样集中了敏锐的观察力，并把视线始终射到自己身上呢？有谁能保证在这儿度过的一个多小时里，在他等着盯某个男人梢的同时，又被另一个女子给盯了梢呢？正象他根本没考虑过自己为什么要监视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那不知底里的行动一样，自己为什么要被当成不知会干出什么冒失事的人受到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的监视呢？想到这里，敬太郎仍然是丝毫不得要领。敬太郎动了个念头，如果自己稍走几步，做个样子给她看看，也许会更明确地摸准对方的态度吧？于是便蹑手蹑脚地绕过派出所后身朝西边移动过去。自然，为了不让女子察觉，他严格控制住自己不扭头往后看。可是，若始终目不斜视地走下去的话，就会失去到达目的地的最宝贵的时机，因此当他认定已经走出了二十米左右时，便故意探头去望根本不感兴趣的玻璃橱窗。橱窗里摆着一件天鹅绒领的面向年轻女性的风衣，敬太郎做出一副仔细观察那件风衣的样子，同时暗暗朝后扫了一眼。这时才发现，自己身后根本见不到那女子。各色人等就象要超过自己似的，络绎不绝地走了过来，挡住了敬太郎的视线，即使伸长脖子也看不到对方，至于白围巾和长大衣就更跳不进眼帘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继续向前的勇气。假如是那位头戴黑礼帽的男人，就此罢休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此刻早已过了限定时间的五点钟；而对于这位女子，纵使最终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结果，敬太郎也还是想再进一步观察一番。他怀疑自己被女子盯了梢，为了反过来报复一下，他也起

了好奇心，想从现在起对女子的行动严密监视一会儿，就象丢了东西的人赶回来找东西一样。敬太郎又步履匆匆地来到原来那个派出所附近，把身子躲进暗处一瞧，女子依然面向马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上去似乎丝毫也没发觉敬太郎又返回来了。

二十九

这时，敬太郎脑海里产生了一个问号，这女子是处女呢，还是已经结过婚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无法做出明确判断，因为她头上梳的是现代大多数日本妇女中间流行的向前蓬起的发式。然而，当敬太郎来到更近一点的暗处目不转睛地打量女子半侧身的背影时，一个新的疑问又首先向他袭来：这女子究竟是属于哪个阶层的人呢？

从外表上看，给人的印象似乎或许已经嫁过人了。然而身体的发育情况远比一般人要好，保不准很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年轻。若果真如此，她为什么要穿那么素雅的衣服呢？关于妇女服饰的花色问题，敬太郎还是个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小青年，但根据日常观察得出的模模糊糊的印象还是有的，那就是这女子若还年轻的话，身上应该穿几件艳丽的衣服，以至于艳丽得把眼下这十冬腊月里令人郁闷的空气都驱散了才对。他感到十分纳闷，这位女子竟没有让自己身上露出任何带刺激性的曲线来，而这种带刺激性的曲线是会给正处于青春年华的自身血液里注入更多的活力的。在女子着身的衣物中，略微能引人注意的只有那条围在脖子上的雪白的纺绸围巾，而它本属于冷色，只能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其余部分则被与冬日萧索天空相近似

的长长大衣严严实实地给裹了起来。

敬太郎又从背后把这身与年龄不相称的过于缺乏魅力的打扮观察了一遍，得出的结论是：其原因肯定是已经与男人发生过关系。而且，这位女子的举止还有一种近似成年人的稳重劲头。对于这种稳重劲儿，敬太郎无法把它看成是只来源于品性和教育的结果。他甚至怀疑，怕是由于接触了家庭以外的环境，她那天真无邪的羞耻之心才象撒在手帕上的香水味一样早就自然而然地消失殆尽了吧？不仅如此，他方才还亲眼看到，在这位女子稳重的举止中，常常会有一种不稳重的表现，那就是有时全身肌肉都在动，有时是眉头和嘴部在动。他老早就发现，动作最敏锐的，恐怕要数她那双眼睛了。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女子的表情正好说明她在竭力控制自己那双入敏欲动的眸子。所以，敬太郎判断，这位女子的稳重乃是与有意识地自我控制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从后面望去，女子的身体也好，情绪也好，现在都比较稳定，给人的感觉是两方面配合得十分和谐。与方才不同的是，她站到了比马路高出一截的人行道边上，这时的姿态简直可以形容为文静典雅四个字。因为她既不怎么改变姿势，也不准备马上走开，既没有凑到宝石店橱窗跟前去的意思，也没有表现出顶不住寒冷的样子。旁边零零散散地站着几个等候乘坐下一趟电车的人。他们都直盯盯地望着从对面开过来的电车，看样子是很想把电车尽快招呼到自己跟前来。由于敬太郎已经撤出第一线，看来那女子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会儿成了其中最热心等待什么的一员，开始目不转睛地注视起斜对面的拐角来了。敬太郎从派出所背后绕到电车站上方，走到比人行道低的马路上。并且以涂着油漆的交通岗楼为掩护，从警察所站

位置的一旁紧紧盯住女子的脸。随之又为女子的表情变化吃了一惊。因为先前自己躲在暗处端详女子背影时，只是以她那修长的身材、很大的向前蓬起的发型和裹在身上的素淡的大衣为依据，在想象的王国里随意得出可以说是过于自由的结论。可是，当自己现在背着女子毫无顾忌地细细观察她的相貌时，不得不承认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又见到了另一个人似的。要而言之，这女子看上去比刚才年轻多了。她那急切等候什么人的两只眼睛和嘴角上只有充满青春活力的熠熠生辉的神色，此外再找不出任何其他表情。敬太郎甚至从中看到了少女的纯洁和天真。

从女子注视的方向很快就有一辆电车沿着弓形轨道慢吞吞地转弯开过来了。当电车滑到女子面前停下来时，从里面下来了两个男人。一个手里提着用纸包起来的类似纸盒子的东西，步履匆匆地从警察面前走过去跳上了人行道；另一个则一下来便径直朝那女子走去，并在她跟前停住了脚步。

三十

敬太郎这时才第一次看到了女子的笑脸。敬太郎最初打量这女子时就发现唇薄嘴大是她的一个特点，可是当此刻露出美丽的牙齿、熠熠放光的又黑又大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缝、上下睫毛几乎要合在一起时，这位女子给敬太郎脑海里留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印象。敬太郎并没有只为女子的笑颜而心荡神驰，他还十分惊讶地把视线移到了对面那个男人的身上。因为就在这一瞬间，敬太郎发现那男人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礼帽。至于他身上的黑外套是否有雪花点，尚无法看得真切，只是投入敬太

郎眼里的光泽与黑礼帽的颜色差不多。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个头很高，也是骨瘦如柴。唯独在年龄问题上敬太郎难以做出明确判断。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从生命的刻度表上来看，这个男人所处的位置远在自己之上，因此敬太郎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他有四十上下岁。当这些特点不分次序、几乎同时进入敬太郎的大脑时，他不得不承认，方才自己象个大傻瓜似的等着要跟踪的那个真正目标，现在才终于从电车上走下来了。他暗自庆幸，本来限定的五点钟早就过去了，然而自己却偏偏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兴趣，始终在同一个地方转来转去，结果反倒走运了。而且还应该感谢那位女子，正是由于她的偶然出现，才引起了自己的好奇心，才使自己产生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兴趣。同时还值得庆幸的是，那位女子为了等候她要找的人，以超出自己一倍以上的自信心和忍耐力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因为敬太郎相信，他可能从两个方面得到收获，一是自己可以为田口提供这位暂且称之为X的男人的某些情况；与此同时，自己对称之为Y的女子的好奇心也可以同样得到几分满足。

看样子，这一男一女对敬太郎的存在根本就没有发现，对周围环境也无所顾忌，只管一个劲地站在那里说话。女子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男人也不时放声大笑。从二人刚见面时互相问候的情景来看，他们的关系也绝非疏远。在他们任何一方的身上都看不出有男女之间恭敬客气的礼节，这种礼节往往貌似连结异性的纽带，实则是在双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堤坝。眼下那男人甚至连扬手到帽沿处表示问候的动作都嫌麻烦，公然给免了。那帽沿下应该有个大黑痣的，敬太郎很想与那男人来个照面，设法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假如没有那女子在场，为了查明

男人肉皮上留下的这个怪异的黑点，他也许会毫不客气地走上前去，只消随口问个什么事就解决了，反正不管怎样都没问题。即使不问什么，他大约也会直接凑到男人跟前，把人家那张脸仔细瞧个够的。而此刻妨碍他采取这种大胆行动的，正是站在男人面前的那个女子。因为他亲眼看到，由于自己有好大一会儿工夫同她并排站在同一个地方，女子对自己的举动好象早就有了戒心。至于女子是否怀疑敬太郎别有用心，那倒是另当别论。既然明知对方已经产生戒心，却硬要把自己的脑袋毫不客气地再次伸到人家的视野之内，这就多少有失绅士体统；更何况这等于故意加深人家对自己的怀疑，其结果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考虑到这里，敬太郎得出的结论是，在水到渠成之前，在辨认是否有黑痣这件事上还是不要造次为好。不过敬太郎已经暗下决心，准备悄悄地跟在二人后头，可能的话，哪怕是断断续续的也好，要把他俩的谈话装进耳朵一些。他认为，没得到对方许可就把人家的言谈行动记录在脑海里，从道德不道德的意义上讲，这件事没有接受良心裁判的必要。而且，他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即相信自己费尽周折得到的成果肯定会为熟谙世故的田口用到善意方面去的。

过了一会儿，男人做出了邀请那女子的样子。看来女子笑着拒绝了。最后，半侧身相向而立的二人肩并肩朝瓷器店房檐下走去。然后又从那里朝东走去，二人挨得很近，只差手挽手了。敬太郎急步赶上五、六米，紧紧地跟在他们背后。并且把自己的步伐改成和他们一样的速度。为了避免万一女子回过头来引起怀疑，他根本就不把视线盯在二人背后。两眼故意瞧着其他方向，就好象在天下人共有的马路上偶然碰到一起，脚前脚

后朝同一方向走去一样。

三十一

“不过，也太过分了。叫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

这是钻进敬太郎耳朵里的第一句话，是女子抱怨的声音。可是男人的回答却半句也没听清。接着估莫又走了十多米远时，二人脚下一下子失去了刚才的节奏，挨在一起的影子几乎要拦住敬太郎的去路了。而从敬太郎方面来说，要想避免从后面与对方撞车，唯一的办法就是超到前面去，否则就太难堪了。他怕二人掉身回来，便当机立断靠到旁边一家果品店橱窗前，把身子隐蔽起来，并且装作注视摆在里面的一个大玻璃罐子里的饼干的样子，同时在等着二人的动静。看上去男人仿佛把手伸进了外套，过后又马上略微把身子侧向一边，迎着店里的灯光看右手提着的一样东西。这回敬太郎看清了，原来是块金壳怀表正在男人脸下闪闪发光。

“才六点嘛，还不算太晚。”

“不早了，若是六点的话。再过一会儿我就该回去啦！”

“那可太遗憾了。”

二人又迈动了脚步。敬太郎也不再注视罐里装的饼干，从后面跟了上去。二人来到淡路町，从这里拐进一条通向骏河台下的窄巷。敬太郎也想跟着拐进去，却发现二人进了拐角处的一家西餐馆。趁这个机会，他从侧面朝二人脸上看了一眼，因为这一男一女正处在餐馆门口射出来的明晃晃的光线照耀之下。离开电车站时，敬太郎简直猜不出二人要一块到哪儿去。现在竟突然进了这么一家饭馆，这地方实在不怎么样，因而不

能不使敬太郎深感意外。这家西餐馆叫"宝亭"，敬太郎过去就知道，它很早以前就和大学有来往。最近经过修缮以后，外面都油漆一新，有半面朝向通电车的马路，看上去象是斜劈下来的屋脊则朝着正南方向，他从这里路过时常常注意到这种建筑格式。他甚至还记得，当仰头观看制成横额的"慕尼黑啤酒"的广告照片时，有好几次从这堵闪着淡蓝色油漆光泽的墙壁里面传出了刀叉激烈碰撞的声音。

关于二人的去向问题，敬太郎既没有明确的把握也没有准确的估计，甚至说不定会被引进弥漫着濛濛紫气的迷宫里去。正是因为有这种预感在暗地里起作用，敬太郎才跟踪到这儿来的，不过这家不断从厨房里往街上飘出一阵阵油炸土豆和油煎牛肉香味的西餐馆，在他看来实在是太平常了。但他马上又转念一想，比起躲进自己根本无法靠近的幽密场所而再不露面的情况来，还是进了这家西餐馆对自己更为有利。同时他也想通了，这一男一女钻进任凭谁都可以靠近的新油漆的普通西餐馆里面去，相对来说倒更令人觉得安全保险。幸好，他身上还带着钱，对于在这种水平的饭馆里打发掉由冬季室外空气引起的食欲，还是绰绰有余的。他准备紧跟二人之后走上这家餐馆的二楼，但当来到明晃晃的电灯光射向街面的门口时，蓦地想到了一件事。既然已经被那女子记住了自己的长相，倘若脚前脚后同时赶到二楼上去，那就未免失算了。弄不好，简直就等于故意让对方怀疑：这人是来跟踪自己的。

敬太郎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射到街上的光亮中横穿过去，沿着黑乎乎的小巷往前走了不到一百米远。随之又在小巷尽头下坡处的黑暗中站了一下，宛如把自己的影子收进自身内部一般，然后又悄悄返回明晃晃的餐馆门口，一低头钻了

进去。由于过去经常到这里来，他对餐馆内部情况几乎了如指掌。纵使下面没有了接待顾客的房间，二层和三层也足够应付的，不过在客人不太满的情况下决不往三层上招待，大体上二楼就足够了。所以敬太郎心里做好了准备，上得楼去只消观察右手尽里面或左手旁边的大厅，差不多就肯定能看到二人的坐席；如果不在这两个地方，那就只好把向阳面的那个细长房间最后也给他们打开。敬太郎怀着这种想法刚要登上楼梯，发现上面入口处已经站了一名白衣侍者，正准备给他带路。

三十二

敬太郎是拿着手杖走上楼梯的，所以在给他定下座位之前，侍者首先把那根手杖接了过去。同时口里说了声：请到这边！转过身去把他带到了右手的大餐厅。他从侍者身后一眼就看清了自己手杖的下落。同一瞬间他还发现，那里挂着刚才曾引起注意的那顶黑色礼帽。近似雪花点的黑外套和女子身上的素地大衣也全部挂在那里。侍者掀动大衣下摆把竹手杖戳进去时，去掉了大花图案的纺绸里子在敬太郎眼前闪了一下。待到蛇头隐进了大衣后面，他才进而把目光转向大衣的主人。幸运得很，女子正与那男人相向而坐，只把后背朝着进门方向。敬太郎瞧着女子的背影，首先感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敬太郎考虑到，对于一般妇女来说，听到新来顾客的响动，纵使满心想回头看看，也怕一转身破坏了落座后的优雅风度，所以除非十分必要，在正常情况下她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果然不出他所料，女子没有扭过头来。趁这个工夫，他走到女子座位的紧跟前，准备坐在与女子背靠背的第二排餐桌边。这时，男人抬起

脸，朝既未坐下也未扭转身的敬太郎看了一下。男人餐桌上点缀着一盆盆景，在一只中国格调的圆盘里栽着松梅。男人面前有一碗汤。他和敬太郎四目相视时，手里的大汤匙照常伸在碗里。他俩中间相距不过六尺，明亮的电灯照耀着每一个角落，而铺在桌面上的雪白餐布又恰似为这亮光助兴似的，从四面八方的餐桌上把水银般的光线反射过来。在具备如此方便条件的餐厅里，敬太郎把男人的面孔瞧了个够。而且，正象田口事前通知的那样，在这个男人的眉宇之间，确实看到长了一颗很大的黑痣。

除去这颗黑痣，男人的相貌再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特征。眼睛、鼻子、嘴，全都长得普普通通。可是，当这些分开来看似平庸无奇的器官聚在一起，并在一张细长脸蛋上占有各自的位置时，无论在谁的眼里都只好承认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品格的绅士。当他与敬太郎目光相遇时，把匙子伸在汤碗里，暂时停止了喝汤，从这种态度来看，甚至还可以说带有某种心地高尚的派头。看到这里，敬太郎转过身去，背朝男人坐到自己座位上，心里琢磨着“侦探”这两个字的字面含义，觉得这男人的举止风度和侦探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敬太郎发现，从长相上看，这个人没有任何值得侦察的东西。取下摆在他脸上的眼口鼻任何一个器官来看，都长得平常而又平常，根本甭指望在那里面藏住秘密。敬太郎坐到自己席位上时，不禁有股失望的情绪袭上心头，因为自己对从田口那里接受过来的今晚这项任务的兴趣，至少有三分之一早已消失。首先，连接受这项任务本身在道德上能否站得住脚都值得怀疑。

他要好自己的饭菜就愣怔怔地坐在那里，连面包都没碰上一碰。男人和女子看样子对坐在他们旁边的这位新顾客产生了

几分顾虑，暂时中止了谈话。但是，在敬太郎面前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白盘子之后，似乎又添了几分兴致，二人的声音交替着飘进了敬太郎的耳朵。——

"今晚不成啦。我还有点事。"

"什么事?"

"什么事？重要事嘛。是轻易不能讲的事。"

"哎呀，你真是的！其实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亏你让人家等了个够。"

女子有点挑理地说。男人好象对四邻有所顾忌似的低声笑了。二人的谈话到这里又静了下来，稍停了一会儿，仿佛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听到了男人的声音。

"总之，今天晚上有点太晚了，还是算了吧！"

"一点也不晚！坐电车去马上就到嘛！"

女子的劝说，男人的犹豫，敬太郎全都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可是，他们究竟打算去哪儿呢？一到这关键的目的地问题，敬太郎就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了。

三十三

敬太郎望着残留在自己面前盘子里的西式餐刀和旁边那堆切成一块块通红的胡萝卜，心里在想，再听一会儿或许就会有眉目的。看样子女子仍坚持硬要男人照自己的主意办。男人则每次都找各种借口加以推托。然而态度却总是那么和蔼，竭力避免激怒对方。敬太郎面前又重新送上来肉和青豌豆时，女子也终于开始让步了。敬太郎内心里一直在暗暗求老天保祐，要末是女子坚持到底，要末是男人适可而止地表示屈服，这两者能

居其一就好了。所以，当发现女子并不如原来想的那么坚强时，他不禁感到甚为遗憾。别的还都问题不大，唯独二人要去的目的地，敬太郎很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能把它偷听下来，而这个目的地的名字却始终没有被提到，因为它在二人中间是不必讲出来的。但是，若照现在这种情况，谈话是达不成协议了，这一男一女的话题势必要自然而然地转到其它方面去，因此敬太郎的指望也就暂且落空了。

“好吧，不去也行，把那个给我。”过了一会儿，女子开口了。

“那个？只说这两字我可不明白。”

“嗳，就是那个嘛！前几天的。嗯？明白了吧？”

“一点也不明白。”

“你呀，太不象话了。你明明知道的。”

敬太郎真想扭头朝后面看上一眼。就在这时，传来了咚咚山响的上楼梯的脚步声，一下子乱哄哄地闯进来三名顾客。其中一名是军人，穿着土黄色军服，脚下蹬的是长筒皮靴。当他走在地板上时，腰里挂的剑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跟皮靴踩出的声音合成了一曲二重奏。三人上来之后，被领进了右侧的一个房间，由于这通响动搅乱了那一男一女的谈话，在剑光闪烁之中，敬太郎也只好半路收住好奇之心。

“就是前几天给我看过的东西嘛。明白了吧？”

男人没有明确表态。敬太郎自然更无法想象。他真恨这女子，既然自己坦然自若地想要一样东西，为什么不清清楚楚地把名字讲出来呢？他毫无理由地就是想知道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时，男人开腔了：

“那种东西，现在能带到这儿来么？”

“谁也没说带到这儿来呀！我只是说送给嘛！下次也可以。”

“既然那么想要，送给你也行。不过……”

“啊，太好啦！”

敬太郎又产生了回头看看女子表情的欲望。顺便也想看看男人的态度。可是，自己坐的位置刚好与女子成一直线，而且是背靠着背，想到这儿便只好慎重从事，暂时不要轻举妄动，因此又做出一副目光窘迫的样子，只是心不在焉地朝正面扫视了一番。这时，从厨房入口方向又有一名侍者端着两个白盘子走了过来。侍者把盘子放到二人面前，换下已经用过的盘子，然后又走开了。

“是只嫩鸡哩！吃点吧？”男人说。

“我已经吃好了。”

听口气女子并没有伸手去动烧嫩鸡。结果却腾出口来比男人讲得更起劲了。从二人的一问一答来推测，女子硬要朝男人要的，似乎是十分贵重的珊瑚珠之类。男人以精于此道的口吻向女子做了各种说明。然而那只不过是些时髦人物所喜好的知识而已，敬太郎既无兴趣也不了解。男人耐心地叮嘱女子，有一种伪造的珊瑚珠，往上面按一些指纹，常常可以骗过人的眼睛，不过用手摸上去却显得有点粗糙，所以和真正的古物一下子就能区别开。把前前后后的情况综合到一起，敬太郎听出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原来是女子在向男人要一样古代的珠宝，而且这件珠宝很贵重，又很珍奇，现今已经轻易找不到了。

“给是可以给的，不过你要那种东西准备干什么呢？”

“倒是该问你要它干什么。一个男人家，还要留着那种东西。”

三十四

沉默一阵之后，只听男人朝女子问道：

“你是吃点心，还是要水果？”

“什么都成。”女人答道。

这简短的对话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信号，说明他们的进餐终于临近了尾声，而在一直全神贯注窃听二人谈话的敬太郎的耳朵里，这声音顿时成了促使自己注意肩负责任的警钟。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认为对离开这家西餐馆后的二人的行动还有进行观察的必要。他十分清楚，若和二人同时下楼就失策了。假使在二人之后离开席位，结局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一支烟还没来得及吸完，他们的身影就会消失在漆黑的夜幕和杂沓的人迹之中找不到了。敬太郎考虑，如果想不出纰漏地紧紧盯住他们的身影，那就必须抢先一步离开这里，守候在对方不易发现的隐蔽处或别的什么地方。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敬太郎意识到，三十六计莫若赶快结帐为上计，于是赶紧叫侍者把帐单拿来。

那一男一女还在不紧不慢地说着话。不过二人之间已经再提不出什么固定的话题，靠这些话题交流感情和意见的机缘也就不存在了，眼下只不过云里雾里漫无边际地东拉一句西扯一句而已。可以列为男人特征的眉宇间的那颗黑痣也从女子口里偶然冒了出来。

“你怎么在那个地方长了颗黑痣呢？”

“反正不是最近突然长出来的，一生下来就有了。”

“不过，长在那个地方倒并不难看。”

“再难看也没办法喽！天生的嘛。”

“赶快到大学去让他们给挖掉就成了嘛。”

敬太郎这时正低着头在映出自己面部倒影的洗手盆里洗手，听到这里不禁偷偷地笑了，同时用两手遮住面颊，尽量忍住不笑出声来。正巧侍者把找回的钱放在盘里给端回来了。敬太郎悄悄站起身，为了避免惹人注意，从容不迫地走到楼梯口处，立在那里的侍者立即放开嗓门朝楼下通知道：“送客啦——！”与此同时，敬太郎想起忘记去取方才交给侍者保管的手杖了。那根手杖至今仍被戳在置于室内一角的衣帽架下，躲在女子那件长外衣的下襟后头。敬太郎怕惊动还在餐厅里的那对男女，蹑手蹑脚地折回身来，轻轻地取出手杖。当他握住蛇头时，觉得光滑的纺绸里子和柔软的外套衬布甜滋滋地触到了自己的手背。他又格外小心地几乎只用脚尖走到楼梯上，随后便突然改变节奏，急步咚咚咚地跑下楼梯。刚一来到外面，立即从电车路上朝对面横冲过去。跑到快撞墙的地方，正好有一家又象估衣店又象西装店的大店铺，他便扭身背冲店内的电灯在那里站下了。只要站在这个地方，那二人从西餐馆出来后，不论他们沿大马路朝右拐，还是往左转，也不管他们顺着中川拐角朝连雀町方向穿过去，还是一出门立即踏小巷直奔骏河台下，怎么走都不必担心逃出自己的视野。想到这里，敬太郎满有把握地拄着手杖，紧紧盯住目标中的西餐馆正门。

大约等了十分钟以后，在等于监视焦点的光亮中却根本不见人影出现，敬太郎心中不禁产生了怀疑。无奈，只得朝二楼望去，两眼仿佛要看穿只有那层窗子还闪着亮光的内部似的，心中则暗暗祈祷他们能快点离开餐桌。而且，每次移开疲劳不堪的视线时，他都要仰起脸看看屋顶上方无边无际的漆黑夜

空。直到方才为止，照耀地面的人间灯火蒙蔽了自己的眼睛，竟把这浩瀚夜空的存在给忘掉了。而它，似乎从方才开始就在墨黑墨黑的头顶上蕴酿着一场冷嗖嗖的细雨，使敬太郎的心变得寂寞凄楚起来。一个想法蓦地涌上敬太郎的心头，情况会不会是这样：刚才二人因为顾忌自己，只讲了一些一般的话题，自己走后他们才趁机商量起最为关键的问题来了呢？自己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事情窃听到手。他带着这种疑惑的心情仰头望着黑洞洞的半天空，仿佛从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两个相向而坐的人影。

三十五

他后悔瞻前顾后过了头，反而过早地离开了西餐馆。可是既然那二人对他已经有所顾忌，即使在原席位上一屁股坐到底，也不可能听到超出普通闲聊天的话题。所以，假定象刚才那样坐着不动，其结果也仍然和提前离席相差无几。想到这里，他也就只好忍住寒冷继续监视下去了。这时，他感到帽沿上好象落了两滴雨点，于是又仰起脸朝漆黑的空中望去。跟他脚下的电车路不同，头顶上异常静谧，除了黑暗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遮住视线。他仰起脸，想等着有一滴雨点掉在面颊上。他久久凝望着混沌一片的漆黑夜空，无形之中怕马上会下雨的担心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并且偶然想到一个问题：在如此从容不迫的夜空下面，自己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替别人干这种不得安生的勾当呢？与此同时，觉得一切责任似乎都在自己正拄着的这根竹手杖身上。他依旧抓住蛇头，把手杖挥动了几下，好象要把郁积在胸中的对寒冷的怨恨发泄出来似的。正在这时，

等得不耐烦的那一对人影从西餐馆门口走了出来。敬太郎第一眼就看到了围在女子细长脖颈上的雪白围巾。二人立即来到大马路上，沿敬太郎对面一侧朝来时走过的路折回身去，方向同刚才正好相反。敬太郎也毫不犹豫地横穿马路到了对面。他以缓慢的步履迈动着双脚，好象在挨家观察点缀得花花绿绿的商店橱窗。跟在后面的敬太郎必须与二人的步伐协调起来，因而对他俩过于迟缓的速度简直伤透了脑筋。男人嘴里叼着香味浓烈的雪茄，边走边朝夜幕吐出微呈白色的烟雾。由于风向的关系，这烟雾常常带着一股香味钻进跟在后面的敬太郎的鼻孔里。他一面嗅着这浓烈的雪茄香味，一边忍住步履的迟缓，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男人个头很高，从背后望去，颇有点象西洋人。在这点上，他衔在嘴里的香味浓郁的雪茄，也多少帮忙给人造成了错觉。紧接着，联想又一下子移到了伴侣身上，那女子看上去就象一个给外国人做了小老婆的日本妇女，连手上戴的皮手套也象是外国丈夫给买的了。敬太郎心里蓦地泛出这么一种假想，虽说觉得好笑，却自己一个人愈想愈来劲。正在这时，二人来到刚才碰头的那个电车站前稍稍站了一会儿，随即跨过电车路又转到对面去了。敬太郎也照二人的样子走了过去。走着走着，二人又在美土代町街角处从这边渡到对面去了。敬太郎也跟着来到了同一侧。二人又开始朝南移动。走到离街角大约五十米的地方，这里也竖着一根涂了红漆的铁柱子。二人走到那根柱子跟前停住了脚步。敬太郎这时才发现，他们又要坐三田线往南回家，或是到那边的什么地方去。于是自己也做好了必须坐上同一辆电车的思想准备。二人不约而同地朝敬太郎这边扭过头来。这固然是因为电车要从他所在的方向拐过横街开过来，但敬太郎仍然觉得心里很不自

在。他把帽沿翻过来，用力往下拉了拉；有时又用手摸摸脸蛋，或是把身子尽量靠到房檐底下，或是故意目不转睛地望着莫名其妙的目标，就这样受罪似的急切地等着电车的到来。

不多会儿，一辆电车开过来了。敬太郎煞费苦心地避开嫌疑，故意要等二人上去之后再登上电车。当他正为此在后面磨磨蹭蹭的时候，女子怕被人踩上那件大衣的下裾，朝后撩着移步上了驾驶台。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原以为随后紧跟的男人却毫无要上的架式，只把双手插进外套口袋并拢脚跟站在那里。敬太郎好不容易才醒悟过来，男人是为送那女子上车才特地来到这里的。说实话，他对这男人倒无所谓，真正感兴趣的却是那个女子。假定他俩在这里分手，自己当然要丢开男人而只去盯住那女子的去向。可是自己从田口那里接受的任务又只是与女子无关的、头戴黑色礼帽的男人的行动，因此他便强行忍住慎重行事没有跳上电车。

三十六

女子登上车厢时，曾以目光向男人微微致意，随即走进里面不见了。因为时值冬季夜晚，玻璃窗子统统都关得严严的。女子也没有再打开车窗从里面探出头来向男人表示讨好。尽管如此，男人却依旧直挺挺地立在那里等候电车开走。车开动了。彷佛看清二人之间已不再需要彼此致意似的，电光照耀着车窗急匆匆地往南驶远了。男人这时才把衔在口里的雪茄丢到地上。然后又转身来到一个三叉路口，从这里往左拐停在一家出售进口货的商店前。这里是敬太郎记忆犹新的电车站。他左躲右藏地跟踪男人来到这里，又伸长脖子看起这家商店橱窗里

陈列的自己根本不想看的商品来，其中有什么新式领带呀，西式大礼帽呀，花纹新颖的裹在腿上保暖的毯子呀，等等。脑子里却没有停止思考，他觉得若照这样顾虑重重的，搞侦探的兴趣也就只好打消了。如果说，既然女子已经走开，敬太郎对自己的工作也就厌倦起来了，这种讲法也未必尽然；但有一点却十分明显，那就是与以前程度相仿的压抑感又急剧地充塞于心头而不能自已。给他规定的任务只限于戴黑礼帽的男人在小川町下电车后两小时以内的行动，侦察目的到这里早就达到了，他甚至想干脆还是回家睡觉去吧！

就在这时，来了一辆似乎是男人一直在等的那路电车，只见他伸出长长的手臂抓住车门两边的铁棍，说时迟那时快，十分自然地一下子把身体吊上了还没停稳的车厢。方才正在犹豫的敬太郎猛然想到此刻机不可失，也立即跳上了同一辆电车。车内并不太挤，乘客有充分条件彼此自由地打量对方的面孔。敬太郎刚走进车厢，立即有五、六个已经占据席位的乘客同时把视线射了过来。其中也夹有刚刚坐下的戴黑礼帽男人的视线，他的眼神里现出吃惊的样子，好象还记得见过敬太郎，但没有进一步表现出怀疑自己正在被盯梢的神色。敬太郎好不容易才使神经松弛下来，选了个与男人同一侧的座位坐了上去。这辆电车将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呢？想到这里，看了看檐下，只见用黑字写着"开往江户州"。他暗自做好思想准备，只要男人换车，自己也赶快下去，所以每到一个电车站都要偷偷看一下男人的动静。男人始终把手插在衣袋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目不斜视或把视线落到自己的膝盖上。若把他这副神态形容一下的话，似乎可以说什么也没想，又好象在想什么。然而从快到九段下（地名——译注）的时候起，他就不时地伸出本

来就很长的脖子，好象要认准什么东西似的，探头朝窗外望去。敬太郎也情不自尽地受到影响，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也看不清的车窗外边，仿佛要把它看穿似的。没过多久，在电车行驶的轰响声中，雨点撞击窗玻璃的声音就稀稀拉拉地在耳边响起来了。他端详着随身携带的竹手杖，想到要是不带它，而把雨伞带来就好了。

自从离开西餐馆以后，敬太郎一直留心观察头戴黑礼帽的这个男人的人品和他那对世界根本不存疑虑的眼神，结果这时才忽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与其这样窝窝囊囊地搜集毫无价值的材料，还不如索性公开主动地跟他搭话，然后只把得到他本人同意的事实报告给田口，尽管这样做似乎已经为时过晚，但也还是够痛快的。想到这里，敬太郎便开动脑筋研究起向他做自我介绍的良策妙计来了。就在这阵工夫，电车终于开到了终点站。雨看来是越下越大了，电车刚一停下，哗哗的雨声就骤然袭进了他的耳膜。戴黑礼帽的男人说了声："太糟糕啦！"边说边竖起外套衣领，把西服裤脚卷了起来。敬太郎拄着手杖站起身子。男人走到雨里，立即抓住一辆靠过来的人力车。敬太郎也不甘落后地雇了一辆。车夫驾起车把问："去哪儿？"敬太郎命令道：跟在那辆车后面！车夫说了声："好！"便没命地跑了起来。沿着唯一的一条路跑到矢来交通岗下面，车夫又停住脚步放下车把问道：先生，往哪边走啊？那男人乘坐的人力车，从车篷内怎么张望也找不到影子了。敬太郎一动不动地用手杖撑住车身，在哗哗的落雨声中不知该向何处去了。

报告

一

一觉醒来，敬太郎发现自己和往常一样正躺在这住惯了的六铺席的房间里，感到十分奇怪。觉得昨天发生的一切既象真的，又仿佛是个说不清的梦幻。若形容得更仔细一些，也可以说宛如一场“真正的梦”。记忆中也还有醉醺醺地在街上活动的情景。不仅如此，感受最深的还是人世间充满了这如醉如痴的气氛。电车站和电车都充满了这种气氛。珠宝商、皮革店老板、摇红绿旗的，统统都在这种气氛中陶醉了。涂着淡蓝色油漆的西餐馆二楼，在那里占过一席之地的眉宇间长着黑痣的绅士，肤色白皙的女子，无一不被笼罩在这种气氛之中。二人谈话中提到的不知位于何处的地名，男人答应送给女子的珍贵的珊瑚珠，也全都带有一种陶然欲醉的气氛。而其中这种气氛最足、最活跃的，莫过于那根手杖了。当他一动不动地柱着那根手杖，在淋着冬雨的车篷中迷失方向，不知该向何处去的时候，这种气氛在他心里达到了最高潮。若把此情此景作为演出剧目的一个场面，给他的感觉是自己完全成了一个被狐仙迷住心窍的人。当时，他两眼环视四周，望着店铺冷冷清清的灯光照耀下的湿漉漉的街道，坡道顶上显得矮小的交通岗楼，还有左侧那片朦朦胧胧中显得黑魆魆的灌木林，他简直不相信这竟是今天工作的结局。他还记得，当时迫不得已才命车夫掉转车把朝

根本就未想到的本乡跑去。

他躺在被窝里直盯盯地望着天花板，眼前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映出昨天那万千景象，这些景象第一次使他大开眼界。他有两天是在醉眼朦胧中度过的。这两天里，他不厌其烦地一直凝视着这些犹如春蚕吐丝一般不断涌现出来的富有纪念意义的画面。可是，最后他对这种闹哄哄总在眼前飘来浮去的烦人的梦境忍受不住了。尽管如此，那些东西还是一个接一个地随心所欲地在眼前浮现出来。因此，虽然他精神很正常，却也竟怀疑起自己是不是被什么邪魔迷住了。

与这种肤浅的疑虑相关联，他心里不由地想到了那根手杖，昨天那一男一女在他眼里清晰得如同画上人物一般。容貌就不用说了，从穿着打扮到走路的姿态，一切的一切都还记忆犹新。尽管如此，又总觉得二人似乎都在遥远的国度里。虽说是在遥远的国度里，可又仿佛近在眼前，以极鲜明的色彩和形象映入眼帘。敬太郎总有那么一种感觉，认为也许是那根手杖带来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影响。昨天晚上，车费也被敲了竹扛，他钻进公寓正门时，无意中把那根手杖带进了自己的房间。他有些迟疑了，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放在人眼能看到的地方，临睡前把它扔到橱柜尽里边的行李后头去了。

今天早晨又觉得蛇头似乎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作用。特别是马上就要去见田口，并向他报告侦察的结果，这个实际问题在脑海里一出现，那种感觉就更深了。他确实意识到了从下午到夜里忙活了一天，自己是一直陶醉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气氛中的。可是，一旦到了要把这种结果总结成一般人也可以用来处世的、合乎情理的报告的阶段，就几乎弄不清自己接受的任务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因此，也就说不清是沾了手杖的

光，还是吃了它的亏。敬太郎躺在被窝里反反复复地想了好久，看来似乎确实沾了手杖的光，但又觉得好象根本就没得到它的好处。

他心里想，不管怎样，反正要等摆脱了两天来一直缠在身上的醉魔之后再说。于是他突然脱掉睡衣跳了起来，然后到洗漱间用冰冷的水哗哗地猛洗了一阵头。这才觉得似乎把昨天的梦从头发根上甩掉，还原成了普通的人，于是轻松愉快地上了三楼的房间。他麻利地敞开室内的窗户，面向东方笔直地站在那里，让全身沐浴在从上野森林上方直射过来的阳光之中，同时做了十来次深呼吸。象一般人那样做完这种刺激神经的动作之后，他一边吸烟，一边切实地开动脑筋考虑应向田口报告的事项的顺序和条目。

二

仔细一思量，竟觉得几乎没有对田口有用的内容。敬太郎心里发慌了。但是对方很急，今天早晨就要等他的报告。他很快给田口家打了个电话，问现在是否可以去。等了很长时间，那个书生转达说可以，于是他毫不迟疑地动身到内幸町去了。

田口家门前有两辆车等在那里。正门那里有一双鞋和一双木屐。和前些天不同，他被让到日本式房间里。这是间大约十铺席大小的会客室，高高的壁龛上挂着两幅大画轴。书生端来了用类似茶杯那样深的茶碗泡好的粗茶。还是这个书生，又拿来了一个桐木旋的手炉。劝敬太郎坐在柔软的褥垫上的也是这个书生，妇女则一概没有露面。敬太郎端坐在宽敞的会客室正中，耐着性子等待主人走过来的脚步声。可是看来主人关于工

作方面的谈话还没有结束，等了很久还迟迟不露面。敬太郎无可奈何地捉摸起已经变成褐色的旧轴画的价格，有时一圈又一圈地抚摸手炉的边沿，有时还把两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裤裙遮盖的膝盖上，独自一人正襟危坐。也正因为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布置得十分整洁谐调，心里感到新鲜极了，可是他一时很难安定下来。后来想要取下书架上放的象是画册样的东西来看，可是，那画册封面出奇的漂亮，闪光夺目，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是装饰品，不能摸。因此他终于没好意思伸手。

如此折磨人的主人，让敬太郎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才好不容易从客厅里出来了。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客人老不走，所以……”

对主人的道歉，敬太郎也讲了一通自认为与之相称的客套话，同时恭恭敬敬地弯下了腰。然后准备立刻就谈昨天的事。可是先讲什么，怎么讲才合适，事到临头又突然不知所措了。结果终于失去了开口的机会。说来也怪，从一开始，主人的声音、动作就使人感到他似乎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又好象胸有成竹似的根本不急于听有关侦察结果的报告，只管问一些没用的事。什么本乡一带结冰了吗？三层楼上风很大吧？住宿的地方有没有电话？如此等等，好象对这类问题十分感兴趣。敬太郎针对主人的问话，也相应地做了些使主人感到满意的回答。不过，对方却好象在这种无意义的谈话中，暗地里观察着他的动静。这一点，他已经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了。然而，主人为什么要这样注意自己，其原因却全然不得而知。

“怎么样？昨天还顺利吗？”主人突然开口问道。敬太郎早就有精神准备，知道对方是会这样问的。可是如果老老实实回答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慢待对方的后果，所以他稍微停顿了一

下，然后回答说：

“是的，您信里讲的那个人，我终于找到了。”

“是眉头上有黑痣的吗？”

敬太郎回答说从侧面看到有一块微微隆起的黑肉。

“穿的衣服也和我说的一样吗？头戴黑礼帽，身穿雪花点黑大衣。”

“是的。”

“那大概就不会错啦。是四点到五点之间在小川町下车的吧？”

“时间好象晚了一点儿。”

“晚了几分钟？”

“几分钟可不知道，不过好象是五点过了很长时间了。”

“过了很长时间？要是那样的话，就不必等他了嘛！我特地给你规定了时间界限，就在四点到五点之间，过了五点就等于你的任务完成了。你怎么不马上回来如实向我报告呢？”

敬太郎做梦也没有想到受到这位长者如此严厉的批评，因为在此之前这位长者一直情绪很好，同自己谈话的态度也是很平静的。

三

迄今为止，在敬太郎眼里对方一直是东京工商业区出身的一位老板，可是当这位老板突然以满口纪律的军人形象向他威压过来的时候，他的心即刻就乱了。对朋友还可以讲“因为是为了你”之类的话语或其他现成的应酬话，可是眼下这一套是完全不顶用的。

“都怪我太随便了，时间到了还没离开那个地方。”

正当敬太郎要这么回答，但还没说出口的当儿，田口却一反刚才那种严肃的态度说：

“那对我倒是大有好处的。”听来是高兴的口吻，接着又问道：“你说太随便了，那是怎么回事？”敬太郎一听，有些踌躇了。

“没什么，我不听也没关系的。因为那是你的事。不想说就不说，无所谓。”

田口说着把手提烟盘拉到自己跟前，打开抽屉，从里面找出一个用兽角做的细长的掏耳勺。他把掏耳勺伸进右耳朵里来回掏了起来，似乎很痒。敬太郎看着田口这副眉头紧皱的样子，心里有些紧张。田口表面上装作不看的样子，实际上却在有意观察着自己，有时又仿佛只是把精力集中到耳朵上似的。

“实际上，有个女子一直站在电车站上。”他终于照实说出来了。

“是上年纪的还是年轻女子？”

“是年轻女子。”

“噢，怪不得！”

田口只说了这么一句，就不再吭声了。敬太郎也中途打住了话头。二人面面相觑地坐了一会儿。

“哎呀，是年轻的也好，上年岁的也好，我不该问这个事。那只和你有关，算了，不说啦。我只想了解一下对那个脸上有黑痣的男人的调查结果就行了。”

“不过，哪位女子是始终和有黑痣的男人在一起行动的。首先，那女子是在等那个男人。”

“啊？”

田口脸上现出有点意外的神情。他问道："这么说，你根本就不认识那个女子，对吧？"敬太郎当然不敢承认原来认识。尽管觉得很不好意思，也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说：是一个既没见过、也没讲过话的女子。田口只是很平静地听着敬太郎的回答，不在意地说了句"是吗？"并没有显出任何想刨根问底的意思。可是他突然以非常缓和的语气说：

"你说的那个年轻女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从长相上来说，……"田口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把脸探到了手提烟盘的上方。

"不，没什么。长得不怎么样。"事到如今，敬太郎只好这么回答了。实际上，他心里也确实觉得不怎么样。不过，依据不同的对象和场合，本来也不难说：是的，长得很标致。田口听到敬太郎说"长得不怎么样"，突然放声大笑起来。敬太郎虽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却觉得好象有一个巨浪劈头盖脸地扑了过来，脸上有几分发烧。

"好吧，不多说她啦。——那以后怎么样了？那个男人到女子等他的电车站来了吗？"

田口又恢复了正常的语调，打算认真地听听事件的经过。说实在的，敬太郎本想一开头首先讲讲自己是怎样下了一番苦功才理好了要报告的内容的，然后再为显示一下自己的功劳，把经过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准备从因为有两个同名的电车站而使自己茫然不知所措开始，直到如何利用了那不可思议的起到神话般作用的手杖为止，全都一五一十地报告一番。可是，一见面就因为四点钟和五点钟的问题被训了一通，而且造成自己随意拖延监视时间的那个女子竟是一个根本构不成原因的、毫不相干的女人，这就有些不妥了。因此，要炫耀自己的

劲头一下子就消失了。于是，只好轻描淡写地讲了讲男女二人进了西餐馆以后的事。这样一来，自己的报告正如离开公寓时所担心的那样，最终还是成了一个内容空洞、毫无可取之处的东西，就象把一团灰色的云雾捧到田口的鼻子底下送给他看一样。

四

尽管如此，田口并没有显露出格外不满的表情。只是始终平静地抱着胳膊，不时地为敬太郎投过几句帮腔的词句，什么"哼"、"噢"、"原来如此"，"然后呢"等等。可是当报告快结束时，他还是象要等待什么似的轻易不肯改换姿态。敬太郎只好带着抱歉的口吻说："情况就是这样。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很对不起。"

"不，还是很有用的。你辛苦啦。费了不少力气吧！"

当然，田口这句应酬话里的确没有包含明显的谢意，然而对于一直被人小瞧的敬太郎来说，只这一句好话，听起来也就够意思了。他这时才好不容易放下心来。费了好大力气，总算没太丢脸。与此同时，轻松下来的心情又促使他向田口去摸底了。

"那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啊，怎么说好呢？你是怎么看的？"

敬太郎眼前清晰地浮现出那个头戴黑礼帽、身穿开领雪花点黑大衣的男人的身影。他的风度也好，言谈举止也好，甚至连走路的姿势，这一切统统都历历在目。可是对田口却连一句也答不上来。

"我实在说不清楚。"

"那么，你看他人品怎么样呢？"

说到人品，敬太郎大体上还能估计出几分。"我看似乎是个很稳重的人。"敬太郎按自己观察的结论作了回答。

"你这样说，是看到他和那个年轻女子说话了吧？"

讲这句话时，田口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的影子。看到这种情景，敬太郎到嘴边的话又憋回去了。

"对年轻的女子，无论谁都会是亲切和蔼的。恐怕你也有不少体验吧！尤其是那个男人，在这方面他也许是更胜别人一筹的。"田口毫不掩饰地笑了。不过，笑是在笑，眼睛却一直在盯着敬太郎。敬太郎心想，在旁人眼里，自己恐怕要被当成一个没有半点机灵劲的蠢货的，然而他还是不得不十分尴尬地随田口一起笑了起来。

"那么，那个女子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田口这时突然把焦点从男人身上转向了那个女子，而且这次是主动向敬太郎发问的。敬太郎当即回答说："女方比那个男人更难判断。"

"是良家妇女，还是青楼女子，连这个大体区别都弄不清吗？"

"是的。"敬太郎一边说，一边想了想。皮手套，雪白的围巾，美丽的笑脸，长长的大衣等等，一个接一个地上升到记忆的表层上来。可是一旦要综合起来，却又无从下手，抓不住能应付田口问话的要领了。

"穿着比较素雅的大衣，戴了一副皮手套，……"

那女子身上的东西，特别引起敬太郎注意的就是这两点，而田口对此却似乎毫无兴趣。他很快认真起来，问道："那么，

对这一男一女的关系，你有什么看法?”

自己刚才的报告总算顺利地完成了。作为证据，甚至听到对方说了句“辛苦了”的谢辞。但敬太郎绝没想到在那之后又有这么多难题接二连三地提了出来。而且，或许是因为穷于应付了吧，觉得这些问题简直象逐步升级似的一个比一个更难回答了。田口看到敬太郎那窘迫的样子，就又用别的话把问题重新解释了一下。

“比方说，是夫妇呢，还是兄妹？是一般的朋友呢，还是一对情夫情妇？各种关系之中，你认为是哪一种呢?”

“我观察那个女子的时候，也曾在心里捉摸她究竟是个处女还是位太太。不过，我总觉得不象夫妇。”

“即使不是夫妇，你看他们有没有肉体上的关系?”

五

在敬太郎的心里，这种怀疑最初也不是没有过。若重新解剖自己内心活动的话，有一种认为那二人之间已经存在某种神秘关系的假定，而或许正是这个假定在遥控着自己，才使自己的侦察兴趣浓厚起来的。敬太郎不是个理论家，他不认为除去肉体关系之外，男女之间就不能再发生有研究价值的交往了。但是他认为，作为人之常情，具有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往往爱从这个角度观察男女之间的关系，而且往往在这种时候才会有一种符合男女特性的心理被诱发出来。因此，他很想尽可能根据这个观点来观察整个世界。在他这个年轻人的眼里，尽管对人类这个大千世界还不十分了解，但对男女这个小天地却是异常清楚的。因而，他总是喜欢把一般的社会关系都尽可能地缩小

到这一点上来看。在电车站遇到的这一男一女的关系，在敬太郎没意识到的大脑深处，似乎一开始就已经作为这样一对男女被联系到一起了。他也不是一个道德家，用不着因背地里想象人家的罪恶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惧心理。作为社会上一个具有普通道义良心的人，他只是比比皆是的人群中的一员。但是，这种道义良心和他的空想能力不同，常常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发挥作用的。因此，即使把电车站上那两个人还原到自己最感兴趣的男女关系上来看，也没有出现什么格外不愉快的感觉。他只是对二人的年龄差距太大有些怀疑。而另一方面，这种差距反映到他的眼里，反而把“男女世界”的特色更加鲜明地突出出来了。

他对二人的兴趣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这样淡漠下来了。而当田口正式问起是否真有其事时，他没能做出肯定的回答。这倒不是关系到什么责任问题，而是在他的脑海里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因此，他才这样说道：

“至于肉体上的关系，也许有，也许没有。”

田口只是微笑不语。这时那个穿和服裤裙的书生端着托有名片的盘子进来了。田口取过那张名片，对敬太郎说：“好啦，你大概是真的不知道吧！”随即把目光转向书生吩咐道：“先请到客厅去，……”敬太郎早就没话可说了，正好借来客的机会，想赶紧就此收场。刚想要欠身，田口特地在他要站起来之前，又把他阻止住了。田口根本不理会敬太郎早已发窘而想趁机溜掉，仍然继续提出问题。敬太郎的回答几乎没有一条是明确的，他觉得此刻真比在大学里接受口试还难受。

“好，这是最后一个问题。那一男一女的名字你知道了吗？”

对于田口声明是最后的这个问题，不用说，敬太郎也没有做出使对方满意的回答。在西餐馆留心听二人讲话的那段时间里，他就曾暗自盼望能在话里夹杂着出现相互称呼对方的姓名或其他什么叫法，然而那两个人却好象有意避开似的，不用说彼此间的名字了，就连第三者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过。

"根本不知道名字。"

听到这句答话，田口抬起捂在手炉上的手，仿佛打拍子似的用指尖敲起桐木手炉的边沿来了。敲了几次之后，他说："不知怎么搞的，还是不得要领啊！"接着又说："不过，你是诚实的。也许这正是你的可贵之处吧。比起不懂装懂，把不知说成知的报告来，不知要好多少倍。如果说赞许，我就是赞许你这一点呢！"说完，田口便笑了起来。敬太郎发现自己的观察结果果然没有实际用途，尽管对自己的粗心也多少感到有点害羞，但他还是坚信，仅靠两三个小时的观察、忍耐和推测，即使是委托给比自己细心十倍的人去办，也不可能使田口得到满意的结果的。所以，对于田口的这种评价，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相比之下，对于夸奖自己诚实这一点，也没有感到特别值得高兴。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程度的诚实，只不过是世上顶一般的罢了。

六

敬太郎从刚才起就一直在考虑，哪怕只讲上一句也好，要在自己抬不起头的田口面前干干脆脆地把已经想好的心里话端出来。于是心中萌生出一个念头，觉得现在要是不说，以后恐怕就再没有机会了。

“尽是些不得要领的东西，我也深深感到很对不起您。不过，您问的那些根底上的详细情况，我认为用那么点时间，象我这样的粗人是不会看透的。我这么说，您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些狂妄，可我还是认为：与其玩弄小伎俩搞什么跟踪，莫如直接去会见对方，把想问的事统统直率地提出来，这样会省去许多麻烦，而且还可以弄清确凿无误的真实情况。”

敬太郎说完这些话，抬头盯着田口的脸，心想一定会被久经世故的对方奚落和嘲笑的。谁知田口的态度竟意外地认真，他说：“这些事你都懂啊！真令人佩服。”敬太郎故意控制住自己，没有答腔。

“你所说的办法，似乎是最愚蠢，其实又是最简单、最正当的。若是能注意到这一点，作为一个人来说，那才是了不起的。”田口又重复讲出这种称赞话语的时候，敬太郎愈发感到无言以对了。

“你有这样深刻的考虑，我竟托你干那种无聊的事，这都是我不好。因为这和看错了人是一样的。不过，市藏在介绍你的时候，确实是那么讲的呀！说你对当侦探很有兴趣。因此就把这毫无道理的事情托给你了。当初不这样就好了。……”

“不，我记得的确跟须永讲过那种意思的话。”敬太郎尴尬地答道。

“是有这回事吗？”

田口把敬太郎的矛盾一语道破，尔后再没愚蠢地穷追下去。接着又立即摆了个新问题。

“好吧！怎么样？别偷偷地跟在后边了，就照你说的，大大方方地从正门进去。你有这个胆量吗？”

“也不是没有。”

“在那样尾随了之后还……”

“虽然是尾随了，但我自信决没有做过有损于他们名誉的侦察。”

“说得不错。那样的话，就请去试试看吧！我来给你介绍。”

田口说着放声大笑起来。不过，敬太郎觉得这个提议也并非完全是开玩笑，因此，他产生了个念头：想带着介绍信真地和眉宇间长着黑痣的那个男人面对面地谈上一谈。

“我去会会他。请您给写个介绍信吧！我很想和他本人谈一谈。”

“好吧。这也是经验之一嘛。就请你去见见他，当面研究一下吧！你这个人一定会把受田口之托，在前些天的一个晚上曾经跟踪过他的事说出去的吧？不过，那没关系。想说你就说好了。不需要对我有什么顾虑。其次，关于和那个女子的关系，如果有勇气，也请你问一问。怎么样？你有勇气问这些事吗？”

说到这里，田口稍微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敬太郎的脸色，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前，自己就又接着讲下去了。

“不过，在双方都能说出口的那种自然气氛形成之前，千万不要问，也不要说。因为任凭你再有勇气，也会被人认为是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不仅如此，他可是个轻易很难见到的人，如果胡乱谈起那些事，难保他会立即下逐客令的。我给你写封介绍信，不过在这些问题上，你可要当心哪。……”

不用说，敬太郎的回答是：我明白了。但是，心底里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象田口那样看待那位戴黑礼帽的人。

七

田口取出笔墨和卷纸，刷刷地写起介绍信来。不一会儿，当他最后写完收信人名字的时候，随即说道："只罗列了一堆官样文字，这样就可以了吧！"说着就把遮在手炉前的信，给敬太郎读了一遍。信里写的和他本人讲的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值得特别注意的事。写的只是，此人是今年大学刚毕业的法学士，有些情况使我不得不关照于他，因此请接见并和他谈谈。田口看到敬太郎脸上并没有不同意的表情之后，立刻把信卷起来装进了信封。然后又在信封上写上了松本恒三先生几个大字，故意不封口递给了敬太郎。敬太郎十分认真地看了看松本恒三先生这六个字，字体肥大而松散，显得很笨拙。敬太郎想，这个人就写这么一手字啊！

"不要那么盯盯地欣赏个没完啦！"

"住址好象还没写上呢。"

"啊，对了。这可是我的疏忽。"

田口又把信接过去，填上了收信人的地址。

"这回可以了吧！字不好看，又大，真可以说得上是土桥'寿司饭店'的那种'大饭团'了。反正能管用就行，凑合点吧！"

"不，写得挺好。"

"顺便也给那个女子写一封吗？"

"那女子您也认识吗？"

"说来，或许也认识。"田口回答道，脸上露出似乎别有含义的微笑。

“如果没别的什么妨害的话，就请顺便多写一封吧！”敬太郎半开玩笑地说。

“哎呀，还是不写更保险。介绍你这么个年轻人，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就有个责任问题啦。象你这样的年轻人，不是称你们为浪漫派还是什么的吗？我没有学问，现今流行的时髦词儿，听了就忘，真没办法。小说家们用的词都是怎么说的啦？……”

敬太郎也没心教他那些，只是嘿嘿地傻笑。象这样，呆的时间越长，就会受到更厉害的嘲笑。因此，他心想，等这件事告一段落，赶快告退回去。他把田口写给他的介绍信揣在怀里，“那么，两三天之内我就拿着信走一趟。根据情况，我再来打扰吧。”一边说，他一边从柔软的坐垫上站起身来。田口只是一本正经地道了声“你辛苦了”，随着也站了起来，脸上的那种表情，象是把浪漫派和美发膏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敬太郎在回去的途中，对刚见过的田口和将要见的松本，还有一直等松本的那个标致的女子这三人的关系反复进行了思考。脑子里一会儿把他们联系到了一块儿，一会又把他们分开来。这样，越考虑越感到有意思。好象是在一步步地被引向迷宫的深处。今天在田口那里得到的收获，只是松本这个名字，但他觉得这个名字就象一个神奇的宝囊；正在为自己归拢那些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事实。因此，越是不知道那里面会出来什么东西，就越觉得有趣儿。据田口的说法，松本象是一个不好接近的人，可是按他自己的看法，似乎要比田口好说话得多。今天在田口那里得到的印象中，在待人接物这点上，田口的确很老练，使他为之赞叹。而且，作为一个人物，令人觉得也很有几分高贵，有时甚至金光闪闪，耀人眼目。尽管如此，坐在田

口面前的时候，总觉得象是被什么东西束缚着，不能自由行动。在他看来，如同不断被置于监视之下的这种状态，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无论再见多少次面，也不会有所缓和的。而对松本，他却总是想象与令人感到拘谨的田口相反，会是一个言谈话语中充满令人恋慕之情的人，任凭你毫不客气地提出什么问题，松本先生也是不会发火动怒的。

八

第二天早晨，急忙作好准备，正要动身去会见松本，不巧又下起了冷森森的雨。把窗子打开一条细缝，从三楼上往四下里一瞧，整个世界早就被淋得湿漉漉的了。面对这仿佛要浸透屋顶瓦似的凄凉景象，敬太郎一动不动地观望了一会儿，然后把田口写的介绍信放到桌子上，想了想是否还要去，最后还是尽早会会松本的心情占了上风，终于离开桌边朝楼下走去。这时，外面马路上传来卖豆腐人的尖吭的喇叭声，象是要把那阴沉的空气撕裂开似的。

松本家在矢来。一路上，敬太郎想象着前几天晚上使他产生如同狐仙附体般感觉的交通岗楼周围的景色。而当来到这里时才发现，坡上和坡下都分成两股道，只是坡道的中央部位鼓成个椭圆形。他不顾雨水淋湿裤裙，停住脚步向四周张望。他觉得那天晚上车夫两手紧握车把进退维谷，可能就是在这一带。今天也同样，雨哗哗地下着，他脚下的大地已经湿得一塌糊涂，看样子连铝制的地下管道都会给腐蚀坏的。只因为是白天，站在这儿的心情与前几天相比，情趣截然不同。敬太郎沿着坡道朝上走去，两眼不时眺望目白台背后那黑乎乎高高耸起

的森林和右手远处“高田稻荷明神”寺院里那朦胧重叠的树丛。矢来这里同一个地址就有好多人家，他便在矢来的地界中七拐八弯地转了起来。起初沿一条小巷，一会儿向右转，一会儿又向左拐，一会儿眼里映进湿淋淋的枸桔篱笆，一会儿又从多年山茶覆盖的象是块坟地的前面走过去。可是费了很大劲，却没能找到松本家。最后找得不耐烦了，向一个胡同拐角处车铺里的年轻人一打听，对方马上就给他指出来了，没费吹灰之力。

从这个车铺的斜对面走进去，顶头上竹篱笆墙围着的一所漂亮住宅，就是松本家。一进大门，耳边就传来了小孩子敲小鼓的声音。走到房门前向里面喊话，那鼓声也没有停下来。四周寂静无声，简直不象个有人住的地方。因为下雨，门紧闭着。一会儿，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女佣人，客客气气鞠躬施礼接过介绍信，一声没吭就又返回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她说："说起来实在很失礼，请您在不下雨的日子再来吧。"敬太郎为了找工作到处去求人，也曾被拒绝过。可是，这次这个拒绝法听起来简直令人莫名其妙。他想当即反问一下，为什么下雨天不会客。但是，在这种场合，向一个女佣人发议论也不成体统，为了消除疑团就又问了一遍："这么说，天气好的日子就可以见啦？"女佣人只答了声"是"。敬太郎无奈，只得又返回雨里去。这时，雨又突然大了起来，小孩子敲鼓的声音还在哗哗的大雨声中咚咚地响着。他顺着矢来的坡道，一边往下走，一边反反复复地想：还真有这么怪的人呢！同时又想到，田口所说的轻易很难见到，会不会就是指这种情况呢？当天，回到家里也感到很别扭，碰了个钉子，无论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了。他心想：很久不见须永了，到他家去聊聊天，把

近来遇到的事和他说说，这样半天就过去了。可是转念一想，反正早晚要去，等把现在这件事告一段落之后，自己也好有个前因后果跟他吹吹，不然就没有什么说头了。因此，最终还是没有去。

第二天刚好和昨天相反，是个大好天气。早晨起床时，敬太郎抬头望着令人目眩的绚丽多彩的苍穹，仿佛一切污浊都被雨水洗涤得一干二净似的。他十分高兴，心想今天就能见到松本了。取出前两天晚上藏到行李后边的那根手杖，考虑今天还是把它带上碰碰运气。他拄着这根手杖，又沿矣来的坡道向上走去。一边往上走，一边想象着今天将会出现什么情景，如果又是昨天那个女佣人出来接待，并且说：难为您特地又来，今天天气过于好了，请您在稍有点阴的日子再来吧。那又当如何是好呢？

九

可是，和昨天不同，进了大门没有听到孩子敲鼓的声音。房门前竖着一个上次来没见到的屏风。屏风上有一只淡彩的仙鹤伫立，细长的形状很象个穿衣镜，与一般屏风的尺寸大不相同，这一特点引起了敬太郎的注意。不错，又是那个负责通报的女佣人出来了，不过在她身后却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两个不管不顾的孩子跑到屏风后面很稀奇地打量着敬太郎。敬太郎看到，这与昨天相比，变化简直太大了。最后，随着一声“请”，他被让到玻璃门紧闭的客厅里。客厅正中有一个象金鱼缸那么大的陶瓷火盆，女佣人在火盆两侧各放了一个坐垫，其中一个是敬太郎的座席。坐垫是圆形的，布面上印着花鸟图

案。敬太郎惶惑地坐了上去。壁龛里挂着一幅用刷笔粗口勾勒的山水画轴。敬太郎仔细端详着这幅画，上面画的哪是树木，哪是岩石，根本分辨不清，仿佛看的是一件令人小瞧的装饰品。再一看，旁边还挂着一面铜锣，连同敲锣槌也一并挂在那里。敬太郎愈发感到这间客厅有些异样。这时，中间的隔门开了，长着黑痣的主人从隔壁房间走了进来。道了声"欢迎"，就在敬太郎对面坐下了。那声调可决不是和蔼的。不过，只是显得很庄重，并没给对方以沉重的压力，这反倒使敬太郎感到轻松。因此，虽然只是以一个火盆为界，脸对脸地相向而坐，却没有使敬太郎产生任何心情紧张的感觉。此外，他一直认定这位主人在那天晚上就把自己的相貌牢牢记下了，谁知今天见面一看，对方竟毫无反应，到底记下还是没记下，从嘴角和神态上都没有任何表示，因此，敬太郎就更感到没有顾虑重重的必要了。关于昨天因为下雨谢绝会客的理由或辩解之类的话语，主人始终没有提到一句，是不愿讲，还是认为不屑说呢？敬太郎连这一点也无从判断。

谈话自然而然地从介绍人田口身上开始了。"你是想今后为田口服务罗！"以这句话为开端，主人就敬太郎的志愿、毕业成绩等，问了一遍。接着又不时地提出一些很难应答的问题，使敬太郎大伤脑筋。其中包括他从来未考虑过的什么社会观、人生观之类的问题。松本把这些玄妙的理论讲得天花乱坠，以至使敬太郎心里怀疑起这位松本会不会是一个在社会上还没崭露头角的学者。不仅如此，松本还揪住田口不放，大骂他是个有用而没有头脑的人。

"首先，整天那么忙，脑子里没有系统考虑问题的闲空，那怎么行？说到那家伙的头脑，简直象整年整年在研钵里用研

磨棒捣出来的酱糊糊一样。活动过于多了，根本就没成形。”

主人为什么这样大骂田口，敬太郎简直摸不到头脑。不过，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尽管主人使用的言词如此激烈，但无论态度也好，口吻也好，却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恶毒或让人厌恶之处。主人这些骂人的话，全是通过他那好象不懂得骂人似的慢条斯理的声音，传到敬太郎的耳朵里的。因此，敬太郎也就无法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了。他所得到的一个最新印象，只是觉得松本属于古怪的那一类人罢了。

“尽管如此，他还下围棋，哼哼歌谣，什么都干。可是什么都干不好。”

“这不正说明他有空闲吗？”

“有空闲？我告诉你，昨天下雨，我拒绝见你，让你好天再来。对吧？这里的原因我现在没必要讲，不过，可能你会感到奇怪，世上怎么还有这种随意拒绝会见客人的理由。若是田口，他决不会采取这种拒绝方法。你说说看，田口为什么喜欢会见客人？因为田口是对社会有所求的那种人。也就是说，他不是我这样的高等游民。高等游民不怕伤害别人的感情，再怎么伤害也不在乎。而他可没有达到这种从容的地步。”

十

“其实，我这次到府上来，事前并没有从田口先生那里听到过任何介绍。刚才您用了高等游民这个词，您讲的当真吗？”

“和字义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游民呢！怎么？你不信吗？”

松本把两肘拄在大火盆的边沿上，用一个拳头支撑着下

聘，两眼瞧着敬太郎。敬太郎感到松本的态度好象是没有把初次见面的客人视作客人，这似乎正是体现了高等游民的本色。看来烟是松本的爱好，今天他叼着一只又大又圆的木制西洋烟斗，一直没有离嘴，作为还没有熄灭的见证，不时地喷出几股浓烟，宛如烽火台上点起的狼烟。浓烟在他脸旁不知不觉消散开去的景象，和他那看上去毫无令人感到紧张之处的鼻眼刚好相映成趣，使敬太郎心里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镇定情绪。松本那已经开始有些稀疏的头发是从正中往两边分开的，头顶又是平平的，因而看上去显得平凡而又安详。他穿着一件普通人不穿的那种无花纹的褐色和服短褂，白袜子外面又套了一双和短褂同样颜色的袜子。这种颜色使人立刻就联想起和尚的法衣，从而在敬太郎的眼里，他就又成了一个异常特殊的人物。尽管敬太郎还是第一次遇到自称为高等游民的人，并感到有些意外，然而松本的仪表也好，风度也好，都确实使他感到松本象个那种阶级的代表。

"对不起，请问您家里人很多吗？"

不知什么缘故，敬太郎对眼前这位自称高等游民的人，首先提出了这么个试探性的问题。松本随即答道："嗯，有好几个孩子呢。"接着，从敬太郎快要忘记的烟斗里，又噗地冒出了一股烟。

"您太太……"

"妻子，当然有啊。怎么问起这个问题来啦？"

敬太郎后悔自己提了个难以挽回的愚蠢问题，因而不好收场了。尽管对方并没有显出伤了感情的样子，但却迷惑不解地盯着自己的脸，等待着明确的回答。事已至此，敬太郎不得不说点什么了。

“我在想，象您这样的人，还能和普通人家一样过那种有家庭趣味的生活吗？所以才斗胆问了一句。”

“我，家庭趣味……？为什么？因为我是高等游民对吗？”

“也并不完全是这样。不知怎么就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就随口问了一下。”

“高等游民可比田口什么的更懂得家庭趣味哩！”

敬太郎再也无话可说了。他脑海里同时有三种思绪在翻腾，一是无法做出明确回答的困窘，一是想要就此改换话题的努力，另一个则是打算以此为线索弄清松本和戴皮手套那个女子的关系的强烈愿望。由于这个缘故，他那本来思路就不清的大脑又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可是松本却好象根本就没有留心，他神态自若地望着进退维谷的敬太郎。敬太郎心中暗想，这要是田口就好了。因为田口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手段，不仅能很巧妙地把对手镇住，而且一旦对方被镇住了，他又能立刻反过来为对方解围，决不使对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虽然说松本很坦率，但在接人待物方面却一窍不通，缺乏练达的功夫。正是在这样一位松本的面前，敬太郎觉得似乎在无意之中看清了他和田口的差异之处。这时，松本突然问道：“你好象是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吧？”

“啊，是的。根本就没考虑过。”

“既然你是独身寄宿，就更没有必要去考虑啦。不过，再是独身，对于从广义上来讲的男女间的问题，恐怕还是会想想的吧！”

“要说是考虑，莫如说是感兴趣，这倒更合适些。要说兴趣的话，那自然还是有的。”

十一

二人就这个与社会上任何人都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交谈了一会儿。但是，不知是因为年龄的不同，还是因为地位有别，松本讲的好象尽是抽掉重要内容的抽象理论，对于敬太郎来说，根本不具有渗透到自己的血液中并与之融合的那种切实的力量。相反，敬太郎那杂乱无序、支离破碎的片断言语，也是刚一脱口就即刻失去了热度，似乎一点也没说到松本的心坎里去。

在进行这种彼此格格不入的谈话的过程中，唯有一个名叫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家在敬太郎身上引起了新的反响。松本讲的主要情节是，高尔基为了实行自己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感到需要资金，为了筹集这笔资金，在夫人的陪伴下到了美国。当时高尔基简直是集众望于一身，在为招待、欢迎而忙得不亦乐乎的热烈气氛中，毫不费力地一步一步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可是，他从本国带来的所谓夫人，并不是真的，只不过是他的情妇。这件事不知从哪里暴露出去了。于是，迄今为止他那已经达到狂热化程度的名声，霎时间一落千丈，在辽阔的新大陆上再没有一个人同他握手了。因此，高尔基迫不得已又跟来时一样离开了美国。

“俄国和美国在对男女关系的看法上，差别就是那么大。高尔基的做法，如果是在俄国，就可能是几乎不成为问题的区区小事了，可是……太无聊了。”松本脸上显露出煞是无聊的表情。

“日本属于哪种情况呢？”敬太郎问道。

"大概是俄国派吧。我要做个俄国派，条件足够。"松本说着又从嘴里噗地吐出了一股象狼烟似的浓烟。

话谈到这里，敬太郎觉得要询问前两天那个女子的事，似乎已经水到渠成。

"我觉得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在神田的一家西餐馆里，您可能看到过我。"

"对，是看到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后来在回去的路上，不是又在电车上遇到了吗？好象你也是坐到江户川下车的嘛。是在那一带寄宿吗？那天晚上下雨，遭罪了吧？"

松本果然还记得敬太郎。从松本对这件事的态度来看，他既不想一开始就讲出来，又不象故意装作现在才意识到的样子，似乎是讲也行，不讲也可。这种态度究竟是来自他的心地纯洁呢，还是出于胸襟开阔？或者是源于他那天生的豁达大度的本性呢？敬太郎有些不好判断了。

"好象还有个伴儿？"

"是的，带着一个漂亮姑娘。你好象就是一个人吧？"

"一个人。您回去时不也是一个人吗？"

"对。"

颇为顺利的爽快的回答，到此一下子就止住了。敬太郎还在等着，以为松本还会讲起那个女子，谁知松本却向敬太郎提出了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你寄宿的公寓在牛込，还是在小石川？"

"在本乡。"

松本以一种很不理解的神态望着敬太郎。松本好象在想：他住在本乡，可是为什么要乘到江户川终点站才下车呢？当看到松本这副急于想听听原因的眼神时，敬太郎觉得事情复杂，

决心在此把所有一切都干干脆脆地讲个明白。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万一对方发了火，就只好道歉，倘若道歉也不成，那就恭恭敬敬地鞠个躬一走了事。

“其实，我是特地跟踪您到江户川来的。”说完后看了看松本的脸。完全出乎意料，松本脸上根本没有出现任何变化，敬太郎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目的是什么呢？”松本几乎还是以平时那种慢条斯理的口气问道。

“是受人之托。”

“受人之托？谁？”

松本反问了一句。在他这略带惊讶的声音里，第一次加进了比通常要强烈得多的语气。

十二

“是受田口先生之托。”

“田口？是田口要作吗？”

“正是。”

“可是，你不是特意拿着田口的介绍信来见我的吗？”

敬太郎觉得与其这样被一句一句的追问，莫如横下一条心，主动把全部经过都讲出来更痛快，因而便把从接到田口的快信立刻动身到小川町电车站去盯梢的这场探险活动的第一步开始，直到乘电车在江户川终点站下车后在雨中狼狈不堪的经过，全都毫不掩饰地讲了出来，本来出发点只是在于讲得条理清楚。所以不用说夸张，连敷衍的麻烦也尽可能地避开了，因此也就没用很多时间。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在整个讲述过程中，松本一

次也没打断过敬太郎的话。在敬太郎讲完之后，松本也没有表现出立即要开口的样子。面对主人的这种沉默，敬太郎猜想大概是因为伤了他的感情，于是心里想：最聪明的办法还是赶快趁对方没发火之前道歉为好。就在这时，突然主人自己开口了。

“田口这个人，真是个混帐东西。还有被他利用的你也真够可以，算得上是个傻瓜了。”

只要看看主人讲这番话时的表情，谁都可以看出他确实十分惊讶。然而却没有露出任何怒容。敬太郎终于放心了，这种时候被骂成傻瓜，对他来说根本是无所谓的。

“实在是办了件不光彩的事。真对不起。”

“我从没想到让你道歉。我这么说，不过是觉得你也真够可怜的啦。竟被那么一种人利用，……”

“他那么坏吗？”

“你究竟有什么必要才接受了这种差事呢？”

处在这种场合，敬太郎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是“由于好奇才接受的”。没办法，只好说是什么由于生活问题上的需要，非得求田口帮忙不可，因为有这么一种苦衷，所以明知无聊，最后还是应承了下来。

“要是生活有困难，那倒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还是不干为好嘛。天那么冷，又赶上下雨，跟在别人屁股后头有什么意思，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我也有点尝够苦头了。今后决不再干了。”

松本听了敬太郎的这番心里话，什么也没说，只是一味地苦笑。这种苦笑，既可以理解为对敬太郎的蔑视，也可以理解为对他的怜悯。然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敬太郎都觉得自

已实在是脸上无光。

“看你这个劲儿，象是觉得做了对不住我的事似的。是这样的吗？”

假若溯本求源的话，敬太郎并没感到自己的感受达到了那种程度，可是经松本这么一问，也就只好顺水推舟地默认了。而且还不得不在口头上也回答说确实如此。

“那么，你再去找田口说，就说我亲自证明前天我带的那个年轻女子是个高等娼妓。”

“真是那种女人吗？”

敬太郎脸上显得有些吃惊。

“噢，没关系的。你就告诉他说是个高等娼妓好了。”

“啊？”

“欸，你不要‘啊’嘛！你务必要这么说。能办到吗？啊？”

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人，敬太郎还不是那种能在长者面前毫无顾忌地把这类意思的词句说出口的人。可是松本却想强迫他把这四个字塞到田口的耳朵里去。这使他感到松本心底里似乎潜藏着某种不愉快的东西，因此，敬太郎根本不想那么轻轻易易地就接受过来。当他无法应酬，脸上显出为难的神色时，松本见状说道：“怎么，你尽可不必担心嘛！对方不过是个田口罢了。”又过了一会儿，仿佛好不容易才意识到了什么似的，问敬太郎：“你还不知道我和田口的关系吧？”敬太郎答道：“我还一点都不知道呢！”

十三

“若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出来，你就很难再有勇气到田口

面前讲那个女子是高等娼妓了，所以归根结底吃亏的还是我。不过，总让你这位无辜的年轻人蒙在鼓里也实在过意不去，干脆还是讲给你听吧！”

松本先作了这么个开场白，然后就向敬太郎说明了自己和田口是怎么一种社会关系。这个说明最简单不过了，而越是如此，就越发使敬太郎惊讶。一言以蔽之，田口和松本原来竟是至亲。松本有两个姐姐，一个是须永的母亲，一个就是田口的妻子。敬太郎这时才第一次弄清他们之间的这种亲戚关系。也就是说，松本是田口的内弟，论辈数则是田口女儿的舅父。如此说来，舅舅和外甥女约好时间在电车站见面，然后到一个饭馆共同进餐，这是社会现象中再平常不过的事了。然而自己却象是要把这极其平常之事用复杂的色彩给装饰起来似的，浑身冒着热汗，费九牛二虎之力跟在人家后头到处转。想到这里，敬太郎感到自己简直是个愚蠢透顶的大傻瓜了。

“哪位小姐为什么又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难道只是为了诱我上钩吗？”

“不，那是去须永家回来的顺路。当时我正在田口家和他聊天，碰巧那孩子打回来电话说四点半左右在电车站那儿等我，要我回去时在那儿下车。我觉得太麻烦，本来想不去的，可是她左说右说非要我下车不可，于是才在那儿下了车。她见到我时说：今天早晨听爸爸说，舅舅说要给我买个戒指作新年的礼物，爸爸叫我先在电车站等着，别让舅舅跑了，让舅舅一同去买，所以我从刚才就一直在这儿等。人家连知道都不知道，就自作主张随心所欲地提出要求，而且还硬要让人家给买下。没办法，我就想先用西餐对付她一下，就这样把她领进了宝亭这家西餐馆。——田口这个人实际很愚蠢，煞费苦心干了那么件

狗屁不值的事，实在是划不来。比起你这个受骗上当的人，田口就更笨得多啦。”

敬太郎情不自禁地感到，上当受骗的自己真是蠢得不能再蠢了。如果早就了解这种内情，在报告侦察结果的时候，也许会多少处理得更好些。想到这里，自己的脸也就不能不红了。

“您当真一点也不知道吗？”

“我怎么能知道呢？啊！再怎么是个高等游民，也不会有那种闲工夫吧！”

“那位小姐怎么样？我想她早就知道了吧！”

“是啊！”松本说着略微思索了一下，随即以很明确的口吻断定说：“不，不会知道的。”又说：“田口这个笨蛋，要说可取之处，也可以说有一点。他这个人哪，无论搞什么恶作剧，一旦被他耍弄的人快要丢丑的时候，他要么就急刹车，要么就亲自出马，总之在不影响当事人的体面之前就会漂漂亮亮地来个圆满收场。一说到这儿，他是个笨蛋不假，可毕竟还有令人佩服之处呢。也就是说，尽管手法恶劣，结局却总是令人莫名其妙地感到他似乎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就拿这次这件事来说，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心里明白吧！如果你不到我家来，我肯定是不知道就过去了。他还不至于那么狠心，不会一开始就把考验你愚蠢程度的策略告诉给他自己的女儿的。所以，本来趁便就该适可而止地停止这种恶作剧，可是，他却欲罢不能了。总之一句话，这恰好说明他是个笨蛋。”

敬太郎默默地听着松本对田口性格所作的这种评论。心里在想，自己因回顾愚蠢行径而产生的后悔心理也好，对耍弄自己的总导演产生的怨恨也好，与这两者比较起来，毋宁说导演这场恶作剧的田口本人更值得信赖。他意识到正是这种心理在

自己心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位置。然而，如果田口真是这么一种人，那么为什么自己在他面前谈话的时候，会出现那样窘迫的感觉呢？这种疑虑也不无道理地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

“从您的话里，我好象对田口先生有了个大致的了解。不过，我一到他的面前，总感到自己心里发慌，而且格外地难受。”

“那是因为对方对你也还没有放心嘛！”

十四

经松本这么一说，田口那种对自己不放心的眼神和话语，都清清楚楚十分鲜明地浮现在敬太郎的脑海里。但是，敬太郎完全不理解，象田口这样老练的人，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个刚出校门的幼稚无知的小青年伤动脑筋呢！过去，敬太郎一直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觉得自己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样子，无论走到谁的跟前都别无二样。他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象自己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根本没有资格让人产生顾忌或拘谨的心理。正因为如此，对于从经历大不相同的长者那里得到很不合自己心愿的待遇，敬太郎倒是感到不可理解，奇怪万分了。

“您看我是那种表里不一的人吗？”

“究竟怎么样，这入微的细节问题，只见一次面是不可能了解的。不过，表里如一也罢，不如一也罢，这和我对你的态度毫无关系，就不要说了吧！”

“可是，田口先生要是那么认为的话……”

“田口并不是只对你才有那种看法。无论对谁他都是那样看，没办法呀！那样长期用人当中，若是上当受骗可就吃不消

啦。即使偶尔有那种心地坦白、心灵很美的人来到眼前，他也照样是不放心的。如果说这正是他那种人的自作自受，那倒是满恰当的。田口是我的姐夫，我这样讲，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很怪，不过，本来他的品质还是好的，决不是那种心术不正的人。只是多年来眼里把事业的成败看得很重，一昧与世相争，所以对人的看法总是偏得离奇。他脑子里尽想些什么这个人有用吗，那个人使用起来能放心吗一类的问题。照这个样子，他即使是被女人迷恋上了，也会不由自主地胡疑乱猜起来：这是迷上自己了吗？是看上自己的钱钞了吧？对美人尚且如此，象你这样还没成人的小伙子，受到无所措手足的待遇，那就更是理所当然的啦！你必须有这种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正是田口之所以成为田口的关键所在。”

听到这些评论，敬太郎似乎自己也清楚地了解田口这个人了。但是，把这些使他一一心悦诚服的判断象用铁锤砸进他脑子里去的这位松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说到这一点，敬太郎感到依然犹如面对茫茫云海一般，同样是看不清摸不到抓不着。与眼前这位先生相比，他感到没有遭到这通批评之前的田口反而更象个有血有肉的人了。

即使就同一个松本而言，前几天在神田西餐馆的那位就显得活泼多了。当时他跟田口女儿谈论起珊瑚珠那类贵重的装饰品时，这样那样地讲个没完没了。而眼下坐在敬太郎面前的这位松本，给敬太郎的感觉简直就象一尊木头佛像，只不过是嘴里叼了个大烟斗，还会张嘴说话而已。因此，在探索其人的真面目方面，就只有徒自苦恼了。敬太郎一方面真心佩服松本那明晰的评论，另一方面又在心里捉摸松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同时他又开始怀疑自己了，他在想：难道自己就是一个头

脑呆笨、感觉迟钝、比普通人还要低下的人吗？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眼前这位令人捉摸不透的松本又开口说话了。

"尽管如此，由于田口为我们做了件蠢事，你反倒好象交上了好运呢！"

"为什么？"

"他一定会给你弄个什么位置的。如果就这样把你丢开不管，那他就不是什么田口了。这件事我也可以负责为你担保。不过，最没趣的还是我。完全成了别人搞侦探的牺牲品了。"

二人四目相视笑了起来。敬太郎从布面上印有花鸟图案的圆坐垫上站起身来，主人特意把他一直送到房门口。装饰门面的画有彩墨仙鹤的屏风依旧摆在这里，身体瘦高的松本直挺挺地站在屏风前，从背后望着正在穿鞋的敬太郎。过了一会儿，只听松本说道："还带来一根怪有趣儿的手杖呢！请让我看看。"说着便从敬太郎手里接了过去，然后又问道："噢，还是个蛇头呢！刻得很不错！是买的吗？""不是。是一个外行人刻的，送给我了。"说完，敬太郎就挥动着手杖，顺矢来的下坡路朝江户川方向走去。

下雨天

一

关于松本在下雨天谢绝会面的原因，时间过去很久了，却始终没有机会直接向他本人问起过。敬太郎也由于近来十分忙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由于田口的关照，他得到了一个差事，从而也就有了随便出入田口家的资格。在这之后才偶然听到了有关松本雨天不会客的原因。在那段时间里，他脑海中关于电车站的那一段经历已经开始淡漠了。这桩事常常被须永端出来，每次他都只有苦笑而已。须永常常当面追问他为什么事前不到自已家来说个明白。也有时责怪说：内幸町的姨父好捉弄人，这我早就从母亲那儿听到过，可你……。最后就嘲弄他说：你真是个色鬼！而敬太郎每次也都只是说一句“别胡说”，就算过去了。可是，内心里却总是想起在须永家门前只望到个背影的那个女子。也联想到她就是在电车站碰上的那个女子。于是，一种羞愧感便油然而生。那个女子的名字叫千代子，她妹妹叫百代子，这对现在的敬太郎来说也已经不再是珍奇的新闻了。

他在见到松本并得知所有内幕情况之后，对于到田口家去，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尽管如此，反正不露面事情就不会了结，所以还是抱着被耻笑的心情去登田口的家门。当时，田口

果然放声大笑。不过，敬太郎觉得那笑声中并没有炫耀他自身智谋的盛气凌人的味道，听起来倒象是一种使人迷途知返的胜利喜悦。田口根本没有使用令人感恩戴德的词句，比如什么当时是为了使你得到教训呀，什么那只是一种教育方法呀等等。而只是道歉般地解释说：我那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请不要生气。当场说好给敬太郎安排一个相当不错的位置。然后拍手唤出在电车站等候松本的那个大姑娘，特意介绍说：这是我的女儿。并且向女儿介绍敬太郎说：这位是阿市的朋友。姑娘似乎有点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自己引见给这么一个人，但还是以极其冷淡而又很有礼貌的语气道了寒暄。就是在这一次，敬太郎记住了千代子这个名字的。

这是敬太郎第一次有机会接触田口的家庭，尔后借公事或者访问之由出入田口家的机会就多了。有时还钻到正门一侧学仆的房间，同曾在电话里打过交道的那位书生谈论家常。当然也有了到内宅去的机会。有时还被太太叫进去干家里的事。田口上中学的长子问他英语问题，答不来的时候也不在少数。随着进出次数的增多，敬太郎和两位姑娘接近的机会也就自然而然的多了起来。不过，他那慢吞吞的劲头和田口家那比较紧张的作风以及缺少相对而坐的机会，往往把他们置于一种难以开诚布公的境地。他们之间交换的语言，当然不只是注重形式、枯燥无味的话语。但是，因为每次要办的事大抵不过三、五分钟，所以没那么多得以亲近的工夫。只有在正月中旬玩“加留多”纸牌会上，他们才有机会促膝而坐，并破例长时间地一直无所顾忌地交谈到深夜。那时，敬太郎对千代子说道：你可真够笨的啦！百代子还很不高兴地对他说：我真不愿和你打对家，准会输的。

那以后又过了一个月，当报纸上有了梅花盛开的信息时，敬太郎又时隔许久在须永家二楼上度过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天恰巧遇上了偶然来玩的千代子。三个人东拉西扯，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聊着聊着，千代子嘴里突然提到了松本。

“我那位舅舅也真够古怪的啦。听说有一段时间，一下雨就不见客人了。不知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

二

“其实，下雨天去他家遭到拒绝的，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不过……”敬太郎刚刚说到这里，须永和千代子就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你也是一个很不走运的人呢！大概你是没有带那根手杖去吧！”须永又开始戏弄他了。

“不过，这你可就没道理了，下雨天怎么能让人家带手杖去呢？对吧，田川先生？”

听了这貌似有理的辩护，敬太郎也只好笑苦了。

“田川先生那根手杖究竟是什么样子呀？我也真想见识见识哩。让我看看吧！怎么样，田川先生？我下楼去看看好吗？”

“今天没有带来。”

“怎么不带来呢？跟你说，今天可算个好天气呀！”

“那么宝贵的东西，不管天气有多好，听说平常日子是不带出来的。”

“真的吗？”

“啊，是这样的。”

“那么说，只有在挂国旗的日子才拄着出来喽？”

敬太郎一个人对付两个人，真有点招架不住了。答应下次去内幸町时一定带给她看，这才总算摆脱了千代子的纠缠。作为交换条件，当场请千代子谈了松本在下雨天谢绝会客的原因。——

十一月的一天，那是个秋季罕见的阴霾日子，晌午刚过，千代子遵照母亲的吩咐，带着松本喜欢的海胆酱来到了矢来。好久不来了，想多玩玩再回去，于是特地把坐来的车子放走，从从容容地留了下来。松本原有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十三岁的女儿，尔后是男、女、男这样很有次序地交错排列。他们都相差两岁，个个都发育得很正常。除了这些为家庭增添热闹气氛、生机勃勃的点缀品之外，松本夫妇还有一个虚岁两岁的小女儿宵子，整天象镶在戒指上的宝石一样，小心翼翼地时刻抱在怀里。这个小女孩的皮肤象珍珠一样晶莹白嫩，长着一双油黑的大眼睛，是去年女儿节的前一天晚上落在松本夫妇手里的。在这五个孩子当中，千代子最喜欢这个小女孩。每次来的时候，都要给她买些玩具来。有时因为给她吃了过量的甜食，甚至惹得舅妈很不高兴。这时千代子就非常疼爱地把宵子抱到外边廊檐下，嘴里说着“乖——，宵子小宝宝”，故意让舅妈看她们那股亲近劲儿。舅妈笑着说：怎么啦？又没跟你吵架。松本打趣儿地说：你那么喜欢这个孩子，就作为贺礼送给你吧。出嫁的时候把她带上好啦。

和往常一样，千代子这天也是一坐下就和宵子玩了起来。宵子生下来一直没剃过胎毛，头上的毛发长得又细又柔软。或许是因为皮肤白嫩的缘故吧，卷曲的毛发被阳光一照，亮晶晶地泛着紫色光泽。“宵子，大姐给你把头梳起来吧！”千代子说着就轻轻地把梳子梳进了卷曲的胎毛里。然后把稀疏的头发

拢到一侧的鬓角上方，在发根儿处扎了一根红发带。这么一打扮，宵子的头就象供神的年糕似的又平又圆。她举起小胳膊，好不容易才摸到梳起的发辫，用小手摁着发带梢儿，跌跌撞撞地走到妈妈跟前，因为发不清“发带”的音，嘴里喊着：发大，发大。妈妈说：呀！这小头梳得真不错嘛。千代子高兴地笑着，望着宵子的背影教她说：再到爸爸那儿去叫爸爸看看。宵子又迈起刚才那东倒西歪的步子，跑到松本的书房门口趴下了。她给爸爸行礼的时候，照例是趴在地上的。宵子在那儿把自己的小屁股使劲抬得高高的，把供糕似的脑袋低下门槛两三寸，嘴里喊着：发大！发大！松本只好暂停着书，说：啊！这小头真好看！谁给你梳的呀？宵子依旧低着头回答：千——千——。这是舌头还转不过弯的宵子称呼千代子时常用的代号。一直站在宵子身后的千代子听到宵子的小嘴里喊出了自己的名字，也开心地大笑起来。

三

不久，孩子们都陆续从学校回来了。一直被一条红发带占领的家庭又增添了几种花色，变得五彩缤纷了。上幼儿园的七岁的小男孩挎着印有漩涡状花纹的战鼓样的小鼓，一回来就逗宵子：来，宵子，我让你打小鼓。说着就把宵子领了出去。这时，千代子盯盯地看着那用红毛线织成的口袋状的小袜子在走廊下一点点地挪动过去。在小袜子的带子头上缀着的圆圆的绣球，随着小脚的走动蹦跳着。

“那袜子是你给她织的？”

“是。真可爱呀！”

千代子坐下来和舅舅叙谈了一会儿。在这当儿，乌黑的天空落下来几滴清冷的雨点儿。可是，瞬间雨声大作，把光秃秃的梧桐洗得湿淋淋的了。松本和千代子不约而同地望着玻璃窗外的雨势，把手伸到手炉上。

"因为有芭蕉，声音格外地大。"

"芭蕉是真能活呀。好多天前我就想：今天要枯了，今天要枯了。可是天天这么看着它，它就是不枯。山茶花败了，青桐也成了光杆了，可是芭蕉还是那么绿。"

"您对一些异常的事都是那么赞叹，所以人们都说恒三是个大闲人呢！"

"可是你的父亲至死也是不会研究芭蕉的啊！"

"他不愿搞那个研究。比起家父来，舅舅可是个大学者啊！我是非常敬佩的。"

"别乱抬啦！"

"哪里，是真的呀，舅舅！无论问什么，您都是知道的嘛。"

两个人正在交谈，女佣人拿着一封介绍信似的东西进来交给松本说：这位先生刚才到了。松本笑着站起身来，说："千代子，等我一下。一会儿我还要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呢！"

"我可不爱听。又象前些天那样让人家记好多西洋烟草的名字。"

松本没作任何回答就到客厅那面去了。千代子也返回了用膳的房间。云雨笼罩天空，光线暗淡，房子里点起了电灯。似乎厨房已经开始准备晚饭，煤气炉两个孔都喷吐着蓝色火苗。过了一会，孩子们都俩俩地对坐在一张大饭桌旁。宵子历来另有女仆照料吃饭，今天晚上由千代子管了。她把一只朱漆小碗

和盛着鱼的小碟子放在托盘上，把宵子领到旁边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这是间更衣室，有两个衣橱和一面穿衣镜，它们活象从墙壁上拱出来的似的。千代子把托着象玩具一样的小碗和碟子的托盘放在穿衣镜的前面。

“来，宵子！让你受等啦。好好吃啊！”

千代子用小勺喂宵子吃粥，每喂一勺，就总是硬逗着她说“香香”，“给给”。最后宵子要自己吃，当从千代子手中接过勺子的时候，千代子又十分疼爱地细心教她用法。宵子本来只会说些简短的词句，当千代子说她“不能那么拿”的时候，她总是歪着那供糕一样的平平的头反问：“这样？这样？”千代子觉得很有趣儿。就在这么反反复复的当儿，宵子同样刚说了个“这”字，就翻起白眼往上斜视着千代子，突然丢下右手里的小勺，趴在了千代子的膝下。

“怎么啦？”

千代子毫无意识地抱起宵子，觉得就象抱着一个沉睡的孩子似的，只是手里托着个软绵绵的躯体。千代子猛然大声喊叫起来：“宵子！宵子！”

四

宵子象昏昏睡去似的，半睁着眼，嘴也半张着，倚在千代子的膝上。千代子用手掌在她背上拍打了几下，没一点反应。

“舅妈！不好了，您快来？”

妈妈吃了一惊，丢下碗筷慌忙跑了过来。“怎么啦？”妈妈一边问，一边把宵子的脸转过来，在电灯下一看，嘴唇已经发紫了。用手掌捂在嘴上试试，也觉不出有呼吸了。妈妈象窒息

似的发出哽咽的痛苦声音，喊叫女仆拿来了湿毛巾。当把湿毛巾搭在宵子额头上的时候，口里问千代子："有脉吗?"千代子立刻抓过小手腕摸起来，可是，脉在哪儿？一点也摸不出来了。

"舅妈，该怎么办啊?"千代子脸色苍白，哭了起来。妈妈命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的孩子们："快叫你爸爸来!"四个孩子都撒腿跑向客厅。脚步声在走廊尽头刚一停下，脸上疑云密布的松本走了进来。"怎么啦?"一边问一边躬下腰从妻子和千代子的上方向宵子望了望，立刻就皱起眉头。

"医生……"

医生即刻就到了。"情况不大好，"医生说着就打了一针。可是，没有任何效果。"不行了吗?"痛苦而又紧张的发问从主人那僵硬的嘴唇里吐了出来。三双充满绝望的恐怖和疑虑的眼睛同时盯在医生的身上。拿出镜子察看完瞳孔的医生，此时撩起宵子的后衣襟正在看肛门。

"这就没有办法了，瞳孔和肛门都张开了。实在对不起。"

医生口里这样说，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在心脏部位又打了一针。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必要了。当女儿那象冰霜一样雪白透亮的肌肤被针穿刺的时候，松本眉头上本能地现出一副凶相。千代子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散落在膝头上。

"病因是什么呀?"

"很奇怪。除了奇怪，我再说不出什么来。怎么考虑都……"医生歪着头回答。"用芥末水试试怎么样?"松本提出了个门外汉的看法。"可以吧!"医生顺口回答说。可是脸上没有任何赞赏的表情。

很快就倒了一盆开水，又把一袋芥末全部倒进热气腾腾的开水里，妈妈和千代子默默地脱去了宵子的衣服。医生把手伸

进热水里，提醒说："再稍放些凉水吧！不要太热弄出烫伤来。"

医生手托着宵子在芥末水中浸了五、六分钟。三个人都屏住呼吸，眼盯着那柔软皮肤的颜色。"好了吧！时间太长了……"医生说着，把宵子从盆里托了出来。妈妈即刻接过去，小心翼翼地用毛巾擦干，然后又给宵子穿上了原来的衣服，可是，象散了架似的宵子没有任何变化。她满腹怨恨地望着松本的脸说："先这样让她躺一会儿吧！"松本答了声"好吧"，就又返回客厅，将来客送出了大门。

不一会儿，为宵子从柜橱里取出了小被子和小枕头。看着同往日夜里一样安睡在上面的宵子，千代子"哇"地一声扑了下去。

"舅妈，是我闯的祸……"

"唉呀！根本没你的事……"

"可是，正是我喂她吃饭……无论如何我实在对不起舅舅和舅妈。"

千代子断断续续地把刚才自己照料吃饭时宵子那和平常一样的活泼神态，反反复复地讲了好几遍。

"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啊！"松本抱着胳膊说。他催促妻子："我说阿仙，让她躺在这里怪可怜的，移到那面的客厅里去吧！"于是千代子也跟着帮忙。

五

因为没有相当的屏风，只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在一片没有任何遮拦的地方把宵子的头朝北安安稳稳地停放下来。阿仙从餐厅里把宵子早晨还在玩的汽球拿了来，放到宵子的枕

边。在宵子的脸上盖了一块漂白布。千代子时时揭开来看着哭。“哎，我说，你看！”阿仙回去叫松本，“脸型多可爱，真象是观音菩萨。”她说着感到一阵鼻酸。“是吗？”松本说着离开自己的坐席，仔细观察宵子的遗容。

不久，当白木桌子上摆放好了葬草、香炉和白米团子，蜡烛放射出微弱光芒的时候，三个人似乎才知道他们和再不能从睡梦中醒来的宵子远远地离开了，从而陷入了凄凉的绝望之中。他们轮番为宵子上香。香烟缭绕，不停地刺激这些被拖到与两小时之前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来的人们，使他们鼻酸眼花，悲痛欲绝。其他几个孩子和平日一样被早早安排睡下之后，只有十三岁的大女儿咲子守在香案旁。

“你也去睡吧！”

“内幸町和神田还谁也没来吧？”

“快来了吧。没事啦，你早些去睡吧！”

咲子起身去了。她在走廊回过头来招呼千代子。当千代子也起身来到走廊的时候，她小声央告说：“我害怕，跟我一块去厕所吧！”厕所里没有灯，千代子划了根火柴，点着了纸灯笼，和咲子一块儿拐过了走廊。回来的时候，窥视了一眼女仆的房间，做饭的和常来的车夫正围着火盆唧唧喳喳地说什么。千代子觉得他们好象是在谈论宵子的不幸。一个女佣人为准备接待来客正在餐厅擦盆摆碗。

得到通知的亲戚，有几位不一会儿就到了。也有的说了声“过一会儿再来”，就又走了。每当有人来，千代子都反反复复地讲述宵子突然死去的原委。十二点过后，阿仙特意为打通宵的人们备了个火盆，提到屋里，可是没有一个人去烤火。主人夫妇被人们好说歹劝才退到寝室里去了。后来，千代子又几次将

即将燃尽的香火重新续上。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傍晚打落在芭蕉上的那种声音已经听不见了，可是，拍打马口铁葺的房檐声不断地把凄凉和悲伤灌进她的耳朵。千代子在雨声中不时地掀开盖在宵子脸上的白布啜泣。夜就在千代子的啜泣中过去了。

那天白天，妇女们一齐为宵子缝白寿衣。百代子也从内幸町来了，此外还有两名热情帮忙的主妇，分头做起小袖子、衣襟来。千代子拿来习字纸、笔和砚台，让人们都写上“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阿市也给写一个吧！”说着来到了须永面前。“怎么写？”须永莫名其妙地接过笔和纸。

“写小字，尽量写得满满的。然后每六个字剪成长方形诗笺那样，撒到棺柩里去。”

大家都正襟危坐，恭恭敬敬地写“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我不愿让人看。”咲子一边说一边用袖子遮挡着写了一行的弯弯曲曲的字。十二岁的男孩说：“我用日语字母写。”于是象电文一样，写下了几行。到了过午要入殓的时候，松本向千代子说：“你给她换衣服吧！”千代子默默地流着眼泪，脱光宵子的衣服，把冰凉的宵子抱了起来。宵子的后背上满是紫色的斑点。换完衣服之后，阿仙把一串小念珠挂在宵子的小手上，还把小草帽和草鞋装到棺木中。又把昨天傍晚还穿的那双红色线袜子也装了进去。那袜带头上缀着的绣球蹦跳的景象顿时又浮现在千代子的眼前。把大家送给她的玩具也都塞在头和脚的下面。最后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的纸片，象雪花一样撒在宵子的遗体上，盖好棺盖，用白绫子覆盖起来。

六

阿仙说日子不好，出殡向后拖了一天，全家笼罩在阴森的

气氛中，却比平素更显得热闹。名叫嘉吉的七岁男孩和平常一样敲鼓玩，被大人训了之后，悄悄来到千代子身旁，问："宵子再也不回来了吗？"须永笑了，逗他说："明天准备把嘉吉也带到火葬场，和宵子一块儿烧了呢！"嘉吉一听，说："那我可不干！"一边说一边大眼珠子乱转，看着须永。咲子赖着阿仙："妈妈，明天出殡我也想去。"九岁的重子也央求说："让我也去。"愣愣怔怔的阿仙象是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似的，朝着正在里面同田口夫妇说话的丈夫喊道："你明天去吧？"

"去，你也去才好呢！"

"啊！我决定去。让孩子们穿什么好？"

"穿礼服不好吗？"

"可那打扮就太花梢了。"

"套上裙子就可以了，男孩子穿海军服就足够了。你也穿黑色礼服吧！有黑色带子吗？"

"有。"

"千代子，你若是也有，就穿上丧服陪着她吧！"

做了这些安排之后，松本又回到屋里去了。千代子又站起来上了香，一看棺椁上面，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了个漂亮的花圈。"什么时候来的？"问在身边的妹妹百代。百代小声回答说："刚才。"又说："舅妈说是个小孩子，光是白花太素了，特意让加上了红花。"姐妹二人在那里并排坐了下来。大约过了有十分钟，千代子把嘴凑到百代的耳边，问："百代，你看宵子的小脸了吗？"百代点头说："啊，看了。"

"什么时候？"

"哎呀！刚才入殓的时候不是看了吗？怎么？"

千代子早就忘了，如果妹妹说没看，就想两个人打开棺盖

再看一遍。"算了吧，挺害怕的。"百代说着直摇头。

晚上，有守夜僧人念经。千代子在一旁听着。松本常跟和尚谈论什么"三部经"如何如何，"和赞"怎样怎样的一些怪事。在他们的谈论中，亲鸾上人和莲如上人的名字出现了好多次。

刚过十点的时候，松本就把点心和布施摆到了和尚面前，说："已经可以了，师傅请回吧！"和尚走了之后，阿仙问让和尚走的理由。"让和尚也早点歇息方便些。宵子也会讨厌听诵什么经的。"松本就这么应付了过去。千代子和百代子面对面会意地笑了。

翌日，晴朗无风，高天之下有一个小小的棺柩在静静地移动。路两旁的人们惊异地目送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神秘之物。松本说白纸灯和白木桥不好，把宵子的棺柩装入了灵车。随着车轮的滚动，四周垂吊着的黑幕布不停地摆动着，装饰在白绫子覆盖的小棺柩上的花圈时隐时现。路边玩的孩子们都跑上来新奇地向车内张望。也有的人在和灵车相遇时脱帽致意而去。

在寺院里，念经、烧香等一套形式结束了。千代子在宽阔的正殿里坐着的时候，说也奇怪，连一滴眼泪也没有。看舅舅和舅妈的表情，也不见有明显的忧愁。烧香的时候，重子搞错了，本该拿香往香炉里去点的，她抓起一把香灰塞进袜束里，这时她自己也觉得怪有趣的，甚至扑哧一声笑了。仪式结束后，松本、须永和另外十二个人随着棺柩转向火葬场去了。千代子和其他人又返回头来。在车上，她觉得比起现在这多少好受些的心情，似乎悲痛欲绝的昨天和前天的那种气氛才会有更多的清新和美的内容，反倒思恋起当时亲身体验到的那种猛烈袭来的悲哀来了。

七

收骨灰是阿仙、须永、千代子还有平素照看宵子的女佣人阿清等四个人一起去的。如果从柏木电车站下来，也就是二百多米远，可是没注意到，结果从家乘车出来，反而多费了好多时间。千代子是生平第一次到火葬场。很久不见的郊外景色也使她象发现了失物一样格外高兴。绿油油的麦田，嫩绿的萝卜地，常青树中点缀着红、黄、褐等五颜六色的森林景色也相继映入眼帘。走在前面的须永，不时回过头来给千代子讲什么穴八幡的高田八幡宫和诹访的森林啦等等。当车子来到有些阴暗的慢坡道时，他又指给千代子看座落在略微高起的杉树丛中那细高的塔。上面雕刻着“弘法大师千五十年供养塔”的字样。塔身下面有一座临着一口四周长满茂密山竹的自流井的茶店，使得桥头显出宛如乡间小路一样的气息。从那快光秃了的高大树枝上不时有一片片变了色的树叶飘落下来。树叶在空中急速旋转的舞姿，在千代子的眼底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那树叶难得径直落地，久久在空中飘舞的情景，对千代子来说真是新奇极了。

火葬场在朝阳的一块平地上，面南而立。把车拉进大门里的时候，有一种比想象还要轻松的气氛涌入千代子的心房。阿仙在办公室窗前说：“我姓松本。”坐在象邮局办公窗口似的窗子里面的男人问道：“钥匙带着吧？”阿仙顿时神色有些慌乱，急忙在自己的怀里、带间摸了起来。

“哎呀！糟了。我把钥匙放在餐厅的小柜橱上了，……。”

“没带来吗？那可不好办啦。还有时间，赶快让阿市回去

取吧！”

在二人身后不动声色地听她们一问一答的须永说："钥匙么？我带来了。"说着从袖筒里拿出个冰凉的重东西交给了舅妈。当阿仙拿到办公窗口给里面看的时候，千代子把须永责怪了一顿。

“阿市，你这人真可恨。既然带着就该早点拿出来。你不知道舅妈为宵子的事头脑发懵记不住事了吗？”

须永只是微笑着站在那里不搭腔。

“象你这样不通情理的人，在这种时候不来倒好。宵子都死了，可你一滴眼泪也没掉。”

“不是不通情理。因为我还没有过孩子，对母子之爱还不大懂嘛。”

“算了吧！竟敢在舅妈面前说出这种赖皮话。你看我怎么着了？我什么时候有过小孩？”

“有没有过我不知道，不过，千代妹妹是个女的，大概有一颗比男人美好的心吧！”

阿仙象是没听他二人争论似的，办完手续立刻就往接待室那面走去了。在那里坐下之后，她向站着的千代子招了招手。千代子马上来到舅妈身边坐了下来。须永跟着也进来了。并且坐在她们二人对面一张象是乘凉用的长凳子上，说了声“阿清也坐吧”，自己就又挪开了个位置。

在四个人喝着茶等候的这段时间里，看到有两、三起收骨灰的人们。最先头的是一位乡下味很浓的老婆婆。她可能是对阿仙和千代子的穿着有些顾虑，没怎么说话，接着是撩着后衣襟的父子俩。他们以一种明快的声调说："请给我一只罐子。”他们用一角六分钱买了一只最便宜的走了。第三拨是一

位披头散发、扎着硬窄带、判别不出是男还是女的盲人，由一个穿紫色裙的女孩牵着手。他叮问说："还有时间吧！"接着从袖筒里拿出香烟，吸了起来。须永一看这位盲人的脸，霍地站了起来，很不耐烦地走了出去，许久也没有回来。正在这时，火葬场的管理人员来到阿仙身旁催促说："一切都准备好了，请过去吧！"千代子这才从后门出去叫须永。

八

心惊肉跳地穿过左右两排普通等级的黄铜挂牌上写着某某氏的焚尸炉，来到了后院。宽阔空地的角落里堆放着山一样的松木劈柴。四周长满美丽的江南竹，郁郁葱葱。下方是麦田，麦田的对面又有一片高岗延伸开去，北面一侧的景色尤为秀丽。须永站在这空场的边上，视野顿觉广阔，出神地朝四下眺望着。

"阿市！快来吧，人家说都准备好了。"

须永听到千代子的喊声，默默地走了回来。他向千代子说："那片竹丛长得真好，我想会不会是死人的油成了肥料才有那样的长势。这么粗的竹笋一定好吃的！""哎呀！恶心死了！"千代子说了一句就快步走过了普通等级的焚尸炉。宵子的炉子是上等一号，炉门上挂着紫色的帐幕。帐幕前方的台子上侧放着昨天那个花圈，花稍微有些枯萎了。一想到那好象是昨夜焚烧宵子尸体时热气熏的痕迹，千代子心里凄楚万分。三个焚尸手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最年长的说："这封印……"须永当即说："没关系，打开吧！"彬彬有礼的焚尸手扯开封印，哗啦一声抽去了锁。黑铁门向左右一开，模模糊糊地看到昏暗的炉

膛里有一堆不成形的灰色圆形的东西，还有黑色的、自色的东西。"现在往外掏吧！"焚尸手说着先往里面放上两根铁条，然后把两个象铁环一样的东西挂在置棺台的头上，接着突然咕噜咕噜一阵响声。与此同时，那不成形的一堆烧剩下的东西就来到了站在那里等候的四个人的眼前。千代子从中认出了宵子那象供糕似的膨鼓的头盖骨：还是生前的那个样子，她突然咬住了手帕。焚尸手拿开那个头盖骨、颊骨和另外两三块大一点的骨头，说："其余的都筛干净带走吧！"

四个人每个拿起一根木筷和一根竹筷，各随己愿地把台上的白骨夹起来放进白色的罐子里。好象是相互影响似的，四个人全都掉了眼泪。只有须永脸色苍白，紧闭嘴唇，鼻子也没抽动一次。"牙齿另外放吗？"焚尸手一面问，一面灵巧地把牙齿分了出来。这时，看到他把腭骨拨得不成样子，从中挑出两三颗牙齿来，须永象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一来，简直就不觉得是个人啦。跟从沙子里拣小石头一个样。"女佣人的眼泪滴滴嗒嗒地掉在水泥地上。阿仙和千代子放下筷子用手帕蒙起了脸。

坐上车的时候，千代子抱着装在杉木匣子里的小白罐，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车子一开动，冷风嗖嗖地从膝盖的垫布和杉木匣间直朝胸部猛灌进来。高高的榉树支撑着它那已经变成茶褐色的身躯，排列在道路的两旁，象是在迎送他们一样挥动着细长的树枝。那细密的枝条在人们的头顶上高高地盘曲交错从两侧伸出来。然而，他们通过的地方却很亮堂。千代子觉得非常奇怪，不时仰头遥望高高的蓝天。回到家里把遗骨安放在佛坛前的时候，跟着跑上来的孩子们要打开盖子看，千代子把他们挡住了。

不一会儿，全家人就在这同一房间开始用饭了。"看来，

好象孩子还是很多啊。可是，已经缺了一个。”须永开了腔。

松本说：“活着的时候，并不觉得怎样，可是一旦去了，好象是最可惜呀！我想，现在这帮孩子里能有一个替她死了就好了！”

“真狠心哪！”重子跟咲子耳语道。

“舅妈再奋发一下，生一个和宵子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儿吧！我一定疼爱她。”

“和宵子一样的孩子，不是宵子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啦！这跟饭碗和帽子是不一样的，就是能代替，也是不会忘却失去的那个呀！”

“在下雨天拿着介绍信来访的男人，我真讨厌了！”

须永的谈话

一

敬太郎自从在须永家门前见到那位女子的背影以来，经常想象使他们二人结缘的线索。那是一条如同梦幻一般似有若无的线，当二人在自己眼前时，看看须永或是望望千代子，常常是反而不知道那条线消逝到哪里去了。但是，他们作为普普通通的人，在不给敬太郎的肉眼以现实性刺激的时时刻刻，那逝去的线却又象天定不可离开他二人之间似的把他们系在一起。在能够出入田口家之后，关于须永和千代子的关系，从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一句，而且，就是直接观察他二人的动静，当然也看不出有丝毫超出正常的表兄妹关系的迹象。不过，受这种开始就产生了的联想所左右，他的脑子里总是有一种将他二人作为一对男女看待的倾向。总之，没有女人陪伴的男人或者是不挽男人手臂的女人，在敬太郎看来只不过是损坏了自然的一种缺陷，是不完美的。所以，他把自己所了解的这两个人在头脑里如此编配，或许是出自一种道义心的要求吧。他想尽早地赋予他们自然生就的那种资格，因为那二人仍在缺陷的领域中徬徨徘徊。

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教条式理论，所以无论是出自什么要

求，都没有必要为敬太郎申辩。不过，到了这种时刻，作为偶然听到有关千代子婚事的敬太郎来说，为自己头脑中的世界和头脑外边的社会之间的矛盾，确实有些犯揣摩了。事情是从寄食书生佐伯那里听到的。但是，象佐伯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在事情还没有明朗之前就会知道内中详情的。他只是神情比平时紧张，含混不清地说：反正有这种传说。当然还不知道要娶千代子的那个人的姓名，不过听说是一个有身分的实业家。

“我总认为千代子应当到须永君那里去，你说是不是这样？”

“那恐怕行不通吧。”

“为什么？”

“要说为什么，那我也难说得清楚。看来是有些难呢！”

“是吗！我倒认为他们俩是一对很般配的夫妻呢。又是亲戚，就是年龄相差五、六岁，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嘛！”

“不了解的人来看，或许会这么想吧！不过里面还有各种复杂的情况呢。”

敬太郎很想刨根问底地探听佐伯所说的那个“复杂的情况”，可是对于他把自己当成毫无关系的人来说话这一点很有反感，而且，如果让别人说完其实只是从看门的寄食书生那里听到一些家庭内幕的话，会有失自己的身分，此外也无须担心佐伯还会知道比说过的这些更详细的情况。所以就停止了谈话。随后顺便到内宅给夫人请安，说了一会儿话。因为没有见到什么与平日异常的情况，所以也就没有勇气说句道喜的话了。

这是敬太郎在须永家听千代子讲述矢来的舅父家发生不幸的前两三天的事。他很久不到须永家了，那天去访问，实际上

也是打算就这桩婚事了解一下须永的想法。须永和谁结婚，千代子要嫁到哪里去，这与敬太郎毫无关系，可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到底如何呢？是那样简单干脆一东一西地分开呢？还是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那条梦幻般的线成为两个人姻缘的无形的纽带，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们系在一起呢？也许，就象形容得十分贴切的所谓在梦幻中织成的锦带，它飘飘荡荡，时隐时现，有时在二人眼前清晰可见，有时却又断成两截而使他们天各一方呢？这些都是敬太郎很想知道的。本来这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好奇心理。他自己也完全清楚，就是如此。不过，他又觉得，对须永来说，即使让他满足自己的这种好奇心，也并非失礼。不仅如此，他甚至相信有权这样做。

二

那一天，不巧被千代子妨碍了。而且，后来连须永的母亲也出来了。所以尽管坐得时间很久，却没有机会谈得更深更多就告辞了。当时敬太郎突然发现排列在自己眼前的三个人以毫无修饰的自然情调构成了完美的一对般配夫妻和老婆婆的格局。想到这里，他觉得以社会的一般形式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似乎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

接着的一个星期日，又赐给所有的职员们一个难得的暖和天。敬太郎一大早就跑到须永家，想邀他到郊外去玩。又懒又任性的须永被拉到屋门口，还没有答应的意思，经母亲好说歹说才好不容易让他穿上了鞋。既然穿上了鞋，就可以按敬太郎的意志到任何地方去了。然而，不管怎么和他商量，他总是不赞成一定要一同到某个明确的方位去。他和矢来的舅父一起出

去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不考虑去处，盲目地信步而行，所以，有时候竟一块儿走到完全不该去的地方。敬太郎从须永母亲嘴里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这一天，他们从两国坐火车，到鸿之台下车，然后，顺着宽阔美丽的河，在堤坝上慢悠悠地信步走去。

敬太郎好久没有这样高兴了，他看看水，望望山，又眺望河里的帆船，眼睛忙个不停。须永也很欣赏这里的景致，可是他说：现在还不是在这冷风吹打的河堤上漫步的季节。抱怨敬太郎在这么冷的天把他拉了出来。敬太郎说：快点走就暖和了。于是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起来。须永无可奈何楞楞怔怔地跟在他后面。二人来到柴又的帝释天寺院附近，进了叫川甚的一家饭铺吃了饭。在那里点的烤鳗鱼片，须永说是太甜，又不高兴起来。从开始两个人之间就未造成融洽的气氛，所以没有出现可以从容地倾心谈话的机会。敬太郎为此有些焦急，于是向须永说：江户人很有些奢望啊！娶老婆的时候，奢望也那么大？

"如果说奢望，谁都可以有嘛！也并不只限于江户人。对你这样的乡巴佬也是一样吧！"

须永说着板起了面孔。敬太郎没办法，又说了一句："江户人很不惹人喜欢啊。"说完笑了起来。看来须永也感到可笑，突然也笑出了声。最后，和他们二人高涨起来的情绪一样，谈话也进行得很顺利很圆满。"好象近来你也稳当多了。"敬太郎虽然受到须永的批评，还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他说："是认真些了吗？"同时敬太郎又嘲弄须永说："你越来越乖僻啦。"须永听后也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弱点，说："有时连自己也觉得讨厌。"

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二人面对面相互透过眼底看到对方内心，羞耻感也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个时候提到了千代子的事，这对于要探明其真相的敬太郎来说，的确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他首先把一周前听到的关于千代子最近要结婚的传说抛给了须永。这时，须永没有一点激动的样子，反倒操着比平素更消沉的语调回答说："好象又有了什么提亲的事。这次能顺顺利利地谈成才好呢！"接着突然改变了腔调，宛如老生常谈一般给敬太郎解释说："这种事以前有过好几次啦。"

"你不想娶她吗？"

"看我象是要娶她的吗？"

两个人的谈话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我拉你扯，慢慢地向前发展。可是当迫于非公开最后的秘密，就不得不改换话题的时候，须永终于对敬太郎苦笑着说："又把那根手杖带来了吧？"敬太郎也笑了，接着到走廊取来了手杖。"就是这个样子。"把蛇头伸过去给须永看。

三

须永的谈话比敬太郎预料的要长得多——

我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在我还不懂父子之情的幼年时突然死去的。我没有过孩子，对于由自身精血结成的骨肉的感情，可能现在也还比较淡薄，不过怀念生身之父的心情从那以后强烈了起来。如今我常常发这种感慨：当时我若是有现在这颗心……。一句话，我那时对父亲是太冷淡无情了。但是父亲对我也决不是那么慈爱。今天我心中的父亲的面容不过是一副高高额骨、脸色不佳、感情淡薄、表现严肃的肖像。每当我照镜

子看自己脸的时候，感到很象心中收藏的父亲的面容，总觉得不愉快。我非常痛苦，生怕自己给人一种和父亲一样令人讨厌的印象。当然，这不光是因此而产生的羞怯之感，这种愁云密布的额头和紧锁的双眉并不代表一个人，我的血液中那不断增长的炽热的情爱在奔流，以我的今天来推测，看上去是那样冷酷的父亲，在他的心底里不是也储存着远比我自己要多得多的热泪吗？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作为父亲的纪念，只记得他那不好的外表，正是做儿子的可悲之处。父亲在临死前的两三天，把我叫到他的枕边嘱咐说：“市藏，我一死，你就得由妈妈照看了，知道吗？”我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就受母亲的照看，现在父亲又重新讲给我听，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没办法，我默默地坐了下来，父亲吃力地鼓动着只剩骨头的脸上的筋皮，接着说：“象现在这么顽皮不懂事可不行啊！再不学老实点，妈妈也就不管你了。”当时我满心觉得妈妈过去一直都在管我，我这个样儿就行了。因此，我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病房，觉得父亲的嘱咐完全是多余的。

父亲死去的时候，母亲大哭了一场。到了临出殡的时刻，我被改换了装束，觉得非常别扭，就一个人跑到廊檐下，呆呆地仰望那蔚蓝的天空。这个时候，穿着里外一身白的母亲不知想起什么，突然来到我的身后，田口、松本以及跟着来的人们都在对面乱哄哄地忙着，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母亲突然把手搭在我光秃秃的头上，一双哭肿了的眼睛盯盯地从上边望着我。接着用很小的声音说：“虽然爸爸没有了，妈妈会象以往一样心疼你的，放心吧！别难受。”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当时就那么过去了。可是到我长大以后，渐渐意识到使我对双亲的记忆远在天边，模糊不清，正是当时那些话造

成的。这种感觉后来越发明显了。对于他们那些没有必要附加任何意思的话语，我为什么一定要裹上一层厚厚的疑团呢？我扪心自问，完全得不到任何答案。有的时候也想直接向母亲问问看，可是常常是和母亲一照面突然就又失去了勇气。这样，在我的心里总是有另外一个人和我私语：把事情完全挑明之后，母子这亲骨肉就会分离，永远不能再重享现在这样和睦的母子情谊了。即便并非如此，母亲看着我这一本正经的样子，也会笑着搪塞说："哪会有那种事呢？"当我预想到这种支吾的残酷的后果，我意识到说出口来是很不近人情的，于是缄口不语了。

对母亲来说，我决非是个顺从的儿子。正因为父亲临终前被他叫到枕边嘱咐过，所以从小的时候就总拗着母亲，后来渐渐长大，懂得了正因为是母亲就更应当温顺地对待她之后，还是没有完完全全地顺从她。这两三年更是光让她担心了。不过，无论相互说过什么出格的话，母子是生来的母子，还没有损伤过这个神圣的观念，无论是重创还是轻伤都还没有经验过。从这种情况考虑，如果说出那件事，母子二人同时受到不能不遗恨的千古创伤的话，我想那才是无法挽回的不幸。我也曾经怀疑过，这种恐惧之感会不会是因为我生来就是神经质，因而在自己头脑中臆造出来的。但是，那不是在现在，更多的是明显地作为未来而存在。所以，一想到当时没能将父母亲的话过耳就忘掉，至今仍然感到是一件可悲的事。

四

父亲和母亲之间美满到怎么个程度，我是不知道的。我还

没有娶过妻子，所以很可能没有谈论这些事的资格。不过，我想无论感情多么好的夫妻，有时间点不愉快也是人之常情吧！他们长时期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总会发现对方心里的令人不快的污点。恐怕也有时不为外人所知，也不相互倾吐，而是自己一个人咀嚼那不满的苦果吧！尤其是我父亲，性情暴躁却又是个忧郁型的人，再加上母亲的性情又是除了唱江户时代那种长歌时之外，从不大出声。所以，直到父亲死我从未见过他二人争吵的场面。总之，按社会上的说法，象我们家这样安宁和睦是不多见的。我确信就连那么爱说别人坏话的松本舅舅至今也还是这么看的。

母亲每逢向我讲起死去的父亲时，总是说父亲是人间社会的丈夫中最趋于完美的，而且说起来就没完。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辩护，是为了把沉没在我心底混浊不清的父亲的印象清洗得更鲜明一些。此外，也似乎是想用时间的抹布把她身上的记忆渐渐擦出光泽来。但是，当把父亲做为充满慈爱的老子介绍给我的时候，她的态度就完全判若两人了。平素我眼中看到的那位温柔和善的母亲，有时甚至竟然板起面孔以十分严厉的神态盯着我，令我十分惊讶。怎么她会这么严肃呢？不过，那是在我从初中升高中的时期了。如今无论我怎样央求母亲再重操那同样的言词，思想上也无法达到那种高尚的境界了。我的情操从那个时候直到毕业这一段时期，象近来小说中出现的主人公一样，简直荒唐透顶了。我悔恨诅咒自己在现代社会中中毒太深，每当此时，我就燃起欲望，哪怕是再来一遍也好，非常希望能在母亲面前重新感受那种崇高的感情。可是，与此同时，一股悲伤也就涌现在我的心头。我的这种愿望已成为再也不能实现的既往的梦了。

说到母亲的性格，只要用我们历来惯用的慈母二字来形容就足够了。依我来看，不如说她是为此二字而生，又为此二字而死。实在是太可悲了。尽管如此，既然母亲把对生活上的满足完全倾注在这一点上，那么只要我能充分尽到孝心，她的喜欢也就莫过于此了。可是，如果我做出更多违背她意愿的事，那么对她来说也就再没有如此程度的大不幸了。一想到这些，我内心就非常痛苦。

想起来一件事，我就在这里说说。我并不是生来就是个独生子。记得小时候每天都和叫阿妙的妹妹玩耍。妹妹平时穿着一件很大的印有花纹的无领外罩，留着象洋娃娃一样的刷子头。总是叫我“市藏，市藏”的，决不叫哥哥。这个妹妹在父亲去世的几年前得白喉病死了。那时还没有发明血清注射，所以治疗也是很困难的。本来我连白喉这个名称也不知道，当时来家看望妹妹的松本舅舅逗我说：“你也是白喉吗？”我回答说：“不！不是。我是大兵！”这件事至今我还记得。妹妹死了之后，一时闷闷不乐的父亲脸上的表情看来也缓和多了。对待母亲那种怪她做了终生憾事的怒容也消失了，变得格外温和。因此，尽管我还是个孩子，甚至连当时的话语都牢牢地刻在小小的心灵上，可是，母亲是怎么回答的，我却一无所知。无论怎样冥思苦索也想不起来。看来恐怕是从开始我就没有记住啊！我在幼年时代就具有锐敏观察父亲的能力，可是却缺乏对母亲的留心，这也是个不解之谜。如果说人都希望能比了解自己更多地了解别人的话，那么我的父亲或许是比母亲更大程度地把我看成了外人。反过来说，母亲对我亲到了不需要观察的程度。——总之，妹妹死了。从那以后，无论是对父亲还是对母亲，我都成了独生子，父亲过世后的今天，我就是母亲一

个人的独生子了。

五

所以，我应当尽可能地爱护母亲。但是，实际上，同一个原因反而使我更任性了。我自去年从学校毕业后到今天，关于就业的问题连一天的脑筋也还没有费过。毕业时的成绩还算好。如果利用目前这种以名次为标准选用人的习惯，那么我也不是没有机会爬上足以使朋友们羡慕的位置。事实上，甚至曾一度被一位受某方面委托选用人的教授招去谈过志向。尽管如此，我仍然毫不动心。当然我并不是自吹才说这些的。如果和盘托出老底的话，倒是自满的反面，完全是一种因缺乏自信而产生的畏缩心理，因此是令人不愉快的。然而，尽管从早到晚劳心费力并受到社会上众口一词的称赞，从你拒绝的那一刻起，蛮不讲理的莫须有的罪名也就把你无休止地纠缠住了。我认为自己不是那种为大走红运而生的人。假使当初不学法律而搞一搞植物学或者天文学什么的，或许老天会赐给我一个符合我性情的工作。我面对人间社会是十分懦弱的，可是对于自己却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所以才有这种想法。

我的任性之所以能通行无阻，不用说，是父亲留下的仅有的一点遗产。若是没有这点遗产的话，无论我内心多么痛苦，也不得不利用法学士的牌子去与社会周旋了。一想到这里，我就要深深感谢死去的父亲，同时我也想到，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财产，我的任性才勉强有了存在的条件，因而，一定也是无根基的虚弱的。于是，我觉得更对不起作为我任性的牺牲品的母亲。母亲是个受过旧的正统教育的妇女，作为这类妇女的通常

的观念是，作儿子的首要义务就是光宗耀祖，母亲就最看重这一条。不过，她心目中的光宗耀祖，意味着什么呢？是名誉，是财产，还是权利，或者是威望？一讲到这里，就说不清了。只是笼笼统统那么想，若有其中一个落在头上，那么其他所有的就会接踵而至，云集门首。但是，对这种问题，我没有勇气为母亲做任何说明。因为要说明，首先就得用我的意识里认为正确的光宗耀祖的方法来说，否则我就没有资格说。无论从哪方面意义上来讲，我都不是一个能光宗耀祖的人。只是头脑中装了个不玷污家庭名声的想法而已。而这种想法非但不能让母亲知道了高兴，甚至是与她相距十万八千里的绝对无缘的东西，因此，母亲是会忐忑不安，我也会感到百无聊赖的。

我使母亲挂心的事很多，而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缺点。但是，母亲很爱我，即使不改掉这个缺点也能和母亲和睦地生活下去。所以，抱着一种对不住母亲的心理，硬是这样任性下去也不是不行。不过还有一个婚姻问题，这似乎比任性更使母亲大失所望，也是我感到十分痛苦的一件心事。与其说是婚姻问题，莫如说是围绕着我和千代子的周围环境更为合适。要说明这一点，作为谈话的顺序有必要先追溯到千代子出生之前。那时的田口决不象现在这样有势力，也不是什么资本家，只是由于认为他是个将来有前途的人，所以父亲从中斡旋把母亲的妹妹，也就是我那个姨母嫁给了他。田口本来是把我父亲做为先辈敬仰的。有什么事都找我父亲商量，麻烦我父亲。在两家新结下的这个亲缘关系正与日俱增地以加速度圆满发展的时刻，千代子降生了。那时，不知母亲是怎么想的，据说，她向田口夫妇提出：等长大了，能不能把这个孩子嫁给市藏啊？据母亲说，当时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母亲的要求。当然，后来

又生下了百代。名字叫吾一的男孩也随后出世了。如果要想把千代子嫁人，嫁给谁都是可以的。我也不知道母亲是否确确实实地得到了一定会嫁给我的保证。

六

总之，我和千代子之间，在双方都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一条红线。但是，在系结我们二人这点上，那是一条极不可靠的红线。不用说，两个人都如同钻天的云雀一样自由地成长。就连牵线的人，恐怕也觉得并没抓牢它。我对于没能把“不牢靠的连线”用为“奇缘”的意思而深深地为母亲感到悲伤。在我进入高中的时候，母亲曾含而不露地提到过一点千代子的事。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知春了。但是，关于未来妻子的观念，在脑子里还根本没有。就连接触这类事的一点稳当劲儿也没有。千代子是从小就和自己在一起玩耍、吵闹的少女，关系亲密得如同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使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凡，不足以引起对异性的刺激。这恐怕不只是我这方面，我想千代子也会有同感的。通过长时期的交往，我从未有过她把我作为一个男性对待的印象，这就是证据。无论我发火还是哭泣，也无论我故作正经还是眉目传情，在她的眼里，我都只不过是她永恒不变的表兄而已。但是，其中也有几分是从她那纯真的天性和性格带来的。说到这一点，还是我最了解她的底细。不过，恐怕也并不是单凭这一点男女间的鸿沟就能够填平的。有那么一次……，不，这个问题还是留在后面说为好。

母亲因为我没听她的话，就把我说成是羞怯鬼，从而把这

个问题暂时又收回到她的心窝，似乎准备再等待时机。尽管说我害羞，我也没有勇气否定。可是，母亲认为是千代子有意，因此我才害羞，这简直是将黑说成了白。总之，母亲从对未来的准备出发，百般努力，尽一切可能培育我们二人最亲密的感情。但是其结果反倒使我们男女二人逐渐疏远了。在这当中，她却什么也不知道。可我必须让她知道，我就这样做了。我对母亲太残酷了。

讲到那天的事，对我来说是极其痛苦的。看起来在我上大学二年级之前母亲一直把曾经隐约提到过的千代子问题，暗暗地藏在心底，自己一个人感受着温暖和快乐。有一天晚上——是春假期间，传说花开了的某一天晚上——不动声色地又把这桩事摆到了我面前。那时我已很有些成人的气质了，所以，有可能冷静地处理这个问题并认真地思前想后了。母亲在这个时候也不光是兜圈子暗示了，而是为她自己的愿望赋予了正当的形式。我无意地回答说："表兄妹有血缘关系，我不愿意。"这时母亲说："千代子出生的时候我曾经要求人家把她许给咱们，这是说好了的事，所以还是娶她的好。"我感到吃惊，问母亲：为什么去要求这种事？母亲说：不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这孩子，你也不会嫌她的。母亲就是用这些对吃奶孩子都不适用的话来为难我的。渐渐快要说到底了，最后母亲流着眼泪说：实际上提出那个要求并不是为了你，而完全是为了我。可是，为什么那又是为了母亲呢？这个缘故，我怎么问，她也不说。最后她问我：不管怎么说，你都不喜欢千代子吗？我回答说：也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接着我又告诉母亲说：她本人也没有到我这儿来的意思，而且田口家姨父和姨母也都不愿把她给我，所以还是不要再提这门亲事为好。否则，也只有使对方为

难。母亲坚持说：因为是有约在先，即使让他们为难也没什么，再说他们也不会为难的。接着又列举了过去田口请父亲帮忙，给父亲添麻烦的许多事例。我出于不得已，就说：这个问题在我毕业之前先放一放吧。可以看出母亲的脸色在不安之中升起了一线希望，她央求我说：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因为这些情况，过去一直在母亲一个人心里揣摩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也不得不把它放在心上了。田口会不会按着田口之流的想法正在把同一个问题给回掉呢？即使要把千代子嫁到别处去，如果在最后关头需要得到我们这方面应允的话，姨父也一定会为此担心的。

七

我感到不安了。每逢见到母亲的容颜，我都觉得象是在瞒着她混日子，很是对不住她。一时也曾改变主意，想如果可能的话就按母亲的意愿把千代子给她娶过来。因此，我没事也特意到田口家去玩，不动声色地观察姨父和姨母的态度。他们在言谈和举止中都丝毫没有露出一点为准备应付母亲的质问而事先疏远我的迹象，他们还不是那样冷漠薄情的人。但是，作为他们女儿未来的丈夫，我在他们眼中是个多么可怜的形象，这和我很早以前就看透了的情况一样，毫无变化。不仅如此，我觉得近来那种倾向越发明显了。首先我这副弱不禁风的体格和苍白的脸色，似乎就不能使他们接受为女婿。不过，我神经有时过于敏感，所以好夸张地考虑一些事物，也常引起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对于在这里毫不客气地讲述内心里对姨父母的细微观察，我思想上还是有所节制的，以免过于失礼。仅用一

句话来说，那就是：他们在当初是表示过愿意把千代子嫁给我，至少是考虑过嫁给我也可以，可是，后来他们得到了社会地位，再加上我与他们背道而驰的性格，这两者便构成了双重的障碍。因而他们便将模糊不清空洞无物的情面的躯壳，抛到脑后去了。我想这样说也不伤大雅吧。

我和他们之间没有机会就所有人的婚姻问题多谈。只有一次，姨母和我作了这么一段谈话。

“阿市也该找个媳妇啦！姐姐好象早就惦记着这件事呢！”

“有了好的，请您告诉我妈吧！”

“阿市一定是喜欢象护士那样老实、温顺、疼人的姑娘的吧。”

“象护士小姐那样的媳妇，我找上门去，也不会有人来的呀！”

我苦笑着自我嘲笑似的说道。这时候，一直在对面角落里做着什么活的千代子突然抬起头来说：

“我跟你去吧！”

我盯盯地仔细观察她的眼睛，她也瞅着我的脸。但是，双方都没有找出一丝含情的东西。姨母根本没回头看千代子就说：“象你这样炮筒子似的，阿市怎么能看得上呢？”在姨母那低沉的声音里，我感到有一种似责备又似慌恐的味道。千代子只是很有趣似的格格地笑。那时百代子也在一旁，她听姐姐那么说，就一边笑着一边起身离开了。我的理解是，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又过了一会儿，我就告辞了。

这件事之后，关于婚姻问题，我就越发不肯为满足母亲的愿望而去努力了。作为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父亲的儿子，我的神经在这一点上也很敏感，连自己有时也为此而感到吃惊。当然，

那时我决没有伤害姨母的感情，作为还没有从我们这方面接到正式求婚的姨母，我想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流露意向的办法。至于千代子怎么说，笑的是什么，我认为只不过是把她那毫无芥蒂的心怀，如实地表露出来了而已。我从当时千代子的话语和表情来观察，她并不想到我这里来。和以前一样，唯有这一点，得到了确认。但同时，我又暗地里悬念着：如果我的母亲面对面和她静静地倾心交谈的话，未必她就不当场答应：若是那样的话，我给您做儿媳来吧！因为我一直相信她是一位极其纯真的女性，遇上那种时候，她是会坦然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父母的意愿的。

八

我很好强，比起让母亲开心来，我更祈望尽可能不伤害自己，结果是担心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千代子被母亲说服，于是暗地里谨慎地考虑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母亲正是因为在千代子问世的当初就认定了她是我的媳妇，在众多的侄男甥女当中，才格外地疼爱千代子。千代子也是从小就把我家看成她的生身之家一样，无拘无束地来玩或住在这里。因为这个缘故，尽管现在田口和我家的关系比过去疏远得多，而千代子却还是象来见生身母亲似的满面喜悦爽朗地叫着“姨妈，姨妈”，频繁地出出进进。她很单纯，连常常为她自身提亲的事也毫无保留地说给母亲听。母亲为人正直，只是静静地听，没有一点抱怨的神色。这样，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这关系十分亲密的二人中间发生我所担心的融洽的谈判。

我的所谓谨慎也无非是关于这一点。首先想设法暂时将母

亲的嘴堵住，可是，一旦要郑重其事地向母亲提出这个问题时，心里就冒出一个想法：只为固执己见就夺走软弱的母亲的自由，那个儿子一定是残忍的，因而最终还是不提了事。不过，也不能说完全是因为想到给老人增添忧愁就太无情了而作罢的。我也想到：她们关系如此密切，母亲都一直没能断然向千代子讲明真情，所以，即使就这样放置不管，恐怕暂时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种想法对于我对母亲的态度也多少起了抑制作用。

因此，关于千代子，我并没有采取任何明确的措施。然而，就是在这种不妥的状态下度日的期间，也并没有完全杜绝与田口家的来往。记得曾有时只是为了使母亲开心而乘电车到内幸町去。那其间有一天晚上，千代子硬要留我吃晚饭，让我尝尝她新学的手艺，我就留下了。经常不在家的姨父那天也正巧在，席间又开始了他那高谈阔论，真是海阔天空无尽无休，逗得年轻人哈哈大笑，笑声简直都要震破窗子，家中真是热闹极了。吃过饭，不知姨父是怎么个想法，突然对我说："阿市，好久不下围棋了，杀一盘吧！"我没有兴趣，可是既然他说了，还是回答说："来吧！"就跟姨父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了。两个人在那儿下了两三盘。本来就是一对并不高明的棋手，因此也不费时间，收拾起围棋之后还不算太晚。我们二人一边抽烟一边又聊了起来。这时，我找了个机会故意问姨父说："千代子的亲事还没有定吗？"这是为了表明我本来对千代子就没有别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如果能早一天解决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就安心了，千代子也会幸福的。姨父真不愧是个利落的男子汉，当即毫不迟疑地说：

"不，现在还不成。不断有人来提亲，不过，很复杂，不

大好办。而且，越了解就越麻烦，所以我想差不多时就给她定下来。——姻缘这个东西是很怪的呢。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就跟你说说。其实，千代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你母亲曾说希望把她嫁给你的。——是把那刚生下来的婴儿啊！”

姨父说到这儿，一边笑着一边看我。

“听说母亲是当真说的。”

“是当真，姐姐本来就是个老实人啊！的确是个好人。就是到现在，听说还一本正经地跟你姨妈说这件事呢。”

姨父又一次失声大笑了。我想，如果姨父当真是这样轻率地解释这件事的话，那我就要替母亲争辩争辩了。可是，我又一想，如果这是久经世故的人对别人的一种巧妙暗示的话，那么即使说上一句也是愚蠢的。于是我就没有吭声。姨父是个和蔼而又世故的人。他此时的话，如何理解才对呢？至今我也不明白。不过，从那之后，我确实越发不想娶千代子了。

九

那以后，有两个月左右我再没到田口家去过。只要母亲不挂心，我也许会永远不再去内幸町的。即使是母亲挂心，问题如果仅仅是出于对她的悬念的话，或许有可能使我的任性发展到发生问题的严重地步。我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到了快有两个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不改变自己的固执是不利的。说实在的，我越是和田口家疏远，母亲就越会尽可能地寻求各种机会和千代子接触。我感到这样很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母亲就会和千代子直接进行我所最担心的谈判。我决心要把这个危机向后推迟一步。这样，在下定这个决心的同时，我

又跨上了田口家的门坎。

他们对我的态度，当然没有变化。我对他们也还是两个月前的老样子。我和他们一如既往，论长道短，有说有笑，还有时相互抓住话柄取笑一顿。总之，我在田口家消磨的时间里，充满了欢快，甚至达到了喧闹的程度。说真的，对我来说，有点乐得过火了。因此，内心常为空虚的努力而感到疲倦。以锐利的目光仔细观察的话，就会觉得似乎有什么地方被投上了虚伪的影子，给本来的面目涂上了各种难看的颜色。在这期间，记得只有一次，自己的心情和言语象习字纸的表里那样完全吻合在一起了。那是田口家照例每年一次或两次全家出游的一天，当时我不知道，进到里边一看，只见千代子一个人静悄悄地闲坐在那里，感到很吃惊。看来她象是患了感冒，湿布捂在咽喉上，脸色苍白，和平日大不一样，给人一种凄楚之感。当她边笑边说“今天我一个人看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全家都外出了。

这天，她可能是由于生病，比往日沉静多了。平时她一见到我，一定要说一大堆嘲弄人的话，无论如何都要挑起一场舌战。今天看到她孤零零一个人那异常恬静的神态，我不由得产生了怜悯之心。因此，还没坐稳，殷切的问候话语就自然而然地从嘴里涌了出来。于是，千代子以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说：“你今天可真温和呀！有了夫人要不这样和气地对待她，可不行啊！”这时我才注意到平时对自己太放任了，我平时只是怀着一种单纯的亲切感而别无顾虑，觉得对千代子无论有怎样不招人喜欢的举止也没什么关系，我看出千代子的眼里闪着微微的喜悦，我悔恨自己以往做的太不应该了。

我们二人回顾了自己的过去，那几乎是一块儿成长起来

的。叙旧的话语，作为使当时情景再现的信息在二人的唇间交流。千代子的记忆力使我惊讶，远远胜过我，甚至对一些细节都记忆犹新。四年之前，我站在大门口让她缝开了绽的套裙的事，她都记得一清二楚。连那时用的线是丝线而不是绵线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给我画的画，我都保存着呢。”

她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确实给她画过画。不过那还是她十二、三岁时候的事。是她把田口给买的画具和纸放到我面前，逼着我画的。对绘画我没有什么爱好，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从未再握过画笔。可想而知，当时画的那些红的、绿的等单一鲜艳颜色的东西若能刺激她的视觉的话，当场也就算满足了她的兴趣。而听说她居然还保存着这些图画，这就令我很难为情，只好苦笑了。

“拿来给你看看吧！”

我回绝说：不看也罢。可她根本不理会，起身去了。很快从她自己房间里把装着我的画的小文件匣拿了出来。

十

千代子从中拿出来五、六张我画的画让我看。有红山茶，紫关东菊，变色的太丽花，都不过是些单纯花卉的写生，在一些不必要的地方下功夫，故意涂涂抹抹，不惜浪费时间，涂得很仔细很漂亮。让今天的我来看它真感到惊讶，很叹服自己竟有如此细致、一丝不苟的过去。

“你给我画这些画的那个时候，可比现在亲切多啦！”

千代子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我完全不懂她的意思，离开

画，抬眼看她脸的时候，她也正睁着乌黑的大眼睛凝视着我。我问她为什么那样说，可她并不答话，依旧盯盯地看着我的脸。过了一会儿，她用比平素要低的声音说："那，如果现下我再求你画画，你不会再那么用心地给我画了吧！"我不好回答她，只是在心里肯定了她说的有道理。

"那我也要把这些画都好好地珍藏起来。"

"我出嫁的时候还打算带上呢。"

我听她说这样的话，心里格外感到悲伤。而这种悲伤的情绪即刻就会引起千代子内心的反响，这更令人可怕。刹那间我似乎看到在自己面前那乌黑的大眼已经泪水汪汪夺眶欲出了。

"那些无聊的东西，不带也好。"

"带去好。这是我的。"

她一边说着，一边将红山茶、紫关东菊叠起来，又收在文件匣里。为了改换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故意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出嫁。她回答说马上就要去。

"可是，不是还没有定吗？"

"不，早已经定啦！"

她作了明确的回答。至今作为我得以安心的最后手段，就是盼望她的婚事尽早谈成才好。可是现在我这颗心随着她的回答咕咚咚地翻腾起来。象是从毛孔里钻出来的粘汗，从脊背和腋下淌了下来。千代子抱着文件匣站了起来，开隔扇门的时候，从上边往下望着我，清清楚楚地说了一句"假的"，就向她自己的房间走去了。

我的头脑木然，愣愣地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怨恨。千代子出不出嫁，对我有什么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到了这般时候，方才有了切实的感觉。我感谢她使我能不

由自主地进行自我捉弄，或许我一直是在不自觉地爱着她，也可能她也是在无意识之中爱着我。——自己的本心也真怪，怎么会是那么难以识别，而且可怕呢？想到此处，我茫然若失了。这时，那面的电话铃当当地响了起来。千代子顺着走廊急步跑了过来，邀我一同去接电话。我没有理解她要我一同去接电话的意图。但却即刻站起身来，随她一块儿来到电话机旁。

"已经接上了。我嗓子哑了，喉咙疼，说不得话，请你代我说，听还由我来听。"

我不知道对方的名字，而且听不到对方的话，为了打这种电话，我躬着身做好了准备。千代子已经把听筒放在了耳朵上。通过听筒送到她脑子里的话，只有她独自一人占有，我只是将她小声讲的问候话放大，不知所以然地传给对方。尽管如此，开始也不管滑稽不滑稽，也不怕费工夫，平心静气地打电话。可是后来渐渐千代子说出了引起我好奇心的答话和问话。于是，我弯着腰向她说："喂，把听筒给我！说着我就把左手径直伸向千代子。千代子一边笑一边躲着不给。我又换了换姿势，要从她手中把听筒夺过来。可是她死也不松手。在一个要夺，一个不让夺的争执中，她急忙挂上了电话，接着就大声笑了起来。

十一

这种光景如果是一年前的话……，后来我反复想了多遍。每逢想的时候，我都似乎觉得命运在向我宣告："已经太晚了，时机错过了。"可也有的时候同一命运又暗暗教唆我："从现在起，不是也能捉住两次、三次重现这种光景的机会吗？"的

确，只有两人相互传情时才用眼神，而若不避讳这种手段的话，那么我同千代子即使就以那一天为基点，去发展我们的关系，说不定现在已进入了难舍难分的爱的境地。只是我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方针。

我认为田口夫妇的意图及我母亲的希望同他人的授意一样没什么意义，若把我二人单独比较，仅从她和我的天性来看，我历来认为我们终究没有到一起的希望。若要问这是为什么，恐怕我也很难给以满意的回答。我曾经从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那里听到过达努乔和一个少女的故事。据说达努乔是现在意大利最有名的小说家。朋友的用意不用说是想向我介绍他的势力，可是我对被作为见证提到的少女要比对他更感兴趣。那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次，达努乔应邀出席了一个集会。在西方国家，文学家总是象国家的装饰品一样受到欢迎，所以达努乔在席间受到参加集会的人们的极大的尊敬和好感，人们对他就象对待伟人一样。他吸引着整个会场的注意力，在众人间穿来走去的时候，不知是怎么把自己的手帕掉在了脚下。在那乱哄哄的场面，不用说他，就是周围的人们也毫未觉察。这时，有一位很年轻美貌的女郎从地板上拾起了那个手帕并送到了达努乔的面前。她把手帕递给达努乔说："这是您的吧？"达努乔回答道："谢谢！"看来似乎觉得对少女那美丽的容貌应有个好感的表示，而且估计少女也会高兴地接受。于是说："你收下吧！我奉送了。"可少女一句话都没说，默默地用手指捏着那块手帕走到火炉旁，猛地丢进了火中。达努乔另当别论，所有其他在场的人脸上都露出了微笑。

我听这段故事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不是年轻的褐发

意大利美女，而是千代子那动人的眼睛和诱人的眉毛。而且还想到，那如果不是千代子而是百代子的话，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一定会当场道谢，把那手帕收下来。而千代子是不会那样做的。

嘴上少德的舅舅松本，给这两姊妹取了个绰号，常叫她们大蟾蜍和小蟾蜍。说她们二人嘴唇象装银币的蛤蟆嘴钱包一样，常常逗得她们发笑，或是气得她们火辣辣的。这绰号与她们的性情无关，只是对脸型的形容而已。还是这位舅父象口头禅一样爱评价这两姊妹，说小蟾蜍老实、温和，大蟾蜍有些过于激烈。每当听到他讲这些，我就想，那位姨父是怎么看待千代子的呢？并总对他的眼力抱有怀疑。我确信，千代子言语好，举止也好，有时看起来有些过激，但那并不是她身上隐有一种不象女人的粗野，而是由于她那超出一般的、极富有女人味的过度温顺的情感使她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完全抛露出来的缘故。她对是非善恶的分辨，几乎完全与学问和经验无关，只是单凭自己的直观感觉。所谓来得猛烈，其意思是真实和纯粹从她的内心里一下子大量地迸发出来，与那种喷过来的或者劈头盖脸抛打过来的腐蚀剂、毒物、毒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过去我曾多次体验过，无论她对我怎么厉害，我总觉得她是用一种清洁剂为我洗了心灵一样。甚至偶尔还会产生一种象遇到了德高的仙人那样的感觉。我愿立于天下人面前为她辩护，她在世上所有的女人中，是最富有女人特性的女子。

十二

认为千代子这么好，那把她娶为自己的妻子，有什么不合

适呢？——其实，我在心里也这样问过自己。不过，在我还没考虑理由或者其他什么之前，就先产生了一种恐惧，使我不能多想我们作为夫妻的情景。如果把这件事向母亲讲明，她一定会惊讶的，就是向年纪相仿的朋友说起来，很可能也是说不通的。但是，也没必要把自己的想象埋没于沉默之中。因此，我不想把它永远作我一个人的感想而在这里坦率地向你公开。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千代子是一个不知害怕的女人，而我则是一个只知怕事的男人。所以，不仅是不般配，如果成为夫妇，那简直是南辕北辙。

我经常这样想："没有胜于纯粹感情的美，没有比美更强大的东西。"强大的东西无所畏惧，这是当然的。即令我娶了千代子为妻，恐怕也耐受不了妻子眼里往外射出的光芒。那种光芒未必是表示愤怒。无论是感情之光还是爱慕之光，或是渴望之光，都一样。我一定会被这种光束射得畏成一团的。我不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很难以同等程度或更炽热的光回敬她。我即使得到一坛香味浓郁的美酒，也没有资格品尝它，因为迄今为止，我从社会上所得到的教育就是要成为一个不能喝酒的人。

如果千代子嫁到我这里来，必定会陷于痛苦和失望之中。她将把那天赋的美好情感尽情地倾注到丈夫身上，与此相对也一定会期望沐浴她的热情的丈夫作为对她的唯一报答，是从她那里得到精神营养之后，而出人头地地活跃于世间。她年岁尚轻，学识贫乏，阅历浅薄，从这一点来看，是可怜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却还有她的想法，她认为如果不动用头脑并施展手段打入现实社会中攫取肉眼所能看到的权力和财力，就不是男子汉。她幼稚单纯，嫁给我，也定会要求我有那样的作

为，而且会认准只要向我要求，我就能办到。可以说，我们二人之间存在的不幸就在于此。还如刚才说的，我的性情愚顽，接纳不了她作为妻子的那么大量丰富的美好感情，会象往烧红的石头上浇水一样徒然把她的情感都一一地吸收了，但终究不会完全按照她的意愿去做。假令她的影响在我身上有所表现的话，那也只能是在无论怎样解释她都根本无法理解的方面，以她完全想象不到的形式出现。即便在眼中有所发现，恐怕也难以得到珍视，很可能还不如我那用发蜡打过的头和穿着纺绸袜子的脚值得珍重。总而言之，从她的角度来说，只不过是在我身上永久浪费那美好的感情，渐渐地去叹息结婚的不幸。

每当把我和她作比较的时候，我总想重复无所畏惧的女人和怕事的男人这句话，最终我似乎觉得这个说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西洋人的小说中出现的。前不久，从喜好讲解、评论的松本舅父那里听到有关诗和哲学的区别，一说到无所畏惧的女人和怕事的男人，立刻就想到与自己无缘的诗和哲学。舅舅是门外汉却对这方面很感兴趣，正因为如此，尽说些五花八门、很有趣味的事。可是抓住我评论什么“象你这样富于感情的人……”暗示我象个诗人，这就错了。让我说，无所畏惧是诗人的特点，而有所畏惧是哲学家的特性。我不能断然行事而迟疑不决，磨磨蹭蹭，这正是先考虑结果而自寻苦吃的缘故。千代子能象风一样自由飘舞，是因为使她失去了远虑的那种强烈感情，一下子从心中迸发出来。在我知道的人中，她是最无所畏惧的一个，因此她轻蔑我怕事。我又作为一个不懂命运的讽刺的诗人，深深怜悯她将会为她那感情的重负所压倒，不仅如此，有时真为她不寒而栗。

十三

须永谈话的最后部分使敬太郎理解得很吃力。说真的，或许按照他的情况既可称为诗人，也可称为哲学家。这是由一旁观察他而得出的评价，敬太郎本身决没有认为他是个什么。对敬太郎来说，诗或者哲学这个字眼是除非在月球上才有意义的梦一般的东西，几乎不值一顾。而且，他还非常讨厌大道理。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向左或向右移动分毫的纯理论，无论讲得多么好，也完全和毫无用处的伪造纸币一样。因此，对于什么怕事的男人，无所畏惧的女人一类象问卜似的词句，他是不会默默地听下去的。但是，对于感情交融其中的有血有肉而又连续的身世之谈，尽管不能完全理解，敬太郎也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洗耳恭听。

须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说的尽是些空理论，越来越难懂了吧！我自己乘兴乱说起来，就……。”

“不，没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那个手杖不管用吗？”

“好象有点怪。接着再往下讲点吧！”

“再没有啦！”

须永很干脆地说，然后把目光投向静静的水面上。敬太郎一时也沉默了下来。说也奇怪，刚才须永说的那些令人不解的什么诗呀，哲学呀，就象轮廓不清的云峰一样耸立在头脑里久久不散。映入他眼帘内的一语不发呆然静坐在面前的须永本人，也象是摆脱了人生俗套的另外一种奇怪的人种。敬太郎认

为肯定还有要接着说的话，于是问须永：刚才说的最后那段是什么时候的事？须永回答说：那是我上大学三年级时发生的事。敬太郎又反问说：这同一个问题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是经由什么途径，又是怎样发展的？现在是怎么解决的？须永苦笑着说：先到外面去再说吧！二人算完账走出店门，须永看着走在前面的敬太郎得意地舞动他那手杖的身影，又苦笑了起来。

来到柴又的帝释天寺院内的时候，他们象是出自社会上的情理不得不表示敬仰似的朝着那别无二样的平凡的殿堂望了望，很快出了大门。两个人想乘火车赶快回东京。来到车站一看，离那牛车一样慢腾腾的乡间火车的发车时刻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二人当即又走进那里的一家茶馆休息。敬太郎按着刚才约好的，又让须永把话接着讲了下去——

事情发生在我从大学三年级升入四年级的那个暑假间。我正闷在家里二楼上盘算着该怎么度过这个大热天。这时，母亲从下面上来了，她说：若是有空闲，到镰仓去玩玩吧！田口一家正在镰仓避暑，他们是在一周前去的。本来姨父对海滨并不那么感兴趣，他们一家人惯例是每年到轻井泽的别墅去避暑。可是今年因为两个姑娘一定要洗海水浴，姨父答应了她们的要求，借下了在材木座的一所别人的房子。临走之前，千代子到我家来告别，顺便通知了我们。我在一旁听她对母亲讲：还没有去看，不过听说是在凉爽背阴的山崖上建的两层还是三层的一处比较宽敞的房子，请姨妈一定来。于是我劝母亲说：您去玩玩，养养身体吧！母亲从怀里掏出千代子的信给我看。信是千代子和百代子联名写的，好象是传达她们母亲的意思，希望母亲和我一块儿去。如果母亲去，她一个年迈人坐火车让人不

放心，只有我陪她去最好。让我这个乖僻人说，两个人闯入那乱糟糟的地方，即使不更多地麻烦人，也觉得不好意思，很惹人讨厌。但是母亲的表情是愿意一块去的样子。看起来又象是为了我才去的那种表情，于是我就更不愿去了。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一起去。这样说，也许别人不理解，不过，因为我虽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可又是个心肠很软的人。

十四

母亲素来腼腆，所以平素就不爱好旅行。在重视老规矩而又十分严格的父亲活着的时候，似乎就没能出去过几次。确实我就不记得父亲和母亲为了娱乐有过一起离家外出的事。父亲过世后可以自由了，可是很遗憾，我的母亲仍然没有机会可以随便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她没有一个人出远门或者长时间离开家的条件，闷在只有母子两人的家庭中，就这样又老了几年。

决定要去镰仓的那天，我为她提了一个皮箱，乘上直达列车，我坐在了母亲的旁边。在车子开动的时候，母亲笑眯眯地同我说：好久不坐火车啦！其实我也没坐过几回，在一种新的气氛之中，我们二人的谈话比平素增加了几分生气。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反正尽是些我根本没有印象的事。在断断续续地你来我往的交谈中，火车到达了目的地。因为事先没有联系，所以没有任何人来车站接我们。当即雇了一辆车，说明到某某别墅，车夫说声知道了，就拉上我们走了。在我没留心的当儿，已经上了两旁新房林立的沙石路。从松林间望去，远处的田地里一片黄花，着实好看，冷眼一看，简直和油菜花一模

一样，十分鲜艳诱人。我坐在车上冥思苦索：这闪闪夺目的花朵到底是什么呢？最后，当发现那是南瓜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可笑。

车子到达别墅的大门时，从路上清清楚楚地看到有人影在卸掉窗门的客厅里移动，我看到当中有个穿白色单衣的男人，我想可能是姨父昨天从东京来住下过夜了。可是，屋里的人们一个个地都出来迎接我们的时候，却唯独不见那个男人露面。我想：若是姨父，当然会是这样的，可是进了客厅一看，那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当我还在诧异地往四下观望的时候，姨妈和母亲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寒暄开了。什么火车中恐怕很热吧，什么弄到一座景致这么好的房子真不错呀之类。她们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应酬话特别多。千代子和百代子劝母亲换上件单衣，把脱下来的衣服拿去晒了。女佣人把我领到洗澡间，我用冷水洗了洗脸和头。这里是个离海岸相当远的山坡，可是水却意外地不好。一拧手巾，那金属盆的底部马上就有许多沙一样的沉淀物沉了下去。

“你用这个吧！”突然背后传来了千代子的声音。回头一看，干干的白手巾搭在了我的肩头上，我拿到手巾站了起来。千代子又从一旁梳妆台的抽屉里给我拿出了梳子。我坐在镜子前梳头发的当儿，她把身子倚在洗澡间门口的柱子上，瞪着大眼看着我那湿淋淋的头。因为我一句话也没说，于是她问道：“水不好吧？”我看着镜子里面说：怎么染上了这种颜色？关于水的问答结束之后，我把梳子放在梳妆台上，把毛巾搭在肩上站了起来。千代子先于我离开柱子要去客厅，我冷不防从后面喊了一声她的名字，跟着问了一句：姨父在哪儿？她止住脚步回过头来。

“父亲在四、五天前来了一下，前天又说有事回东京去了。”

“不在这儿吗？”

“是的。你问这个干什么？说不定今天傍晚会带着吾一又回来吧。”

千代子说，明天如果天气好，大家准备一起去钓鱼，田口若是不算计好在今天傍晚以前赶到就不好办了。并且劝我明天也一定要同去。其实，比起钓鱼，我更想知道刚才穿单衣的那个男人住在什么地方。

十五

“刚才不是有个男人在客厅里吗？”

“那是高木。他是秋子的哥哥。知道吧？”

我既没回答说知道，也没说不知道。不过我心里立刻就想到了这个叫高木的是什么人。很早以前我就知道百代子的同学中有个叫秋子的女同学，她的相貌在她和百代子一块照的照片上也见过。还在印花的明信片上看到过她的字迹。那时还听说她有一个哥哥到美国去了，现在刚回来。那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他到镰仓来玩是不足为怪的。即使在这里有座别墅也是想象之中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想问问千代子，叫高木的这个男人住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下边。”她没有多说。

“是别墅吗？”

“是。”

我们二人此外再没说什么就回到了客厅。客厅里母亲和姨妈还在谈论着大海是什么颜色啦，大佛在哪个地方啦等等，把

一些无所谓的极平常的事，煞有介事地当成个问题，问过来答过去。百代子告诉千代子，她们的父亲特意捎信来说这天傍晚之前来。她们姊妹二人在眼前就绘声绘色地描绘着明天去钓鱼的乐趣，简直象手里已经抓到鱼似的快活地谈论着。

“高木君也一块儿去吧？”

“阿市也来吧。”

我回答说：不去。作为不去的理由，我又加上了说明。说家里还有点事，今晚必须赶回东京。我心里想，本来就够乱的了，如果田口再带上吾一来，恐怕连我睡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我不愿见她们姐妹熟悉的那个叫高木的人。他刚才还在和她们二人谈论我，可是看到我来就躲开了。听百代子说他有些不好意思，从后门回去了，这时我倒很高兴，首先我觉得可以减少拘束了。因为我是很怕见生人的。

听说我要回去，她们俩都感到吃惊，开始挽留我了。尤其是千代子更是不愿我走。她抓住我，说我是个怪人，说没有将母亲一个人留下自己走的道理。还说：你要走也不让你走。她对我，远比对她的妹妹和弟弟，更有随便用词的特权。她如果能象对我这样大胆、直率（有时是善意的）、高压式地对待他人的话，象我这样的还有更多缺点的人，恐怕也就能够愉快地生活了。我平素就常这么想象，对于这个小小的暴君很是敬佩。

“好凶啊！”

“你不孝敬老人。”

“这样吧。我去问问姨妈，如果姨妈说住下来好，你就住下啊。”

百代子操着仲裁般腔调，一边说着一边跑到两个老妇人正在谈话的客厅里去了。我母亲的意思，根本用不着问。百代子

从两位老人那儿带来的回话在这里说也是多此一举。总之，我成了千代子的俘虏。

过了一会儿，我托辞说到街里转转，于是撑着一把旱伞，遮住过午那火热的阳光，就在别墅附近东一头西一头地乱转起来。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为了怀旧，看看许久不见的乡土。然而，纵然有意舒展一下我那寂寞苦闷的心情，现在也是既没有能沉浸在这方面的闲静，也没有那悠闲的时间，我只是转转悠悠地看着门牌往前走去。当我在一座比较漂亮的平房大门的柱子上发现了高木二字的时候，就在门前伫立了片刻，心想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后来又毫无目的地缓缓而行，大约走了有十五分钟左右，这完全是为了表白自己并不是为了找高木家而特意到外边来的。然后我就很快地返回去了。

十六

说实在的，关于这个叫高木的男人，我一无所知，只是从百代子那里听说他正在寻求合适的配偶。记得那时百代子仿佛和我商量似的看着我的脸色说：我姐姐怎么样？我当时还是和平素一样，冷淡地说：也许好哇，跟你父母说说看。从那之后，我不知又到田口家去过多少次，可是至少在我的面前任何人也没有再提起过高木这个名字。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没有任何亲近感、连面都没有见过的陌生人的地址那么感兴趣，还特意冒着火烧一样的炎热到外面去寻找。直到今天，我没向任何人讲起过这件事的缘由。就是对我自己本身，那时也没能说得清楚。只是觉得有一股朦胧之感刺在我的心头，象是在摸不到的遥远的地方有一种不安在摇撼我的身躯。在镰仓度过的

两天时间，这种感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真实的有形的东西，从这个结果来看，我现在认为诱我出去散步的肯定还是同一股力量。

我返回别墅还没到一个钟头，和我注意到的门牌同名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姨妈很亲切地向我介绍说：这是高木。看上去他是个肌肉丰满血气方刚的青年。从年岁来看，我想或许比我要大，可是他充满生气，要形容他那机敏的长相，就非得用青年两个字不可。在刚见到他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这是否为了自然地进行比较而故意把我们两个人摆到同一个客厅里来的。不用说，处于不利地位的是我。因此，这样郑重其事地把我们两个凑到一块，我只能认为是对我的一种奚落。

我二人的容貌已经做了居心不良的对照。至于衣着打扮，风度举止，我就更不能不觉得相差甚远了。在我面前的母亲、姨母、表妹等等都是非常亲近的有血缘关系的人，然而我在他们当中，和高木比较起来，反倒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客人一样。他坦然自若，毫无拘束，而且很有些心术，不至于把自己降低到有损身价的危险地步。如果让惧怕生人的我来评论的话，我看这个人是刚一出世就被丢到了交际场里，一直在那种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在不到十分钟的工夫里，他夺走了我所有讲话的机会，把一切全都垄断为己有了。只是偶尔留意不完全把我作为一个局外人，跟我说上一句半句的。而那又都是些我不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我也不可能和大家对谈，当然也不能只同高木一人谈话。他亲昵地称田口家姨母为妈妈。对千代子的称呼也同我一样，竟象理所当然似的顺口用千代这个我从小就叫惯了的名字。还对我说：刚才您来的时候，我和千代子正谈论您呢。

我从一看到他的容貌时开始，就已感到很羡慕了。再听他的谈吐，更觉得望尘莫及。仅这些，在这种场合就足以使我不愉快了。而在慢慢观察他的过程中，又使我产生了疑心。他不正是把自己的长处在我这个劣者面前有意显示以炫耀自己吗？想到这儿，我骤然憎恶起他来了。这样一来，我就是有了开口的机会，也故意地保持沉默。

以我今日的稳静来回顾当时，只可解释为那是我的乖僻吧。我好怀疑人，可又不能不同时怀疑我这好疑人的自己。这是我的秉性。所以，结局是在和人谈话时，也难明确地谈出个所以然。假使那真正是我乖僻的天性的话，那么其中就潜含着还没有凝结成形的嫉妒。

十七

我作为一个男人，嫉妒心是强还是弱，自己也不清楚。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独生子，可以说是被当成掌上明珠抚养长大的，至少在家庭中没有使我产生嫉妒的条件。小学和初中时代，或许是由于侥幸没有比自己成绩更好的学生，似乎是很顺利地过来了。从高中到大学，习惯上也不那么看重名次，而且估价自己的见识逐年增长，所以分数的多少也觉得算不了什么。除此以外，我还没有过陷入爱情深渊的痛切经验。和别人同时去争夺一个女人的事就更没有过。坦白地说，我是一个对年轻女子特别是对年轻貌美的女子十分留意的人，其用心甚至超出一般的男人。走在路上，一看到美丽的容颜和华丽的衣服，我的心情就豁然开朗，恰似明亮的太阳穿云而出时的那般情景。有的时候还产生杂念，想成为那些美好东西的占有

者。可是，立刻又想到那美丽的容颜和那华丽的衣服会怎样如幻梦般的变化呢？于是又从迷醉中醒来，感到人生短暂，不禁毛骨悚然。使我不痴迷于美女佳人的，只是因为有被这种东西所抛弃的寂寞凄凉这个障碍物而已。每当我产生这种情绪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年纪轻轻的，岂不是突然变成老人或是和尚了吗？于是就陷入一种极度的不愉快之中。不过，或许正是因此才能够使自己不知嫉妒而了事的。

我希望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所以并不想以没有嫉妒心而引以自豪或者如何如何。不过，在亲眼看到高木之前，由于刚才所说的这些理由，从未经验过被赋于这样一个名称的感情强夺去过我的心。那时，我明显地感到高木给了我一种难以形容的不快。当我想到这种嫉妒心是为了既不属于自己、也不想去占有的千代子而燃烧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无论如何必须抑制住这种嫉妒心理，否则就对不起自己的人格。我怀着失去存在资格的嫉妒心理，在谁也看不见的心中苦闷起来。幸亏千代子和百代子说太阳不晒了，要到海边去。我想高木一定会和她们一同去的，所以很希望她们快去，好留下我一个人。果然，她们邀高木一同去，可是很意外，他编了个什么理由，很不愿动。我推测那可能是因为我而产生的顾忌，我的眉头就越发紧皱起来。接着她们又叫我。我当然没答应。本来尽管没人给我尽早离开高木的机会，我还想伸出手去夺到它，更何况在现在这种情绪下，早就不愿争取同她二人到海滨去了。母亲带着很失望的表情说：跟她们一块儿去吧！我默不作声，眺望着远方的海面。姊妹二人一边笑一边立起身来。

“你还是那么怪呀，真象个幼稚的孩子。”

千代子这样抱怨了一句。实际上我在所有人的眼里，恐怕都

是一个地地道道幼稚的毛孩子吧。我自己也觉得真有点象顽皮的孩子。高木很随和人，到走廊上为她们取过象斗笠那样的大草帽，说了声“请”。

姊妹二人出了别墅大门之后，高木又接着同两位老妇人谈了一会儿。说什么这样来避暑是很轻闲，不过一天该怎么度过，却又成了问题，反倒使人苦闷等等。看起来是苦于天热和寂寞，无法为充满活力的体魄安排用场。过了一会儿，高木象是自然自语地说：到晚上之前怎么过呢。突然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朝着我说：玩玩球怎么样？幸好我生来就没有打过台球，所以马上就拒绝了。他说：我认为刚好有了个好对手，可您却不会，太遗憾了。高木边说边就走开了。我望着他活蹦乱跳的背影，意识到他这一定是到海滨找千代子她们去了。可是我还是坐着一动没动。

十八

高木走了以后，母亲和姨妈谈了一会儿有关他的事。可能是因为初次见面，看来母亲对他的印象特别深。说高木是一个心直口快，虑事周到的人，甚是赞赏。姨妈似乎是在证实母亲的看法，举出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来予以说明。这时，我发现自己对高木的认识十分浅薄，必须全盘修正看法才行。听百代子讲，他是从美国回来的，而姨妈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受英国教育的人。看来姨妈从谁口里听来了一个所谓“英国式的绅士”这个词儿，一连用了好几次，使一无所知的母亲为之瞠目。不仅如此，她还向母亲说：所以呀，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些人品出众呢。母亲只是随声附和地表示佩服。

两个人这么说着，我几乎连嘴都没有张一张。从表面来看，母亲的语调和平素没有什么不同，可是此时此刻在她心里把我和高木比较一下，又作何感想呢？想到这里，我对母亲真是又可怜又怨恨。还是这位母亲，若是把我和千代子这一对由来已久的关系放置在一旁，而一味地想象千代子和高木之间的新关系的话，该会是怎么一种心情呢？即使母亲有小小的不安，不是也等于我有意给她制造的吗？本来可以避免，我却偏偏把她带了出来。我本来就很不愉快了，现在又新增加了一层对不起老人的苦恼。

这只是我从前后情形对母亲心情的推测，实际上母亲的那种心情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姨妈很可能是有心想利用这种场面，在既不是商量也不是宣告的形式之下，向我们母子讲明：要是有缘，就打算把千代子许给高木。尽管我意识到了这一切，可是一旦如此，远比我更不了解内情的母亲又当如何呢？当场我从姨妈的口气里预想到这将是我和千代子永远分手的第一轮谈判。不知是福还是祸，在姨妈还什么都没有说出口的时候，那姊妹二人戴着呼扇呼扇的大草帽回来了。我的预卜没有实现，我真为母亲高兴。与此同时，这同一桩事使得我异常焦躁不安，这也是事实。

到了黄昏，受母亲之命，我和她姊妹二人一同离开家门去车站迎接预定从东京来的姨父。她们穿着一式的单衣和白色布袜。这一对姊妹的形象映在后面目送她们的妈妈眼里，是多么值得自豪呀！我和千代子并肩而行，这个形象在我母亲的眼里，作为一幅出类拔萃的美丽画卷又将是多么高兴呀！我为自己被自然而然地用为欺瞒母亲的材料而感到痛心。迈出大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母亲和姨妈都在向我们这面望着。

走到半路的时候，千代子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站住了。她说：“哎呀！忘了叫高木啦。”百代子立即看了我一眼。我止住了脚步，但没有讲话。百代子说：“算了吧！都走到这儿啦。”千代子说：“可是，刚才他说过让我们叫他的呀！”百代子又看了看我，有些踌躇。

“阿市，你带着表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我掏出表给百代子看。

“还来得及。叫他来也好。我先到车站去等。”

“已经晚啦！高木要是打算来，他一个人也一定会来的，然后向他道个歉，就说忘了。这样行吧？”

姊妹们反复商量的结果，决定不再返回去。果然不出百代子所料，在火车还未到达之前，高木匆匆忙忙地赶到站内来了。对她们姊妹说：也太狠心了。我那么说邀上我，可……。接着又问妈妈怎么没有来，最后又朝着我殷切地寒暄了一句，说：刚才对不起啦。

十九

那天晚上要等姨父和表弟，再加上有我们母子新来入伙，所以开饭时间比平常晚多了。不仅如此，正如我暗自所怕的那样，不得不目睹在十分嘈杂混乱之中交杯换盏的光景。姨父一边笑着一边转着弯子打圆场说：阿市，这真象是着了大火一样！不过，偶尔这么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饭也是很有趣的呀！早已习惯了清清静静用饭的母亲，确实如姨父所说的，在这种热闹的气氛中，脸上挂满了愉快的笑容。母亲虽然好静，却也喜欢这种欢快的场面。当时母亲偶然吃了一口红烧的爆腌竹荚

鱼，说味道很好，赞不绝口。

“只要事前跟渔家打个招呼，要多少都能给搞来。要不然，回去的时候带上些走吧。早就想到姐姐爱吃，要给送些去，可总是没得方便。再加上这个东西还爱烂，所以……。”

“有一次我也在大矶定购了一些，特地带回东京去了。这东西半路上稍不留神就……”

“会烂的，是吗？”千代子问。

“姨妈！你不喜欢兴津产的方头鱼吗？我觉得兴津方头鱼比这个可好吃。”百代子说。

“兴津方头鱼是兴津方头鱼的味道，也好吃呀。”母亲安详地回答说。

这些罗罗唆唆的对话，我怎么会都记下了呢？因为那时我特别注意观察母亲的表情，母亲的脸上流露出相当满意的神色。此外，我也和母亲一样，很喜欢那爆腌的小竹荚鱼。

顺便我在这里说说，在嗜好和性情上，我有些地方非常象母亲，可也有的地方和母亲完全两样。有一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的秘密，那就是在过去的几年之中，我背着人反复仔细地研究过我和母亲什么地方有什么不同，也有什么地方如何相似。母亲若问起为什么做那种事，我不好回答。即使是我自己问自己，也说不太清楚，所以不能讲理由。然而从结果来说是这样的——哪怕是缺点，若是和母亲同时都有，我也非常高兴。纵然是长处，若母亲没有而我有，就会很不愉快。其中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脸型只象父亲，鼻子和眼睛长的和母亲一点也不着边。我现在每逢照镜子就想：长得不漂亮倒没关系，如果能更多地象母亲脸型的话，就会象个母亲的儿子，那心里该多美呀。

与吃饭晚了同样，睡觉时间也拖得很晚。而且，突然增加了这么多人，光是安排床位，分派房间，就把姨妈累得够受。男的三个人挤在一起，睡在同一个蚊帐里。姨父不停地用蒲扇呼扇呼扇地扇着他那肥胖的身体。

“阿市，怎么样？不热吗？照这个样子，还是东京好得多呀。”

我和我旁边的吾一都说东京要凉快些。那么又何苦特意跑到镰仓来挤在小蚊帐里睡呢？姨父也好，我和吾一俩人也好，都解释不通。

“这也是一种乐趣嘛。”

姨父这么一说，疑团即刻就云消雾散了。可是热劲却总不肯离去，所以谁也不能马上入睡。吾一到底还年轻，不停地问姨父明天去捕鱼的事。姨父说得倒好听，不知是真的，还是开玩笑，他说只要乘上船，鱼就会不钓自来的。可是，他不光和自己的儿子聊，还有时阿市阿市地和我这个对那些事毫不感兴趣的人聊，这真有点反常。不过，我还有必要跟他搭讪几句，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前，我当然也就作为一个同行者而同他问来答去的了。本来我并没有要去或是别的什么打算，所以这个变化对我来说，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看来姨父内心象是很清净悠闲，说着说着就打起了呼噜。吾一也安安静静地进入了梦乡，唯有我还得把睁着的大眼特地闭上，思前想后一直到深夜。

二十

第二天一睁开眼，睡在我身旁的吾一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无影无踪了。我还没有睡够，昏昏沉沉的头枕在枕头上。迷迷糊

糊地不知是在做梦还是在思索事情，同时还以一种象是窥视异民族人似的好奇心，不时地看看姨父的脸。看着姨父想象自己睡觉时的脸型，若从一旁来看，可能也是这么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吧。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吾一从外面跑进来问我天气怎么样，催我起来看看。我爬起来到房檐下，朝大海方向望去，霭雾弥漫，白茫茫一片，连近处海角上的树木也失去了平日的翠绿。我问吾一：是不是在下雨？他马上跑到院子里仰着头望天，接着回答说：有几滴雨点儿。

他似乎非常担心今天不能去玩船，又把两个姐姐拉到廊边，怎么样怎么样地反复催问她们。最后，可能是想到有必要问问最高裁判者——他父亲的意见，终于把还在梦乡中的姨父叫了起来。姨父睡眼朦胧地显出一副天气好坏都没有关系的神态，抬眼望了望天空和海上，然后说：照这个样子，过一会儿一定会晴的。姨父这么一说，吾一象是安心了，而千代子却朝着我说：这个预报很没准头，是不负责任的预报，令人不放心。我不好说什么。姨父接过去说：没事，没事。然后就朝洗澡间走去。

快吃完早饭的时候，下起了雾一样的细雨，不过没有风，海面上看来比平素还要平静。碰巧天气不好，心地善良的母亲很为大家惋惜。姨妈说：过一会儿准会下大的，今天不要去了吧。但是年轻人一个个都主张去。姨父说：好吧。只把老太婆留下，年轻人全部出动。姨妈一听立刻就说了一句：那么，老爷子应当属于哪边呀？她故意问姨父，逗得大家都笑了。

"今天，我也属于年轻人。"

姨父是为了证实一下这句话呢，还是为什么，敏捷地立起身，把单衣的后襟一撩就先走了下去，姐弟三人跟着也下了台阶。

“你们也把后襟掖起来的好。”

“我不愿掖，不好看。”

姨父露出象山贼一样的黑毛腿；姊妹二人戴的麦秆编的草帽，恰似源义经的情妇所戴的那种女式斗笠；弟弟扎着一条长长的黑布腰带。我从廊檐上往下望去，他们简直象是一伙逃离都城的形迹可疑的人。

“阿市看着我们又想说什么坏话了。”百代子面带微笑地看着我说。

“快点下来！”千代子斥责似的说。

“给阿市拿一双旧木屐穿好啦。”姨父提醒说。

我立刻走了下去。可是约好了的高木还没有来，这又成了问题。大家认为他可能是因为天气正在犹豫不决，所以就决定我们先慢慢走，叫吾一跑去把他接来。

姨父还是历来的那个劲头，不停地跟我说话，我也就随着他的脚步一块走。到底是男人的脚步，说话间不知什么时候超出了千代子姊妹很远，我回头望了望，两个人象根本就不理会似的，丝毫没有要追上来的表示。我似乎只能理解为她们那是故意为了等后来的高木。恐怕那也是出自对被邀请者的一种礼貌而应当采取的作法吧。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这样考虑。即使有这样考虑的余地，也未能察觉到就过去了。我想给她们一个信号，喊她们快点走，可是刚回过头去却又不想喊了，于是又同姨父向前走去。就这样一直来到了去小坪入口处的海角。往前一段路是急转到山对面去的狭窄的陡坡，是在伸向海面的山脚上凿成的一条小路，仅能过一个人。姨父走到坡顶的拐角处停住了。

二十一

突然他扯着和他那粗大的身躯相般配的大嗓门喊起那姊妹俩来了。说老实话，在此之前我有几次想回过头去看看她们。但是，是因为不好意思呢，还是因为自尊心在作怪，每当要回头的时候，脖子硬得就象野猪颈子一样回不了弯儿。

一看，两个人还在百十米以外的下边，在她们身后紧跟着高木和吾一。当姨父毫不客气地扯着大嗓门喊"喂"的时候，两姊妹一同抬头看了看我们，接着千代子就回过头去看紧跟在后面的高木。于是高木用右手摘下头上戴的麦秆草帽，不停地挥舞示意。四个人当中只有吾一一个人高声回答姨父的喊叫。他的呼喊看来又象是在学校练习喊口令那样，随着大海和山崖的回声，他把两手高高地举过头顶。

姨父和我站在断崖向外突出的部位等待他们的到来。他们在姨父呼唤后仍象以前那样慢腾腾地一边说着什么一边往上走。在我看来那不大一般，简直是在戏弄人。高木穿着一件茶色的象大衣一样肥大的衣服，不时地把手伸到衣袋里去。望着高木，开始觉得很奇怪，我想：这么热的天何必穿大衣呢。随着他们渐渐走近，才看出那是件薄雨衣。这个时候，姨父突然说：阿市，坐上小船在这一带游玩也很有趣儿啊！我仿佛猛然意识到了似的，眼睛从高木那里移开，向脚下望去。离一块岩石不远的地方，有一只涂得雪白的空船浮在平静的水面上。连毛毛雨都够不上的细雨还在不停地下，海面一片朦胧，对面悬崖上的岩石、树林平素象在手掌中一样一目了然，尔今都变成了一个颜色。不久，那四个人好不容易来到了我们的跟前。

“对不起，让您二位久等了。其实我正在刮胡子，也不能刮半截就……”高木一见姨父的面就解释说。

“穿这么个家伙，不怕热吗?”姨父问道。“就是热也不能脱呀。外面挺高级，里面可够寒酸的。”千代子笑着说。高木在雨衣里面直接穿了件半截袖的薄衬衣，既古怪又洋气，很刺眼。制服短裤下露着大腿，穿一双黑布袜，拖拉着平底木屐。“是这样的”，他说着撩起雨衣让我们看，还说：一回到日本，服装很自由，就是在贵妇人面前也用不着拘泥啦。

大家一个跟着一个地走一个肮脏的渔村，街道只有六尺宽。刚进村一股令人不快的腥臭就扑鼻而来。高木从衣袋里掏出白手帕捂在他那刮光的胡子上。姨父突然朝着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的孩子问：一个西边的人，从南方来当养子，他的家在哪儿？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发问。孩子们回答说不知道。我问千代子姨父的问法怎么那么奇怪？千代子告诉我说：昨晚派人来知会的那家主人说，因为名字忘了，到那里就说是怎样怎样的一个人，打听着去找就能找到的。听千代子这么一说，我不由得感到羡慕起来。这种漫不经心的教法和同样不费脑筋的问法，正是自己那种毫无机动余地、对小节也认真死抠的性格所不能比拟的。

“这样能问清楚吗？”高木也露出了很不理解的表情。

“若是能弄清楚，那可真够稀奇的啦！”千代子笑着说。

“没问题，会清楚的。”姨父回答说。

吾一很逗趣儿，只要见到人就问：是西边的人，从南方来当养子，他的家在哪儿？他每次问，都引得大家发笑。最后，走到一家很脏的茶馆，里面有一个弹月琴的年轻女子正在休息，她头戴草笠，手背上戴着白色臂套，裤脚上扎着带子。用

同样的问法，问到这家茶店的老婆婆，没想到她马上就轻而易举地指给了我们。于是大家又拍手笑了起来。那是一幢不大的草房，顺着路往山上那个方向走，登上分成三段的石阶梯就到了，地势并不太高。

二十二

六个人各有各的装束打扮，首尾相接一个挨一个地顺着狭窄的石阶梯向上攀登。从一旁看去，我想肯定会觉得是一幅很离奇的景象。而且这六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明确地考虑过将要做什么，真是悠闲极了。就连领头的姨父，也只知道乘船，尔后什么撒网啦，钩钓啦，该把船划到什么地方啦等等，似乎全都不晓得。我跟在百代子后面，登着被脚力踏磨出很多凹陷的石台阶，一边往上走一边想：难道说把自身投进这毫无意义的行动之中而全无悔恨，就是来避暑的目的吗？同时我怀疑在这无意义的行动之中，有一出很有意义的剧目，其中最重要的一幕不是正在一男一女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上演着吗？进而我又想到：在这一幕里，假如说有自己必须扮演的角色的话，那么恐怕就只能充当一个被那貌似安详的命运捉弄的角色了。最后脑子里又出现了一个想法：无论什么事，姨父不消多费脑筋就能轻而易举地干得很漂亮。假若他在人们没注意到之前就完成了这一幕剧的话，那就不得不说他才真正是一个拥有无与伦比的高超技巧的作家。当这种想法在我的头脑中闪现出来的时候，在后面紧跟上来的高木说：这么热我可受不了啦！请允许我脱掉雨衣吧。

草房比起在下边看的时候还小还脏。门口钉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百日风邪吉野平平吉--家一同”几个小字。主人的名字终于弄清楚了。这一发现是目光锐敏的吾一的功劳，他把那几个字大声读给众人听。往里边一看，天棚、墙壁全都黑得发亮。人也只有一个老婆婆。她向我们解释说：老头子说今天天气不好，可能客人不会来了，所以很早就出海了。我现在去海滨叫他回来吧。姨父问道：是乘船去的吗？老婆婆用手指着海上说：多半就是那条船。霭雾还没有消散，不过比刚才好多了，天空已经很亮，近处海面上的情况已经能看得比较清楚，老婆婆指的那条船在对面远处露着个小小的影子。

“那可不得了。”

高木一边用带来的望远镜看一边说。

“说得太轻松啦。去接？怎么能到那儿去接呀！”千代子一边笑着一边从高木的手里接过望远镜。

老婆婆回答说：没事，马上就叫来。她连脚上穿的草鞋也没换就顺着石阶跑下去了。姨父笑着说：农村人真快活呀。吾一在老婆婆的后面追了下去。百代子呆呆地坐在肮脏的檐廊边上。我在院子里转着看，其实叫院子也有些不相称，房前也就十五、六平方米，角落上有一棵无花果树，在这鱼腥味四溢的空气里，青青的树叶长得还算茂盛，枝头上挂着寥寥几个还没成熟的果子。一棵树杈上还吊着个饲养昆虫的空笼子，虫笼子下面有两三只仅有一把骨头的鸡在拨弄着它们那饿得一心想找食的尖嘴，在爪子所踩的地面上不停地啄来啄去，那一边扣着个铁丝编成的类似鸡笼样的东西，形状宛如佛手，歪歪扭扭的，令人感到滑稽可笑。突然姨父说：有点臭啊！百代子似乎有些泄气，她说：我看鱼不鱼的，怎么都行吧，真想快点回去啦。这时一直拿着望远镜一面望着海一面不住地和千代子说话

的高木马上把头扭了过来。

“在干什么呢？我到那里去看看。”

他一面说着，一面打量身后的廊檐，想把手里拿的雨衣和望远镜放下，站在一旁的千代子在高木还没动作之前就把手伸了过去。

“给我吧。我拿着。”

当从高木手中接过这两件东西的时候，她又看着高木那短袖半截裤的打扮笑着评论说：“到底成了个寒酸相！”高木只是苦笑，很快地往海滨方向下去了。我默默地从背后望着他的每个动作，他肩上的肌肉很发达，很象个运动员。他急着下台阶，为保持平衡而舞动着手臂，那肩上的肌肉也就随着他手的动作不停地颤动着。

二十三

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大家一起到海滨去上船。不知是在什么节日之前、或是已经过后，海滨上有两根高大的爬竿深深地埋在沙里，很惹人注目。吾一拾来不知从哪儿抛到海滨的树枝，在沙滩上写了好多大字，画了好几个巨大的人头。

“请上船吧！”头顶光秃秃的船家说。六个人也没个次序，乱哄哄地从船帮爬了上来。事出偶然，千代子和我被后面的人挤到有隔板隔着的船头上促膝坐了下来。姨父以家长的身分第一个盘腿坐在船仓正中最宽敞的地方。那天可能是想把高木当客人对待，姨父请他到里边坐，无奈他只好坐在了姨父的身旁。百代子和吾一跟船家一同进了他们旁侧由船舱隔出来的另一个小间。

“怎么样！这面还空着呢。过来吧？”高木回头朝紧挨他身后的百代子说。百代子只说了声“谢谢”，但没有挪动地方。和千代子一起坐在镶边的席子上，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那么痛快。我对高木产生了嫉妒心理，这早已经坦白过了。这种嫉妒，从程度上来说，可能昨天和今天都是一样的，不过，与此同时，在我心里却丝毫也没有滋生出竞争的念头，我也是一个男性，未必今后不在某一个时期对某一个女人陷入热恋之中。但是我断言，如果不敢进行与这种热恋程度相同的竞争，心上人就不能到手的话，我无论忍受多大痛苦和牺牲，都将超然缩手放弃我那爱恋的人。假如有人评论说我不象个男子汉，或者说缺乏勇气，意志薄弱，那就让他们去评论好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女人可以向任何一方靠拢，而我不去进行那种激烈艰苦的竞争就很难得到她的话，那么我只能认为她是一个不值得让我去追求的人。我觉得，与其勉强拥抱那种并不钟情于自己的女人而得到快乐，莫如以一种男子汉的气概把对方的恋恋之情放逐到自由的原野上去，凄凉孤单地凝视自己失恋的创伤，这样做才会使良心得到莫大的满足和安慰。

我对千代子说：

“千代，到那边去怎么样？那里宽敞，好象舒服些。”

“为什么？在这儿妨碍你啦？”

千代子回敬了我一句，根本就没有要动的意思。本来无论是听起来太露骨，还是让人觉得讨厌，我应当清楚地做出说明：因为高木在那儿，到那儿去吧！然而我根本就没有说明的勇气。反倒是被她这么一问，心里竟闪出了一丝喜悦，这也正好是暴露表里不一的有力证据，因此，对于没有意识到自己性格脆弱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或许是心情的作用，比起昨天见面的时候，高木显得多少谨慎了些，对于我和千代子之间进行的这两句对话，虽然他听得很清楚，却佯装不知。船离开岸边的时候，他和姨父谈起话来："很顺利，天气转过来了。这要比阳光曝晒好啊。刚好是乘船玩的天气呀。"姨父突然大声问道："船家，到底捕什么呀?"姨父和大家直到现在还根本不知道要捕什么。光头的船家很粗鲁地说："抓章鱼。对于这出人意外的回答，看来无论是千代子还是百代子都不感到吃惊，而是觉得可笑，所以忽然放声笑了起来。

"章鱼在哪儿?"姨父又问。

"就在这一带。"船家再次回答说。

船家拿来一个底上嵌玻璃的椭圆形小木桶，好象比澡堂里冲身用的小木桶略深一些，他把小木桶按进水面，象是要钻进去似的脸紧贴着桶观察桶底。船家称这个奇妙的工具为镜子，把手边多余的两三个借给了我们。坐在船家身边的吾一和百代子抢先拿过"镜子"看了起来。

二十四

镜子有次序地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手里。这时，姨父很有些感慨，他说："这个东西很清亮啊，什么都能看见。"姨父心性傲慢，对一切都不以为然，这可能是因为他对人世上的事什么都知道的缘故吧。可是，当受到这种自然界现象的冲击时，却即刻就惊讶起来了。我从千代子手里接过镜子，最后一个隔着一片玻璃眺望了海底。看到的只是和过去想象毫无异样的、极其平凡的海底。小岩石凸凸凹凹连成一片，中间长满藻类，无止境地蔓延开去。海藻们宛如受微风吹拂一般，随着波

纹荡漾，静静地又是永久地前后摇晃着它那细长的直直立起的叶茎。

“阿市，看到章鱼了吗？”

“没看到。”

我扬起了脸。千代子又把头用力往下伸着看。她戴的柔软的麦秆草帽的沿儿，浸在了水里，和船家操纵的船身相逆时，就拨动起小小悦目的波纹。我在她背后，直盯盯地看着她那比脸更美的黑发和洁白的脖颈。

“千代，你看到了吗？”

“没有，哪儿都没有章鱼游啊！”

“听人说，要是不特别熟练，是很不容易看到的。”

这是高木为了千代而作的说明。千代两手按着小木桶，把从船边伸出去的身子扭向高木说：“怪不得看不到呢！”千代子就那样象跟水逗着玩似的用两手抓住桶，按了又按，弄得海水叶叶作响。百代子在对面喊姐姐。吾一也不知道哪儿有章鱼，用竿子来回乱扎。他使的是一根有三、四米长、头上安着矛尖的细山竹。船家用牙叼着木桶，用一只手撑竿，缓缓行船，寻找有章鱼的地方。刚一找到，就用那长长的竹竿机敏而巧妙地扎住了一堆软瘫瘫的怪物。

船家一只手把几只章鱼扬到了船上。每只大小都差不多，没有特别大的。开始，大家都觉得新奇，每次捉到就吵吵嚷嚷地看上一会。后来，连精神头十足的姨父也显得有点腻烦了，他说：“光是这样捉些章鱼，又有什么用呢。”高木一面吸烟一面看着聚在船底的猎物。

“千代，你看到过章鱼游水的样子吗？快过来看看，很有意思呢。”

高木这么说着叫千代子。他看到我坐在千代子旁边，就又补充了一句："须永君，怎么样？章鱼正在游呢。"我只回答说："是吗？很有趣吧。"却不想立刻就动。千代子嘴里说着在哪儿？跟着就到高木旁边又找了个新座位。我坐在原来的地方问她："还在游吗？"

"嗯，真有趣儿，快来看吧。"

章鱼把八条腿平行伸得直直的，极敏捷地运动着折成数段的细长的身躯，在水中径直地游，直到碰上船板。里面还夹杂着乌贼那类吐墨汁的鱼。我半弯着腰，看了看这般景象，就又返回到原来的座位，而千代子再也没离开高木的身旁。

姨父冲船家说："章鱼已经够多的啦！"船家问道："回去吗？"对面有两三个象大竹篮子一样的东西漂浮着。姨父觉得光是章鱼太没意思，让船家把船划到了一个大篮子旁边。全船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一齐向篮子里看去，约有七、八寸长的鱼在狭窄的水域中来回穿梭般地游着。其中有的鱼鳞泛着近似水色的蓝光，猛一游动，前后左右荡起闪光耀眼的波纹。

"给你，捞捞看！"

高木让千代子握住大捞网的手柄，千代子象闹着玩儿似的拿过捞网要在水里捞，可是捞不动。高木伸过手去，两个人一起用力在篮子中毫无目标地乱搅乱捞，最终还是没有捞出鱼来。千代子只好把捞网还给了船家。船家按姨父的吩咐，从水里挑着捞上来几条鱼，有鸡鱼、鲈鱼、黑鲷鱼等各式各样的鱼。终于打破了一色怪章鱼的单调气氛，我们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岸上。

二十五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返回了东京。母亲被大家再三挽留，说是到时候由吾一或别人去送，于是，母亲就答应在镰仓再逗留两三天。我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那么好说话，就照他们说的去办。以我这磨得敏锐的神经来推断，她过于沉静了，实在令人着急。

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高木。千代子、我、再加上高木，这三个人形成的混战关系从此再没有新的发展。其中，我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俨然以一种预卜到了未来命运的态度，在中途逃离了漩涡。听我这么说的人，想必会认为这并非是我的本意吧，我自已觉得有些象在火势尚未平息之前就急急忙忙地偃旗息鼓了似的。这样说，也可能会被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是抱着某种企图特意到镰仓来的。但是，与我这个只有嫉妒之心而无竞争之意的人相适应的一种自命不凡的心理，在我忧郁、沉闷的心中象春天的地气一样总是时隐时现地往上冒。我仔细地研究了自己的矛盾。于是，一种烦恼缠住了我的心头，这种烦恼是由其他各种思想和感情乱哄哄地轮番交替前来争夺我心的局面造成的，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又全在于我一直没有积极地充分利用自己对千代子的那种自命不凡的心理。

有时看来她似乎在普天之下只爱着我一个人。尽管如此，我也不能主动采取行动。但是，当闭眼不看未来，正考虑是否要采取毅然决然的态度时，她常常又突然从我手中跑掉，变得与外人毫无两样。我在镰仓生活的两天里，这种潮涨潮落的情形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有时我心中甚至升起这样一种模糊

不清的疑团：她是否在以自己的意志左右着这种变化，时而故意接近，时而又故意疏远呢？不仅如此，在我对她言行做出某种意义的解释之后，即刻就又要以完全相反的意思去解释她同一种言行，而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哪种解释是正确的。这种使我感到徒劳、厌恶的例子着实不少。我在这两天里几乎被自己并不想娶的女人给吸引过去了。于是我觉得只要有高木这个男人在眼前出没，即使我不愿意也得让她这样一直吸引到底。我在前面已经声明，对于高木我没有竞争心。但是为了防止误解，我愿再一次重复这句话。如果千代子、高木和我三个人搅在一起，在恋慕或爱情以及人情这个旋风中狂舞的话，我断定：那时我的动力决不是企图战胜高木的竞争心。这种状态正和从高高的塔上往下看的时候，在恐惧的同时，又不能不往下跳的那种神经作用完全一样。假如从结果将归结为战胜高木或是败于高木这个外观来看的话，也许象是竞争。但是，动力完全是另外独立的一种作用。而且这种动力只要没有高木在，是决不会来触动我的。我在那两天里，强烈地感觉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作用。于是我下定决心，马上离开了镰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读不了充满强烈刺激的小说。尤其是不能实践充满强烈刺激的小说。我正是在自己的心情开始进入小说的那一瞬间，猛然惊醒而返回东京的。所以，上了火车，我一半是胜利者，一半又是败北的人。在乘客不多的二等车里，对于象是同自己一起写出，又同自己一起撕掉的这部小说的续篇，我做了种种想象。那里有大海，有明月，有沙滩，有年轻男人的身影，也有少女的形象。开始是男人的激昂、女人的哭泣，后来是女人的激动、男人的安抚，最后，两个人手牵手在静静无声的沙滩上漫步。或者是有匾额，有垫席，有爽风拂动，两个

青年男子，在那里进行无意义的宣战，渐渐热血涨满面颊，于是二人都不得不使用有损于自己人格的那种粗野的语言，最终都跳将起来相互挥舞起自己的拳头，或者是……。在我眼前描写的象戏剧一样的场面不只几幕。我为自己失去了尝试其中任何一幕的机会而高兴。人们可能会嘲笑我象个老年人。如果说老人并不是只靠诗一般的热情生活在社会上的话，那么我被嘲笑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若以诗情热血枯竭者为老人的话，那我就不能满意这个评价了，因为我始终是以寻求诗一般的热情挣扎在世界上的。

二十六

我想象着回到东京之后的心情，担心可能比起在眼前面临刺激的镰仓反而会更加焦躁。于是在心中无谓地描绘起没有对手、一个人焦躁不安的那种不能忍受的痛苦。不料结果竟偶然跑到了另外一面。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以近似平时的那种安稳、冷静和漫不经心，比较容易地就被带回了我家那寂静的小楼上。我把气味新鲜的蚊帐尽情地张开，占满整个房间，躺在床上听着房檐下叮当悦耳的风铃声。也有时在傍晚转到街上抱开花盆打开格子窗。因为母亲不在家，所有一切都由叫阿作的女佣人来照料。从镰仓回来第一次坐在自家饭桌前的时候，我看到阿作为伺候我，膝上托着一个黑色圆盘，恭恭敬敬跪坐着的姿态，仿佛如今才感到她和在镰仓的那一双姊妹的不同之处。阿作当然也不是什么漂亮的女人，但是，她那只知道在我面前恭恭敬敬的姿态，使我深深感到那是多么彬彬有礼，多么谨慎，作为一个女人看起来是多么招人怜爱！她规规矩矩地端

坐着，好象已经认定，按自己的身分，即使想一想什么是恋爱，也是过于狂妄的。我用少有的温和话语同她说话，问她今年多大岁数，她回答说十九。我又突然问起她想不想出嫁，她满脸涨得通红，低下头去。这使我感到问得这样露骨太不合适了。因为过去，我和阿作除了有事之外，几乎从来都没说过别的话。由于从镰仓带回来的最新记忆的反作用，那时才使我第一次注意到在我家干活的女仆身上的那种女人的特性。所谓爱当然不是能用在她和我之间的词，我只是爱围绕她四围的那种稳重、安静、大方、温顺的气氛。

如果说我因为阿作而得到了安慰，连自己听来都感到可笑。但是，就是今天来考虑的话，除此之外也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所以我认为恐怕还是阿作，不！是以那时的阿作为代表，使我看到了女人某个方面的特性，使我那甚至为想象中的刺激都特别容易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坦白地说，镰仓的景色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在那景色之中，不用说，是有人在活动，但我感到幸福的是，看起来，那似乎是离我很远、同我毫无利害关系的人在活动。

我爬上二楼开始整理书架。母亲是喜好清洁的，总是注意打扫，从不懈怠。可是，当我把书一本一本地重新摆好的时候，在平时看不到的角落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层灰尘。因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书全部理好。作为一项同炎热的夏季很不适宜的无足轻重的工作，我不甚经心，如同尽量消磨时间似的，只要想看，就把抓到手上的书一直埋头读下去。这项工作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如同老牛拉破车，慢悠悠不慌不忙地做着。阿作碰巧听到了不合时宜的拍打尘土的声音，就从楼梯口探出她那梳成丫环头的脑袋来看，我让她用抹布把书架的一些

地方擦了擦。不过，我觉得让她帮我把这不知需用多长时间的事干完，也太不尽情理了。于是又叫她下楼去了。我不停地把书放倒又立起来，足足折腾了有一个小时，觉得有点累，就吸着香烟休息了一会儿。这时阿作又从楼梯上探出头来，并且问道：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干点什么吧！我很想给阿作找点事做。遗憾的是，她不懂西洋文，整理书籍也插不上手，我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但还是说：不要紧，没事了。就这样把她打发下去了。

关于阿作的事，本没有必要这么一件一件地说。不过，因为有刚才那么一节，我对她那时的行动都记得很清楚，所以就讲了。我抽完一支烟就又开始整理书，这次再不会有阿作妨碍我这一个人的世界，我一口气把书架的二层收拾完了。这时，我偶然从书架的后面发现了很久以前向朋友借来而忘记归还的一本很有趣的书。那是一本很薄的小书，因为掉在了别的书的后面，落满了尘土，所以我一直没有发现它。

二十七

借给我这本书的是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我曾经和他就小说进行过交谈，我说：智虑过多的人只是埋头考虑万事，而根本没有勇气积极采取行动，所以就是写到小说里也没什么意思吧。我平素不太爱读小说，因为我没有作小说中人物的资格。缺乏资格，我常想这可能就是因为我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缘故，因而才想提出这个问题的。当时他指着桌子上的这本书告诉我说：这里面写的主人公，头脑非常机敏，很有智慧，也有非常惊人的果敢行为。我问到底写的是什么事。他说：嗨，

你还是读读吧！说完就拿起这本书递给了我。德文书名写的是《盖当克》。他告诉我这是翻译俄国的。我把小薄书拿在手里，又重新向他问了问梗概。他说梗概这东西怎么都行。接下来又说：书中写的是嫉妒，还是复仇；是深刻的恶作剧，还是想入非非的谋略；是狂人的推理，还是正常人的打算，这一切都弄不大清楚。反正既有壮烈的行动，又有惊人的智慧，你还是先拿去看看吧！我借上书返回家中。但是没有心思读。我读不进去，反而却一概蔑视小说家，而且对于朋友说的那些事，根本就没有动心，毫无兴趣。

我把这件事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无意之中从书架后面把那本《盖当克》拽了出来，拂去上面厚厚的尘土。一掸土，眼睛落在尚有记忆的那几个德国字的书名上，与此同时，也想起了那位爱好文学的朋友和他当时的那些话。于是好奇心油然而生，促使我翻开头一页从头读了起来。里面写着令人恐惧的故事。

有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有意，由于那个女人不仅没有理睬他，反而嫁给了和他相识的另外一个男人，因此他就企图谋杀那个新郎。但是并不只是一般的杀。他认为不在妻子面前杀就没有意思。而且还要让在一旁观看的妻子知道他是凶手，却只能无可奈何地一直咬着手指看着他，除此以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觉得不采取这样复杂的杀法就不甘心。作为具体实施的手段，他想出了一个方案。利用一次应邀赴晚宴的好时机，他突然在宴会上象是狂癫病急剧发作似的当场乱舞起来。从一旁来看，只能认为是疯癫。在干着这种冒险勾当的同时，他看到同席的人全都信以为真，把他当成了地地道道的疯子，他心里暗暗庆贺如愿以偿。他在比较显眼的社交场合，又反复卖弄了

两三次同样的狂癫把戏之后，博得人们一致的评价，都说他一发病神经就错乱，是个危险人物。他就是如此煞费苦心企图造成一种无法判为杀人罪的杀人案。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连连发作，使五彩缤纷的交际活动黯然失色，一直热情来往的人家都对他突然关紧了门户。但这对他并不是件坏事，他仍然有一家可以自由出入。不用说，这就是将被他送往天国去的那位朋友及其妻子的家。有一天，他若无其事地敲响了朋友的家门。于是，一面为了泡时间东拉西扯地胡扯，一面暗暗地窥伺扑向眼前这个谈话人的时机。他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块重重的文镇，突然问道："用这个东西能杀人吧？"朋友当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他不顾一切地把全身力气集中到手上，用文镇在妻子面前把她亲爱的丈夫打死了。于是在疯癫的名义下，他被送进了疯人院。他用惊人的智慧、分析判断能力和推理能力，以上述事实的始末为基础，一味地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决不是个疯子。刚刚做了辩护，转眼间又怀疑起自己的辩护来了。不仅如此，他还要为这个怀疑进行辩护。他到底是正常人，还是个疯子呢？——我手持书本，毛骨悚然了。

二十八

我的大脑是为控制我的心而长的。从行动的结果来看，过去没有遗留下令人痛心的悔恨。回顾起来，觉得这似乎也是人之常态。但是，每当心头发热而受到严肃的大脑的硬性控制时，正如一般人谁都体验到的那样，是极其痛苦的。在固执这一点上，我恐怕要属于内向型的那种肝火旺的人，所以，对于类似因突然发作而使心灵受到刺激的人一下子又为理智所抑制

住的，仿佛飞速行驶的汽车猛然来个急刹车的那种痛苦，我尝受的并不多。

有的时候，如果不是生命的中枢受到强烈的压制，就会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活力在心里燃烧。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我总是屈从于大脑的命令。对于这个问题，我有时认为是自己的大脑坚强，因而才使其屈服的；有时又认为是自己的心太软弱，因而才屈从于大脑的。但无论如何，我总是摆脱不了恐惧的心理，觉得尽管这种斗争是为了生活，但却是一种神不知鬼不觉地消耗自己生命的斗争。

因此，我看到盖当克的主人公才大吃了一惊。他把亲友的生命视为草芥，不承认在天理和人情之间有任何矛盾、隔阂和争执。尽管他所具有的生命智慧都成了复仇的燃料，并且为干净利索地完成残忍的暴行提供了方便，他却毫无悔悟之心。他是一个伟大的演员，能用心周密地把满腔毒血以十分机敏的动作劈头盖脸地浇注在对方身上。或许又是一个兼有超乎寻常的头脑和热情的狂人。与平素的自己相比，我倒是非常羡慕这位能无所顾忌地一意孤行的盖当克的主人公。同时也很恐惧，以至于浑身都流出了冷汗。如果成功了，我想会是很痛快的。我还在想，大干一场之后，恐怕也一定会遭到难以忍受的良心上的谴责的吧。

我在思考，如果我对高木的嫉妒，使我采取某种不可想象的手段，将来要感受到比今天强烈数十倍的痛苦的话，那该是怎么个光景呢？首先，我考虑到人本来就不一样，归根到底那个样子是学不来的，从这一观点出发，马上就想把这个问题抛开。其次，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同等程度的复仇我也肯定能干得很漂亮的。最后竟想到，象我这样一个平素总为大脑与心

的矛盾而烦恼、举棋不定的人，更应当十分冷静地、有计划有准备地、痛快淋漓地来上这么一场凶猛的暴行。我自己也闹不清为什么到头来竟产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受到了一种异常心理的冲击，这种心理既不是纯粹的恐怖，也不是不安或不愉快，看来似乎是比这些远为复杂的某种东西。而从表现在内心的总体状态来说，一方面有一种满足感，恰似一个老实人因为喝了酒而胆子大了起来，觉得这回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了一样。而另一方面同时又意识到，自己当了酒醉的俘虏，在品格上远比平素那个自己要堕落得多。于是便产生了一种异常的心理，恰如在沉痛之上又加上了失望，觉得堕落既是受到酒的影响，作为一个人来说，那是无论向何处逃避，都根本无法逃脱的。在产生这种不正常心理状态的同时，我瞪着大眼做起白日梦来了，仿佛当着千代子的面，把重重的文镇打进了高木的颅骨，因此，吃惊地站了起来。

我马上跑到楼下钻进了洗澡间，哗哗地用冷水浇起头来。一看饭厅的钟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便借机坐在那里准备用饭。侍候我的还是阿作。我一声不吭地大口大口地吃了几口饭，两腮胀得溜圆。突然我问她："喂，阿作，我的脸色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吗？"阿作瞪着双眼惊异地回答说："没有。"这次问答过去之后，阿作反过来又问我说："您怎么了？"

"不，没有什么。"

"天气突然热起来了。"

我默默地吃了两碗饭。在让阿作倒了茶正要喝的时候，我又突然对阿作说：在家里真安静，比去镰仓那儿乱糟糟的好多啦。阿作说：不过，那里很凉快吧？我说：不，比东京还热哩。在那个地方，光是让人心烦意乱，真受不了。阿作问：老

夫人还要在那边呆一段时间吧？我回答说：快该回来啦。

二十九

我瞧着坐在我面前的阿作的那副姿态，觉得就象一朵一笔勾画出来的牵牛花，只是并非出自尊贵的名家之手，使人深感遗憾，但在我心里却只能认为是和那类画同样贵重的素描。可能有人要问，把阿作的人品比喻为画，又为什么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更深奥的意思。只是因为在她服侍我用饭的过程中，把刚刚读过盖当克的我和现在正端着黑漆盘恭恭敬敬坐着的阿作做了个比较，从而使我大为惊愕，我的内心为什么会象浓涂厚抹的油画那么复杂呢？坦白地说，我受过高等教育，作为其证据，我迄今一直为自己的头脑比别人复杂而感到骄傲。可是，不知何时，却因这样复杂的思维而感到疲惫不堪了。是怎样一种原因使我不能不把事物精雕细刻到如此细腻的地步，以求得生存的呢！想到这里，感到十分可悲。我一边往饭桌上放饭碗，一边看着阿作的脸，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对她的敬重之感。

“阿作，你也有时想这想那的吗？”

“我没有什么值得要想的事。”

“不想吗？那太好了！没有要想的事是最好不过了。”

“就是有，也没有脑子，想不出个头绪来。根本就不行。”

“你真有福啊！”

我不由得说了这么一句，使阿作感到很惊异。阿作也许会认为突然被我嘲弄了一通的吧。真是做了件很对不起她的事。

那天傍晚，没想到母亲突然从镰仓回来了。当时，我搬出藤椅放在阳光已移去的二楼走廊上，正听着阿作光着脚往庭前洒水的声音。当我从楼上下来，迎到大门的时候，看到千代子跟在母亲身后脱鞋上来，感到十分惊讶。照理说应当由吾一送母亲回来的，我坐在藤椅上乘凉，根本就没有想到千代子。即使想也是把她和高木联系在一起的。我一直确信这两个人眼下是不会离开镰仓那个舞台的。母亲的脸色多少黑了些。当见到母亲时，本当先问候一声，可是却很想在此之前先问问千代子跟来的原因。实际也是这样做了。

"我是送姨妈来的。怎么啦，没想到？"

"那，谢谢了。"我回答说。我对千代子的感情，去镰仓之前和去了之后大不一样，去了之后和回来之后又有很大不同。对和高木捆在一块儿的她以及今天这样被分开成了单独一人的她，在感情上也是大不相同的。她说不放心把年迈的姨妈托给吾一，所以自己跟了来。在阿作洗脚的当儿，千代子从衣柜里取出母亲的单衣，帮母亲换下了旅行服装，那种真心实意的劲头和原先的千代子毫无二致。我问母亲自我走后有什么趣闻，母亲脸上现出满意的神色，回答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稀罕事，但又说："不过，好久没有这样养养神了。托你的福。"我听着似乎是对身旁千代子道谢。我问千代子今天是否还要返回镰仓。

"住一宿再走。"

"住在哪儿？"

"是啊。到内幸町去也不错，可是那里太宽敞，叫人感到寂寞。好久不在这儿住了，今天就住在这儿吧，好吗？姨妈？"

据我看来，似乎千代子从一开始就打算住在我们家的。说

老实话，我坐在那里，还没出十分钟，对眼前的她的言行，又不得不再从另一种立场来观察、评价和解释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感到很不愉快。也觉得我的神经已经疲惫不堪，很难再做那种努力了。我是自己背叛自己，出于无奈才这样动心的呢？还是千代子强行牵动了我这个讨厌的人呢？不管是因为什么，我实在感到自己可气。

"即使千代妹妹不来，吾一来也没问题的。"

"可我不是有责任的吗？招待姨妈的是我呀。"

三十

"那么，我也是受邀请的，也能送我回来就好啦。"

"可以呀，要是听人家的话，再多呆些天就更好啦。"

"不，我是说那个时候嘛，在我回来的时候嘛！"

"这么说，对你真得象个护士啦！可以呀。就是当护士也会陪你来的。为什么不早说呀？"

"就是说了，也可能遭到拒绝吧。"

"我才可能被拒绝呢。对吧？姨妈。尽管是偶尔应邀来了那么一次，却总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真的，你有点病呢。"

"所以，才想让千代随着一块来的吧。"母亲边笑边说道。

在母亲回来的前一个小时，我没有料到千代子会来，如今这也没有必要再重复了，不过，那时我倒是料想母亲肯定会带来有关高木的消息。也想到了慈祥的母亲的神态，会因为不安和失望而变得忧郁阴沉，使人为之难过。而现在，我亲眼看到了与这些预想完全相反的结果。她们二人都和往常一样，是亲近的姨妈和外甥女。她们二人也还是和往常一样，把各自特有

的温情和爽朗相互传给对方，也高高兴兴地传给了我。

那天晚上，我缩短了外出散步的时间，和她们二人一块儿登上二楼，一边乘凉一边闲谈起来。我按照母亲的吩咐，把画着女郎花等七种花草的岐阜提灯挂在房檐上，点燃了里面细长的蜡烛。千代子说是太热，提议把电灯关掉，于是不客气地动手关了电灯，屋子里暗了下来。明月高悬，没有一丝风。靠在柱子上的母亲说想起了镰仓。这些日子以来熟悉了海滨生活的千代发表议论说：在电车的轰隆声中赏月，总觉得有点可笑。我坐在刚才那把藤椅上扇着蒲扇。阿作从下面到楼上来过两次，一次是更换了烟盘里的火，放在我的脚下；第二次是送冰激凌，这是从附近店铺叫来的，阿作把它盛在盘子里端了上来。每一次我都不由自主地把她和千代子做一番比较，宛如生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似的，阿作自认为自己一生的地位就是卑贱的使唤丫头，而千代子则具有一种无论在什么人面前都能摆出千金小姐架式的气质。对于千代子来说，即使阿作出场，也是和阿作以外的什么女人出场都不一样，根本就视而不见，毫不介意。而阿作每当起身退去走到楼梯口要下楼的时候，都回过头来望一望千代子的背影。我想起了在镰仓时在一旁看着高木度过的那两天生活，十分同情地凝视着眼前的这种情景，阿作曾明确说过自己没有什么值得思考的素材，而此刻却被赋予了千代子这个时髦而又有毒的一份素材。

"高木怎么样了？"这句问话几次到了我的嘴边。但是，由于除了想单纯地听听消息之外，还有一种别有用心的不纯正的东西在把自己推向前台，所以每当要开口的时候，也可能是由于远处有一种声音在骂自己卑鄙吧，最后还是以不屑一问而作罢了。而且也是因为考虑到，若是千代子回去，只剩母亲一个

人时，才更好没有顾忌地打听高木的事。可是，说实话，我还是想直接从千代子的嘴里听听高木的情况。我希望知道她对高木的看法。我要把这一点牢牢地刻在心里。这是嫉妒的作用吗？如果听我这么说的人认为是嫉妒，那我也毫无异议。按我现在的心境来考虑，似乎很难加上别的什么名目，若果真如此的话，岂不等于说我一直就是这样热恋着千代子的吗？若做这样推理的话，我也只能是无可奉告。因为我内心里实际上并没有觉得对她有过那样热烈的爱。这样说来，我就成了一个比别人嫉妒心要强两倍、三倍的人了。不过，也可能真的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要做出更恰当的评价的话，我想其原因恐怕还在于我生来就任性这一点吧！我只想为此再附加上一句话，若让我说，如果在已经离开镰仓之后，我对高木仍有如此强烈燃烧的嫉妒心的话，这不仅是我的性情上有缺陷，而且千代子本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恕我直言不讳，因为对方是千代子，所以我的弱点才暴露得如此明显。那么，是千代子的哪一点使我的人格低贱下来了呢？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我也在想，是否是因为她的亲切呢？

三十一

千代子还是平素那样开朗爽快。无论出现什么话题，她都能毫不费力地发表见解。这只能令人认为是她心中没经过任何思考就乱发表议论的证明。她说：到镰仓之后，自己开始学游泳，现在就盼着游到深水里去。还说：可是百代子非常小心，总怕出危险，常常象哭泣似的哀求我，不让我去，真有意思。这时母亲的表情显得有些担心，又有些吃惊，恳求她说："怎么

能那样啊！一个女孩子，可不能学得那样轻率。我求求你，今后看在姨妈的面上，可别再干那些危险的淘气事啦！”千代子只是笑着答了句：不要紧的。接着突然回过头来问我：阿市也不喜欢这种疯疯癫癫的姑娘吧！我正坐在廊边的椅子上，只说了一句“不那么喜欢”，然后就把视线盯到月光普照的大门口去了。如果我忘掉了自己人格的尊严，就肯定会随后加上一句：“不过，高木君恐怕会喜欢的。”没被拖到那种地步去，总还算我走运，没有丢了面子。

千代子就是开朗爽快到了这种程度。可是，直到夜深了，母亲说该睡觉了，她嘴里还是没有一句提到高木。我认为这显然是故意做出来的。我觉得恰如在雪白的纸上染上了一个黑点。在去镰仓之前，我一直深信千代子是普天之下女性中最纯洁的一个。可是在镰仓度过的短短两天时间里，我开始怀疑她是在演戏了。这种怀疑现在正逐渐在我心里扎下根来。

“她为什么不提高木呢？”

我躺在床上想着，内心很痛苦。同时，自己也深知被这个问题夺走睡眠时间是愚蠢的。因此，觉得为此苦恼实在无聊，于是火气又上来了。和以往一样，我一个人睡在二楼上，母亲和千代子在下边的客厅里并排铺上被褥，合用一个蚊帐睡下了。我想象着就在自己下边安然入睡的千代子，终究不能不承认痛苦得辗转返侧的自己还是失败了。我甚至连翻身都讨厌起来了。因为不能把自己还没入睡这个弱点传到楼下去，倘若传到千代子的耳朵里，就等于是在向她祝捷，这就只能认为是自己的一个耻辱了。

我在这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考虑同一个问题的过程中，这同一个问题在我看来似乎又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嘴上没有

提到高木的名字，这完全是她对我的好意。她怕影响我的情绪，从这种体贴人的心理出发，才故意回避这一点的。如果能这样理解，那我在镰仓时表现出来的情绪就很不正常很不合情理了，以至于使那么单纯的千代子都失去了在我面前公开提到高木二字的勇气。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自己就成了一个为了讨人嫌而到人群中去的令人讨厌的动物了。这只要缩在家里不去搞交际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如果剥去亲切外衣的演技是她本意的话……。我把演技这两个字细细地咀嚼思考了一番。是想把高木作为诱饵来钓我上钩吗？明明钓也达不到最后目的，那么仅仅是打算以一时刺激我对她的爱情来取乐么？或者是打算要我在某种意义上学高木的样子？只要做到那样就可以爱我了？或者是想看我和高木争风吃醋，这才感到有趣？不然的话，就是想把高木推到我的面前，让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暗示我趁早死心？——我把演技二字在心里无止境地做了分析。于是，我想到了：演技就是战争，战争是无论如何要决出胜负来的。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恨自己吃了败仗。放蚊帐时就把电灯熄灭了，整个房间一片漆黑，令人感到压抑，简直要透不过气来了。这种在漆黑一团中瞪着双眼、一味冥思苦索的痛苦，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本来连身都不敢轻易翻一下的，这会儿却猛然起身拉开灯，把屋子照得通明。趁势我又到廊檐下把防雨的木板套窗打开了一条细缝。明月斜挂在空中，地面连一丝风都没有。只有略微凉爽的空气轻轻接触到我的肌肤和喉头。

三十二

第二天早晨，我比平时一个人在家睡的时候早一个半小时

就醒了，即刻起来走下楼去。阿作梳着两个小圆发髻的丫环头，上面顶着块白手巾，正在筛方火盆里的炭灰。一见我下来，她惊讶地说：哎呀，您起来啦！说着就把洗漱用具都为我摆在了洗澡间。我洗漱后，光着脚穿过满是灰尘的饭厅，到了屋门上。这时，我隔着蚊帐窥视了一下母亲她们睡的客厅。可能是因为昨天乘车太疲劳了，本来睡觉很轻、特别易醒的母亲还在贪恋着安静的睡梦。千代子就更不用说了，头粘在枕头上，也没个睡相，象是沉浸在梦境的深渊。我毫无目的地信步来到了外边。清晨散步的雅趣，在我的记忆中失去很久了。看起来街道没有变化，景色依然如故，十分寂静，象是一个不受炎热和嘈杂人群干扰的星期日的早晨。磨得铮亮的电车轨道象一条长长的光带，无声息地在地面上笔直伸延开去，又增添了几分沉静。但是，我并不是想散步才出来的，只是由于醒得过早，随意出来走走，打算通过运动掩埋掉这生命中增生出来的片断。所以，从空中、地上以至街道都没能找到我的这种兴趣。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反而带着一张疲惫的脸返回家中，使母亲和千代子都感到奇怪。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到哪里去了，后来又说：脸色不大好呢！怎么啦？

“昨晚没睡好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千代子的这句问话。说实话，我真想挺着胸脯说：没的事，睡得很好。可是很遗憾，我不是那种表演家。不过，我也不能坦白地说我没睡好，这点自尊心我还是有的。因此，我没做任何回答。

三个人同桌刚用过早饭，理发的女人就来了。这是昨天母亲邀好的，打算趁着凉快理理发。理发女人胸前戴着刚洗过的

白围裙，隔着门槛就躬下腰，两手附在膝上亲切地寒暄道：您们好！回来啦！她和同行业的人一样，有一张哄人的甜嘴。她那张嘴每说一句都要给腼腆的母亲创造讲话的机会，使母亲把避暑当作一个引以自豪的话题。看来母亲也很高兴，可是她讲不了那么干脆，那么口若悬河地滔滔不绝。理发女人很快就转向了千代子。她年轻，讲起来清楚痛快。本来千代子就是个不管对谁都能随随便便、无拘无束应答的女人，所以每当称呼她小姐，她就有许多应答的话说，而且越说越起劲儿。当千代子说到游泳的时候，那个理发的女人说：活活泼泼的，太好啦。近来一些小姐都学游泳呢！这些话，无论谁听起来都会认为是做作的奉承。

好象我尽是胡吹些怪事，很可笑。不过，说实在的，我很喜欢看女人梳扎发型，也就想讲讲。母亲头发很稀，费很大工夫才好不容易梳成个发髻，即使是高手来梳，也梳扎不了那么漂亮动人。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消遣，却是个很合适的机会。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那自然长出来的成年妇女的小圆发髻，理发女人的手正在上面忙着。于是我心里想：如果把千代子的头发梳成日本式的，一定会非常漂亮。因为千代子的头发色泽美，不卷曲，而且又长又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还是平素那个样子，一定会劝说千代子也顺便梳扎一番。可是，我现在很难有兴趣跟她说那种亲近的话。很意外，没想到千代子突然说：不知怎么的，我也想梳扎一下了。母亲说：梳梳吧！好久不梳扎啦。理发女人似乎也很想给她梳，劝诱她说：一定要扎一扎。我从一看到您的头发时就觉得您梳成西式头太可惜了。千代子终于在梳妆台前坐了下来。

“梳成什么型呢？”

理发女人劝说梳成姑娘们喜欢的那种高高耸起的岛田型。母亲也是这个意思。千代子背后垂着长长的头发，突然喊了声“阿市”。

“你喜欢什么型？”

“少爷也一定喜欢岛田型吧！”理发女人随着就说了一句。

我的心猛地抖了一下。千代子完全象是无所谓的样子，故意回头朝我笑着说：“那么，就给你梳个岛田型看看吧！”“好吧。”我回答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干脆。

三十三

我在千代子的发型还没梳起来之前就跑上了二楼。象我这样神经过敏的人，一旦拘泥起来，真能做出在局外人眼里看来活象个孩子似的举动。我在中途离开了梳妆台，是怕顶着岛田发的女人强我所难，想逃避开硬要人为之赞叹捧场的场面。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没有要那么迎合她虚荣心的心思，对她没有那样的好感了。

我不愿意为了让人听来好听，用百般的自我粉饰来讲自己。不过，即使象我这种人，也还自信能在多少更高尚一点的问题上用脑子，而不愿研究在方火盆旁产生的这种战术。只是被拖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作为我的弱点是无论如何也不想有失常态的。正因为自己深知那种无聊的界限，所以我自己憎恨和谴责自己竟敢想干那种事情。

与嫌恶卑鄙同样，我也嫌恶虚张声势。所以，即使是低下、渺小，我确信讲真正的自己是个名誉问题，从而尽可能不做掩饰。然而，世界上公认的伟大人物，高尚的人们，难道都

一个个地超脱了方火盆和厨房这些人生中卑贱的纠葛了吗？我不过还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两年，只有点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年轻娃娃，可是，据我的智力和想象所能做到的考虑，恐怕那种伟大人物和高尚的人在任何时候的人世间都是不存在的吧！我很尊敬舅父松本，但是，说得露骨些，我认为把舅父那样的人评价为看来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让人高看的人，也就足够了。我愿避讳失礼和偏见，不想给我所敬爱的舅父扣上伪造品和冒牌货的罪名。然而，事实上他装出一副不拘泥于世俗的面孔，而肚子里却是拘泥的。对小事拱起他那不慌不忙的手，而头脑中却总是处心积虑。我想奉送他赞美的辞句，是指他在不外露这一点上比一般人品质要好。而他不外露是沾了财产和年龄的光，是幸亏有了点学问、见识和修养。可是，最终也是因为他和他的家庭很合拍，也是因为他和社会的关系貌似相反实则一致的缘故。——我的话说到这里有些跑题了。可能我对我的小器辩护得过多，话过长了。

正如刚才所说的，我很快跑到了二楼上。二层靠太阳又近了些，比一层可难熬得多。但是，因为我平时呆惯了，一天的大半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和往常一样，一坐到桌子前，就是手托腮颊，陷入茫然之中。我丢烟灰用的烟灰缸，是意大利瓷制品，我发现今天早晨被刷洗得干干净净，刚好摆在我胳膊肘的前方，我一边凝视着烟灰缸上金光闪闪的两只鹅，一边在头脑里想象倒却烟灰，刷洗烟灰缸的阿作那双手。正在这当儿，下边传来了蹬楼梯的脚步声，有人上来了。我一听声音，立刻就感觉到那不是阿作。我在这样呆呆痴痴、百无聊赖的时刻要被千代子看到，我觉得是个屈辱。本来可以马上打开一旁的书，装作从刚才就一直读书的样子，可我又不喜欢运用这种鬼

心眼。

“梳扎好了。请过目吧。”

我看了看来到我面前就边说边坐下来的千代子。

“很可笑吧？好久不这么梳扎了。”

“梳得真漂亮。以后总梳成岛田型才好呢！”

“要拆了梳，梳了拆地扎两三次才行呢。现在头发还不那么驯服。”

在这样围绕着发型再三再四地应来答去的过程中，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在我眼前看到了和往昔一样美丽的天真无邪的千代子。是我的那颗僵硬了的心不知什么缘故而缓解了呢？还是千代子对我的态度在什么地方转了弯呢？这很难说得清楚。从这两方面似乎都没能探索到明确的答案。如果这种毫无拘束、融洽的状态再多持续一两个钟头，说不定我对她所抱的异常的怀疑就可能在误解的名义之下一直返溯到过去而从头一笔勾销了。可是，结果我又做了蠢事。

三十四

事情是这样的。和千代子谈了一会儿，我就发现她并不是单纯为了让我看发型上楼来的，而是因为今天要返回镰仓，上楼来和我道别。这时，我由于思想准备不足，跌了跤子。

“真够早的呀！就又要回啦？”我说。

“不早啦，已经住了一夜了。我顶着这么个头回去，总觉得太可笑啦！象要出嫁的新娘子似的。”

“大家还都在镰仓吗？”我问道。

“是的。哎，怎么了？”千代子反问道。

"高木君也在吗?"我又问。

高木这个名字，千代子来后一直没有提过，我也有意回避，不把它扯到话题上来。可是，不知是怎么个机缘，那种和往日一样的融洽、毫无拘束的气氛又复活了，于是就在刚刚进入这种气氛之中的时刻，我无意识地冒出了这么个话题。我糊里糊涂地这样发问之后，当看到她的脸色时，即刻就后悔了。

我作为一个优柔寡断、固执不化的男人，受到她的某种轻视，这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然而说实在的，我们二人交往不过是在这种相互默认基础之上的亲近。作为一种平衡，幸而我还有一点长处，正是千代子常常所畏惧的。这就是我的寡言少语。她这种人，若不把万事全都倾吐出来让她看到内心的一切，她就不会放心，因而象我这样总抱沉默、冷淡态度的人，她是决不会喜欢的。然而，我这种态度中，恰恰又神秘地隐约存在着一种使人看不透的心，所以历来她不能完全彻底了解我，因此尽管一方面轻蔑我，而另一方面又把我当成一个在某一点上很可怕的男人，表示出某种程度的尊敬。这虽然不能公开亮明，但事实上即便是她，也是在心底里正式承认的，我也在暗中作为我的一种权利向她要求。

可是，偶然提到高木的名字时，我觉得这种尊敬即刻被千代子夺过去，而且是永不再复返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千代子一听到我问高木，她的表情骤然一变，简直判若两人了。我也并不承认那一定就是一种胜利的表情。但却表露出我迄今为止从未在她那里看到过的一种轻蔑的神情，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就象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刹那间猛然被狠揍了一个耳光一样，一下子就愣愣地钉住一动不动了。

"你是那么把高木放在心上啊!"

她说了这么一句之后，高声大笑起来。声音高得震耳欲聋，简直要使我用两手捂上耳朵。此时我觉得受到了一种刺心的侮辱。然而，一时间我又未能做出任何回答。

“你卑鄙！”她接着说了一句。对于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形容词，我大吃了一惊。我真想说：你才卑鄙。可是我转念一想，对一个年轻女子使用和对方同等程度的过激言词未免有些过早，于是强忍住了。千代子说了这么一句也就沉默了。我好不容易吐了几个字，问“为什么”。这时，千代子那黑黑的眉毛动了动，似乎是针对我的问话说：你自己完全清楚你那卑劣的含义，可是常常在受到人指责的时候，为了不让对方发现自己的弱点而装糊涂，做掩饰。

“你还问为什么，你自己不是很清楚吗？”

“因为不知道才问的。”我说。因为母亲就在楼下，而且我也深知这位好动感情的年轻女人的性情。所以，为了尽可能缓和她的情绪，使她讲话冷静些，当时我说话的声音低到了极点，而且语气也缓和得再无法缓和了。然而，看来这反倒更不合她的意了。

“你要是不知道，就是混蛋！”

我想我的脸色恐怕比平素要苍白多了。我记得只是两眼发直，呆呆地看着千代子。当时，千代子那双无所畏惧的眼神和我那直呆呆的视线在无声中相碰，一时双方都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三十五

“在千代那样泼辣的人看来，象我这样畏缩的人当然是胆

小鬼啦。我没有勇气把想到的事马上说出来并照样表现在行动上。因为我是个十分优柔寡断的人嘛！若因此而说我是‘卑鄙’的话，怎么说我也能听得进去。不过……”

“谁说这些事是卑鄙啦？”

“可是，你是在轻蔑我吧！我很清楚！”

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要争论清这么一句话，所以故意再没有回敬她。

“你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学问、不懂道理、不值一提的女人，心里一直瞧不起我。”

“这和你把我看成白痴是同样的。尽管你说我卑鄙，我却不介意。可是，如果你是从道义的意义上说我卑鄙的话，那你就错了。至少在有关你千代的事情上，我不记得有过违反道义的卑鄙举动。本来可以说白痴或者是优柔寡断，而你却使用了卑鄙这个词，这样的话，听起来总觉得是在说我缺乏道义上的勇气，不，是在说我是不懂道德的、下流无耻的人，因此我心里十分难受，希望你能更正你的说法。或者是在现在所讲的这个意义上，如果我做过什么对不起千代的事，请你不客气地提出来。”

“那么，我就说说卑鄙这两个字的意思。”说着，千代子哭了起来。我一直认为千代子是比自己坚强的女人。不过，我把她的坚强只理解为从专一的温柔而产生的女性的集中体现。但是，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千代子，只能把她看作是一个充满好胜心的人间比比皆是的俗气十足的妇女。我没为她的眼泪动心，静静地等待着，不知从她的泪水中将会流出什么样的说明。因为我确信：从她嘴里露出来的，除了掩饰自己体面的强辩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她眨了眨湿润的睫毛。

“你认为我是一个很混的轻浮女人，总嘲笑我。你并不……爱我。也就是说，你并不想和我……结婚。……”

“不想的是你，……”

“你听我说！你是想说，在这件事上咱们俩都一样，是吧？那么，那好啊！我并没说请你娶我。既不爱，也不想娶我，那为什么对我……”

她说到这里，突然哽住了。我脑子不灵，这时还没有领悟到下边她要说什么。我象是催促她似的插上来问道：“对你怎么啦？”她象是冲破了堵塞，突然冒出一句：“你为什么嫉妒？”说完比刚才哭得更厉害了。我感到血液一下子涌到了脸上，两颊发烧。不过，看来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

“你是卑鄙的，是道义上的卑鄙。你甚至怀疑我邀请姨妈和你去镰仓的意图。这已经是够卑鄙的了。不过，这还不算什么。你接受了我的邀请，然而又为什么不能象平时那样轻松愉快呢？这如同是因为我邀请你丢了脸一样。你侮辱了我家的客人，结果也就是侮辱了我。”

“我不觉得给了你什么侮辱。”

“给了。言语和行动，怎么样都没关系，你的态度侮辱了人。即使你态度没有侮辱人，你的心也是想侮辱人的。”

“我没有义务接受这种无端的指责。”

“男人是卑劣的，因而才能做出这种无聊的表白。高木是位绅士，能容你的雅量要多大有多大。可是你就决不能容下高木，因为你是卑劣的。”

松 本 的 话

一

从那以后，市藏和千代子之间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恐怕也不会出现什么特别的情况吧。至少从一旁来看，他二人的关系从过去到现在似乎完全没有变化。如果去问他们本人，恐怕还会讲出种种趣闻的。但是，那都是受当时那种心境的制约而讲出的谎话，而且是煞有介事地把那些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话，说成是似乎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若是这样考虑他们所讲的话，无疑是正确的。我就是这样确信不疑的。

若是那桩事，当时我也有耳闻，而且是从双方听到的。那不是什么误解，双方都是那样确信的，并且二人的想法又都不无道理，所以不能不说那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冲突。所以，无论是做夫妻，也无论是作为朋友而生活，那种冲突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恐怕只有认为这种关系是他二人命中注定的了。而不幸的是，两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又紧紧地吸引在一起，而且这种紧密的粘着状态又是受命运的力量所控制，是旁人无力干涉、无可奈何的，因此也是可怕的。引用一个冠冕堂皇的俏皮话来说，他们二人形成了为离而合，又为合而离的可怜的一对。不知这样说你能否明白，这就是，他们若成为夫妻，其结果将与

以酝酿不幸为目的而成为夫妻是一样的；而若不成为夫妻，就会感到和因为精神上要继续演出不幸而不成为夫妻同样的不满意。所以，这两个人的命运，唯有听其自然，靠自然的力量直接使其向前演变，我认为这才是上策。你也好，我也好，如此这般地去多管闲事，反而可能对他们不好。正如我所了解的，无论从市藏来看，还是从千代子来说，都不是外人。尤其是须永家的姐姐，过去曾多次为他们二人的事来求我，或找我商量。但是，靠老天的威力都不能使他们的关系顺利发展，靠我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又怎能办得到呢？这也就是说，姐姐一个人在做着根本不着边的梦。

须永家的姐姐、田口家的姐姐都因为我和市藏的性情酷似而感到惊讶。我也有时想，怎么在亲属中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这样的怪人呢？自己也觉得奇怪。须永家姐姐的想法，好象是认为市藏的现状完全是受我影响的结果。姐姐看不上我的地方很多，而其中最使她不满意的，就是认为我这个无能之辈竟给了我外甥这种恶劣的影响。我回顾迄今为止我对市藏的态度，我承认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顺便我也可以坦白地说，我不满意田口家因此而疏远了市藏。而两个姐姐把我和市藏看成象一个模子打出来的怪癖人一样，双双冲着我们皱眉头，这一点无疑是不公正的。

市藏这个人，性格怯懦，每每同社会接触的时候，总是畏缩不前。因此，一受到某种刺激，那刺激就会翻来覆去、东转西转地逐渐刺向他内心深处，越来越深刻而具体。这样，无论刺到哪里，这无尽无休的同一个作用力都会持续不断地折磨他。最后，把他折磨得祈求苍天，渴望求得个什么办法摆脱这内心中翻腾的痛苦。但是，好象被一种强大的魔力拖扯着，他

单凭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是不能摆脱的。这样，不知何时将势必为这种挣扎倒下去。他心里升起了一种不得不独自一人倒下去的恐怖感，于是将象一个疯子那样疲惫不堪。这正是市藏命根上存在的一大不幸。为了把这种不幸扭转为有幸，只有把他那遇事畏缩的一昧朝内向发展的命中注定的性格倒转过来，使其向外伸张，果敢起来，除此再无其他出路可寻。要与为了机械地将外部存在的事物搬进头脑中来而使用眼睛相反，必须抱着通过大脑观察分析外界事物的主观愿望去利用眼睛。普天之下，哪怕有一个也好，必须寻找出能占有自己这颗心的卓越的东西、美丽的东西，或者是慈祥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就是必须轻薄一些。市藏开始对轻薄是很蔑视的，而今天却正在渴望着它。他为了自己的幸福，衷心乞求神佛，想设法成为一个自由飘荡的轻薄的才子。天底下除了轻薄能拯救他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途径。这一点，在我忠告他之前，他就已经懂得了。不过，现在他还没有实行，仍在痛苦地挣扎着。

二

我对于培养出这样一个市藏是负有责任的，遭到亲戚们暗地怨恨也无法争辩，因为自己也有内疚。就是说我没有掌握因人性格而异的诱导方法，总以为尽量把自己的爱好移植到市藏身上就满好了。从这种轻率的考虑出发，就随随便便地拨动年轻人那柔软可塑的精神，这似乎是一切祸事的根源。我意识到这个过失是二、三年以前了，而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我只有拱起我这双无能为力的手，在心中暗自叹息。

一语道破，事实上我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对我是最合适

的，而对市藏是绝对不可行的。我本来就只不过是一个好见异思迁的人，做点最肤浅的自我批评的话，我是一个天生的轻浮的人。我的心不断地向外界飞去，所以就随着外部的刺激而变化。仅仅是这样说，可能不大好理解。进一步说，市藏是为了教育改造原有的社会而生的，而我则是个受通俗的社会教育过来的人。我这么个年龄的人还颇有年轻之处，与此相反，市藏从高中时代以来，就已经很老成了。他把社会作为思考的材料，而我则只是在社会上随波逐流。在这方面有他的长处，同时又潜藏着他的不幸。这里有我的短处，可又是我的幸福所在。我一搞茶道，心就平静，玩玩古董，古雅之情就油然而生。此外，听书、看戏、观赏摔跤，每种场合心情都会随之变化而各有不同。其结果，我的心完全被眼前的事物夺走，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会陷入无我的空虚之感。因此，就无法过那种超然的生活，而是力图强行树立自我。可是市藏本来就是一个除了自我之外什么都没有的人。弥补他的缺陷，说得更清楚些，为改变他那不幸的生活途径，只有不再郁郁闷闷地把事情潜藏在内心而随时对外做出反应，别无他策。然而，这种能使他幸福的唯一良策，却由我间接地从他身上夺走了。亲戚们怨恨是理所当然的。我没受到本人的埋怨，内心里感到庆幸。

想来大概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反正是市藏还没有从学校毕业时的事。有一天他突然来了，可是只打了个照面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时，我受人的委托正在书房里查阅有关日本插花技术的历史资料。我当时正全神贯注地查看资料，他露面的时候，我只是回头说了句：噢，你来啦！可是我看他脸色不好，有些放心不下，工作刚告一段落，我立刻就离开书房找他去了。他和我的老伴关系也很好，所以我想可能是在饭厅里跟她

说话，然而那里也没有他的影子。我问老伴，她说可能在孩子们的房间。我沿着走廊过去开门一看，他正坐在咲子的书桌前看妇女杂志封面上的美人照片。这时他回头看着我说：刚才发现了这么张美人照片，看了有十分钟了。听他说，那张漂亮的脸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忘记了头脑中的痛苦，心情不由得愉快了。我当即问他，那小姐是哪里的，叫什么名字。说也奇怪，照片下边写着那女人的名字，他还没有看到。我心里想他真粗心。我问他：那么喜欢她的容貌，怎么不先把名字装在脑子里呢？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想到，根据情况也不是不可能把那女人作为妻子娶过来的。可是，看他的眼神，象是在怀疑我的提醒，似乎在说：有什么必要要记下姓名和地址呢？

也就是说，我始终把照片当作活人的代表来看，而他却是当作一张普普通通的照片来看的。如果在照片的背面注上真实的住址、身分、文化程度以及性情爱好等，使纸上的肖像复活的话，说不定他反倒会连看中的那张俊俏的脸也一并扔下不管呢。这就是市藏和我根本不同的地方。

三

市藏毕业的二、三个月前，我觉得大概是去年四月前后，他母亲来找我，就他的婚事进行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时间的交谈。她的意图很单纯又很固执。不用说，当然是希望把田口家的千代作为儿媳迎娶过来。我有一个毛病，觉得给女人讲大道理似乎是男人的耻辱，所以我尽量地控制自己少讲。不过，关于这种问题，为了使她这个老脑筋能听得懂，我还是尽可能把要说的意思化整为零，说得浅显些。我向她说明了不允许本人

的自由，就等于违背了作长辈的义务这个道理。正如你所知道的，姐姐是位性情极为温柔的妇女。但是，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同一个意见她不惜重复千遍万遍。这是女人的特性，而在她的身上就更为突出。我厌烦她的固执，然而她那过强的毅力反而促使我对她产生一种格外的怜悯之情。因此，当她提出现在亲戚中市藏所尊敬的人只有我一个，希望无论如何要把市藏叫来好好谈一谈的时候，我就欣然答应了。

我为了践约，在这个客厅里会见了市藏。记得那是姐姐来后的第四天，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市藏面临毕业考试前夕的紧张，坐下来后，他苦笑着说：没什么，考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据他说，这件事是老生常谈了。过去母亲已经讲了许多遍，但每次都没给她明确的答复，拖了下来。不过，看来他为这件事是十分苦闷的，苦闷的心情同问题的陈腐刚好成反比例。母亲最后一次同他说的时候，据说他央求母亲说：毕业之后总要解决的，请您等到那个时候再说吧！可是，在考试还没结束之前就被我叫来了。所以，不仅看起来他多少有些为难的神色，而且甚至于嘴上说了出来。他说：老年人性情急，真不好办。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按我的推测，他把做出明确答复拖到学校毕业的时候，不过是一种逃避的手段。他可能估计在这段时间里，千代子的婚姻一定会归结到比自己更合适的别的候选人身上，如果这样，与其自己直接使母亲失望，莫如为了利用这周围的客观情况推翻母亲的想法，等待自然而然地给她施加压力就更好些。我问市藏是否是这样考虑的，他做了肯定的回答。我问他：无论如何都没有心使母亲达到满意吗？他回答说：我很希望不靠那一件事来使母亲满意。不过，他根本就不提娶千代子的事。我问

是不是因为赌气不娶她，他断然答道：或许就是这样。我进一步问，如果田口说可以嫁给你，千代子本人也说可以来，那你怎么办呢？市藏不做回答，默默地看着我的脸。我一看他那脸色，就根本再没有心思往下谈了，若说是恐惧，有点夸张，如果说是同情，听起来又显得可怜，他那种表情使我产生的复杂心理，真不知该怎么说好。那是在使对方不能不彻底断念的绝望神色中夹带着可怕与安详的一种特殊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市藏突然发表了使我感到意外的感想，他说，我为什么会这样被人讨厌呢？我一听，大吃了一惊。因为他说的不是时候，而且这个说法又与我平素心目中的市藏判若两人。于是我以一种责备的口吻反问道：怎么发起牢骚来了？

“不是牢骚，是事实。所以我才说。”

“那么，是谁讨厌你呢？”

“眼下您这位舅舅不是就在嫌恶我吗？”

我又吃了一惊。因为实在是不可想象，所以经过几个回合的争执之后，我想了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估计很可能是因为刚才在他那种特殊的表情影响下我停止了谈话，而他把我这时的态度当作是对他的嫌恶了。我开始设法竭力打破他的误解。

“我为什么要讨厌你呢？从你小时候和我的关系来看，不是很清楚吗？少说混帐话！”

市藏受到责骂并没有激动的样子，脸色愈发苍白，盯盯地看着我。我的心情就象是坐在鬼火前面那样。

四

“我是你的舅舅，天底下哪里有讨厌外甥的舅舅！”

市藏一听到这句话，突然撇了一下薄嘴唇，冷淡地笑了。在他那冷淡的背后，我看到了一种寓意深刻的轻蔑。坦白地说，在对问题的理解上，他比我来得快，长了一个好脑袋。这是我早就清楚的。因此，和他接触的时候，我都尽可能地谨慎又谨慎，小心又小心，生怕愚蠢外露被他小瞧。但是，常常最终由于年长者的傲慢，不把格外亲近的市藏放在眼里，明知很肤浅，却总是把他一时毫无意义的冲动看得很重而加以严厉的训戒。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他很聪明，但从不敢为刮我的脸，利用自己的优势，做出有失体面的事来。而我每一次都产生一种屈辱感，似乎觉得在他面前我的身价在跌落。我开始订正我的话了。

"世界大啦，也有老子和儿子敌对的，也有夫妻间相互残害的。可是，一般说来，既然是以兄弟或者叔侄的名义联结在一起，不是就有足以使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亲密感情吗？你有与你相应的教养，也有与你相称的头脑，可是却总有一种很不一般的乖僻。这是你的弱点，你一定要改正。在一旁看着你也感到不舒服。"

"所以我才说连舅舅也讨厌我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窘住了。自己没意识到的自我矛盾被市藏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我感到很不是滋味。

"只要把那乖僻劲儿干干脆脆地丢掉就行了。这有什么难的？"

"我乖僻吗？"市藏冷静地问道。

"乖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什么地方乖僻？请您明确地讲给我听听。"

"你问是什么地方……有啊！因为有才说的嘛！"

"您认为我有这种弱点，那么它是从哪儿产生的呢？"

"那是你自己的事，自己想想不好吗？"

"您太无情啦！"市藏咬着牙说了这么一句，语调很沉痛。我先是为他的语调慌了神，尔后看到他的眼神，我又畏缩起来。那双眼睛象是极其愤恨似的盯着我的脸。我在他的面前，已经连答一句话的勇气都没有了。

"在您没说之前，我就考虑过了。不需要您说。因为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一直都在考虑。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教育我，所以就一个人独自地思考。我日日夜夜都在思考。甚至思考到因为过度而大脑和身体都支持不下去了的程度。尽管如此，还是弄不清楚，所以才向您请教。您自己也向我宣称您是我的舅父，都说舅舅要比别人都亲近。可是刚才的话，尽管是从您这位舅舅口里说出来的，然而我听起来却只是觉得比别人更冷酷。"

我看到他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我向你说明一点，他从小就和我亲近，直到现在我们二人之间从来没出现过这般情景。我还想告诉你，我那时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应付这个激动起来的青年人。我只是茫然拱手，不知所措。市藏又瞪着大眼盯着我的举动，使我没有选择自己语言的余地了。

"我很乖僻吧？的确是乖僻吧！您不说，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是乖僻。没有您的提醒，我也深深知道。我只是希望知道我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而母亲、田口家姨妈，还有您，都很清楚，唯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只是瞒着我一个人。在世上的人中，我是最信任您的，所以才向您请教。可是您残酷地拒绝了我。今后我要把您作为一生的敌人来诅咒。"

市藏站起身来。在这一瞬间，我才下定了决心，于是把他

叫住了。

五

我曾经听过一位学者的讲演。那位学者解剖了现代日本的开化情况。他说我们这些受到开化影响的人，如果头脑不灵活，肯定会陷于神经衰弱。他全无愧色地把这种论调暴露在了大庭广众之中。他说，在不知道事物真相之前，特别想知道它，而一旦知道了，反而又羡慕起以不知为荣的过去的那个时代，常常会痛悔现在的这个自己。他说，我的结论或许就与此相似。他讲完，苦笑着走下了讲坛。那时，我想起了市藏，我们日本人不得不接受这种苦涩的真理，也实在够可怜的了。而象市藏那样，对于仅仅是属于个人的秘密，想探索又胆怯，胆怯而又想探索的年轻人，我觉得会是更可悲的。于是心里暗暗地为他落下了同情的泪水。

这只是我们家族的事，事情和你完全没有利害关系。所以，如果不是你早就为市藏那么操心，对他那么亲切，我是不会向你公开这个秘密的。说实在的，市藏的太阳，从他降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失去了它自身的光辉了。

我不怕向任何人开诚布公地讲明自己的信念，我认为一切秘密只有把它完全公诸于世的时候，才能看到它恢复自然的结局。因此，我不象一般人那样特别看重什么“和平”或“维持现状”等等一类观念。所以，迄今为止，以前我没有生动地把市藏的命运追溯到他降生之初，并反过来为他增添新的光辉。作为我来说，这倒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失误。现在想起来，直到我受到市藏诅咒之前，为什么把这件事一直作为个秘密呢？

其意义又在那里？我几乎根本不得而知。因为我做梦也不能想象，只要把这个秘密透露出去一点点，他们母子关系就会变坏的。

我说市藏的太阳从他降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失去了光辉，这句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呢？你同他交往很深，在你的耳朵听来，恐怕已经产生了具体的反响，或许你已经知道了。一语道破，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母子。为了不产生误会，我补充一句，也就是说，他们是比真正的母子关系还要好得不知多少倍的养母和养子。他们的关系是分开血缘才能成立的通俗的母子关系。然而，他们被爱的链条自然而然地紧紧地系在了一起，哪怕这种关系受到轻蔑，也是不可能分离开的。无论是什么魔力挥舞的斧头，也是不可能把这个链条砍断的。所以，公开任何秘密也决没有必要害怕。姐姐手中掌握着秘密，市藏处于被动状态，总觉得有什么秘密被掌握着，二人双双处于十分恐惧之中。而我终于把他所恐惧的秘密的真相掏出来，别无用心地摆在了他的面前。

我现在没有勇气把当时的对话逐一地重复，全部告诉给你。我本来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件事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且也有必要尽量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也就是说，装成根本不当一回事似的很自然地同他讲了。尽管如此，市藏还是把它当作生死攸关的通知，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接收了过去。回过头来再接着前边讲，一语道破，事实上他不是姐姐的亲生儿子，而是侍女生的。因为不是我自己家发生的事，而且又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也不可能知道底细。不过，反正听说那个侍女怀上市藏的时候，姐姐用了相当数量的钱，让她歇了长假。听说后来接到回自家去的孕妇生了个男孩的传话之

后，当时只把孩子接了回来，对外声称是自己生的。就这样把市藏养育大了。这也许是姐姐出自对须永的情义吧。此外，因为她正为自己不能生孩子而苦恼，所以真心实意地想把市藏作为她亲生儿子疼爱。可能这种想法也是起了作用的。实际上，也正如你所见到的和我们所了解的，他们一直是作为最亲近的母子生活到今天的。所以，尽管相互把情况讲明，也是不会产生任何障碍的。若让我说，比起世间常有的那些性情不合的真正母子来，真不知该是多么值得自豪啊！就是他们二人，在明确了这个关系之后，回顾时至今日的母子那种和睦亲热的时候，会多么愉快啊！至少若是我，就一定会是这样的。因此，我为市藏尽最大力气特别点染了这些美好的地方，没敢有半点怠慢。

六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根本不认为有隐瞒的必要。即使是你，如果神经健全，也会和我想的一样。如果说你不能这样考虑，那就是你的乖僻了。懂了吗？”

“懂了。完全明白。”市藏回答说。我说：“懂了就好。关于这个问题再不要说三道四的啦。”

“再也不说了。决不会再有关于这件事使您烦恼的日子。的确象您所说的，我总是在做乖僻的解释。我在听您说明之前，是非常害怕的，甚至怕得前胸的肌肉都在抽搐。可是，听您这么一讲，我全都明白了，反倒安心，感到轻松了。再不会有不安，也不会再有恐惧心理了。不过，不知为什么心里总觉得有些空虚，感到孤独。似乎觉得世上就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

里。”

“可是，母亲还是原来的那位母亲呀。我也还是我嘛。谁都对你不会变的。不能神经过敏去乱想啊！”

“神经虽然不会过敏，可我还是觉得孤独，没办法。过一会儿我回家见到母亲，准会哭起来的。现在想象那时的眼泪，觉得十分凄凉。”

“不要向母亲说了吧。”

“当然不说。若是说了，不知母亲会现出多么痛苦的表情呢！”

二人相对，默默不语了。我觉得发窘，敲打起烟盘上的烟灰筒来。市藏低着头凝视和服裤裙下盖着的膝盖。过了一会儿，他扬起那倍加凄楚的脸。

“还有一件事想问问您，能讲给我听吗？”

“只要是我知道的，什么都可以讲给你。”

“我的生母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的生身母亲在生下他不久就死了。听说是产后恢复不好的缘故。又听说是因为别的什么病。我记不清了，缺少给他细讲的材料，没能使他那饿虎般的渴望的眼神缓和下来。关于他生母最后的命运，我的话仅二、三分钟就讲完了。他满面遗憾，接着又问起生母的名字。幸好我还记得，她叫阿弓，是一个古雅的名字。他又问死时的年龄，可是对此我没有任何一点确实的东西提供给他。最后他问我是否见过在他家干活时的他那生母。我回答说没有。他又问是怎么样一个女人。很遗憾，我的记忆模糊极了。其实，那时我才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可能扎过高岛头。”

除此以外，我没有一句象样的答话。因此，我深感遗憾。市藏的眼里总算显露出点达观的神色。最后他说："那么，至少能告诉我佛寺吧？母亲埋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是很想知道的。"然而我是不可能知道供阿弓牌位的寺院的。我一边叹息一边回答他说，万不得已就只有问问我那老姐姐了。

"除我母亲之外，没有别人知道了吗？"

"哎呀，怕是没有了。"

"不过，弄不清也没什么关系。"

我对阿市产生了一种象是同情，又象是对不住他似的心情。他把脸转向庭院方向，望了一会儿在朗朗白昼间开花的大山茶树，然后又把视线转了回来。

"母亲一定要我娶千代子，也是出自血统上的考虑，希望我找个亲属中的人做媳妇，是这个意思吧？"

"正是这样。此外没有别的意思。"

市藏没有说要娶千代子，我也没再问他是否打算娶。

七

这次会见对我来说是一次十分有益的美好体验。双方开诚布公，无任何隐瞒地倾吐一切，这一点至今为我空虚乏味的过去增光。从谈话的对象市藏来看，我想或许也是他有生以来的最大安慰。总而言之，在他回去之后，我的头脑中留下了行善积德般的快感。

"万事都由我兜着，你不用担心。"

我把他送到大门口，最后又朝着他的背影增送了这么一句暖人心的话。可是后来向姐姐报告我们二人谈话的结果时，却

说得很不理想。我向姐姐说：阿市说事出无奈，只要毕业后脑子有了闲空，会设法妥善处理的。因此，我看还是等到那个时候再说为好，现在说东道西地乱捅，是会妨碍他考试的。我这样说，姐姐听起来也觉得不无道理。就这样先把她安抚住了。

同时我又把事情向田口讲了，好说歹劝地希望他尽可能在市藏毕业之前使千代子的婚事有个顺利结局。田口听了我讲的详情，口气和平常一样，还是那么拙笨无才而又漫不经心。他回答说，即使没有我的提醒，他也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但是，出嫁毕竟是为了本人（这样说，虽然有些带刺儿），不能为了姐姐和市藏的方便就随意强行提前或是推后千代子的婚事。”

“那当然。”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本来我和田口家也是亲戚有来往的，但是实际上，关于千代子的婚事，我既没有主动开口问过，对方也没有找我商量过。因此，直到今天，我不知道千代子有过什么样的选择对象，甚至都没有间接地听说过。只记得从市藏和千代子他们那里听到过高木这么个名字。说去年在镰仓避暑时，市藏见到过那个人，因此心情也就不好了。尽管有些突然，我还是向田口问起了高木的情况。田口很和蔼地笑着告诉我说：高木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一个选择的对象提出来的。他又说：不过，若是有相当的身分和文化程度，而且又是个独身的男子，谁都有权成为被选择的对象的，所以不能断言他就不是选择对象。我进一步问了问这个关系不明朗的年轻人的情况，知道他现在在上海。也了解到，尽管人在上海，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回来。还进一步了解到，虽然从那以后他和千代子的关系没有什么发展，但书信来往至今不断，而来往的附加条件是每封书信一定要由父母过目后才能转到本人手

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当即就说：这个人不是和千代子很般配吗？田口没有明确说出有这个打算。或许还在别的什么地方有要求，也可能另有别的什么想法。我根本就不了解高木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我没再多劝就告辞了。

我和市藏在那次谈话后很久没有再见面，说是很久，其实也无非才一个半月左右的光景。他面临毕业考试，又不得不顾及家庭问题，使得我很挂记他。我偷偷地去看姐姐，含而不露地探听他的近况。姐姐很平静，若无其事地说：反正好象是很忙。快要毕业了，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放心。有一天，我让他在晚上抽一个小时的时间和我共进了一次晚餐。在他家附近的一家西餐馆，我一边吃饭一边暗地里观察他的情况。他还是平常那样稳稳当当的。他回答我问话时说：没事，总有办法把考试这一关度过的。他的话看来并非完全是虚张声势。当我叮问他有没有把握的时候，他脸上突然露出一种冷冰冰的神色，说：人的头脑比想象的要坚固得多呀！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害怕得不得了。可是很奇怪，它还不碎。照这个样子，还能用一阵子吧！他这番话似乎有点开玩笑，可又象是很正经，不由得使我产生了一种凄凉之感。

八

黄芽嫩叶的时节已经过去，天气热了起来。有一天，刚洗完澡，热得人真想撩起衬衫用蒲扇往里扇风，突然市藏来了。一见他的面，我第一句话就问他考试怎么样了。他回答说，昨天总算考完了。接着又告诉我说：打算明天出去旅行，今天向您告别来了。成绩还不知如何，怎么就想往远跑？我对他的心

理状态产生了怀疑，又多少有些不安。他说他想从京都附近经须磨明石，看情况，可能一直到广岛一带去。我对他这次旅行规模之大感到惊讶。我说：如果敢肯定成绩及格，出去旅行也可以。间接地暗示出我不赞成的意思。而他对考试的结果，表示出意外的冷淡。他根本不理我说的话，他说：舅舅对这种事这么操心，不是和您平素的信念有些不合拍吗？在谈话中我发现，他的念头是出自与及格的成绩无关的其他方面的动机。

“实际上，自从知道了那件事以来，我格外地费了脑筋。因此，近来很难稳稳当当地坐在书房里了。无论如何需要旅行。考试我没中途退下来，就应当说满好了。请允许我去吧。”

“用你自己的钱，到你想去的地方去，那有何妨呢。出去跑跑，换换心情，我看也不错。你去吧。”

“好。”市藏答应着，脸上略微露出点满意的神色。可是他又说：“其实，在老人面前大声说话，我也有些过意不去，觉得很不应该。可是自从听了舅舅讲的以后，我每逢见到母亲的面儿，心情就有些异常，真受不了啊！”

“心情就不愉快了吗？”我问，口气有些严肃。

“不是。只是过意不去。开始是空虚得不得了，而后来渐渐地变了，感到过意不去了。话就只是在这儿跟您说，实际上近来朝夕见母亲的面都是很痛苦的。就是这次旅行，情况也不一样。过去我曾想等毕业之后让母亲到京都、大阪和宫岛去观光。所以，如果是过去的话，我是要陪她的，会求舅舅帮忙看家，我们母子一同去旅行。可是，正如刚才我所说的原因，关系完全倒转了。只是一心想要离开母亲的身旁，哪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好。”

“哎呀！变得这么反常，那可就麻烦啦！”

“我离开母亲之后一定又会想念她，该怎么办啊！可能不会去得那么顺当吧。”

市藏似乎是有些担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以自己是一个比他经验丰富的长者而自居。可是关于这一点，他的未来如何，我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他自己没有信念，希望把心里话告诉别人以求得到宽慰。他这种内心世界使我为之感到可怜。这也是因为他外表上看来很温顺，实际上是个很有志气的人。他说出这种懦弱的话还是第一次。我竭力为安抚他的心灵做出保证。

“那种担心越多，损害就越大。我为你担保，没关系的，你安心地去逛吧。你的母亲是我的姐姐。而且，正因为不象我这样搞学问，所以才生得纯洁善良，是一个应当受到人们尊敬的母亲。这样一位母亲和你这样一个富有感情的儿子怎么能够分离开呢？没问题，你放心好啦。”

市藏听我这么一讲，看来确实是放心了。我也略微感到宽慰。可是，另一方面我又产生了疑惑。假如说，我这种毫无根据的安慰话，能给头脑明晰的市藏以如此程度的影响，那么会不会是因为他某个部位的神经有些失常了呢？突然，我想到了一个极端的问题，我开始对他的单人旅行担心了。

“我也同你一起去吧。”

“和舅舅一起……”市藏苦笑了。

“不行吗？”

“如果是平素，我甚至会主动邀您同去。可是，这次旅行从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说来是随意而去，毫无预定的目的。所以，很是抱歉。而且，如果有您，我就会有束缚，就会感到没意思，所以……”

"那么，就算了吧。"我即刻撤回了要求。

九

市藏回去之后，说也奇怪，他的事我一时还是放心不下。因为我觉得既然把不可告人的秘密刻在了他的头脑里，从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当然就必须由我来承担。我想见到姐姐，看一看她的情况，也想问问市藏的近况，于是把正在饭厅的妻子叫过来一同商量，顺便也摆了一下理由。没想到一般不易为什么事大惊小怪的妻子却说：都是因为你多嘴多舌的。开始她几乎就没理我的碴儿。可是最后她说：为什么阿市就会出错呢？阿市虽说年纪轻，辨别事物的能力却比你强得多。她一个人就这样给打了保票。

"照你的说法，市藏反到要担心我的事啦？"

"当然。无论是谁，如果看到你总是把手揣在怀里，嘴上叼着进口烟斗，都要为你担心的啊！"

就在这时，孩子们从学校回来了，家中骤然热闹起来。因而把市藏的事也就忘下了，直到傍晚始终再没有空去想它。傍晚，姐姐突然自己来访，我不由得吃了一惊。

姐姐和平常一样，在家人们集聚的正当中坐下，和我妻子你来我往地道了半天久疏问候的歉意和时令的寒暄。我也在那里占了个座位，然而却失去了动弹的机会。

"不是说市藏明天去旅行吗？"我找了个适当的时机问了一句。

"这个事呀……"姐姐认真起来，看着我脸。我没等听完姐姐的话就说："不，他如果想去，就让他去吧。刚刚为考试费

了很多脑筋嘛。不让他稍微松弛一下，对身体也不好。”我简直象是在为市藏的行动辩护。姐姐回答说，本来她就是这个意思。她又说：只是担心他的身体状况能不能适应旅行。最后她又征求我的意见，看是否可以去。我回答说没问题。妻子也说没事。姐姐的表情，很难说是安心，倒象是不那么十分满意。我考虑姐姐用的健康这个字眼，可能是意味着与身体无关的精神上的意思。于是，内心里感到了一种苦痛。姐姐似乎是受到我脸上表情的直观影响，前额刻上了一缕不安。她问道：“阿恒，方才市藏来这里的时候，他的样子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吗？”

“没有，哪有那种事。还是平素的那个市藏呀。是吧？阿仙。”

“是啊，没有一点反常的地方。”

“我也想是不会的。可是总觉得近来他的样子有点怪呢。”

“怎么个怪法呀？”

“要问怎么回事，我还没法说。不过……”

“都是因为考试嘛。”我即刻给她否定了。

“是姐姐的心理作用。”

我们夫妻一同劝慰姐姐。最后，姐姐脸上显出好象稍稍有点理解似的样子。直到和大家一同吃晚饭，光顾说这些事了。她回去的时候，我顺便散步，带着孩子们送她到电车站。可是心里还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先打发孩子们回去，我随着姐姐登上了电车，她再三谢绝，可我还是在她旁边找了个座位坐下了，一直把她送到家中。

刚好市藏正在二楼上，我把他叫到姐姐的面前。我告诉他说：母亲非常挂记你，特意到矢来去了。我们多方向她解劝，

好不容易才使她放心了。我接着说：所以，出去旅行，也就是说都是我的责任。因此，要尽量不要让老人惦记，一定不要忘记写信回来。到了哪里，就从哪里写信来；离开哪儿，就从哪儿发信；又在什么地方逗留了，就再从逗留的地方来信。总之，要注意做到家里有事一招呼就能随时回来才好。他望着母亲的脸，露出了微笑。

我相信这样就可以使姐姐的那颗悬吊着的心放下来，在十一点左右又乘电车返回了矢来。

到大门口来接我的妻子，象是等急了，一见面就问：怎么样了？我回答说：差不多，可以放心了。实际上，我的心情也确实象是安定了。不过，第二天我没到新桥为市藏送行。

十

约定好的信件从市藏所到之处飞来了。算来大抵平均每天一封。正因为太频繁了，多数都很简略，只是在旅行地的风景明信片上写下二、三行字。每当这些明信片到来的时候，我即刻就先露出安心的神情，也总是要被妻子笑一顿。有一次我说：照这个样子，大概没问题了。她倒也不客气，回答说：那是当然的啦。象报纸第三版上的社会新闻和小说上那样的事那么多，谁受得了啊！我的妻子把小说和报上第三版的社会新闻看成是同样的东西了。她还相信这两者全都是谎话连篇，简直与传奇小说无缘到了如此地步。

我看到明信片就已经满足，当接到他装在信封中的书信时，更是眉开眼笑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本来对他怀着恐惧和担心，可是没有发现一处有他亲手留在信纸上的阴郁的

痕迹。读起他装在信封里的词句，真不知比他那明信片又多么鲜明地反映出了他情绪的变化呀。这里选了两三封。为他的情绪转换起了作用的，有京都的空气，宇治的水。而在这形形色色的景物之中，对他这个在东京长大的人来说，兴趣最浓，刺激最大的，似乎是上方当地人使用的语言。让多次去过那一带的人来说，那些当地语言显得有点蠢，可是我想对市藏当时的神经来说，那种滑润、稳静的语调给他的优雅柔和的刺激，恐怕要超过镇静剂。不知是否是年轻美貌的女郎，如果是出自女人之口，不用说效果会更大的。市藏也是个年轻人，说不定就是为追求这个而到那里去的呢。可是，很有意思，信里写的竟是一个老婆婆的例子——

"一听此地人讲话，我的心情就象是有些轻度的醉意，似乎有点身不由主，飘飘然了。有人说这里的人讲话粘粘糊糊，很讨厌，可我的看法却完全相反。讨厌人的是东京话，操着象棱角很多的金米糖那样的腔调，听起来尽是疙瘩刺儿，却自以为得意，令听者心里烦躁，还自以为了不起，趾高气扬。昨天我从京都来到了大阪。今天早晨我去拜访在朝日新闻社工作的朋友，他邀我到叫作箕面的红叶胜地去玩。节气是无情的，不用说根本就没看到红叶。但是那里有潺潺小溪，有郁郁青山，山路的尽头有咆哮着的瀑布，真是一个景色迷人的好地方。朋友为了让我休息一下，把我引到了他们报社的俱乐部。这是一幢两层的建筑，走进去一看，又宽又长的未铺地板的通道一直通到房门，全部是用砖铺起来的。这种景象，不由得使我觉得似乎是到了中国的寺院，使人感到心情沉闷。这幢房子，据说当初是作为别墅盖的，后来朝日新闻社把它买下作了俱乐部。好吧，就算它是别墅，用砖砌起这么宽敞的室内通道又是

为什么呢？我感到很奇怪，向朋友请教，可是他也说不知道。不过，这无论怎么样都没关系，只因为舅舅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我想或许您也知道，才画蛇添足地写上这么一笔。我想向您报告的其实并不是这个宽敞的室内通道，而是在通道上的老婆婆。老婆婆有两个，一个站着，一个坐在椅子上。而两个人都是秃头。那个站着的老婆婆，在我们刚一进来时，看见我的朋友就道了声问候。接着又说：很对不起，现在正给八十岁的老奶奶剃头。——老奶奶，别动！快完了。——剃好了，连一根头发都没剩，没什么可怕的。坐在椅子上的老婆婆摸着头说：谢谢。朋友回头看看我，笑着说：有地方风味吧？我也笑了。不只是笑，我感到自己悠悠然地象是转生成了百年前的古人。我想把这种心情作为一个礼物带回东京去。"

我心里也想，市藏若把这种心情作为礼物给姐姐带回来，那才好呢。

十一

下一封信来自明石，比前面的信要多少复杂些。正因为如此，才更加鲜明地反映了市藏的性格。

"今晚到了这里。皓月当空，庭院一片明亮。可是由于我的房间背阴，心情反倒暗淡。吃过饭，吸着烟眺望大海——庭院前边就是大海。这是一个水平如镜的宁静的夜晚，海滨的景色使人难以判别是河边还是池旁。我正在眺望遐想的时候，一条乘凉游船漂过来了。船的整个外形，因为夜色茫茫看不十分清楚。但可以看出船底十分宽阔，平平的，很是安稳，那样子实在令人不敢想象是漂浮在海上的。我记得那船似乎有个屋顶，

檐下吊着几盏画笔勾勒点缀过的灯笼。不消说，在微暗的灯光下象是坐着几个人，还可听到悠扬悦耳的三弦声。整个船体显得异常平稳，象滑行一样欢快地在我的前方漂了过去。我静静地目送那远去的船影，想起了外祖父年轻时候的一段故事。舅舅当然是知道的啦。外祖父曾亲身行过古来博学多识的文人行舟赏月之乐。母亲曾给我讲过两三次。划起屋顶式的大船逆流而上，直到绫濑川，人们立于明月静波相映生辉之中，打开准备好的银扇，投向夜光的远方，扇轴不停地翻转，涂在扇面上的银泥闪闪发光，银扇最后飞落水中。我想这种情景一定美极了。若仅仅是一把扇子也不足为奇，而那是全船人的总动员，竞相投掷。这种满天玉光粼粼的景象，想来也是无法形容的一大奇观。听说外祖父是一个豪奢的人，往铜壶里灌上满满一壶酒，然后用它来烫小酒壶，烧剩下的酒就全部倒掉了。因此，恐怕一次掷出百把银扇随水漂去也是无所谓的吧。这么说来，不知是遗传还是什么，舅舅虽然不那么富——这样说有些失礼，可是在一些地方好象也是大手大脚的，而且那么好静又腼腆的母亲，我早就发现她竟也有喜欢热闹的一面。唯有我——这样一说，可能会马上意识到我又要提那件事了，不过，请放心，我对那件事早已经没有足以使舅父挂心的念头了。我说唯有我，决不是在痛苦的意义上说。我想说在这一点上，我生来就和舅父、母亲不同。我是一个成长比较顺利，物质生活优越幸福的孩子，所以不知道奢侈是什么，即使搞了奢侈，也不当一回事。就是衣物，也由于母亲的关心，所穿之物都是到人面前说得出去的。可我并不以为然，认为本来就应当如此。而这是长期养成习惯的结果，完全出自自己的无知，所以一旦意识到，我即刻就陷于不安之中。我认为衣着饭食怎么都好。前些

天听说一个富豪挥霍金钱的情况，我觉得太可怕了。他招来大批艺人、帮闲，从皮包中掏出成捆的钞票，在这些人面前拆得零零散散，称作什么小费给他们。然后穿着华丽的衣服走进澡堂，把剩下的钱给了搓澡的人。他的荒唐行径还有很多很多，都是胆大包天、横暴至极的行为。我在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用说，是很憎恶他的。但是我缺乏气魄，说是憎恶，倒莫如说是害怕了。我看他的所做所为，觉得他恰似强盗把明晃晃的钢刀戳在席垫上威逼良民百姓一样。实际上，我的恐惧是在对老天啦，人道啦，或者对神佛等诚惶诚恐的真正的宗教意义上的恐惧。我就是这样一个胆小懦弱的人。想象从尚未接近骄奢之前，到达骄奢的顶峰，一转而变成骄奢无度胡作非为的人之后的状况，我简直怕得要死。——我想着这些事，一边目送在平静的海面上滑去的乘凉游船，一边想这种程度的安慰，作为人来说，大概是正合适的。正如舅父告诫我的那样，我也会渐渐地变得浅薄起来的。请您夸夸我吧。月光照射着的二楼上住的客人，据说是从神户到这里来玩的，全部使用我所厌恶的东京语，不时地吟诗作乐。里面也夹杂着娇滴滴的女人声。二、三十分钟之后，突然安静下来了。向侍女一打听，据说是回神户去了。夜已深，我也要去休息了。"

十二

"昨天晚上刚写了信，今天又想报告今天早晨以来遇到的情况。这样连续不断地光给舅父写信，恐怕您一定会面带讽刺的微笑心里说：这个小子，没有写信的地方，没办法才老给我和姐姐写，是为消磨时间才不怠慢的。这是我执笔的同时脑子

里闪出来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我有了那么一个情人，舅父纵然见不到我写的信，也一定会是很高兴的吧。我也觉得即便怠慢了不给舅舅写信，那也是幸福的。实际上，早晨起床登上二楼俯瞰大海的时候，就有那么幸福的一对男女沿着海滨的沙滩向西走去了。说不定那也是和我住在同一个旅馆中的客人。女的打着淡黄色阳伞，衣襟稍稍向上掖起，光着脚同男的并肩踏着浅水。我望着他们那行去的背影，十分羡慕。海水清澈，从高处俯视，靠近陆地的一带，和阳光照射的空气没什么两样，一望到底，什么都可以看到。就连游动中的水母也看得清清楚楚。旅馆的客人有两个出来游泳，他们在水里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我的视线，看得十分真切。他们游得很不好，作为一种技能可太差劲了。（上午七时半）”

“又有一个西洋人泡到水里，随后出来了一个年轻女子。那女子站在水波里，招呼留在二楼上的另一个西洋人。“You come here。”她用英语说：“It is very nice in water。”他反复地说这句话。她的英语实在好，流畅极了。我真羡慕，觉得自己望尘莫及，只是满腔感慨地听着。可是，被这满口流利英语的女子招呼的那个西洋人就是不下来。那女子是不会游，还是不愿游了，一直在齐胸深的水中站着。那个先下来的西洋人扯住那女子的手，要带她到深水里去。那女子身体缩成一团，向后打坠。最后，西洋人在海水中把那女子横着抱了起来。那女子急得脚打水的叭叭声，一边笑一边惊叫的格格格哎呀哎呀声，一直传向远方。（上午十时）”

“带着两个艺妓住在楼下客厅的客人出来划船了。这只小船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非常小，而且样子十分古怪。客人说：我来给你们划。要让艺妓先上船。可是艺妓说害怕，怎么

也不上船。不过，最后还是按客人的意思上去了。那个年轻些的艺妓故意做出惊恐的姿态，真无聊。小船在水上转了一会儿就返回来了。年纪大一些的那个艺妓冲着在紧靠旅馆后身拴着的日本式木船，大声喊道：船老大，那只船空着吗？这次看样子是商量要在船上摆下吃的东西，再到海上去。艺妓先叫旅馆的女招待把啤酒、水果，还有三弦等等都拿到木船上去，最后她们也上了船。而那位主客是个很有魄力的人，这时还在很远的地方绕圈儿划着小船。看来是没有任何人上船了，于是抓了一个皮肤黑黑的光腚的海滨孩子。艺妓很失望地朝远方那只小船望了一会儿。不久就用尽平生的力气喊：傻瓜——。于是，被呼为傻瓜的那个客人把小船划到这面来了。我感到这艺妓真有意思，那个客人也满有趣的。（上午十一时）”

“我把这些琐碎的小事都当成奇闻向您报告，舅父会觉得我很好奇，一定要苦笑的。可是，这正是由于旅行我才有了改变的证据。我第一次感到是在同自由的空气打交道了。我不厌其烦地一件又一件写上这样一些无聊的事，这不也正是无思考的观察吗？光看不想，现在是对我的最好的良药。如果说，因为小小的旅行，我的神经、性情都转为正常的话，那么治疗办法也过于简单了，甚至使我感到很难为情。可是，我更殷切盼望母亲是比这容易十倍把我生下来的。白帆如云聚集而来，又通过淡路岛前的海域向远方驶去了。据说对面的松山上座落着人丸神社①。关于人丸这位万叶歌人，我不大知道，我想得闲时顺便去看看。”

---

① 人丸神社，建在兵库县明石市的明石城畔，祭祀日本万叶歌人柿本人麻吕。“人丸”是对他的另一种称呼。

结 束 语

敬太郎的探险活动在故事中开始又在故事中结束了。他想了解的世界，最初显得很遥远，近来已经呈现在眼前。可是他最终还是和一个置身其中却无所事事的门外汉差不多。他所扮演的角色只不过始终是拿听筒当耳朵对“现实社会”进行的一次采访活动而已。

他通过森本之口听到了一些放荡生活的片断。但是，这些片断都是只有大致轮廓和表面现象的极其肤浅的东西。因而只把纯粹的趣味吹进了他那充满粗野好奇心的大脑。不过，他脑海中的缝隙却因近似屁话般的冒险故事而胀裂开来，在这些缝隙的深处，他获得了宛如在梦境中观察森本作为普通人那一面的形象的机会。而且，使他这个同样的普通人产生了无名的同情和反感。

通过一个叫田口的实干家的嘴，敬太郎对他正在如何仔细地观察社会有了少许了解。同时，从一个自称高等游民的、名叫松本的男人那里，听他讲述了自己人生观的一部分。敬太郎在心里把这两个人做了一番比较，觉得自己好象也因此增长了几分社会经验，因为他俩尽管有很近的亲戚关系，却完全是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不过，敬太郎所增长的社会经验只是在范围方面有所扩展，而在深度方面却不能认为有多大增进。

通过一位名叫千代子的姑娘之口，敬太郎听到了一个婴儿死亡的经过。千代子所叙述的“死”，与他那世俗般的想象不同，在犹如观赏一幅美丽匡画这一点上，曾使他产生过一种快慰之感。只是这快慰之中还夹杂着眼泪。这眼泪与其说是为摆脱苦恼而不得已流出来的，莫如说是从想尽可能长期保持悲哀的意义上涌出来的。他还是个单身汉。对幼儿的同情还极其缺乏。尽管如此，对美好的东西美好地死去并被美好地埋葬掉，他还是充满怜悯之心的。听到在三月初三女孩节之夜降生的小女孩的命运，他感到很可怜，恰如可怜女孩节那天孩子们玩的玩具娃娃一样。

从须永口里听到他们不大对付的母子关系时，敬太郎吃了一惊。他本身也有一位母亲正在乡下老家。可是，他与他母亲的关系虽然不象须永那么亲，相比之下却也没有达到类似须永那样被因果报应缠得脱不开身的程度。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既然是个儿子，对母子之间的关系还是能够理解的。同时他也明白，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乃是平平常常的关系，因而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了。至于比较复杂的父母子女关系，即使能够想象得到，在他心里也没有一丝反响。他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让须永给发掘得很深了。

敬太郎还从须永那里听说了他与千代子之间的关系。敬太郎很怀疑，他们最后是结成终生伴侣呢，还是作为朋友相处下去？或者要彼此视为仇雠？怀疑的结果，激起了半是好奇半是好意的心理，使他站到须永一边去了。他出乎意料地发现，松本并不是那种口里衔着外国烟斗、对现实社会只采取旁观态度的人。他曾详细地询问过，松本对须永出于何种考虑采取了哪些措施。而且他也十分清楚松本必须采取这些措施的具体情

由。

回首往事，从他走出学校大门开始立志尝试接触现实社会以来，迄今为止的经历只是到处奔走听人家的谈话而已。没能亲耳听到知识和感情交流的场面，只有在小川町电车站的那一次。当时他曾拉着宝贝似的手杖，跟踪从电车上下来的、身穿雪花点黑外套的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子同时走进了一家西餐馆。时至今日，放到记忆的橱窗里再仔细一观察，那简直就是一场儿戏，根本不能称之为探险或冒险。正因为如此，他才得到了一份正式差事。但是，作为人类社会一员的经验来说，除了滑稽之外没有别的理解，只是对他自己是件正经事罢了。

总而言之，他最近所得到的关于人世上的知识和感情，统统都是用耳朵听来的，并不是自己亲身实践的体验。起于森本而终于松本的几次长谈，最初是泛泛而又淡漠地使他有所动心，及至渐渐集中而又深入地打动他的心弦的时候，却又突如其来地嘎然而止了。不过他始终未能得到其中的三昧。这正是他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是他的幸运所在。从不足这个意义上讲，他诅咒蛇头；从幸运的意义上讲，他又感谢蛇头。于是，敬太郎仰望苍穹在心中思索，看来仿佛已在自己面前突如其来地嘎然而止的这一出戏，从此以后将会以何种形式永不停息地演变下去呢？

朋　友

一

从梅田站①一下火车，我就照母亲的吩咐雇辆人力车，让车夫拉到冈田家。冈田是母亲的远房亲戚，我并不知道他究竟相当于母亲的什么人，只记得他是一位不很亲密的亲戚。

在大阪下车后马上拜访冈田是有原因的：我到这里一周前已和一位朋友约好十天内在大阪碰头，然后一起登高野山；如果时间允许，就从伊势转到名古屋。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指定在什么地方见面，我就把冈田的名字及住址告诉了我的朋友。

"到大阪后，我往那里打个电话，马上就知道你在不在了。"朋友同我分手时叮嘱说。冈田有没有电话，我也确实没把握，便要求朋友：若是那里没有电话，马上给我来个电报或书信。我的朋友计划先到甲州线②的諏访，然后折回，经由木曾到大阪。我想从东海道一口气到京都，在那里逗留四、五天，办完事以后再到大阪。

我在京都度过了预定的时间后，便来到大阪。为了早点知

---

① 东海道干线的大阪站。

② 中央干线八王子站以西，经甲州（山梨县）至信州（长野县）区间的旧称。

道朋友的消息，一出车站我就得找到冈田家。可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我的方便，同刚才提到的母亲吩咐我到冈田家，完全是两码事。母亲行前曾对我说到了那里之后无论如何先要找到冈田家，还特意把一大包点心装在罐头盒里，作为礼物，放在皮箱里让我带去。母亲这样做固然是按老规矩办事，但内心深处却另有一件急事要办。

母亲和冈田在宗谱上谁是本家，谁是分支，来胧去脉如何，我并不清楚。我对母亲托我办的事既不抱多大希望，也不感兴趣。然而，一种好奇心却多少驱使我想见见这位久未见面的冈田——他这个人稳重，四方脸，喜欢胡须而又不长胡须，而且头发越来越稀疏。冈田从前经常到东京办事，可我们总是走到两岔儿，见不到面。因此，我很难有机会见到他那张因酗酒过度而涨红的脸。我在车子上屈指一算，冈田离开我家至今虽已五、六年了，却象前几天的事似的。我琢磨着他所担心的头发，近来恐怕已岌岌可危，说不定已露出了秃顶呢。

不出所料，冈田的头发确实是稀稀拉拉的，他的住处却比我想象的清爽。

他说："这儿的习惯是在多余的地方砌一堵阴森森的高墙，叫人憋得慌。我不搞这玩意儿，盖了个二楼。请上来看看吧。"我心里总嘀咕着我那位朋友的事，就问：一位叫某某的人有没有什么消息？冈田现出茫然的神情，说："还没有。"

二

我跟冈田来到楼上。他夸口说从楼上眺望美极了。阳光毫不容情地反照到没有廊子的客厅窗子上，那种灼热实在非同小

可。壁龛上的挂轴画已经翘起来了。

“哎哟，那可不是阳光照的，一年到头挂在那里，浆糊干了才成那种样子。”冈田一本正经地辩解道。

“果然是幅相配得体的好画啊！”我也想这样说。原来，这幅画是他准备成家时从家父那里要去后，扬扬得意地拿到我的房间显示一番的。记得当时我曾半开玩笑地惹恼了他。我说：“冈田君，这幅吴春①画可是假的哟！所以，我父亲才送给了你。”

我们俩望着轴画，回忆当时的情景，都象个孩子似的笑了起来。冈田似乎没完没了地坐在窗台上聊下去，我也只得穿件衬衣和裤子躺在那里奉陪。他给我讲什么“天下茶馆”②的情形啦，将来的发展啦，电车的便利啦，等等。我对自己不那么感兴趣的问题只是哼哈地听着。可是他说到我特意坐人力车来到这个通电车的地方时，我感到自己做了件蠢事。我们又下了楼。

不久，冈田的妻子回来了。她叫阿兼，面貌虽不那么出众，却也是个皮肤白皙光滑远看挺标致的女人。她原是我父亲供职的某机关的一位下级官吏的女儿。当时她经常拿着为我们做好的和服出入我家的厨房门。冈田那时是我家的食客，住在靠近厨房门的寄食生房间里，在那儿做功课，睡午觉，有时还吃烤红薯。他和阿兼就是这么认识的。不过，他们相识后直到完婚，这一段经过我不大清楚。冈田虽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在我家却与寄食学生一样，所以，女佣们不便对我和哥哥讲的

① 日本江户后期著名画家松村月溪（1752——1811）的别号。

② 大阪市西成区的一个地名，因丰臣秀吉曾在此处休息过而得名。

事，都不客气地对冈田讲了。"冈田，阿兼向你问好!"这样的话，我时有耳闻。而冈田对此丝毫不放在心上，大概认为是一句普通的玩笑吧。冈田从商业高中毕业后，只身到大阪一家保险公司去了，据说职业还是家父给斡旋的呢。约莫过了一年，他又飘然回到东京，这一回是挽着阿兼的手到大阪去的。据说这也是我的父母出面为他们成全的。我当时想攀登富士山，游逛甲州大路出门去了，事后听说有点惊诧。细算一下，冈田为迎新娘而乘开往东京的火车，刚好在我从御殿场①下车时错开了。

阿兼胳肢窝下夹着在格子门前叠好的阳伞和小包，从正门穿过厨房门时有点羞羞答答的。她在外面，脸被强烈的阳光晒得汗津津、红扑扑的。

"喂，来客人啦!"冈田大声不客气地说道。阿兼这才从里屋柔声答道："这就来啦!"这声音不禁唤起我一段亲切的回忆：我过去穿的碎白花衬衫和法兰绒衬衫，就是请她做的呀!

三

阿兼的态度明快而稳重，哪儿也看不到卑贱家庭出身的影子。"从两三天前，我就想您大概要来，便一心盼着您。"她说这话时眼睛里流露出迷人的妩媚，不仅比我妹妹有风度，姿色也强过我妹妹几分。我同阿兼拉话的当儿，感到冈田特地到东京来把她接走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位年轻的妻子五、六年前还是个妙龄少女的时候，我就

---

① 静冈县骏东郡御殿场街，位于富士山东南麓，是登富士山的东口。

熟悉她的音容笑貌，可没有机会同她亲切交谈。我这次见到她，她已是冈田夫人了，我竟不能应酬自如。我犹如对待自己同阶级的不认识的女子一样，一句又一句地说些恭敬话。冈田不时地瞅着我发笑，不知是感到滑稽还是高兴。这还不算，他还不时地望着阿兼发笑，可阿兼倒是满不在乎的神气。阿兼有事回到里屋时，冈田故意压低嗓门捅捅我的膝盖，以讥讽的口吻说："你对她为啥那么一本正经呢，原来不都是熟人吗？"

"真是一位好妻子呀，早知如此，我娶她就好啦。"

"别开玩笑了。"冈田的笑声更大了。过了会儿，冈田板起面孔问我："听说你对你妈说了她的坏话吧？"

"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冈田把那样的女人带到大阪去也够寒伧的，只要再等一等，我就给他找个挺不错的。"

"噢，那已是往事啦。"

我虽这样回答，心中却感到不安，而且有点狼狈。我终于明白了刚才冈田为什么以奇异的眼光不住地盯着他的妻子。

"那时我也狠狠地挨了母亲的训斥呀。母亲说，你一个书生懂得什么！冈田的事，你爸爸和我会办得使他们满意的，你再不要多嘴多舌的了。反正我受到了严厉的训斥。"

我带着为自己辩解的语气，把当时被母亲批评的情况讲得多少有点夸张。冈田越听越笑。

不过，阿兼又回到客厅时，我感到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令人讨厌的冈田故意对妻子说："刚才二郎把你大大表扬一番，你应该好好谢谢他才是。""大概因为你恶语伤了他吧。"阿兼对丈夫说着，却笑眯眯地瞟着我。

晚饭前，我换身单衣，同冈田在山岗上散步。稀稀落落的

人家及四周的篱笆使我感到恰恰似穿过东京地势较高的住宅区的郊外一样。我蓦地想起约定在大阪会面的朋友有无消息，便问冈田："你家没有电话吧?"冈田说："这种结构的房子，象个有电话的样子吗?"他脸上现出兴致勃勃的快活神情。

四

夏天的黄昏比较长。我和冈田在山岗上蹓跶时更显得亮堂堂的。然而，远方的树林却笼罩在暮色之中，渐渐变得黑糊糊的，天空也就暗下来了。我借着落日的余晖瞥了冈田一眼。

"你比在东京时快活得多啦，气色也挺好，不错嘛!"

冈田含含糊糊地回答一句："哦，托你的福了!"声音里充满了喜悦。

晚饭已准备好了，冈田劝我往回走。在路上，我忽然对冈田说："你和阿兼好象相处得很好啊!"我是想说得严肃些，冈田似乎当句嘲弄他的话，只是笑而不语，但也未加以否定。

过了一会儿，他一直很快活的表情突然消失了，好象要谈什么秘密似的把声音压得很低。他仿佛喃喃自语地盯着脚下说："我同她在一起，算起来快五、六年啦，可直到现在还没个孩子，这算什么呀！我担心……"

我无言对答。我老早就琢磨过，天下不会有一个人为生孩子而讨老婆；然而，讨了老婆之后想不想要孩子，这我可就不好判断了。

"你婚后就想要孩子了吧?"我问。

"哪里，我也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孩子，可我总觉得做妻子的若是不生孩子，就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

原来，冈田只是把自己的老婆当作一个普通人才想要孩子的。我想对他说，如今世道艰辛，人们想结婚却怕要孩子，不如往后拖一拖。可冈田又补充一句："再说，只两个人怪寂寞的。"

"两个人更可以相亲相爱嘛！"

"难道有了孩子，夫妻的恩爱就会减少吗？"

冈田同我好象满有体会似的谈论着实际上我们俩并没有经历过的事。

家里的饭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生鱼片和汤之类，等着我们回来。阿兼略施粉脂，为我们斟酒，还不时地摇动团扇给我扇风。风一碰到我的侧脸，我就微微嗅到阿兼脸上飘来的粉香。人的幽香似乎比啤酒和山葥菜的味道好得多。我问阿兼："冈田晚饭时总这么喝酒吗？"阿兼笑嘻嘻地说："他呀，反正是个酒鬼，真没办法。"说完，故意扫了丈夫一眼。丈夫说："哪里，还够不上酒鬼哩。"说着拿起身旁的团扇一下子在胸前扑嗒扑嗒地扇了起来。我又蓦地想起应该在这里会面的朋友。

"夫人，我们出去散步后，有没有一位叫三泽的男人给我来信或电报什么的？"

"没来。你放心好了。这种事我妻子的心中有数。对吧，阿兼？——管他三泽一个人两个人来不来呢！二郎，你对我家是这样不放心呀？首先，你有义务必须办完那件事吧。"

冈田这样说着，又往他自己的杯子里咕嘟咕嘟斟满了啤酒。他已醉醺醺的了。

五

那天晚上，我终于宿在冈田家。一个人在二楼一间六张席

夫的房间睡，忍受不住蚊帐里的闷热，便尽可能背着冈田夫妇悄悄地打开了木板套窗。因为头朝窗边睡，隔着蚊帐可以望见天空。我试着把脑袋从蚊帐红底边探出去一望，星星闪闪发光。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也没有忘记楼下冈田夫妇的今昔。一种羡慕之心油然而生：我若是结婚后也能如此和睦，定会幸福的吧。我又担心三泽没有一点音信。可转而一想，在这样幸福的家庭作客，为了等待三泽的消息，即使拖上个四、五天也并非坏事。冈田所说的“那件事”只好走着瞧了。

第二天早晨一睁开眼睛，我就听到冈田在窗下狭小的院子里喊道：

“喂，阿兼！牵牛花到底开啦，你来看看吧。”

我看看表，又俯卧在床上，划根火柴点燃一只“敷岛”牌香烟，暗暗等待阿兼的回答。可是根本听不见阿兼的声音。冈田又叫了两三次“喂！”“喂，阿兼！”不大会儿，传到我耳边一句话：“你呀，真是个急性子。我正在厨房里忙着，哪里顾得上看牵牛花呀！”阿兼似乎从厨房出来站在客厅的廊子上。

“不过，牵牛花开了，真漂亮呀！——金鱼怎么样啦？”

“金鱼还活着呢。反正这玩意儿似乎不那么好养。”

我估摸着阿兼可能对快死的金鱼的命运说些伤感的话，便一边吸烟一边听着。可等了许久，阿兼什么也没说，冈田的声音也听不见了。我扔掉烟蒂起来后，从相当陡的楼梯往下走，每下一个台阶就发出一声响。

三人吃过饭，冈田要到公司上班，他很遗憾没有时间陪我玩。我说来到此地之前，完全没有料到这种情况，便坐在那里打量着穿一身白色立领制服的冈田。

冈田忽然象是想起什么事似的说：“阿兼，你若有时间就陪

二郎玩玩吧。"阿兼一反常态，只有此刻对丈夫和我什么也没说。我马上开口道："哦，用不着啦。我和你一块儿到你们公司那个方向随便走走。"说着便站了起来。阿兼在大门口把我的阳伞递了过来，然后只说了一句："早点回来呀！"

我不得不两次坐电车，两次下电车，然后在冈田的工作单位——一家生产石头制品的公司周围随便转了转。不知是同一条河还是两条河，水面两三次跳入我的眼帘。这当儿，我热得实在不成，又稀里糊涂地回到了冈田家。

上到二楼——我心里明白，从昨晚起这间六张席大的房间就是我的住室了——刚休息，就听到有人上楼的声音，那是阿兼。我慌里慌张地把裸露的身子又披上了衣服。阿兼昨天还把头发梳得向前蓬起，不知什么时候改成了大椭圆形发髻，粉红色的发带从发髻里露了出来。

六

阿兼把黑盘子上的汽水瓶和杯子放在我的面前问道："请用一点吧。"我说："谢谢"，要把盘子拉到跟前。阿兼说声："不，我来"，连忙拿起一瓶。我此刻只是默默地注视着阿兼那白嫩的手，手指上带着我昨晚不曾留意的光灿灿的戒指。

我拿起杯子润了润嗓子，这时阿兼从腰带中掏出一张明信片。

"刚才您出去以后来的。"阿兼说完抿嘴一笑。我在正面看见了"三泽"二字。

"终于来了，让您久等了……"

我微笑着当即翻过来看看。

“我也许晚到一两天。”

明信片上只写这么几个字。

“真象一封电报似的。”阿兼说。

“所以你才觉得好笑吧?”

“不是这么回事，不过，我感到太……”

阿兼说到这里把话头收住，我更想逗阿兼笑笑。

“‘太’什么?”

“好象太可惜了。”

阿兼很有意思地说。她父亲是位精细的人，给阿兼来信时通常不用明信片，而是在信纸上写十五行蝇头小字。我只顾同阿兼聊这聊那，把三泽的事全忘光了。

“夫人，您不喜欢孩子吗？一个人看家的时候会感到寂寞的吧?”

“不会的。也许因为我是在兄弟姐妹多的家庭拉扯大的，我感到再没有比子女更让父母受累的了。”

“不过，一两个孩子总可以吧？冈田说没有孩子寂寞得不得了。”

阿兼一声不吭地望着窗外。她脸转过来也没瞅我，只是看着铺席上的汽水瓶。我什么也没觉察到，便又问道：“夫人，您为什么不生孩子?”阿兼一下子涨红了脸。因为是老相识，才不客气地脱口而出，却引起了很不愉快的结果，我很懊悔。但又没有什么补救办法，心里只觉得对不起阿兼。我做梦也没想到阿兼为什么会脸红。

我无论如何也要使这位年轻的妻子从坐立不安的窘态中解脱出来。为此，必须改换话题。我终于把事先没有作为重点的冈田所说的“那件事”端了出来。阿兼马上恢复了原来的神

态。可是，也许打算让丈夫负主要责任，她决不多扯一句。我也没有去刨根问底。

七

“那件事”正式从冈田口中谈出来，是在当天晚上。我喜欢靠近有露水的走廊，便坐在那里。冈田和阿兼一直面对面地坐在客厅里。谈话一开始，冈田便起身来到走廊。

“离的太远，谈话不方便啊。”说着，便把有花纹的坐垫放到我的面前。阿兼照例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二郎，看到照片了吧？前两天我寄去的那张。”

照片上的人是和冈田一个公司的一位年轻人。照片寄到我家时，家人轮流看着，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冈田当然不知道。

“哦，看了一下。”

“评价怎么样？”

“有人说是个锛儿头。”

阿直笑了起来，我也觉得好笑。说实在的，看完照片第一个说锛儿头的正是我。

“说这种坏话的是阿重吧？她那张嘴巴，一般人是敌不过的啊！”

冈田认为我妹妹阿重是个嘴巴非常坏的女人。在此之前，阿重曾说冈田的脸很象将棋的棋子儿。

“阿重说什么倒无所谓，关键是阿贞本人怎么看的？”

我离开东京时，母亲告诉我已答复冈田方面阿贞当然同意。因此，我回答说阿贞本人的态度同我母亲的答复一样。冈田夫妇又把未来的女婿佐野的性格、人品、将来的打算及其它

各个方面，对我一一做了介绍。最后又举例谈了佐野本人希望这门亲事能够成功。

阿贞这个女孩子不论是相貌还是所受的教育，都不是出类拔萃的，在我家只有个累赘的名声。

母亲曾嘱咐我："对方太起劲啦，我总觉得靠不住。你去那里好好了解一下情况才好。"我对阿贞的命运虽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却也希望能够如愿以偿，因为我也想到对阿贞来说，既是件好事，又有危险。因此，我一直默默地听冈田夫妇说话。可这当儿我突然冒冒失失地说了一句——

"还没见到阿贞，为什么对她那么称心如意？"

"佐野是一位很坚强的人，所以想找一个有耐性的人呀。"

阿兼瞅着冈田，对佐野的态度做了这样的辩解。冈田急忙说："是嘛！"他们似乎除此之外什么也没考虑。我反正同冈田约定明天去见佐野，随后便回到二楼的六张席房间。脑袋一放到枕头上便想：我结婚时事情会不会如此简单呢？我有点担心。

八

第二天中午，冈田把公司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回来了。他把西装一脱，便到厨房冲洗身子，尔后开口道："喂，咱们去吧！"

阿兼不知什么时候拉开衣橱的抽屉，把冈田的衣服取了出来。我虽然没怎么留意冈田穿什么，却在无意中注意阿兼给冈田穿衣系带的样子。阿兼问我："二郎，您准备好了吗？"我

这才恍然大悟似的站了起来。

"今天你也要去的哟。"冈田对阿兼说。

"不过……"阿兼双手捧着丝绸褂，抬头望着丈夫说。我正在上楼梯，便说："夫人，请一起去吧。"

我穿好西装下楼一看，阿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换好了和服，系好了腰带。

"好快呀。"

"哦，快。"

"不是什么讲究的衣着呀。"冈田说。

"到那里去，这一身就足够了。"阿兼说。

三人冒着酷暑走下山岗，到车站后当即乘上电车。我不时地打量着并排坐在对面的冈田和阿兼。这时，我脑海里闪出了三泽的古里古怪的明信片；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寄来的呢？同时还不时地浮现出马上就要见面的佐野。然而，"好奇"这个字眼每次也总是一起迸了出来。

冈田突然向前躬着身子问我："怎么样？"我只回答说："不错嘛！"冈田又象原来那样挺直腰板，对阿兼嘀咕什么，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于是，阿兼把脸凑到我跟前说："如果满意，您也到大阪来吧。"我不由得说声"谢谢！"这时，我总算明白了冈田方才突然问我"怎么样"的意思。

三人在滨寺① 下了车。我不熟悉这一带的情况，在苍松和沙石之间行走，感到确实是个好地方。不过，冈田在这里再没有问我"怎么样"，阿兼也是打着阳伞敏捷地走着。

"大概就要到了吧？"

---

① 大阪府堺市的地名。

"是啊，也许他已出来等着咱们呢。"

我跟在后面，一边听着他们谈话，一边来到一个漂亮的大饭馆门前。我先是对饭馆如此之大怔住了，被引进去的时候，更对这段路如此之长感到愕然。三人下了台阶，通过一个狭窄的走廊。

"是个隧道呀。"

阿兼这样指点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心想决不是在地下。我只是笑眯眯地从微暗的地方穿过去了。

在客厅里，佐野一个人在门槛处站着，露出一条穿着西装裤子的腿，一边吸烟，一边望着大海。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马上朝我们转过身来。只见他额头下的金边眼镜闪着亮光。进房间后第一个见到他的，实际上是我。

九

佐野的锛儿头看起来比照片还厉害。也许夏天把头发剪短的关系，他的脑门子特别显眼。初次见面，他寒暄一句"请多关照!"便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这种一般的问候，可能由于场合的关系，我听起来感到很奇特。我心中一直没有那么强的责任感，此刻却突然觉得十分郁闷。

我们四人面对食案攀谈起来。阿兼和佐野看来交情很深，她不时地同对方戏谑着。

"佐野呀，听说对您那张照片的评价，在东京可不得了呀。"

"怎么个不得了？——大概是好的不得了吧？"

"那当然喽。不信问问坐在您身旁的这位先生就知道啦。"

阿兼说。

佐野笑容可掬地望着我。我不说点什么有些难为情，便板着面孔说："反正在摄影方面大阪似乎比东京发达。"可冈田却在一旁打岔说："这又不是'净琉璃[1]'！"

冈田虽是母亲的远房亲戚，也许长期在我家当食客的缘故，从老早就养成一种习惯，对我和哥哥讲话时，带着把我们贬低一等的口气。我们虽分别很久，可昨天和前天见面时，他更是如此。然而，当佐野新加进来谈话的时候，他可能怕在朋友面前有失体面，对我讲话的语气一下子变得平等了。有时从旁边看去，甚至给我以长辈的待遇。

我们四人所在的客厅的对面，有一栋与这栋房子相同而屋脊不同的高大二楼。抬头向拆掉拉窗的大厅望去，只见里面聚集着一群系着又窄又硬的带子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把毛巾搭在肩上正在跳舞。"大概是店员们在这里开联谊会呢。"我们正议论时，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计来到栏杆附近，不客气地往房檐上吐脏东西。这时，又有一个年纪相仿的小伙计叼支香烟走了出来，操着纯粹的大阪口音说："喂，振作起来！有我呢，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四人一直带着不愉快的表情望着栏杆，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们俩都喝醉了，还是个小伙计哩。"冈田说。

"很象你呀。"阿兼评论说。

"哪一个象呀？"佐野问道。

"他俩都象，呕吐也好，撒酒疯也好。"阿兼回答说。

冈田反倒现出了愉快的神情，我是默默无言，佐野独自放

---

[1] 以三弦琴伴唱的说唱曲艺，这里指大阪的乡土艺术木偶净琉璃。

声大笑。

我们四人在太阳老高的四点钟光景离开了那里往回走。在半路分手时，佐野摘下帽子致意道："改日再会！"我们三人便从站台走到外面。

"怎么样，二郎？"冈田连忙扫我一眼。

"好象不错吧。"

除了这句话，我再无言以对了。尽管如此，这样回答后，我还深深感到自己很不负责。同时我也感到，这种迫不得已的不负责，大概就是许多介入婚事的人的一个经验吧。

十

为等待三泽的消息，我还得打搅冈田两三天。说实在的，冈田夫妇也不准我到外面住旅店。在这期间我尽量一个人在大阪游逛。也许是街道狭窄的关系，路上的行人好象比东京更加目光炯炯逼人；鳞次栉比的房屋比松松散散的东京整洁美观；几条河流水量充沛，流势恬静。总之，我每天总有一两个花样不同的消遣。

在滨寺一起吃饭的第二天晚上，又见到了佐野。这次他是穿着单衣来找冈田的。我当时也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两个多钟头。这只不过是重复前一天在冈田家的小规模聚会，因而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新的印象。说真的，关于佐野，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此外什么也不知道。然而，作为对母亲和冈田的义务，我还不能对他一无所知就算了。在这两三天，我终于给东京的母亲写了封信，报告同佐野的会面已结束。

无奈我只好写道："佐野很象那张照片"，"酒是喝的，可

喝酒脸也不红"，"听说象他父亲，不唱谣曲，正在学'义太夫节'①"。最后，我说冈田夫妇似乎很和睦，"有这样关系融洽的冈田夫妇从中斡旋，大概没错的。"结尾又写道："总之，佐野好象同许多有妇之夫没有什么两样，阿贞也有资格作为一个普通的妻子，因此，还是答应他们为好。"

我封上信封时，才感到似乎尽到了义务。然而，一想到凭这封信就要永远决定阿贞的命运，又对自己的轻率感到羞愧不安。于是，我把信装入信封里拿到冈田面前。冈田只是浏览一遍，说："很好嘛！"阿兼连信纸都没碰一下。我坐在他们俩面前端详着双方。

"这就可以了吧。只要寄出去，家人就会定下来的。因此，佐野再也动弹不了啦！"

"好啊，这是我们最盼望的。"冈田正颜厉色地说。阿兼用女人的口吻重复了同样的意思。经他们这样满不在乎地一说，我与其说是放心，毋宁说是担心。

"什么事使你那么担心？"冈田笑吟吟地吐了口烟说："对这件事最冷淡的，不就是你老兄吗？"

"虽说冷淡些，可过于轻率，也对不住双方啊。"我说。

"请您写那么长的信，怎么能说是轻率呢！您母亲会满意的，我们这方面一开始就定下来啦。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喜事啦。对吧？"

阿兼说完，瞥了冈田一眼。冈田露出了的确如此的神气。我讨厌讲大道理，便在他俩面前往信封上贴了一枚三分钱的邮票。

---

① 净琉璃的一个流派。

十一

信寄走之后，我就想离开大阪。冈田也说没有必要让我在这里等到母亲回信。

“不过，还是等一等吧。”

这是冈田一再重复的话。我十分理解他们夫妇的好意，同时也想象得到给他们带来的麻烦。象我这样又懒又滑的客人住在这里，在他们夫妇面前，自己也不免有些拘束。我恨三泽，他自从给我来了一封象电报那样简单的明信片后，一直杳无音信。若是明天还没有消息，我决心一个人登高野山去。

“那么，明天约佐野去兵库县的宝冢市玩玩吧。”冈田开口道。我很怕冈田为我消磨时间。说得再挖苦一点，我觉得到那样的温泉地吃吃喝喝，有点对不起阿兼。乍看起来，阿兼似乎是一个爱打扮的女人，其实倒是她那白皙的面庞及风度使人这样想；从性格上说，她比普通的东京人还朴素得多。我感到她很节俭，甚至对外出的丈夫的腰包都要加以某种限制。

“不饮酒的人真是一生的幸福啊！”

阿兼知道我不沾酒，有时甚至以羡慕的口吻诉说她的感怀。即使如此，冈田还是喝得满脸通红，粗野地说：“二郎，咱们很久没摔跤啦，比试一下吧。”阿兼总是一边皱着眉头，一边露出兴奋的眼神。我估摸着阿兼不是厌恶丈夫醉酒，而是不舍得花钱。

我还是谢绝了冈田的好意，不去宝冢了。打定主意明天早晨冈田上班时，我一个人坐电车出去转转。冈田抱歉地说：“原

来是这样啊。你可以去‘文乐座’①，可天气太热，不开门了。”

第二天早晨，我和冈田一起离开家门。他在电车里突然把我刚刚忘记的阿贞的婚事又提出来了。

“我并不认为我是您的亲戚，而是您父母作为书生收养的食客。我能有今天，阿兼能有今天，全托您父母的福啊！因此，我平常就琢磨着一定要报答这个恩情。阿贞的婚事，正是在这样动机下去做的，决没有其它意思。”

他的本意是，阿贞既成为家庭的累赘，就应及早为她找个婆家。我作为家庭的一员，也应该对冈田的好意表示感谢。

“您家人也想早一点把阿贞嫁出去吧？”

我的父母实际上是这样。可是，阿贞和佐野这无缘无故的一对儿，此刻在我眼中却是若即若离的样子。

“能够一帆风顺吗？”

“不是很顺利吗？你看看我和阿兼就明白了。我们结婚后还没有大吵大闹过哩！”

“您倒是例外，不过……”

“什么呀，天下的夫妻大概都差不多呀！”

冈田同我谈这个问题到此便告一段落。

十二

三泽的信到第二天上午还是没来。性急的我，等待这种拖拖拉拉的人实在令人生气。就是强求，我也决心一个人马上离开这里。

---

① 伴着“义太夫”歌谣上演木偶戏的剧院。

“哎哟，还是再等一两天吧。”阿兼亲切地对我说。我刚上楼要往皮箱里塞单衣及腰带时，阿兼象追我似的劝阻道：“一定要再等一两天呀！”她还是不放心，当我收拾皮箱时，从楼梯口伸着头说：“哎哟，您已经打点行装啦？我给您沏茶去，请慢一点呀！”说完又下去了。

我盘腿坐在那里翻阅旅行指南，心里翻来覆去盘算着如何安排时间，可是怎么也安排不好，便仰着脸躺了一阵子。这当儿，同三泽一起散步时的愉快情景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我看到他从富士山下到须走口①时滑倒了，摔坏了挂在腰间的盛着富士山泉水的大玻璃瓶，便把那瓶子照样绑在腰带上走着。这时又传来阿兼上楼的声音，我连忙坐了起来。

阿兼站在那里松了口气似的说：“这就对了！”随即坐到我的面前。然后，把三泽刚来的信递给我。我马上拆开看。

“终于盼到了吧？”

我没有勇气回答阿兼。三泽在三天前到达大阪，躺了三天，结果住进了医院。我指着医院的名字问阿兼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阿兼只知道所在地区，但不知道医院的名字。我决定提溜皮箱离开冈田家。

“真没想到啊。”阿兼一再表示遗憾。我不便谢绝，于是女佣人便提溜皮箱一直送我到车站。在半路上，我还是想让女佣人回去，可怎么说她硬是不回去。她的话我听是听懂了，但是，对于同这地方没感情的我来说，记也记不住。分手时，我给女佣人一元钱作为她一直照顾我的酬劳。她说：“再见，祝您健康！”

---

① 富士山东侧的登山口。

我下了电车，又坐上人力车。人力车横穿电车轨道后在狭窄的路上径直地奔跑。由于跑得太猛，几次险些同对面来的自行车、人力车等相撞。我手里捏把汗，总算在医院门前下了车。

我提溜皮箱上了三楼。为找三泽，我查遍了所有的房间。三泽在走廊尽头的八张席大的房间躺着，胸口上放着一个冰袋。

“怎么搞的呀？”我一进屋便问道。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苦笑着。“又是吃多了吧？”我象是批评他似的，便盘腿坐在他的枕边，然后脱去上衣。

“那里有坐垫。”三泽向上翻动眼珠看着室内的一角。我望着他的眼神和气色，摸不透他是得了什么重病。

“有护士照料吧？”

“嗯。她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

十三

三泽平素就肠胃不好，动不动就上吐下泻。朋友们议论他说是不注意身体造成的，可他本人却辩解说是母亲的遗传，体质不好的缘故，所以毫无办法。他再三翻阅有关消化器官疾病的书籍，引用一些“弛缓”、“胃下垂”、“紧张”之类的术语。我经常劝告他，他却露出一副“你这个外行懂得什么”的神气。

他装模作样地说：“你知道酒精是通过胃吸收的，还是通过肠吸收的？”可他一发病，必定把我叫来。我心想“你瞧！”一定去看他。他的病，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两周才能基本痊愈。因此，他瞧不起自己的病，更瞧不起我这个外人。

然而，事到如今，我首先对他住院吃了一惊；他胃上放个

冰袋，又使我感到愕然。我过去一直相信冰袋一定要放在头上或心口上。我眼睛盯着忽上忽下跳动着的冰袋，心里有点腻味。在枕头旁边越坐下去，就越找不到表面的应酬话。

三泽让护士取来了冰激凌。我端起了其中的一杯，他提出要吃剩下的一杯。我寻思着三泽除了药和定食以外吃这种东西不好，就劝阻了他。可是三泽发了脾气。

"你认为消化一杯冰激凌需要多么健壮的胃吗?"他板起面孔要同我争辩。我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护士搭话说可以吃吧，为慎重起见，又特意到医院办公室去问了问，回答是少吃点没关系。

我去厕所时，瞒着三泽把护士叫来，问三泽得的究竟是什么病。护士说大概是胃不好。我想再多问一些，可护士是今天早晨刚从护士组派来的，她坦然地说什么也不知道。没办法，我又下楼去医务人员那里打听，有个人连三泽的名字都不知道。不过，他翻了翻患者的病历卡和处方笺，只告诉我三泽的胃有点糜烂。

我又回到三泽的身旁，他胃上放着冰袋对我说："你从那个窗户向外望一望。"正面有两个窗子，侧面有一个，但都是西洋式的，比普通窗子高，而且病人铺着日本式的被褥躺在那里，因此，三泽只能从斜对过看到光线很强的天空和一部分电线。

我双手支撑在窗边俯瞰外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从远方高耸的烟囱里冒出的烟。那烟仿佛遮盖全市，笼罩在巨大建筑物的上空。

"能看见河吗?"三泽问。

左侧隐约有一条大河。

"也能看见山吧?"三泽又问。

山在正面，刚才就看见了。

三泽兴致勃勃地把刚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事讲给我听：那是一个黑黝黝的山峰，从前大概是大树参天，如今变成一个通明敞亮的山峰啦，再过一段时间凿通山下，电车可以通到奈良。听了他的这番话，我想对他不必过于操心，便离开了医院。

十四

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便问了一下三泽下榻的旅店的名字，坐辆人力车去了。护士说就在附近。我初来乍到，感到路程相当远。

旅店连个大门也没有，也没有女佣人出来寒暄一句“请进”的欢迎话。我被领进三泽住的楼上一间屋子。栏杆前面就是一条大河，从客厅眺望，流水使人觉得非常凉爽，也许是房子座向的关系，风一点也吹不进来。只是到了夜晚，对面闪动的点点灯火才给眼前增添一点情趣，但根本感不到有一丝凉意。

我向女佣人打听后才弄清三泽的情况：女佣人记得三泽在这里住了两天，是第三天住进医院的。实际上，三泽前一天下午已到达这里，撂下皮箱后就出去了，当晚十点多才回来。女佣人告诉我，三泽到达这里时有五、六个伙伴，可是，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我苦苦思索着那五、六个伙伴是什么人，然而怎么也想不出来。

“他喝醉了吗？”我问女佣人。女佣人也不知道。她只回答说，过了不久三泽呕吐了，可能是醉了。

那一夜我叫女佣人吊好蚊帐，很快钻进了被窝。蚊帐有个洞，飞进两三只蚊子。我挥动着团扇驱赶，刚想入睡，又听见

隔壁房间有人聊天。听口气象是客人在女佣人陪伴下饮酒，客人似乎是位警察官。我对警察官三个字多少有点兴趣，便想听听他谈什么。这当儿，负责我这个房间的女佣人上来通知我，医院方面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连忙爬了起来。

来电话的是三泽的护士。我琢磨着是不是三泽的病情突然发生变化，便担心地询问有什么事。护士只不过转告我，病人感到寂寞无聊，要我明天尽量早点去。我断定三泽的病毕竟不那么严重。我以责备的语气说："哎，这算得什么！这种任性的话最好不要对我转达。"随后又感到对不起护士，便补充一句："不过，人家既然要我去，我还是要去的哟！"说完，便回到我的房间。

女佣人不知什么时候发现了蚊帐上的洞，用针线缝上了。可是钻进去的蚊子还在那里，一躺下就在我的额头和鼻尖上嗡嗡直叫。尽管如此，我还是朦朦胧胧地睡了。这当儿，右面房间的谈话声又把我吵醒了。细听起来还是一男一女。我原以为这一侧没有一位客人，因此有点惊讶。然而，女方重复两三次"那么，请允许我回去吧！"我推测隔壁的客人大概是在女人的陪送下从茶馆回来的，便又入睡了。

后来，女佣人拉木板套窗的声音又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最后一次起来时，河面上还笼罩一层淡淡的白雾。所以，我真正成寐的时间没有几个钟头。

十五

那天，冰袋仍然放在三泽的胃上。

"还用冰镇着哪？"

我带着有点茫然的神情问道。三泽也许会感到这话不象朋友说的。

“这又不是什么轻感冒。”三泽说。

我目光转向护士，向她道谢说：“昨天晚上辛苦了！”护士是位面色苍白的肥胖女人，也许由于面庞酷似画上的光头盲人的关系，同她们通常穿的白衣服一点也不般配。不等我开口，她就告诉我说，她是冈山人，小的时候因患脓血病右眼瞎了。果然，她一只眼睛挂满了白翳。

“护士，你亲切地照料这样的病人，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看你适可而止就行啦。”

我这句半开玩笑的露骨的轻佻话使她尴尬地笑了。这时，三泽突然叫了声“喂，冰！”就把冰袋拿了起来。

从走廊头上传来敲碎冰块的声音时，三泽又“喂”的一声招呼我。

“你还不知道，这种病拖下去肯定会变成溃疡，很危险，我这才一动不动地在胃上放个冰袋。我到这里住院，既不是医生的劝告，也不是请旅店从中斡旋，只是我认为有必要才主动来的，可不是要酒风来的呀。”

我对三泽的医学知识不那么相信，可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使我没有勇气同他争论。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他所说的溃疡是什么病。

我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在强烈阳光反射下呈现出干土色的幽暗山峰，蓦地涌出一个念头：到奈良去玩玩。

“看你这副模样，眼下大概不能按我们的约定去做了吧？”

“我正想按约定去做才进行这种调治哩！”

三泽为人很固执。如果我附和他这种固执的态度，就必须

在这个闷热的都城煎熬，直到他的身体能够经受得住旅行为止。

“不过，拿掉你的冰袋看来可不那么容易呀。”

“所以我才及早治疗。”

我同他拉话过程中，不仅看到了他的固执，也看清了他的任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也很任性。我企图早一天甩掉病人扬长而去。

“你到大阪的时候，有许多伙伴陪着吧？”

“嗯。我同这些人饮酒是不对的。”

他举出不少人的名字，我也认识其中两三个。三泽说他们是从名古屋一起上火车的，尽管他们都是到马关[①]、门司和福冈的，可因为是久别重逢，还是在大阪下车，和三泽一起聚了餐。

我总得再住两三天看看病人的情况再决定怎么办，于是就告辞了。

十六

这期间，我象陪着三泽似的，早早晚晚大体上都在医院度过。三泽很孤独，实际上每天都在等着我。尽管如此，我们见面时，他也决不说些道谢的话。我有时特意买束鲜花送给他，他甚至忽然火起。我在他枕边看看书，陪陪护士，到时间让他服药。病房内早晨的阳光太强，我不得不帮助护士把病床移到

① 今山口县下关市。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在这过程中，我认识了每天上午来查病房的院长。院长通常穿黑色晨礼服，有一位医务人员和一位护士陪着。院长是位仪表堂堂的人，浅黑色的脸上长着高鼻梁儿，言谈举止同他的容貌一样，很高雅讲究。三泽一见到院长，就提出一些跟我这种全然不懂医学知识的人差不多的问题。三泽问道："我还不能轻易出去旅行吧?""变成溃疡就危险了吧?""我一狠心住进医院，现在看来还是做对了吧?"可是，院长只简单地哼哈应付了事。三泽平素好说一些我不懂的术语，瞧不起别人，可在院长面前显得如此拘谨，我感到好笑。

三泽的病很怪，时轻时重。他本人坚决不同意通知家中。问院长时，院长似乎很纳闷地说：只要他不想呕吐就不必担心，他应该再增加点食欲。我不知道是离开好还是留下好。

我初次看到他的食案时，上面放着豆腐、紫菜和木鱼汤，除此之外，不许他吃别的。因此，我感到他前途渺茫。而且，他面对食案喝稀粥的模样，也实在叫人难受。我从这里到附近的西餐馆吃完回来时，他必定问我："很好吃吧?"看他这副模样，我更觉得他可怜。

"那一家就是给我拿来冰激凌的，为吃冰激凌前两天还同你吵了一架哩。"

三泽说着笑了起来。我想守护在他身旁，直到他再康复一点。

然而，回到旅店，我又常常想，在如此闷热的蚊帐中，还不如快点回到凉爽的乡下。而且，前几天晚上隔壁那位同女人聊天妨碍别人睡觉的客人还住在这里。我刚要入眠的时候，他总是带着满嘴酒气回来。有时他在旅店喝酒，还大发雷霆地命

人找艺妓来。女佣人想百般哄骗他，最后劝他说："那个女人到您面前尽说奉承话，可背地里光说您的坏话，所以，您就别叫她来了。"这位客人却回答说："什么呀。只要在我面前说奉承话我就高兴，管她背地里说什么，反正我听不见。"有时，这位女佣也是谈些正经话，可这次客人却想搪塞过去，女佣便生气地说："看你简直把人家的话当成耳旁风了。"

我就是因为这种情况难以安眠，心里实在讨厌。

十七

我被折腾得整夜睡不好。早晨，尽管我不愿意去护理病人，可还是过了桥，向医院走去。病人还在沉睡。

从三楼窗子往下看，马路很窄小，门前的路显得细长而整洁。对面是一堵堵漂亮的高墙。一位主人模样的人来到小门外面，细心地用喷壶在马路上洒水。墙里柚子树的翠绿叶子密密麻麻的，几乎把房瓦都遮住了。

院子里，勤杂工把抹布缠在丁字形的木棒头上，用力地在走廊推来推去。由于抹布没有洗涮，擦过的地方反而脏得发白。轻患者都到洗脸间洗脸，护士们掸灰尘的声音到处可闻。我借来一个枕头到三泽隔壁的空房间打个盹儿，以弥补昨晚的睡眠不足。

这个房间也向阳，早晨的阳光很强，我刚入睡就醒了。额头和鼻尖上渗满了油汗，使我很不痛快。这时，冈田给我来了电话。这是他第三次向医院打电话了。他照例问道："病人怎么样？""两三天内，我一定去探望。""有什么事，请不要客气呀！"最后必定把阿兼说上一两句，什么"阿兼代问候"啦，"我妻子

说您一定来玩呀","家人太忙，久未通信"啦，等等。

那一天冈田的话也是往常那一套。可最后，他透露一件奇妙的事："从现在起一个星期之内……不能把话说死，总之再过一段时间，也许发生使您吃惊的事情哟！"我完全没有想到，问了他两三次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只是笑嘻嘻地说："再过一阵子您就知道了。"我还是蒙在鼓里，便回到三泽的房间。

"又是那个人吧？"三泽问。

我心里盘算着冈田刚才来的电话，便不想马上提出离开大阪了。不料三泽却开口说："你对大阪已经腻味了吧？你再没有必要为我留在这里了。你想到什么地方就不必客气啦。"他还对我说，他已认识到即使出了院，眼下也不能随便进行登山之类的活动。

"那么，就看我什么时候方便了。"

我这样回答后就沉默不语了。护士一声不吭地往室外走去，我听到她的草鞋声逐渐消失了。然后，我悄声问三泽："还有钱吗？"三泽还没有把他生病的事通知家中，我怕我这个他唯一的熟人一旦从他身旁离开，他可能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物质上更没有底儿。

"你有办法借到钱吗？"三泽问。

"没有什么大的指望，不过……"我说。

"刚才那个人怎么样？"三泽问。

"冈田吗？"我稍微沉思了一下。

三泽突然笑了起来：

"即使没有托你借钱，我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哟。钱总还有点呀。"

十八

钱的事终于不了了之。我一想到要到冈田那里借钱就很腻味。即使为病友着想，也毫不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我又拿不定主意是离开这里还是留在这里，犹豫不决。

冈田给我打来电话后，大大地牵动了我的好奇心，我甚至有意找他问明真相，可是睡了一个晚上之后，觉得太麻烦了，就此作罢。

我还是从医院的大门进进出出的。上午九点钟来到医院大门后，常常看到外来的患者挤满了走廊和候诊室。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病人呀！我故意带着诧异的神情环视他们之后再上楼。就在这一瞬间，我偶然发现了那个女人。所谓那个女人，是因为三泽这么称呼，我也就这么称呼了。

那个女人当时蜷缩在走廊暗处一条凳子的一角，只露出个侧脸。旁边站着一位用梳子挽起刚洗过头发的修长身材的中年女人。我瞥了一眼，目光首先落在那个女人的背影上。我不知为什么在那里磨蹭了一会儿。这工夫中年女人向对面移动了一下。那个女人从中年女人的身影后显现出来了。她真象一尊忍耐的佛像，蜷缩着，纹丝不动。然而，她的气色和表情几乎看不到苦闷的迹象。我最初看到她的侧脸时竟怀疑是一张病人的脸。不过，她把胸部几乎贴到肚子上，这种大弯腰的模样似乎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使我很不愉快。我边上楼边寻思，"那个女人"的忍耐和美貌的背后，此刻正包藏着疾病的痛苦。

三泽还听得护士讲医院里一位叫A的助手的事。这位A君是个年轻人，夜阑人静时总好吹箫。他住在医院，孑然一身。

他的房间就在三泽住的三楼拐角上。直到前几天还整天趿拉双拖鞋，啪嚓啪嚓地走来走去。可这两天再也见不到他了。三泽和我甚至都议论过他出了什么事。

护士笑眯眯地说，A君常常一瘸一拐地到厕所去，那模样很可笑。护士还说她看到病房的护士经常拿着纱布和脸盆去A君的房间。三泽对护士这番话也说不上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带着冷淡的表情，只是哼哈地听着。

三泽又问我打算在大阪呆到什么时候。自从他打消了旅行的念头后，见到我就常常问这件事。话音里既象对我客气，又象催促我，反而使我不高兴。

"我感到方便的时候，随时可以回去嘛。"

"那就这么办吧。"

我起身从窗子往下看。怎么看也看不见"那个女人"到门外来。

"你故意到向阳的地方干什么呀？"三泽问。

"看看嘛。"我说。

"看什么呀？"三泽反问道。

十九

即使如此，我也没有轻易从窗边离开。对面的阳台上摆着五六盆松树、石榴之类的盆景，一位挽着"岛田发"①的年轻女人不住地把洗了的衣服穿在竹竿上晾晒。我向这个方向扫了一眼，便又把目光移到下面。可是，我盼望的那个女人看样子

① 未婚妇女或妇女结婚时梳的一种发型。

总也不出来。我终于忍受不住酷暑，又到三泽的病榻旁坐下了。他瞅着我的面孔提醒我："你这个人犟得很，人家越是好意劝你，你越是故意把脸对着向阳的地方晒，看你的脸可真红啊。"我平素认为三泽才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于是有点摆架子似的说："我从窗子探出头去，同你那种无意义的固执不一样，我是有目的地故意把头探出去的呀。"这么一来，最要紧的"那个女人"我倒说不出口了。

过了一会儿，三泽又笑眯眯地问我："刚才你当真是在看什么？"我的情绪已转了过来，很愉快地说出了"那个女人"。我琢磨着三泽反正很固执，听我这么一说，肯定要痛骂我是个"傻瓜"、"无聊"之类，可我并不想介意。果真如此，我可以回敬三泽由于某种原因我对"那个女人"产生了特别的兴趣。我存心激怒三泽。

可是，三泽的态度同我的预料截然相反，他仿佛赞美似的听我说的每一句话。我也来了劲头，把本来一两分钟就可以讲完的话竟拖长了三倍多，唠叨了十来分钟。最后，在我中断话头时，三泽问："她当然不是个良家女子吧？"我虽把"那个女人"详尽地做了说明，可到底没有使用"艺妓"这个字眼。

"若是个艺妓，说不定我还认识她哩。"

我为之一怔。我琢磨肯定是三泽跟我开玩笑，然而他的眼神却告诉我全然不是开玩笑。他却在咧着嘴笑，一再问我"那个女人"的眼神和鼻子的长相如何。我只是上楼时看到她的侧脸，说不了那么详细。只有她大弯腰时深深把头埋在怀里的可怜相，活灵活现地浮在我的眼前。

"一定是她！我马上就问护士她叫什么名字。"

三泽说完冷冷一笑，可根本看不出有捉弄我的样子。我简

直进了三泽的圈套，真想打听一下他和“那个女人”的关系。

“果真是她，我马上讲给你听。”

就在这时，病房护士进来打招呼说“查病房”，“那个女人”的事也就谈不下去了。我怕查病房时乱糟糟的，一到时间就走开，或到走廊里，或到放着蓄水桶的高处。那天，我拿起身旁的帽子便下了楼。我仿佛感到“那个女人”就在什么地方呆着，便伫立在门口四下张望，可走廊和候诊室连个患者的影子也看不见。

二十

那天黄昏风停了，四周一片寂静。掌灯时分，我又疾步爬上弯弯曲曲的楼梯来到三泽的房间。看样子他已吃完晚饭，大模大样地盘腿坐在垫子上。

“我已经一个人去厕所了。还吃了鱼。”当时，他得意地说。

三个窗子都敞开着。房间在三楼，眼前没有遮挡，天空显得很近。满天繁星亮晶晶的，光灿夺目。三泽边摇团扇边说：“蝙蝠会飞来的吧？”白衣护士走到窗前探出身子向窗外望了望。我没去想蝙蝠，而是惦记着“那个女人”，便问道：“喂，那件事打听明白了吧？”

“还是那个女人呀！”

三泽边说边以意味深长的眼神瞅着我。我说声“是这样啊。”可能因为嗓门太高了，三泽用团扇朝我脸上“扑”地扇了一下。然后急忙把扇子倒过来，用扇柄指了指同我们这里斜

对过的房间。

“你回去以后，她进那个房间去了。”

三泽的房间在走廊的堵头，对着马路方向。她的房间在这个走廊的角上，院子里的光线可以射进来。因为太热，两个房间的门都敞开着，隔扇也拆掉了。因此，我在这个地方可以斜看到三泽用扇柄指的房间门的四分之一光景。在那里，她的床底部象一幅画似的，只露出个三角。

我盯盯地看着她的被褥边，沉默了一阵子。“溃疡很厉害，还吐血哩。”三泽又小声告诉我。我这时想起三泽对我说过，他搞不好可能得溃疡病，所以才住院的。“溃疡”这个词儿当时在我脑海里没有任何印象，可这一次却使我产生了异常可怕的反响，似乎溃疡的背后潜伏着死亡的恐怖。

过了一会儿，从她的房间隐隐约约传来了哇、哇的声音。

“哎呀，吐了！”三泽紧皱双眉。一会儿，护士出现在门口，手里端着痰盂，趿拉着草鞋，朝我们的房间瞥了一眼便走出去了。

“象是好了一些吧？”

今天早晨那位把腿带子紧贴在胸口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的年轻美丽女人的面孔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若是那样呕吐可不好办呀。”三泽回答说。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可怜她，毋宁说对她有某种担忧。

“你当真认识她吗？”我问三泽。

“真的认识。”三泽严肃地说。

“然而，你这次来大阪可是第一次呀。”我紧追三泽不放。

“这次到这里才认识的。”三泽辩解说：“这个医院的名

字，说实在的，我还是向她打听的哩。从住进这里的时候，我就担心她也许会进来。可是，听到你今天早晨那番话之前，我一直认为她未必会进来。因为我对她的病是有责任的呀。……”

二十一

原来，到大阪后三泽同朋友们在某茶馆饮酒时遇见了“那个女人”。

由于天热，三泽当时就感到胃不舒服。死乞白赖拉着他的五、六个朋友借口久别重逢，象是感情款待似的要把他灌醉。三泽也是个听天由命的老实人，频频举杯，尽管已经感到胸部以下阵阵不适。有时，他哭丧着脸，痛苦地咽一口唾沫。恰巧坐在三泽前面的“那个女人”，用大阪话问他是否服药。三泽便把五、六粒仁丹之类放在手心上送到口里去了。她接过小瓶后也在白嫩的手掌上倒出几小粒送入口中。

三泽刚才就发觉她无精打采的样子，便问：“你也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吧？”她惨然一笑，说是可能因为天热食欲不振造成的。还说特别是这个星期不想吃饭，只喝冰水；刚喝了冰水马上又想吃饭，真没办法。

三泽一本正经地劝她说，这大概是胃病，到什么地方找个名医看看才是。她也问了旁人，旁人也说肯定是胃病，劝她找个好医生看看。可她说我毕竟是干这行的，往下就不好意思说了。三泽这时才向她打听了这所医院及院长的名字。

“我也想到那个医院去看看哩，我也有点不舒服。”

三泽半真半假地说完这句话后，她紧蹙双眉，似乎在说别讲那种不吉利的话了。

"那么，先痛饮一顿再往下说吧。"三泽把面前的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推到她面前，她老老实实地又斟满了。

"你也喝嘛！即使吃不下饭，可酒总能喝吧。"

他把她拉到跟前，硬是递给她酒杯，她也乖乖地接过去了。最后，她说："饶了我吧！"可还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离开座位。

"若是喝酒杀死了胃病虫，马上就可以吃饭。不喝酒可不成啊。"

三泽酩酊大醉后，胡言乱语地强迫她喝。可他自己的胃也痛得七上八下，好象马上要爆炸似的。

• • • •

我听三泽讲到这里，不禁毛骨悚然。他何必如此残酷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就算是他自作自受，又为什么那样无益地折磨"那个女人"纤弱的身躯？

"我不知道呀。她不了解我的身体，我也不了解她的身体，周围的人都不了解我们二人的身体。不仅如此，我和她，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身体。而且，我感到自己的胃真可恨，我企图借酒劲压倒它。她大概也是如此。"

三泽说完，露出了悲伤的神情。

二十二

"那个女人"睡觉时，即使从她的房间前面走过，从走廊走也看不到她的脸。三泽的护士告诉我，如果靠在门口柱子旁往里面窥视就可以见到，但我没有勇气这么做。

照看"那个女人"的护士由于天热，一般都靠在那个柱子

上一个劲地瞧着外面。而且，这位护士在护士中长得特别标致，三泽说她经常满脸不高兴瞧不起人的样子。三泽的护士还别有用心地说这位漂亮护士的坏话，说她丢开病人不管啦，不热情啦，她在京都有个男朋友，一接到男朋友的信就不顾一切啦，等等。三泽的护士每当探听到各种情况时就向三泽和我报告。还告诉我们她玩忽职守，有一次甚至把病人的便盆插进去竟忘记拉出来，在那里睡大觉。

实际上，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位漂亮的护士虽然姿容婉丽，却不重视自己的职责。

"这样的人若不换掉，'那个女人'可就太可怜啦！"三泽经常愁眉苦脸地说。即使如此，当这位护士靠在门口的柱子上打盹儿的时候，三泽有时还从他的房间盯盯地看她的侧脸。

三泽的护士不时透露"那个女人"的病情——牛奶也罢，肉汁也罢，怎样清淡的汤汁，她那不正常的胃也吸收不了。连最重要的药也不喜欢吃，勉强灌下去，马上又吐出来。

"吐血吗？"

三泽总是这样反问护士，我每当听到这句话时就感到挺不愉快的。

探望"那个女人"的客人络绎不绝。可是一点也不象其它房间那样喧嚣热闹。我躺在三泽的房间看见好几个挽着"岛田发"和"银杏叶"①发的女人身影从"那个女人"的房间出出进进。其中，也有穿一身异常艳丽花纹的和服的女人。但大体上都是一般妇女的朴素衣着，悄悄地进来，又悄悄地出去。也曾经有一位在门口用了个感叹词——"哎哟，姐姐！"但只不

---

① 妇女的一种发型，头上左右梳两个发髻，形同银杏叶。

过这么一次。这一位也在走廊的一头放一把阳伞，一进房间就变得鸦雀无声了。

“你看望过她吗？”我问三泽。

“还没有。”他回答道，“然而，我现在对她的担心比看望她还厉害呀。”

“就是说，她还不知道你住在这里吧？”

“护士不说，她不会知道。她住院时，我见到她了，把我吓了一跳。可她没有见到我，大概不知道我在这里。”

三泽告诉我，医院二楼住着一个“那个女人”的熟客，客人把“你为了胃，我为了肠，都是苦酒把我们伤。”这首情歌写在纸片上送到她的房间，出院时还穿上外褂和裙子特意来看望她。三泽说完，脸上露出他简直是个大混蛋的神气。

“要肃静，一定不要刺激她。当然，进去时要悄悄的，出来时也要悄悄的。”三泽说。

“不是很静吗？”我说。

“因为病人不愿开口讲话，这是病情恶化的证明呀。”三泽又说。

二十三

三泽对“那个女人”了解的详细程度超出我的预料。每当我去医院时，三泽第一句话就把她端了出来，对我谈我不在时他得到的“那个女人”的内情，好象谈同他有关系的某个女人的秘密一样。这时，他脸上现出能把这些情况告诉我感到很自豪的神气。

据三泽说，“那个女人”原来是一家艺妓馆的红人，被捧为

那家艺妓馆的干女儿。体质柔弱的她，对这一点最为心满意足，便学习如何做生意。她从不偷懒，身体有点不舒服也不休息。偶尔实在支持不住，就是上了床，口中还是不住地唠叨着："我想快点去陪客呀，想快点去陪客呀！……"

刚才来到她房间的是那个艺妓馆的从前的女佣人。虽是女佣人的头衔，由于资格老，自然就有权，行为可不象女佣人，倒象个大婶之类的。'那个女人'也只是乖乖地听这个女佣人的话。因此，需要有这么个人劝劝'那个女人'吃讨厌的药，或者劝她不要信口胡说。"

三泽把这些内幕消息的来源都归之于他的护士，说全是从护士那里听来的。可是，我对此并不是没有一点疑问。趁三泽上厕所的机会，我抓住护士问道："三泽虽是那么说的，可我不在的时候，他去那个女人的房间聊了什么吧？"护士板着面孔说："不会的。"一句话否定了我的疑问。护士随后解释说，即使有那样的客人来看她，她也不会讲自己身世的。护士还对我讲了'那个女人'的病情逐渐恶化、令人不安的例子。

由于她呕吐不止，已无法从口中摄取营养，昨天终于开始了灌肠的尝试。然而，结果并不理想。她极度衰弱的肠子连少量牛奶搅拌鸡蛋这种单纯混合液体都感到负担过重，不能很好地吸收。

护士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一副表情：谁能到这样重病患者的房间悠然自得地听病人讲述自己的身世呢?!我也认为护士讲的有道理。于是，我忘记了三泽的话，心中只是默默地对比着从前衣着华丽的红极一时的艺妓和眼前这位病入膏肓的可怜的年轻女人。

"那个女人"靠出卖自己的姿色和技艺当上了一家不知叫

什么名字的艺妓馆的干女儿后，被她家里的人奉为至宝。如今已经不能再干这种事了，她还能同从前一样受到那家人的器重吗？假若他们因为她得了病而对她越来越冷酷无情，那么，她那颗和重病搏斗的心该多么没有底啊！她好歹总算有了艺妓馆干女儿的身分，她的生身父母肯定是身分低微的人。经济上如果不充裕，怎样牵肠挂肚也无用。

我也考虑了这些问题。三泽从厕所回来时，我问："你知道那个女人有没有生身父母？"

二十四

三泽说他只见过一次"那个女人"的生母。"那也只不过是个背影啊。"他有意声明说。

她的母亲正如我所料，似乎是位身分低下的人，好歹能穿上一身整洁的衣服。偶尔来到这里也很拘谨，偷偷摸摸地来，又神不知鬼不觉地下楼回去，生怕别人看见。

"即便是父母，这么一来也显得很拘束啊。"三泽说。

探望她的客人都是女人，而且年轻女人居多。和普通的小姐、媳妇不同，她们全是爱貌如命的佳人。因此，她母亲夹在这些人当中，本来就土里土气的，更显得质朴。我心里描绘着这位贫穷年迈母亲的背影，暗暗表示同情。

"从母女的情分上说，女儿得了那么重的病，作母亲的大概想早晚都守在她的身旁吧。一个外来的女佣人倒在这里逞威风，生身的父母却被当成外人，叫人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啊。"

"作父母的也无可奈何呀。首先，就没有时间守在她身旁；即使有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费用！"

我觉得她很可怜。我琢磨着干那种轻佻行业的女人，即使平常阔气得令人羡慕，可一旦染病，比普通人还惨啊。

“好象有了丈夫吧？”

三泽的脑子里似乎只对这个问题未曾加以注意，当我提出来的时候，他无以作答，一声不响。提供有关她的一切新情报的护士，对此也一无所知。

“那个女人”的纤弱身板总算经受住了当时的酷暑。三泽和我几乎象发现奇迹似的议论这件事。可是，我们都怕做得太露骨，从未从柱影后面向她的房间窥视。因此，她现在憔悴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能凭空想象。她连灌肠都不顺利这一消息传到我们的耳朵时，三泽的眼前也只是出现一位衣着华丽的艺妓，我的脑海里也只是浮现出她入院前气色挺好的面容。因此，我们当时议论她的病恐怕难以治好，实际上谁也未曾想到她会死。

在这期间，又有各种患者从医院出来进去的。一天晚上，二楼有一位同她年纪相仿的女人被人用担架抬走了。一打听，原来是病人今明两天可能会出现险情，陪伴的母亲把病人带回乡下。那位母亲对三泽的护士暗示她很拮据，说仅冰块一项就花了二十多元，除了出院，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从三楼的窗子俯视着抬回乡下的担架。担架在夜色中看不见了，事前备好的灯笼火光不久便动起来。窗子高加上路很窄，灯火宛如在山谷底下悄悄移动。担架在拐过对面黑糊糊的十字路口一下子消失的时候，三泽回头望着我说：“能坚持到家就好了。”

二十五

刚刚出现这种不得不出院的悲惨的患者，又有一个无事赋闲的男子每天背个孩子在走廊里和了望台上，或者在别人的房间里踱来踱去。

“简直把医院当成娱乐场了！”

“首先，他们哪一个是病人呀？”

我们又感到可笑，又觉得新奇。一问护士才知道背的人是叔叔，被背的人是侄子。据说侄子刚到医院时瘦成皮包骨，由于叔叔的精心护理才这么胖的。叔叔是个经营针织品的商人之类，总之是个不愁钱财的人。

三泽隔一间房子的邻居，又来了一位奇怪的患者。他出去的时候提溜个手提包，大模大样象个普通人似的，有时甚至不在医院，到外面去了，回来时把衣服脱得精光，贪婪地吃医院的饭菜。昨天他满不在乎地说去了神户一趟。

还有一对夫妻特意从岐阜到京都参拜本愿寺，顺便住到这个医院就再也不走了。在他们夫妻双人房间的壁龛上挂着佛光闪耀的阿弥陀佛的画轴。两口子有时面对面坐在那里悠闲地下围棋。问女方时，女方煞有介事地说，今年过年吃年糕时吐了血，有一小杯半那么多，这才在丈夫陪伴下来了。

“那个女人”的护士仍旧靠在门口的柱子上，双手常抱着膝盖。三泽的护士评论说她是在卖弄姿色，故意到“那个女人”能看得见的地方。我有时辩解道：“不至如此吧。”可是，“那个女人”和这位漂亮的女护士的关系在冷淡程度上，当初和现在似乎没什么大变化。我解释说，大概是两个美人凑在一

起无意中争风吃醋吧。三泽认为不是这么回事，他说大阪的护士派头大，不把艺妓放在眼里，“那个女人”压根儿就不是对手，这才是冷淡的原因。虽然有这种看法，三泽却也不怎么恨这位护士，我对这位护士也不那么厌恶。照看三泽的那位面貌丑陋的护士怪里怪气地对我们说：“到底是长的漂亮占便宜啊！”逗得我们好笑。

三泽在周围这些人的关照下，身体日渐恢复，对“那个女人”的兴趣也似乎与日俱增。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得不使用“兴趣”这个奇怪的词汇，是因为三泽的态度既不象恋爱，又不是十分热情，除了用“兴趣”二字表达外，再也找不到恰当的字眼了。

当第一次在候诊室见到“那个女人”的时候，我的兴趣很大，一点也不比三泽逊色。可是，一听到三泽讲“那个女人”的情况，我便感到有主次之别了。自此，每当议论“那个女人”时，三泽总是对我摆出前辈的架子。我也一时中他圈套似的，当初的兴趣好象被搞得越来越大。可我既然身居客位，兴趣的高潮就不可能保持那么久。

二十六

我兴趣大的时候，三泽的兴趣比我还大；我的兴趣稍有减弱，他的兴趣却越来越强。他本来是个粗鲁的人，可内心深处却有着比别人善良一倍的感情。他还有个脾气：遇到什么事马上会激动起来。

三泽已恢复到能在医院内遛跶了，我心里纳闷他为什么不去“那个女人”的房间。他决不象我这样羞羞答答的。为了说

几句慰藉的话，到曾见过面的她的房间探望一下，从三泽的性格上看，这算不了什么。我甚至说："你既然那样担心她，为什么不直接去见见她、安慰她呢？"他当时扭扭捏捏地说："噢，我很想去，不过……"这句话实际上很不象他平时说的，还让人莫名其妙。虽然如此，说真的，我并不希望他去。

我同照看"那个女人"的漂亮护士不知不觉地搭上话了。她本来靠在那根柱子上，抬头看见我从她前面走过时，我们互问时安，如此而已。有一次，我从这位漂亮的护士那里借来一本叫作《命运一览表》之类的占卜命运的玩具书，我把它拿到三泽的房间里玩。

玩的方法是：先拿出几粒两面分别涂成红黑两种颜色的类似围棋子的扁平棋子儿，闭着眼睛把棋子摆在铺席上，算一算红的有多少，黑的有多少。然后从书上横翻一个数字，竖翻一个数字，在两个数字的交叉处再查查书本，就会找到占卜出来的字句。

我闭上眼睛把棋子一粒一粒摆在铺席上，护士一边计算红黑棋子的数量，一边查看占卜的字句。那字句是："此恋若成，脸面丢光。"她读着读着，"扑嗤"一声笑了出来，三泽也笑了。

"哎哟，你可得当心哩！"三泽说。三泽在此之前就经常戏弄我，说我对"那个女人"的护士鞠躬有点反常。

"你才应该留点神哩！"我反唇相讥。于是，三泽一本正经地反问道："为什么？"我寻思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固执的人说多了，事情会变得复杂，所以便缄口不言了。

实际上，我一直怀疑三泽为什么不想去"那个女人"的房间，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他这个人容易激动，过去姑且不谈，今

后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起变化。他身体恢复很快，每天早晨已经能到下面的洗脸间去洗脸了。

“差不多就出院怎么样?”

我这样劝他。我甚至考虑到万一由于钱的关系拿不定主意是否出院，为了节省从他家寄钱的手续和时间，我可以下决心找冈田商量一下。三泽对我的建议避而不答，反问而我：“你究竟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大阪?”

二十七

两天前，“天下茶馆”的阿兼出乎意料地访问了我。结果，我终于弄懂了冈田前几天在电话里对我讲的那句话的意思。三泽当时说一个星期内有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此刻我才感到自己被三泽的预言束缚住了。三泽的病、女护士的漂亮面孔、不见音容笑貌的年轻艺妓以及她在病榻上将就的憋闷生活——我并不是单单为这些而在大阪拖时间，借用诗人所喜欢的语言来说，我是期待某个预言的实现而住在炎热的旅店里。

“我因为有那件事，必须在这里少等几天。”我如实地回答了三泽。三泽却多少有点遗憾地说：

“那么，咱们不能一起到海边疗养啦。”

三泽这个人很怪。我觉得事关重要想去做的时候，他总是给顶回来；我想躲开的时候，他忽然又紧紧揪住你的袖口不放。他的情绪就是如此反复无常。他同我的关系历来就是在这种此消彼长的状态中延续到今日。

“你是打算和我一起去海边吗?”我叮问了一句。

“是的。”他答道，远方的海岸仿佛就浮现在他眼前。此时

此刻实际上他眼睛里既没有“那个女人”,也没有“那个女人”的护士，似乎只有我这个朋友。

我那天高兴地别了三泽回到旅店。然而，在回来的路上，我也考虑了快分手前的不愉快。我要求三泽快点出院，他问我在大阪呆到何时。表面上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只不过如此。然而，三泽和我都尝到了里面的不寻常的苦味。

我对“那个女人”的兴趣虽然减弱了，却不愿三泽同“那个女人”打得火热。而且，三泽对那位漂亮的护士虽没打什么主意，可看到我一点点接近她，也不会心甘情愿。这里存在着我们尚未注意到的暗斗；这里存在着人天生的任性和嫉妒；这里存在着既达不到调和又发展不到冲突的失去中心的兴趣。总之，这里存在着性的争斗，只不过双方都未能露骨地说出口罢了。

我一边走着，一边为自己的卑劣感到可耻，同时也憎恨三泽的卑劣。可是我意识到，我们既然都是卑鄙的人，今后即使相处多少年也是不会从这种卑劣之中抽出身的。我当时真是心虚，而且觉得可悲。

第二天，我到医院一见到三泽便申明说：“我再不劝你出院了。”我低着头，怀着负荆请罪的心情对他说了这句话。三泽却说：“不，我也不能这样磨磨蹭蹭的了，我决定听从你的劝告很快出院。”他谈了今天早晨院长批准他出院的意思，告诉我：“听说活动太多不好，所以我想坐卧铺直接回东京。”我对他突如其来的决定感到愕然。

二十八

“你为什么又突然想出院呢？”

我不能不提出这个问题。三泽在回答之前凝视着我，我感到他是从我的表情揣度我的心思。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想还是出去的好……”

除此之外，三泽什么也没说。我也只好沉默不语了。我们对坐着，比平时更沉闷。护士已经回去了，房间里更显得冷冷清清的。一直坐在垫子上的三泽忽然象倒了似的仰面躺下，翻动眼珠望着窗外。外面同平时一样，湛蓝的天空，太阳火辣辣地散发着热量。

“喂！”三泽不久开口道，“你常说的那个人，他有钱吧？”

我本来就不了解冈田的经济状况。一想到那位省吃俭用的阿兼，我就不喜欢从嘴里吐出个“钱”字。可为了三泽出院，就不能嫌这点麻烦。我昨天已经有了这个思想准备。

“他们过日子勤俭，我想会有一点的。”

“一点也好，借来吧。”

我琢磨着三泽是付给会计的住院费不够，出院有困难。我问他缺多少。可是，事情出乎我的预料。

“我在这里的开销和回东京的路费好歹总算够用的，仅仅是为了这个就不必麻烦你了。”

他虽不是积财万贯的财主家的幸运儿，却也是个独生子，因此，在这一点上比我们随便得多。而且，母亲和亲戚托他在京都买东西的钱，由于路上遇到新旅伴而无意中坐过站到了大阪，仍在手头上还未动用。

“你为预防万一才想借钱的吗？”

“不！”他马上说。

“那么，你干什么？”我追问道。

“干什么我自有主张。你只要给我借来就行了。”

我又生气了，他简直把我当成了外人。我满脸怒气，一声不吭。

"不要发火嘛！"他说，"不是瞒着你，对你无关的事我不喜欢故意吹牛，我只是不想告诉你。"

我还是默默无言。他躺在床上仰着脸瞅我。

"要是这样我就对你说了吧。"他讲了起来：

"我还没有去看那个女人，她大概也不会等我去，从人情上说，我也不一定非去看她不可。可我总觉得是我使她的病情变得危险了。这个想法在我头脑中一直抹不掉。因此，我一直在想，我和她不管谁先出院，想在临出院时见一次面。我不是看望她，是为了道歉。只要说一句'对不起你了！'就行了。可是，不能光道个歉，所以才拜托你。不过，你若不方便也不必勉强，但总得想个办法吧，比如往家里打个电报。"

二十九

事已至此，我有必要到冈田那里碰碰看。我让想往家打电报的三泽稍等一会儿，便晃晃悠悠地走出医院大门。冈田所在的公司在三泽房间的相反方向，所以无法从他的窗子眺望，好在路程没有多远。天太热，走着走着我已是汗流浃背了。

冈田一见到我，就象久别重逢的好友那样叫道："哎呀，好久不见啦！"又在我面前重复以前在电话里一再唠叨的客套话。

我同冈田讲话现在可要郑重点，不过，从前我们的关系是无所顾忌的。我记得有一次曾帮助他筹点款子，便有意唤起当时的记忆，以便给自己鼓足勇气。他一无所知，站起来爽朗地

说："二郎，我的预言怎么样?""一个星期之内，总算发生使你吃惊的事情了吧?"

我一狠心先把那件重要的事对他讲了。他露出意外的神色听着，听完之后轻易地答应说："行啊，那个数目无论如何也要凑齐。"

他衣服口袋里本来没有这么多的钱，便问："明天可以吧?"我又果断地将了一军，"如果能办得到，希望在今天。"看他的脸色有点为难了。

"那么，没法子又得麻烦你了。我写封信，请你到我家把信交给阿兼好吗?"

我本想此事尽量避免直接同阿兼打交道，可实在不得已，便把冈田的信揣在怀里去"天下茶馆"了。阿兼一听到我的声音便跑到楼梯口，惊讶地说："天这么热，哎呀!"两次三番地说"请进!"我站在那里说："有点急事呀。"就把冈田的信递了过去。阿兼双膝支在楼梯口上把信拆开了。

"您特意来这里，实在不敢当。那么，我马上陪您走一趟。"说着，阿兼进里屋去了，里面传来了小柜橱把手的声音。

我和阿兼一起乘电车到终点站，下车后分手。阿兼说声"回头见!"便打开了阳伞。我又雇辆车回到医院，洗洗脸，擦擦身子，同三泽聊了起来。这当儿，我正盼望的阿兼来了。她把我叫到医院大门口，从腰带中抽出银行的存折，取出里面夹着的钞票放在我手中。

"请您清点一下。"

我形式上点了点之后便谢道："不错。——太麻烦你了，大热天的。"阿兼由于急匆匆赶路，脸上的汗珠都把她"富士

山型”的前额发际两侧润得湿漉漉的。

“怎么样，上来凉快一下吧？”

“不，今天很忙，这就告辞了。代问病人好。——不过，好了就快点出院吧。我爱人也是很放心不下，听说他常打电话询问病情。”

阿兼一边说应酬话，一边撑开那把淡黄色的阳伞回去了。

三十

我咳嗽了几声，握着钞票从台阶上跑也似的来到三楼。三泽比平时更加心绪不宁，刚点燃的香烟马上又放到烟灰缸里，也不说声“谢谢”，就从我手中把钱接了过去。我提醒他点一点钱数，问：“可以吧？”他只是“嗯”了一声。

他凝神注视“那个女人”的房间。由于时间关系，前来探望的人的草鞋一双也没脱到走廊头上。平时就很安静的房间，此刻更加寂寞。那位漂亮的护士照例倚在门口的柱子上，正在读助产学之类的书。

“那个女人好象正在睡觉。”

三泽在寻找去“那个女人”房间的好机会，却又怕妨碍她睡眠。

“也许正在睡觉。”我也这样想。

过了一会儿，三泽轻声对我说：“你去问问那位护士是否方便。”三泽说他未跟这位护士搭过腔，这个差事只好由我完成了。

护士瞅着我，脸上现出又惊诧又滑稽的神情。可是，一看到我的严肃面孔，便进房间里去了。不到两分钟又笑吟吟地走

了出来。护士说患者此刻心情很好，可以会客。三泽不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三泽没看我一眼，也没看护士一眼，默默起身后很快就消失在“那个女人”的房间里了。我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呆呆地望着他的后影，直到看不见他之后还在徒劳无益地盯视那个地方。冷冰冰的护士瞥了我一眼，嘴唇上掠过一丝轻蔑的笑便靠到原来的柱子上，又在膝盖上默默地摊开了刚才读的那本书。

“那个女人”的房间在三泽进去后也是静悄悄的，同三泽进去之前一个样。当然听不见他们的谈话声。护士不时突然抬头向房间里面望望，然后目光马上落到书本上，一点也不给我递个眼神。

傍晚时我在这个三楼上听到过清脆的虫鸣，但白天从未听到蝉的喧叫。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耀眼的阳光射进来，比半夜还要静谧。这死一般的寂静反倒使我烦躁不安，急不可耐地等待三泽从“那个女人”的房间里出来。

不大会儿，三泽慢腾腾地出来了。我只听到跨门槛时笑嘻嘻地对护士寒暄说：“打搅你了。你真用功啊！”

他故意把草鞋的声音弄得很响，一到他的房间便说：“好容易办完啦！”我问：“怎么样？”

“好容易办完啦，可以马上出院了。”

三泽只是重复同样的话，其他只字未提，我也不便再去多问。我琢磨还是及早办完出院的手续为好，便动手收拾乱丢在那里的东西。三泽本来就等不得了。

三十一

我们雇人力车离开了医院。三泽的车夫在前面撑着车把跑

的太猛，我大声喊叫想进行劝阻。三泽回过头来摆手示意，好象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就不再提醒他注意了。到旅店后，他双手扶在靠河边的栏杆上，盯盯望着眼睛下面的大河。

"怎么样？心情不好吗？"我从后面问。他头也不回，说："不，我到这里看这条河之前，简直把这个房间给忘了。"

他这么说着，仍面对着河流。我不去管他，盘腿坐在麻布垫上。由于等得发急，我便从和服袖口中取出"敷岛"牌香烟吸了起来。吸了三分之一的时候，三泽才离开栏杆到我面前就坐。

"在医院这些日子就好象昨天今天的事似的，想起来时间已经不少啦。"三泽说着便扳手指头计算天数。

"三楼的情景大概暂时不会从你眼前消失的吧。"我打量着他的表情。

"我真没想到经历了这么一段，大概也是某种因缘吧。"三泽也望着我的面孔。

他拍手叫来女佣人，预定了今晚的快车卧铺票，然后，掏出怀表看一看吃完饭后还能剩多少时间。我们不习惯拘束地坐着，便一骨碌躺下了。

"那个女人的病好了吗？"

"啊，也许会好的。不过……"

女佣人把我们要的水果装在盆里上楼来了，"那个女人"的事也就给打断了。我躺在那里吃水果，三泽只是瞅我的嘴，一声不吭。最后他说了一句："我也想吃啊！"话音很象个病人。刚才我就看他不高兴的样子，便劝他。"不要紧的，吃好

了。吃吧！吃吧！”幸好三泽忘记了那天我不准他吃冰激凌的风波。他只是苦笑着把脸扭了过去。

“我不管怎样想吃，可明知吃了不好，硬吃下去象她那样可就糟了！”

他刚才似乎在想“那个女人”，现在也只能认为是在想“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记得你吗？”

“记得。前些日子相遇时，我还强迫她喝酒哩。”

“恨你吧？”

一直把脸扭向一边拉话的三泽蓦地转过头来，从正面瞅着我。我觉察到他的变化，立刻严肃起来。可是，三泽到那个女人的房间同她谈了些什么，还是滴水不漏。

“那个女人也许会死的。若是死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万一她的病好了，恐怕也没有机会见到她。真怪啊！提起人的离合，尽管有些小题大作，可在我看来，实际上已经有了离合之感。那个女人知道我今晚回东京，笑盈盈地祝我一路平安。我总感到今晚在火车里要梦见她的凄惨的笑。”

三十二

三泽只说了这些。他还没有做梦，眼前就好象浮现出“那个女人”的凄惨笑容。我十分了解三泽有些多愁善感，然而，三泽被“那个女人”打动到这种程度是否仅仅因为这一点，尚值得怀疑。我想仔细问问他同“那个女人”告别时说了些什么，便用话挑逗他，可是毫无效果。而且，他的态度似乎是：把自己舍不得的东西分给别人一半就少了一半，所以他是不愿

意的。我心里越来越觉得有点离奇。

“咱们走吧，夜里的快车很挤呀。”我终于催促三泽说。

“还早哩。”三泽给我看看表。果然离开车时间还有两个多钟头。我决心不再打听“那个女人”的事，也尽量不提医院的名字，躺在那里开始同他聊聊普通家常话。他虽做了一般的应酬，可不知什么地方总有点不协调，显得挺不愉快。尽管这样，他还是没离开座位，到最后索性哑口无言地眺望着河流。

“你还在考虑吧！”我有意地大声叫道。三泽直愣愣地望着我。从前在这种场合他眼里一定露出“你这个庸俗之辈”的神色，非得轻蔑地瞥我一眼不可，然而，此时此刻却一点也未现出这种表情。

“哦，在考虑呢。”他轻声说，“我正在考虑是对你讲明白呢，还是不讲，不知怎样才好。”

我当时听他讲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这番话同“那个女人”毫无联系，更使我感到意外。

离现在五、六年前，三泽的父亲曾把一位朋友的女儿嫁到另一位朋友的家中。不幸，姑娘由于复杂的情况还不到一年就从丈夫家出走了。可是，那里也有复杂的情况，不能马上把她领回娘家。因此，三泽的父亲便以媒人的情分暂时把姑娘收留下来。——三泽把这位已嫁过人的女子叫“姑娘”、“姑娘”的。

“这位姑娘大概由于担惊受怕，精神有点不正常。不知是来我家前还是来我家后，总之，我家人发现她有这种病是在来我家不久。肯定是原来精神就有点不正常，可是乍一看，一点也看不出来。她每天总是沉默寡言，郁郁不乐。可是，这姑娘……”

三泽说到这里稍稍犹豫一下，又说：

“这姑娘说话虽然滑稽可笑，我外出时却总要送我到大门口。我即使想偷着出去，她也一定送出来。而且，必然说‘快点回来呀！’我回答‘暖，我早点回来，你乖乖地等着吧！’她才满意地点点头。我若是不吭声，她就‘快点回来呀，啊’地唠叨个没完。我在家人面前实在不好意思，可我又觉得这姑娘十分可怜。因此，外出时尽量注意早点回来。回来后要到她身旁站着说一句‘我回来啦！’。”

三泽说到这里又看了看表说：

“时间还早哩！”

三十三

当时，我想打断三泽讲这位姑娘的事，幸而时间还很充裕，我还没有开口，三泽便又接着讲了下去。

“我家里人明显看出这姑娘精神不正常后，起初还好，不知不觉之间，象我刚才说的，我对姑娘的露骨的表现很伤脑筋了。父母愁眉苦脸的，厨房的人偷偷嗤笑。没办法，当姑娘送我到大门口时，我把头转回两三次想狠狠地发一顿脾气。可是一打照面，我就很可怜她，别说发脾气，连句刻薄话都说不出来了。这姑娘是位面色苍白的美人。黑油油的眉毛下，有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那乌黑的眸子水灵灵的炯炯有神，仿佛始终眺望着远方的梦境，流露出一种无依无靠的哀伤。我回过头来想发火，可那姑娘跪坐在门口对着我睁着黑溜溜的大眼睛恰似倾诉她的孤独。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仿佛感到姑娘扯住我的衣袖央求说：我一个人这样生活太寂寞啦，请救救我吧！——就是

那眼睛呀，那对黑溜溜的大眼睛对我这么诉说的呀！”

“她爱上你了吧？”我问三泽。

“这个嘛，因为是个病人，谁也不知道是爱呢还是病。”三泽答道。

“所谓色情狂不是这种人吧？”我又问三泽。

三泽面色阴沉下来。

“色情狂对谁都是招风惹草的。这姑娘只是把我送到门口时才说‘快点回来呀’不一样哟！”

“原来是这样啊！”

我的回答太令人扫兴了。

三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不管这姑娘病也罢，什么也罢，我想姑娘的心里装着我。至少，在我这方面是想这样解释的。”三泽脸上的肌肉反倒紧张起来。他接着说：“然而，听说事实并不是这样。姑娘先前的丈夫不知是个浪荡汉还是个交际家，刚结婚就经常不回家，有时夜里回来很晚，把姑娘的心伤透了。可是，她对丈夫绝口不谈自己的苦楚，一直忍受着啊！因为当时的烦恼在头脑里作祟，即便离婚后也想对丈夫讲的事，由于得了病而对我讲了。——可是我不相信。至少，我相信不是这么回事。”

“你对这位姑娘如此钟情啊？”我又问三泽。

“她病得越重，我越是看上她啦！”

“那姑娘后来呢？”

“住进医院后死了。”

我沉默不语了。

“你劝我出院那天晚上，我算算正是这位姑娘的三周年忌辰，仅为了这一点，我就想回来。”三泽对我讲了出院的动

机，我仍旧一声不响。

“啊，忘了件重要的事！”三泽叫了起来。我不禁反问一句：“什么事？”

“那个女人的脸，说真的，真象这位姑娘呀！”

三泽的嘴边流露出一丝微笑，仿佛在说：这一回你懂了吧。我们后来雇车直奔梅田站去了。站内已挤满了等待快车的旅客。我们过了桥，到对面等着上行列车。不到十分钟，列车轰隆轰隆地驶了过来。

“再见吧！”

我为了“那个女人”，也为了“这位姑娘”，紧紧地握住三泽的手。列车呜地叫了一声，三泽的身影也随之消失在黑暗之中。

哥 哥

一

我送走三泽的第二天，又到这个车站来接母亲和兄嫂。

对我来说几乎想象不到的这件事，从开始筹划到最后办成，全是冈田。他平时就好玩弄这种手法来炫耀他的成功。他还故意把我叫到电话机旁说过几天一定有使我吃惊的事。不久，阿兼来到旅店找我说明原委，我着实怔住了。

“你来有什么事啊？”我问。

我从东京出发前曾听说我母亲在城郊有块地皮，正挡住那里准备新铺设的一条电车轨道，要征用前面的几坪①地。我劝母亲说：“那么，用这笔钱今年夏天带着大伙儿出去旅行吧。”母亲笑话我说：“二郎又出鬼点子了。”母亲老早就说过有机会想到京都、大阪看看。也许是钱一到手，由于冈田的劝诱才有这么庞大的计划吧。就算是这么回事，冈田又为什么出这个主意呢？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考虑，大概只是想报答府上从前对他的关照，陪你们在这里玩玩吧。而且，还有那件事。”

① 计量土地的单位，1坪约等于3.3平方米。

阿兼说的“那件事”就是那桩婚事。我琢磨母亲再喜欢阿贞也不会专门为此事而远路迢迢到大阪来。

当时我的腰包快要空了，后来还为三泽向冈田借了一些钱。母亲和兄嫂此行有什么其它用意姑且不管，但他们的到来对弥补我用钱的不足却有利。我想冈田也一定知道这点，才痛快地借给了我所需要的钱。

我同冈田夫妇一起去车站。我们三人在等火车时，冈田问我：“怎么样二郎，吓一跳吧？”类似的话我不知听他说多少遍了，我无法作答。阿兼对冈田说：“你近来一个人太得意忘形了。那件事二郎早听腻味了。”她边说边把目光转向我，道歉似的加了一句：“您说对吧？”我从阿兼温存的话语中不由得看出她有一种艺妓般的媚态，使我回答她的腔调也一下子失常了。阿兼假装糊涂似的对冈田说：

“你好久没见夫人了，说不定夫人的态度有了改变呢。”

“我们前不久见面时，大婶还和从前一样哩。”

冈田叫我母亲为“大婶”，阿兼叫“夫人”，我听起来很不顺耳。

“假如始终站在局外旁观，可不知道变还是没变哟。”我笑着回答说，这工夫火车到了。冈田又说预先特地为他们三人定下了旅店，已让车夫直接把他们拉到南面去了。我呆呆地坐在车上，对冈田经常搞突然袭击感到愕然。上一次他突然到东京把阿兼抢也似的带走了，也肯定是使我吃惊的显赫功绩之一吧。

二

母亲住的旅店虽不那么大，可比我住的地方高级得多。房

间里有电扇、中国式台桌，尤其是桌子旁还安装了电灯之类。哥哥当即在桌上的电报稿纸上写“已抵大阪”几个字交给了女佣人。冈田从袖口中掏出不知什么时候准备好的三、四张彩色明信片，分别写上叔父、阿重、阿贞的名字，然后分给大家说：“喂，请每人写一张吧！”

我在给阿贞的明信片上写了“祝贺你！”母亲又接在后面写“请注意身体！”我吃了一惊。

“阿贞生病了吗？”

“说实在的，因为有那件事，这次正是个好机会。本想带她一起来，都让她做了准备，可是不巧，她肚子坏了，真遗憾哪。”

“不过，不要紧的，她已经能喝粥了。”嫂子在一旁说。嫂子拿着给父亲的明信片在思索什么。冈田建议说：“叔父是位风流人，擅长和歌吧？”嫂子说：“他哪里懂什么和歌。”冈田又在给阿重的明信片上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句：“未能听到您恶语伤人实在抱歉。”哥哥取笑说：“将棋的棋子①还在兴风作浪哩。”

写完明信片又聊了一阵家常话之后，冈田和阿兼说“改日再来”，也不顾母亲和哥哥的挽留就回去了。

“阿兼真象个夫人啦。”

“想想她往咱家送和服的时候，简直认不出来啦。”

母亲同哥哥评论着阿兼，语气里含着淡淡的哀愁：我可上年纪啦！

“阿贞也快啦，妈！”我从一旁插嘴道。

---

① 在《朋友》之七中，阿重曾说过冈田的脸象将棋的棋子，这里是借用阿重的话。

“真的哟。”母亲说。母亲的心里似乎正在嘀咕着还没有对象的阿重。哥哥回头问我：“听说三泽生了病，你们哪里也没去吧？”我答道：“哦，没想到卡到这么个鬼地方，哪儿也没去成。”我同哥哥拉话时使用的语言经常相差这么悬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年纪差几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旧脑筋的父亲总想把长子培养成最高掌权人。母亲偶尔也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个敬称，叫“二郎君”，可我确信这只不过是借哥哥的光。

大家只顾说话，忘记了换上单衣。哥哥站起来一边往肩上披件浆得硬梆梆的单衣，一边催促我：“你怎么样？”嫂子递给我一件说：“你的房间究竟在哪里？”正在栏杆那里闷闷不乐地望着鼻子尖下高大漆墙的母亲问我说：“这里的房间倒可以，就是有点阴森森的。二郎，你的房间是这样吗？”我走到母亲身旁往下面看了看。下面是宛如晒衣板一般的细长院子，稀稀拉拉地长着细竹，石头上面放着一个生了锈的铁灯笼。那石头和竹子都在洒水时被淋得湿漉漉的。

“地方虽窄小却也讲究，可是不象我住的地方还有一条河哪，妈。”

“哎哟，什么地方有河呀？”母亲的话音刚落，哥哥和嫂子都提出希望换一个能见到河的房间。我把自己的旅店方向、街道等情况做了介绍。我们暂时商定我先回去拾掇行李，然后搬到这里来。随后我便离开了旅店。

三

那天傍晚我付了店钱后，同母亲、哥哥等住在一处了。看来他们三人晚饭吃得迟了些，正在食案前使牙签。我打算领他

们散散步去。母亲不想去，说是太累了。哥哥怕麻烦。只有嫂子露出想去的样子。

"今晚就算了吧。"母亲制止说。

哥哥躺着同我拉话。听他的口气好象很了解大阪似的。可仔细一听，全是什么天王寺①啦，中岛②啦，千日前③啦等地名，在地理知识方面零零碎碎、懵懵懂懂的，好象在梦里一样。

不过，哥哥似乎还记得一些片断，什么"大阪城石头墙的石头④非常大"啦，"登天王寺的塔⑤上俯视令人头晕眼花"之类的。其中我听得最有兴趣的是，他从前住过的旅店的夜景。"在旅店内一条窄路的拐角，到有栏杆的地方可以看见柳树。房屋一间挨一间的，很拥挤，但是很幽静。从窗子里望见的长长的桥富有山水画的情趣。从上面通过的车子的声音也很悦耳。不过，旅店对客人不热情而且脏得很……"

嫂子问："这究竟是大阪的什么地方？"哥哥完全不知道了，甚至方向也记不得了。这就是哥哥的特点。他有个毛病：对事情的片断有惊人的记忆力，记得一清二楚，而对地点及时间却忘得一干二净。对此，他满不在乎。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多没意思啊。"嫂子又开腔了。哥哥和嫂子在这种场合经常是意见不一致。哥哥高兴时倒也没什

---

① 即"四天王寺"，据说是公元593年圣德太子所建最早的寺院。战争中几乎夷为平地。

② 大阪市内淀川内的一个岛名。大阪市最早的公园建于此。

③ 大阪的娱乐中心地，在南河区原町。

④ 据说大阪城石头墙的石头是丰臣秀吉筑城时用船从濑户内海各岛运来的，给每块巨石都取了名字。

⑤ 四天王寺有著名的"五重塔"及"六时堂"。

么，可稍不顺心就麻烦了。这种情况并不是偶尔一两次。心中有数的母亲开口道："在什么地方也无所谓，也不光是这一点忘了。往下讲吧。"哥哥声明说："这些话对妈和阿直（嫂子的名字）都是无聊的呀。"又对我说："二郎，你住在那里的二楼时觉得有意思吧？"本来我就该一个人听哥哥讲话。

"后来怎么啦？"

"夜里一觉醒来看到一轮明月照着青柳。我是躺在床上看的哩。突然下面有人'嗨！'地叫了一声。四周静悄悄的，那声音特别响亮。我赶忙爬起来到栏杆旁往下面窥探，只见对面柳树下有三个精赤条条的男子在轮流比赛举一大块压咸菜缸的石头。'嗨！'的叫声就是两手用力向上举石头时发出来的。三个人拚命地比赛，大概是过于专心了，没有一个人说话。我望着在皎洁的月光下默默转动的赤身露体的人影，心里泛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当儿，其中一个人把一根细长的扁担似的东西轮得团团转……"

"有点象中国《水浒传》上的人物呀！"

"从此以后，这件事便隐隐约约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今天回想起来真象一个梦。"

哥哥喜欢回忆这些事，母亲和嫂子听不大懂，只有父亲和我还能听懂。

"我当时在大阪感到有兴趣的，只有这件事。现在想起这件事，觉得一点也不象大阪呀。"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从三泽住的医院三楼望到的下面那条整洁的小路。我想哥哥看到的舞棒的人和力士们大概就是这种街道上的年轻人吧。

冈田夫妇按约定那天晚上又来了。

四

冈田特意在家里绘制了一份颇为详尽的游览目录之类的东西拿来给母亲和哥哥看。搞得非常精密，母亲和哥哥“嗬”地惊叫了一声。

“各位能在此逗留几天吧？我还根据情况搞了个日程表哩。这里同东京不一样，稍离市区就有许多地方可以游览。”

冈田的话音里多少带点不满意，同时又颇为得意。

“在一旁听您讲话，您简直是吹捧大阪哪。”

阿兼笑眯眯地说着，盯盯看丈夫严肃的面孔。

“不，不是吹捧，不是吹捧……”

冈田让妻子这么一说，态度更严肃了，还显得很滑稽，大家都笑了起来。

“冈田在这五、六年里已经完全‘大阪化’了呀。”母亲开了个玩笑。

“冈田只是没有忘掉东京话呀。”哥哥接着又挖苦了一句。冈田瞅着哥哥说：“好久不见面了，一见面就来这个可受不了。东京人到底是嘴皮子厉害。”

“何况又是阿重的哥哥哩，冈田。”这次是我脱口而出。

“阿兼，帮个忙啊。”冈田最后说，一边把刚才放在母亲面前的日程表拿起来装到袖口中，一边故意嗔怪说：“我费了牛大的劲儿还给人捉弄，真傻。”

开了一阵玩笑之后，正如我所料，母亲把话题转到了佐野。母亲以和刚才完全不同的郑重其事的口吻对冈田说了“这次又给你添了许多麻烦”的感谢话，冈田还是装模作样地说

"做得还很不够"之类的客气话。在我看来双方都有些夸大其词。然后冈田说："现在正是时候，一定请你们见见佐野本人。"便开始商量会见的事。哥哥不参加进来说几句，于情理上说不过去，就边吸烟边同母亲、冈田聊起来了。我琢磨着让病榻上的阿贞看到这种情形是值得庆幸呢，还是弄巧成拙呢？我真想问个明白。同时，我又想起了同三泽分别时在我脑海中留下崭新印象的那位患精神病的美丽"姑娘"的不幸姻缘。

嫂子和阿兼关系并不亲密，由于都是年轻的女性，刚才她们二人就在交谈。然而，可能因为都摸不透心思，二人都很拘谨，一点也谈不拢。嫂子生来沉默寡言，阿兼和蔼可亲。阿兼说十句话的工夫，嫂子只能说一句话。而且，话题光了，还得阿兼提供。最后谈到了孩子，这一次嫂子突然占了优势。她津津有味地谈起了她的小独生女儿的日常表现。阿兼对嫂子的絮絮叨叨的叙述似乎很佩服地听着，实际上完全是漫不经心，只说了一句"哎哟，一个人都能看家了！"还象真心诚意。嫂子回答说："因为对阿重很亲近啊。"

五

母亲和兄嫂在这里停留的天数意外地少。他们预定在市内玩两三天，再到市外玩两三天，不到一个星期就回东京。

"哪怕再多呆几天也好，难得到这里来一次，以后想来也不易，懒得出门呀。"

冈田虽然也这么说，可母亲在这里停留期间，自然不容许他完全不到公司上班每天陪伴到处走。母亲也好象惦挂着东京家中的事。让我同母亲和兄嫂一起来，这已是奇妙的组合了。

本来按自然的组合可以配搭成两三组，比如父母一起来呀，兄嫂同来避暑呀，或者为了阿贞的婚事可以等她病好后父亲或母亲带她来，早点把事情办完。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奇妙的组合形式，我一开始就不理解。母亲似乎是心照不宣。不只母亲，兄嫂仿佛也有所察觉。

按照惯例，同佐野见了面。母亲和哥哥对冈田表示了谢意。冈田回去后，母亲和哥哥对佐野都没有发表评论。也可以解释为大事已定，不容议论了。谈妥了年底结婚，佐野找机会到东京来举行婚礼。我对哥哥说："事情办得如此顺利，可本人还蒙在鼓里，真有意思。"

"本人当然知道喽。"哥哥回答说。

"会非常高兴的。"母亲作了保证。

我闭口无言。过了一会儿，我说："不过，这种问题让本人能处理得顺顺当当的，日本的妇女大概还没有这种勇气啊。"哥哥默默不语了，嫂子露出诧异的神色扫了我一眼。

"不光是妇女哟，即使男子自己随便胡来也不行啊。"母亲提醒我说。可哥哥却说："索性那么办反倒好些。"腔调也许过于冷淡，母亲脸色有点不高兴。嫂子还是那副诧异的神情。可是她们什么也没说。

过了片刻，母亲总算开了腔：

"不过，只要阿贞定下来，妈就非常放心啦，因为下面只有阿重了。"

"此事也是托了父亲的福啊。"哥哥回答说。母亲没有留意到哥哥说这话时嘴唇上轻轻闪过讥讽的影子。

"完全是托你爸爸的福啊。他同冈田一样，现在很积极呀。"

可怜的母亲一心相信父亲如今在社会上还有从前那种势力。到底是哥哥，他早看穿了父亲如今等于从社会上隐退，连从前的一半影响也没有了。

我同意哥哥的看法，不禁深深感到我们一家人合伙欺骗了佐野。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我脑海里从一开始就萦绕着一个想法：佐野上当也是很自然的。

总之，会见圆满地结束了。哥哥说天气太热头不舒服，主张早些离开大阪。我本来就表示赞成。

六

实际上，当时的大阪是很热，尤其是我们下榻的旅店更热。院子狭小，墙又高，阳光射不进来，通风又不好。有时，潮湿的茶室内很憋闷，好似四周生了火炉一般。我彻夜开着电扇呜呜地响，母亲甚至还批评我尽干蠢事，说吹感冒了怎么办？

我赞成哥哥离开大阪的意见，心想若是去有马①很凉爽，对哥哥的头脑有好处。我还不了解这个有名的温泉。我从前听到一个故事，便讲给他们听：据说车夫在车把上拴一条绳子，绳子头上还拴一条狗，让狗帮助拉上坡路。因为太热，狗总想喝溪流中的清水，车夫便怒气冲冲地用竹竿乱抽乱打，狗便痛苦地呻吟着拉车。

“我可不喜欢坐这种车啊，太可怜了。”母亲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不让狗喝水呢？怕耽误时间吧？”哥哥问道。

① 神户市兵库区有马町，那里有据称日本最古老的温泉。

"听说在半路上一喝水就累得不成，狗再也无用了。"我答道。

"嘿——，那为什么?"这次是嫂子好奇地问，我也答不出来。

有马之行尽管不是狗的原因，可到底是告吹了。没想到哥哥提议去和歌浦①。这是我老早就想游览的名胜。母亲说孩童时就对这个名字有好感，便立即同意了。只有嫂子显出好象到哪儿也无所谓的样子。

哥哥是个学者，又是个有见识的人，还是个具有诗人般纯粹气质的天生好人。可是，正因为是长子，总有点任性。在我的眼睛里，他比一般的长子娇生惯养得多。不仅对我，对母亲和嫂子也是高兴时好得出奇，一旦来了倔脾气便几天没个好脸色，故意缄口不言。而一到人前，哥哥简直判若两人，即使发生一般问题也要保持他的绅士风度，真是个十全十美的好人。因此，他的朋友们都相信他是个稳健的好人。父母听到这种评论总是感到意外，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露出一副"到底是我的儿子!"的神气。我若是同哥哥吵架时听到这种反映，就火冒三丈，恨不得一个一个地找到他们的家门去消除他们的误会。

我琢磨母亲立即赞成去和歌浦，大概因为她摸透了哥哥的脾气。母亲长期对长子娇惯成宝贝似的，结果现在只能在宝贝面前磕头作揖，任其摆布。

我上厕所时发现嫂子呆头呆脑地站在水盆旁，便问："嫂子，近来怎么样?哥哥的情绪是好了些，还是坏了?"嫂子只是说："同以前一样。"即使如此，嫂子凄怆的面容上还是绽出一个

---

① 和歌山市的名胜地，自古以在此地以咏和歌而闻名。

笑窝。她的脸历来就苍白，当中有一个凄凉的笑窝。

七

我想在出发前付清向冈田借的钱。本来，只要对他讲一下回东京后再偿还也未尝不可；但我想这种人的钱，尽可能早点还清心里更踏实些。于是，我找个谁也没在跟前的时机求母亲给想想办法。

母亲正因为看重哥哥，自然打心眼里疼爱哥哥。不过，也许因为哥哥是长子或者哥哥难对付，有些地方总要显得客气些，即使劝他一件小事，从一开始就得当心不要惹他生气。反过来，母亲简直把我当成小毛孩子看待，劈头盖脑地批评我："二郎，哪有这种规矩呀！"可另一方面也曾有过这种情况，有时母亲疼爱我甚至超过哥哥。我记得经常背着哥哥给我点零花钱什么的，还不知什么时候把父亲的衣服改了给我穿。这种事不止一两次了。哥哥很不满意母亲的这种态度，一点小事常使哥哥不痛快。因此，这个快活明朗的家庭便顿时充满了忧郁的气氛。母亲紧锁双眉，常常对我悄声细语说："一郎又犯病啦！"我很高兴母亲把我看成她的心腹，便装模作样地说："老毛病啦，请您不要管他。"哥哥不仅性格乖僻，而且忌讳大事小事总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地捣鬼。当我后来知道哥哥这是出自一种正义感时，我为自己对哥哥做出这样轻率的评价而脸红。可是，好多事情表面上征求哥哥的意见时，他总是不同意，因而我一有机会便独自投到母亲的怀抱里央求。

母亲听我说完为三泽从冈田那里借钱的原委，露出惊愕的神色。

“三泽怎么能为那么个女人花钱呢！太糊涂了。”母亲说。

“不过，三泽也有他的情义呀。”我争辩道。

“什么情义不情义，你的话妈可不懂哟。若是可怜她，空着手去看看就行了嘛！若是空手不好意思，带盒糕点去不就足够了吗？”

我半天没说出话来。

“好，就算三泽有那么多的情义，可你却没有从冈田那里借钱的情义吧？”

“好啦，算了吧。”我答道。说完，便起身想下楼。哥哥正在洗澡，嫂子借用下面的小房间正在梳头。房间里除母亲外别无他人。

“哎，你等一下呀。”母亲叫住我，说：“我可没说不给你一分钱呀。”

母亲的话里充满了不安：你哥哥一个人就够受的了，你何必又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呢。我照母亲的吩咐又回到原来的座位，觉得很不好意思，脸也不敢抬起来。于是，很难堪地象个孩子似的从母亲手中接过了我要的钱。母亲压低嗓门，同往常一样地对我说：“要对哥哥保密呀！”一种难以形容的不愉快蓦地涌上我的心头。

八

我们第二天早晨就该向和歌山出发了。我寻思着反正还得返回这里一次，那时把钱还给冈田也不迟。可性急的我又不愿在怀里揣个钱包。我猜想冈田晚上照例要来旅馆话别。我打定

主意那时再悄悄还给冈田。

哥哥从浴池出来了，腰带也没系，披着浴衣一直走到栏杆附近，把湿毛巾挂到上面了。

"让你久等了。"

"妈，怎么样啦？"我催促着母亲。

"噢，你们进来吧。"母亲说完瞧瞧哥哥的脖颈和胸部夸奖说："气色很不错啦，而且还长了点肌肉。"哥哥生来就是个瘦干儿。家人都议论说是神经造成的，不再稍胖一点可不好。其中，母亲是最焦躁不安的了。哥哥本人也跟受罪一样忌讳自己的削瘦。尽管如此，还是一点也胖不起来。

听了母亲的话，我实在觉得母亲的心肠太可怜了，因为母亲不得不把这种疼爱作为一种慰藉献给自己的儿子。我抬起比哥哥结实得多的身子对母亲说声"那么，我先走了"，便下了楼。向浴室隔壁的小房间瞟了一眼，嫂子刚刚挽好发髻，正在用两面镜子前后对照又梳鬓又抚弄头发的。

"已经完了吧？"我问。

"哦，您到哪儿去呀？"

"我想洗个澡。对不起，我先进去可以吧？"

"请吧！"

我边进浴室边琢磨嫂子今天为什么又在那蓬松的头发上梳个椭圆的平髻呢？我从热水池中大声喊道："嫂子！嫂子！"从走廊的出口传来了回答声："什么事呀？"

"天这么热您受累了。"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呀，你把头打扮得那么显眼，是投哥哥的所好吧？"

“我不知道。”

我清楚地听见了嫂子从走廊上楼的草鞋声。

走廊前面就是院子，有一棵八角金盘的残株。我眺望黑糊糊的院子前方，让伙计给我擦背。这当儿，从入口顺着走廊又响起了清脆的脚步声。

穿着一身白色立领制服的冈田从我面前走过去了。我不由得叫了声：“喂，你，你！”

“哟，正洗澡呢，太暗了，我一点也没留意呀。”冈田向后退一步，边向浴室窥望边对我寒暄。

“找你有点事。”我突然开口道。

“有事？什么事？”

“噢，请进来吧。”

冈田露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神气。

“阿兼没来吗？”

我回答说“没来”，冈田又问“大伙儿都在吧？”我说“都在”。冈田迷惑不解地问：“那么，你们今天哪儿也没去呀？”

“出去了，已经回来啦。”

“实际上我也刚从公司回来，天气太热啦。——不管怎样，我先去问个安，失陪了。”

冈田说完这句话，也没问我有什么事便到二楼去了。过了一会儿，我也从浴室出来了。

九

冈田那晚痛饮了一顿。他本打算同我们一起去和歌浦，不巧他的同事因病请了假，他很遗憾自己的愿望未能实现。为

此，再三向母亲及哥哥道歉。

“今晚就要分别了，请再坐一会儿吧。”母亲劝道。

我的家人都不爱喝酒，谁也不是冈田的对手。因此，我们谁也没喝，比冈田先吃完了。冈田摆出“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的架势，独自在食案前自斟自饮起来。

他生来精力旺盛，而且一喝酒就更加神采奕奕。不管对方听不听，他心不在焉地信口开河，一个人还不时地放声大笑。

他十分满意地罗列一些统计数字，说大阪的财富过去二十年增加了多少，今后十年将是现在的几十倍。

“你自己的财富比大阪的财富如何？”哥哥嘲弄他时，他把手放在斑秃的头上笑了起来。

“我能有今天——这样说有点吹牛，然而总算能凑合过去，全是托叔父和婶母的洪福，别看我喝了这么多的酒口若悬河，东拉西扯，可这一点决没忘记啊！”

冈田说完，对身旁的母亲和遥远的父亲表示了谢意。他一喝醉总好把一句话重复好几遍。尤其是这个谢意，他以稍微不同的形式从嘴里说了好几次。最后，他激动地表示一定要请父亲去吃什么“滩万的鲳鱼”①。

我记得从前他还是寄食学生时，有一年过年那天晚上不知在哪里喝了一通招待酒，回来时把三寸来长的红蟹腿放到父亲面前磕着头说：“谨献上北海的珍味！”父亲顿时发了火：“什么玩意儿？象个压纸用的红镇尺！我不要，你快拿到那边去！”

冈田还是没完没了地喝酒不回去。他的话开始时还能增添一些兴致，逐渐大家也听腻味了。嫂子用团扇遮住脸打哈欠。

---

① 滩万是大阪市东区的一家饭馆，以做鲳鱼著称。

我终于不得不把冈田领出去了。我借口出去散步，和他一起遛跶了五、六百米。这时我从怀里掏出钱还给了他。他把钱接到手时，尽管醉醺醺的，确实是愣住了。他说："你用不着现在还嘛！不过，阿兼会高兴的呀，谢谢！"说着把钱装到西服的内口袋里了。

路上鸦雀无声。我禁不住仰望空中，星光格外地朦胧。我担心明天的天气。这当儿冈田没头没脑地说："一郎其实是个难对付的人啊！"他这句话又勾起我对一件往事的回忆：从前有一次哥哥同我下棋时，因为我说了句什么话，哥哥动了肝火，突然抓起棋子打在我的额头上。

"反正那时他很任性啊。近来他的脾气好多了吧？"冈田又说。我含含糊糊地应付过去了。

"不过有了夫人以后已经好多了。然而，夫人也够操心的吧，对吧？"冈田说。

我还是无以作答。当来到十字路口同他分手时，我只说了句"问阿兼好！"就顺原路回来了。

十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火车出发了。在火车上狭小的餐车里吃了午饭。冈田早就对我说："餐车招待都是女的，很有意思。而且，其中有的很漂亮，还围个白围裙哩。请你务必在餐车吃顿午饭看看。"我用心地审视着端盘的或倒汽水的女招待，并没有发现特别标致的。

母亲和嫂子好奇地眺望窗外欣赏田园风光。实际上，窗外的景色对刚离开大阪的我们来说，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尤其是

火车沿着海岸附近飞驰时，松绿和海蓝交互辉映，在煤烟熏得疲倦的眼睛中反射出清爽的蔚蓝色。从树荫里时隐时现的屋脊的形状，在东京地方的人看来也别具风格。

“那屋脊很奇特，我还以为是寺庙哩，其实不是。二郎，你看还是个庄户人家吧？”母亲特意用手指着一个比较大的屋脊给我看。

我在车中挨着哥哥坐着，哥哥在沉思。我琢磨哥哥是不是又犯老毛病了？我真不知道是跟他谈点什么让他快活起来呢，还是默不作声佯装不知才好呢？哥哥不知为什么生气的时候或者思考高深的难题的时候也表现出这副模样，所以我一点也辨别不清楚。

我最后终于下决心找个话头同他谈谈，因为坐在对面的母亲在同嫂子拉话的间隙曾偷偷地瞅哥哥一两眼。

“哥哥，我谈一件有趣的事吧。”我望着哥哥说。“什么事？”哥哥的语气跟我预料的一样冷淡。不过，我早有精神准备。

“就在前两天我刚从三泽那里听到的呀……”三泽对我讲过，那位患精神病的姑娘出嫁后又离了婚，被收养在三泽家。三泽出门时，她总想三泽，嘴里不住地念叨“快回来呀！”我刚谈到这里便停住了。这当儿哥哥颇有兴趣似的说：“这件事我已听说了。听说那女人死的时候三泽还在她冰冷的脑门上亲吻了一下哩！”

我吓了一跳。

“还有这种事吗？三泽可一点也没提接吻的事呀。众目睽睽之下，三泽能去接吻吗？”

“是当着大家的面干的，还是别人不在时干的，我可不清楚。”

“就算谁也不在时吻了她，我想三泽也不可能一个人守在那姑娘的遗体旁。”

“所以，我声明不知道嘛。”

我默默地思索着。

“哥哥到底是从哪儿听到这件事的？”

“从H君那里听到的。”

H君是哥哥的同事，三泽的老师。H君又是三泽的保人，交情可能很深，但他为什么把听到的这种下流话告诉给哥哥，哥哥也不知道。

我最后问哥哥：“哥哥为什么把这事藏在心里不说，一直到今天？”哥哥沉下脸来说：“没有必要说嘛。”我想看情况再追问哥哥几句，这当儿火车到站了。

十一

一出车站，马上就有电车等着。哥哥和我一手提溜手提包，一手搀扶着母亲和嫂子赶忙上了电车。

电车里只有我们四人上来，还不能开车。

“电车可清闲呀。”我轻蔑地说。

“早知这样，把我们的行李拿上来都行嘛。”母亲回头望了望车站方向。

这工夫手拿书本的学生模样的男子和摇着扇子的商人打扮的男子前后上来两三个人，零零散散地找个地方坐下了。司机这才开始转动方向盘。

我们拐过好象城市外围的两侧是连绵不断的断垣残壁的狭小街道，又通过两三个车站之后，看到高大石墙下有一条护城

河。河面上满满地浮着青翠的荷叶，中间红花点点，真使我们眼花缭乱。

“嘿，这是从前的老城啊！”母亲以赞许的口吻说。据说母亲的婶母从前在纪伊[①]藩主德川家上房干活，所以母亲更加感慨无量。我也不禁想起孩提时代常常响在耳边的“纪州太太”、“纪州太太”这个封建时代的字眼。

过了和歌山市，在乡间公路上行驶一会儿，电车便到了和歌浦。办事周到的冈田老早就提醒我到当地第一流旅馆预定房间。不巧，来避暑的客人太多，依山傍水便于眺望的房间都客满，我们当即让车夫绕过海滨的一角，在面临大海的高大三层楼上租了一个房间。

这里虽是朝南和朝西的宽敞房间，但建筑结构却象东京的漂亮的小客店。从等级来说，根本无法与大阪的旅馆相比。二楼是提供给不时来此的团体客人的，那里都是连着的大厅，站在空荡荡的大厅中央望着凹凸不平的劣质铺席，不由得使人感到有点杀风景。

哥哥默默地望着大厅里作为临时间壁竖起来的六折屏风。由于父亲的熏陶，哥哥对这种东西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屏风上工笔纤细地画着栩栩如生的竹叶。哥哥突然转过头来叫道：“喂，二郎！”

当时哥哥和我想到下面洗澡，我们都提溜着毛巾。我站在离他约摸不到四米远的地方又看着他正在欣赏屏风上竹子的样子。我琢磨哥哥一定要对屏风上的画发表点评论。

“什么事呀？”我答道。

---

① 旧国名，大部分指今和歌山县，部分属三重县。

“刚才在火车里谈到的三泽的事呀，你怎么看的？”

哥哥的问题真使我感到意外。在火车里我问他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时，他只是露出一副苦相回答说没有必要。

“就是接吻那件事吗？”我反问道。

“不，不是接吻。是这件事——那个女人在三泽出门后很想念三泽，一定要说句‘快点回来呀！’”

“我觉得两件事都挺有意思的，不过，接吻更显得纯美。”

此时，我们已从二楼楼梯走下一半。哥哥突然止住脚步说：

“你这话很富有诗意，用欣赏诗的慧眼看问题才会感到两件事都有意思。可我说的并非这个，而是更实际的问题。”

十二

我不大理解哥哥的意思，一声不响地下了楼，哥哥只得跟在我的身后。我在浴室门口停了下来，转过身来问哥哥：

“你说的实际问题是什么？我有点不懂。”

哥哥焦急地说：

“也就是说，那个女人果真是象三泽想象的那样在思念着他呢，还是克制着想对从前的丈夫说的事，由于精神病而迷迷糊糊地说了出来呢？你认为是哪种情况？”

我开始听到这话时也稍微动了一下脑筋，可我毕竟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便不再考虑下去了。因此，我对哥哥的问题提不出象样的意见。

“我不了解。”

“是这样啊。”

哥哥这样说，仍不想进浴室，就站在那里。我也没办法，只好暂不脱光衣服。浴室比预料的小而且有点旧。我先朝昏暗的浴室内探视一下，然后对哥哥说：

“哥哥有什么话要说吗？”

“不管怎样，我也只能认为那个女人对三泽有意啊。”

“为什么？”

“我是这么解释的。”

我们没谈出个结果就走进浴室。从浴池上来，该轮到妇女们洗澡了。海面上波光粼粼，我们的房间正当夕阳西晒，烫得象熔化的铁水一样。我们到隔壁的房间躲避了一会儿。二人相对坐定之后，哥哥又提起了刚才的话头：

“不管怎样，我也是这样想的呀！……”

“哦。”我只是老老实实地听着。

“人在一般情况下，有许多事，比如什么体面啦，情义啦，即使想说也说不出口的，是吧？”

“是有许多。”

“可是，如果是精神病——这样说似乎包括所有的精神病，说不定要被医生笑话的——一旦得了精神病，不是就变得放纵不羁了吗？”

“大概有这样的患者吧。”

“不过这个女人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那么，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感肯定都从她的头脑中消失了。一旦消失，涌上心头的事情不论什么都会露骨地说出来吧。这样看来，她对三泽讲的话比起我们信口寒暄的客套话，不是更富诚意和真心吗？”

我对哥哥的解释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禁拍手说："太有意思了！"可是，哥哥的脸色却意外地难看，追问我说："可不是有意思没意思这种轻薄话呀。二郎，说实在的，你认为我刚才说的对吗？"

"这个嘛……"

我不能不犹豫了一下。

"啊，若是不把这样的女人看成疯子，就不会了解她的本来面目呀。"

哥哥说完，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十三

旅店下面有一条相当大的水渠。水渠怎样连接大海还不大清楚。黄昏时分不知从什么地方划来一两条渔船，缓缓地从楼前驶过。

我们沿着水渠向右走了一两百米后，又拐向左侧开始横穿田间小路。向对面望去，田野的尽头是个缓坡，顺着缓坡登上去是个堤坝，左右两侧有长长的两排松树。大浪敲击石头的咚咚声震动我们的耳鼓。从三楼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撞碎的波浪忽然化作一股白烟升向空中。

我们终于到坝上来了。波浪经常是撞在堤坝稍前面一点的筑得厚厚的石墙上粉身碎骨，翻滚起一阵白烟刮到空中。偶尔也有的大浪撞碎后流过石墙，哗啦一声落入墙内。

我们一时对这壮观的景色入了迷。不久，便在波浪的咆哮声中走开了。当时母亲和我并排而行，谈论着这大概就是山部赤人在《万叶集》中描写的大浪吧。哥哥和嫂子略微走在我们

前面一点。他们都穿着单衣，哥哥拄着一根细拐杖，嫂子还系一条窄幅绣着优美图案的麻腰带。他们距我们几乎有四十来米了，两人还是并排走着，可他们之间约摸有五尺多的距离。母亲不时地以一种又关切又不在意的目光望着他们。这种神经过敏的眼神只能使人想到母亲边走边考虑着兄嫂的事。我怕话太絮烦，就假装糊涂，故意放慢了脚步。我尽可能地表现出悠闲自得的样子，光说逗母亲发笑的滑稽事。母亲同往常一样，说："二郎，若是都能象你这样生活，世上就没有什么苦恼啦。"

最后，看来母亲终于忍不住了，说："二郎，你看。"

"什么？"我反问道。

"那两个人嘛，真叫人伤脑筋。"母亲说，眼睛盯盯地注视着走在前面的兄嫂的背影。我至少在表面上不能不承认母亲所说的"伤脑筋"的含义。

"哥哥又因为什么事生气了吧？"

"那是他的事，我说不上来呀。可既然是两口子，丈夫再冷淡无情，你这方面总是个女人呀。应该劝劝阿直把脾气改一改才好呢。你看，这下可好，简直象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朝同一个方向走着。不管怎么说，一郎总不会要求阿直不准靠近他吧。"

在这对默默无言保持一定距离走着的夫妇中，母亲只想怪罪嫂子。我多少也有同感，而且在一个平素观察兄嫂关系的局外者心中自然会产生这种同感。

"哥哥又在专心思考什么问题，嫂子可能有所顾忌故意不搭话吧。"

我为了安慰母亲才有意说这样的宽心话，以便搪塞过去。

十四

"即便哥哥在思考什么问题，可阿直那种漫不经心的样子使哥哥也没法搭腔呀。真象故意保持距离似的。"

在主要同情哥哥的母亲眼中，嫂子的背影该使人感到多么冷淡啊。我对母亲的话无言以对，只是边走边从一般的角度考虑嫂子的性格。我并不认为母亲的批评毫无道理，但我怀疑母亲是不是由于溺爱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把嫂子的缺点看得过重。

嫂子在我眼中决不是一个热情的女人。可你若对她亲热，她也给你温暖。她没有天生的妩媚，却可以看你手段如何而赢得她的好感。她嫁给哥哥后，我经常发现她的冷淡令人气愤，但我相信她决没有不可克服的不热情和冷酷的心。

不幸，嫂子的这种气质在哥哥身上更多。因此，这一对类型相同的夫妇相互间从一开始就要求对方满足自己难以达到的需求，为此至今还在感情上合不来。只有哥哥心情舒畅时嫂子才似乎显得愉快，这当然应视为哥哥容易兴奋的秉性使女人激发出热情的功力。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就正如母亲评价嫂子过于冷淡一样，嫂子说不定在内心里也认为哥哥冷若冰霜哩。

我一边同母亲并排走，一边这样思考着走在前面的兄嫂二人。我不想对母亲讲这种深奥的道理。于是，母亲说："真叫人纳闷啊。"

"阿直的性情本来就不招人喜欢，对你爸爸对我也总是这个样子。二郎，对你也一样吧?"

这的确如母亲所说，我本来是个急性子，常常大声喊叫，发脾气，奇怪的是还没有跟嫂子吵过架，而且有时比哥哥和她

还谈得投机。

"对我也是一样的。不错，听您这么一说，她肯定是有点怪。"

"所以嘛，我总认为阿直是故意对一郎赌那么大的气啊。"

"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坦白地说，我对这个问题并不象母亲考虑的那么细致。因此，便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即使有怀疑，首先也是在原因方面。

"不过，对嫂子来说，哥哥岂不是家中最宝贵的人吗？"

"所以嘛，妈才感到纳闷呢。"

我特地到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来同母亲喋喋不休地在背后议论嫂子，感到太无聊了。

"以后有机会我再请嫂子谈谈心里话，妈放心好了。"说完，我便从对面石墙下面的茶馆跑到堤坝上，扯着嗓门用力喊："喂——，喂——！"兄嫂吃惊地回过头来。这当儿在堤坝上撞碎的浪头到上面形成泡沫，落下来变成冲洗脚面的水流，把我弄得象个落汤鸡似的。

我挨了母亲的申斥，身上的水滴答滴答地往下直淌，和他们三人一起回到了旅店。轰隆隆的波涛声在回来的路上响震我的耳膜。

十五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一起在一顶雪白的蚊帐中睡觉。蚊帐比一般麻制品薄得多，风戏弄着华丽的束带显得很凉爽。

"蚊帐真好啊，咱们家也买一顶这样的吧。"我劝母亲。

“这蚊帐看起来很漂亮，可并不那么贵呀。咱家那顶白麻蚊帐倒是上等货哩。不过，这蚊帐轻飘飘的，没有接头，所以显得美观呀。”

我家的那顶是早年山口县岩国一类的地方生产的麻蚊帐，母亲很赞赏这种东西。

“首先，在睡觉不着凉这点上，咱家的蚊帐就有利得多。”母亲说。

女佣人进来关上拉窗，蚊帐一动也不动了。

“一下子变得闷热了呀。”我唉声叹气地说。

“是呀。”母亲安详地说，简直没把闷热当回事。不过，也可以隐隐听到她摇团扇的声音。

这以后，母亲便完全缄口不语了。我也闭上眼睛睡觉。兄嫂在隔扇拉门的隔壁房间里睡，他们刚才就静悄悄的。房间里我没有谈话的对象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细听哥哥的房间更为静谧。

我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然而总是不能成寐，最后深深体会到这种闷热仿佛是寂静带来的。为了不影响母亲的睡眠，我悄悄地从铺席上起来了。然后，撩起蚊帐的下摆，想去廊子里。我尽可能不发声响地“唰”的一下子打开了拉窗。我一直认为已经睡觉了的母亲不料问我说：“二郎，去哪里呀？”

“热得睡不着，想去廊子里凉快一下。”

“是这样呀。”

母亲的声音清晰而平静。我这才知道直到现在她也未曾入睡。

“妈也没睡着吗？”

“哦，也许因为床变了，总觉得什么都跟原来不一样了。”

我在借来的单衣腰上只围了一层三尺腰带，怀里揣上“敷岛”牌香烟和火柴到廊子里去了。走廊上放着两把套着白罩的椅子，我拉过来一把就坐下了。

“弄得咚噔咚噔地响，妨碍哥哥可不好呀。”

母亲这样提醒我。我边吸烟边默默地望着眼前变幻般的景色。在夜里，景色自然是朦朦胧胧的。没有月亮的晚上更是一片昏暗。白天看到的堤坝上的两排松树更显得黑糊糊的，好象向左右两侧伸出的长长的带子。下面撞碎的白色浪花在夜间不停地翻动着，格外刺眼。

“差不多就进来吧，感冒了可不好呀。”

母亲从拉窗内提醒我。我倚在椅子上想劝劝母亲欣赏一下夜景，但她不同意。我又乖乖地钻进蚊帐里，把头放到枕头上了。

我从蚊帐里出出进进的时候，兄嫂的房间寂静无声，依然如故。我躺在床上后还是一片寂静。只有撞在堤坝上破碎的波浪声总是在耳边轰隆隆地响个不停。

十六

早晨起来坐在食案前一看，四个人的脸色都呈现出睡眠不足的样子。四个人脸上都带着睡眠不足的阴云望着食案，好象故意在忧郁的气氛中聊天。我特别感到不舒服。

“好象昨晚吃的砂锅蒸真鲷中毒了。”我说完便紧绷着脸离开了座位来到栏杆附近，眺望隔壁的“东 洋 第一 电 梯”的牌子。这个电梯不同于一般电梯那样从房屋底层通到上层，而是把好奇的游人从地面拉到山顶。这东西安装在这里肯定既不相

称又不文雅，但是连东京的浅草还没有呢。一种新奇之感从昨天就吸引着我的注意。

果然，早起的游客三三两两地开始乘电梯了。很快吃完饭的哥哥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后，边用牙签剔牙边同我一样眺望着那个上上下下的“铁箱子”。

“二郎，今天早晨咱们也坐坐那个电梯好吗?”哥哥突然说。

我感到哥哥的话有点象孩子话似的，便连忙回头看了看。

“总觉得那玩意儿挺有意思的。”哥哥的话音里流露出不象哥哥身分的稚气。我坐电梯是可以的，但能否到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心里没把握。

“能去什么地方?”

“随便什么地方都无所谓。喂，走吧!”

我琢磨当然要把母亲和嫂子一起领去，便对她们大声喊：“喂！喂!”可哥哥急忙制止住我。

“咱们俩去吧，只两个人就够了。”哥哥说。

这当儿母亲和嫂子出来说：“到哪里去?”“和二郎一起坐坐那个电梯。妇女上去有点危险，妈和阿直还是不去的好。我们先坐坐试试。”

母亲望着升向空中的“铁箱子”，露出不悦的神情问嫂子：

“阿直，你怎么样?”

嫂子照例绽出一个凄凉的笑窝回答说：“我怎么都可以。”这句话既可理解为老老实实听从摆布，听起来又可解释成冷淡无情。我认为这对哥哥是个不幸，对嫂子也无益。

哥哥和我穿上单衣走出旅店便坐上电梯。“铁箱子”有六尺见方，进去五六个人就关上门，随后就往上升。哥哥和我从脸

也伸不出去的铁栏杆的空隙向外看，感到特别闷得慌。

“简直是坐监牢啊。”哥哥对我窃窃私语。

“是啊。”我答道。

“人也就是如此而已。”

哥哥习惯用这种哲学家式的语言。我只回答“是的。”可是，我只能理解哥哥说的大概意思。

监牢般的“铁箱子”上升到小石山的山顶就是终点了。矮小的松树仿佛紧紧叮在山上似的，松树点缀的翠绿打破了单调，使人看到了夏天的欢快气氛。在一小块平地上有个茶馆，那里喂养着一只猴子。哥哥和我又给猴子甘薯吃又逗它玩，我们的东西都在这个茶馆消耗光了。

“什么地方只能两个人拉话呀？”

哥哥说着巡视四周，他的眼神真象在寻找只能两个人拉话的僻静场所。

十七

这里由于地势高，四下的景物便可尽收眼底。尤其可以望见远处掩映在郁郁葱葱树林中的著名的纪三井寺①。山麓下，海湾的水泛着柔和的光，又把似乎不象海滨的泽畔景色映照得五彩缤纷。我向身旁的人请教“净琉璃”中咏唱的那株“下垂松”②，一看，果然有一株好象顺着悬崖倒伸树枝的老松树。

---

① 和歌山市纪三井寺的名草山上的救世观音宗寺，建于公元770年。

② “净琉璃”中有这样的词句：“和歌浦的名胜，一为东照宫，二为玉津岛，三为下垂松，四为盐釜。”

哥哥问茶馆的女人这里有没有安静的地方便于谈话，可那女人似乎没听懂哥哥的话，说些什么一点也不得要领。而且，一句话的末尾总是带着本地的乡音“诺西。”

最后，哥哥对我说：“那么，咱们去东照宫[1]吧。”

“东照宫也是名胜之一，很好嘛！”

我们当即下了山，没坐人力车，也没打阳伞，只戴顶草帽在灼热的沙路上走着。就这样，我同哥哥一起坐了电梯又去东照宫。这一天我总有点不安。我平时跟哥哥相对而坐时虽有点憋气，可象这一天那样心神不宁也是很少见的。当哥哥对我说“喂，二郎咱们俩去吧，只两个人就够了”时，我心中就出现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们俩额头上直冒油汗。而且，实际上我昨晚吃砂锅蒸真鲷有点中毒。渐渐升高的太阳毫不留情地照射我晕晕沉沉的脑袋，我只好一声不吭地挪动着脚步。哥哥也是不言不语地走着，从旅店借的粗糙的木屐陷在沙子里发出沙沙的声音。

“二郎，怎么啦？”

哥哥突如其来地问了这么一句，把我吓了一跳。

“心里有点不舒服。”

两人又默不作声地走着。

好容易来到东照宫下面，我抬头看了看又窄又陡的台阶，其高度就令人望而生畏，我再也没有攀登的勇气了。哥哥趿拉一双摆在下面的草鞋，一个人爬了十来个台阶时发现我没有跟上来，便厉声叫道：“喂，上来呀！”无可奈何，我也从老奶奶那里借一双草鞋开始吃力地往上爬。即使如此，到半腰的时

[1] 祭祀德川家康的大殿，建于公元1621年。

候，每爬一个台阶就得把双手放到膝上以便支撑身体的重量。从下面抬头望哥哥时，只见他焦急地站在山顶的寺院山门的拐角处。

“看你东倒西歪爬台阶的样子，真象喝醉酒似的！”

哥哥怎么评论我，我都顾不得了。我急忙摘下帽子扔到地上，同时脱光了膀子。因为没有带扇子，便用手中的手绢不住地扇着胸部。我在后面想，哥哥一定要叫我一声“喂，二郎！”说我点什么，心中忐忑不安，便胡乱地挥动着被汗水润湿了的手绢，一个劲地叫着“热啊！热啊！”

不大会儿，哥哥走过来坐在我身旁的一块石头上。石头后面矮竹丛生，十分繁茂，一直把下面老远的石墙都遮住了。巨大的山茶向各处伸展着淡茶色的枝干，十分引人注目。

“这里果然安静，在这里似乎可以慢慢地聊了。”哥哥环视四周说。

十八

“二郎，有件事对你说说。”哥哥说。

“什么事？”

哥哥踌躇一下没有开口。我又不愿打听，也没有催问。

“这里真凉快啊。”我说。

“啊，真凉快。”哥哥也说。

实际上这里是个高处，阳光照不到，凉风习习。我用手绢扇了三、四分钟后连忙穿上了衣服。正门里有个古香古色的小前殿，看模样是相当古老的建筑，房檐上雕刻的狮子头上的涂色已剥落一半。

我看了一会儿便从正门进去来到前殿。

“哥哥，这里还要凉快，到这里来吧。”

哥哥没有回答。我利用这个机会在殿前踱来踱去，又看看遮蔽骄阳的高大常绿树。这当儿哥哥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走了过来。

“哎，我不是对你说有件事要谈谈吗？”

我只好坐在前殿的台阶上，哥哥也挨着我坐了下来。

“什么事？”

“实际上是关于阿直的事呀。”看那副模样，哥哥终于说出了很难说出口的事。我一听到“阿直”二字心里就打了个冷战。兄嫂关系母亲已对我说过，我也知道了大概。我曾对母亲保证，想找个机会好好地摸一摸嫂子的心事，了解情况后再主动找哥哥聊聊。我暗自担心自己还没找嫂子谈，哥哥若是先找我那可就麻烦了。说真的，今天早晨哥哥说“二郎，咱们去吧，只两个人就够了”时，我就担心哥哥也许要提出这个问题，一种厌倦情绪便油然而生。

“嫂子怎么啦？”我不得不反问道。

“阿直不是爱上了你吗？”

哥哥的话是如此突如其来，以致同他平素具有的风度很不相称。

“怎能这么说呢？”

“你这么问我，我就不好办了。你若再生气说‘告辞了’我就更不好办了。因为我没有拾到什么情书啦，看到你们接吻啦，我没有这类证据。说真的，我算是她的丈夫，不应该向别人公开提出这种愚蠢的问题。不过，对方是你，我也顾不上体面才忍受着痛苦提出了不便问的事。所以，你要对我讲一讲

呀。”

“不过，对方可是嫂子呀。是一位有丈夫的女人，特别是现在的嫂子呀。”

我只能这样回答，再没有其它话可说了。

“从形式上说，谁都要这样回答，你也是个普通人，这样回答最妥当不过了。听了你这句话，我只能感到羞愧。可是二郎，爸爸的正直品德幸好传给了你。而且，最近你又把‘无事不可对人言’这个信条奉为座右铭，所以我才问你。你早就知道我也不需要形式上的回答，只想听听你心灵深处的感受。请谈谈你的真心吧！”

十九

“这种心灵深处的感受，我怎么会有呢？”

我这样回答时目光没有对着哥哥的面孔，而是望着正门的屋脊。我有一阵子没有听到哥哥讲话。一会儿，一种尖声尖气、仿佛抑制着感情激动的腔调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喂，二郎为什么要说那种轻率的话？我和你可是兄弟呀。”

我惊愕地望着哥哥，也许是在常绿树荫下的缘故，哥哥的脸色带点苍白。

“当然是兄弟，我是你真正的弟弟，所以才愿说实话。刚才我说的决不是什么虚情假意的话，我心眼里那么想的才那么说的。”

同哥哥的神经过敏一样，我的性情也容易激动。如果在平时我也许不做这样的回答。当时，哥哥简单地从口中迸出一

句：

"肯定是实话吗？"

"哦，肯定是实话！"

"不过，你的脸可红了。"

说实在的，当时我的脸也许红了。同哥哥的苍白的面孔相反，我不由得深深地感到自己两颊发热。而且，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这当儿哥哥好象想到了什么，蓦地从台阶上站起来抱着胳膊在我前面来回踱步。我以不安的目光盯着他。他开始还注视着地面。虽然从我面前走过两三次，可决不抬起眼睛看我一次。到第三次时，他突然在我面前停住了。

"二郎！"

"嗳。"

"我是你哥哥呀。我刚才实在是说了孩子话，对不起。"

哥哥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为什么？"

"即使这样，我也认为比你有学问。我从前一直认为我比一般人有见识。可我刚才竟说出了那样的孩子话，真丢脸啊。请你不要看不起哥哥呀！"

"为什么？"

我一再重复这句简单的问话。

"你不要那么认真地问我为什么了。啊，我太蠢了。"

哥哥说着伸出手来，我马上握住哥哥的手。哥哥的手很凉，我的手也很凉。

"只因为你的脸有点红我就怀疑你的话，在人格上实在对不起你，请原谅我吧。"

我十分了解哥哥的气质很象个女人，恰似反复无常的天气那样变幻莫测。然而，在我的眼里，他的特长是有点见识，象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又象个晶莹玲珑的诗人。我尊敬他，但又认为他有时总容易办蠢事。我握着他的手说："你的头今天不正常了吧？这种无聊的话下不为例。好啦，咱们回去吧。"

二十

哥哥突然松开我的手，可一点也没有离开那里的意思，还是站在原来的地方默默地低头往下看着我。

"你理解别人的心吗？"哥哥突然问道。

我这一次不得不一声不吭地抬头望着哥哥。

"我的心哥哥还不了解吗？"我稍停了一会儿说道。我回答的语气比哥哥还要坚定有力。

"你的心我很了解。"哥哥马上答道。

"那不就得了吗？"我说。

"不，不是你的心，我是说女人的心啊。"

哥哥说的后半句话火烧火燎地刺耳，以致使我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反响。

"女人的心也罢，男人的心也罢，……"我的话刚出口，他突然打断我，说：

"你是个幸福的人，恐怕还没感到有必要研究这种事吧。"

"因为我不是哥哥那样的学者……"

"混账话！"哥哥训斥似的叫道。

"什么钻书本啦，抠心理学啦，指的都不是那种转弯抹角的研究。现在，在我眼前本来是个最亲爱的人，如果不研究这

个人的心就坐卧不安。我是问你碰到过这种必要性没有?”

我对哥哥说的“本来是个最亲爱的人”的含义一下子就明白了。

“哥哥做学问的结果思虑过度了吧?再蠢一点就好了。”

“对方反而利用我的惯于思考的头脑故意逼我进行思考,我无论如何也蠢不了啊!”

事已至此,我几乎无言相劝了。头脑不知比我聪明多少倍的哥哥对这种奇妙的问题不知比我伤多少脑筋。一想到这里,我就非常于心不安。哥哥和我都清楚地知道,哥哥比我更加神经过敏。可至今为止还没有引起哥哥如此歇斯底里发作的事,因而我也实在无计可施。

“你知道梅雷迪斯① 这个人吗?”哥哥问道。

“只听说过他的名字。”

“你读过他的书简集吗?”

“连书皮都没看到,更不要说读了。”

“原来是这样!”

哥哥说着又坐到我的身边。我这才想起怀里的“敷岛”牌香烟和火柴,便取出来先点燃一支递给了哥哥。哥哥机械地接过去吸了起来。

“他的书简集中有一封信是这样说的——我看到对女人的容貌心满意足的人就很羡慕;看到对女人的肉体心满意足的人也很羡慕。但无论如何,不抓住女人的灵魂即所谓精神,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因此,在我身上总是发生不了恋爱事件。”

---

① George Meredith, 1828—1909, 英国小说家和诗人。据说漱石从前很喜欢他的作品,并受到极大的影响。

"这么说，梅雷迪斯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过独身生活喽？"

"这我不知道，而且此事也无关紧要。然而，二郎，我同一个既没抓住灵魂也没抓住所谓精神的女人结了婚，这一点可是千真万确的！"

二十一

哥哥的脸上分明露出了苦闷的表情。我在各方面都忘不了尊敬哥哥，但此刻内心深处不能不泛起一种几乎近于恐怖的不安。

"哥哥！"我故意从容不迫地说。

"什么？"

哥哥的话音刚落，我便站了起来，特意在哥哥坐着地方的前面同哥哥刚才做的一样，来回走动了两三次，但我的用意和哥哥完全不同。哥哥对我似乎一点也不在意，两手好象梳子齿那样深深地插入略长的头发中间，眼睛瞅着下面。他有一头光泽很美的头发。我每次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总要瞟一眼他那漆黑的头发以及头发中显露出的关节纤细而娇嫩的手指。那手指平时在我的眼中犹如反映他的神经质一样，显得温柔而削瘦。

"哥哥！"我又叫了一声，他终于吃力地抬起了头。

"对哥哥讲这种话也许很不礼貌，我想别人的心，你再有学问再加以研究，也不会理解的。哥哥比我有学问，是个了不起的学者，自然会注意到这一点的。可是，再亲密的父子也罢，兄弟也罢，也只能有心心相通之感，实际上彼此的心是分离的，正如双方的身体分离一样。因此，还是没有别的办法呀。"

“别人的心可以从外表研究出来，但是却不能变成那颗心，这一点我想我是明白的。”

哥哥很直率地却又懒洋洋地说。我当即接着说：

“只有宗教才是超脱的呀。我这个人很笨，无能为力，可哥哥凡事都善于思考，所以……”

“只是思考，谁能有宗教的虔诚之心？宗教可并非思考，而是信仰呀。”

哥哥以厌恶的口吻断言道。过了一会儿又说：“啊，我无论如何是不会有信仰的，无论如何是不会有信仰的。我只是思考，思考，思考！二郎，请你相信我吧。”

哥哥的话是受过堂堂教育的人说的话。可他的态度几乎象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我为自己面前的这位哥哥感到可悲。当时他真象一条在泥沙中翻腾的泥鳅。

各方面都比我强的哥哥向我表示这种态度，此刻还是第一次。我一方面感到可悲，另一方面又为哥哥担心：他长此以往发展下去，说不定不久就会精神失常。我顿时感到了恐惧。

“哥哥，这件事实际上我也早就想到了……”

“不，我不想听你谈什么想法。今天我把你领到这里来是因为有件事求你。请听我说呀。”

“什么事？”

事情似乎越来越麻烦，可哥哥又不轻易谈出他的要求。这当儿台阶下面出现三、四名同我们一样的男女游客。他们纷纷脱下木屐换上草鞋，顺着高台阶向我们这里爬了上来。哥哥看到这些人影，马上站起来说：“二郎，咱们回去吧。”说完，便开始下台阶。我随即跟在后面。

二十二

哥哥和我又返回原路。早晨出来时，我肚子和脑袋感到不舒服，回来时也许是烈日最晒的时候更加难受。偏巧我们都忘带表了，也不知道时间。

“已经几点钟了?”哥哥问。

“啊……”我抬头看了看刺眼的太阳，“大概还没到正午吧。”

我们本想按原路返回，可不知怎么走错了路，来到了腥气扑鼻的海边。这里已形成一个渔家和杂货铺混杂的穷镇子，还有屋脊上插一面旧旗的轮船公司的候船室。

“好象走错路了吧?”

哥哥还是看着地面，边思考边走路。地上到处都散落着贝壳。我们踩碎贝壳的脚步声不时使我感到在单调的步行中具有一种乡村的风味。哥哥停住脚步向左右张望着。

“这里不通大路吧?”

“哦，不通。”

“原来是这样。”

我们又向前走着。哥哥还是低头看下面。我担心迷了路回旅店晚了怎么办。

“什么呀，这地方很小，再搞错也总能回去的嘛!”

哥哥说着便加快了脚步。我从后面看他的步子想起了“信步而行”这句老话。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比他落后十来米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在同哥哥一起回来的路上暗中做了思想准备：哥哥一定

会向我谈出刚才的要求。可事实正相反，他采取了尽可能少说话快走路的方针。这固然令人扫兴，却又使人高兴。

在旅店里，母亲和嫂子把条纹罗和绉绸之类的出门用的衣服挂到栏杆上后，都穿着单衣相对而坐。见到我们回来，母亲露出惊异的神情问道："啊，你们到哪儿去啦？"

"你们哪儿也没去吗？"

我边望着栏杆上晒的衣服边问她们，这时嫂子回答说："哦，去啦。"

"去哪儿啦？"

"请你猜猜看。"

哥哥就在我面前，嫂子对我讲话这么随便，我现在感到对哥哥实在抱歉。不仅如此，在哥哥看来，只能解释成嫂子故意向我表示亲热而使哥哥感到有一种无法对人表白的苦衷。

嫂子一向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是冷淡的表现呢，还是满不在乎呢，还是不顾常识呢？我有点难以理解。

母亲和嫂子去参观了纪三井寺。母亲对哥哥说是从玉津岛明神社①前面来到马路上，在那里乘电车直接到纪三井寺前面的。

"台阶可高啦，妈只抬头向上一望就头晕眼花的呀！我琢磨无论如何是爬不上去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可我让阿直拉着我的手，好歹算上去了，浑身都湿透了呀。……"

"噢，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哥哥不时心不在焉地回答着。

---

① 和歌浦的一个神社。

二十三

那一天什么事也没发生。傍晚，四个人玩扑克牌。大家各拿四张牌，然后把一张朝下翻过来依次传给下一个人，在这当中把对上号的拿出去，最后看看谁手中还剩一张黑桃。拿黑桃的人就算输了。这是在温泉地一类的地方流行的最简单的游戏。

母亲和我每当拿到黑桃时就露出奇异的表情，马上可以看出来。哥哥也常常苦笑着。最冷淡的是嫂子，拿没拿到黑桃，那模样好象根本与己无关似的。与其说是模样，毋宁说是她的性格。尽管如此，我还在琢磨哥哥刚才同我那样交谈后还能克制住如此兴奋的神经。我暗中表示佩服。

晚上我失眠了，比昨晚更甚。在轰隆隆的波涛声中，我侧耳倾听兄嫂睡觉的房间，他们依然同昨晚一样恬静。我怕母亲责备，那一夜没敢去廊子里。

早上，我领母亲和嫂子去乘那个“东洋第一电梯”。同昨天一样，给山上的猴子甘薯吃。这一次，旅店那位同猴子混熟了的女佣人也一起来了。她又是抱猴子，又是逗它叫唤，比昨天还热闹得多。母亲坐在茶馆的折叠椅上用手指着叫作新和歌浦的光秃秃的咖啡色的山峰，问那是什么。嫂子一再嚷嚷着有没有望远镜。

“嫂子，这可不是东京芝公园的爱宕神社呀!”① 我对嫂子说。

---

① 据说当时爱宕神社备有望远镜供游客使用。

“不过，有个望远镜不好吗？”嫂子还在嘟嘟囔囔的。

傍晚，我到底被哥哥拉到纪三井寺去了。哥哥借口昨天她们已参观过了，只好我们俩去。其实，这是哥哥为了对我谈他的要求才约我去的。

我们径直地登上母亲望而生畏的高石阶。石阶上面是半山腰，在便于眺望风景的地方放一把长椅子。正殿旁边有四重塔①，比一般常见的佛阁更古雅。从房檐正中垂下一条白带子②，显得特别幽静。

我们并排坐在长椅子上，眼前景物一览无余。

“景色真美呀！”

极目远望，大海波光闪闪，宛如沙丁鱼的肚子。夕阳洒满了阳光，十分绚丽耀眼，仿佛把我们的面颊都染红了。很象沼泽的不规则的水面比大海还近，也平坦地舒展开来，恰似一面镜子。

哥哥把手杖支在下巴下面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好象下定了决心的样子转过来对我说：

“二郎，说实在的，我有件事求你。”

“哦，我就是想听听什么事才特意来的，请慢慢讲吧。能办得到的话，我是有求必应。”

“二郎，说实在的，有点不便开口呀。”

“不便开口的事也罢，是我嘛，没关系的。”

“嗯。我相信你才对你讲哟，你可别吓一跳。”

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哥哥就这么说，我倒先吃了一惊。我

---

① 正殿旁并无五重塔，可能是作者记忆的错误。

② 大概指参拜的人鸣铃时的带子。

怕从哥哥嘴里不知谈出什么要求哩。如前所述，哥哥的情绪反复无常。可一旦谈了出来就固执已见，不照他的话去办，他是不答应的。

二十四

“二郎，可不要吓一跳呀。”哥哥又说了一遍。而且，仿佛以嘲笑的目光注视着正感到惊讶的我的面孔。我把现在的哥哥同在神社前的哥哥一比较，简直判若两人。我看到的只是现在的哥哥以不可动摇的坚定决心对着我。

“二郎，我相信你，你的清白已经用你的言语证明了。这大概是不错的。”

“不错。”

“那么，实话对你说吧，我想让你试试阿直的贞操。”

我听到“试试贞操”这句话时，着实吓了一跳。尽管哥哥两次提醒我不要吓一跳，我还是非常惊愕，只能目瞪口呆。

“为什么你脸色变成这个样子？”哥哥说。

我不能不感到我的面孔在哥哥眼里显得特别冷酷无情；我只能认为同前几天会面时相比，我们的兄弟关系简直调换了个位置。于是，我猛然间打起精神说：

“要试试嫂子的贞操？——这种事还是不要干吧。”

“为什么？”哥哥问。

“为什么？你不觉得太愚蠢了吗？”

“愚蠢什么？”

“也许不愚蠢，但没有必要吧？”

“因为有必要，我才求你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宽敞的寺院内见不到一个参拜人的影子，四周格外寂静。我环顾周围，心里有点发毛。

“你说试试，可怎样才能试出来啊？”

“你同阿直两个人去和歌山市睡一个晚上就成了。”

“真不象话！”我一句话给顶回去了。哥哥这一次不吭声了，我本来就是哑口无言。射向大海的落日光辉逐渐减弱，但仍把那淡红的余晖拖到遥遥的远方。

“你不愿意吗？”哥哥问。

“哦，别的事都好说，唯独这件事不能做。”我斩钉截铁地说。

“那么我不求你了。可我一辈子要怀疑你的。”

“那就不好办了。”

“若是不好办，你就照我的要求去做。”

我只是耷拉着脑袋。若在平时，此刻哥哥早就动手了。我低头寻思着哥哥的拳头马上就要飞到我的帽子上，或者他的巴掌会“啪”的一声扇到我的脸上。我一动不动地等着他大发雷霆。我想抓住他大发雷霆后常常出现的反悔心理使他的情绪稳定下来。我早就以超过他人一倍的强烈感觉充分掌握了哥哥这种容易产生反悔的气质。

我耐心地等待着哥哥铁拳飞来，可我的期待完全是徒劳的。哥哥安静得象个死人。最后，我不得不露出狐疑的眼神窥测哥哥的表情。哥哥的脸色是苍白的，一点也看不出冲动的神情。

二十五

停了一会儿，哥哥以激动的口吻说：

“二郎，我相信你，可我怀疑阿直。而且，被怀疑的那个人的对象不幸就是你。但是，这种不幸对你来说是不幸，对我来说也许是幸运。正象我说的，你讲的那些话都可信，而且什么都能讲出来，所以我是很幸运的。因此，我才求你。我说的话也不完全是不合情理呀。”

我当时怀疑哥哥讲这话的背后可能有什么深奥的含义。我相信给哥哥心中认为我同嫂子已发生了肉体关系才故意提出这个难题的。我叫了声“哥哥！”我好歹让哥哥听起来我的声音是强有力的。

“哥哥，同别的事情不一样，这可是伦理道德上的大问题呀！……”

“那当然喽。”

我对哥哥十分冷淡的回答感到意外，同时刚才的怀疑越来越重了。

“哥哥，就是兄弟关系，我也不想干那种残酷的事啊。”

“不，对方对我太残酷啦。”

我无意问哥哥嫂子为什么残酷。

“那么，我再向您请教一次，您刚才求我的事就免了吧。我有我的名誉，就是为了哥哥也不能牺牲名誉呀。”

“名誉？”

“当然是名誉。人家求我试验别人——，旁的事我都讨厌，何况这种……我又不是侦探。……”

“二郎，我不是要求你主动同对方干那种下流勾当，只是让嫂子和弟弟去一个地方，同宿一个旅店，没有什么名誉不好的问题吧？”

“您这样强求我，大概是怀疑我吧？”

"不，相信你才求你。"

"口头上相信，内心里可怀疑哩。"

"混蛋！"

哥哥同我如此交锋了好几遍，每重复一次，双方就激烈一些。这当儿因为一句什么话，象突然降温似的，二人都平静下来。

在争吵激烈的刹那间，我甚至断定哥哥是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然而，他的发作象一阵风似的过去之后，我又感到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最后，我说：

"实际上，最近我也稍微考虑了一下这件事，我想找机会问问嫂子心里有什么想法。如果只做这件事，那我就包下来。因为我马上就要回东京了。"

"那么，你明天就做吧。明天白天你们一块儿去和歌山，白天就赶回来。这总可以的吧？"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做。我本想回东京后慢慢找机会再说，可刚刚拒绝那件事又不好说不愿干这件事，因此，我终于决定只去和歌山游览一下。

二十六

第二天清晨起来时，不巧，天空出现了一片片乌云。而且，风刮得很猛，在堤坝上撞碎的波浪发出可怕的轰鸣。凭栏眺望，白烟濛濛，迷漫整个海岸。上午，四个人都没心思去海岸了。

中午之后，天气有点好转。甚至从云层的裂隙中断断续续地透出了阳光。即使如此，还有四、五条渔船比往常还早地划

到了楼前的水渠中。

“真叫人不舒服，好象暴风雨快来啦。”

母亲仰望不同寻常的天空边说边回到原来的座位。哥哥马上起身又到栏杆前。

“没关系呀，肯定没什么了不起的。妈，我已经答应哥哥了，还是出发吧。再说，人力车已经订妥了。”我说。

母亲什么也没说，瞅了我一眼。

“去是可以去的，不过若去还是大家一起去吧。”母亲说。

我觉得这样轻松得多。我琢磨着如果办得到，我就设法陪伴着母亲，不去和歌山。

“那么，我们一起到开凿的山路方向去看看吧。”我说着站起身来。这当儿，哥哥凶狠的目光马上落到我的脸上。我转而一想还得履行我的保证，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噢，对了，我同嫂子已经约好了。”

我如果不对哥哥假惺惺地讲这么一句，就说不过去。母亲这次却露出了难堪的脸色。

“我看别去和歌山了。”

我打量一下母亲和哥哥的表情，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嫂子同平常一样，还是冷冰冰的。我在母亲和哥哥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嫂子几乎一言不发。

“阿直，你应该让二郎带你到和歌山去啊。”哥哥这样说时，嫂子也只是“哦”了一声。母亲劝阻说“今天别去了”时，嫂子还是“哦”了一声。我回头问嫂子“怎么样”时，嫂子又说：“怎么都成啊。”

我有点事到楼下，母亲也跟着我下来了。看母亲的神色，有点心慌意乱。

"你真想同阿直两个人去和歌山吗?"

"哦。不过，是哥哥同意的呀。"

"哥哥再同意，妈也不好办，所以别去了。"

母亲脸上露出不安的神情。这种不安是对哥哥呢，还是对嫂子和我呢？我一时判断不清楚。

"为什么?"我问。

"为什么？你就是不能同阿直一起去呀。"

"你是说对哥哥不好吧?"

我直截了当地问。

"不仅仅是对哥哥不好……"

"那么，您是说对嫂子啦，或者对我不好吧?"

我的话比前一句更加露骨。母亲默默地伫立在那里。我很少见到母亲的脸上闪现出猜疑的阴影。

二十七

我看到母亲脸上露出信任而又钟爱我的表情时，马上又畏缩了。

"那么，我不去了。本来就不是我提议邀请嫂子去的，只是哥哥说'你们两个人去吧！'我才去的。妈若是不同意，我随时可以拒绝。不过，请妈向哥哥谈清楚还是不去的好。因为我已同哥哥约定好了。"

我这样说，羞羞答答地站在母亲面前。实际上，我没有勇气离开母亲。母亲也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然而，母亲终于果断地说："那么，我去对你哥哥说，你在这里等着。你若是同我一起到三楼来，说不定事情又麻烦了。"

我目送着母亲的背影思忖着：如今事情变得这么错综复杂，无论如何也不想带嫂子去和歌山了；就是去了，也办不成大事，还是设法按母亲的想法行事为好。于是，我把双臂抱在平静不下来的胸上，在宽敞的客厅里来回无目的地踱着。

不大会儿，哥哥从三楼下来了。我瞥了他一眼，马上意识到我是无论如何也得去的。

"二郎，事到如今，你若毁约我可不好办。你小子也是个男子汉呀。"

哥哥常常叫我"你小子"，而且，一旦从他口中冒出"你小子"，一定要当心避免不测的后果。

"不，我是去的。因为妈说别去了。"

我这样解释着，母亲又放心不下地从三楼下来，马上凑到我跟前说：

"二郎，妈刚才虽然那样说了，可仔细打听一下一郎，才知道原来你们在纪三井寺已约好了，很遗憾，但也没办法。还是照你们约定的办吧！"

"哦。"我只答应了一声，往下我什么也不说了。

不久，母亲和哥哥坐上在下面等着的人力车，车轮从楼前发出吱吱响声向右侧跑去。

"那么，我们也该出发了吧？"我回头对嫂子说，实际上我心里很不痛快。

"怎么样，你有勇气去吗？"我问。

"你呢？"嫂子问我。

"我有。"

"你若有，我也有呀。"

我站起来开始换衣服。

嫂子一边给我挂起上衣一边半开玩笑地说："你呀，今天好象没勇气似的。"我根本没有勇气。

我们向电车站走去。偏巧，由于抄近路嫂子的薄木屐和白袜子之间，每走一步就往里面钻沙子。

"不好走吧？"

"哦。"她手拿着阳伞，转过身来看她的后脚。我穿双红鞋，一边在沙土里踏着，一边琢磨在什么地方、怎样完成今天的使命。也许因为边思考边走路的关系，一点也没有同嫂子拉话的兴致。

"你今天沉默得出奇呀。"嫂子终于提醒我注意。

二十八

我同嫂子并排在电车里坐下。由于心里装着就要同嫂子谈的重要问题，我们的拉话怎么也快活不起来。

"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呀？"她问道。我从旅店出来后，她已经两次这样问我了。言外之意就是两个人还可以谈得有趣些。

"你对哥哥谈过这件事吗？"

我略微严肃地说。嫂子瞟了我一眼，马上眺望窗外，说："景致很美啊！"果然，当时电车通过的地方景致确实不错。可很明显，她是故意向外眺望。我有意叫声嫂子，又重问她一遍。

"你为什么要问这种无聊的事呀？"她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气。

电车又开了。我在到达下一站之前，又死乞白赖地提出了

这个问题。

“真讨厌啊。”她终于说，“你问这种事干什么？我记得谈过这是两口子的事呀。怎么啦？”

“不怎么的。我只是说你对哥哥说话时也要始终使用这样的好言好语。”

她苍白的脸上涌出一点血色。也许是血量不足的关系，好象面颊后面点一盏灯从远处烤着皮肤似的。然而，我并没有深思这里面有什么含义。

到和歌山后，我们下了车。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初次来和歌山。实际上，我是借口到这里游览把嫂子带来的，所以，在形式上必须去什么地方看看。

“哎呀，你还不熟悉和歌山就把我领来了，真够粗心大意的。”

嫂子怯生生地打量四周，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是坐车让车夫随便拉到什么地方，还是向城里方向遛跶遛跶呢？”

“这个嘛，……”

嫂子眺望远方的天空，眼光没有射到跟前的我身上。这里同海边一样，天空阴沉沉的。几层不规则的浓淡交错的乱云遮在我们的头上，比太阳直射还闷热。而且，天空的某一部分已黑压压的，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来一场暴雨。黑压压的圆圈四周闪烁着模模糊糊的光，恰好在我们刚才未曾留意的和歌浦方向的天空勾画出可怕的一角。嫂子似乎紧蹙双眉正在眺望那个瘆人的地方。

“要下雨吧？”

我本来就料到一定要下雨。因此，觉得好歹雇辆车从值得看

一看的地方跑过去为上策。我当即命令车夫不论什么地方也可以，尽可能快些把我们拉到可以游览的地方。车夫似懂非懂地乱跑起来。忽而拉到狭窄的街道，忽而拉到荷花盛开的水渠，又来到狭窄的街道，根本没有一个象样的地方。最后，我发觉只是坐在车上这么跑谈不成要紧的事情，便吩咐车夫拉到一个能够坐下来不慌不忙谈话的地方。

二十九

车夫领会了意图之后又跑起来。我正在想车夫同刚才不一样跑得太猛的时候，我们的车子拐过一条狭窄的横道，突然钻进一个大门。我急忙要叫住车夫，车把已横靠在门前。我们真是毫无办法。尔后，一位年轻的衣着华丽的女佣人出来引路，我们不得不跟进去。

“就不该到这种地方来。”我终于申辩似的说。

“为什么？不过，这里可是个很美的茶馆呀。挺好嘛。”嫂子说。从她说话的神态推断，她似乎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会到这种茶馆来。

实际上正如嫂子所说，客厅修建得很美观坚固。

“比东京一带的便宜旅馆还好哩。”我巡视了一下顶梁柱的木质和壁龛上的挂轴之类之后说。嫂子到栏杆附近朝院子里张望。在老梅树下，繁茂的兰花一片葱茏。梅枝上处处粘附着坚硬细长的青苔。

女佣人拿着浴衣领我们去洗澡。我舍不得进浴室的时间，怕洗完澡天黑了。我打算尽可能早点办完事以便按约定在天还没有黑时回到海边。

“怎么样，嫂子，洗澡吗?”我问。

由于哥哥事前交代了天黑前赶回来，嫂子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她从腰带里掏出表看了看。

“时间还早哩，二郎。洗个澡也没关系呀。”

她认为时间看起来很晚完全是天气造成的。本来天空乌云密布，人世间比钟表的时间看起来肯定阴暗得多。我怕马上就要下雨，可转而又想，哗哗地下一阵雨之后回去时倒也舒服。

“那么，咱们就进去冲冲身上的汗吧。”

我们到底还是进浴室去了。从浴室出来时，食案已经放好了。从时间来说，吃饭还有点早。我不想喝酒，也不会喝。我只好喝点清汤，夹几片生鱼吃。女佣人呆在这里妨碍我们，我说“有事时叫你”，她便退下去了。

我盘算着：是对嫂子郑重地谈出来呢，还是在拉话时顺便婉转地提出来呢？想来想去，哪个办法都各有利弊。我手里端碗汤，直愣愣地望着院子。

“您在想什么?”嫂子问。

“噢，我在想会不会下雨。”我马马虎虎应付了一句。

“哦，这么害怕天气呀，可跟您这个人不相称呀。”

“我倒不怕。不过，来场暴雨可不得了呀。”

我正在说话时，雨点稀稀拉拉地落了下来。对面二楼的客厅里，可以看到两三个穿着有家徽的外褂的人影，他们似乎老早就在那里举行宴会似的。那里还可听到艺妓合着三弦唱的曲调。

从旅店出来的时候，本来我那颗怦怦直跳的心此刻更不平静了。我内心里很怕今天不能平心静气地谈话。我也后悔为什么要在今天答应这种怪事。

三十

嫂子不会留意到这一点。她看到我担心下雨，反而莫名其妙地责怪我。

“你为什么那样担心下雨？下 雨 后 变 得凉爽些岂不更好吗？”

“不过，不知雨什么时候才能停，所以愁人呀。”

“没什么愁人的。虽说已经商量好了，天气不好也没法子呀。”

“然而，我对哥哥是要负责的哟。”

“那么，咱们马上回去吧。”

嫂子这么一说便站起身来，表现出做出决断的模样。对面的客厅大概是客人到齐了，三弦的声音隔着雨听起来很清新悦耳。电灯也亮了。我一半是受嫂子决心的影响也站了起来。可转而一想，我答应哥哥的话还一句没说出口。如同我回去晚了对不起母亲和哥哥一样，不对嫂子把重要的事情讲明白，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嫂子，这雨看样子不那么容易停下来啦，而且我来这里是同嫂子谈件事的呀。”

我望了望天空，又回头看看嫂子。别说我，就是已经站起来的嫂子也没开始做回去的准备。嫂子站起来了，似乎要在不到五分钟之内根据我的情况决定她下面怎么办。我又伸长脖子向檐端上方看了看。由于这个房间隔着院子的对面是一个二楼的大客厅，天空在视野中不象平常那样开阔。因此，一般情况下看不出云脚和下雨的势头。但狂风刮得院子里的树摇摇晃晃

的，比刚才还厉害，这倒是事实。我对这种风有点胆怯，甚至超过了对雨和天空的担心。

“您这个人有点怪啊，说是要回去，也打算做准备，可又坐了下来。”

“还谈不上什么准备吧？只不过是站起来了嘛。”

我说这话时，嫂子莞尔一笑。尔 故意打量一下我的衣袖和下襟，那惊异的眼神象是说果然如此，又象是感到意外。然后，她又一屁股坐到我的面前，我正含笑望着她。

“有什么事要谈啊？我可不懂那种深奥的东西呀。还不如听听对面客厅的三弦哩。”

传来了雨打在屋檐的声音，说得确切些是让风吹动随便打在什么地方的声音。这当儿三弦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从我们二人的耳边掠过。

“您若有事，就请快点说吧。”嫂子催促我。

“可不是一催促就能轻易说出来的事呀。”

实际上，她这么催促我，我不知从哪儿说起才好。于是，她吃吃地笑着说：

“您今年多大啦？”

“你不要奚落我了，当真是个严肃的问题呀。”

“所以，您快点说嘛。”

我越发不愿意郑重地规劝她了。我深深感到自己现在来到她面前被她看不起，比她矮了半截。然而，又不能不感到这里面有一种亲密的感情。

三十一

“嫂子多大年纪啦？”我终于提出了突如其来的问题。

“还很年轻呀。我估计比您小得多。”

我压根儿就无意把我的年纪同她比较。

“同哥哥来这里已经几年啦？”我问。

嫂子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这个嘛”然后接着说：

“这种事我全忘啦，甚至自己的年纪也记不得啦。”

嫂子以装糊涂而出名，这句话就很典型。而我却琢磨着，这种娇滴滴的造作不正是给一本正经的哥哥带来极大的不愉快吗？

“嫂子连对自己的年纪也很冷漠呀。”

我不由得挖苦说。然而，我马上觉察到自己说话时滋生了一种邪念，心中突然充满了对不起哥哥的恐惧。

“你对自己的年纪怎样冷漠也无所谓，可对哥哥要注意再热情一些。”

“我对哥哥似乎不那么热情，尽管这样，我还是想对哥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呀。不只是哥哥，对您也如此。是不，二郎！”

我以恳求的目光注视嫂子的眼神说：“对我不热情也无妨，但对哥哥要再热情点。”我又突然发现自己太天真了。我甚至想到，在嫂子面前这样相对而坐，结果是不能诚心诚意为哥哥办成事的。我一点也不感到理屈词穷，什么语言都可以为哥哥使用。但容易落到这样的结果：话说出来时，我的心不是为了哥哥，反倒是为了自己。我这个人决不该接受这个任务，事到如今我后悔了。

“您怎么一下子不说话啦？”嫂子这时开口道，简直象击中我的要害一样。

“因为我刚才为了哥哥而求你的事，你并没有认真听啊。”

我抑制着自己的羞涩故意这样说。嫂子露出异常凄凉的神色，笑着说：

“不过，这办不到呀，二郎！说不定因为我糊涂没有注意到，大家感到我冷酷无情，可我完全是想对哥哥做力所能及的事呀。——我真是个窝囊废。尤其是最近，我简直丢了魂啦！”

“别那么垂头丧气，再积极一点怎么样？”

“你说积极一点是什么意思？说奉承话吧？我最讨厌奉承话了，哥哥也讨厌哟。”

“不是什么奉承话或讨人欢心的话。可是，如果再想点办法，哥哥会幸福的，嫂子也会幸福的呀……”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嫂子说着眼泪就簌簌地落了下来。

“象我这样丢了魂似的人，哥哥大概是看不上的吧。然而，我却以此为满足。我感到这就足够了。对于哥哥，到现在为止我不曾对任何人讲过他的不是。这一点，二郎您大概也会看清楚的呀。……”

嫂子抽抽搭搭地说，听起来只能是断断续续的。然而，这种时断时续的话却以其强烈的感染力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

三十二

一位有经验的长辈曾告诉我：女人的眼泪里基本上没有钻石，一般都是玻璃制品。我当时很佩服地想：原来如此啊！可这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缺乏经验的我看到嫂子在面前流泪，不由得产生不胜怜悯之心。如果在别的场合，我真想拉着他的手一起哭一场。

“谁都知道哥哥难以对付，你的忍耐大概也是非同小可

的。可哥哥人品高尚，十分清白，十分正直，是个可爱的人……"

"二郎，您不讲这些我也了解哥哥的为人，我是他的妻子嘛！"

嫂子说着又抽泣起来。我越来越可怜她。我看到她擦拭眼睛的小手绢揉搓得湿淋淋的，我真想把手伸到她面前用自己的干手绢给她擦眼睛和脸蛋。我又强烈地感到有一股说不出的力量紧紧捆住我的手，使我动弹不得。

"说真的，嫂子是喜欢哥哥，还是不喜欢？"

我这样说了之后，发现自己没有伸手去擦嫂子的脸蛋，而是自然地从嘴里吐出了这句话。嫂子在用手绢擦眼泪的间隙窥视了我一眼。

"二郎！"

"哦。"

我这个简短的回答恰似被磁石吸出来的铁屑那样，没有任何阻力和感觉，脱口而出。

"什么喜欢哥哥不喜欢哥哥的，您有什么必要问我这种事呀？您认为我除哥哥以外，另有所欢吗？"

"我决不是这个意思呀。"

"所以，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看起来冷酷无情，完全因为我是个窝囊废。"

"你故意把自己说成是窝囊废，那就不好办了。家里谁也没有这样骂你呀。"

"就是没人说，也是个窝囊废。我自己很清楚呀。尽管这样，有人还经常表扬我热情哩，也不是那样看不起我。"

我曾有一次请嫂子在大坐垫上用五颜六色的丝线绣上蜻

蜓、花草之类。我向她道谢说："你真热情。"

"哎呀，那件东西还在吧？漂亮吧？"

"哦。我珍藏着呢。"我回答道。因为这是事实，我只能这样回答。我既然说了这话，就不能不从反面承认她对我是热情的。

侧耳倾听，对面二楼弹的三弦不知什么时候已停止了。剩下的客人喝醉酒的声音，不时被风吹了过来。已经这么晚了吗？我正想找个表看看时，女佣人脚踩踏石从走廊探出头来。

我们从女佣人的口中得知和歌浦眼下正在暴风雨的包围之中，电话线刮断了，不能通话了，路上的松树被刮倒，电车也不通了。

三十三

我当时蓦地想起了母亲和哥哥，简直象火烧眉毛似的着急。狂风恶浪戏弄他们所住的旅店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嫂子，不得了啦！"我回头对嫂子说。

嫂子并不那么大惊小怪。可能由于情绪的关系，平时就苍白的脸显得更苍白了。在苍白的脸上的一角和眼眶上还挂着刚才的泪痕。大概嫂子是怕给女佣人看出来，把脸转到电灯照不到的很别扭的方向故意不看门口。

"无论如何也回不去和歌浦了吧？"嫂子说。

由于估计不准声音的方向，我没弄清这句话是对我说的，还是对女佣人说的。

"坐人力车也不成了吧？"我把同样的问题转达给女佣人了。

女佣人虽然没有说“不成”二字，却一再把危险的意思说给我听，劝我今晚无论如何也要住在和歌山。女佣人的表情很严肃，毋宁是以我们二人的利害关系为出发点而谈问题的。我越是听信女佣人的话就越挂念母亲。

堤坝和母亲住的旅店约摸有五、六百米的路程。我又盘算着，如果海浪略高于堤坝，大概用不着担心能轻易冲到三楼房间。然而，若是海啸一起涌来的话……

“喂，那一带的旅店有没有因海啸而被大浪卷走的事？”

我由于焦虑过度便向女佣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女佣人断言没有这种事。然而，她却说有两三次由于海浪越过堤坝落到坝下，坝内积满海水，象个湖泊似的。

“这样一来，泡在水中的房屋很危险吧？”我又问道。

女佣人回答说房屋至多在水中打转转①，不必担心冲到海里。这种漫不经心的回答使忧心忡忡的我不禁失笑。

“在水中打转转就够啦！一旦冲到大海里，岂不大难临头了！”

女佣人一声不吭地笑了笑。嫂子也从暗处朝电灯看了看。

“嫂子，怎么办呀？”我问。

“怎么办？我是个妇道人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呀。您若是说回去，危险再大我也跟您一起走。”

“走是没关系的，不过——难办啊。那么，今晚是没法子啦，在这儿住下吧？”

“您若是住下，我也只能住下。一个女人，天又这么黑，无论如何也是走不到和歌浦的。”

---

① 当时的日本式房屋多为木质结构，易在水中漂起。

女佣人露出一直把我们误会了的眼神打量着我们。

"喂，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吗？"为慎重起见，我又问了一次。

"不通。"

我也没有勇气到电话机旁直接打打看。

"那么，没法子就住下吧。"我这次对嫂子说。

"哦。"

嫂子的回答和往常一样，简单而冷静。

"到街里去有人力车吧？"我又对女佣人说。

三十四

我们不得不马上去饭馆给介绍的旅店。整装完毕走出大门时，那里的电灯和车夫的灯笼在风雨交加吼叫声中闪闪发光，好象照明工具照耀着在黑暗中狂舞的怪物。嫂子那色泽鲜艳而耀眼的倩影，首先消失在黑色的车篷中，接着我也钻进了又窄又深的车篷。

我躲进车篷里几乎无暇顾及街道上的可怕景象。我的头脑要么就是经常被自己还未经历过的海啸占据着，要么就是痛苦地感到由于天公不作美，我的命运就是无论如何也得干自己在哥哥面前已拒不接受的事。在我的头脑里，当然没有工夫从容地进行想象或领悟，只是象在纷乱的失火现场里那样滴溜溜地转圈子。

这当儿，车把横靠在一家旅店模样的门口。我仿佛感到掀起门帘进到"土间"①，但记不大准确了。"土间"从长度和宽

① 日本房屋入口处没铺地板的地方叫土间。

度的比例看是相当长的。既看不见帐房，也没有掌柜的，只有一个女佣人代为办理。天刚黑就这个样子，也太冷清了。

我们默默无言地伫立在那里。不知为什么，我不想跟嫂子拉话了。她也满不在乎地站在那里，把绸面阳伞的尖端斜戳在“土间”。

女佣人领我们进去的房间是古香古色的客厅，客厅前面是走廊，屋檐上挂着神殿常挂的那种帘子。顶梁柱由于年代过久，闪着黑油油的光。天棚也都黑不溜秋的了。嫂子把阳伞挂在套间的衣架上说：“这里对面好象是高大的房脊，这边是厚厚的土墙，因此刮风的声音听不大清楚。可刚才坐车时很厉害呀。车篷上呜呜直叫，怪瘆人的。你坐在车里大概就知道风吹打车篷的厉害了吧。我想差一点要翻车哩。”

我有点头晕脑胀，当时未能很好地留意，可现在也没有胆量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哦，风是不小啊。”我支吾了一句。

“这里都这个样子，恐怕和歌浦更吃不消了。”嫂子还是第一次提到和歌浦。

我的心又怦怦直跳，说：“嫂子，这里的电话也不通吧？”还未等嫂子回答，我就走到靠近浴室的电话机旁。我一边翻阅着电话簿，一边不断地拨号码，试着往母亲和哥哥住的旅店打打看。可也怪，只听对方说了两三句话似的，我想这可难得啦，刚要问一问暴风雨的情况，又嘎然无声了。然后我又叫了好几遍“喂！喂！”反复拨弄号码盘，叫也罢，拨也罢，一点也无效。我终于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房间。嫂子坐在铺垫上饮着茶，听到我的脚步声时回过头来问：“电话怎么样？打通了吗？”我把打电话的前后始末对她谈了。

“我想今晚无论如何是回不去了，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因为风把电话线刮断啦。你听外面那种声音不就明白了吗？”

不知从什么地方刮来两股风突然交错而过，一阵怪叫之后好象又升腾到遥远的太空。

三十五

我们竖起耳朵听风的声音时，女佣人来领我们去洗澡，然后问“是否吃晚饭？”我没有心思吃晚饭。

“怎么样？”我同嫂子商量一下。

“这个嘛，怎么办都可以。不过，特意住了下来，还是吃顿饭好吧。”她回答道。

女佣人心领神会刚站起来要走，室内的电灯“啪”的一声熄灭了。屋子里的黑梁柱和烟熏的天棚本来就显得阴森森的，这一下更是一片漆黑。我仿佛用鼻子闻都能闻到坐在我鼻尖下的嫂子。

“嫂子，不害怕吗？”

“我怕呀！”声音是从我预料的方向传来的，可声音之中丝毫没有害怕的味道，但也不是故意装作害怕给我看那种娇滴滴的轻浮态度。

我们在黑暗中坐着，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默默坐着。也许是眼睛看不见颜色的关系，外面的暴风雨比任何时候都响得震耳鼓。雨被风吹散后，声音不那么可怖了，可风又把房脊、墙和电线杆一骨脑儿地刮得嗷嗷直叫。我们的房间象是地面上的窖子，四面被坚固的建筑物和厚墙包围着，连走廊前面的小院落看起来都比较安全。然而，四周发出一种可怕的音响，在

漆黑的夜晚使人感到难以抵抗、不可思议地恐惧。

“嫂子，请再忍耐一会儿，女佣人就要拿灯来了。”

我这样说着，暗中期待嫂子能从那个地方大声讲点什么，可她什么也没说。这似乎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在逞威风，连女人纤细的声音都传不过来。我多少有点害怕。

最后，我担心起本应坐在我身旁的嫂子来了。

“嫂子！”

嫂子还是不吭声。我想到电灯未灭时坐在我对面的嫂子同我保持适当的距离，据此，我又叫了声“嫂子！”

“什么事？”

她似乎有点不耐烦了。

“你在吗？”

“我在，您呀！我是个人哩，您若不信就请您把手伸到这里摸一摸。”

我想凑过去伸手摸一摸，可没有这个胆量。这当儿在嫂子坐着的地方发出了腰带的摩擦声。

“嫂子在做什么呀？”我问。

“哦。”

“你在做什么呀？”我又问。

“刚才女佣人拿来了浴衣，我想换上，正在解腰带呢。”嫂子答道。

我正在黑暗中听嫂子解腰带的时候，女佣人点着一支旧式的蜡烛，从走廊拿过来了。尔后把蜡烛插在客厅里壁龛旁边的桌子上。烛光一闪一闪地左右摇摆着，不用说黑色的梁柱和烟熏的天棚，凡是能照到的地方都被抖动着的微暗的光照得忽闪忽闪的，使我感到很孤寂烦躁。尤其是壁龛上挂的轴画以及前

面的插花，在烛光的照耀下更令人毛骨悚然。我拿着毛巾又到浴室中冲汗去了。浴室里点着怪里怪气的马灯。

三十六

我借着微弱的灯光好容易认出来小木桶，便用它哗哗地冲了脊背。刚出门时，为慎重起见又“吱——吱”地拨了电话，可总是打不通，便放下了。

我从浴室出来，嫂子刚一进去便又退了出来。她说：“里面黑洞洞的，有点害怕呀。而且水桶和澡盆都是旧的，我不想洗了。”

当时，我不能不把恭恭敬敬端坐在那里的女佣人叫到面前，借着烛光在登记簿上登记。

“嫂子，登记簿上怎样写才好呀？”

“怎么都行，马马虎虎写上就成了。”

嫂子说着从小衣袋中掏出一个装着梳子之类的印花纸包，然后背过脸去独占一支蜡烛对着梳妆台在做什么。没办法，我写了东京的住址及嫂子的姓名，还特意在旁边注上“一郎妻”，同样在我的名字旁边特意注上“一郎弟”。

饭前，没想到刚才熄灭的电灯又都亮了。厨房里有人高兴得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尽管女佣人解释说由于暴风雨的关系没有鱼，可我们的食案上却明显地摆着鱼。

“真象死而复生一样啊！”嫂子说。

这当儿电灯突然又灭了。我顺手放下筷子，一时也动弹不得了。

“喂！喂！”

女佣人大声招呼着同伴拿蜡烛来。我在电灯突然亮起来的瞬间看到嫂子很爱风流，不知什么时候已淡施粉黛。现在电灯又灭了，我感到只有她的面庞在黑暗中依然如故。

“嫂子什么时候化妆的呀？”

“哟，真讨厌，黑古隆冬的说这种事。您什么时候看到的？”

女佣人在黑暗中笑了起来，赞赏我的敏锐的目光。

“嫂子，这种时候还带来了胭粉，真用心周到呀。”我又在黑暗中对嫂子说。

“我才没带胭粉哩。那是雪花膏，你呀。”她又在黑暗中辩解道。

我在暗处，特别是在女佣人面前开这种玩笑，觉得比平常更有意思。这工夫其他女佣人又点燃两支蜡烛拿来了。

室内被光溜溜的蜡烛光照得直晃动，象水打漩一样。我和嫂子都紧蹙双眉凝视着燃烧的火苗，心里那种平静不下来的寂寥感实在无法形容。

不大会儿我们睡觉了。上厕所时我从窗子仰望天空，刚才多少缓和一点的暴风雨似乎在这夜阑人静时更加猛烈，在漆黑的夜空逞凶，没有片刻止息的样子。我脑海里浮现出黑色的电光在可怕的空中互相摩擦，不间断地发出黑针似的东西，把黑暗藏在巨大的声音里。想到这里，我真有点胆怯。

女佣人在蚊帐外面整理床铺时拿掉蜡烛，换上了纸灯笼。那灯笼又陈旧又阴暗，发出令人生畏的微弱的光，还不如索性灭掉让人摸黑心里倒舒服些。我擦根火柴，在暗处吸起烟来。

三十七

我刚才就一点也没睡着。去厕所小解时，在吸支香烟的工夫考虑了许多事情。杂乱纷繁的问题一齐涌了出来，我抓不住什么主要的。甚至有时划了火柴竟忘记吸烟，想起来后再把烟嘴叼在嘴里时，烟味特别难闻。

在我的脑海中剧烈地翻腾着刚看过的弄不清本来面目的漆黑夜空，然后母亲和哥哥住的三楼房间几度蒙受大浪冲击的景象滚滚呈现在眼前。这方面还没完，又想起正在这个房间睡觉的嫂子。我琢磨虽是天气造成的，可我们二人睡在这里有何理缘由？我还想到我辩解之后怎样才能使哥哥的情绪恢复正常。同时，我今天和嫂子一起出来共同历经了这种不多见的风险的喜悦，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种喜悦使我把风、雨、海啸、母亲和哥哥都置诸脑后了。这种喜悦转眼间又变成一种恐怖。与其说是恐怖，毋宁说是恐怖的前奏，潜伏在什么地方的一种不安的征兆。这时候外面肆虐的狂风暴雨把树连根拔起，刮倒了围墙，掀掉了房顶上的瓦。不仅如此，还似乎预示着要把正在昏暗的灯笼光下吸无味的香烟的我毁成齑粉。

我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在蚊帐里老实得象个死人似的嫂子忽然翻了个身。而后，好象让我听见似的，打了个很长的哈欠。

“嫂子还没睡吗？”我在香烟的烟雾中问道。

“哦。风雨这么大，想睡也睡不着呀。”

“那么大的风声在我耳边作响，我也毫无办法。电灯熄灭好象是因为这附近有一两根电线杆子刮倒了。”

“是的，刚才女佣人说了。”

“不知母亲和哥哥怎么样了？”

“我刚才也光在想这件事。不过，大浪不至于进去吧。即使进去了，被卷走的也是堤坝上松树附近的不牢固的单房呀。假如海啸真的袭来把那一带洗劫一空，我还觉得真可惜哩。”

“为什么？”

“为什么？我想看看那种凄惨的场面呀。”

“别开玩笑了。”我想打断嫂子的话。

可嫂子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哟，是真的呀，二郎！我若是寻死的话，才不愿搞那些上吊、抹脖子之类的小动作哩。我想还是让大水卷走或者雷殛猛然间一口气死去的好。”

我第一次从不大喜欢读小说的嫂子口中听到了如此浪漫的语言。我心中盘算这完全是神经过度兴奋的结果。

“这种死法好象是哪本书里描写的吧？”

“是书本上的还是戏剧中的，我不清楚。不过，我是当真这样想过的。您若认为我说谎，咱们马上去和歌浦，大浪也罢，海啸也罢，一起跳进去试试如何？”

“你今天晚上太兴奋啦。”我安慰她说。

“我不知比您冷静多少倍。男人大体上在关键时刻都是胆小鬼呀。”她在床上说。

三十八

我这时才发现自己对女人并没有研究。嫂子无可争辩地是一位怎么也无法下手的女人。你若积极往前上，她会象个帘子似

的毫不抵抗；你若是无奈地退回来，她会突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表现出惊人的顽强。在这种力量中，有一种令人难以接近的恐怖。你也许会想，既然对方理我就可以往前上的，可还没等你前进的时候，对方又忽然无影无踪了。我同她谈话过程中始终有一种被她捉弄的感觉。奇怪的是，这种被捉弄的心情对自己来说本应是件不愉快的事，我却感到非常愉快。

她最后谈到了可怕的决心，希望被海啸卷走或者被雷殛毙，总之想死得壮烈而不平凡。

我平时（尤其是我们俩来到和歌山后）在身体、力气方面占绝对优势，可对嫂子总有点胆怯，而这种胆怯又和一种极易产生的轻佻心理奇妙地搅在一起了。

我更想追究明白，对诗和小说不那么感兴趣的嫂子为什么竟激动地说要葬身于海啸之中呢？

“嫂子提到死的事，今晚是第一次吗？”

“哦。从嘴里说出来，今晚也许是第一次。不过，死，也只有死这件事在我心里可没有一天忘记过啊！所以，您若认为我说的不是实话，请把我带到和歌浦去，我一定跳进大浪里，死给你看看。”

在微暗的灯笼光下，在暴风雨的怒吼中，我听了嫂子这番话真感到可怖。平素她是位娴静的女人，几乎没有歇斯底里的表现。寡言寡语的她，脸色经常是苍白的。一不对劲儿，眼睛里就射出意味深长的不可理解的光芒。

“嫂子今晚可同往常大不一样呀，有什么兴奋的事情吧？”

我未能看到她流泪，也未能听到她哭泣。可我仿佛觉得她马上要这样做，便借着昏暗的灯笼光向蚊帐里窥视。她把红被

子叠成双层，上面还有一条镶边的白麻被子整齐地盖到胸口附近。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瞅她时，她正挪动枕头看着我。

“您老是说我‘兴奋、兴奋’的，可我比您不知要冷静多少倍。我随时都做好了精神准备呀。”

我无言以对。借着昏暗的灯影默默地开始吸第二支“敷岛”牌香烟。我只是望着从鼻子和口中喷出的浓烟。这当儿我转动有点可怕的眼珠不时地向她的蚊帐里窥视。嫂子安静得象死人一般，使人感到她也许已经入睡了。突然，她仰面朝天地叫道：“二郎！”

“什么事？”我答道。

“您在那儿干什么？”

“吸烟呢。因为睡不着啊。”

“请快点休息吧，睡不着对身体可有害呀。”

“哦。”

我掀起蚊帐回到自己床上了。

三十九

第二天同昨天相比，天气完全变了样，黎明时分即可望到美丽的晴空。

“天气变好啦。”我对嫂子说。

“真的。”她答道。

我们由于睡得不好，没有从睡梦中醒来的感觉。天空一片蔚蓝，只是使我们有一种离开床铺就从睡魔中清醒过来的感觉。

我面对早饭的食案，望着从房檐透过的光线，突然发觉气氛

起了变化，感到对面坐着的嫂子好象同昨晚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早晨一看，她的眼睛里再也没有放出浪漫的目光，只是那睡眠不足的眼眶忍受着突然射进来的清爽的阳光，显得异常懒洋洋的倦怠。她面容同平素一样，仍旧是苍白的。

我们尽快吃完早饭离开了旅店。旅店的人告诉我们电车可能还不通，我们便雇了人力车。我们从"土间"走到外面，车夫一眼望到我们便似乎认定我们是夫妇。一上车，我乘的那辆车便到了前面。我制止说："到后面去！到后面去！"车夫会意，递个眼神说："夫人在前面。"嫂子的车从我身边擦过时，她又露出那个笑窝儿说："我先走了！"我虽说"请吧！"可心里总是想着车夫说的"夫人"这个词。嫂子毫不在意，车子一超过我，便撑起那把绣花的绢伞。她的背影好象十分清爽。她大模大样地坐在车上，那态度只能叫人感到：管他叫不叫夫人的，跟我毫不相干。

我一边望着嫂子的背影，一边想到她的为人。我以为平时对嫂子的性格了解得相当透彻，可一旦正式听她谈自己的真实想法时，却恰似陷入迷宫，一切都变得茫然无知了。

从男人来观察，所有的女人大概都象嫂子那样，难以了解其本来面目。缺乏经验的我曾这样想过。同时，我也想过：难以识别本来面目这一点似乎是其他女人身上没有而只是嫂子才有的特点。总之，在我对嫂子的本来面目还根本没搞清楚的时候，天空放晴了，万里无云。我心里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不断地眺望着她走在前面的背影。

突然，我发觉回到旅店后还有向哥哥汇报嫂子情况的义务。我真不知道汇报什么才好。应该说的东西虽然很多，但我毕竟没有勇气当着哥哥的面一一讲出来。即便讲出来，最后一

句也只能简单地归结为“不可能了解她的本来面目”。也许哥哥本身也同我一样，为弄清嫂子的本来面目而心烦意乱，结果就陷入这种状态。当我想到我如果和哥哥遭到同样命运可能比哥哥更要操心劳神时，心中第一次感到恐惧。

车子到了旅店，三楼的走廊上见不到母亲和哥哥的影子。

四十

哥哥在三楼太阳照不到的房间把乌黑铮亮的头枕在枕头上仰面躺着，但没有睡着，索性睁大充血的眼睛紧张地盯视着天棚。一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马上把充满血丝的眼睛转向嫂子。我事前不是没有料到哥哥会有这种眼神，但我同嫂子并排站在门口，看到他流露出昨晚一夜未曾合眼的通红而尖锐的目光时为之一怔。在这种情况下，我照例要把母亲叫来充当“缓和剂”。母亲不在客厅，也不在走廊，什么地方也找不到。

当我找母亲的时候，嫂子坐到哥哥的枕头旁寒暄说：

“我回来啦！”

哥哥什么也没说，嫂子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不得不就势开口道：

“昨晚这里的暴风雨很厉害吧？”

“嗯。风很厉害呀。”

“大浪越过那个石坝从林荫道流下来了吧?”嫂子问。

哥哥打量她一会儿，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不，没流下来，房子没出事。”

“那么，我们若是坚持回来是可以回来的。”

嫂子说着回头瞅瞅我。我没有看她，反倒转向哥哥说：

“不，绝对回不来的。首先电车就不通嘛！”

“也许是这样。昨天从傍晚起，那浪头就非常大。”

“半夜里房子是否摇晃了？”

嫂子又问哥哥，哥哥这一次旋即答道：

“摇晃了，连妈都说很危险，到下面去了。”

哥哥的目光虽很阴险，但他的言行举止却没有那么大的杀气，我看到这一点时总算松了口气。哥哥脾气非常暴躁，约摸胜过我五倍。然而，一种天赋能力有时使他能够巧妙地把这种暴躁控制住。

这当儿母亲参拜玉津岛明神社回来了。看到我之后，脸上现出可放心了的神色。

“能回来得这么早就好啊。——哎呀，昨天晚上可吓坏啦，简直没法说了，二郎！这根顶梁柱嘎吱嘎吱一响，房子就左右摇晃，还有那大浪的声音。——我现在听起来还浑身打冷战哩。……”

母亲特别害怕昨晚的暴风雨，尤其联想到可能冲垮堤坝，就更厌恶波浪声。

“我可不去和歌浦，也不去大海了。我不贪那个眼福，想快点回东京。”

母亲说着，紧锁眉头。哥哥削瘦的脸上堆满皱纹，苦笑着问道：

“二郎，你们昨晚睡在哪里了？”

我说出了和歌山的旅店名字。

“旅店好吗？”

“总而言之，那是个黑暗阴森的地方。是不，嫂子？”

哥哥把血红的眼睛转向嫂子。

嫂子只是瞅着我说："那房子里简直要闹鬼了！"

傍晚我在楼梯下面遇见了嫂子。我问道："怎么样，哥哥发脾气了吗？"

"什么怎么样，我一点也不了解他肚子里想什么啊。"嫂子惨然一笑上了楼。

四十一

母亲害怕暴风雨想早点离开这里，大家便就此告一段落，决定尽快回去。

"再好的名胜，看一两天还可以，时间一长可就无聊了。"哥哥同意母亲的看法。

母亲把我叫到僻静处问道："二郎，你打算怎么办？"我心里嘀咕着我不在时哥哥是不是把一切都向母亲挑明了。然而，从哥哥的日常表现观察，他好象不是那种心里装不住话的人。

"昨晚我们没回来，哥哥不高兴了吧？"

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母亲沉默了一阵子。

"昨晚啊，你知道风大浪急，没工夫谈这些，可是……"

母亲怎么也不往下说了。

"妈妈象有点怀疑我同嫂子的关系吧？……"我刚一开口，一直盯住我眼睛的母亲急忙挥手打断我的话头，说：

"你呀，妈怎能那么想呢?！"

母亲的话是很明白的，脸色和眼神也显得很兴奋。可母亲的内心是叫人摸不透的。作为她的亲生儿子，我有时明明知道父母在说假话，可还得一本正经地听下去，因此，我早就认为

世上没有一个人会讲真心话。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哥哥，因为我们是约定好了的。妈不必操心，放心好啦。”

“那么，你也尽快收拾一下吧，二郎。”

我们决定乘第二天晚上的快车回东京。其实，在大阪等地还有许多值得参观或顺便逛一逛的地方，但母亲情绪不高，哥哥提不起兴趣，甚至连在大阪换车的时间都舍不得，要直接坐卧铺到东京。这就是母亲和哥哥的意见。

我们不得不乘明天早晨的火车从和歌山到大阪。按照母亲的吩咐，我给冈田家打了电报。

“不必给佐野打电报了吧?”我边说边瞅母亲和哥哥。

“没有必要。”哥哥说。

“只要给冈田打电报，即使不给佐野打电报，他也一定会来送行的。”

我拿起电报稿纸，脑海里浮现出一定要娶阿贞的佐野的锛儿头和他脸上那副金边眼镜。

“那么，就不给那位锛儿头打电报了。”

我这么一说，把大家逗笑了。如同我老早就注意到佐野的锛儿头一样，其他人也似乎注意到了他的这个特征。

“那锛儿头比照片上看到的还厉害哩。”嫂子严肃地说。

我一面在开玩笑过程中掩饰自己，一面琢磨利用什么机会向哥哥汇报嫂子的事。于是，我不时偷偷趁哥哥不注意时观察他的表情。哥哥同我预料的相反，完全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四十二

哥哥把我叫到别的房间去，是这以后不久的事。当时，哥哥同平常一样（让嫂子评论，她说哥哥故意装成这种态度）安详地说："二郎，有句话对你说，到那个房间来。"我顺从地回答声"好吧！"便站起身来。可不知为什么，我站起来时瞥了嫂子一眼。当时还没有留意到有什么问题，过后才感到这个平凡的动作是我的一种骄傲，不断地在我心中回荡。嫂子同我目光相遇时照例绽出一个酒窝笑了笑。别人若是看到我和嫂子的眼神，岂不感到什么地方带着得意的光芒吗？我站起来回头向正在隔壁房间叠单衣的母亲瞟了一眼，不禁怔住了。母亲的眼神只能说明她刚才一个人一直偷偷地观察着我们。我怀着被母亲怀疑上了的心情走进哥哥的房间。

当时，正赶上旧历的盂兰盆节①，可能因为波涛汹涌，当天返回的客人都不见踪影，更不要说住店的客人了。因此，宽敞的三层楼上有许多空房间，如果想通融一下，我随时都办得到。

哥哥似乎老早就命女佣人在房间里面对面地准备了两个坐垫，中间放个精美的烟灰缸，甚至还放一把团扇。我坐在哥哥面前，应该说点什么才好呢？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只是一声不吭。哥哥也不轻易开口。然而，我猜想在这种情况下，从性格上说准是哥哥主动搭话，我便故意没完没了地吸烟。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解剖当时的心理状态虽不至于戏弄哥

---

① 旧历7月15日祭祀鬼神、保佑祖先在天之灵的节日。

哥，但不能不承认确实使他有些焦躁不安。不过，我为什么能对哥哥如此大胆，我也不明白。大概是因为嫂子的态度不知不觉地移到我身上的缘故吧。如今，我愿对自己这种既不可挽回又不能补偿的态度深表忏悔。

我正在默默吸烟的时候，哥哥果然叫了声"二郎！"

"你了解阿直的性情了吧？"

"不了解。"

由于哥哥的问题过于严厉，我到底如此简单地回答了一句。话出口后，我发觉过于注重形式，后悔这样说不好，但已来不及了。

哥哥后来什么也没问我，也没有回答一句。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呆着，我感到非常痛苦。现在想来，哥哥一定比我还痛苦。

"二郎，作为你的哥哥，没想到你只回答一句'不了解'，太冷淡啦。"

哥哥说这话时声音很低而且颤抖。哥哥似乎极力抑制着他那本来在母亲面前、旅店前、我的面前以及谈问题的很高的嗓门。

"你就那么冷冰冰地回答我一句，难道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吗？你又不是小孩子。"

"不，决没有这个意思。"

我这样回答着，确实是个纯朴善良的弟弟。

四十三

"既然你没有这个意思，你就应该说得详细些，象个没有

这种意思的样子。”

哥哥痛苦不堪地注视着团扇上的画。我暗中偷偷地看哥哥的面孔，幸亏哥哥没有看到我的表情。我的答话似乎是看不起哥哥，很是于心不安。但在哥哥的表情中，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态度中也稍微表现出缺乏大人风度的稚气。我现在认为对哥哥这种纯真而呆板的态度应该表示适当的敬意。但当时还不会做人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总纠缠着一种利害观念：钻对方的空子办事才是聪明的办法。

我把哥哥的模样打量一阵子，感到他是容易对付的。他在发脾气，他在焦躁不安，他在故意克制，他紧张得完全沉不住气了，却又象个汽球一样轻飘飘的。只要再等一会儿，不是自我爆炸就是自己飞到什么地方——我就是这样观察哥哥的。

我这时才感到嫂子对哥哥无能为力，其根源全在这里。而且，我也想到从嫂子的处境来说，她采取的办法是最巧妙的了。我在今天以前只是看到哥哥的正面，对他客客气气，顾虑重重，有时又觉得对不起他。然而，昨天同嫂子度过一天一夜的经验，不料从反面变为瞧不起这位令人讨厌的哥哥的结果。我不记得嫂子什么时候说过要这样看待哥哥。可是，来到哥哥面前，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我比较装模作样地在这里盯视着正在看团扇的哥哥的前额。

这当儿哥哥突然抬起头说：

“二郎，不说点什么吗？”一句鼓励的话射进我的耳鼓，这声音又使我恢复了常态。

“我正想说哩。可事情很复杂，不知从哪儿说起啊。哥哥也知道此事不同于别的事情，所以，我再说下去您就要耐心地听。如果象法官那样板起面孔斥责我，我话到嘴边也会吓得咽

回去的。”

我这么一说，哥哥确实是位有见识的人，他说："啊，原来是这样，都怪我不好。你是个急性子，而我脾气又暴躁，这样就会把事情搞糟的。二郎，你有时间可以慢慢谈。如果需要我耐心听，我现在就办得到。”

“哎呀，等回到东京后再谈吧。回东京也就是明晚的快车，说到就到。而且，我想把我的想法也慢慢地对您谈一谈。”

“这也好。”

哥哥冷静地说，仿佛我的信任把他过去的暴躁都吹散了一样。

“那么，希望这么办吧。”我刚要站起来，哥哥“啊”了一声点头表示同意。但我一跨门槛，哥哥又招呼我："喂，二郎！”

“详情等到东京后再问你，现在我只问你一句好吗？”

“关于嫂子吧？……”

“当然喽。”

“关于嫂子的人格，完全没有可疑的地方！”

我这样一说，哥哥马上变了脸色，可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便起身走了。

四十四

我估计当时搞不好要挨哥哥的拳头，或者背后挨一顿臭骂。我是不理睬变了脸色的哥哥而离开座位的，因此，肯定比平时更瞧不起哥哥。而且，我做了充分准备为嫂子辩护，必要

时不惜诉诸武力。与其说这是因为嫂子清白无辜，毋宁说我对嫂子有了新的同情更为妥当。换句话说，越是这样，我就越开始蔑视哥哥。我离开座位时甚至对他多少产生了一种敌忾心。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母亲还未叠完单衣，正在埋头整理小件，即使如此，好象精力也不那么集中，一听到我的脚步声便转过身子问：

“哥哥呢？”

“就要过来的吧。”

“你们谈完了吗？”

“谈完也罢，没谈完也罢，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嘛。”

为了让母亲放心，我故意说得这么罗唆。母亲把零碎东西从行李中又拿出来又放进去的。我这一次对嫂子有些羞怯，再也不敢瞅一瞅在旁边帮忙的嫂子。她细嫩而凄凉的嘴唇上闪出的冷笑仿佛从我眼前掠过。

“现在就捆行李呀？有点早啊！”我故意嘲笑似的提醒年迈的母亲。

“不过，既然说回去，还是尽早做准备好啊。”

“是嘛。”

嫂子这句话好象是抢先堵住我的嘴，应声脱口而出似的。

“那么，用绳子捆吧，这可是男人的任务呀。”

同哥哥相反，我擅长干车夫和手艺人做的那种粗活儿，尤其是捆行李更内行。我把绳子摆成十字形后，嫂子便起身去哥哥的房间了。我禁不住目送着她的背影。

“二郎，哥哥的情绪怎么样？”母亲故意悄声问我。

“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您有点放心不下吧。不要紧的。”

我特意说得粗声粗气，用右脚紧紧踩住行李的外罩。

“说实在的，我也有话对你说，回东京后再慢慢谈吧。”

“哦。我耐心听您说。”

我满不在乎地回答着，心中却恍恍惚惚地浮现出母亲所谓的谈话内容。

不大会儿，哥哥和嫂子从别的房间走了出来。我故作镇静地同母亲拉话的时候，心里也多少惦记着他俩见面以及见面的结果。母亲见到他俩并排走出来，露出这下可放心了的样子。我也多少有这种感觉。

我用力捆行李，汗水从脸上和背上一直流了下来。于是便卷起袖子，不客气地用袖头揩汗。

“喂，他太热啦，给他扇一扇吧。”

哥哥说完，回头扫了嫂子一眼。嫂子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给我扇扇子。

“不，不必啦，马上就完了。”

我表示拒绝。不大会儿便把明天要带的行李打好了。

回 来 之 后

一

我从和歌山回来的路上还牵挂着兄嫂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的预料到底没有落空。继大自然的暴风雨之后，我又清楚地看到哥哥的头脑里刮起旋风的迹象，便从他面前退出来了。可是，哥哥在嫂子进去谈了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后变得异常平静，几乎勿须警惕。

我心中对这个变化感到惊愕。嫂子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竟然能把象刺猬一般扎人的哥哥笼络过来，我对她的才干更加敬佩。只要看看母亲终于放下心来的那种容光焕发的神情，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哥哥的情绪同离开和歌浦时没什么两样，在火车里也是一样，到大阪后还是如此。他抓住前来送行的冈田夫妇还开了句玩笑：

"冈田君，是不是给阿重捎个口信啊？"

冈田露出茫然若失的神情问道："只给阿重吗？"

"是啊，给你的仇人阿重。"

哥哥这么一说，冈田才会意地笑了起来。解开这个谜的阿兼也笑了起来。如母亲所料，前来送行的佐野也终于找到了机

会，无所顾忌地放声大笑，使周围的人吃了一惊。

直到这时，我还没问嫂子是怎样使哥哥的情绪转过来的。后来，到底也没有找到机会问问。我琢磨正因为她有如此巧妙的才干，才能对哥哥那种人采取高姿态。我怀疑她故意对这种才干时而用一用，时而又收回去，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完全是随心所欲，运用自如。

火车照例很拥挤。我们好容易买到四个带隔扇的卧铺。四个卧铺都在一间室内，所以非常方便。哥哥和我是体魄健壮的男子睡上铺，两位妇女分在下铺。我的下面是嫂子。

火车在黑暗中飞驰轰鸣，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下面的嫂子。一想到她，既感到愉快又感到不愉快。身上总象缠着一条软绵绵的黄颔蛇。

哥哥睡在对面，同我隔一个“深谷”。与其说他身体在睡觉，真不如说精神在睡觉。我仿佛感到那条软绵绵的黄颔蛇从头到尾斜缠在哥哥正在睡觉的精神上。在我的想象中，那条黄颔蛇忽冷忽热，缠的程度也时松时紧，哥哥的脸色便随着蛇的温度及缠的程度而起变化。

我躺在卧铺上，似梦非梦地把这条黄颔蛇不断地同嫂子联系在一起。我现在还记得，我这诗一般的睡意，一下子被车站值班员连呼“名古屋！名古屋！”的声音驱散了。火车“咯噔”一下停了下来，同时听到了哗哗的雨声。我感到袜子里湿漉漉的，便坐起身来。脚对着的车窗挂着防尘窗帘，我急忙把车窗关上了。我问别人怎么样，可没有回答。只有嫂子说好象雨进来了，我这才从上面跳下来，给她关上了车窗。

二

“好象下雨了吧？”嫂子问。

“哦。”

我把那面被风吹得绉绉巴巴又湿又厚的窗帘，哗拉一声拉到一旁。就在这当儿，听见了母亲翻身的声音。

“二郎，这儿是什么地方？”

“名古屋。”

我隔着漂进雨水的纱窗眺望几乎没有人迹的车站雨景。远方仍传来“名古屋！名古屋！”的喊声。随后响起了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听起来好象只有这么一个人活着似的。

“二郎，顺便给我脚下盖严实些。”嫂子说，“看看妈那里窗子关上没有？因为刚才您叫的时候，妈好象睡着了……”

我给嫂子盖好后，马上去母亲那里。把厚窗帘往旁一拉，伸手摸摸，没想到窗子关得好好的。

“妈，这一面进不来雨，照这样不要紧的。”

我边说边用手咚咚地敲打着母亲脚后的玻璃。

“哎呀，雨进不来吧？”

“这怎么能进来呢？”

母亲微笑着说：

“什么时候开始下雨的，妈一点也不知道哟。”

“二郎，你辛苦了，快休息吧。时间已经很晚啦。”母亲和蔼可亲的声音里含着辩白的语气。

已经过了十二点，我又悄悄地爬到上层卧铺，车厢里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嫂子在母亲开口说话后是一声不吭。母亲在

我爬到自己的卧铺后也是闭口无言。只有哥哥自始至终什么也没有说。他象个圣者似的，只管贪睡，那个睡法至今还是我迷惑不解的问题之一。

他自己常表白说有点神经衰弱，并常为失眠而苦恼。而且，不管对家里什么人，他都坦率地诉苦。他从来没有说过困倦得不得了。

富士山显露出来了。雨后的云霞迎着列车飞来。甚至大家都起来眺望这种难得的景致时，哥哥还在酣睡，好象前前后后与他无关似的。

餐车开饭了。多数旅客用完早点后，我领着母亲沿狭窄的通道到列车后部去填饱昨夜以来就空着的肚子。这时，母亲对嫂子说："是时候了；快把一郎叫起来一块儿去那边吧。我们先去等你们。"嫂子照例露出凄凉的神情笑着说："哦。我们随后就到。"

我们到餐车去了，车厢里只有打扫卫生的勤杂工。餐车还很挤，出出进进的人在狭窄的过道上一个劲儿地喧嚷。我劝母亲喝点红茶，吃点水果，这时，哥哥和嫂子才出现在门口。不巧，餐桌占满了，他们不得不到我们的旁边去找位置。他们在门口找到两个座位，相对而坐，同普通的夫妇那样谈笑风生，眺望着窗外。同我在一起喝茶的母亲不时地望着他们，露出满意的表情。

我们就这样回到了东京。

三

再说一遍，我们就这样回到了东京。东京的家同往常一

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阿贞系上吊衣袖的带子照例辛勤地干活。看到她头裹毛巾洗衣服的背影，我才想起了分开一段时间的从前的阿贞，这是回来后第二天早上的事。

芳江是兄嫂的独生女。我们外出期间，由阿重负责照料她的一切。芳江本来对母亲和嫂子很亲近，有事时也用不着照料，以致连阿重都不觉得麻烦。我认为要么就是她生来继承了嫂子的禀性，要么就是阿重亲近抚爱的结果。

“阿重，你这种人才能把芳江照看好哩。真不愧是个女人呀。”父亲这么一说，阿重气乎乎地噘着嘴，故意向母亲告状：“爸爸太不象话了。”这件事我在火车里就听他们说了。

到家一两天后，我问阿重：“阿重，听说爸爸说你真不愧是个女人，你还生气啦？”阿重回答说“是生气了”，随后便去父亲的书斋边给花瓶换水边用抹布揩干。

“还生气吗？”

“早就忘啦！——你瞧这花多么好看呀！它叫啥花？”

“阿重，说你不愧是个女人，那是表扬你的话呀。说你是一个热情温柔的女孩子。怎么好生气呢？”

“反正怎么说都行呀。”

阿重左右扭动着衣带遮掩的臀部，双手捧着花瓶去父亲的卧室了。她那副模样使我觉得很可笑，真象用屁股向我表示愤怒似的。

从我们一回来，阿重便把芳江交给了母亲和嫂子。母亲和嫂子象是抢她似的，忽而抱起，忽而放下。我平常就对眼前这种现象感到纳闷：顽皮不听话的芳江竟能如此亲近这位外表冷静的嫂子！这个黑眼睛、头发浓密、有着母亲血缘而比一般人面孔更苍白的小姑娘，奇迹般地步了她那性格乖僻的母亲的后

尘。嫂子把这一点作为日本唯一的骄傲，在家中见到谁都加以炫耀。尤其是对自己的丈夫已经超过了炫耀的界限，不如理解为残酷的复仇。哥哥是位离不开思索的读书人，大体上都在书斋里度日。因而，即使在内心里钟爱这个小姑娘，父女之间也并不亲密，父亲得到的报酬甚微。容易动感情的哥哥对此自然觉得不满足。从哥哥的性格上说，这种不满足甚至偶尔在饭桌上也流露了出来。于是，阿重第一个不答应芳江。

“芳江是妈妈的孩子，为什么不到爸爸跟前呀?”阿重故意地问。

“因为……”芳江说。

“因为什么?”阿重又问。

“因为我怕呀!”芳江故意小声回答。在阿重听起来更觉得可恨。

“什么，怕?怕谁?”

这样反来复去一问一答，时间持续了五分、十分钟。嫂子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动声色。苍白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什么时候也是照常应酬。最后，父母为了劝解双方，还是让哥哥拿水果或点心给芳江，说：“好啦，爸爸给你好吃的!”这才算搪塞过去。即使如此，阿重还是怒气冲冲地向大家噘着嘴。哥哥便默默地独自走回书斋。这是常有的事。

四

父亲那一年才从别人那里学会种牵牛花，经常培育不同的花叶欣赏。所谓不同，只不过是一般品种的花叶起了皱褶，使人无法比较观赏，所以家人谁也不看。只是佩服父亲十分热

心，每天早早起来摆上好几个花盆，换上干净的沙土，最后花姿和叶的形状变得别别扭扭的。

父亲把花盆摆在廊子上，不管抓到谁就不厌其烦地加以解释。

“果然有意思啊。”连正直的哥哥都似乎颇受感动似的说起了恭维话。

父亲经常占用同我们隔开的里面两个房间。在挂帘子的廊子上经常摆着牵牛花。因此，总是“喂，二郎！”“喂，阿重！”的，特意把我们叫到那里。我说的使父亲满意的赞美话远比哥哥说的多。说完后我才退了出去。可是，在父亲听不到的地方，我又说坏话：“总说那些赞扬牵牛花的话，实在不好意思。对父亲的这种怪癖真没办法。”

原来，父亲喜欢给人说书，而且又有时间，所以不管是谁，响铃后就得来听他讲各种故事。每逢叫到阿重时，阿重常说：“哥哥，求求你今天替我去一趟吧。”父亲又非常喜欢对阿重讲些难懂的故事。

我们从大阪回来时，牵牛花还在开放。然而，父亲的兴趣已不在牵牛花了。

“怎么样啦，那个新品种？”我这么一问，父亲苦笑着说：“说实在话，牵牛花也不大令人满意，从明年起不种了。”我判断大概是因为父亲引以自豪向我们夸耀的奇异的花和叶经内行人鉴定并不成功。我在茶室放声大笑。这当儿，阿重和阿贞替父亲辩护道：“不是那么回事哟。因为太费事，爸爸也没有那个耐性啦。即使这样，大家还夸奖说爸爸搞到这种程度很不容易哩。”

母亲和嫂子扫了我一眼，仿佛嘲弄我无知似的笑了起来。

于是，连在旁边的小芳江也同嫂子一样，会意地笑了。

每天生活中充满这些琐事，我们的心中自然不去想哥哥和嫂子的关系了。我仿佛感到没有必要按事前约定的那样到哥哥面前去讲嫂子的情况了。父母说回东京后再慢慢详谈的复杂事情也不大好开口了。最后，就是急切地想得到嫂子情况的哥哥也渐渐冷静下来了。另一方面，哥哥对父母和我也不象从前那样爱讲话了。大热天他通常是关在书斋里埋头搞什么。我经常问嫂子："哥哥在学习吗？"嫂子答道："哦。大概是在准备下个学年的课程。"我想原来是这样，由于哥哥总要忙碌一个时期，他会把心思全都转到那上面。嫂子同往常一样，象一株寂寞的秋草似的在那里摇动，还不时绽出一个笑窝。

五

不知不觉夏天也渐渐过去了。每天晚上看到的星光越来越深沉。早晚随风摇摆的梧桐叶在眼睛里忽上忽下，使人感到凉飕飕的。一到秋天，我就常常感到心情舒畅，简直象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比我富有诗意的哥哥曾眺望清澈的秋空说："啊，真是使人感到活着很有意义的秋天呀！"说完，便高兴地仰望头顶上碧蓝的天空。

"哥哥，有意义的时刻就要来啦。"我站在哥哥书斋的晒台上，回头对哥哥说。他正躺在那里的藤椅上。

"还没到真正的秋天，要再等一阵子呀。"说完，便把翻叩在膝盖上的厚书拿了起来。那是一个晚饭前的傍晚。我想就这样离开书斋到下面去。这当儿哥哥连忙叫住我：

"芳江在下面吗？"

“大概在吧，刚才还看见她在后院呢。”

我打开北面的窗子朝下望了望。下面有个花匠特地为芳江做的秋千。刚才芳江还在这里，此刻却不见了。“哎呀，到哪儿去啦?”我正在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芳江尖厉的笑声从浴室里传了出来。

“噢，她正在洗澡呢。”

“同阿直在一起，还是同妈妈在一起?”

在芳江的笑声中确实可以听见嫂子作为一个女人特有的深沉声音。

“是嫂子。”我答道。

“好象很高兴呀。”

哥哥这样说着，我不由得瞟了他一眼。他用手里的大本书遮住了脑袋，我一点也未能看到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可是他的意思我从话音里充分体会到了。我犹豫了一会儿说：“因为哥哥不懂怎么哄孩子呀。”即使如此，哥哥还是把脸藏在书后。他突然把书本放下说：“我岂止是不会哄孩子哟。”我一声不吭地注视着他的表情。

“我岂止是不会哄自己的孩子，连哄自己父母的本事也没有，不仅如此，甚至还搞不清楚怎样才能哄好我那心肝宝贝的妻子。我由于在这个年龄之前一直做学问，没有时间学这种本事啊。二郎，为了人生的幸福，看来无论如何要有一种本事啊!”

“不过，你只要把课讲好，就会弥补一切还绰绰有余，这就不错嘛。”

我说完之后，看情况该离开了。可哥哥还没有露出不想谈下去的神色。

“我活着不只是为了讲课。然而，为要讲讲课，读读书，我那颗至关重要的人的心已经得不到一个人应有的满足了；若不然就是对方不能使我得到满足。”

我从哥哥的话音里发现他好象在诅咒周围的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我必须做出回答，可怎样回答才好呢？我没把握。我琢磨着若是再把嫂子那件事诱发出来那可就糟了。我还是有意不让话题转到这上面来，尽管显得我很怯懦。

“哥哥考虑的太多啦，我是这样想的呀。还不如趁这样的天气，在这个星期天到什么地方玩玩吧。”

哥哥轻轻地“哦”了一声，无精打采地表示了同意。

六

哥哥孤独凄凉的神情顺着宽大的脑门涨满了憔悴的面颊。

“二郎，我从前就喜欢大自然，大概是跟人合不来，不得已才潜心大自然的啊。”

我很可怜哥哥，便矢口否认道：“不是那么回事呀。”可这并不能使哥哥满意，便连忙接下去说：

“还是咱家的血统有这种倾向。不用说爸爸，就是我也同哥哥知道的一样。还有阿重，又是莫名其妙地喜欢花草树木的，如今一见到山水画就颇有感慨地看个没完呀。”

我滔滔不绝的谈着，想尽量安慰哥哥。这工夫阿贞从下面叫我们去吃晚饭。我对她说：“阿贞近来好象有什么喜事，格外高兴呀。”我从大阪回来后，阿贞总躲在闷热的女佣人房间角落里，不轻易露面。我知道这是因为从大阪给大家寄来的一束彩色明信片中，我在阿贞的那张上写了“祝贺你！”三个字引

起的。家人看到后曾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也许是这个原因，即使大家都在家中阿贞也奇怪地躲避我。因此，在打照面时，我尤其想同她讲点什么。

“阿贞，你高兴什么呀？”我半开玩笑地追问她。阿贞低着头，一直红到耳根。哥哥在藤椅上瞅着阿贞说：“阿贞，提到婚事就脸红可是女孩子的黄金时代哟！实际上呀，结婚既不要乐得脸红，也不要羞得脸红呀。不但如此，结婚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往往使人的品格比单身的时候容易堕落下去，甚至会倒大霉。哟，你可得当心呀！”

阿贞似乎一点也不理解哥哥的意思，不知怎样回答才好，索性露出一副迷惘的神情，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哥哥见到她这副模样便说：“阿贞，我说些废话，真对不起。我方才是在开玩笑呀。这些话本应说给二郎那种冒失鬼听的，可无意中竟对阿贞这样温顺的姑娘说了。全搞错了，原谅我吧。今晚饭菜不错吧？二郎，那么咱们去吃饭吧。”

阿贞见哥哥从藤椅上站起来，便连忙直起腰先走一步，咚咚地下了楼梯。我和哥哥并肩走出了房间。这时，哥哥转身望着我说：“二郎，上次谈的那个问题再也没有下文了。我近来忙于读书、备课，虽一再想问问你，可还是一直放在那里，真对不起。过些日子想慢慢问问你，请给我谈谈吧。”我想假装糊涂问一问“上次那个问题是什么？”可此刻没有勇气提出来，便先说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

“时间过了这么久，有点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我也难以说下去呀。不过，咱们特意约定好了，您既然想听听，我岂有不谈之理。可现在正是哥哥说的生活很有意义的秋天，咱们先去外边玩玩，比那种无聊的事要好吧。”

“哦，出去玩玩也好。不过……”

我们边谈边走进楼下备好饭桌的房间。在这里看到了身旁偎倚着芳江的嫂子。

七

在饭桌上，父母无意中又把阿贞的婚姻问题提了出来。母亲说老早就从织布商那里买下了白绉绸想染上家徽。阿贞当时正坐在大家的后面服侍，一听到这话她突然把黑漆盘子放到饭桶上走开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笑了起来，哥哥却哭丧着脸。

“二郎，你不要乱戏弄人，对这种天真的姑娘说话时可得充满热情呀。”

“二郎简直和那伙追逐女艺人的戏迷们一个样啊！”父亲的话音里带着嘲笑和规劝的语气。只有母亲流露出茫然的神色。

“二郎呀，你何必一见到阿贞就说个没完没了，什么祝贺你啦，你好象有什么喜事啦，闹得人家怪不好意思的。刚才在二楼就把人家说得脸通红的，人家马上溜走了。阿贞天生就同阿直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对待她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母亲听了哥哥这番话，才露出说得在理的样子苦笑着。已经吃完饭的嫂子故意瞅瞅我，对我使了个奇怪的眼色，象是递给我一个暗号。我虽然象父亲说的那样，颇有那伙戏迷们的倾向，但在父母面前还是有所顾忌，对嫂子的暗号一点也不想做出反应。

嫂子一声不吭轻悠悠地站了起来，在门口回过头向芳江招

手。芳江也马上站起身来。

“哎呀，今天还没吃点心就走吗？”阿重问道。芳江伫立在那里，似乎在想这该怎么办呀？嫂子和蔼地说“嗳，芳江还不来呀？”便到走廊外面了。一直犹豫不决的芳江看到嫂子不见了，这才蓦地下了决心吧嗒吧嗒地追出去了。

阿重厌恶地目送着芳江的背影。父亲和母亲板着面孔盯着自己的碟子，阿重瞅着斜对过的哥哥，哥哥却茫然若失地眺望着远方。不过，哥哥的眉宇间微微现出一个“八”字。

“哥哥，把点心递给我，嗯，好吧？”阿重对哥哥说。哥哥一声不响地把碟子推到阿重面前。阿重也是默不作声地用匙子舀着吃。在我看来，只能认为阿重在气呼呼地吃她并不想吃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哥哥起身到书斋去了。我竖起耳朵听他趿拉着拖鞋轻轻上楼的声音。一会儿，上面书斋的门咯喳一声关上了，然后就寂然无声了。

回东京后，我经常目睹这种光景，父亲也似乎觉察到了。可是，最操心的还是母亲。母亲看穿了嫂子的态度，又想早日把总不饶人的阿重嫁出去，从而避免年轻女人之间的纠葛，这在母亲的脸色和举止中都表现出来了。其次，想尽早让我成亲，把我这个累赘从兄嫂之间拔掉。可是，在复杂的人世间，事情并不象母亲想象的那么如意。我照例游手好闲，虚度光阴。阿重对待嫂子越来越象个仇人。令人奇怪的是，阿重很爱芳江，但这只限于嫂子外出的时候。芳江也是在嫂子不在的时候缠住阿重。哥哥脑门上的学者特有的皱纹越来越深。他越发沉湎于书本和思索之中了。

八

因此，母亲最看不起的阿贞的婚事当初定下来时，完全出乎母亲的意料。可阿贞早晚也得嫁人，为她了结这桩婚事也是父母的义务。所以，父母对冈田的好意只有高兴，决不会认为是件坏事。阿贞的婚姻之所以成为全家的问题，归根结底也就在于此。阿重对这个问题常常揪住阿贞不放。阿贞对阿重也不感到脸红，凡事都同阿重商量，还谈自己的未来打算。

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刚走出浴室，阿重照例无所顾忌地问道:“哥哥，佐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从大阪回来后，这个问题已问我两三次了。

“你这么没头没脑的象什么话。可不能太冒失啦。”

容易发火的阿重默默地瞅着我。我盘腿坐在那里正给三泽写明信片，见到阿重这副模样便稍微停住笔。

“阿重，你又发火啦。——佐野嘛，前几天对你说了，是个带金框眼镜的锛儿头呀。这可以了吧？问多少遍也是一样呀。”

“锛儿头、眼镜，这些从照片上就看得一清二楚呀。不用问哥哥，我也知道嘛，我又不是没有眼睛。”

阿重还不是同我谈问题的腔调。我轻轻地把明信片和笔放到桌子上。

“你究竟要问什么呀？”

“你究竟在研究什么？是佐野吗？”

阿重这个女人一争辩起来就与我平起平坐，这似乎是由于她的习惯，她同我的亲密，她的暴躁的脾气，也有她的稚气。

“你是说关于佐野？……”我问。

“是关于佐野的为人。”

我本来就瞧不起阿重，但她提出这种严肃的问题，我心中也确实没个底儿。我装模作样地吸着烟。阿重脸上现出懊恼的表情。

“不过，阿贞是那么担心，你有点太那个了吧。”

“不过，冈田担保他可靠，这还不行吗？”

“哥哥可真信得过冈田呀。冈田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将棋的一个棋子。”

“面孔倒是象个将棋的棋子什么的……”

“不是面孔，是心太轻佻了。”

我感到很烦躁，不愿同阿重谈下去了。

“阿重，你与其那样为阿贞操心，还不如早点为自己出嫁想想办法，这才是聪明的做法。爸爸和妈妈都认为你出嫁真不知比阿贞结婚要减轻多少负担啊！阿贞的事怎么都无所谓，你可要及早找个安身之处，注意对父母尽点孝道才好。”

阿重终于抽泣起来。每次同阿重吵架，对方不哭我就觉得缺点什么似的。我满不在乎地吸着烟。

“那么，哥哥也早点成亲自立才好吧。这样，比我结婚更能对父母尽孝道。只是一味地袒护嫂子……”

“你反对嫂子可过头了哟。”

“当然喽，我是大哥的妹妹嘛。”

九

我给三泽写完明信片后，刚洗完澡从浴室出来想用刮脸刀

刮脸。我讨厌同阿重嘟嘟囔囔地吵嘴，便乘机央求她说："阿重，对不起，到浴室给我用漱口杯倒杯热水好吗？"阿重若无其事地噘着嘴，似乎在考虑比这个问题严肃十倍的人生问题，哪里还谈得上给我倒杯水呀。我并没有介意，拍拍手让女佣人拿来了我要的热水。然后把旅行用的镜子竖在桌子上，取出象牙柄的刮脸刀故意把热水湿润的脸蛋鼓成个怪样子。

我好奇地用刷子蘸肥皂水把脸涂得白白的，刚才就坐在一旁观看的阿重哇的一声便哭了起来。我从阿重的性格上料到她早晚会来这一手的。于是，我用力吸气后把脸蛋弄得鼓鼓的，用刮脸刀刷刷地往下刮，白肥皂沫爽快地落了下来。阿重看见后，可能因为气愤难忍，抽泣声越来越大。最后，尖声尖气地叫了声"哥哥！"我想肯定是因为我瞧不起她。但她这一声尖叫倒把我怔住了。

"干什么？"

"还问干什么，你那么瞧不起人。亏我还是你妹妹哩。嫂子怎样偏袒你也罢，可她本来就是外人嘛。"

我把刮脸刀放下，满是肥皂的脸转向阿重。

"阿重，你发昏了呀。你是我的妹妹，嫂子是从别人家嫁过来的女人，这点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嘛。"

"所以，你不要多嘴多舌地劝我早出嫁，你才应该早一点找一位称心的象嫂子那样的女人才好哩。"

我真想在阿重的头上扇一巴掌，可怕全家闹翻了天，就没有轻易动手。

"那么，你也早点找一个象哥哥那样的学者去嫁给他好了。"

阿重听我这么一说，露出一副恨不得马上揪住我的可怕姿

态，抽抽搭搭地哭诉着她由于结婚落在阿贞之后才被人这样愚弄，最后指责我是一个对兄妹没有同情心的野蛮人。我本来在骂人方面就足以成为她的对手，可最后支持不住便闭口无言了。即使如此，她也不从我身旁走开。而且，她竟不顾事实，把那些没有根据的无中生有的想象都东拉西扯地唠叨个没完没了。其中，她最得意的主题是居心不良地把我同嫂子联系起来，指桑骂槐地加以讽刺。我最讨厌这点了。我当时心里琢磨找个多么丑的女人也没关系，但要比阿重早结婚，把这个喋喋不休地谈论夫妻关系如何、男女爱情如何的女人一个人甩在后面。我还认真地考虑过，这样一来实际上同母亲心里想的一样，对兄嫂也方便。

我至今还记得阿重那副被雨打了似的紧绷着的面孔；阿重恐怕怎么也忘不了我那张只想扎进满脸盆肥皂水中的怪脸。

十

阿重显然不喜欢嫂子。谁都承认，这是因为她过于同情学究式的孤独哥哥的缘故。

“若是妈妈也不在了，该怎么办呢？真可怜呀。”

心里藏不住任何事的阿重曾对我这样说。这本是老早以前的事，那时我还没有把脸涂得雪白地同她吵架。当时我没有理睬她。但她却以训戒的口吻对我说：“象哥哥这样懂得事理的人，怎能为家庭关系让你操心呢？你袖手旁观好了，因为有爸爸和妈妈呀。”

我已经觉察到阿重和嫂子的个性相差得几乎水火不容，毕竟难以和睦共居。我甚至多嘴多舌地劝告母亲：“妈，阿重不早

点嫁出去可不行啊。”当时母亲虽没有问我原由，却已露出完全理解我意思的眼神，仔细地端详我的面孔说：“你就是不说，爸爸和我也为她操透心了。不光是阿重呀，就是你的婚事，背地里也不知给大家添了多少麻烦去为你物色。这个问题可是一种缘分呀。……”我一点也不懂母亲的意思，只是“哈”了一声便象个孩子似的退出来了。

阿重不管什么事虽然容易发火，却有着表里如一的正直美德，因此，父亲比母亲更喜欢她。哥哥当然也喜欢她。提出阿贞的婚事时，父亲的意见是：“先给阿重找对象才合乎情理吧。”哥哥也多少表示赞成。可母亲却认为人家特地指名要娶阿贞，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就要两相耽误。实际上，母亲的意见是对的，哥哥马上折服了。父亲对哥哥的立场也多少做了些让步，不费周折地同意了。

然而，一直缄口不言的阿重似乎感到非常不愉快。不过，这次对于阿贞的婚姻问题，即使诸事都愉快地同阿重商量，她也确实没有对抢在前面的阿贞心怀不满。

她只是不喜欢嫂子在跟前。尽管父母都在这个家，尽管她可以随心所欲地耍小孩子脾气，可让这位冷冰冰的嫂子“哼！”地瞪一眼，似乎比什么都难受。

阿重正在如此烦躁不安的时候，偶然有一次到嫂子房间去借一本妇女杂志之类的东西。她在这里看到了嫂子为阿贞缝制的嫁衣裳。

“阿重，这是给阿贞的呀，不错吧？你也早点找个佐野那样的人吧。”嫂子把缝好的衣服里外翻过来给她看。阿重觉得嫂子是故意向自己炫耀，借以挖苦人。嫂子的话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暗示——你快点找个婆家也要做好缝制新衣裳的精神准备；

但也可以解释成是一种讽刺——你总是利用小姑子的地位欺负人。最后还说找个佐野那样的人，这最刺激她的神经了。

阿重哭哭啼啼地到父亲那里告状去了。怕惹麻烦的父亲，对嫂子连问都没问，第二天领着阿重到三越百货公司去了。

十一

又过了两三天，父亲那里来了两位客人。父亲生来喜欢交际，加之职业上的需要曾经广为结交。如今虽已退休，可能由于习惯或影响，同朋友之间的来往仍不断。不过，经常来往的人当中并没有达官显宦。刚才来的两位客人，一位是贵族院①的议员，一位是某公司的监查人。

父亲似乎同这二人在谣曲方面是至交，他们一来必把谣曲演唱一番。记得阿重曾按照父亲的吩咐学习了一段时间打鼓。因此，在这种时候她常被叫到客人面前打鼓。我至今还没有忘掉她那傲慢的表情。

我曾有意地骂过她："阿重，你的鼓打的虽好，可你那张脸太难看啦。我不是说坏话，你出嫁后可别打鼓啦。即使你丈夫是个谣曲迷，在那种大喜的日子里也只能感到厌恶。"正在一旁听着的阿贞把眼睛瞪得圆圆的，说："哎哟，说得过于严重啦，太过分了。"我也感到说得有点过火。可性情暴躁的阿重却一反常态，似乎根本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她还故意对我解释道："哥哥，尽管这样，我这张脸也还是最美的哟。至于打鼓，那可是够我呛的。我最讨厌那些演唱谣曲的客人来家里

---

① 相当于现在的参议院。

了。”我只顾注意阿重的表情，过去一直没发现她的鼓打的那么差劲儿。

这一天也是客人到家后一个半小时的光景，按预定开始演唱谣曲。我琢磨一会儿又要叫阿重，便有点嘲弄似的来到茶室。阿重正在使劲地擦拭聚餐用的饭桌。

“今天不去‘通通’地打鼓吗？”我有意问道，阿重带着佯装不知道的表情，抬头望着站在那里的我。

“我正在做饭，借口太忙，就没去呀。”

我想在乱糟糟的厨房和茶室里逗得过分，就会被母亲斥责，怪没意思的，便又回到房间里。

晚饭后出去散步一回来，还没等走到自己的房间，我就被母亲抓住了。

“二郎，你回来的正好，到里面去听爸爸的谣曲吧。”

我听惯了父亲的谣曲，所以听一支曲子还不觉得那么厌倦。

“演唱什么曲子？”我问母亲。母亲同我恰好相反，非常讨厌谣曲。“不知道演唱什么，你快去吧，大家正等着你哩。”母亲说。

我问清情况后刚要去里屋，看到阿重正悄悄地站在黑糊糊的走廊上。我不由得大声喊：“喂！……”阿重连忙摆手，示意我不要开口说话。

“你为什么一个人站在这黑暗的地方？”我凑到她的耳边问。她马上回答说：“不为什么。”然而，她看到我对这种回答不满意还站在那里时，又说：“刚才就催我好几遍‘快来呀！’‘快来呀！’的。所以，我事前告诉妈，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今天你又为什么这么客气？”

“因为我对打鼓已经厌倦了，太无聊啦。而且，下面要打的鼓又很难，我怎么也打不好啊。”

“佩服你，象你这样的女人也懂得一点谦虚精神，了不起呀。”我信口说了一句，便到里屋去了。

十二

那两位客人坐在里屋壁龛前面。二人都是仪表堂堂的人物。他们略微秃了的头顶和身后挂着的探幽①的三幅一套的挂轴十分协调。

两位客人只穿裤裙，把外褂脱在一边。三人之中，只有父亲没穿裤裙。父亲甚至连外褂都不好意思穿。

因为都是熟人，我朝正面的客人寒暄后鞠躬说：“请允许聆听……”客人装作惶恐的样子挠头说：“啊，实在是……”父亲又问我阿重为什么不来，我说：“听说刚才有点头疼，她很遗憾不能向各位问候。”父亲瞅着客人说：“阿重说心里不舒服，真是再健康的人也得急病呀。”又问我：“刚才听阿纲（母亲的名字）说是肚子疼，现在你又说是头疼，怎么搞的？”我想这下可糟了，便回答说：“大概两种情况都有，肠胃病好象会影响头疼，不过，不必担心，很快就会好的。”客人们絮絮叨叨地对阿重说些同情的话之后，说：“那么很抱歉，咱们开始吧。”

在听众当中，兄嫂在我之前已侧身彬彬有礼地坐在那里，我板着面孔挨着嫂子坐下了。“演唱什么？”我边落坐边问嫂

---

① 即狩野守信，1602—1674，江户时代“狩野派”的代表画家。

子。对谣曲既无素养又无兴趣的嫂子只说："听说是'景清'①。"此后再也无话了。

客人中，那位身材魁梧、满面红光的人扮演主角景清，旁边的贵族院议员演配角，父亲是东道主，担任了两个次要角色：景清的伴侣和随从。我多少还能听懂谣曲，从一开始就担心景清扮演的如何。哥哥在想什么呢？他露出一副茫然自失的面孔，仿佛在梦境中倾听正在衰落的上个世纪的声音。嫂子似乎很不愉快，甚至唱到最重要的"松门"②时，也感觉不到是人在唱，而是野兽在咆哮。我老早就对这个"景清"谣曲有兴趣。盲人景清的铿锵有力的词句，女儿千里迢迢来到日向国寻找父亲的态度，充满了悲壮的气氛，曾使我感动得落下一两次热泪。

然而，这一段本应是技艺纯熟的名演员严肃认真地担任各自的角色演出的。而刚才听到的只是靠音符勉强凑合出来的，所以，景清这个人物几乎不能引起听众的同情。

不大一会儿，景清的战斗故事讲完了，第一支曲子顺利结束。我不知怎样评价演唱的成果，心中有点不安。嫂子却打破寡言的常态，说："真是位勇敢的人啊！"我也回答一句："是啊！"这当儿，我本来认为大概不会说一句话的哥哥突然对红脸膛的客人说："曲子里有'我也不愧为平家''故事开始'③

---

① 谣曲名之一，世阿弥元清作，说的是在源平会战中，以勇猛无敌著称的平家大将恶七兵卫景清，被流放到日向国的宫崎，沦为盲人乞丐。景清曾同尾张国热田的一个妓女生下一个女儿。女儿现在镰仓的某妓院。她前来寻找父亲，但不知父亲的姓名，只是哭泣。后在当地人的帮助下，父女互通姓名，搞清了关系。景清便对女儿讲战斗故事，讲完后为死者祝福，同女儿诀别。

② 景清出生的地方，门口有松树，故名"松门"，为这段谣曲中最精采的部分。

③ 这是景清对女儿讲战斗故事前的开场白，大意是："听见涌到海岸的波涛声，晚潮也涨上来了。我也不愧为平家，故事开始，说几句开场白为各位消愁解闷。"

之类的台词吧，那句‘我也不愧为平家’的话可真有意思！”

哥哥本是位正直的人，他懂得要把自己所受的不撒谎的教育作为品德的一部分。因此，哥哥的评论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不幸的是，哥哥不是对谣曲的精采与否进行评论，而是说文字的优劣，所以，客人对此几乎没有反应。

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的父亲赞扬客人的唱腔说："哎呀，那个地方听起来非常有意思！"随后又说："说真的，提起此事我倒想起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正好可以把那些台词改成现代的通俗谣曲，把景清这个人当成女的，所以比谣曲更富有艳味儿。而且，这还是真人真事哩！"

十三

正因为父亲是位交际家，脑袋里才装着许多这类奇妙的故事。在客人交杯换盏时，父亲就临机应变讲上一段。我虽多年生活在父亲的身边，却也是第一次听到关于这位女景清的奇闻。我不禁竖起耳朵盯着父亲的面孔。

"我要讲的就是最近的事，而且是真事，不过事情的由来却是很早以前。说很早以前也不会从源平时代[1]说起，请各位放心。不过，距今总有二十五、六年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小职员，随身带个饭盒子……"

父亲这段开场白逗得大家发笑，然后才言归正传。故事的主人与其说是父亲的朋友，毋宁说是一个晚辈的风流韵事。不过，父亲不好意思说名道姓。我对出入我家的许多人，大致都记得

---

① 平安后期，从11世纪末到12世纪末的一个世纪。

他们的名字和相貌。可只对这位有奇闻的人，脑子里没有一点印象。我心想父亲如今大概在表面上不同此人来往了。

总之，事情发生在那人二十岁左右，当时他刚上高中，或者是高中二年级，父亲说得很含糊。不管怎样，对此我们不必介意。

"他是个好人，好人虽有各式各样，但他总算是好人。现在也如此，所以二十岁的时候肯定是个招人喜欢的少爷。"

父亲把他粗略地交代几句，又极简单地介绍了他同家中女佣人陷入某种关系的前因后果。

"原来，这家伙嘛，纯粹是个少爷，所以，听说他根本没有经历过男女情事。他一直认为女人能爱上自己这样的人是根本不会出现的奇迹。可是这种奇迹竟然从天而降，使他惊奇不已。"

听父亲讲故事的客人倒是一本正经地显出原来如此的神气，我却觉得非常滑稽。哥哥凄凉的面容上涌出个笑窝。

"而且，男方消极，女方积极，这就更怪了。我问那家伙是在什么场合发现那女人对你有意的，他板着面孔对我讲了许多，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我至今还记得。因为当时那家伙正在吃饼干什么的，女人过来了。我说也给我点饼干吧，话刚出口，便把那家伙咬剩的半块饼干抢过来放进嘴里了。"

父亲的话自然是以滑稽为主，把重要的正经话作为陪衬，因此听故事的人和我三个人只管笑，笑过之后似乎什么也没留下。而且，客人笑的技术好象在什么地方练习过，笑得非常好。在场的人，只有哥哥比较严肃。

"结果到底怎么样？圆满地结婚了吗？"哥哥问道，听语气不象是开玩笑。

“哎，我马上要讲下去的，刚才说过了，‘景清’这个人物就要出场喽。我刚才讲的只不过是个开场白。”父亲得意地说。

十四

据父亲说，这一男一女的关系有如夏夜的梦一样短暂渺茫。订婚时男方声明要把女方作为未来的妻子。不过，父亲特意说明这并不是女方提出的条件，只不过是男方迫于形势自然从嘴里迸发出来的一句充满感情的话，虽有诚意，却难以实现。

“就是说，双方年纪相同，一方是依赖父母过活的前途远大的学生，一方是受雇于人谋生的穷佣人。因此，不管怎样海誓山盟，在等待完婚的漫长岁月里，说不定要有什么变故。听说女方问道：您从学校一毕业就二十五、六，可我和您同岁，也老啦，那时您会同意吗?”

父亲讲到这里突然把话停住，往膝盖下面的银烟袋锅里塞满了烟。父亲一下子从鼻孔里往外喷出一股淡淡的青烟，这时我急不可耐地问：“他是怎么回答的?”

父亲一边用手掸烟灰一边望着我说：“我琢磨二郎一定会问点什么的。二郎，有意思吧？世上的人真是五花八门呀。”我只是“哎!”的回答了一声。

“其实，我也问了那家伙：你是怎么回答的？少爷说：我是知道自己的年纪和对方的年纪的，可我哪里能想到我毕业时女方有多大年纪！何况在我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想过我五十岁时对方也五十这么遥远的未来。”

“真单纯呀。”哥哥倒是有点赞叹的口吻。一直默默无言的客人连忙附和哥哥的看法，说：“太单纯啦！”“到底是年轻人，办事太死心眼啦。”

“可是，还不到一个星期，这家伙开始后悔了。女方倒很坦然，这家伙有点难为情了。正因为是个少爷才那么不争气。然而，他毕竟是个老实人，终于直接对女方提出了解除婚约，而且，满脸羞愧地说些对不起之类的话，对女方赔礼道歉。这么一来，他们二人尽管年纪相同，可由于对方是个女人，一听到‘对不起’这样充满稚气的话语，既感到可爱又觉得太愚蠢。”

父亲放声大笑，客人也跟着笑起来。只有哥哥露出哭笑不得的尴尬表情。在哥哥的心目中似乎这一切都是个严肃的人生问题。从他的人生观来说，甚至父亲的谈话方式都失之轻薄。

听父亲说，过了不久，女方便请假离开那家，再也没有露面。男方自此以后，有两三个月在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沉思什么。有一次，那女人说是到附近来的，顺路到家中看了看。即使这时，男方也借口在外人面前不方便等原因，几乎没说一句话。而且，当时正在吃午饭，女人同从前一样服侍他，他却象会见初次拜访的客人那样寡言少语。

女方自此以后再也不登男方的家门了。男方简直把那女人忘得一干二净，从学校毕业后就成了家。时光流逝二十年，一直到最近男方也没有同那女人有任何联系。

十五

“如果到此完结，那还是个普通的奇闻。可命运这种东西

是可怕的……”父亲又接下去说。

我想父亲要说什么呢，便紧紧盯住他的面孔不放。父亲讲的故事的梗概大致如下：

男方把女方忘了二十年之后，他们二人在命运的安排下不期而遇。地点是在东京的中心，而且是在有乐座举办“名人会”、“音乐会”之类的微寒的夜晚。

当时，男方带着妻子和女儿在事前定好的第几排池座就坐了。他们入场还不到五分钟，只见有位年轻的女人拉着刚才说的女方的手进来了。她们也象是用电话预定的席位，进来后被领到男方身旁的预约席及贴着纸条的地方顺从地就坐了。男方和女方就是在这种奇妙的地方，奇妙地挨着坐下了。更使人奇妙的是，女方同从前不一样，双目失明，毫无表情。她根本不知道周围还有什么人，只是侧耳倾听舞台上的音响。这对男方来说完全是想象不到的事。

男方见到坐在自己身旁的女人的面庞，先是大吃一惊，二十年前的往事一骨脑儿地倒涌出来；接着，男方发现从前那双黑眼睛凝视自己的脸。就是眼前这张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的女方的脸，他感到惊恐不安。

在十点钟以前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席位上的男方，几乎听不见舞台上在演唱什么。他只是对女人分别后直到今天的命运做种种设想。女方看不见也不知道在她身旁的从前的那个人，她根本不会意识到，她只不过是在自然走向衰落的过去的音乐中痛苦地回首自己年轻的往事。她在浓眉中已流露出这种神色。

二人突然邂逅又突然别离。他在分别后也常常想起她，特别是惦记着她那双眼睛。于是，男方想设法弄清女方的住

址。

“男方由于是个十分正直而又热心的人，因而终于弄清了。女方所在的街道也问了，但由于太烦琐而又忘啦。后来男方又去有乐座找到招待人员东问西问，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女方住在什么地方?”我想要问个究竟。

“这是个秘密，姓名和住址都不能说，我们有约定呀。好歹问到了，不过那家伙托我去拜访那盲女人的家。他打的什么主意我不知道，总之，好象是好久未见面想探望一下。不过，他可没这么说，他有学问，罗列了好几条听起来象那么回事的理由。说穿了，他是想把过去和现在之间连结起来才放心。而且，女方怎么变成盲人的？这也使他大伤脑筋。不过，事到如今，他不想同女方建立新的关系，在老婆孩子面前，他本人更不想有意去拜访了。何况他从前同女方分手时还胡扯了一些多余的话。他曾说：‘我想做点学问，不到三十五、六就不讨老婆。因此，不得已才同你解除不久前的婚约。’可这家伙从学校一毕业就结了婚，良心上说不过去，心里不好受，这才决定让我去。”

“哎呀，您真糊涂!”嫂子说。

“我虽糊涂，可到底还是去了。”父亲说。客人和我都挺感兴趣地笑了起来。

十六

父亲有一种让人看不见的滑稽。也可以说他是位坦率的人，或者说是一位直爽的人。

“父亲全靠这个弄到自己的地位的。实际上，这就是社会

吧。正经地做做学问，认真地思考思考问题在社会上一点也吃不开，只能遭人白眼。”

哥哥曾在背地里把这种还不是很完整的感慨说给我听，又象是怨言，又象是厌倦，又象是嘲讽，又象是事实。从性格上说，我不象哥哥，反倒象父亲。而且，由于年纪轻，对他说的意思没有象现在理解得这么透彻。

总之，父亲在男方的要求下，愉快地答应前去拜访，大概也是来自天生的好奇心吧。我是这样解释的。

父亲不久就访问了那个女盲人的家。临行时，男方说带点礼物，便把一百元的钞票包好系上礼绳，外加一个大糕点盒交给了父亲。父亲接过后，雇辆车到女方家去了。

女方的家虽狭小却很整洁，而且让人住着心情舒畅。廊子的角落里放着雕成圆形的花岗岩的洗手盆，毛巾架上甚至挂着一条三越的略新毛巾。家中似乎人口很少，寂然无声。

父亲说：在这间向阳而有点象茶室的小客厅初次会见女盲人时，真有点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这个人一说不出话就要丢丑现眼，真愁人呀。不过，反正对方是个瞎子。”

父亲故意这么说，以便引人入胜。

父亲当场终于讲出了男方的姓名，取出礼物放到女人面前。女人由于双目失明，只是摸搓着点心盒，尔后恭恭敬敬地道谢说：“多谢盛情……”女人又拿起点心盒上的纸包，有点诧异地问：“这是什么？”父亲就是那种脾气，哈哈大笑说：“这也是礼物的一部分，请收下吧。”于是，女人拿着礼绳的结扣反问道：“是不是钱啊？”

“不，微不足道——不过，是××君的一点小意思，请收

下吧！”

父亲说完，女人把纸包“叭哒”一声扔到席子上。女人把闭着的双眼紧紧对着父亲，明明白白地说：“我现在是寡妇了，不过，直到前不久还有一个很有声望的丈夫。孩子现在也很健康。不管从前有过什么关系，如果我接受别人的钱财，就对不起让我能在今天舒适度日的已故丈夫的在天之灵。因此，这钱奉还给您。”说完，女人落了泪。

“这下可把我难住了。”父亲巡视大家一圈说，只是在这时才没有一个人笑。我也在心中琢磨父亲再有办法恐怕也无能为力了。

“当时，我虽然给难住了，却想到：假如把那个景清扮成一位女人，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我真佩服啊！我为什么会想起景清呢？不只因为双方都是瞎子，因为女方的态度……”

父亲在沉思。坐在父亲斜对面的红脸膛的客人仿佛解开一个复杂谜语似的说：“因为他们的思想感情很相似啊！”

“完全是思想感情相似。”父亲当即表示同意。我想至此父亲大概讲完了，便以评论整个故事的口吻说：“果然是个有趣的故事。”可父亲又插进一句：“下面还有哩。而且更有趣，特别是二郎这样的年轻人听起来。”

十七

当时，女方意外的态度把父亲的话打断了，父亲不得已想起身告别。女方脸上这才洋溢起女人特有的表情，连拉带扯地挽留父亲。女方又问：××是何时何地看到她的？父亲毫不隐瞒地把上次有乐座的事讲给她听。

“听说他恰好坐在你的身旁。你大概是一点也不知道，但××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可能在他妻子和女儿面前不便开口吧，他什么也没说就回家了。”

父亲当时还是第一次看到泪水顺着女人的脸淌了下来。

“对不起，你的眼睛患病是在很早以前吧？”父亲问。

“我身体变得如此不方便已经有六年了，是我丈夫死后还不到一年的事。我不同于天生的盲人，当时很不方便。”

父亲无法进行安慰。父亲又说：女人所说的丈夫大概是个承包商，在世的时候虽耗费不少钱财，却也留下相当的资产。即使女方现在双目失明，一个人也能靠这笔财产生活得很好。

女人有一个以对他人自豪的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虽未上高中，却在银座附近的商会找到了工作，收入满可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女儿是在商业区长大的，似乎在专心练习歌谣和三弦。女人通过回忆这一切，除××的影像在记忆中留下一点烙印外，再也想不到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了。

父亲谈有乐座的情况时，女人眼泪汪汪地说：“真是再也没有比盲人更可怜的了。”这更刺痛了父亲的心。

“××现在做什么？”女人露出仿佛想到空中有什么东西似的眼神问父亲。父亲无保留地告诉她××从学校毕业后的经历，尔后又说：“现在他很了不起，同我这样的老朽可不一样呀。”

女人没有听进父亲的话，直率地问：“想必娶了一位漂亮的夫人吧？”

“哦。已经有四个孩子了。”

“大孩子几岁啦？”

“大概是十二、三吧，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呀。”

女人一声不吭不断地扳着手指计算什么。父亲瞅着她的指头，心想说了不该说的话，可已无法挽回了。

过了一会儿，女人只说“不错啊！”然后凄然一笑。这种笑法使父亲奇异地感到比哭泣和发火还厉害。

父亲把××的住址明白地告诉了女人，说：“有工夫请来玩，顺便把小姐也领来。那是个挺象样的家呀。××也说，若是晚上来，一般是可以见到面的。”这当儿女人突然紧蹙双眉说：“那样堂皇的门第，可不是我们这种人能够出出进进的！”女人沉思了一会儿，似乎控制不住自己，以严肃的口吻说：“不能去，对方即使命令我去，我也得谢绝。然而，我心中有一个一辈子的愿望想问问他。我想再不会有缘第二次见面了，因此，只是那件事让我知道后，我就想愉快地告别了。”

十八

父亲年纪这么大，可胆子太小。所以，女方说这番话时，他心中惴惴不安地想：这话该多么吓人呀。

“多亏对方眼睛看不见，自己的狼狈相未被发觉就算完了。”父亲特别补充了一句。当时女方说：

“如您所见到的，我自从患眼疾以来，什么颜色也看不见。连看一下世上最明亮的太阳也不可能了。到外面去，若是没有女儿照顾是不成的。世上有多少人即使上了年纪一个人还能自由走动，我一想到这点便倍感辛酸，不知我前世做了什么孽才有这种报应啊！我眼睛虽然瞎了，却也不那么痛苦，只是在两眼完好睁得大大的时候，未能看到别人的内心，这才是我最感痛苦的！”

父亲只是说“确实如此。”“说的对。”其实父亲一点也不明白女人的意思。父亲坦白地说他完全没有这种经验。女人听了父亲含糊不清的回答，便追问道：“对吧，是不是这样呀？”

“当然是有这种情况的。”父亲说。

“若是有的话，你特意受××的委托到这里来，岂不是没有好处吗？”女人说。父亲越来越尴尬。

这时，我无意中瞥了哥哥一眼，把哥哥的神经紧张的眼神同嫂子挂着一丝冷笑的嘴唇相对照，我蓦地发现他们之间最近产生的奇妙关系。在他们的隔阂之中，我也卷进来了。这种令人厌恶的气味毫不容情地向我扑鼻而来。父亲虽是凑凑热闹助兴的，可为什么偏偏要讲这种话呢？我心中渐渐不安起来。可是，一切都晚了。父亲装模作样地又信口把话头讲下去了。

“我还是不明白，便直截了当地问女方，我受××的委托特意来到这里，还没听到你谈重要的问题就回去，对于你自不必说，从××来说，想必也不是他的本意，所以，请把你的心里话都告诉我好吗？否则，我回去之后也不好向××交代呀！”

这时，女人的脸上露出决心把话讲明的表情，说：“那么，我就说。您也是代表××特意来找我的，想必你们有很深的交情吧。”女人简单客套了这几句之后，便把心里话对父亲挑明了。

××同她订婚不到一个星期便想取消婚约，是因为受周围的压力迫不得已而为呢，还是因为另有什么不中意的地方，订婚之后忽然发现而提出退婚呢？女人最想知道的就是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女人急切地盼望着挖出××心灵深处隐藏二十多年的秘密。对她来说，不能确切了解曾经海誓山盟的人的心，远比失

去天下人都有的两只眼睛而几乎被人视为残废更为痛苦。

“爸爸，您是怎样回答的呀?”哥哥突然问道，脸上的神色与其说充满一般的兴趣，毋宁说是一种异样的同情。

“我说，我也没法说得清，好啦，我担保他本人没有一点轻浮的行为。”父亲倒把这种敷衍塞责的话对哥哥吹嘘了一番。

十九

哥哥问：“女人对您的回答感到满意吗?”在我看来，哥哥这句问话里充满了不可侵犯的威严，使我感到这是一种信念的力量。

父亲不知是否注意到了，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开始时好象不满意的样子。当然，我说的话，唉，也并不是那么有根据，说真的，正如刚才我对你们讲的，男方完全是个少爷，顾前不顾后的，不会说出什么正经话。可这家伙一旦同女人有了关系就后悔不那么干就好了。这肯定也是事实。”

哥哥面色难堪地望着父亲。父亲有意用双手把他的长脸摸了两次。

“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是有点顾忌，不过……”哥哥说。我猜想哥哥会发表什么议论呢?看情况可能从半截把矛头转到不给在场的人带来麻烦的方向。于是，哥哥接着说：

“男人在满足情欲之前，把超过女方的炽烈的爱献给对方，可一旦事成，男人的爱便逐渐凉了下来；相反，女方一旦确定了关系，会越发爱男方。不论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社会现实来看，我认为这恐怕都是实际情况。因此，那位男子也受这一原则支配，后来对女人不感兴趣，结果就拒绝结婚

了。”

“您的话很怪呀。我是个女人，不懂得那样复杂的道理，可还是第一次听说哩。很有意思。”

嫂子说这话时，我发现哥哥脸上露出不想让客人看到的厌恶的表情，便想说点什么遮掩过去。这当儿父亲抢在我前面开口道：

“从做学问上说，也许有种种解释。可怎么说呢，实际上就算男方嫌弃了那个女人，但他本人还是慌了手脚，这是第一。再说，由于他胆小、轻率而又正直，即使不那么嫌弃也会提出退婚的。”

父亲说完，显出满不在乎的神气。

当时正把谣曲本放到壁龛前面的一位客人，对着父亲说：

“不过，女人总是很固执的啊！二十多年了，那件事还装在心里。您真是积了大功大德啦。只要说些话让她放心，就不知给那位眼睛看不见的女人带来多大的喜悦。”

“这种情况就得灵活处理，见机行事嘛。一切事情如果都能这么办，那不知为双方带来多少好处。”

其他客人也跟着这样说。父亲开口道：“不，不敢当。”然后挠着头得意地说：“实际上，如我刚才说的，最初这种事很难打消疑团，我也有点棘手。我说了许多漂亮话，胡编乱扯一通，终于使那女人满意啦，可费了牛大的劲呀。”

过了会儿，客人把谣曲本包在包袱里，从露水浸湿的门钻出去了。大家随后聊些家常，只有哥哥愁眉苦脸的，一个人回书斋去了。我照例听着哥哥趿拉一双拖鞋发出冰冷而沉重的响声，最后“咯噔”一声把门关上了。

二十

两三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这工夫，秋色日渐加深。每当向院子里眺望，鲜艳的雁来红总映入我的眼帘。

哥哥坐车到学校去了。从学校回来后，大体上到书斋干点什么。家里的人也很少有机会见面。有事时我上二楼去，所以二楼的房门常常故意敞开着。哥哥总是翻阅大部头的书本，否则就是用自来水笔写小字。最引我们注目的是他茫然在桌子上两手托腮的时候。

他仿佛在专心致志地思考着什么。他是位学者又善于思索，默默沉思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谁看到他开着门那个模样，谁都说感到冷冰冰的，不等办完事就出来了。连关系最深的母亲也似乎认为去书斋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二郎，所谓学者都是这样古怪吧?”母亲问我时，我为自己不是学者而感到莫名其妙的幸福。因此，我只是嘿嘿地笑着。可母亲却带着严肃的神情说：“二郎，你若不在，家里会寂寞的不得了，尽管这样，你也要快点娶个好媳妇另起炉灶哟!”我从母亲的话音里显然体会到一种意思：只要我组织一个新家庭独立门户，哥哥的情绪就会有所好转。我心中也犯疑：哥哥现在是不是正考虑这种离奇的事呢？不过，我既然已到了成家的年龄，现在的收入好歹总可以糊口，因此，这种念头甚至老早就在我的不大喜欢思考的头脑中闪现过。

我对母亲说：“噢，到外面去倒也容易，您要我明天走，我明天就走。然而，媳妇若是象个哈巴狗，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丢在路上就捡回来，那种作法我可不答应!”母亲刚说“那当

然……”我有意打断她的话说：

“尽管在妈的面前，我还要谈哥哥同嫂子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本来就错综复杂。我老早就同嫂子相识，所以好象使妈很放心不下。可是，从根本上说，哥哥除做学问外，不舍得浪费时间，一切都得别人代劳，他自己什么也不动手，俨然以‘华族’① 的派头自居，这很不好呀。做学问的时间再宝贵，学校的课程再重要，可妻子总要和你共同生活一辈子。如果让哥哥说，他又要以学者身分提出意见，可对于我们这些不具备学者资格的人来说，决不会那么干的。”

我在起劲地讲这些无聊的道理时，母亲的眼睛里不知不觉渐渐含满了晶莹的泪水。我为之一惊，不往下说了。

家里人对哥哥是那样顾虑重重，敬而远之，而我不知是脸皮厚呢，还是太不客气了，我去敲哥哥的书斋门同哥哥拉话比别人都多。一进屋里，连我也有点拘谨，可过了十分钟，哥哥快活得简直象另一个人。甚至有时我主要是显示一下自己改变哥哥痛苦心情的本领，恰似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一种手段似的，我以这种态度故意出入哥哥的书斋。坦白地说，我突然被哥哥抓住差不点陷入绝境的时刻，实际上也是我最得意的一瞬间。

二十一

当时，我说了些什么，如今确实不记得了。好象是哥哥问我台球的历史后，特意让我看路易十四② 时代铺有铜版画面子

---

① 明治维新后被赐给爵位的人及其家族，战后已废除。

② 1638—1715，法国国王，在位期间曾建造凡尔赛宫。

的台球台子。

我每次到哥哥的房间总是以这类问题为谈话的引子，“是！是！”地听他谈新得到的知识，这是最保险的。不过，我也健谈，同哥哥不同的地方是我经常装成颇有学问的样子，卖弄什么“文艺复兴”啦，“歌德建筑”啦这些词藻。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只谈点与众不同的话就走出书斋。不过，这一次哥哥来了兴致，给我看过铜版画之后，讲起了他所擅长的什么“遗传”和“进化”的学说。一般说来，我说不上话，只是默默地听他谈。这当儿，哥哥突然问我：“二郎，你是爸爸的儿子吧？”我带着迷惘的神情回答说：“是的。”

“因为是你我才对你说，说实在的，我们的爸爸有一种奇怪的轻佻。”

我从前就知道哥哥评论父亲肯定是对的，可在这种场合，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应酬哥哥才好。

“那恐怕不是您所说的‘遗传’和‘性格’吧。如今的日本社会不搞这一套就行不通。所以，是不得已而为的吧？世上岂止爸爸，还有更让人受不了的轻佻哩。哥哥整天在书斋和学校里深居简出，也许不了解这些呀。”

“这我也知道，同你说的一样。当今的日本社会——也许西方也是如此——培养出来的人都是些油腔滑调的谄媚者，这样的人才能存在下去，真没办法！”

哥哥说着，沉默片刻后低下了头。过一阵子，抬起了懒洋洋的眼睛。

“然而，二郎，很遗憾呀，父亲天生就是这种性格哟。不管生在什么社会，要想超脱这种性格而存在，对父亲来说是很难办到的。”

研究如此高深学问简直成了书呆子的哥哥，在家中不仅被视为一个古怪的人，甚至一天天疏远生身父母。我望着眼前这位哥哥，不禁低下头凝视着自己的膝盖。

“二郎，你也和父亲一脉相承呀。一点也没有诚实的气质。”哥哥说。

我虽然同哥哥一样容易无名火起，性情粗野，但在这种情况下听了哥哥这番话，心里一点也没萌发愤怒的念头。

“姑且不谈我吧，甚至把父亲都和世上轻佻的人一样看待，太过分了。哥哥一个人整天关在书斋里才会有这种偏见啊。”

“那么，你给我举个例子好吗？”

哥哥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我不由得闭上了嘴。

“前几天演唱谣曲的客人来家时，父亲讲过女盲人的故事吧。当时，父亲堂堂代表什么人去见女盲人，只一句话就把那女人二十多年不解的烦闷给搪塞过去了。我当时为那女人暗自流了泪。虽然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没有对她深表同情，但说实在的，我是为爸爸的轻薄而流泪，真可悲啊！……”

“如果用这种眼光看那女人，那么，什么都是轻薄的吧。不过……”

“我说这件事只不过是证明你继承了爸爸的缺点。我把阿直的事托给了你，总等着你向我汇报，可你总是言不及义，躲躲闪闪地装糊涂……”

二十二

“说我装糊涂，可有点冤枉我呀。我是既没有说话的机

会，又没有说的必要嘛。”

“机会每天都有。你觉得没有必要，我还觉得有理。那可是我特意求你办的事呀。”

我当时紧张得一下子喘不上气来。实际上，自那件事之后，我一个人到哥哥面前认真地谈论嫂子的事是非常痛苦的。我硬是想把话题扯到一边去。

“哥哥已经不相信爸爸了，我也是爸爸的儿子，所以您似乎也不相信我了。不过，这同您在和歌浦说的话完全是矛盾的呀。”

“我说什么来着？”哥哥面有愠色地反问道。

“当时您不是这样说的吗？你继承了正直的父亲的血统，是信得过的，所以才把这件事告诉你，拜托你。”

我这么一说，这次哥哥露出好象突然喘不上气的样子。我琢磨是时候了，便有意比平时加重语气说：

“因为是我们约定好的事情，关于嫂子，我现在在这里对您把当时的前后过程都谈谈也无妨。本来，我认为挺无聊的，没有机会就不想谈；即使谈，也只言片语地谈几句了事。哥哥既然也没放在心上，我认为也没必要谈，所以一直拖到今天。——然而，我既是一个被迫奉命出差的下级官吏，就必须向上司汇报，那也没办法。现在我马上谈谈我见到的情况。我事前声明一下，我的汇报里决不会有您所期望的奇妙的幻想。本来您头脑里的幻想，客观上什么地方也不存在！”

哥哥听了我的这番话一反常态，脸上的肌肉几乎纹丝不动。只是把双肘支撑在桌子上发愣，连眼睛也低垂着，我一点也看不到他的表情。哥哥有个毛病，他似乎深明事理，又轻易丢开事理。我只是见他脸色有点苍白，猜想他到底被我那番激

烈的言词打动了。

我从放在那里的烟盒取出一支香烟点燃后，看了看从我鼻孔里冒出的青烟，又瞅了瞅哥哥的表情。

“二郎。”哥哥终于开口说，那声音是有气无力的。

“什么?”我应道，我的声音倒有些傲慢。

“关于阿直的事，我可没问你什么呀。”

“是啊，这对哥哥，对嫂子以至对爸爸都有好处啊。请您成为一个善良的丈夫吧，这样，嫂子也会是个善良的夫人。”我的口气象是为嫂子辩护，又象是规劝哥哥。

“你这个混蛋!”哥哥突然大声叫道。那声音恐怕下面都听到了，而我紧挨着哥哥坐在那里，心中简直受到意外的震惊。

“正因为你是爸爸的儿子，也许比我更会处世，可你并不懂以诚相见。事到如今，难道我还要听你讲阿直的事吗？你这个浪荡公子!”

我的腰不由得从坐着的椅子上倏地抬起来，朝门口走去。

“我听了你那番同爸爸一样虚伪的自白，怎能指望你来汇报呢?!”

我边走边感到哥哥的猛烈言词敲击着我的脊背，随后我关上门来到了昏暗的楼梯。

二十三

自此以后，大约有一个星期，除晚饭外，我未曾同哥哥打过照面。平素大家甚至认为我有义务把饭桌搞得热闹些，由于我突然沉默不语，桌子上变得冷冷清清的。不知在哪儿鸣叫着的蟋蟀声都使坐在桌旁的人感到皮肤上有一种凉意。

在如此寂寥的团圆之中，阿贞除考虑一天比一天临近的婚期外，仿佛再也没有什么天地了，只是把盘子放在膝盖上服侍大家。性格开朗的父亲对周围并不关心，一味信口开河，谈他自己特有的话。然而，同平素一样，谁对他的话也没有反应。看样子，父亲一点也没预料到这种情况。

只有芳江经常在饭桌上成为大家的笑料。母亲等人谈话停下来感到不安时，总是勉强找个"芳江，你……"之类的话题应付一阵子，这已成了习惯。可这种造作的姿态马上刺激了哥哥。

我每当离开饭桌回到自己房间时，好容易松口气似的吸一支香烟。

"真无聊。比素不相识的人在一起聚餐还无聊。别人的家庭也许都是这么不愉快吧。"

我经常这样想，决心早点离开家门。饭桌气氛过于冷淡时，阿重总跟在我身后，象追赶我似的来到我的房间。有时她什么也不说，在那里抽抽搭搭地哭，有时恶狠狠地瞪着我，指责我为什么不快点向哥哥认错。

我越来越讨厌这个家。我本来性急，却又不够果断。我这次下决心去住小旅店或租间房子，以便暂时宽宽心。我到三泽那里商量去了。我对三泽说："你在大阪等地病了那么久可不好啊。"他回答说："你在阿直身旁粘糊得那么久才不好呢。"

我从京都、大阪回来后，有好几次见到他。可关于嫂子，我未曾对他谈过一句。他对嫂子也是只字未提。

我这是第一次听他从嗓子里说出嫂子的名字，而且听出他的话是指嫂子同我之间的既可理解很深、又可理解很浅的关系。我向三泽投以惊异和怀疑的目光。三泽认为我的目光中含

有愤怒，便说："不要发火嘛！"又接着说："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感到被一个疯女人而且是死了的女人爱上了，暂时会安全的，可心里肯定没有把握。然而，由于不会引起麻烦，相互之间怎样热恋也无妨。"我默不作声了。他笑嘻嘻地捅着我的肩膀问："怎么样？"我一点也不理解他的态度是当真，还是开玩笑。当真也罢，开玩笑也罢，我无意对他做任何说明或辩解。

即使这样，我还向三泽打听了一两处适当的住处，临回来时顺便去看看我的房间才回家。到家后，我第一个把阿重叫来，告诉她："哥哥也听你的劝告，就要搬出去啦。"阿重眉宇间现出既感到意外又象是不出所料的神情，紧紧盯着我的面孔。

二十四

作为兄妹来说，我同阿重的关系并不太好。我把自己到外面的事首先告诉她，与其说是兄妹之爱，毋宁说是妹妹对我挖苦讽刺的结果。这当儿，眼看阿重的两眼就噙满了泪水。

"你快搬出去吧，我到什么地方也无所谓，早一天出嫁就是了。"

我一声不吭。

"哥哥大概是一旦出去就不再回家，马上娶个媳妇独立生活的吧？"她又问道。

我当着她的面说："那当然喽。"这时，阿重一直忍着的眼泪簌簌地落到膝盖上。

"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呀？"我连忙以温和的语调问道。实际上，关于此事我没有料到阿重会流一滴泪。

"因为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只听清了这一句，其它在耳朵里都不成句，全给她抽抽搭搭的声音搅得听不清了。

我照例开始吸烟，老老实实地等着她停止哭泣。不大会儿，她用袖子揩揩眼睛站起来了。我看到她的背影，突然感到她很可怜。

"阿重，我总好同你吵架，今后很少有机会象过去那样吵嘴了。喂，咱们和好吧，握个手。"

我说着伸出了手。阿重反倒不好意思地犹豫了一下。

我琢磨从现在起要逐渐向父母挑明自己到外面去的决心，一一征求他们的同意。只是最后要到哥哥那里去，也要重复一下同样的决心，这一点倒伤脑筋。

向母亲讲明此事，记得是在第二天。母亲对我这个突然的决定似乎很吃惊，说："我原以为反正你要出去，就等订了婚以后。不过——唉，没有法子呀！"说完，失望地看了看我。我马上要去父亲的卧室，母亲急忙从后面把我叫住了。

"二郎，你即使离开家……"

母亲说到这里就憋住了。我不得不在原处站着问："什么事？"

"你对哥哥谈了吗？"母亲突如其来地问道。

"还没有。"我回答说。

"你直接对哥哥讲一下倒好些，因为硬叫父母去转达，反而会伤感情的。"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尽可能把事情办好再走。"

我这么一说，便走进父亲的卧室。父亲正在写一封长信。

"大阪的冈田最近又来信询问阿贞的婚事，所以我总想写回信，可一直拖到今天。我想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此刻

我正在提笔写信。顺便说一句，你来信中写的‘拜启’的‘启’字写错了。如果是连笔字，就应该象个连笔字的样子。”

长信的一头恰好放在我盘腿坐着的膝盖前。我横扫一眼“启”字，根本看不出什么地方错了。父亲动笔写信时，我心里品评着壁龛上插养的黄菊以及后面的挂轴之类。

二十五

父亲一面把长信从底部向上折起，一面对我说：“有什么事？又是钱的事啊？钱可没有啦！”说完，在信封上写收信人的姓名及地址。

我很简略地谈了自己的决心，稍后又补充一句“久蒙关照……”之类的话。父亲只是说：“嗯，是啊。”不大会儿，父亲把邮票贴在信封的一角上，对我说：“你按一下那个电铃。”我说：“让我给您寄出去吧。”便把信接了过来。父亲提醒我说：“把你住的小旅店的门牌号写下来，交给你妈好了。”然后，他对壁龛上的画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听完后便走出了父亲的卧室。至此，没去道别的只剩哥哥和嫂子了。前几天那件事之后，我同哥哥几乎没有亲切地交谈过。我对他没有勇气发火。如果发火，前几天我被他骂出书斋时，就已经够激昂慷慨的了。我不是那种背后飞来个小石膏像就感到害怕的人。然而，只是在这时，我仿佛觉得再也没有勇气发火了。我象一个窜进屋子里的幽灵又忽地窜出来一样，无力地退却了。后来，我怎么也没有胆量敲哥哥的书斋门去心甘情愿地向他道歉。这样，我每天只是在晚饭的桌子上见到他那副苦相。

我近来同嫂子也不大搭话。与其说近来，毋宁说从大阪回来之后更为恰当。她单独有一间放置自己衣柜之类的小房间。不过，她同芳江两个人在那里玩的时间，每天加起来也没有多长。她每天大体上同母亲在一起，帮助做些针线活什么的。

我向父母讲明自己未来打算的第二天早晨，在从厕所通向浴室的廊子上忽然遇见了嫂子。

“二郎，听说您要到小旅店去啦。不喜欢这个家吧?”她忽然问道，听口气象是不知什么时候从母亲那里听到了我说的话。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哦，不久就搬出去。”

“那样就少惹麻烦了吧?”

她以为我会说点什么，盯盯地看着我的脸。可是，我什么也没说。

“那么，早点娶一位夫人吧。”她又说道。我还是一言不发。

“您还是早点好。我给您物色一位吧?”她又问我。

“就拜托你了。”我这才开口。

嫂子薄薄的嘴唇两端流露出轻蔑的笑，象是看不起我，又象是戏弄我。然后，故意加重脚步向茶室走去。

我默默盯着靠在浴室和厕所之间的水泥地角落里的大铜盆。这个盆直径有两尺多，又重又大，一个人都拿不起来。我从小看到这个脸盆就觉得挺好玩的，心想这一定是大人们沐浴净身用的。铜盆如今积满灰尘，脏得很难看。透过低矮的玻璃门可以望到我从孩提时代就难以忘怀的秋海棠。秋海棠每年都是一个颜色，显得很凄怆。记得我同哥哥站在那前面，经常在初秋时打掉门前的枣子吃。我现在虽是个青年，但发现自己背后如此天真无邪的往事正不断地成为过去时，一种抚今追昔之

感便油然而生。我又联想到此刻的变化：我不得不同这位当年是孩子头的哥哥进行不愉快的交谈，然后离开这个家。

二十六

那天我从办公室回来时问阿重："哥哥呢？"阿重回答说："还没回来。"

"今天到什么地方转转去了吧？"我又一次问道，阿重说："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去书斋给你看看贴在墙上的时间表吧。"

我只要求哥哥回来后通知我一声，便谁也没见，进房间里了。脱西装也太麻烦，就那么穿着躺下，不知不觉便沉沉入睡了。我被一个不安的梦袭扰着，其变幻复杂无法向他人解释。就在这当儿，阿重忽然把我叫醒了。

"大哥回来啦。"

话音传进我耳朵时，我马上起来，可神智还不清醒，边走边继续做梦似的。阿重在后面提醒我："哎，洗洗脸再去吧。"我昏昏沉沉的，觉得没有必要洗脸。

我就这样到哥哥书斋去了。哥哥也还没脱西装。他听到开门的声音，连忙回头瞅瞅门口，目光之中显然流露出他已有某种预感。他从外边回来时，嫂子总要领着芳江给他拿来平日的和服，这是当时的习惯。我曾在一旁听到母亲吩咐嫂子说："你要这样做呀。"我虽然迷迷糊糊的，但从哥哥的眼神中也觉察到与其说他在等着换穿日常的和服，不如说他在等待嫂子和芳江。

我正因为睡眼惺忪，才若无其事地突然推开他的房门。他

看到我在门前，一点没有发脾气的迹象。然而，他只是默默地打量着我这身西装打扮，看样子不想马上说什么。

“哥哥，我有几句话要说……”我终于开腔了。

“到这边来。”

他的口气很冷静，而且听起来似乎对前几天的事一点也不介意。他特意将一把椅子放到我面前，对我指了指。

我故意不落坐，手放在椅子的后背上，把同父母谈的大体差不多的话对他寒暄了一番。哥哥以值得尊敬的学者的风度静听着。我做了简单的说明后，他也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悲伤，以接待平常来客的态度说：“你先坐下。”

他穿一身黑色晨礼服，吸着味道不大香的纸烟。

“出去就出去吧，你也是个大人啦。”说完，往外喷吐一股烟，然后又接着说：“不过，大家若认为是我撵你出去的，可就不好办了。”我回答说：“不会的，我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出去的。”

我昏昏沉沉的脑袋此刻逐渐清醒过来，想尽快从哥哥面前退出去，便回头望了望门口。

“阿直和芳江好象正在洗澡，谁也不会上来的。别那么着急，有话慢慢谈，开开电灯吧。”

我起身开电灯，房间亮了起来，然后，取出一支哥哥吸的那种香烟点燃了。

“一支八分钱，烟的质量太差了吧。”哥哥说。

二十七

“打算什么时候出去?”哥哥又问。

“我想在这个星期六左右。”我回答道。

“一个人出去吗？”哥哥又问。

听到这个奇怪的问题，我茫然盯着哥哥的脸。他要么是故意说这种不礼貌的讽刺话，要么是头脑有点不正常，很难说是哪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知道怎样对付他才好。

他的话平时听起来就充满讽刺味道，不过，这是由于他的智力超群而造成的，此外并无其它的恶意。这一点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只是刚才这句话总震动着我的鼓膜，震得热辣辣地嗡嗡直响。

哥哥瞅着我嘿嘿发笑。我甚至从他的笑声中看见了歇斯底里的影子一闪而过。

“你当然想一个人出去吧，因为没有必要领谁啊。”哥哥说。

“那当然，一个人想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我也想呼吸新鲜空气。然而，这么大的东京竟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呼吸到新鲜空气。”

我一方面对这位喜欢孤独的哥哥感到可怜，另一方面对他的过敏的神经感到可悲。

“到外面旅行一下怎么样？也许心情会畅快些。”

我这样说时，哥哥从西装背心的内袋里掏出了怀表。

“离吃饭还有点时间。”说着，他又坐到椅子上望着我说：“喂，二郎，我们经常拉话的机会不那么多了，饭前你就在这里聊聊吧。”

我“哦”的一声，但屁股一点也没坐下，而且也没有什么话题。这当儿哥哥突然问我：“你知道保罗和佛朗切斯卡的恋

爱[1]吗?"我露出似懂非懂的表情，没有马上回答。

据哥哥说，保罗是佛朗切斯卡的小叔子，保罗同佛朗切斯卡瞒着哥哥相爱，结果被佛朗切斯卡的丈夫发现，二人均被杀。这个悲剧在但丁的《神曲》[2]中有描写。我与其说对这个悲剧表示同情，毋宁说对有意讲这个故事的哥哥的心绪产生一种令人厌恶的疑念。哥哥在难闻的烟雾中始终注视着我的面孔，对我讲这个不知是十三世纪还是十四世纪的意大利的古代故事。我当时好不容易克制住了心中的不愉快。故事一讲完，哥哥突然向我提出一个意料不到的问题：

"二郎，世人为什么把故事中最重要的丈夫的名字忘掉了，而单单记住了保罗和佛朗切斯卡？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无可奈何地说："大概同《三胜半七》[3]的故事类似吧。"哥哥对我的意外的回答似乎有点愕然，可最后还是说：

"我是这样解释的。自然形成的恋爱实际上要比人为的夫妻关系神圣得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的耳鼓里只会响起一种声音：摒弃狭隘的社会所产生的束缚人的道德观念而赞美大自然的法则。不过，当时人们都站在道德观念一边，

---

① 保罗和佛朗切斯卡是但丁的叙事长诗《神曲》中《地狱·第五篇》所描写的犯贪色罪的人。据传是十三世纪意大利的真实人物。保罗是某领主的次子，佛朗切斯卡是另一领主的女儿。这两个领主曾达成妥协：佛朗切斯卡嫁给保罗的哥哥。保罗的哥哥虽是勇士，却是个面貌丑陋的残废人。因此，让美男子保罗代替哥哥去迎亲。佛朗切斯卡出嫁后，便同保罗有秘密勾搭。一次在秘密约会时被哥哥发现，二人均被杀。

② 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的代表作，分《地狱》、《炼狱》、《天国》三部。

③ 三胜是个妓女，她同有妇之夫半七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三胜的哥哥虽为他们承担了罪过，但三胜、半七最后还是殉情身死。

谴责那两个人的关系是一种不义行为。然而，这好象是一场阵雨，道义只能在发生问题的一瞬间起作用，阵雨过后，剩下的只有春天白日，也就是保罗和佛朗切斯卡。怎么样，你不这样想吗？”

二十八

不论从年龄说，还是从性格说，如果在平时，我会举双手赞成哥哥的看法。然而，现在他为什么故意提出保罗和佛朗切斯卡的问题，又为什么煞有介事地讲他们二人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理由，我不知道他的意图。因此，我的自然兴趣完全被不悦与不安抵消了。我听了哥哥吞吞吐吐的解释，心想其中必有缘故。

“二郎，因此，站在道德观念一边的人虽是暂时的胜利者，却是永久的失败者。按自然办事的人虽是暂时的失败者，却是永久的胜利者……”

我无话可说。

“可是，我连个暂时的胜利者都不是，当然，永远是个失败者。”

即使如此，我还是不吭一声。

“就是练习相扑[1]的着数，实际上没有力气也是不成的。若不拘泥于那些形式，谁有实力，谁就一定会取胜。这是理所当然的。相扑的四十八着只不过是人为的小伎俩，臂力才是自然恩赐的……”

---

① 日本式的摔跤。

哥哥没完没了地论述这种目光短浅的实用哲学。我坐在他面前被难闻的烟雾呛得喘不过气来。对我来说，驱散这种朦胧的烟雾比咬断一根粗麻绳还苦。

“二郎，你打算现在、将来、永久都作为胜利者而存在吧?”他最后这样说。

我尽管脾气暴躁，但也不象哥哥那样露骨地蛮干。尤其是这种时候，我最担心的是：哥哥是完全精神正常呢，还是由于过于激动而引起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呢?而且，哥哥的精神状态发展到这步田地，究其原因，无论如何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这一事实，我尤其感到难过。

我直到最后也没说一句话，尽量听哥哥说话。我还想到，哥哥既然如此犯疑，索性同嫂子离婚，心里倒痛快些。

这当儿，嫂子拿着哥哥平素穿的衣服，领着芳江的手，同往常一样上楼来了。

嫂子出现在门口，似乎刚从浴室出来，平素略带苍白的脸上泛起令人畅快的红晕，细嫩的皮肤十分柔软，仿佛诱惑人用手去摸一摸。

她向我瞥了一眼，可一句话也没对我说。

“我来的太晚，大概难为您了。不巧，我正在洗澡，没能及时给您拿来衣服。”

嫂子对哥哥说了这些客套话，又提醒站在一旁的芳江说：“喂，要对爸爸说‘您回来啦’!”芳江便按母亲的吩咐鞠躬说：“您回来啦!”

我好久没见到嫂子对哥哥表现出如此和蔼可亲的家庭主妇的态度了。我也没见到哥哥由于这种和蔼可亲的态度而得到缓和的情绪，集中地反映在他的眼神里。哥哥在人前是位自尊心非

常强的人，但我自幼同他一起长大，最了解他脑海里翻来覆去想什么问题。

我怀着意外得救的喜悦心情走出了哥哥的房间。出去的时候，嫂子宛如问候素不相识的晚辈似的，微微低头向我默默致意。我受到她如此冷淡的礼遇也是罕见的。

二十九

过了两三天，我到底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兄弟姐妹居住的历史悠久的家。走的时候，几乎没感到有什么事。母亲和阿重依依不舍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反倒使我讨厌。我感到她们故意妨碍我自由行动。

只有嫂子露出凄凉的神情，笑眯眯地说：

“您要走啦，祝您平安！以后常来玩啊。”

我看到母亲和阿重的阴沉的面孔后，听了嫂子这一句热情的问候，多少感到点愉快。

我搬到小旅店后，每天照例去有乐町的办公处上班。介绍我到这个地方工作的，还是那个三泽。办公处的主人是从前当过三泽的保人（哥哥的同事）H君的伯父。此人曾长期侨居国外，在国内也是一个有相当经验的名门富户。他有一个习癖：常常把手指插入斑白头发中胡乱挠下头皮放到对面的火盆里，从火里冒出奇异的味道，使对方苦不堪言。

“你哥哥近来在研究什么？”他经常这样问我。我没办法，通常只做个大概的回答：“好象一个人关在书斋里搞点什么。”

梧桐树叶落得精光的一天早晨，他突然抓住我又问：“你哥哥近来怎么样？”我虽然已经习惯了这种问题，但由于是意外

的突然袭击，我竟忘了回答。

“身体怎么样?”他又问。

“身体不大好。”我答道。

“只顾学习，不注意身体可不行哟。”他说。

我注视着他的表情，发现他的眉头和目光都是一本正经的。

我从家出来后才回去这一次。当时，我把母亲叫到僻静处打听哥哥的情况。母亲说：“近来似乎好一些，常到里屋来，还让芳江打秋千，有时还推一推……”

我有点放心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找到同家人见面的机会，一直到今天。

中午，我随便点了一份饭菜。正吃饭时，办公处的主人B先生又突然问我：“你真的住小旅店了吗?”我只简单地回答说：“哦。”

“为什么？你家不是很宽敞很方便吗？或者是出了什么麻烦事吧?”

我支支吾吾地含糊过去了。我当时嘴里含着一片面包干巴巴的，好象一点水分也没有。

“不过，大家在一起乱哄哄的，还不如一个人自在哩。——可是，你还是单身吧？早点找个老婆怎么样?”

我对B先生这番话也不能象平时那样回答得那么轻松了。B先生说：“你今天情绪特别消沉呀。”随后便改换话题，谈了一些别的无聊已极的废话。我感到要出什么事似的，凝视着面前茶杯中浮起的茶叶梗，对身旁的笑声似听非听的样子，默然坐在那里。心中产生一种不愉快的忧虑：我最近是不是得了神经过敏症？我发现由于自己住在小旅店过于孤独，头脑中才引起

这种奇异现象。我决心回去时到久别的三泽家聊聊去。

三十

那天晚上我被领到三泽住的二楼，看到他悠闲地盘腿坐在那里，心中甚为羡慕。他的房间有明亮的电灯和暖烘烘的火盆，似乎全然不知道初冬的寒冷。我老早就从他的脸上和身上看出他的老病随着秋风的加剧而日益好转。可是，同现在的我比较一下，我想不到他是这样悠闲自得。记得在大阪医院时，他每天战战兢兢仰望炎热高空的模样，使我感到当时的他和现在的我简直调换了个位置。

他的父亲最近去世，结果，他自然成为一家之主。通过H君向B先生提议录用他时，他把这个难得的工作让给了我。真不知他是出于把自己推后一点的好意，还是挑剔过度。

我环视一下被电灯照亮了的房间，同他谈了一会儿墙上装饰得满满的雅致的蚀刻版画和水彩画。不知为什么，还不到十分钟，我们谈论艺术的话题就自然消失了。于是，三泽突然对我说“可是，你哥哥……”我惊愕地想：在这里还谈哥哥吗？

“哥哥怎么啦？”

“不，不怎么的，不过……”

他只说了这一句便盯盯瞅着我。我心里自然而然把他的话同今天早晨B先生的话联系起来了。

“你不要把话说半截儿，若说就都对我说了吧，哥哥究竟怎么的啦？我正感到奇怪，今天早晨B先生也问我这件事。”

三泽凝视着我焦急的神情，少顷便说：“那么，我就告诉你吧。”

“我想B先生的话和我的话都是从H君那里听到的，H君说他是从学生那里听到的。听说你哥哥平时讲课明白清新，颇受学生欢迎。可是，课虽讲得明白，就是有一两个地方前言不搭后语，前后矛盾。学生提出了疑问，你哥哥本来是一个正直的人，不厌其烦地解释了好几遍，而学生就是不懂。最后，他把手放在脑门上说‘近来头总有点不舒服呀。……’说完呆呆地眺望着窗外，久久地伫立在那里。学生想‘既然这样，等下次再问吧。’便退了下去。听说这种情况有好几次啦。H君对我说如果这次见到长野（我的姓），还是稍提醒一下为好。你哥哥也许是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可我一直把这事给忘了，现在见到你才想起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连忙催问道。

“我想刚好是你住小旅店前后的事，不过，我也记不大清楚了。”

“现在还这样吗？”

三泽望着我困窘的神色，安慰我说：“不，不！”

“不，不！好象是暂时的事。近来似乎同平时没有两样，H君两三天前就对我讲了，所以，你放心吧。……”

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出离开家时铭刻在我心中的同哥哥会面的情景。我琢磨大概是我当时的怀疑在学校得到了印证，心中非常不安。

三十一

我竭力想把哥哥的事忘掉，这当儿突然联想起在大阪医院时听三泽讲的那位患精神病的“姑娘”。

“你赶上给那位姑娘做法事[1]了吗？”我问。

“赶上啦。虽然赶上了，可说实在的，那姑娘的父母都是些没礼貌的家伙！”三泽摆出挥动拳头的架势说。我吃惊地问他为什么。

他那天代表三泽家去参拜了筑地的本愿寺境内的香火院。在幽暗的正殿内念完长长的经文后，他作为一名参加者在白灵牌前焚了一缕香火。据他说，再没有谁能象他那样虔诚地在那位美丽姑娘灵前叩拜的了。

“那些家伙们尽管是父母的亲友，但好象是来参加什么肃穆的祭祀活动似的无动于衷。真正落泪的只有我这个外人。”

我听了三泽这番气愤的话感到有点可笑，表面上还是点头说：“原来如此。”于是，三泽又说：“不，光是这点还不值得发火，真正叫人生气的还在后头哩。”

根据一般惯例，做完法事之后，他应邀去本愿寺附近的一家饭馆。正在吃饭时，象是姑娘的父母的一男一女在同三泽拉话过程中就莫名其妙地展开了围攻。毫无恶意的三泽最初一点也不理解他们的冷嘲热讽，可过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本意。

“再笨也有个限度呀。说穿了，他们是把那姑娘的不幸都归咎于我，精神病也归咎于我。从前离了婚的丈夫似乎一点责任也没有，太没礼貌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不会这样的，是你误会了吧？”

“误会？”他大声叫道。我不得不把嘴闭住。他没完没了地罗列这些人的蠢事，连声痛骂那女人的丈夫太轻佻。末了，他

---

① 人死后，为祈祷亡灵而做的各种佛事活动。

说：

“那样的话，为什么不在开始时就说嫁给我？眼睛只盯着财产和社会地位……”

“你究竟提出过要娶她没有？”我打断他的话。

“没有。”他说。

“我对那姑娘——那姑娘的水灵灵的大眼睛不停地在我的心中转来转去的时候，她已经得了精神病。这是你要求我快点回来以后的事。”

他这样说着，依然活灵活现地描述着那女人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如果那女人现在还活着，他就会不怕任何困难地把女人从她愚蠢的父母手中，或者从她轻薄的丈夫手中永远夺过来搂到自己温暖的怀抱里。这种坚强的决心当时就流露在他紧闭着的嘴边上。

我的想象此刻与其说在那眼睛美丽的女人身上，不如说又回到了即将忘却的哥哥身上。而且，那女人因精神失常而发出的狂叫越在耳边回响，我就越担心哥哥的脑袋。哥哥在和歌山的火车里断定那女人肯定想着三泽。哥哥甚至解释原因说：精神病人，心里是不会有什么顾忌的。哥哥大概是想让嫂子得这种精神病以便吐露真情。从侧面看，有这种想法的哥哥说不定是由于神经衰弱发展的结果，精神多少有些失常，自己便疯疯癫癫地说些可怕的话吓唬家人。

我已经没有工夫看三泽的脸上表情了。

三十二

我事前受母亲的委托，答应此次去三泽那里转弯抹角地摸

摸三泽有没有娶阿重的心思。然而，那天晚上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谈这件事。三泽不了解我的心意，反而不住地劝我结婚。我越是兴致勃勃地回答他，头脑越是冷静不下来。他说等找个机会给我介绍一位对象。我含糊其词地回答后，离开了他家。外面刮着交叉风，仰望天空，繁星点点，宛如粉末般聚在一起在寒风中闪烁。我把双手捂在发冷的胸口上回到了小旅店，然后马上钻进冰冷的被窝里。

两三天后，我还是惦记哥哥的事。我心烦意乱，想的和做的总是统一不起来。我终于又到母亲、哥哥他们的家——番町去了。我不喜欢同哥哥见面，到底没上二楼。我对母亲及其他人怀着久别重逢的心情，随便扯了些家常话。一家团圆之中没有哥哥，反倒使我感到宽慰和温暖。

我临回来时把母亲叫到套间里问了哥哥的近况。母亲高兴地说，近来哥哥的情绪大体上稳定下来了。我听了母亲这句话总算放心了。但是，在母亲没有注意到的特殊地方，总有点异常，这倒使我担心。虽然如此，我自然没有勇气见见哥哥去试验他一下。我也没能告诉母亲三泽说哥哥讲课一时反常的事。

我虽然没什么话可说，却茫然伫立在昏暗的房间隔扇的后面，显得冷飕飕的。母亲也面对着我在那里一动不动。而且，看起来她似乎要对我谈点什么。

“不过，前两天哥哥有点感冒时，说了奇怪的胡话呀。”母亲说。

“说的什么话？”我问。

母亲并没有回答，而是打消我的疑团，说：“哪里，那是因为发烧，用不着担心的。”

“烧得那么厉害呀？”我又问别的事情。

"啊，发烧三十八度或三十八度半，照理说不会说胡话的，一问医生才知道神经衰弱的人有点发烧脑袋就不正常。"

我连医学的初步知识都不懂，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不禁皱了眉头。房间很暗，母亲没有看见我的表情。

"不过，脑袋用冰降温后，烧马上退了下来，就放心了。可是……"

我还想知道哥哥烧未退时说了些什么胡话，仍站在冷飕飕的隔扇后面。

套间让电灯照亮了。父亲每逗芳江说笑话时，就可以听见大家爽朗的笑声。在那笑声中夹杂着父亲叫我的声音："喂，二郎！"

"喂，二郎！你又死乞白赖地向妈要零花钱吧？阿纲，你可不能随便上二郎的当呀。"父亲大声说。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也不甘示弱地大声说。

"那你在那么个暗处偷偷和你妈嘀咕什么？喂，快到亮堂的地方来吧。"

父亲说这话时，聚在亮屋子里的人一下子哄堂大笑。想问母亲的事，我也没问，便按照父亲的命令答应一声"是"，来到大家面前。

三十三

自此以后，有一阵子我见到B先生也罢，去三泽那里玩也罢，总不谈哥哥的事。

我稍稍放下心来，想尽量忘掉家里事。然而，在小旅店里闲得无聊比什么都痛苦。所以，便经常消磨三泽的时间，有时

我找上门去，有时他拉我出去。

三泽不厌其烦地总是讲那位精神病的姑娘。我每当听他讲这种离奇的风流韵事，便一定要联想到哥哥和嫂子，自然感到不快。因此，在我的言谈举止中常常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可三泽还不肯罢休。

“你也有你的风流韵事，从这点来说，咱们是彼此彼此吧。”他讽刺我说。我同他差一点在大街上吵起来。

他就这样同精神病的姑娘形影不离，因此，我没有办法同他谈母亲事前要托我的关于阿重的事。阿重的相貌在谁看来都要超过一般人，就是关系不融洽的我也是这么看的。遗憾的是，同三泽心上那位姑娘比起来，简直是完全不同的脸型。

同我的拘谨态度相反，三泽大模大样地为我介绍对象。他曾劝我：“这一次在什么地方见见面吧。”我开始时还回答得很暧昧，后来当真想见见那位姑娘了。可是三泽又说时机还不成熟，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一再推迟会面的日期。我感到气馁，心里再也不想那位姑娘的幻影了。

另一方面，阿贞的婚事越来越变为现实，日期一天天临近。阿贞虽然已到结婚年纪，在家中却是一个最单纯幼稚的女人。她没有什么显眼的特征，一说话就脸红，这点倒很招人喜欢。

同三泽玩到深更半夜，我从寒冷的街上回来钻到小旅店的冷冰冰的被窝里，还不时想起阿贞。我想到此刻她也可能盖着冰冷的被子，正在梦想着即将到来的美满生活，把谁也未注意到的笑脸一半埋在天鹅绒的衣领子里。

她结婚前两三天，冈田和佐野在寒气逼人的火车里冻得直发抖，到新桥站下了车。冈田看到我去接他们，喊了声“哎哟！”

然后说："还是二郎自在呀！"口气里好象冈田不知道我自在到什么程度似的。

第二天去番町的家中，冈田一个人就使全家变得热热闹闹的。哥哥似乎没有见外，脸色不那么阴沉，也默默地卷了进来。

"听说二郎眼下住进小旅店，哪有这么糊涂的人啊。家里这一下不是变得寂寞了吗？对不，阿直？"冈田对嫂子说。嫂子只有在这时才露出十分奇特的表情，一声不吭。我也无法搭话。哥哥却是冷冰冰的，谁也不理睬。冈田已经喝醉了，什么事都不在乎，唠唠叨叨地讲个没完。

"不过，我认为一郎也不好。你呀，总关在书斋里学习，也太无聊了。我若有你那样的学问，到哪里也不会吃亏的。然而，二郎，还有阿直、伯母也不好呀！一郎虽然说除书斋外什么都讨厌，可我去把他拉出来，他就二话没说从二楼下来，还同我谈得津津有味。对吧，一郎？"

冈田说着，瞅了瞅哥哥。哥哥默默地苦笑着。

"对吧，伯母？"

母亲也默不作声。

"对吧，阿重？"

冈田似乎要逐个问一问等待回答。阿重马上开口道："冈田，你多嘴多舌的毛病到多大年纪也改不了啊，烦死人了！"大家都笑了起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三十四

芳江从套间伸出小手招呼我："叔叔，请来一下！"我

问："什么事？"便走了过去。她不知从哪里拉出来一个大旅行袋，得意地瞅着我说："这可是阿贞的哟，给您看看吧。"

她从旅行袋中掏出一个天鹅绒的四方盒子。我取出里面的珍珠戒指放在手上，"嗯"的一声端详着。芳江说"瞧这个！"又取出一枚绛紫色戒指。这一枚是我为答谢阿贞给我洗衣服、干其他事而给她买的无宝石的纯金戒指。芳江又说"瞧这个！"便掏出一个丝绸钱包，上面用金线织满了菊花花纹的图案。芳江又拿出一个比较大而细长的泡桐盒子，里面装着金线、铜线和银线缀成藤叶的带个环的衣带扣子。最后，芳江拿出梳子和簪子说："听说这是蛋壳做的，不是真正的鳖甲。阿贞说真品价格太贵，就没有买。"我不懂"蛋壳"的意思，芳江当然也不懂。可她到底是个女孩子，说："这玩意儿最便宜啦，大概是仿制品，价钱不贵，因为上面是鸡蛋青贴成的。"我问她："怎样贴鸡蛋青儿？贴在什么地方？"她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说："这我可不知道。"说完敏捷地把旅行袋拖走，回到套间去了。

我让母亲给我看看阿贞结婚那天穿的衣服。那是一件带有浅紫的青灰色的绉绸服，常春藤的花纹，下襟的图案是竹子。"按年龄说，这身衣服太素气了吧？"我问母亲。母亲说："不过，别的款式太贵啦！"还补充说："这一身就花了二十五元呀！"没有这方面知识的我有点愕然。母亲说去年春天京都的布商背来料子时，买下三十多米白色的做准备，直到前几天还放在衣柜的抽屉里。

阿贞刚才就没有在大家面前露面。我琢磨她大概是不好意思，我真想在这里看一眼她羞涩的表情。

"阿贞在什么地方？"我问母亲。哥哥说："噢，我忘记啦，阿贞走之前，我还有话对她说哩。"

大家都露出惊异的神情，这当儿嫂子的嘴唇上掠过明显的冷笑。哥哥现出一副谁也不理的模样，对冈田说声“失陪了！”便上楼去了。他的脚步声刚消失，阿贞便出现在我们房间门口，彬彬有礼地向冈田鞠躬。

冈田向她打招呼说：“请进！”可她却说：“我马上要去书斋一趟，过一会儿再来。”说完便抬起身来。在座的人看到她羞得面红耳赤的样子，也不知是同情她还是什么原因，就不想勉强挽留她了。

哥哥上二楼的脚步声不那么响，但由于总趿拉双拖鞋，吱吱的声音经常传到下面。阿贞赤着脚，加之为了表示女性的温良恭谨的禀性，一点也听不到她的脚步声。连开门关门的声音都没有传进我的耳朵。

哥哥同阿贞在书斋里约摸谈了三十分钟，这工夫嫂子与平素的冷淡态度相反，又说又笑，比一般人还高兴。但是，我很清楚她在背地里非常不自然地努力掩饰内心深处的不悦。冈田则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阿贞同哥哥见完面从我们的房间前穿过去时，我听到她的脚步声，便做出找她有事的样子急忙来到走廊。这突如其来的相遇，羞得她依然满脸通红。她低头从我身旁擦过去了。当时，我仿佛感到她的眼皮上的确有泪痕。她到书斋后同哥哥面对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还无法知道。不只是我，知道详情的，恐怕除他俩之外，我想天下没有一个人吧。

三十五

父母命我作为亲戚之一参加阿贞的婚礼。那天，天公不作

美，细雨濛濛，同婚礼很不协调。我比平时起得早，到番町的家一看，阿贞的礼服零乱地放在八铺席的房间。

我从厕所回来往浴室门口一看，玻璃窗半开着，一眼瞥见阿贞正在里面梳妆打扮。一会儿，我听到她说："唉呀，不要摸那里哟！"芳江似乎在那里嬉戏淘气。我也想学芳江的样子，可一想到在这种场合不合适，便打消了念头，回到了茶室。

过了一阵子，我又到八铺席房间，看到大家正在换衣服。芳江当着众人的面夸张地说："阿贞连手上都擦了香粉呀。"说实在的，阿贞的手和脚比脸蛋要黑一些。

"可真白呀。欺骗你丈夫可不好。"父亲开玩笑说。

"明天你男人大概会吓一跳的。"母亲笑着说。阿贞低头苦笑着。她第一次挽成"岛田发型"，使我感到意外的新鲜。

"这种发髻插上那种沉甸甸的东西，大概吃不消吧。"我一问，母亲便说："分量再重，一辈子也就一次啊！……"说着，母亲一再担心我的和服上的黑色花纹同白领子是否般配。嫂子把阿贞的和服衣带给她绕到身后，系得紧紧的。

哥哥还是边吸那种劣质香烟，边在宽阔的廊子上悠闲地来回踱步。他不时地朝我们的房间窥视，露出对这门亲事一点不感兴趣的样子，又象是心里有独特的评论似的，态度让人难以判断。他只是停留在门口，决不到里面来，也不催促"还没准备好呀？"他穿一身男子大礼服，头戴大礼帽。

快出发时，父亲选了一辆最漂亮的人力车让阿贞坐上了。原定十一点钟举行婚礼，由于时间耽误了一点，冈田便到太神宫[①]迎接客人的木板台阶上特意等待我们。大家一窝蜂地拥进

---

① 可能指今千代田区有乐町的日比谷大神宫。

休息室一看，新郎正坐在椅子上，好似一个充当人质的傀儡。一会儿，新郎站起来一个一个地寒暄问候，我望着室内的桌子啦，地毯啦，白木条拼成的带格的天棚等物。休息室墙头挂个帘子，后面好象有点什么，因为里屋太暗，看不清楚。前面竖着一对贺喜的金色屏风，上面画满了仙鹤与海涛。身穿外褂及裙服的男子出来宣布入场顺序：新娘子和女媒人走在前面，接着是新郎和男媒，最后是亲友。可是，由于最重要的媒人冈田没有把阿兼带来，冈田便同父亲商量："啊，太对不起了，这件事托给一郎和阿直如何？只这一次。"父亲干脆地说："可以吧！"嫂子照例说句"怎么都行"。哥哥也说"怎么都行"，可接着又说："不过，由我们这样的夫妇当媒人，对他们两位不大好吧。"

"有什么好不好的——比我当媒人还光荣哩。对吧，二郎？"冈田照例以轻松的口吻说。哥哥好象要讲点理由，又立即改变了主意，说："啊，我可是生来第一次接受这个重大的任务呀。不过，我什么也不懂。"父亲马上说："哪里，他们什么都对我讲了，所以用不着照料。一切准备就绪，你们什么也不做就行啦。"

三十六

过拱桥的时候，前边的人给什么挡住了，大家停了下来。我利用这个机会扯了一下冈田大礼服的衣襟说：

"冈田真自在呀。"

"为什么？"

他主动充当媒人，可又没把妻子带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

发觉这种疏忽。他问我为什么说他自在时，才不好意思地笑嘻嘻地挠头说："我原想把她带来的，可又觉得不合适……"

从拱桥下来，到正房门口时，新娘在挂满镜子地方的前面，在黑漆盆中洗手。我从后面跷着脚看阿贞，心想这一下队伍就要耽误啦，同时我几乎要笑出声来。因为阿贞特意用心涂了香粉的手，会因为这一勺圣水而无情地变得原来那样黑糊糊的。

正殿左右有耳房。哥哥把佐野领进了右耳房，嫂子把阿贞领进了左耳房。看见他们从左右耳房出来就坐后，兄嫂也板着面孔对坐着，新娘新郎自然是规规矩矩地相对而坐。

我们（包括父母）对着讲坛在后面排成一排，静悄悄地望着这两对别具风味的夫妇、颜色绚丽的漂亮的鼓以及里面不知藏着什么东西的帘子。

哥哥内心里盘算什么，冷眼一看，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嫂子不象平时那样故作姿态，而是显得风度自然、大模大样的。

他们是一对老夫妻，在过去多少年已经体会到了夫妻在社会上应有的重要经验。他们体会到的经验，作为人生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不可复得的宝贵的东西。可是，不管从哪方面说，都不是甘甜如蜜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一对备尝艰辛的老夫妻是不是要把他们那种不幸的命运加到这一对年轻男女的头上，从而制造新的不幸夫妻。

哥哥是位学者，而且易动感情。在他苍白的额头里也许正在思考这件事，也许思考得比这还深入，也许亲自诅咒所有结婚者的时候感到了媒人让新郎新娘握手时的喜剧和悲剧。哥哥就是这样坐在那里。

总之，哥哥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嫂子、佐野和阿贞也都

板着面孔坐在那里。这当儿婚礼开始了。一个巫婆说是肚子痛中途退场了，因此，服侍的人代替了她。

坐在我身旁的阿重对我耳语说："比大哥那阵子要冷清啊！"那时有箫鼓演奏，巫婆穿梭来往的情景翩翩然宛如蝴蝶一样轻盈多彩。

"等你出嫁时，也搞得跟那时一样热闹！"我对阿重说。阿重笑了起来。

婚礼结束，大家回到休息室的时候，尽管我们还站在那里，阿贞还是特意把手支在地毯上，恭恭敬敬地道谢，说些，"过去承蒙关照"的话。她眼睛里含满泪水，显得怪凄凉的。

新婚夫妇和冈田乘白天的火车当即回大阪了。雨还下着，我在站台上送别本应在箱根一带逗留两三天的阿贞之后，同父亲和哥哥道别，一个人回小旅店了。一路上我琢磨着下一次自然该轮到我结婚了，对此，我仿佛感到是一个人生的不幸之谜。

三十七

阿贞好象被抢走似的消失之后，家中的气氛依然如故。在我看来，阿贞在家是最安闲自在的了。她多年受雇于我家，早早晚晚打打扫扫，洗洗涮涮，也说不清是女佣人还是干零活的。她就这样干了十年之后，也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满意的神情，同佐野一起冒雨乘火车离开了东京。她的内心里对此似乎很明白，而且很单纯机械，如同她日常反来复去干惯了的工作一样。上次可视为一家团圆的晚餐，饭桌上一时笼罩着阴郁暗淡的气氛，阿贞甚至在这时坐在其中也同往常一样把服侍用的盘子放在膝上，毫不介意地等着。结婚当天还被哥哥叫到书

斋，出来后，她的脸色和点点泪痕说明哥哥不知对她的未来说了些什么。不过，从她的气质说，哥哥的话不会对她有什么长远的影响。

阿贞走了，冬天也过去了。与其说是一走一去，毋宁说没出什么大事就结束了更为恰当。稀稀落落的雪花，摇曳枯枝的风，封住洗手盆的冰，例年的景象都秩序井然地映入我的眼帘，随后又消逝了。大自然冷酷的课堂如此循环着，番町的家还是安然不动。家中人与人的关系同过去一样，勉强地维持着。

我的处境当然没有变化。只是阿重不时半真半假地来我这里诉苦。她每逢来时总要问：

“阿贞现在怎么样？”

“还问我怎么样——没到你那里说什么吗？”

“来是来了。”

一问才知道，阿重对阿贞婚后的情况比我知道的多得多。

阿重每次来我这里，我都没有忘记询问哥哥的事。

“哥哥怎么样？”

“还问怎么样呢，是你不对呀。因为你到家来也不去见见哥哥就回去了。”

“不是我有意回避他，我去时他总不在家，我也没法子。”

“撒谎！前几天你回去时没进书斋就溜走了。”

阿重到底比我老实，气得满脸通红。我自从那件事之后，心里也想设法同哥哥恢复从前那种亲密关系，但实际上刚好相反，总感到难以接近。因此，完全象阿重说的，即使回家有机会同他寒暄几句，我也尽量不见他就回来。

我被阿重问住后，好象默认自己服输似的，又是哈哈大

笑，又是故意摸唇上的胡子茬儿，还同往常一样点燃一支香烟喷出一口浓烟。

不料阿重突然说："大哥也真是个古怪的人。我现在认为你同他吵架离开家也不无道理呀。"我被阿重这番没头没脑的话惊呆了，心中庆幸我又增加了一个伙伴。可表面上，我没露出一点孩子气对她的意见表示赞成，更没有勇气对她进行批评。只是在她回去后，我突然一反常态，没完没了地担心起哥哥的精神状态对周围产生的影响了。有时，我仿佛看到他渐渐从生物中孤立出来，被拖到书本中去了。我更感到他很可怜，甚至超过平时的一倍。

三十八

母亲也来了一两次。第一次来时非常高兴，煞有介事似的问一些我也不大清楚的事，比如隔壁房间的法学士到哪里干什么工作之类。当时，母亲对家中的近况一点也没讲，只告诉我："最近到处患流行感冒，你可要当心呀！你爸爸两三天前就嗓子痛，现正在敷湿布哩。"说完就走了。母亲回去后，我连回忆兄嫂的工夫都没有。我忘掉了他们，舒舒服服地洗个澡，美美地吃了顿晚饭。

母亲第二次来看我时，口气同前次不大一样了。她从大阪回来后，特别是我住小旅店之后，在我面前故意装出避免议论嫂子的样子。我在母亲面前也有些内疚，只要没有必要，就避开嫂子的名字，尽可能不说出口来。可是，谨小慎微的母亲忽然问我："二郎，这话只能在这里说，阿直的脾气到底好不好？"我心想果然是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我搬到小旅店后，一点也没有勇气不负责任地对兄嫂说些轻率的话，所以，母亲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满意的材料就回去了。我也对母亲突然问我这个令人不快的问题摸不着头脑，就让母亲走了。我虽然也问："您又有什么担心的事吧？"但母亲只回答："哪里，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随后，只是盯盯瞧着我的脸。

母亲走后，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不停地翻腾起来。可是，把前后情况、母亲的态度等综合起来考虑一下，我判断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我家发生了新的事件。

母亲由于忧虑过度，终于不理解嫂子了。

我最后这样解释着，仿佛感到恶梦缠身似的。

阿重也来这里，母亲也来这里，唯独嫂子一次也没有来我房间的火盆烤手。她故意躲着我，不来看我，她的用意我也很清楚。我去番町的家时，她问我："听说二郎的小旅店是高级旅馆，房间里有漂亮的壁龛，院子里栽着美丽的梅花呀！"然而，她没说"下次我去看看。"我也不便说"请来看看吧。"不过，她说的梅花，只不过是从哪块地里拔出来栽到这里的无味的东西。

哥哥也决不在我这里露面，这和嫂子不到这里，意义相同又不同。

父亲也没来过。

三泽经常来。我曾利用某个机会婉转地试探他是否有意娶阿重。

"是啊，那姑娘也到年纪啦，眼看要嫁到什么地方了。快找个好人家，让她高兴高兴吧。"

三泽只这么说，没有搭理的意思。此后，我便打消了这个

念头。

看样子很长实际很短的冬天，在象要出事又没出事的我的面前，平凡地经历了初冬的小雨、冰霜消融、干燥的风……等既定的日程之后，就这样过去了。

烦　恼

一

阴郁的冬天被春风吹走后，我宛如从冰冷的地窖里出来的人一样，眺望着光明的世界。我心中有一种感觉，这个光明的世界也同刚刚过去的冬天一样平凡。不过，我并没有衰老到每当呼吸时竟忘却了春天的气息流进血管的愉快。

天气晴朗时，我打开拉窗眺望马路，还从下面透视着房檐头上的蓝天。这当儿，我不禁想到远方玩一玩去。如果在学校，此刻已利用春假准备外出旅行了。如今我在办公处上班，再也没有这样的自由了。偶尔在星期天由于睡醒后情绪不佳，我一整天呆在小旅店，连散步的心思都没有。

我心中一方面欢迎春天，另一方面诅咒春天。回到小旅店吃完晚饭后，坐在火盆前面，边吸烟边直愣愣地想象自己的未来。在描绘我的未来的图画当中，我经常看到火盆里向我献媚的斑斓色彩同崭新的佐仓①炭火一起燃烧，火光闪闪；但是，有时眼前却是清一色，不管哪里都象死灰一样黯然无光。我从这样的幻梦里，蓦地又回到了现实中。于是，我琢磨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把我现在的命运同未来的命运联系起来。

---

① 在千叶县，这里生产优质木炭。

一天傍晚，我正在这种幻想和现实之间徘徊，凝神对着火盆烤手的时候，忽然被小旅店的女佣人给吓怔了。大概因为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了，实际上没有觉察到女佣人从走廊过来的脚步声。她出乎意料地唰的一声打开拉门时，我才冷不防抬起眼睛同他打了个照面。

“是洗澡吗？”

我马上问道。因为我想除了这件事外，女佣人不会在这种时候打开房间的拉门。女佣人站在那里只说“不是”，就再也不作声了。我看到女佣人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笑意。在这种笑意中奇怪地闪现出女性所追求的能够玩弄对方的瞬息间的快感。我对女佣人严厉地说：“怎么，你就呆呆站在那里？”女佣人这才跪坐在门口，稍微严肃地回答说：“是位客人。”

“是三泽吧？”我问。因为我有件事等着三泽来。

“不，是位女人。”

“女人？”

我怀疑地对女佣人皱皱眉头。女佣人却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气。

“我把她领进来吧？”

“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不知道？怎能不问一下名字就胡乱地把客人领到别人的房间呢？”

“不过，我问她，她也不说呀。”

女佣人说着，眼神里又流露出刚才那种不怀好意的笑。我突然从火盆抽回手站起身来，象是把跪坐在门口的女佣人轰出去似的，来到楼梯口。我看见嫂子穿着大衣冷飕飕地站在“土

间”的一角。

二

那天从早晨就阴沉沉的。寒风吹来，仿佛把一连几天的好天气一下子赶走了。我刚走出办公处便竖起大衣领子，一路上边走边担心下雨。在我刚在晚饭桌前坐下时，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

“你在这么冷的夜晚还出门呀。”我说。

嫂子只是轻轻地“嗳”了一声。我把自己一直坐着的坐垫翻了过来，放到三尺壁龛①前，劝嫂子道：“喔，到这边来吧。”她一边用力地脱大衣的一支袖子，一边说：“我可不喜欢这样招待客人呀。”我松开手瞅着她。我的手当时正要按电铃让女佣人洗涮茶具。她注视着我的眼睛，面孔由于接触了室外的冷空气，比平时更显得苍白，甚至平时就使人感到凄凉的笑窝，在脸上不同于平时的凄凉表情消失的那一瞬间闪动了一下。

“好啦，请到这边坐吧！”

她顺从地在坐垫上就坐后，把白皙的手伸到火盆前面烤。从她的风度上可以想到，她是位手指纤细、脚尖美丽的女人。她天生的器官当中，从一开始就引起我的注意的，便是窈窕的手脚。

“二郎，您也伸出手烤烤吧！”

我不知为什么踌躇起来，没有伸手。这时，窗外响起了哗哗的雨声。白天越刮越大的西北风和雨一起来了，使世上显得格

① 壁龛是客厅内摆设装饰品的地方，通常为三尺长。

外静谧。只有时断时续地打在导水管上的雨点声啪嗒啪嗒地响着。嫂子以平时的那种安详的态度，把房间环视了一遍说："果然是个好房间，也很安静。"

"因为是晚上，看起来不错。请你白天来看看，真是个邋遢房间呀。"

我同嫂子交谈了一会儿。现在，坦白地说，我内心里决不象我讲话时语调那样平静。因为直到那时我还没料到嫂子会到这个小旅店来看我，连做梦都没想到啊。看到她出现在楼梯口的"土间"时，我大吃一惊。这一惊与其说是惊喜，不如说是惊恐。

"她为什么来呢？为什么在这么冷的天特意而来呢？为什么特意在晚上点灯以后来呢？"

这是我见到她瞬息间产生的疑问。我从一开始心里就有这些疑问，平常同她隔着火盆相对而坐时，这种感觉就不断地压迫着我，使我说话语调带有不愉快的虚伪性。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而且也知道这种虚伪性常常反映在对方的头脑中。但我是无可奈何的。我对嫂子说："春寒也够受的呀。""下雨还出门呀。"又问："为什么现在出门呀？"话谈到这里，我心里还不觉得敞亮，我变得拘谨起来，恰似在蒙娜丽莎①的奇怪的微笑面前呆立着。

"在我们分别这阵子，二郎突然变得一本正经起来啦。"嫂子开口说。

"哪里的话。"我说。

"不，是这样的。"她给我顶回来了。

---

① 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画的著名女人。

三

我猛然间站起来转到嫂子的身后。她背靠着三尺壁龛坐着。房间太窄，她的衣带几乎碰到杉木的壁龛柱子上。我一只脚伸进去时，她很别扭地向前弯着身子，问："干什么呀？"我一只脚悬在空中，从壁龛里面取出一个涂黑漆的套盒放到她的面前。

"喂，吃一个怎么样？"

我边说边打开盒盖，她流露出一丝苦笑。套盒里整整齐齐地摆着撒上白糖的糯米团。看到这糯米团才知道昨天正是春分。我瞟了嫂子一眼，板着面孔问："不吃吗？"她忽然笑了起来。

"您太健忘啦，那糯米团不是昨天家里让人带给您的吗？"

我不得已苦笑着吃了一个。她给我倒了一个碗茶。

通过这些糯米团，我终于弄清楚了她今天回娘家扫墓，回来时顺便到这里来的。

"很久没见面了，那边都好吗？"

"哦，谢谢，很好……"

她不爱说话，只简单地回答了这么一句。随后又加了一句："若是说很久没见面，您可好久没回番町的家啦。"说完，特意瞅着我的脸。

我同番町的家完全疏远了。开始时还惦记家中，一个星期不回去一两次还过意不去，可不知不觉之间就偏离了家这个中心，习惯从别处偷偷观望了。而且，我感到在我观望期间至少家中没出什么事，这似乎意味着我久不回家是家中太平的一个

原因。

“您为什么不象从前那样常回来啦?”

“因为工作有点忙。”

“是吗？可当真？不是这个原因吧。”

我真受不了嫂子对我如此追逼，而且，我不理解她的心。因为我过去一直坚信，不管其他人怎么样，唯独嫂子在这点上没有勇气追问我。我一狠心想说：“你太冒失了！”可我老早被对方看成是胆小鬼，到底还是没敢说出来。

“的确是忙啊。说真的，最近我想学习一点东西，正着手准备，所以哪儿也不想去。我感到总是这样游手好闲地混日子很无聊，所以趁现在读点书，打算再过段时间到外国去看看。”

这话后半部分确实是我的愿望。我怎么都无所谓，只想远走高飞。

“您说是去外国，去欧美旅行?”

“喔，是啊！”

“好啊。请您快一点托爸爸给办一办吧。我替您说说好吧？”

我明知此事办不成，还是抱这种幻想，可听她这么一说，连忙摇头说：“爸爸办不成啊。”她也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她以无精打采的口吻说：“还是男人轻松自在啊。”

“一点也不轻松自在。”

“不过，男人一旦腻味了，不是随便哪儿都可以远走高飞吗？”

四

我不知不觉地把手伸出来在火盆上烤着。那火盆虽然又大

又厚，但从大小说，同普通的方火盆一样，两人对面烤手时，脸和脸的距离挨得太近。嫂子刚坐下就说冷，象个水蛇腰似的，胸部向前弯曲着坐在那里。无可非议，她的这种姿势只能说有女人风度。结果，我自然要向后挺直腰板坐在那里。即使如此，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在如此靠近的地方而且这么长时间注视着她那梳成“富士山型”的前额发际。我感到她苍白的面容犹如火焰一般地刺眼。

我就是在这种比较受拘束的情况下，突然听她讲一件令人讨厌的事：她同哥哥的关系在我离家后仍一直在恶化。迄今为止，她采取的方针是：我若是不问，她对哥哥的事也绝口不谈。我即使问她，她也常常是笑眯眯地说什么“还是老样子呀。”什么“不必担心哟。”等等。现在，嫂子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积极向我吐露我最感不安的问题的真相，所以，我这个胆小怕事的人就好象冷不防泡在硫酸里似的火辣辣地痛。

然而，一旦找到了线索，我就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可她不喜欢多说话，未能使我如愿以偿。她只不过一闪而过地谈点他们夫妻间的不和，而且，还只字不提不和的原因。问她时，她只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也许是她不知道，也许是她知而不讲。

“反正我生来就这么蠢，真没法子呀。不管怎么样，也只能听天由命。我这么一想也就认了。”

她仿佛生来就是这样的女人：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不畏自己命运的虔诚之心，另一方面又具有不畏他人命运的秉性。

“男人若是腻味了，就可以象二郎那样远走高飞，可女人就不行呀。象我这样的，正如父母亲手栽的盆花一样，一旦栽上就完事大吉，既然没有人来挪动一下就再也动弹不了啦，而

且只能一动不动，直到枯死。此外，别无它法。”

我强烈地感到她这番可怜的倾诉的背后有着女性的难以估量的倔强。当我想到这种倔强将对哥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时，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哥哥只是情绪不好吧，此外还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是啊，这可不好说呀，人嘛，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什么病。”

过了一会儿，她从衣带里掏出女式怀表看了看。房间里静悄悄的，连关表盖的声音都听得十分真切，恰似锋利的针尖扎在平整光滑的皮肤表面一样。

“我该回去啦——二郎，我谈这么多不愉快的话，实在打搅您了。至今为止，我可没向任何人讲过呀。今天我回到家里，就再也不讲了。”

在楼梯口等着的车夫的灯笼上，带有她娘家的堂号。

五

那天晚上，雨静静地下了一整夜。在仿佛敲打着我的枕头的雨点声中，我的脑子里总萦绕着嫂子的幻影。她的浓眉大眼一浮现在我眼前，那苍白的额头和脸膛便以磁石吸引碎铁片的速度立刻跟着反映出来。她的幻影多次破灭了，可每破灭一次，又以同样的顺序很快再现出来。我终于连她嘴唇的颜色都看得一清二楚了。我看到她嘴唇两端的肌肉宛如不出声的言语符号那样微微颤动。随后，那张脸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脸上那个试图逃避肉眼注意的小涡儿也不知是形成笑窝还是自消自灭，不断地起伏波动。

我就是这样急切地想象着她栩栩如生的形象。在滴答滴答的雨声中，我漫无边际地遐想着，感到头有点发烧。

既然她同哥哥的关系变坏，我的身体不管飞到哪里，我的心也决不会安稳下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她具体地讲一讲，可她象普通的女人一样，不讲任何零星琐碎的事，她几乎不理睬我的要求。从结果来说，我等于在她访问之后更加焦虑不安了。

她的话都象影子那样阴暗。尽管如此，还象闪电那样在我心中留下一道短暂的闪光。我把影子和闪光联系起来考虑，是不是哥哥最近由于暴怒而对嫂子做出了未曾有过的粗鲁举动呢？“殴打”这个词同“痛骂”、“虐待”这些词排列起来看，使人有一种不吉利的残酷之感。嫂子是现代的女性，说不定完全在这种意义上去理解哥哥的所作所为。我问她哥哥的健康状况时，她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人嘛，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什么病。”她也应该知道，我是担心哥哥的精神状态才提出这个问题的。因此，她这句比平时还冷淡的回答也可以理解为抽在她那娇美的肉体上的鞭子声就是对丈夫的未来的复仇声——我感到可怕。

我想明天回番町的家，一定要向母亲悄悄打听一下他们俩的近况。可嫂子已经明说，关于他们夫妻关系的变化谁也不知道，而且也未曾告诉任何人。天下只有我一个人从她那影子一样的闪电般的语言里，模模糊糊地知道了这件事。

为什么那么沉默寡言的嫂子只对我讲这个话呢？她平素是冷静的，今晚也同平素一样地冷静。不能认为是她兴奋过度无处申诉才故意访问我。首先，“申诉”这个词儿就同她的态度不相称。从结果来说，正如我方才说的，倒不如说我让她弄得

更着急了。

她望着我对着火盆的脸，说："您为什么那么拘谨呀？"我说"没什么拘谨的。"她笑嘻嘻地说："话虽这么说，您不是向后挺直腰板了吗？"当时，她的态度十分狎昵，好象用她纤细的食指从火盆对面捅我的脸蛋似的。她又叫着我的名字说："您受惊了吧？"她突然在寒冷的雨夜到我这里来，就使我感到愕然，可她把这事说得简直象个愉快的恶作剧一样。……

我的想象和记忆在啪嗒啪嗒的有节奏的雨点声中，一幕一幕没完没了地旋转着，直到深更半夜。

六

此后有三、四天的光景，我的脑袋不断地被嫂子的幽灵缠绕着。我甚至在办公处的桌子前绘重要的图表时，都不知用什么办法消除这个倒霉的后果。我不耐烦地想，总有一天要借助他人之手干工作。就这样，我心中犯疑：自己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却又在外表上装得同一般人一样，旁人怎能不对我投以怀疑的目光？我在办公处老早就不是个快活的人了。尤其是最近连话都很少说。因此，我琢磨这三、四天发生的变化大概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就会过去了。我感到了一个人同周围完全隔绝的寂寥。

我前几天从各个角度审视了这位嫂子。——她从嫁到我家那天起，就已超越了甚至男人也超越不了的某种东西；或者从一开始她就没有应该超越的墙壁。从一开始，她就是放纵不羁的自由的女人。她迄今为止的行动只不过是不拘泥于任何东西

的天真的表现。

有时，在我眼里，她又是把一切都深藏在心中，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所谓坚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看，她远远地超出了常见的坚强人的范围。她的稳重，她的品格，她的寡言，不论谁评论，肯定认为她是一个最坚强的人。同时，她又令人吃惊地厚颜无耻。

在某一瞬间，她恰似忍耐的化身站在我的面前。而且，她的忍耐之中潜藏着不露一丝痛苦痕迹的高雅。她不紧锁双眉，而是笑容可掬；她不哭倒在地，而是端然正坐。那副模样真象要把她的双脚从座位下坐烂似的。总之，她的忍耐已经超出了“忍耐”的含意，几乎接近于她的自然面貌。

我就是这样从各个角度观察了这位嫂子。在办公处的桌子前，在午餐桌上，在回家的电车里，在小旅店火盆的周围，在各个地方，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了她。我尝到了旁人不知道的苦头，还不能对旁人讲。我常常涌出一个念头：不管怎么说，照理应该在此期间下决心回番町的家摸一摸大致的情况。可我很胆怯，没有勇气敢于这么做。明知眼前有可怕的东西，偏偏要闭上眼睛不去看它。

到第五天的星期六下午，父亲突然来电话，我到办公处的电话机旁去接。

“你是二郎吗？”

“是啊。”

“明天早晨我去你那里行吗？”

“哦。”

“碍事吗？”

“不，不碍事……”

"那么，等着我，行吧？再见！"

说到这里，父亲放下了电话。我狼狈不堪，悔不该连有什么事都没来得及问明白就放下了话筒。我顿时觉得有点怪：若是有事，父亲似乎该把我叫到跟前去呀。我仿佛感到父亲破例地从家到我这里来，同前两天嫂子的来访有某种关系。我更加忐忑不安了。

回到小旅店时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冈田从大阪寄来的彩色明信片。那是他们夫妇邀请佐野和阿贞在郊外愉快度过半天的纪念。我对着桌子把那张明信片端详了好久。

七

我在星期天虽有喜欢睡懒觉的毛病，可第二天早晨还是起得比较早。饭后拿起报纸（那报纸是我等火车时买的）匆匆浏览一遍，感到很无聊，几乎没什么值得看的。我马上把报纸扔掉了。然而，没过五、六分钟，又拾了起来。我时而吸烟，时而仔细地揩揩眼镜，手脚不闲地等待父亲来。

父亲还是没来。我清楚地知道父亲起得早。他的急性子从小就养成了。我沉不住气，想打电话问问父亲是怎么搞的。

我从小被母亲溺爱，经常躲着父亲。可是，打开窗户说亮话，慈祥的母亲比严厉的父亲还可怕。常有这样的事：父亲生我的气、责骂我时，我虽惶恐不安，却在心里想男人终归是男人。眼下同平常不一样，即使是父亲也不会轻易瞧不起我。因此，我刚要打电话，又作罢了。

父亲终于在十点钟光景来了。他穿的是外褂和裙服，极为平常的装束，但面孔显得格外安详。我从小就是在他身边长大

的，凭经验，从他的表情可以马上判断出有事没事。

“以为您会来得更早些，我刚才就一直在这里等着您。”

“我想你大概会在壁龛前等着我。我若是早一点来，怎么早也无所谓，可对不起你，我是有意来得晚一些。”

父亲把我沏的茶端到嘴边上，象是喝又象是品尝的样子，眼睛骨碌碌地环视着室内。室内只有桌子、书箱和火盆。

“房间不错啊！”

父亲经常对我说这样好听的话。他把长年社交时用惯了的话不知不觉地拿到用不着客气的家庭里来了。因为是一句十分干瘪的恭维话，在我听起来，只不过象别人说句“早安”似的。

他瞥了三尺壁龛一眼，看见了挂在那里的轴画。

“正合适啊。”

那是我特意为装饰这里的壁龛从父亲那里借来的小型的半幅宣纸的挂轴。他当时说：“你需要这幅画就拿去吧！”说完便扔给我了。我有点意外，也没说“正想要”什么的。我只是苦笑着看了看那幅画。

画面上用淡墨画一条斜杠杠，写着画赞：“此杠自己不动，一摸就动。”总之，画和字都是些支离破碎的无聊之物。

“你见笑啦？这可是一幅很古雅的作品呀，因为是挂在客厅壁龛上面的。”

“出自谁的手笔？”

“我不清楚，反正是大德寺①的什么人……”

“啊，原来如此。”

---

① 京都市上京区的寺院，里面有许多著名书法家及画家。

父亲还想把挂轴的事讲下去。什么大德寺如何，“黄桀”①如何，我听起来一点也不感兴趣。最后，他问我：“这条杠杠的意思你懂了吗？”这倒把我难住了。

八

那天我陪父亲去参观了上野的表庆馆②。过去跟他到这地方去也有几次，可我万没想到他特意到小旅店来约我同去。和父亲一起走出旅店门去上野的路上，我猜想他一定会谈点正经的事。但我根本没有勇气问他。在他面前，我绝口不提兄嫂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好象被禁用的字眼一样。

在表庆馆，父亲站在利休③的书信前，结结巴巴地硬去读他也不懂的句子，什么“请允许……”之类。看到皇室收藏的王羲之④的手稿时，他感慨地说：“嗯，果然不错。”在我看来这手稿很没意思，便说：“基本上说得过去就算不错了。”父亲连忙反问道：“为什么？”

我们走进二楼的大厅。这里整整齐齐地悬挂着十来幅应举⑤的作品，奇怪的是都连在一起，右端的岩石上立着三只鹤，除左角上有一只正展翅翱翔外，约莫有四、五米的空间是一片碧波。

---

① 日本三禅宗之一，在京都府宇治市有寺院，以藏古书闻名。

② 上野公园的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部分。

③ 千宗易的号，1520—1591，茶道名人，其一封书信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④ 我国晋代的书法家，此处指王羲之的书信集《丧乱帖》的一卷，据说是仿抄本。

⑤ 丹山应举，1733—1795，日本著名的写生画家。

“有人把贴印花纸那部分揭去当挂轴啦！”

父亲用手指给我看每幅画用手揭来揭去擦破的痕迹以及拆掉拉手后留下的白印记。我站在大厅中央听了父亲的说明，才知道对古代的日本人描绘出如此雄伟的画卷表示敬意。

从二楼下来时，父亲给我解释中国的玉石、朝鲜高丽时代的陶器之类，还讲到柿右卫门①的名字。最无聊的是吉兵卫②的饭碗。我们都觉得很累，便走出了表庆馆。右侧有一株遮掩馆前的挺拔苍松，我们缓步走在雅静的小路上。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只字不提重要的事。

“樱花马上要开啦！”

“要开啦。”

我们又缓慢地来到东照宫③前。

“到精养轩④吃饭吧？”

时间已是一点半了。我自幼随父亲外出时，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吃点东西，这已成为习惯。长大后也不想同父亲分开吃饭。可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想早点离开父亲。

上午路过时未曾留意的精养轩的门口，不知什么时候纵横交错地拉上了挂满五色旗的绳子，热烈欢迎戴大礼帽的客人。

“今天有什么事吧，大概是包租下来的。”

“不错。”

父亲停住脚步，望着在树丛间闪闪晃动的旗子。不大会

---

① 1591—1666，姓酒井田，江户初期的著名陶瓷匠。

② 1574—1656，陶瓷匠。后改名吉左卫门，剃度为僧，号为道人。

③ 在上野公园，17世纪前半叶建成，祭祀德川家康、吉宗的神社。

④ 上野公园的一家西餐馆。

儿，父亲若有所悟地问我："今天是二十三号吧？"这一天正是二十三号，是哥哥的一位叫K的朋友举行婚礼的日子。

"我倒忘记啦，一个星期前来了请帖，是给一郎和阿直的。"

"K君还没有结婚吗？"

"是吧。我不大清楚。但是不会再婚吧。"

我们下了山，最后走进了左侧的西餐馆。

"这里可以看清马路，说不定一郎会戴大礼帽从这里路过。"

"嫂子也一起来吗？"

"这我可说不好呀！"

我们在二楼窗户附近找个座位坐定，面前摆着一个插着鲜花的矮花瓶，俯视下面宽阔的三桥大街。

九

吃饭时，父亲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然而，直到喝咖啡，他也没谈正经的事。到外面时，他才露出有所发现的神情，望着对面的白楼房。

"哟，不知什么时候联营商店改成电影院啦，我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呀？"

白洋楼正面金字招牌的周围装点着无数面不值钱的小旗。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以可悲的眼神望着这个虚张声势矗立在东京中央的低劣建筑物。

"世上的变化之快真是惊人啊！一想到这里，象我这样的

人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死呢。"

因为是晴朗的星期天，加上正赶上人多的时候，马路上行人熙熙攘攘。在五颜六色、张张笑脸、步履轻松的人群中，父亲讲这种话同周围的气氛太不调和。

在回番町的家和小旅店的叉道上，我想同父亲分手。

"你回去有事吗？"父亲问。

"哦，有点事……"

"喔，到家里坐坐吧！"父亲说。

我的手搭在帽檐上踌躇起来。

"好啦，来吧。这不是自己的家吗？你偶尔才来一次。"

我不好意思地跟在父亲后面，父亲连忙回头说：

"你近来不回家，家人觉得很奇怪，都说二郎怎么搞的？俗话说'老去串门子怕给人家添麻烦'，可你是'不去串门子也怕给人家添麻烦'，这就更不好啦。"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不管怎么说，还是来的好。道理等到家后对你妈痛痛快快地说好啦！我的任务只是把你拉回来。"

父亲大步流星地走着。我心里讥笑自己简直象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一声不吭地跟父亲一起走着。这一天天气不同于前些日子，转回南方的太阳把开春第一天的和煦阳光洒在我们头上。父亲穿着水獭领子的沉甸甸的大衣，我也穿着略微厚实的大衣，我们由于刚才的走动，都感到有点闷热了。立春后，我就是这样难得地陪着父亲到处转了半天。近来，我还没有同年迈的父亲如此并肩走过。而且，我也不知道今后还能这样同年迈的父亲走几次。

我在惴惴不安之中，稍微感到高兴，伴随着高兴又感到有

点渺茫。我是在心头突然泛起伤感的气氛中，怀着听任摆布自己的心情移动着脚步的。

“你妈可有点担惊受怕呀，春分时让人给你拿去糯米团，你既没回个信，也没送回套盒。回来也好嘛，哪怕坐一会儿。你又不是有什么急事不能来。”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

“今天是隔了很久才带你回来，想让你见见大家。——你最近没见到一郎吧?”

“哦。我只是快搬到小旅店时同他告别的。”

“你瞧，糟了！今天一郎偏巧不在家。爸爸竟忘记了上野婚礼的事，都怪我不好。”

我跟着父亲终于钻进了番町的家门。

十

一进客厅母亲见到我时，只是说：“哎呀，难得哟!”我虽然差不多是被父亲以权势强拉到这里来的，一路上却也感激父亲的情分。我暗自猜测到家后见到母亲的刹那间的光景。没想到母亲这一句话打乱了我的猜测。因为父亲对家中任何人都没打招呼，完全是他一个人的主意，热情地把我这个行为不端的儿子领了回来。阿重象望着逃出去的家犬似的对我说：“瞧，走丢的孩子回来啦。”嫂子同平常一样寡言寡语，只说了句“请进!”好象完全忘记了前几天晚上一个人访问我的事。我在众人面前也有顾虑，一点也未触及那件事。比较高兴的是父亲。他以多少有点诙谐和夸张的口吻得意地向母亲和阿重讲今天是怎样把我诱骗来的。他说把我“诱骗来”，在我听起来有些夸大和滑

稽。

“因为到了春天，大家也得快活一些呀。若是老象近来这样死气沉沉的，简直是在阎罗殿里，只能把人憋坏了啊。现在是连那块泡桐地上都盖漂亮的房子呀。”

所谓泡桐地是我家附近马路拐角地皮的名字。自古传说住在那里风水不好，所以直到前些日子还空着。最近终于有人买下地皮，开始大兴土木。父亲活灵活现地对身旁的人讲起这件事，仿佛是怕自家变成第二块泡桐地似的。平时，他常住的卧室是里面连着的两间，有事时通常把母亲、哥哥叫到那里去。那天，同平时不同，他一进门就没到他的卧室，把裙服和外褂一脱就坐在那里，同我们聊个没完。

偶尔回到自己长期住惯了的家，多少有点想起遗忘的东西的感觉。离开家时还很冷，客厅的玻璃窗大体上关着双层，漫天的白霜把院子里的苔藓残酷地从地皮上揭掉了。现在，外面的隔扇都已收放在板窗隔里，里面的隔扇也都向两侧打开了。家里和天空显得最大限度地连接起来，树木、苔藓和石块都从大自然中直接跳入眼帘。一切都和我离开时有不同的情趣，一切也和小旅店有不同的情趣。

我坐在这里怀念过去，好久没有同父母、妹妹、嫂子这样在一起拉话了。家人之中，只有哥哥不在场。哥哥的名字，刚才谁也没有提到。我问了问那天他应邀参加K君婚礼的事。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去参加婚礼了，还是到上野去了，抑或是不在家。我看见眼前的嫂子，只知道她没有参加婚礼。

我为哥哥的名字没进入我们的话题而苦恼，同时也为说出他的名字而顾忌。我怀着这样的心情打量着大家，仿佛觉得没有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

过了一会儿，我对阿重说："阿重，让我看看你的房间，你吹嘘说房间收拾的可干净了，给人看吧?"她说："当然喽。我既然自吹自擂过，就请您去看看。"我站起来去看我原来的房间。在去小旅店前，我早晚起居都在这里，这是我在家中最熟悉的地方了。阿重果然跟着我来了。

十一

阿重的房间虽然没有象她吹嘘的那样漂亮，可同我那时破破乱乱的情况相比，不知什么地方显得很妖艳风骚。我盘腿坐在桌子前面铺着的图案鲜艳的坐垫上，环顾那里说："果然不错。"

桌上放着日本仿制的花饰瓷碟。"脱离派"① 的小花瓶中插着一束人造蔷薇花。绣着白色大百合花的壁饰挂在旁边。

"这不是很时髦吗?"

"很时髦呀。"

阿重假装正经的面孔上现出得意的神情。

我在那里同阿重开了一会儿玩笑。过了五、六分钟，我突然问她："近来哥哥怎么样?"于是，她压低嗓门说："有点怪呀。"她的性格同嫂子截然相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同她谈哥哥是非常合适的。一旦找到谈话的引子，下面就根本不需要我去诱导了。她心里藏不住什么事，把她知道的情况都和盘托出了。我默默地听着，到最后都有点腻味了。

---

① 1897年，从维也纳的历来的美术展览会中分离出来的工艺革新运动的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哥哥不大同家人说话呀？”

“嗯，是的。”

“那么，同我离开家时不是一样吗？”

“大概是一样吧。”

我感到失望。我边思考边把烟灰不客气地掸在花饰瓷碟里。阿重显得很不高兴。“那是放笔的碟子，可不是烟灰碟哟。”

阿重不如嫂子聪明，我知道从她口中得不到什么，便想回到父母所在的客厅里。这时，我突然听她说了一件怪事。

据她说，哥哥近来在认真地研究什么“心灵感应”之类的。哥哥让阿重站在书斋外面，他把自己的胳膊掐一下，然后问：“阿重，哥哥刚掐了胳膊一下，你的胳膊也觉得痛吧？”他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把茶杯的茶喝了后，问：“阿重，你的嗓子眼里是不是觉得在咕嘟咕嘟地喝什么？”

“我在听哥哥解释之前，吃惊地想，他肯定是精神失常了。过后，哥哥告诉我这是法国的什么人搞的实验。他说我的感受性迟钝，所以没有反应。我倒很高兴哩。”

“为什么？”

“因为有了那种反应，我比得霍乱还讨厌。”

“你那么讨厌呀？”

“那当然喽。不过，令人不痛快呀，再怎么是做学问，干那种事……”

我也感到可笑，心里有点不舒服。回到客厅后，嫂子已不在这里了，只见父母面对面地小声嘀咕什么。刚才我一个人把家里搞得热气腾腾的欢闹场面再也不见了。“我可不想那样抚养呀。”我听见这么说。“那可就难办了。”我又听见这么说。

十二

我在这里从父母口中知道了哥哥近来的一般情况。他们列举的事，除证实了我从阿重那里得到的情况外，别的没谈什么新东西。虽然如此，他们的表情也罢，言谈也罢，看起来对哥哥甚为担忧，使人觉得很可怜。他们（尤其是母亲）由于哥哥一个人使全家的气氛变得阴郁而感到难过。他们自信对自己孩子的爱超过了一般父母，这更加深了他们的不满。他们在背地里似乎认为没有理由被自己的孩子弄得如此不愉快。因此，我坐在他们面前，他们除对哥哥说长道短外，没有对任何人加以谴责。甚至平素不满意嫂子对哥哥采取那种态度的母亲，此刻对嫂子也没说一句牢骚话。

在他们的不满当中，多是充满出自同情的担心；他们对哥哥的健康状况也操了不少心；对哥哥多少受健康状况支配的精神状态也并不冷淡。总之，哥哥的未来对他们来说，还是个可怕的未知数。

"怎么办？"

这是他们商量时必然重复的话。说实在的，即便是他们都不在一起时，他们的心中也还在隐隐约约地重复这句话。

"真是个性情古怪的人，过去也常有这种情况，可因为性情古怪，说好也就好了。这次可真怪呀。"

父母从小就摸透了哥哥喜怒无常，近来更觉得哥哥不可理解。哥哥闷闷不乐的样子，从我搬到小旅店前后直到今天，一刻也没有间断，而且每况愈下，越演越烈。

"我真没办法呀，我是又生气又觉得可怜。"

母亲瞅着我，象诉苦似的说。

我同父母商量的结果，决定劝哥哥出去旅行。父母说他们对此无能为力，我提议最好拜托哥哥最亲密的H君，父母表示同意。然而，拜托的任务非我出面不成。离放春假还有一个星期，学校的课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是去拜托H君，不赶早一点不成。

“那么，这两三天或者到三泽那里让他去说说，或者看情况我直接去说说，反正得决定下来。”

我同H君交往不那么亲密，无论如何也要让三泽介入此事。三泽在校读书时曾请H君作保人。从学校毕业后，始终出入H君的家，好象他家的一名成员似的。

我临回去时想同嫂子道个别，往她的房间探头一望，嫂子正在芳江面前给光着身子的玩具娃娃穿美丽的衣服。

“芳江可长大啦。”

我站在那里，把手搭在芳江头上。芳江突然被好久没见面的叔父哄逗着，羞答答地歪着嘴笑了。出门时，已将近五点，哥哥还没从上野回来。父亲说我好久没来了，还是吃了饭见见哥哥再走，而我到底未能等到哥哥回来。

十三

第二天，我从办公处回来的路上顺便访问了三泽。听说他刚出去理发，我就不客气地进去等他。

“这两三天明显地暖和起来了，樱花也快开啦。”

三泽还没回来，他母亲来到客厅，和往常一样，同我很有礼

貌地谈了起来。

他的房间里照例挂满了画和草图之类的，几乎都碰鼻子。其中也有的不带画框，就那么光秃秃地用大头针直接钉在墙壁上。

“我不知道是些什么，反正是他喜欢的，胡乱钉在墙上了。”他母亲辩解似的说。我在旁边的书架上看到一张同圆罐子并排放着的油画。

画的是一位女人的头部，她长着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而且，那黑眼睛中柔媚的水灵灵的痴呆劲儿使整个画面充满梦幻般的气氛。我凝神注视着这幅画。他母亲苦笑着回头对我说：

“那幅画也是前两天瞎画的。”

三泽是作画的好手。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也懂一些作画方法，但从是否具备完美的艺术素质说，我毕竟赶不上三泽。我在看这幅时，联想起可爱的奥菲莉亚①。

“真有意思。”我说。

“他说是对着相片画下来的，神采没画出来，不如活着的时候能让他画下来就好了。她真不幸，两三年前就死啦。特意给她找的人家也没那个缘分呀！”

油画上的模特儿就是三泽所说的离婚后又回娘家的那位姑娘。三泽母亲还没等我开口问，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她，但一点也没涉及她同三泽的关系，也全然没谈她患精神病的事。我也不想听下去了，反倒想打断她的话。

---

①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中出现的一位年轻姑娘。她爱哈姆莱特。但父亲的死、哈姆莱特被驱逐国外使她受到强烈刺激而发疯，最后投河自尽。

话题不谈姑娘的事情后，马上又谈起了三泽的婚事。他母亲显得很高兴。

“这事您也操了不少心，这次总算定下来啦……”

前几天我接到三泽的信，信上说有点个人问题想同我谈谈，改日定去拜访。听他母亲这么说，我终于明白了。我对他母亲只表示了一般的祝贺，心里却总想先知道他的对象是不是如这幅油画所画的女人那样，有一双又黑又大的水灵灵的眼睛。

三泽没有如我想的那样回来的那么早。他母亲说大概回家时顺便洗澡去了，问我是否让她去看看三泽在干什么，我谢绝了。然而，我的话并没有达到使她过意不去的程度。

阿重——我曾问三泽是否有意娶她——现在还拖拖拉拉，不知嫁到哪里，我也没有对象，同阿重一样。已经成了家的兄嫂并不和睦。把这些事对照起来想一想，我怎么也快活不起来。

十四

不久，三泽回来了。他近来身体看来不错，理了发，洗了澡，显得满面红光。健康和幸福——他盘腿坐在我面前的神色确实说明这两个东西。他的言谈举止也活泼得使人感到他很健康幸福。我若是突然提出我带来的不愉快的事，也不会冲淡他的愉快心情。

“你有什么事吧？”

当他母亲从座位上站起身面对我们时，他这样问我。我不得不勉强地把哥哥的近况告诉了他，希望他托H君劝哥哥去旅行。

“我不为父母分点忧愁，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呀。”

他一直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抱着胳膊，望着膝盖，直到听我说完最后这句话。

“那么，我同你一起去吧。一起去比我一个人好，可以谈得详细些。”

三泽既有这番好意，我也不便推辞。他说去换件衣服，马上起身走了。不大会儿，又从隔扇背后探出头说：“喂，母亲说你好久不来了，要留你吃饭，正在准备呢。”我在这里吃饭心中也不踏实，可若是拒绝，也总得找个地方吃饭。我做了含含糊糊的回答，把很快抬起来的屁股又坐到原来的位置，眼光不住地扫视书架上放着的女人头部的画像。

“实在没有什么招待您，留您在这里会给您添麻烦的。只是一点现成的。”

三泽的母亲一边让佣人端上食案，一边来到客厅。食案的一头放着古香古色的九谷① 的小酒杯。

即使如此，我同三泽一起去 H 君 那里的时间比预定的还早。下电车后行走五、六百米来到H君的会客室时，我看了一下表才八点钟。

H君穿着丝绸和服，缠了一条白绉绸腰带，盘腿坐在椅子上。他对三泽说：“带来一位稀客呀！”H君圆脸膛，圆脑袋，留着平头，胖墩墩的象个中国人，说话也慢条斯理的，恰似中国人操着不熟练的日语。他一张嘴，肌肉丰满的脸膛就颤动，所以总是笑容可掬的样子。

他的性格同他的态度很相称，落落大方。他特意把两腿盘

---

① 石川县加贺市九谷地方，古时以产陶瓷器闻名。

坐在比较不牢靠的椅子上。从一旁看，他的姿势很拘束，却也泰然自若。他的这种表现及风度同哥哥恰成鲜明的对照，倒成为哥哥同他相结合的一种力量。哥哥在他百依百顺的态度面前，大概不会进行顶撞的。我至今还没听到哥哥说过H君的坏话。

“你哥哥还是那么用功吗？那么用功可不好呀！”

他不慌不忙地说，眼睛瞅着我吐出来的烟。

十五

不久，三泽谈起了那件事，我随即在他之后扼要地说了一下。H君扭过头来说：

“那可有点怪呀，好象不会这样吧。”

他的怀疑看来决不是假装的。他昨天参加了K君的婚礼，在精养轩同哥哥见了面。离开时，二人一起走出大门。因为话未说完，二人便漫不经心地搭伴走着。最后，哥哥说太累了，H君便把哥哥拉到他的家中。

“因为你哥哥是在我家吃的晚饭呀，似乎同平常也没有什么两样。”

娇生惯养的哥哥平素在家里很难对付，可在外面却非常稳重。然而，这是从前的哥哥。如今再用“娇生惯养”四个字来说明他就过于单纯了。我不得不问H君，哥哥当时对你主要说了些什么，不妨讲给我听听。

“没什么，家里的事，他什么也没说。”

这也是真话。记性满好的H君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谈话内容，用最坦率的态度对我讲了。

听说哥哥当时一再谈论死。他对英美流行的《关于死后的研究》这个题目感兴趣，大都谈这方面的问题。可一切都不能使哥哥满意。他叹息说，虽读了梅特林克[1]的论文，也是跟普通的“招魂术”一样无聊。

H君同哥哥的谈话只限于学术研究方面。H君似乎认为这当然是哥哥的本领。可是，我听起来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位哥哥和家里的哥哥分成两个人考虑，而只能认为家里的哥哥是从这位学者的哥哥产生的。

“这是心理上的动摇呀，是否同你家有关系我不了解，不过，肯定是思想上动摇不稳而形成的。”

H君最后这样说。他并且承认哥哥有神经衰弱症。然而，这也并不是哥哥的隐私。哥哥每次见到H君几乎象口头禅似的一再谈到自己的神经衰弱。

“因此，这次出去旅行是最好不过的了，这样的话，我可以劝他试试看。不过，他会马上同意吗？他是个不好动的人，也许是很难去的。”

H君的话里缺乏自信。

“如果象您说的那样，我想坦率地问问他如何？”

“那不行啊。”

H君苦笑着。

从H君家出来时已快到十点了。几个稀稀落落的人影悠闲地趿拉着木屐，漫步在闲静的住宅街上。天空星光暗淡，恰如眨着困倦的眼睛。我感到眼前被一层模糊的东西包围着，在昏暗的街道上同三泽肩并肩地走回去了。

---

① 1862—1949，比利时的诗人和剧作家。作品多带有象征性的神秘倾向。

十六

我伸长脖子等待H君的消息。樱花的信息开始出现在东京市内报纸的一个星期之后，H君还是没来任何消息。我失望了。我又不愿打电话到番町的家询问。我心想随它去吧，便一动不动地呆着。这当儿三泽来了。

"听说有点不顺利。"三泽说。

事实果然不出我所料。哥哥断然拒绝了H君的劝告。H君不得已把三泽叫来，让他把结果转告我。

"那么说，你是特意来的喽？"

"就算是吧。"

"你辛苦了，对不起！"

除此之外，我再不想说什么。

"H君就是那种人，他很过意不去，觉得自己要负责似的。他说这次事情太突然，没有办好，等暑假时一定把你哥哥领到什么地方玩玩。"

我不禁苦笑着瞟了这样安慰我的三泽一眼。在H君这种非常悠闲的人看来，春假和暑假大概都一样；可在我们这些蹲办公室的人看来，暑假是遥远未来的事。遥远的未来和现实之间蕴藏着巨大的不安。

"不过，没有办法呀。本来我想随便做个计划能够适合哥哥，让他自由活动一下。"

我终于失望了。三泽对我的想法未发表任何评论，他把胳膊肘支撑在桌角上，又托住腮帮子瞅着我的脸。过了一会儿，三泽说："所以，你还是照我说的办为好。"

前些日子去托H君帮哥哥的忙。在回家的路上，一声不吭的三泽突然在马路中心使我怔住了。他对哥哥的事一直没说一句话，当时却突然捅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让你哥哥出去旅行也罢，让他快活一些也罢，你与其为这些事操心，不如自己早点结婚为好。这样做对你有利哟！"

那晚上三泽劝我结婚可不是初次。我总是回答他没有对象。他最后说给我介绍一个。而且，一个时期几乎快要成为事实。

我那天晚上对三泽又谈了这些话。他记得此事，但比平时冷淡些。

"那么，照你说的办，真能给我找个对象吗？"

"如果真的照我说的办，真能给你找个好对象。"

他说这话时心中似乎已经有数了。我想大概是从他最近要娶的女人口中听说的。

他对那位黑黑的大眼睛的精神病姑娘已经谈的不多了。

"你未来的妻子还有那么一副面容吗？"

"啊，让我怎么说呢，改日介绍给你看看。"

"结婚典礼在什么时候？"

"按对方的意思，也许要拖到秋天。"

他似乎很愉快。他把自己过去的诗兴投到即将来临的生活中了。

十七

四月不知不觉过去了。樱花从上野、向岛，然后是荒川，按着这个顺序逐渐开放，又逐渐凋谢。我虚度了一年之中最愉

快的这一赏花时节。然而，春去夏来，大地披上新绿之后再回过头看一看已经过去的春天，就深感不能令人满意。即使如此，虚度的时光还是很宝贵的。

自那以后，我一次也没登家门；家中谁也没到这里来。母亲和阿重倒是打来一两次电话，只不过谈些我穿的衣服之类。我根本没见到三泽。樱花盛开时，大阪的冈田又寄来一张彩色明信片，同上次一样，有阿贞和阿兼的签名。

我每天如同到办公处上下班的动物。到五月底，三泽突然寄来一个大请贴。我以为是结婚通知，便拆开看。没想到，原来是富士见町[①]的“雅乐[②]练习所”的请贴。上面写着：“兹定于六月二日举行音乐演奏会，下午一时开始，敬请届时光临。”我过去没想到三泽同这方面还有关系，他为什么要把请贴送给我？我一点也不理解。半天之后，我又接到了他的信。信上附带说一句：六月二日务必来！既然要我务必去，他本人无疑要去。由于对方盛情邀请，我决定不管怎样也得去看看。可我对雅乐本身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兴趣。促使我情绪转变的，倒是三泽在收信人的姓名后[③]作为“又及”附记的一条短消息：

“H君是位诚实的人，他终于说服了你哥哥。据说已约定今年六月学校课程一结束，二人即到某地旅行。”

我为父亲，为母亲，并为哥哥本人而感到高兴。哥哥既然有心思答应H君出去旅行，只这点就表明他有很大变化。不喜欢装假的哥哥肯定会付诸实行的。

---

① 在东京千代田区。

② 日本古代的宫廷音乐。

③ 日本书信的写法，收信人的姓名通常在信的最后。

我没有询问父母是否属实，也没有设法请H君证实这个消息，只想从三泽口中再了解得详细点。我琢磨在这次见面时也不迟，便暗自等待他所说的“务必来”的六月二日。

六月二日偏巧下雨。十一点光景，雨虽停了一下，但毕竟到了雨季，天空没有一下子放晴。马路上的行人一会儿打着伞，一会儿又折起来。城门外的长长柳枝倒垂着，仿佛缕缕青烟。从下面走过时，使人感到灰白的霉粉之类粘在衣服上，经久不落。

雅乐所的大门里排列着很多人力车，也有一两辆马车，但看不到一辆汽车。我在正门口把帽子递给一个穿一身带有金黄色钮扣制服的人。另一个人把我领进了观众席。

“请坐在那边！”

他说完又回到正门那边去了。椅子上稀稀落落地只有几个人。我在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坐下，尽量不让别人看见。

十八

我心里一边等待三泽，一边四下张望，可是，哪儿也没见到三泽的影子。观众席除正面外，左右还有两个侧席。我是被人领着从正门向左走到尽头又向右拐，从金色屏风前面通过才到正面席的。我前面有两三位穿有家徽的和服的女人，后面是两位穿土黄色军装的军官。此外，还有六、七个人散坐在各处。

同我隔一个座位的一对夫妻正在谈论舞台正面挂的幕布。幕布上竖染成好几行似乎与雅乐毫无关系的奇异的花纹。

"那是织田信长[①]的家徽呀。据说信长哀叹王室的衰落，捐献了那种幕，从此以后必定得挂带有木瓜纹样的幕。"

幕布的上下镶着紫地金色蔓藤花纹的边。

向幕布前方望去，正中央放着鼓。鼓上涂着绿、金黄、赤三种美丽的色彩，装在又薄又圆的框子中。左端有个熨斗大小的钟也吊在框子中。此外，还有两把古琴和两面琵琶。

乐器前是铺着天蓝色地毯的跳舞的地方。结构很象能乐[②]舞台，三面观众席都是分开的。相隔四、五尺的距离，阳光可以射进来，通风也好。

我正在好奇地欣赏这种情景时，观众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位N侯爵[③]，记得我在一次音乐会上见到过他。他对旁边一位秃顶的矮胖子好象谈他的妻子似的："今天因为有教育会，不能来了。"后来三泽告诉我，这位小圆胖子是K公爵[④]。

三泽身穿大礼服，在舞乐开始五、六分钟前才到。他在门口金色屏风那里环视观众席，犹豫了一会儿，一看到我便立即到我身旁坐下。

和他前前后后，有一位身材修长的男青年领着两位妙龄女郎也到正面的席位来了。男青年身穿大礼服，姑娘们自然穿和服礼服。男青年同陪伴他的一位姑娘面庞极为相似，我马上意识到他们是兄妹。他们隔着五、六排人头同三泽互相致意。男

① 1534——1582，日本战国、安土时代的武将。

② 日本古典歌舞剧的一种。

③ 据漱石1911年6月3日的日记，指锅岛侯爵。

④ 据漱石上述日记记载，指九条公爵。

青年尽量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样子，女方稍微有点羞怯。三泽特意站起身来。妇女一般坐在前面，所以，他们最后还是没到我们旁边来。

“她就是我的未婚妻。”三泽悄声告诉我。我在心中对比着那位有一双梦幻般大黑眼睛的精神病姑娘和这位距自己四、五米远坐在那里的面色红润的姑娘。她坐在那里只露出乌黑的头发和发际，这也被人遮住，随便看不到。

“另一位姑娘呀……”三泽又悄声说着，然后突然把手伸进衣袋里，掏出了白纸片和自来水笔，马上在上面写什么。正面的舞台上，雅乐演员已经出场了。

十九

演员的头上戴着帽子或头巾之类叫不出名字的新奇的玩意儿。我熟悉《富士鼓》①，心想这大概就是鸟形盔一类的东西。从脖子往下也同头上戴的东西一样，都不是现代的东西。他们身穿锦缎做成的上衣和裙裤。这种衣裤没有垫肩及垫托物，肩膀附近用柔软的线紧紧附着在身上。白袖口上缝有三寸宽的红绸子。他们都穿着白色紧扎的和服裙裤，一律盘腿坐在那里。

三泽把在膝上写了什么字的白纸片揉烂了。我从旁边看到了他揉烂的纸团。他什么也没对我说，只是望着舞台。从蓝

---

① 谣曲之一。世阿弥元清作。说的是大阪的一位叫富士的演奏雅乐的人的妻子，因做了恶梦便领着女儿去东京，得知丈夫被害因而精神失常。女人穿上丈夫遗留的衣服，头戴鸟形盔击鼓狂舞，故名《富士鼓》。

地毯左侧帐幕的影子下出来一个人，手中拿着矛。此人也同奏管弦乐的人一样，穿着锦缎背心。

三泽总是不想说“另一位姑娘”的事。观众非常肃静，甚至挨着坐的人都怕说话。没办法，我只好忍耐着，不去催促三泽。三泽也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他同我一样，似乎第一次在这里露面，显得有点拘束。

舞蹈在彬彬有礼的观众面前按既定的安排进行，不厌其烦地做一些单调而文雅的手足动作。他们的服饰，每换一个主题就有古代的闲雅色彩，一幕一幕从我们眼前掠过。有的人帽子上插着樱花，宽大的纱袖下面透出火红的五色花纹，还佩带着金刀。有的人在束紧袖口的红衣上披着一件中国锦缎做的无袖短外套，一直耷拉到膝盖上，恰似一位锦缎裹成的猎手。有的人散披着类似蓑衣的青衣，腰上挂着青斗笠。——一切宛如梦境一般，使观众领略了我们祖先留下的远古的遗物。观众带着很难得的表情在欣赏，三泽和我坐在那里都有点象鬼狐缠身似的。

舞乐告一段落时，不知谁说了一句“用点茶去”，周围的人便离开座位向另外的房间走去。这时，刚才同三泽约定好的那位女人的哥哥走了过来，以熟悉的口吻和三泽交谈着。他似乎是位与这次雅乐演奏会有关的人，谁接受了当天的邀请，他都一清二楚。三泽和我向他请教了直到现在还在那里的华族、高官和名流的尊姓大名。

在另外的房间里有咖啡、巧克力和夹心面包之类。虽然看不到一般演奏会那种不礼貌的行为，但由于人多拥挤，有些妇女一坐下就不离开座位了。三泽和他的朋友把点心及咖啡放在盘子里，特意端到两位姑娘面前。我剥着巧克力的锡纸，站在

门口，从远处偷偷地瞅着他们。

三泽的未婚妻鞠了个躬，只取了咖啡杯子，没有动点心。所谓“另一位姑娘”，连咖啡杯子都不轻易伸手去取。三泽端着盘子站在那里，看样子撤回来也不好，递过去也不好。姑娘的脸上涨满了孩子般的痛苦表情，比刚才见到时还厉害。

二十

我刚才就对“另一位姑娘”特别注意。这肯定是三泽的神情及态度这个重要原因，对我起了作用；单以她的美丽姿色，也足以吸引我的视线。每当舞乐演出的间歇，我就不断地向她和三泽的未婚妻的背影望去。我的座位很方便，可以自然地看到她们，我都用不着特别转动眼珠。

我刚才是一味地望她们的脖颈，现在站在比较自由的地方，开始斜视她们的面庞。我琢磨说不定会有从正面看到她们的机会，便一边往嘴里塞巧克力，一边暗自密切注意捕捉这一瞬间。可她和三泽的意中人始终没有面对着我这个方向。我从远处只看到了她们容貌三分之二的侧面。

这时，三泽又端着盘子向这边走来。从我身旁经过时，他笑嘻嘻地说：“怎么样？”我只问候他：“你辛苦了！”随后，那位身材修长的哥哥来了。

“到那边去吸支烟怎么样？吸烟室在那边的尽头。”

我同三泽刚有点头绪的谈话又告吹了。我们跟着他到吸烟室去了。这个比较狭小的房间全给烟雾和男人占满了，比想象的还要热闹。

我在角落里见到一个熟人。他是位有雅乐师姓氏的大眼睛的男子。作为某一协会的主要成员，他在舞台上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大眼睛。他正以说台词时那样深沉的腔调在同旁人交谈。他几乎和我们脚前脚后地走出了吸烟室。

“听说他到底当了演员啦。”

“赚了钱吧？”

“哦，大概赚了。”

“前两天报上登的什么节目，是他演的吧？”

“哦，听说是他。”

他出去后，房间当中有三个男人这样议论他。三泽的朋友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告诉了我们。其中，两位是公爵，一位是伯爵。三个人都是朝臣出身的华族。从他们的交谈判断，他们似乎对剧这种艺术没有任何知识和兴趣。

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听了两三支西洋曲子之后，快到五点时离开了雅乐所。周围没人时，三泽这才开始谈“另一位姑娘”的事。他的想法同我当初判断的一样。

“怎么样，满意吗？”

“长相不错呀！”

“只是长相吗？”

“其他我不了解，不过有点守旧吧？好象凡事只要客气就是礼貌。”

“总是同家庭教养有关系啊。不过，那样做是不会错的哟。”

我们沿着堤坝走着，上面的松树挂满了雨水，映在空中更显得郁郁葱葱。

二十一

我同三泽没完没了地谈论着女人。他的未婚妻是宫内省①一位官吏的女儿。她的伴侣同她是要好的朋友。三泽同她商量好，特意把她的伴侣约了出来。我让三泽给我介绍了她的伴侣的家庭、地位、所受教育等所能得到的情况。

我喧宾夺主了。在雅乐所见到三泽之前，我在心中一直暗想那天的话题应是谈H君同哥哥今年夏天一起外出旅行这件事。离开雅乐所时，我才感到此事竟成了小小的陪衬。我快要同三泽告别时，才站在十字路口说：

"我今天见到你本想好好问问你关于哥哥的事。可现在看来只好照H君说的办了。"

"H君特地把我叫去那么说的，没错，不要紧的。"

"去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只要想去，什么地方都无所谓。"

处于观望地位的三泽的眼里一开始就没把哥哥的命运当成一个了不起的问题。

"我看应该积极抓紧进行单方面的工作才好。"

我独自回小旅店的途中，不能不考虑兄嫂的事。然而，那天见到的那位姑娘在我头脑中所占的位置说不定比兄嫂要多。我同姑娘连句话都没搭上，也没能听到她的声音。三泽说只想让我们二人的目光能够自然地在同一房间相遇，而不喜欢留下矫揉造作的痕迹，因此，就没有对我做任何介绍。说完，他便

① 旧时主管皇室、皇族、华族事务的官厅，相当于现在的宫内厅。

向我表示了歉意。他的做法不论对她还是对我都很简单直率，不至于引起麻烦困扰。唯其如此，才令人感到美中不足。我想让他再想点办法。三泽解释说："不过，我不了解你的意思呀。"他这么说，也只好如此。既然这样，我也就不想死盯住她不放了。

此后的两三天，她的面容虽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然而，我还没有发热到急着去见她。那天一时激动的心逐渐凉下来之后，番町家中的事又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勉强从远处嗅了一点女人的味道，其结果起了反作用，倒使我变得邋遢起来。我在往返办公处的路上，手摸长满胡茬的脸，悲观地想：我真象不费事就坐上电车的貉一样。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母亲打来了电话。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昨天H君到家来玩了。母亲说，嫂子有点感冒，由母亲代表招待客人，H君提起了同哥哥一起旅行的事。母亲高兴地向我道了谢，还说父亲也问我好。我回答说："那很好啊！"

那天晚上我思绪万千。我认为旅行对哥哥有利才烦劳H君办了这些手续；可说句心里话，我最烦恼的还是哥哥对我的看法。他是怎样看我的？恨我恨到什么程度？怀疑我到什么程度？我最想知道这些。因此，我放不下心的是未来的哥哥，同时也是现在的哥哥。我好久以来就无法同他见面，几乎一点也不能直接了解他现在的情况。

二十二

我感到有必要在出去旅行之前见H君一面。

从人情来说，也需要对H君盛情解决我所拜托事情的好意

表示感谢。

我从办公处回来时顺便到他家大门口递上一张名片。传达的人刚到里面，他那胖墩墩的圆身子马上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说真的，我现在正为明天的课程犯愁呢，如果不是急事，今天就算了吧。”

一向对学者生活不关心的我听到H君这番话，忽然想起哥哥的日常表现。他们关在书斋里，未必是对家庭及社会的反抗。我问H君什么时候方便，决定改日再来。

“那么，对不起，就这样办吧。我尽可能早点把课程结束，也好同你哥哥一起去旅行。”

我不能不对H君恭恭敬敬地鞠个躬。

我再次访问他家，是两三天后梅雨放晴的傍晚。这位胖子坐在那里，说是太热了，把单衣的掩襟敞开，直到胃的上方。

“哎呀，去哪儿呢？去大海还是去高山，还没定下来呢。”

真不愧是H君，去什么地方似乎一点也不在意。我也是满不在乎，可是……

“关于这件事，我还有个希望。”

我家中的一般情况，前几天同三泽一起来的时候，我已对H君讲了。然而，哥哥同我存在的那种特殊关系，还一点没告诉H君。不过，我琢磨此事到什么时候也不该由我在H君面前捅开。就连亲密的三泽，一提到这件事也只不过是猜测一下。H君说不定从三泽那里间接地听到一些他猜测的情况。但我既然没把事情挑明，H君就无法判断事情的真假程度。

我非常想了解哥哥现在是怎样看我的，怎样认识我的。为

了搞到这些情况，如果这次想借助H君，那就势必要把一切对他和盘托出。我之所以对三泽什么也没说，好象抢在他前面只身访问H君，实际上也是因为我尽量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件事的真相。然而，那件事的真相，我甚至对三泽都感到良心上说不过去，就更没有理由在H君面前说了。

不得已我把这个特殊的问题当作一般问题处理了。

“也许要给您添麻烦的，您同哥哥一起旅行期间，能否把哥哥的言行举止、思想感情等情况，就您观察到的，尽量详细写给我？弄清这些情况，我想也有助于家人怎样对待哥哥。”

“是啊，这也不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可似乎有点难办呀。哦，做这种事，首先就没有时间。就算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吧。索性在我们旅行回来后，你来这里慢慢谈谈吧。”

二十三

H君说的是正确的，我低垂眼睑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了谎：

“其实是我父母担心，他们说若能办得到，就想一段一段地了解整个旅行过程的情况……”

看我露出一副窘态，H君笑了起来。他说：

“你不必那么担心嘛。不要紧的，我担保。”

“不过，因为老年人……”

“那就不好办啦。所以，我不喜欢老年人。你回家就这么说，没关系。”

“再没什么好办法了吗？既让您不感到麻烦又能使我父母满意的办法。”

H君又抿嘴笑了。

“谁有那样的灵丹妙药？你呀！——不过，既然你特地委托我，我就这样办吧。如果在旅行地有值得向你报告的事，那就给你写信；如果不给你写信，那就是同平常一样，你可以放心。这样行吧？”

我再不能对H君提什么希望了。

“这就行了。不过，您所说的值得向我报告的事，不要理解为一般说的不测事件，而应解释成您观察到的哥哥的思想感情中那些不同于寻常的东西。可以吧？”

“还相当麻烦哩。不过，算了，可以这么办。”

“还有，哥哥也许会提到我的事，母亲的事，家庭的事情等等，我想也请您不客气地一一告知。”

“嗯。只要没妨碍就告诉你。”

“有妨碍也不要紧，还请告诉我。否则，家人不好办呀。”

H君一声不吭地吸起烟来。我发现自己尽管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却有点说的过分了，一种多此一举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H君望着院子，角落里种着五、六棵房东从秋田带来的大蜂斗菜。雨后的初夏，天空总是把明亮的光辉洒向大地。所以，蜂斗菜的粗茎在薄暮中显得格外绿油油的。

“那里有个大癞蛤蟆哟。”H君说。

闲聊了一会儿之后，我想趁天还未黑时离开这里。

“你的婚事怎么样啦？前两天三泽来这里时得意地说给你找个漂亮的哩。”

“哦，三泽也是挺好管闲事的。”

“可是，好象不完全是出于好管闲事才给你介绍的哟。所以，你也得适可而止，娶过来算了。听说容貌不错嘛，你不满

意吗？”

“不是不满意。”

H君笑着说："哈哈，还是满意的呀！”我走出H君的门，心想此事如不及早设法解决，情理上对三泽说不过去。然而，哥哥的问题尚未告一段落，我也就没心思转到这件事上来。我也胡乱想过，倒不如女方一狠心直接来对我说："如果你爱上了我，就……"

二十四

我又去访问三泽。但不是拿定主意后去见三泽的。所以，实际上，我是不想向前挪动脚步。我的态度总是优柔寡断。我只是漫不经心地谈论那位姑娘。

“怎么样啊？”

三泽这样问我，结果，我连一句得要领的话都回答不出来。

“我的职业飘飘忽忽的，生活不稳定，象个流浪汉似的。可我若是家庭的一员，也还要受一定的方针支配，一步一步地打好基础。而你同我完全相反。你虽然在成为一家之主啦，当别人的丈夫等方面有意绞尽脑汁，但在职业问题上，你却解决得很干脆利落，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心里也不大踏实呀。”

我接到冈田从大阪的来信，他说在那里已有合适的工作，劝我去。我琢磨说不定要离开现在的办公处。

“前两天你不是还一再嚷嚷着到欧美旅行吗？”

三泽揪住我的矛盾不放。对我来说，到西洋去还是到大阪

去，此刻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什么事没个目标可不成呀。我那么认真地考虑你的婚姻问题也太傻了，算了吧。”

三泽似乎很生气，我自己也气的不得了。

“对方究竟说了些什么？你光指责我，我还一点不了解对方的意思。”

“我怎么知道啊？我对对方什么还没说哩。”

三泽有点激动。他激动是有道理的。他对女方的父兄也罢，对女方本人也罢，还只字未提我的事。即使有什么差错，也只不过是在不影响他们面子的情况下，把女方和我置于相互交换视线的范围内。三泽特别感到自豪的是，这种办法一点也留不下人为的痕迹，几乎是利用自然条件而促成的。

“你既然没考虑成熟，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那么，让我再稍微想一想。”

三泽似乎很不耐烦，我自己也很不愉快。

H君同哥哥一起乘火车离开东京，是我到三泽那里后还不到一个星期的事。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出发时间和旅行日期。三泽和H君都没有告诉我，我只是从家中打来的电话中知道的。我接电话时，想不到是嫂子的声音。

“哥哥是今天早晨出发的，爸爸说告诉您一声，我这才找您说说。”

嫂子的口气是一本正经的。

“和H君同行吧？”

“哦。”

“去什么地方？”

“听说好象是到伊豆海岸转转去。”

“乘船去吗？”

“不，还是从新桥……”

二十五

那天我没有回小旅店，从办公处马上回到番町的家。直到昨天我还怕靠近这里，一听说哥哥动身了，便马上登门。我这种做法太自私自利了。我不想隐瞒这一点。家里似乎没有一个我需要隐瞒什么的人。

嫂子正在茶室看杂志的卷头插图。

“今天早晨对不起了。”

“哎哟，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是谁呢，二郎。刚从京桥① 来吧？”

“哦，天气热起来啦。”

我掏出手绢擦脸，然后脱掉上衣放到铺席上。嫂子递给我一把扇子。

“爸爸呢？”

“爸爸不在家，说是到筑地有什么事。”

“去精养轩了吧？”

“不是。我想大概是别处的茶馆。”

“妈妈呢？”

“妈妈正在洗澡。”

“阿重呢？”

① 中央区的町名，从前叫京桥区。二郎的办公处在曲町区有乐町，上文已交代二郎是直接从办公处回家的，此处可能是作者笔误。

“阿重也……”

嫂子终于笑了起来。

“在洗澡吗？”

“不，不在家。”

女佣人进来问冰水里放草莓还是放柠檬。

“家里已经能保存冰啦？”

“哦，两三天前已经用上冰箱啦。”

也许是心情的关系，嫂子比我上次见到时有些憔悴，两颊好象清瘦了些。在夕阳照射下，她的脸蛋一动，就一晃一晃的从我眼前掠过。因为她是左脸对着廊子坐着。

“哥哥到底是下决心出去旅行啦。我原以为他这次也许会往后拖一拖。”

“他不会往后拖的。”

嫂子说这话时低垂眼睑，声音很低，比平时更加冷静深沉。

“哥哥很守信用，既然同H君约定好了，他一定要实现……”

“不是这么回事呀。他不往后拖，不是这个意思呀。”

我呆呆地望着嫂子的表情。

“那么，哥哥是什么意思才不往后拖的？”

“什么意思？——你不是知道了吗？”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哥哥不理我呀。”

“你是说不理你才出去旅行的吗？”

“不，我是说他把我讨厌透了，因此才出去旅行的。也就

是说，他没把我看成是他的妻子。”

“所以……”

“所以，我是什么都无所谓，他出去旅行了。”

嫂子说到这里便不吭声了，我什么也没说。这时，母亲从浴室出来了。

“哎哟，什么时候来的？”

母亲看到我同嫂子正坐在那里，脸上显得很不高兴。

二十六

“再不及时把芳江叫醒，她晚上又不好好睡啦。”母亲说完，嫂子不言不语地站了起来。

“起来后马上让她洗个澡呀。”

“哦。”

她的背影拐过走廊后消失了。

“芳江还睡午觉啊？怪不得这么静呢？”

“刚才不知因为什么还撒娇哭鼻子，后来就睡着了。不管怎样，已经五点了，时候不早啦，若不及时叫醒……”

母亲脸上很不满意的样子。

我那天难得地坐在家里的饭桌前吃晚饭。

被叫到筑地的饭馆或酒馆的父亲自然没有回来，可阿重还是按时回来了。

“喂，还不快来坐一坐？大家一直等着你从浴室出来呢。”

阿重一屁股坐在廊子上，用团扇向浴衣的胸襟里扇风。

“虽然是一位稀客，可不那样催逼我不成吗？”

阿重板着面孔，故意转到鼻尖下的八角金盘方向。母亲瞅

着我笑了起来，似乎在说：瞧，又开始了。我还想开个玩笑。

“你若认为我是个客人，就不要把你的大屁股对着我，快点到这里坐坐。”

“真讨厌。”

“天这么热，你究竟一个人到哪儿去闲逛啦？”

“到哪儿去你管不着。你说我闲逛，首先你使用的字眼就很庸俗呀。——好啦，我今天去阪田那里，把哥哥的秘密全都打听到了。”

阿重把哥哥叫大哥，把我叫哥哥。当初把我叫小哥，可我每听到“小”字就有一种奇妙的不快感，所以到底让我把“小”字去掉了。

“我对大家讲讲可以吧？”

阿重把在澡塘里泡过的红扑扑的脸一下子朝我转了过来。我连忙把眼睛眨巴两下。

“不过，你刚才宣布可是哥哥的秘密呀。”

“哦，是秘密。”

“若是秘密，说出来肯定不好呀。”

“说一说满有意思嘛。”

我不知道阿重会冒冒失失地说出来什么，心里有点胆怯。

“阿重，你不知道逻辑学上说的‘contradiction in terms’①吧？”

“好啊，你认为讲那样傲慢的英语，别人就不知道吗？”

“你们两个人都算了吧，说些什么呀，一点也没意思。你

---

① 逻辑学用语，名词矛盾。这里指用词过于夸张，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

们又不是十五、六岁的孩子！”

母亲终于批评了我们。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马上结束了舌战。阿重也把团扇扔到廊子上，老老实实地到饭桌来了。

局面一转之后，阿重在吃饭时到底没有机会泄漏那个神乎其神的秘密了。母亲和嫂子完全没有露出感兴趣的模样。一个叫平吉的男人从里边出来往院子里洒水。母亲说："还不那么干燥，随便洒一点就算了。"

二十七

那晚我离开番町的家是在天黑的时候刚点灯不久。尽管如此，在饭后我坐在那里同大家也只闲聊了约摸一个半小时。

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阿重到底揭出了我的秘密，使我陷入窘境。然而，所谓秘密也就是我的婚事，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保密的。因此，我反倒放心了。

"妈，听说哥哥瞒着我们前两天相亲去啦。"

"我怎能瞒着你们相亲啊？"

我趁母亲还没开口，打断了阿重的话。

"不，我可是从可靠人士那里听到的呀。你再装聋作哑也不顶用。"

从阿重口中听到"可靠人士"这个词儿，我不禁苦笑了。

"你这个笨蛋。"

"说我笨蛋也可以。"

阿重把六月二日的事情喋喋不休地对母亲和嫂子讲开了。其详细程度使我有点惊诧。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催问自己：她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阿重只是心怀叵测地微笑着，绝口不提情

报来源。

“哥哥对我们一言不发，一定是因为有难以开口的地方。噢，对吧，哥哥？”

阿重不仅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反而从对面戏弄我。我说：“随你怎么说吧。”母亲认真地问我事情的来龙去脉时，我照实简单地做了回答。

“事情只不过如此。而且，对方一点也不知道，所以你们知道也就算了。象阿重那样不负责任地宣扬，对我倒没什么关系，可对方说不定会遇到麻烦的。”

母亲脸上露出对方不会感到麻烦的表情，开始追问起细节来：什么有多少财产啦，亲戚里有没有穷人啦，有没有遗传什么的重病啦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根本答不出来。不仅如此，到最后我甚至听起来都腻味了。我终于从番町的家逃脱出来了。

那天晚上母亲对我提出各种问题时，嫂子始终都在场，可她对这些问题几乎一言不发。母亲对她也未曾说过类似商量的话。母亲和嫂子的这种态度颇能代表两个人的气质。然而，这也不能认为只是二人不同气质的一种对照。嫂子象是在维护她的纯粹的局外人的立场，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到照看芳江似的。芳江已养成只要天黑马上就得睡觉的习惯，可那天晚上由于午觉睡过了头，结果在我回去之前一直没有钻进蚊帐。

回到小旅店后，我感到自己的房间特别闷热，便有意关上电灯，一声不响地坐在暗处。今天早晨启程的哥哥今晚宿在何处？H君今晚同他谈些什么？H君那张从容不迫的脸自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同时，我还看见了哥哥那消瘦的面孔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二十八

从第二天起，我就一心等待H君来信。一天，两天，三天，我扳着指头计算日期。H君杳无音信，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来，我感到了失望。H君没有那种不负责的轻浮。然而，正如我所料，他过于悠闲自得了，以致不会为我忠实地完成任务。我作为那些急不可耐的人们中的一员，望眼欲穿地盼着他来信。

恰好在他们动身后第十一天的晚上，我才收到了沉甸甸的一封信。H君用自来水笔在小格格的西洋信纸上写得密密麻麻的。从页数来说，两三个小时是写不成的。我开始读起来，那姿势好象被绑在桌子前的玩具娃娃似的。我的眼睛里放射出火焰般的目光，决心把这小黑字的一笔一划也不漏掉。我的心简直被钉在每一页上面了，有如雪地的爬犁一样在上面滑行。总之，我从H君来信的第一页第一行看起，直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我完全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

信的内容如下：

邀长野君（哥哥的姓）出来旅行时，您托我的事，我当时虽接受下来了，可事到临头又想——到底是办不到；即使办得到，也无必要；或者不管有无必要，干这种事总是于心不安。开始旅行的头两天，这三件事的全部或某一部分经常在我头脑里翻腾着。因此，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样下去势必要毁约。到第三、四天时，我不能不稍加思索一下。第五、六天，积以时日，我不仅考虑，而且认为按照约定给您写信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这里说的“必要”的意思，您我的理解可能大有出入。您如果把这封信读完就会明白的，我无须说明。还有，当

初我在伦理道德上有一种于心不安的感觉，虽过了这么多天也未能泯灭；但您我之中有一方认为很有必要的程度是以抑制住我的这种感觉，这也是真的。恐怕没有时间写信——只有这个问题，如同开头对您说的，总是缠着我不放。我们二人在同一房间睡觉，在同一房间吃饭，散步也在一起。洗澡时只要浴室的结构允许，也在一起。这样算起来，我们分头行动的时候就只有上厕所了。

自然，我们二人并不是从早到晚聊个没完没了。有时我们手里随便拿本书看，有时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此刻我是在他面前假装糊涂地写他的事，而且还偷偷地让别人知道，这对我来说有点难办。尽管我承认有必要写信，可对这一点也感到棘手。因为我一再想找个写信的机会，可总是没有找到啊！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牵着我的手去做我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我开始写这封信，不那么顾忌你哥哥了。但愿能在这种状态下把这封信写完。

二十九

我们在两三天前来到镰仓市的一个叫红谷的深处，身体感到很疲惫，便在峡谷里休息下来。住的地方是我亲戚的一个小别墅。房主说他不到八月份难以离开东京，房子在这之前随便由我用，没想到在旅行中就用上了。

提起别墅，听起来名字很好，其实这里很难看又很狭窄。从格局来说，颇像东京近郊的每月四、五十元工资的下级官吏的住宅。由于是乡间，宅内的土地多少宽裕些。庭院和菜园里不知名的东西从屋檐一直延续到坡下的篱笆跟前。篱笆卦面，

珊瑚树的果实累累。透过树叶可以看见附近草房顶的四分之一。

从同一屋檐下面望去，隔着峡谷，对面的山历历在目。整个山都是某位伯爵的别墅占地。偶尔从树丛间可以看见单和服的颜色，可以听到崖上传来妇女的声音。悬崖顶上耸立着一棵参天的大松树。我们每天怀着学习高深课程的心情，早早晚晚从低屋檐下面仰望这棵松树。

在迄今为止走过的地方，你哥哥似乎对此处最为满意。这里面也许有种种含义，但我以为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使他完全成为这个只有两个人独立生活的一家之主的气氛，给了您这位不善于交际的哥哥一种镇静的感觉。过去在哪儿也睡不好的哥哥，到达这里那天晚上就睡得很香。此刻我这样用自来水笔写信的时候，他正在酣睡呢。

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是来这里之后沾了偶然幸运的光：这里用不着象普通旅店那样两个人始终促膝对坐，在一个房间里无所事事。我刚才已说过，这里房子非常狭小，同门外右面坡上的某位富翁建造的洋房比起来，只不过是个地地道道的火柴盒。尽管如此，还围了一道篱笆，成为脱离四周的独门独户。虽不宽敞，却也有五间房子。你哥哥和我睡在同一房间里吊着的一顶蚊帐里。然而，和旅店不同，不需要同一时间起床。一人起来，另一人也可以尽情地睡。我可以不惊动你哥哥到隔壁客厅里，面对那张纸胎漆的桌子坐着。白天也如此，两人面对面坐着感到痛苦时，谁都可以随便离开做自己想做的事，多长时间都可以。尔后，在适当的时候又出来碰头。

我就是利用这一偶然机会写这封信的。我能够意外地利用这个机会，对您来说，我感到是一种幸运；同时，我承认有必

要利用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却是种遗憾。

我说的事，并没有按顺序写成日记体裁，也许没有科学地进行区别分类。然而，希望您能理解这是旅行本身的障碍（比如火车、人力车、旅店等妨碍着有规律的工作）以及难以从容地从事这种工作的性质所造成的恶果。我能够向您汇报以下事情，尽管是片断的，也已出乎我的意外了。这完全是由于偶然机会的缘故。

三十

我们俩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旅行癖，因此，我们安排的旅程也很平凡，同我们的经验相称。我们想能同平常一样到就近方便的地方转转也就基本上达到目的了。所以，我们首先隐约地注意到了相模伊豆一带。

尽管如此，我比你哥哥还强一些。我大体上知道主要的地方及去那里的交通工具，而你哥哥几乎不知道地理方位。他连国府津站是在小田原的这边还是那边都搞不清楚。与其说他不知道，毋宁说他不留意。如此漫不经心的哥哥为什么不能在人事关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同样不以为然的冷静态度？想到这里，我不能不有点纳闷。不过，这是多余的话。话一离题就不好收回来。我还是尽可能言归正传，不离本题吧。

我们开始商定以神奈川县的逗子市为基点，从这里出发。可是，那天早晨在奔往新桥的人力车上，我突然改变了主意。不管是怎样平凡的旅行，首先去逗子也过于平凡，满足不了心愿。我在车站同你哥哥另行商量。我提议把行程倒过来，先从沼津到修善寺，然后去山那一边的伊东方向。您哥哥连小田原

和国府津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不知道，当然不会有异议。我们当即买到沼津的车票，就这样乘上了开往东海道的火车。

在火车里，没有什么事值得向您报告。到达目的地之后，洗澡，吃饭，喝茶，这工夫我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关于您哥哥，我想起来可以作为您家人的参考有必要告诉您们的，是那天晚上以后的事。

躺下睡觉还过早，话也没得说的了。我被旅行中谁也体验过的一种无聊烦闷困扰着。无意中往壁龛旁边一看，发现那里有一个沉甸甸的围棋盘，我当即把它拿到屋子中央。我自然打算同您哥哥争个高低。不知您是否知道，我在学校时，常常同您哥哥下围棋。后来，我们俩好象商定似的，突然不下棋了。然而，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愉快地度过余闲的时间围棋盘就成了理想的工具。

您哥哥看了看棋盘，说："哎呀，算了吧！"我露出一心想下棋的样子反驳他："别那么说，来吧！"即使如此，他还是说："不，不，算了吧！"一瞅他的脸，眼睛和眉头之间现出奇异的神情。这不是看不起下围棋的轻蔑的表情，也不是漫不经心，所以我感到有点奇怪。然而，我也不愿强求他，便一个人拿起棋子在棋盘上交替地摆开了黑子和白子。你哥哥瞥了一眼，我还是默默地摆着。他蓦地起身到走廊去了。我琢磨他大概是上厕所了。我一向不关心他的举动。

三十一

不出所料，您哥哥马上回来了。他突然说："来一盘吧！"便从我手中把棋子抢了过去。我毫不在意地回答说："好吧！"当即

开始下棋。不用说，我们的棋艺都不高明，投子又快，解决胜负也不费劲儿。一个小时之内满可以下两盘，所以，看棋的人，下棋的人决不会感到我们是在磨棋。您哥哥还是觉得把一盘下得很快的棋坚持下完实在吃不消，终于在半路上就不下了。我担心他可能心情不好，而他只是微微一笑。

上床之前，我才听你哥哥讲述当时的心理状态。他说下围棋自不待言，什么事也不想干；他同时又说不干点什么又坐不住。这种矛盾已使他感到痛苦。您哥哥预料到如果下棋肯定要产生受不了的心绪，但又不能不下。因此，不得已才对着棋盘。一到棋盘前就不耐烦了。最后，由于棋盘上散落的黑子和白子搅得头昏脑胀，在他眼中，棋子象个时断时续、又分又合的妖怪一般。您哥哥说差一点把棋盘弄得乱七八糟，以便把妖怪撵走。一无所知的我虽有点吃惊，可还感到自己做错了。

"不，我不只对围棋如此。"您哥哥这样说着，原谅了我的过失。我当时听他说了他的日常表现。您哥哥的态度，甚至在棋下到一半停下来时就冷静下来了。您也许不理解表面上他一点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心绪。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发现。

您哥哥说：读书也是，思考问题也是，吃饭也是，散步也是，从早到晚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安下心来。不管什么事，干着干着就陷入干不了这种事的心绪之中。

"自己干的事，再也没有比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更痛苦的了。"您哥哥说。

"即使达不到目的，觉得方便不也很好吗？"我说。

"是不错。正因为有某种目的，才有方便。"您哥哥说。

您哥哥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他感到干什么事不仅达不

到目的，还不方便，只有不安，因而他才坐卧不宁。您哥哥说：因为觉睡不踏实才起来的；起床后，不能光起来了事，还得走一走；光走一走还不成，还得跑一跑；一旦跑开了，跑到哪里也不停下来；若是不停下来还好，还必须逐渐加快速度。您哥哥说，一想到这种极端情况就恐惧，怕得要命，以致出冷汗。

三十二

我听了您哥哥的说明感到惊愕。然而，对于生来还从未经历过此种不安的我来说，虽可以理解，却没有同情。我怀着一个不知头痛的人听诉说他撕裂般的痛苦的心情，倾听您哥哥的话。我思索了一会儿，在这当中，人的命运朦朦胧胧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想为您哥哥找到一个美好的慰藉。

"你所说的不安是整个人类的不安，不是你一个人的苦恼，你若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了。也就是说，万物变迁、生死轮回是我们的命运啊！"

我说的话不仅含含糊糊，而且拖泥带水，使人很不痛快。您哥哥以敏锐的目光轻蔑地瞥了我一眼，同时把我的话也抛到一边去了。您哥哥说：

"人类的不安来自科学的发展。前进而不知停顿的科学，不曾允许我们裹足不前。从徒步到人力车，从人力车到马车，从马车到火车，从火车到汽车，后来是飞艇，再后来是飞机，到什么地方也不停顿，还不知跟我们到哪里去，实在可怕！"

"真可怕！"我也这样说。

"你说的可怕，不妨使用可怕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可能不

可怕。你那只不过是头脑中的可怕，同我说的不一样。我说的是心上的可怕，扑通扑通跳动着的活生生的可怕啊！”

我保证您哥哥的话里丝毫也没掺假。然而，我根本不可能亲自体验您哥哥所说的可怕。

“既是所有人的命运，你一个人就没有必要那么感到可怕了。”我说。

“就是没有感到可怕的必要，也有令人可怕的事实。”您哥哥回答道，他还说了下面的话：

“我一个人在一生中要经历整个人类几个世纪后才会遇到的命运，因此很可怕。在一生中还算好的，即使在十年中，一年中，小而言之，在一个月以至一个星期中，仍要经历同样的命运，所以可怕。你也许认为这是谎言，不过，你把我的生活的任何部分随便切成一个片断看看，那个片断的长度有一个小时也罢，半小时也罢，肯定都经历着我的同样的命运，因此，很可怕。总之，我把整个人类的不安都集中于我一个人身上；而且，在一分一秒的短暂时间里，我都在不安和恐惧中煎熬。”

“这可不好，你要放宽心呀！”

“这一点我也知道。”

我在您哥哥面前一声不响地吸着烟。我心里盘算着要想个办法把他从这种痛苦中解救出来。我把其它所有的事都忘了。一直凝神注视着我的您哥哥突然说：“你比我伟大！”此刻，我在思想上正感到您哥哥才强于我，所以对这句赞美之词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感谢。我仍在不言不语地吸着烟。您哥哥逐渐冷静下来后，我们钻到一个蚊帐里睡下了。

三十三

第二天我们也宿在同一个地方。早晨刚起来在海边散步时，您哥哥望着沉睡似的深海，高兴地说："大海若是都这么静可就好啦！"您哥哥说最近只是对不动的东西感到留恋。从这种意义来说，他满意山而不满意水。所谓满意，和一般人欣赏大自然时的心情略有不同。您可以从哥哥在下面说的话中得到答案。

"从外表看，我长着胡须，穿着西服，叼着雪茄烟，确实有一副堂堂的绅士派头。其实，我的心犹如无家可归的乞丐一般，从早到晚七上八下的，整天处在不安之中，慌张得可怜。我终于觉得世上再没有象我这样没涵养的可悲的人了。在这种时候，我在电车里或什么地方，突然抬起眼睛向对面望去，有时会意外地碰到无忧无虑的面孔。我的目光落到那张还没有一点邪念的发愣的脸上，就在这一瞬间，我浑身都感到非常痛快。我的心复活了，恰似久旱枯干的稻穗喜得膏雨一般。同时，那张脸——那张什么也不思索、非常安详的脸显得十分高雅。即使垂眼角、扁鼻子，不管长相如何，也显得非常高雅。我差不一点怀着教徒般的虔诚之心跪在那副面孔前，表示感谢之意。我对大自然的态度也完全一样。我现在再也没有心思象从前那样只为了美而去观赏了。"

您哥哥当时在电车里偶然碰到的高雅的面孔之中，把我也算了进去。我表示谢绝，说："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于是，您哥哥认真地说：

"你也是在一天之内有一两次自然地在脸上流露出不计较

得失、不考虑善恶这种天然之心吧。我说的高雅正是指此时此刻的你，也只是限于此时此刻。”

听了这番话，我还是有些不放心，您哥哥似乎想为我出示一个具体的证据，便把昨晚我们一起上床前的我引作例子。您哥哥承认当时谈话的劲头过于激动，然而看到我的面孔时，那种激越的腔调就逐渐缓和了。您哥哥断言说，不管我是否同意他的看法，他对此并不介意，只是那时受到我的好影响，哪怕是暂时也好，从痛苦的不安中解脱出来了。

如前所述，我当时只是在一声不响地吸烟，几乎忘掉了一切。我独自盘算着怎样把哥哥从不安之中解放出来。可我没想到我的心和他的心息息相通，而且，当然也没想让它息息相通。因此，我才默默无言地吸着烟。然而，这里也许有纯真的诚意，您哥哥大概就是从我脸上觉察到这种诚意的吧。

我同您哥哥漫步在海滨沙滩上。我边走边想：他难道不是早晚进宗教大门后才能成为一个沉着冷静的人吗?!如果再用一句激烈的话重复同样的意思，那就是：您哥哥难道不正是为成为宗教家而在经受痛苦吗?!

三十四

“你近来考虑过神吗?”

我最后向您哥哥问了这样的问题。我在这里特别提出“近来”是从回忆遥远的学生时代而引起的。那时候，我们还是没有一定主见的毛孩子，我经常同惯于思索的您哥哥议论神的存在。顺便说一句，您哥哥的头脑当时就和其他人略有不同。他漫不经心地散步时，突然便把发现自己正在走路这一事实，当

成一个不可理解的问题，不能不去进行思考。想走路就走路的，肯定是他自己，但想走路的心和走路的力气究竟从哪儿一下子涌出来的？这对他是个很大的疑问。

我们由此便经常使用一些"神"啊，支配宇宙的"第一原因"之类的名词术语。现在想起来，当时使用这些词儿，我们并不理解。然而，由于成了口头禅，到最后"神"也不知不觉地成了陈词滥调。后来，我们都心照不宣地不谈这些了。不知沉默了多少年，我才在宁静的夏天早晨伫立在大海这个色调深沉的大容器前，又同您哥哥面对面地谈起了"神"。

然而，您哥哥把这个词儿全忘光了，似乎想也想不起来。他只是在那嘲笑人的嘴角上掠过一丝苦笑算作回答我的问题。

我对您哥哥的态度还没有胆怯到退缩的地步，我们的关系也还没有疏远到不把心里话说完就缩回来的地步。我又前进了一步。

"你既然看到不知底细的陌生人的面孔都感到很难得，那么，时时刻刻对完美无缺的神的形象顶礼膜拜就不知会感到几百倍的幸福吧？"

"这种毫无意义的口头上的逻辑有什么用呢？若是这样，索性把神带到我面前，让我看看好了。"

您哥哥的语气里和眉宇间都流露出焦躁不安。他突然拾起脚下的石子向四、五米远的岸边跑去，然后把石子抛进远方的海里。石子静静地掉进大海。由于这种努力没有得到反应，他怒不可遏地一连重复了两三次同样的动作。他不顾在冲到岸边的海带、裙带菜等不知名的海菜中间乱踩乱跑，然后又回到我站在那里望着他的地方。

"比起死神，我更喜欢活着的人。"

您哥哥这样说，然后痛苦地喘着粗气。我领着他又慢慢地回到住处去了。

“车夫也罢，临时工也罢，小偷也罢，我认为难得的刹那间的面孔就是神；山也好，河也好，海也好，我感到崇高的瞬息间的大自然也就是神。此外，还有什么神？”

我听了他的这番议论只能表示“果然如此！”当时，您哥哥的表情还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后来他还是露出了使我钦佩的神态。说真的，我只是被您哥哥驳倒后才佩服他的。

三十五

我们在沼津住了两天。我顺便同您哥哥商量是否去兴津，他表示不同意。本来关于旅行的事他一切都按我的想法去做，可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只这一次他断然拒绝了我的请求。后来我听他说，他讨厌什么“三保的松原”①啦，天仙的羽衣啦这些有来历的地方。您哥哥肯定是位头脑奇特的人。

我们终于返回了三岛，在这里改乘开往大仁的火车，到底去修善寺了。他一开始似乎对这个温泉地很满意，可一到这个紧要的地方，他竟大失所望地“哎呀！哎呀！”叫了起来。其实，他喜欢的只是修善寺这个名称，而不是修善寺这个地方。此事虽小，由于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的特点，我顺便多说几句。

如您所知，这个温泉地是个低洼的镇子，犹如从群山环抱的缝隙中下陷到山洞底一样。人们一旦到达这里，四面全是青

---

① 静冈县清水市东南部骏河湾突出出来的沙嘴。

壁碰鼻，没办法只得仰望天空。低头走路时，路狭窄得很，眼睛连地皮的颜色都看不到。过去总说山比海好的您哥哥一来到四周层峦叠嶂的修善寺，便突然觉得很拘束了。我立即领他到外面看看。一般的镇子该是马路的地方，这里全是河床，水撞在岩石上，从中间流过。因此，虽说是走一走，当然没有可以尽情走动的地方。我约您哥哥去看看从河当中的岩石缝里涌出的温泉，因为这里男男女女乱哄哄地泡在一个地方挺有意思的。不干不净的事甚至也成了我们的话题。您哥哥和我确实没有勇气脱掉浴衣进去。不过，我们站在岩石上，总是好奇地望着水里的黑糊糊的人。您哥哥似乎显得兴致勃勃的。踏着从岩石到岸上的危险的木板返回原路时，您哥哥使用了"善男信女"这个词儿。这不是半开玩笑的形容词，他好象完全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早晨，您哥哥边叼着牙签边同我在室内浴池洗澡。这时，他说："昨晚也没睡好，真没办法！"我琢磨现在对您哥哥来说，睡不好觉是最有害的，便无意中以此为题问他：

"你一睡不着时就很烦躁，总想睡呀睡呀的吧？"

"完全对！所以就更睡不着了。"您哥哥回答道。

"你呀，睡不着是不是有对不起谁的事？"我又问。

您哥哥露出诧异的神色，坐在石头砌成的澡盆边上，瞅着他的手和腹部。如您所知，他不那么胖。

"我也经常睡不着，可睡不着也是一种愉快。"我说。

"为什么？"这一次您哥哥问道。我当时给他念了一句我记得的古代诗人的诗句："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①"。于

---

① 我国唐代诗人杜甫所作《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中的一节："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

是，他忽然瞥了我一眼，抿嘴笑着说：

“你这种人还会欣赏诗呀！’”说完，对我投以怀疑的目光。

三十六

那天我又拉着您哥哥，到山上去了。因为这地方向上只能登山，向下只能洗澡，此外别无他处可去。

您哥哥扬鞭似的迈开两条瘦腿，在小道上敏捷地走着。另一方面，他的疲劳也比别人来得快一倍。我这个胖子慢腾腾地从后面爬上来时，他正坐在树根上呼呼直喘。您哥哥不是等着别人，而是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得已才躺下来的。

他常常停步望着草丛中盛开的百合。有一次特意用手指着白花瓣申明说：“这归我所有。”我虽不懂是什么意思，却也无意问他，终于登上了山顶。我们在山上的茶馆休息时，他又指着脚下的森林和峡谷说：“那些也都归我所有。”此话已说了两遍才引起我的怀疑。然而，这种怀疑当场是无法消除的。他回答我的问题时，只不过凄然一笑。

我们在茶馆的折叠椅上象个死人似的躺了一会儿。当时不知道您哥哥在考虑什么，我只是眺望晴空飘动着的白云。我眼睛炯炯发光，开始想到了回去路上的酷暑。我催促您哥哥又下山了。就在这时，他突然从后面抓住我的肩膀问：“你的心和我的心究竟相通到哪里？从哪里分开的？”我马上站住，同时左肩被他用力摇了两三次。我身上感到的动摇，同样在心中也感到了。我平素认为您哥哥是位思索家，一起出来旅行后，我想

把他说成是想加入宗教而找不到大门正在苦恼的人。我心中之所以感到动摇，是因为我说不准他刚才的问题是否是从这一立场提出来的。我这个人对周围事物不大关心，也不那么大惊小怪，非常迟钝。可在出发前由于我接受您委托的许多事，这才对您哥哥变得异常敏感些了。我似乎有点欠冷静了。

Keine Brücke führt von Mensch zu Mensch."（人与人之间是搭不成桥的。）

我回答您哥哥时，使用了我还记得的这句德国谚语。当然，一半是我不想让问题变得复杂而故意采取的策略。于是，您哥哥说："是的，你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我当即反问："为什么？"

"对自己不诚实的人，决不可能对旁人诚实！"

我真不知道您哥哥的这句话，用到我什么地方才好。

"你不是为了照看我才特意同我一道旅行的吗？我感谢你的好意。可我认为你出自这种动机的言行只不过是虚伪的欺骗。作为朋友的我，只能离开你！"您哥哥断言道。

于是，他把我留在那里，一个人噔噔地顺着山路跑下去了。当时，我也听到从他口中迸出一句德文："Einsamkeit, du weine Heimat Einsamkeit!"(孤独哟，你就是我的家！)

三十七

我提心吊胆地回到了住处。您哥哥在房间里脸色煞白地躺着。看到我也不说一句话，动也不动。我采取的方针是：对尊重自然的人，就任其自然下去吧。我静悄悄地在他枕头旁边吸

了一支烟。然后，拿着毛巾去浴室冲掉令人恶心的汗水。我站在澡盆边洗身子时，您哥哥也来了。我们这时才开始说话。我问他："累了吧？"他回答说："累了！"

吃午饭时，您哥哥的情绪逐渐好转了。我无意中对他提起了刚才二人在山上发生的戏剧性动作。他开始时苦笑一声，尔后端正一下坐的姿势变得严肃起来。他硬说实际上是忍受不了孤独。我当时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这样可怜的自白，他说不仅在社会上，在家中也一样感到孤独。他既然对我这样亲近的人都有疑心，对家中的任何人就更怀疑了。在他的眼里，爸爸妈妈都是虚伪的人，妻子看来更是如此。他说前几天还在妻子的头上动了手。

"打她一下满不在乎，打两下还是满不在乎。我想打第三下就该反抗了，可她还是没有反抗。我越打她，她越象个贵妇人似的。因此，我只好被当成个流氓无赖了。我为了证明自己人格的堕落，如同迁怒于羔羊身上一样。对方企图利用丈夫的愤怒夸耀自己的优越，不是太残酷了吗？喂，女人比诉诸武力的男人残酷得多呀！我琢磨打她时，她为什么不起而反抗？不反抗也罢，又为什么不同我争辩一句呢？"

您哥哥说这番话时脸上充满了痛苦。奇怪的是，他如此条理分明地讲怎样对妻子采取不愉快的动作，可他又不具体谈一谈敢于采取这种动作的原因。他只是说周围的一切都是虚伪的。而且，又不想在我面前把虚伪的表现一件一件显示出来。您哥哥为什么对"虚伪"这个听起来很空洞的词儿如此激动呢？我感到疑惑不解。他说我只是从字典上知道"虚伪"这个词儿的，因而才感到疑惑不解。他批评我太脱离实际。在他看来，我是个脱离实际的人。我并不是想非要听他讲虚伪的内

容。因此，我一点也不了解您们家中纠缠在什么样的麻烦上。我是一个不愿意打听的人，而且，我想对家庭一员的您没有必要报告的事，即使不打听也没关系，所以就没有问您哥哥。在这里，我只提醒一句作为您的参考：您哥哥当时尽管笼统地谈到了您的父母和他妻子，但对于您，连二郎这个名字都未曾说出口。此外，对那位大概叫阿重的妹妹也是只字未提。

三十八

我对您哥哥谈到马拉梅①是在离开修善寺来到小田原那天晚上的事。由于您从事的专业不同，我想冒昧地多写一句：马拉梅是法国一位着名诗人的名字。其实，我也只是知道他的名字。即使谈他，也不是评论他的作品。从东京出发前，我拆开收到的外国杂志，粗粗浏览一遍，记得其中有一篇写这位诗人的轶闻满有意思，我便无意中提起这篇文章，想促使您哥哥反省自己。

这位马拉梅也有许多年轻人崇拜他。这些人经常聚集在他家，侧耳倾听他的谈话直到深夜。不管来多少人，他总是坐在壁炉旁的一把摇椅上。据说这好象按照长期的习惯定下来的规则一样，谁也不曾违犯。可是，一天晚上来了一位新的客人，据说是英国诗人西蒙斯②。客人由于完全不了解迄今为止的习惯，大概觉得哪个座位、哪把椅子同样都是人坐的，自然就坐到马拉梅该坐的特殊椅子上了。马拉梅变得不安起来，讲话不

---

① 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

② 1865—1945，英国象征派诗人、评论家。

象平常那样生动活泼有内容了，使在座的人很扫兴。

“叫人多么不自在呀！”

我讲完马拉梅的故事后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又对您哥哥说：“你不自在的程度比马拉梅还厉害！”

您哥哥是位敏感的人。由于在审美、伦理、智力等方面敏感过人，就陷入了仿佛为折磨自己而降临人间的境地。他没有甲乙都无所谓的那种模棱两可的迟钝表现，一定是或甲或乙，二者必居其一，否则便不答应。而且，如果是甲，甲的形状、程度和色调不同他的想象吻合也不行。正因为他十分敏锐，所以，他就自以为是地在危险的钢丝绳上迈着生活的步履。与此同时，他要求对方也得踩着同样危险的钢丝绳稳稳当当地走过来，否则他是无法忍耐的。然而，如果认为这来自他的任性就错了。想一想您哥哥所期待的对他有作用的社会必须是比当今的社会先进得多，这样，您哥哥才憎恶审美、智力以至伦理方面不如自己先进的社会。他和一般的任性不同，决不是为失去椅子而感到不安的马拉梅式的不自在。

然而，您哥哥的痛苦也许不止于此。我总盘算着要把您哥哥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本人也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犹如溺水者一样，只管在那里挣扎。我能够清楚地看见他内心中的斗争。不过，您哥哥那双由于天赋的能力及教养的功夫好容易变得敏锐的慧眼，只是为了达到沉着冷静的目的就将再度变得黯然无光，这对于人生究竟有何意义？纵然有意义，这是人能办得到的吗？

我终于明白了：在您哥哥冥思苦想的头脑中，血和泪写成的“宗教”二字正作为最后的一着在那里跳跃呼叫。

三十九

“是死？是疯？否则就入教。在我面前只有这三条路。”

您哥哥果然说出这种话了。当时他的神情倒很象走向绝望深渊的人。

“然而，我怎么也不想入教。死，也被我恋恋不舍地拒绝了。剩下的大概就是疯了。不过，且不必说未来的我，嗽，现在的我还算正常吧？也许已经不正常了。我怕的不得了。”

您哥哥站起来到廊子去了。这里可以看见大海。他凭栏杆眺望了一会儿，然后在房间前面来回踱了两三次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失去椅子搅乱了心中宁静的马拉梅还算是幸运的。我已失去了一般的东西，连自己唯一剩下的这个肉体（甚至双手和脚）都无情地背叛了我！”

您哥哥的这些话不是随随便便的形容，而是从前就在内省力方面取胜的他经过深思熟虑，如今又对这种力量的威压感到痛苦才说出来的。他不管自己的心处在什么状态，如果不回顾体味一下，就决不前进。因此，他生命的河在时时刻刻一点一点地停止流动。如同吃饭时每一分钟都被叫到电话机旁一样，他一定很苦恼。但是，如果说停跳的是您哥哥的心脏，被迫停跳的也是您哥哥的心脏，归根结底，他被两颗心脏所支配。这两颗心犹如媳妇和婆婆，从早到晚互相指责，片刻不宁。

听了您哥哥的说明之后，我才得以理解他的心：他说过，什么也不思索的人的面孔是最高雅的。您哥哥得出这一结论全凭思索，但思索却不能使他进入这一境界。他想得到幸福，一

心研究幸福，可无论怎么研究，幸福还是在对岸。

我终于在他面前再次提到了“神”这个词儿。没料到，我的头突然被他打了一下。不过，这是发生在小田原的最后一幕。我的头被打之前还有一段，先让我向您讲讲这段吧。如前所述，您和我专业完全不同，我写的东西在您眼里说不定是多余的卖弄知识渊博。因此，我在掺进与您无关的片假名①之类时，就更加犹豫不决。尽管如此，只要我认为没必要，就尽可能把这种文字略去，所以，请您也有个思想准备，虚心地读下去。因为在您心中若是产生一点轻浮的疑念，那么，我特意写给您的东西从头到尾恐怕也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我还是在学校时从一本书上读过关于阿拉伯的圣人穆罕默德的传说故事。据说穆罕默德要把对面的一座大山叫到自己的脚下给人看，想看的人可在某月某日到某地集合。

四十

到了那一天，许多群众聚集在他的周围。穆罕默德按约定大声喊叫，命令对面的山到这边来。可是山一点也不动弹。穆罕默德装模作样地又发出同样的号令，山还是不动。穆罕默德不得不第三次发号施令，他看到山还是没有移动的样子。他对群众说：“我已按约定呼唤那座山了，可山似乎不想来。既然不来，我只得自己去了。”说完，他便急匆匆地朝山的方向走去。

我读这个故事时还年轻。我感到有了一个笑料，便到处宣

① 日语字母的一种写法，通常用来写外来语、专门的名词术语等。

扬。这当中有一位前辈。大家都在笑，这位前辈却说："啊，故事太好啦，宗教的本义就在这里，这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我虽不理解他的话，还是洗耳恭听。我在小田原对您哥哥讲这个故事时，是那以后好几年的事了，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可已经不是当作笑料了。

"你为什么不去山的方向？"

我即使对您哥哥这么说，他还是沉默不语。我怕您哥哥不懂我的意思，又补充说：

"你就是呼唤山的人，呼唤不来就发脾气。你是个悔恨得直跺脚的人，而且，只想狠狠批评那座山。你为什么不朝山的方向走？"

"如果对方有义务来这里又怎么样？"您哥哥说。

"不管对方有没有义务，你这方面感到有必要，去就是了。"我说。

"没有义务当然就觉得没有必要。"您哥哥坚持说。

"那么，如果你不想为必要而去的话，就为幸福而去。"我说。

您哥哥又哑口无言了。我的意思他完全理解了。不过，您哥哥在鉴别是非、善恶和美丑的问题上，不把他过去养成的高标准作为生活的中心，他就活不下去。因此，他不想同过去一刀两断而去追求幸福。他索性一边死抱住过去不放，一边焦急地追求幸福。而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个矛盾。

"不要把自己当作生活的中心，彻底抛开就会更轻松些。"我又对您哥哥说。

"那么，以什么为中心而活着呢？"您哥哥问。

"神嘛！"我答道。

"神是什么?"您哥哥又问。

我在这里必须坦白，您读到我同您哥哥的这些对话时，也许会感到我俨然象个宗教家——我似乎在努力设法把您哥哥引进信仰的道路。说真的，我只不过是同耶稣、穆罕默德无缘的平凡的普通人。我并不那么需要宗教，我只是稀里糊涂长大的自然人。我们的谈话之所以总是引到这方面，完全是因为面前的对手是您哥哥这位异常烦恼的人。

四十一

我被您哥哥驳倒的原因也全在于此。事实上，我并不知道神，却偏要谈论"神"这个词儿。您哥哥反问我时，我含含糊糊地回答说神和"天"呀"命"呀的意思相同，这也许还说得过去。可是，事情已到达这种地步，再不容许我做那样的解释了。我记得当时是按以下的顺序进行对话的：

我："既然世上的事不完全如自己想的那样，就必须承认自己以外的意志在起作用这个事实。"

您哥哥："我承认。"

我："而且，这种意志比你伟大得多。"

您哥哥："也许伟大，因为我输了。可是，一般说来，比我不善、不美和不真。我尽管没有理由被它们击败，可还是被击败了，因此，我气愤。"

我："你是说弱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吧？我说的可不是这个，我是指更大的东西。"

您哥哥："哪里有这种暧昧的东西？"

我："假如没有，也就救不了你啦！"

您哥哥："那么，就算暂时存在……"

我："万事都委托给它嘛！你可以说请多关照。喂，坐人力车时你就会放心地让车夫拉着而不从车上掉下来，你还可以在车上睡觉吧？"

您哥哥："我不知道有车夫这样足以信得过的神。恐怕你也如此。你说的事全是为我编造的说教，而不是你本人实行的经典。"

我："不对。"

您哥哥："那么，你完全是舍己为人喽？"

我："就算是的吧。"

您哥哥："我想死也罢，生也罢，神会给我做出妥善的处理，所以也就放心了。"

我："就算是这么回事。"

我被您哥哥如此追问时，逐渐料到要出危险。可是，前后对话的趋势使我身不由己，我又毫无办法。正在这当儿，您哥哥突然举起手，"啪"地打了我一记耳光。

如您所知，我这个人神经相当迟钝，好在直到现在我还未曾同别人争辩过，也未曾惹人生过气。也许因为我太笨，孩提时代甚至不记得被父母打过，长大成人后更不用说了。我生来第一次挨人家的耳光，当时不由得心头火起：

"你干什么？"

"你瞧！"

我不懂"你瞧！"的意思。

"你不是胡来吗？"我说。

"你瞧！我不是一点也不信神吗？还不是发了脾气吗？还不是因为一点小事而使情绪失去平衡吗？还不是失去冷静吗？"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什么也不能回答。这当儿，您哥哥忽然离开了座位。我的耳朵中只留下他咚咚地跑下楼梯的脚步声。

四十二

我把女佣人叫来问道："我的同伴干什么去了？"

"刚才到外面去了，大概是海边。"

女佣人的回答同我猜想的一致，所以，我再用不着担心，便一骨碌躺在那里了。这当儿，您哥哥挂在衣架头上的夏天戴的帽子一下子跳入我的眼帘。这么热的天，他没戴帽子就跑出去了。在您那样担心您哥哥一举一动的人看来，我当时仰面朝天躺着的姿势也许有点过于悠闲了。这本来是我的迟钝的神经造成的。不过，除了可以用迟钝加以解释外，还有一点可提供给您作参考，我也说几句。

我一直相信您哥哥的头脑，对他那胜过我的敏锐的理解力表示尊敬。他有时出人意料地说一些一般人不理解的问题。这在不知道的人和缺乏文化的人听起来，宛如什么地方响起了有裂痕的钟声，怪里怪气的。可我却能很好地理解他，听起来比老生常谈可贵。我平素就是从这里看到了他的特征，所以我才敢如此坚决地向您断言不必为他而操心。因此，我同他一道出来旅行。他出来以后的情况，如同我在前面叙述的那样，但我必须为在旅行地的您哥哥，略微修正一下我原来的想法。

我认为您哥哥的头脑比我清晰健全，就是现在，也一点不容置疑。然而，现在作为一个人的您哥哥，比起从前，似乎什么地方有点紊乱。考虑一下紊乱的原因，还是来自他清晰健全

的头脑功能的本身。从我这方面说，我愿对他健全的头脑表示敬意，而对他紊乱的心则感到怀疑；从您哥哥方面来看，他认为健全的头脑也就是紊乱的心。我因而有点茫然。头脑健全，心却有点异常，又可信又不可信。我这样说，不知您是否感到满意？除此之外，我再无法说别的，我本人已无能为力了。

我不顾您哥哥咚咚地跑下楼梯，一骨碌身躺下了。我就是如此放心。我想他没戴帽子出去，一定会马上回来的。然而，他并没有象我预料的那样轻易回来。我终于不能四脚朝天地躺在那里了。最后，我惴惴不安地起来了。

我来到海边。不知什么时候太阳躲进了云层，海滨和大海在阴沉沉的天空下呈现一片灰暗，显得毫无生气，暖风吹来一股海边特有的腥味儿。作为点缀这灰茫茫之中的一点，我看见了您哥哥蹲在对面岸边的白色身影。我不声不响地朝那个方向走去。我从身后喊他时，他马上站起来说："刚才对不起你了！"

他说是在那里漫无目标地徘徊不止，最后感到太疲倦，就地蹲下了。

"去山上吧，这里已经腻味了，去山上吧！"

您哥哥现在也想上山了。

四十三

我们那天晚上终于决定去山上。虽说是上山，从小田原能直接去的地方也只有箱根。我是把您这位最不一般的哥哥领到一般的温泉地去。他开始时说那里一定吵得很。不过，因为是上山，忍受两三天还是可以的。

"为了忍耐而去温泉，太不应该了！"

这也是当时您哥哥的自嘲话。果然，您哥哥从到达的那天晚上起，就不得不忍受隔壁房间客人的喧嚣。这位客人不知是东京人还是横滨人，从口音判断，他仿佛是商人、承包业主或掮客之类。他常常怪声怪调地大声喊叫，旁若无人地吵闹。就连对这些事不大介意的我都感到很难办。多亏那晚您哥哥和我都没有深谈就睡下了。换句话说，隔壁的客人似乎是为破坏我们的思索而吵闹的。

第二天早晨我问您哥哥："昨晚睡着了吗?"您哥哥摇头说："怎么能睡着呢？你真令人羡慕啊！"他说怎么也睡不着，还得听我整夜不断打呼噜的响声。

那天，从天刚亮就下起了小雨，到十点钟的光景就下大了。中午刚过，甚至要变成暴风雨。这当儿，您哥哥突然站起来披了披衣襟，说要马上到山里走走。他硬要冒着大雨，不顾山涧溪谷，胡乱走动。我虽想到要吃尽苦头的，可是与其劝阻他，不如同意他省事。我不由得说声"好吧！"便也披起了衣襟。

您哥哥当即顶着令人窒息的大风向前走去。那是在水声、风雨声交织的无法形容的声音中，犹如从地上弹跳起来的气球一样，轻飘飘地飞着。时而发出令人血管破裂的声音，一个劲地哇哇狂叫。那个势头不知比昨晚隔壁房间的客人凶猛多少倍。只是声音就远远超过了那位客人，非常象野兽咆哮。而且，原始的吼叫声一出口，立即被狂风卷走，大雨又扑了上来，把它击得粉碎。您哥哥暂且沉默了一阵子，可是又转开了圈子，一直转到喘不过气来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淋得落汤鸡似的回到住处时，不知是出去了一个钟头还是两个钟头。我是透心凉，浑身发冷，您哥哥的嘴唇也变颜

色了。到浴室泡在热水里时，您哥哥连声说："真痛快！"由于他对大自然没有敌意，即使被征服，大概也是痛快的。我只说了句："真够呛的！"便在浴池里舒展开双腿。

那天晚上没想到隔壁房间鸦雀无声。问女佣人时，她说昨晚使您哥哥大伤脑筋的客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就在这天晚上，我从您哥哥口中意外地听他讲宗教观。我有点愕然。

四十四

您是现代的青年，对"宗教"这个旧词大概不怎么同情。我也尽可能不去谈这个复杂的问题。可是，为了理解您哥哥，还不得不有所触及。恐怕您既无兴趣又感到意外。不过，若是不去谈它就只能对您可贵的哥哥不了解，所以还是请您忍耐一下把这部分读完，不要跳过去。只要有耐性，您就能了解清楚。您读完并很好地了解您哥哥之后，请您向家人介绍一下，以便使老人们都能想得通。对于为您哥哥操劳过度的老人，我深感不安。然而，如今我只能通过您把您哥哥的真实情况告诉您们家中，此外别无他法。为此，也请您认真地注意生僻的字眼。我可不是异想天开地写那些复杂的事。因为这些事是您活着的哥哥的一部分，不能不写。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那么，您有血有肉的哥哥也就不复存在了。

神也罢，佛也罢，不管什么，您哥哥除自己以外，讨厌树立权威的东西。（"树立"一词是您哥哥使用的，我是照搬。）那么，他是不是主张象尼采①那样的自我呢？也不是。

---

① 1884—1900，德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神就是自己。"他说。不了解的人在背地里听到您哥哥这种武断的结论，也许会觉得奇怪。这种偏激的说法不能不使人感到您哥哥是个怪人。

"那么，这同你主张的自己是绝对的，不是一回事吗？"我批评他，他还是无动于衷。

"我是绝对的。"他说。

越是这样问答下去，他的口气越怪。不仅是口气，谈的问题也逐渐脱离正常的轨道。对手若不是我这样的人，他肯定还没等谈完就早被人当作纯粹的疯子而抛开了。然而，我没有藐视到轻易抛弃他的程度。我终于把您哥哥逼到了尽头。

您哥哥说的"绝对"并不是从哲学家的头脑中挖出来的空洞的纸上文字，而是身临其境亲自体验出来的一目了然的心理上的东西。

您哥哥说：真正能做到沉着冷静的人，即使不去追求，也应自然地进入这个境界。一旦进入这个境界，天地万物、一切对象都没有了，只有自己存在。那时的自己，不论有无，都是不完善的，既伟大而又渺小，无法取什么名字。这也就是"绝对"。您哥哥说体验到这种"绝对"的人，如果突然听到警钟的声音，这种声音就是他自己。换句话说，绝对也就是相对。因此，除自己外，没有必要为东西和他人而自寻烦恼，也不会担心受他人的折磨。

"其根本意义在于，若不把生和死当成一码事，就怎么也放心不下。那种必须超越现代① 的才子另当别论，我是想一定要超越生死的。"

---

① 引自日本文艺评论家高山樗牛的《无题录》中的一句。

您哥哥几乎是咬紧牙关说出了这句话。

四十五

我不能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头脑也赶不上您哥哥。我作为一个人果然未曾考虑过应该达到您哥哥所说的那种境界。当我听他说采取明确的步骤自然达到那种地步时，心想果然如此啊！转而又想不一定如此吧。总之，我这个人没有资格评论是非、说三道四的。我默默地坐在他的面前，听他谈得十分热烈。可他的态度忽然变了。我的沉默使他锐利的话锋变得迟钝的例子，过去已有好几次了。而且，全都来得很突然。本来，对您哥哥那样的聪明人玩弄别有用心的沉默战术，肯定立即会被识破。所以，我的迟钝有时倒是一个长处。

“喂，你不要只把我当作耍嘴皮子的人小看！”说着，他突然把手捅到我面前。我无言以对。

“在你这样忠厚的人眼里，我一定是个非常轻浮的多嘴多舌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把我嘴上说的事付诸实践，我从早到晚都反复考虑一定要付诸实践。我甚至钻到牛角尖里了：不付诸实践就活不下去。”

我依然是默不作声。

“喂，你认为我想的不对头吗？”他问我。

“我不那样认为。”我说。

“你认为不彻底吗？”他又问。

“似乎是带根本性的。”我又回答。

“然而，怎样才能使我从研究过渡到实践呢？请指教！”他对我提出了要求。

“我怎么有这种能力呀？”我感到出乎意外，表示了拒绝。

“不，你有这种能力。你生来是个务实的人．所以，你很幸福，你才能那么冷静。”他又说了一遍。

您哥哥是一本正经的样子，当时我却失望地对他说：

“你的智慧远远超过了我，我无论如何也救不了你。我的能力如果用于比我笨的人，也许能起作用；而对于比我聪明的你却毫无效果。总之，你生来就是瘦长个子，我则是个矮胖子。你想学我发胖的话，除了把你的长个子缩短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吧？”

眼泪唰唰地从您哥哥的眼睛里流了下来。

“我明确承认我处于绝对的境地。然而，我的世界观越鲜明，绝对就越要离开我。总之，我是个翻开地图调查地理的书呆子。尽管如此，我还巴不得想同缠着绑腿跋山涉水实地考察的人有相同的体验。我太漫不经心了，我太矛盾了。我明知自己漫不经心和矛盾，却还在挣扎。我太愚蠢了。作为一个人，你远比我伟大。”

您哥哥又把手插到我面前，恰似对我请罪一般低下了头，眼泪从他眼里滴答滴答地滚落下来。我实在过意不去。

四十六

离开箱根时，您哥哥说：“以后再也不到这地方来了！”迄今为止走过来的地方，还没有一处使您哥哥感到过满意。恐怕他不论和谁到什么地方去，都会马上讨厌的。这也难怪，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都已经不满意了。他说自己的身体和心简直象背叛自己的坏蛋。我同他一起生活到今天，时间这么

久，我能够充分理解他这番话不是半真半假随便说出来的。我想，您看到我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后，也能想得通吧。

您也许会想到：我可以经常同您这样的哥哥一道出去旅行。在我想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脑子里一旦有了您哥哥上述的形象，我再迟钝也很难陪伴他的。事实上，我现在同您哥哥如此形影不离地生活，却也不感到那么痛苦。我认为至少比在一旁想象的要愉快得多。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还有点不好回答哩。您对这位哥哥没有同样的体会吗？如果您没有同样的体会，就是说作为外人的我比起骨肉兄弟的您，生来就具有同他亲密的性格吧。我说的亲密，不只是说我们关系好，我是想说我们相互间都带着某些美满和睦的特点向前进。

我出来之后的言行经常触怒您哥哥，有时，我的头还挨过打。即使如此，我可以站在您家所有人的面前申明，我还没有被您哥哥嫌弃过。同时，至今我还衷心尊敬您这位有着某种弱点的哥哥。对此，我坚信不疑。

您哥哥是位正直的人，甚至在我这种平庸无奇的人的面前还低头流泪。他有勇气敢做这种事，他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他有这种远见卓识。他的头脑清楚得很，动不动就想把我丢开向前去。他胸中的器官不能把他的理智和步调统一起来前进的时候，就觉得痛苦。从人格来说，这里面有漏洞；从成败来说，这里面潜伏着破灭。我为他这种不协调感到悲伤。一方面，我把一切原因归咎于他劳累过度的理智，另一方面，我还不能不对他的理智表示敬意。仅仅把他说成是难对付的人、任性的人，恐怕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有接近他的机会。因此，必须看到，减缓您哥哥痛苦的机缘，哪怕一点也好，是一去不返了。

如前所述，我们从箱根出发直奔这个红谷的小别墅来了。我在此之前曾打算宿在国府津，一个人还在暗中订了计划，可到底没有对他讲出来。因为他听到后又要发火说：就是国府津，“以后再也不到这地方来了！”而且，他听我讲了这个别墅的情况后，老早就想在这里下榻了。

四十七

您哥哥现在很容易受到什么东西刺激，却又对任何刺激也受不了。所以，这种有草庵风味的别墅对他恐怕最合适不过了。他从寂静的客厅里隔着一个峡谷仰望对面崖上的高大松树时说：“好啊！”便坐在那里。

“那棵松树也归你所有！”

我以安慰的语气故意模仿他的口吻说。因为我想起了在修善寺时他说的令人费解的话，什么“那百合归我所有”啦，“那山谷都归我所有”等等。

在别墅里有一位看门的老爷爷。老爷爷为避开我们，回自己家去了。可他早晚必定各来一次擦拭室内、打打水什么的。我们俩都是男的，自然不会烧饭。我们便决定托老爷爷每天从附近的旅店把三顿饭端来端去。夜里有电灯，可以省去点油灯的麻烦。这样，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我们非干不可的事只是铺被子、吊蚊帐之类。

“比自己烧饭清闲啊！”您哥哥说。实际上，在我们迄今走过的山水之中，这里肯定是最清静的。我和他默默相对时，甚至听不见风声。隔壁的珊瑚树叶掩映着的滑车式水井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倒多少有点吵人。您哥哥却意外地对它并不介意。

他似乎逐渐冷静下来了。我想，再早一点把他领到这地方来就好了。

院子前面有一小块地，里面种着茄子和玉米。我们商量一下想摘茄子吃，可做咸菜太费事，便作罢了。玉米棒子还没长成，不能吃。厨房门口的井旁种着西红柿。早晨洗脸时，我们顺手摘了吃。

您哥哥有时在阳光最毒的热天到这个不知是院子还是田地的地方，一动不动地蹲着，闻一闻美人蕉的花香。其实，美人蕉是没有什么香味的。有时他还凝视着已枯萎的夜来香的花瓣。在到达这里那天，他到左侧富翁的别墅地边上长着的狗尾草旁，久久地伫立着。我从客厅里望着他，他总是在那里不动，最后我趿拉着廊子边上的草鞋，特意走到他身旁。高一米多的堤坝，成为富翁的别墅同我们住处的地界。由于季节的关系，堤坝被一片狗尾草覆盖着。他回头看我已走到跟前，用手指了指下面的狗尾草根。

螃蟹在草根上爬着，都是小个儿的，只有大拇指甲那么大，不是一只。看着看着，一只变成两只，两只变成三只，最后眼睛里到处都是小螃蟹，令人讨厌。

“这家伙还要从狗尾草叶上穿过去哩！”

您哥哥这样观察着，还是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我把他留在那里，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看到他被这些小事吸引住以致忘掉了自己，真感到愉快。我甚至想，这就是把他带出来旅行的好处。那天晚上，我对他讲了这个意思。

四十八

“刚才看到的那些螃蟹不是归你所有吗？”

我突然对您哥哥说，他难得地哈哈大笑起来，显得很快活。离开修善寺后，我常把“所有”这个词儿用在奇特的意思上给他听，可他只是解释成“滑稽”的意思，所以，他听起来大概会觉得可笑。他觉得可笑，总比发脾气好得多。事实上，我倒是很严肃的。

“绝对归你所有吧。”我马上改口说。这次他没有笑，也没有回答什么。我还得开口说下去。

“你总是绝对绝对的，前几天谈得很复杂，无论如何也没有必要那样麻烦地钻研绝对之类的吧。只要对螃蟹如此入迷，你就不会感到任何痛苦了。你先意识到绝对，再抓住绝对变为相对的一刹那，去找二者的统一，这恐怕相当费劲吧。首先，你甚至不清楚这是不是人能办到的事。”

他无意打断我的话，看起来比平时还冷静，我又往下说：

“与其这样，倒不如走向反面更方便呢。”

“反面是什么？”

他反问道，眼睛里放射出真诚的光。

“也就是说，你看螃蟹入了迷，以致忘掉自己，如果你本人同对象恰好吻合，不就象你说的了吗？”

“是这样吗？”

他的回答似乎有点不放心。

“看来你还不大放心，现在你不是正这么做吗？”

“可不是吗！”

他这句话还是有点茫然。我这时蓦地发觉说的废话太多了。说真的，我一点也不懂什么是“绝对”，也没有考虑过，也不记得头脑里出现过。只是在学校受教育时，才知道用这个词儿。不过，作为一个人，我比您哥哥冷静。说冷静听起来似乎比您哥哥还了不起，怪丢人的，所以还是应该说我比他更具有接近普通人的心理状态。作为朋友，我对他起的作用只是把他拉回到我这样的普通人的地位上来。换句话说，就是把非凡变为平凡这种糊里糊涂的意思。如果他不诉苦，我就想这样同他搭话。他是正直的，只要不理解就寻根刨底。我一被他追问，就不懂了。仅仅是这一点，我还能凑合，但一谈起那种评论性的话题，就有可能把即将开始付诸实践的您哥哥又拉回到原来的研究的态度上面去。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真想把天下所有的艺术品、高山大河或者是美人，什么都可以，凡是能夺走他那颗心而又不使其萌发任何研究态度的东西，统统给他。然后，约摸有一年的光景，片刻不停地让他受这种力量的完全支配。他所说的“东西归我所有”这句话，归根结底，难道不是“被东西所占有”的意思吗？因此，我认为“绝对被东西所占有”大概就是“绝对归我所有”的意思。他不信神，只有到达这种境界才能在世上平静下来。

四十九

前天晚上我们到海边散了步。从我们的住处到海边约摸有三百多米。通过狭窄的小路来到街上，如果不横穿过去就看不到大海的颜色。此刻离月亮出来还有一段时间。海浪在翻动，显得格外地暗。在眼睛习惯之前，还分辨不出水和岸边的界

线。您哥哥拼命飞快地走着，我脚底下不时被温水冲击着。拍打到岸上的余浪象牛舌形年糕似的扩展开来，意外地涌到很远的地方。我从后面问他："木屐湿了吧？"他以命令的口吻说："把衣襟掖起来！"看来他刚才就准备弄脏两脚，早把衣襟掖起来了。四周很暗，我离他四、五米都看不清楚。大概由于季节的关系，这里到底是避暑地，所以能见到人。而且，见到的人都是成双的男女。他们象约定好了似的，一声不响地在黑暗中走着。所以，不到他们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根本发现不了。他们从我们身旁擦过去时，我抬眼一看，全都是青年男女。我好几次碰到这样一对一对的男女。

这时，我听您哥哥讲了阿贞的事。听说阿贞最近嫁到大阪方面，您哥哥大概是从天黑时碰到的几对青年男女联想起新娘子阿贞的。

他说：阿贞在家中是个欲望最少的善良人，这种人生来就幸福，令人羡慕。他也想成为那样的人。我不认识阿贞，无法发表任何评论，只是哼哈地回答着。这当儿，他说："阿贞似乎把你当成女人了。"然后在沙滩上止住了脚步，我也停了下来。

对面的高处隐隐约约地现出一点灯火，映入我们的眼帘。白天眺望时，见到那个方向有一幢红房子隐现在树丛间，所以，这灯火大概是红洋房的主人点的。灯火宛如黑沉沉的夜色中在远方闪烁着的一颗星。我面对着灯火的方向，他面对着又要涌来波浪的大海。

这时，在我们头顶上突然响起了钢琴声。那是在距沙滩一米多远的高处，用石头墙规规矩矩地垒起的一幢房子。可能为了从院子直通海边，墙头上修成台阶，斜通到院子前面。我顺着石阶爬了上去。

从房子里射出的电灯光，象线一样落到院子里。微弱灯光照射下的地面是一片草坪。四下仿佛开着花，由于天黑院子大，看不清楚。钢琴声似乎是从正面洋房灯光明亮的房间里传出来的。

“西洋人的别墅吧？”

“大概是的。”

您哥哥和我并排坐在最上层的台阶上。钢琴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不时从我们耳边掠过。我们都默默无言。他吸的香烟头部时而变得红红的。

五十

我想您哥哥会接着往下讲阿贞的事，便在黑暗中拐弯抹角地等待他开口。可是，他象被香烟迷住一样，不时地只把香烟头部抽得红红的，就是不开口说话。他把烟蒂扔到台阶下转到我这面来的时候，话题已经离开了阿贞。我感到有点意外。他的话题不仅与阿贞无关，而且与钢琴声、开阔的草坪、漂亮的别墅以及避暑、旅行等都无关。他谈的是同我们周围及现在毫无关系的一个古代的和尚的故事。

记得和尚的名字叫香严①。这位和尚正如俗话说的，生来是问一答十、问十答百的聪明伶俐的人。您哥哥说，和尚的聪明伶俐反倒成了悟道的障碍，因而始终未能入道。对“悟”一窍不通的我，也能清楚地理解这个意思。对自己的智慧痛苦不堪的您哥哥，恐怕更有切身的体会。他提醒我：“完全是聪明伶

① 我国唐代的禅僧，名智闲。

削造成的烦恼!”

这位和尚在数年间拜一位叫百丈禅师①的和尚为师，但还在一无所得的时候，师父就死了。于是，这次又到叫作沩山②的人的身边。据说沩山批评这位和尚说:“象你这样卖弄自己聪明的头脑而扬扬自得的人，是没有出息的!”还说:“回到你父母生下你以前③的状态中去吧!”和尚回到宿舍后把平时熟读的书本知识一点也不漏地做了清点，叹息说:“啊，画饼到底不能充饥呀!”于是，便把过去搜集的书籍统统付之一炬。

“我已经死了这条心了。今后只喝粥过日子吧!”

他这样说，后来连“禅”字都不去想了，“善”也抛弃了，“恶”也抛弃了，“父母生下你以前”的状态也抛弃了，一切都抛弃了。然后，他想选择一个闲静的地方盖间草房。他割去了那里的荒草，挖掉了那里的树根。他为平整土地捡去了那里的乱石。其中有一块石头碰在竹林中，嘎的响了一声。他听到这清脆的响声才恍然大悟。他高兴地说:真是“‘一击亡所知’④啊!”

“我要设法成为香严。”您哥哥说。他的意思您是能够理解的。他是想放下一切重担轻松一下。他没有请神仙为他保存那些重担，所以，他想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他的聪明同这位香严和尚颇为相似。因此，他就更加羡慕香严了。

---

① 我国唐代的禅僧，姓王，名怀海。

② 我国唐代的禅僧，姓赵，名灵祐。

③ 禅语，即自己还不存在的时候。

④ 这句话又称‘香严击竹’，为禅宗的一个典故，《景德传灯录》中有记载。意思是石头碰在竹子上的声音使他顿时醒悟。

他的话题同西洋人的别墅、时髦的乐器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坐在这黑暗的台阶上，嗅着海滨的气味突然讲这个故事。他讲完的时候，钢琴声也听不见了。也许是快涨潮了，或者是夜里露水的缘故，我们的单和服都湿漉漉的了。我催促他又返回原路。到马路上时，我到常去的点心铺买了豆沙包。我们边吃边在暮色中一声不吭地回到了住处。给我们看门的老爷爷家中的孩子不顾蚊子叮咬，在那里呼呼睡大觉。我把多余的豆沙包给了小孩，马上打发他回去了。

五十一

昨天吃早饭时，由于饭桶的位置靠近我，我便接过他的饭碗，给他盛上从饭铺买来的饭。这时，他又在我耳边提起了阿贞的名字。他说阿贞还未出嫁时，恰好同我现在做的一样，始终服侍他。昨晚，他从性格上把我和阿贞做了比较，今天早晨又在服务态度上把我比作阿贞。我无意中对他提了个问题：

“你认为同阿贞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会感到幸福吗？”

他默不作声地把筷子送到嘴边。我从他的态度推测，他大概不愿意回答，所以我也就不往下想了。可他把饭咽下两三口后，出乎意外地回答说：

“我说过阿贞生来就是个幸福的人；可是，我没有说我能为阿贞带来幸福。”

一眼就可看出，他的话在逻辑上贯穿始终。可是在他内心深处，已经显示出矛盾。他曾对我明说，一看到无拘无束的自然的面孔就高兴得几乎要表示感谢。这岂不等于说自己既然生来幸福，就可以使他人幸福吗？我瞅着他的表情，嘿嘿地笑了

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白白放过去的。他马上咬住不放：

“不，真的这么回事。你若是怀疑就没办法了。实际上，我说了就是说了，没说就是没说。”

我不想反驳他。我想他头脑如此清晰，还满不在乎地玩弄他平时就看不起的语言逻辑，真有点可笑。因此，我不客气地把他在我心中的矛盾讲了出来。

他又默默地吃了两口饭。当时，他的碗里已经空了，饭桶仍在我跟前，他的手够不到。我想再为他服务一次，便把手伸到他鼻子尖下。可这次他不答应，说：“把饭桶移到我这边！”

我把饭桶推到他那边，他自己用饭勺满满地盛了一碗饭。然后，把碗放在食案上，也不拿筷子就问我：

“你以为结婚前的女人和结婚后的女人是一样的吗？”

这一下，我就轻易回答不出来了。因为平时我就没想过这种事。我连吃了两三口饭，等待您哥哥做解释。

“出嫁前的阿贞和出嫁后的阿贞简直是两个人，现在的阿贞已经被丈夫惯坏了。”

“她到底嫁给什么人家啦？”我打断他的话问道。

“不管嫁到什么人家，只要嫁出去，女人就要因丈夫而变坏。我真不知道把我的妻子惯坏到何种程度。我哪有脸从我惯坏的妻子那里得到幸福呀？幸福是不能从出嫁后失去天真的女人那里得到的！”

您哥哥一说完，便端起饭碗，把满满一碗饭吃得精光。

五十二

我出来旅行到今天，打算尽可能把您哥哥的迄今为止的情

况写得详细些。离开东京仿佛是昨天的事情似的，可屈指一算已十多天了。您和老人等着我的信，也许会觉得这十天太长了吧？我了解这一点。不过，由于我在这封信的开头说的那些情况，来到这里住下之前几乎没有时间提笔写信，不得已拖了下来。好在过去的十天里，您哥哥的情况在信中一天也没有漏掉。我细心地一天一天地把他的情况全都写在这封信中了。这是我的申明，也是我的自豪。因为我完成这个任务比预料的要好，我是在这种自信下写完这封信的。

由于没有按钟点去计算工作量，因而我化费的时间不能用数字表达，但肯定花了不少力气。我生来第一次写这么长的信，当然不是一气呵成，也不是一天能写成的。我是见缝插针，有时间就伏案写一点，不间断地写成的。然而，这也算不了什么。如果我见到的您哥哥和我所理解的您哥哥都能跃然纸上，那么，我再付出比现在多几倍的代价和辛苦也心甘情愿。

我为我亲爱的您哥哥写这封信，也是为爱哥哥的您写这封信，最后，也是为慈祥的老人——您们的爸爸和妈妈写这封信。我所见到的您哥哥也许同您们见到的不同；我所了解的您哥哥也许不是您们所了解的您哥哥。如果这封信没有辜负我的这种努力，您们就可以认为这封信的价值正在于此。我以为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人，自然有不同的反映。我的看法谨供参考。

您们也许希望明确地知道他的未来。我不是预言家，没有资格对他的未来说三道四。乌云遮住天空，有时会下雨，有时下不了雨。但乌云当空见不到阳光，这是事实。您们说您哥哥使旁人不愉快，因而对您可怜的哥哥多少带点指责的意思；要知道自己不幸福的人是不会使他人幸福的。追逼被乌云遮住的太阳为什么不投下温暖的阳光，这大概是追逼的人不讲道理。

我同您哥哥在一起的时候，尽量想为他驱散这些乌云。您们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和煦的阳光之前，最好先拨开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乌云不驱散，您们一家也许会发生悲剧。对他本人来说，也将是个可悲的结局。对此，我也感到悲伤。

我写了您哥哥过去十天的情况。他度过了这十天，还不知道未来的十天怎么样。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了。就算第二个十天我来担保，那么下个月、下半年有谁能担保他呢？我只是把他过去十天的情况如实地写了下来。我头脑不敏锐，没时间再看一遍，提笔就写，因此，里面肯定有矛盾。对头脑机敏的您哥哥的一言一行，我没注意到的地方就可能有矛盾。可是，我敢断言：您哥哥是严肃的，决不想骗我；我也是忠实的，一点也不想骗您。

我开始写这封信时，您哥哥正在酣睡；现在，这封信写完了，他又在酣睡。我偶然间在他睡觉时开始写信，又偶然间在他睡觉时写完，我对自己感到奇怪。我不禁想到，如果您哥哥这一觉永远睡不醒，大概会幸福的；同时我又不禁想到，这一觉永远睡不醒，大概也是可悲的。

（上）先生和我

一

我常常把他称为先生，因此在这里也只写作先生，而不公开他的姓名。与其说这是顾忌人言可畏，不如说这样对我更自然一些。每当我回忆起他时，马上就想叫先生，拿起笔来心情也是一样，我实在不愿意使用那种没有感情色彩的缩写洋字母。

我同先生结识是在镰仓①。当时我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生。因为接到一位正利用暑假去海水浴的朋友的来信，叫我一定要去，我筹了些钱就去了。我筹钱用了两三天的工夫，可是我到达镰仓还不到三天，叫我去的朋友突然接到家乡来的电报，让他回去。电报说是母亲病了，可是我那位朋友不相信。早先，他家乡的父母曾不征得他的同意，硬要给他成亲。按现代的习惯，他结婚还过于年轻，更主要的是对象本人不称他的心。因此他在暑假里故意逃避回家，跑到东京附近游玩来了。他把电报拿给我看，问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如果他母亲真的病了，他当然应该回去。因此他终于回去了。这

① 日本本州神奈川县。

样一来，我特意赶到这里，反倒成了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离学校开学还有许多日子，由于我处在在镰仓也可以回去也可以的境况之下，就决定暂时留在原来的宿处。我的朋友是中国[1]的一位资本家的儿子，手里很有钱。可是由于还在上学和年龄的关系，生活用度也跟我相差无几。我又单独一个人留下来，就没有必要麻麻烦烦地再去另找恰当的宿处了。

宿店在镰仓也算处于偏僻的角落，打弹子或吃杯冰激凌这类时兴的东西，要过一条很长的田间小路才办得到。光坐车也得花两毛钱。不过这里散落地建了一些私人别墅，而且这地方离海很近，洗海水浴很方便。

我每天去下海。穿过陈旧、烟熏的草房，就到海滩。来避暑的男男女女在沙滩上活动着。想不到这儿竟住着那么多城里人。有时也象澡堂子那样，海面上呈现万头钻动的景象。虽然其中没有一个相识的人，但我也裹在这喧闹的景色中，有时随便躺在沙滩上闲眺，有时让波浪拍打着膝头，在这里乱蹦乱跳，玩得倒也愉快。

原来我真的就是在这纷攘的人群中看到先生的。那时海边有两家茶馆。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习惯于上其中的一家。跟长谷那边拥有大别墅的人不同，来这儿消夏的客人没有各自专用的更衣棚，必须使用这种公共的更衣处。他们除了在这儿喝茶、休息之外，还在这里洗游泳衣、洗净带盐分的身子，或者把帽子和伞存放在这里。我没有游泳衣，由于怕带来的东西被偷掉，所以每次下海也把脱下的衣服什么的扔在那家茶馆里。

---

① 日本地域名，在本州岛。

二

我在那家茶馆见到先生的时候，他正脱完衣服准备下海。当时，我正相反，让风吹着湿淋淋的身子从水中走上来。本来，我们之间有不少钻动着的人头挡住视线，要是没有碰上什么特别情况，我也许不会注意到他的。但是，尽管海边上那样混杂，我又是那样漫不经心，我还是马上发现了先生，因为他正陪着一个外国人。

我正要进茶馆，那个外国人的雪白的肤色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脱下身上的纯粹日本式浴衣，一下子扔在折凳上，抱着胳膊面向大海站着。他除了穿着一件我们穿的裤叉之外，身上什么衣服也没有。这首先就让我觉得新奇。两天前，我到由井之滨，曾蹲在沙滩上久久地望着外国人下海的情景。因为我坐在一个略略高起的沙丘上，旁边就是旅馆的后门，当我瞩目眺望的时候，见到许多男人洗完海水浴走上来，竟没有一个人露出身躯、胳膊和大腿的。女人更爱把肉体遮掩起来。人们头上几乎全包着橡胶头巾，于是海面上就浮动着一片虾红色、绛色和蓝色。在我刚刚见过这般景象之后，再看看这位只穿一件裤叉站在大家面前的外国人，的确显得很稀奇。

过了一会儿，他回头看看自己身旁正弯着腰的日本人，说了一两句话。这日本人正拾着落在沙上的毛巾，一拾起来便包在头上，向大海那边走去。这个人就是先生。

我只为好奇，目送着并肩走下海边的两个人的背影。他们一直走进海里，穿过远处浅滩一带吵吵嚷嚷的人群，走到比较开阔的地方，就一同游开了。我望着他们脑袋渐渐变小，向远

方游去。过了不久，他们又折回来，笔直地游到岸边。回到茶馆也不用井水洗澡，立刻擦干身子，穿好衣服，匆匆忙忙向什么地方走了。

他们走了之后，我仍然坐在原来的折凳上抽着烟。那时我呆呆地琢磨着先生，总觉得不知在哪儿见过这张脸。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了。

那时候，我与其说是无忧无虑，莫如说苦于无聊。因此，第二天估摸着能遇到先生的时间，又特意跑到茶馆去看。结果没见到那个外国人，却见先生一个人戴着草帽来了。他把摘下的眼镜放在柜台上，立刻用毛巾包好头就急急忙忙下海去了。当他象昨天那样穿过吵闹的浴客一个人游出去的时候，我突然想跟在他后面。于是我追上去，让浅水溅着我的头，直到很深的地方，就冲着先生挥动双臂游起来。可是先生跟昨天不同，他画了一条弧线，从一边想不到的方向，开始向岸边游回去。因此我的目的落空了。我上了岸，甩着往下淌水的手，刚一跨进茶馆，先生已经穿戴整齐，同我交错着走了出去。

三

第二天，我按照相同的时间来到海边，又遇见了先生。那天同样的情况又反复了一遍。但是两人之间没有找到谈话的机会，也没有相互问候。先生肯定是不善交际的，他按照一定的时间，超然地来了又超然地离去，无论周围怎样热闹，简直看不出他稍加分神的样子。最初同他一起来的那个外国人，以后再也没有看见，先生总是一个人。

有一次，先生照例迅速地从海里上来，正要穿放在老地方

的浴衣，不知怎么回事，浴衣上沾满了沙子。他为了把沙子抖掉，就向后抖了两三下。这时放在衣物底下的眼镜从板缝里掉了下去。先生系好白地蓝花衣服上的腰带之后，大概发现眼镜丢了，便急忙在近边找起来。我赶紧把头钻进凳子底下，用手拾起了眼镜。先生说了声谢谢，就从我手里接了过去。

下一天，我跟在先生后面跳进了大海，同先生一起向远方游去。刚游出二百米远的海面，先生就回过头开始同我说话了。漂浮在广阔、苍茫的海面上的，这附近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人。一眼望去，强烈的阳光照耀着远山近水。我活动着充满自由、欢欣的肌肉在大海中狂舞起来。先生突然停住手脚仰身躺在波浪上，我也学着他的样子。碧蓝的天空把耀眼的光色投在我的脸上，"太愉快了！"我禁不住大喊起来。

过了一会儿，先生象是要在海里站起身似的变了个姿式，催促着我说："还不回去么？"我体质还算强壮，很想在海里再玩玩。可是给先生一邀，我便马上高兴地答道："好，回去吧。"于是我们又顺原路游回海边。

从此，我跟先生有了交往。可是还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以后又过了两天，大概正好是第三天的下午，我在茶馆同先生相遇的时候，先生突然问我："你还打算在这里住很久么？"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心里也没有回答的准备，所以就答道："我也说不上。"可是看到先生正在笑时，我忽然不好意思了，不由得反问道："先生呢？"这是我第一次叫先生。

那天晚上我到先生的宿店去了。虽说宿店却跟一般旅馆不同，仿佛是宽阔寺院内的一座别墅。我也知道了先生的家眷并没住在这里。因为我口口声声叫"先生"，他苦笑了。我忙辩解说，那是我对长辈人的习惯。当我问到前几天见过的外国人

时，先生讲那人脾气古怪，说他已经不在镰仓了。闲聊了一阵之后，先生又说，奇怪的是自己连同日本人也不大来往，却交上了这样一个外国人。最后我对先生说，好象不知在哪儿见过先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年轻的我，暗中疑惑对方也有同我一样的感觉，而且心里期待着先生的回答。但是，他沉吟了一会儿之后，说："实在是没有见过你呀。不会是认错了人么？"于是，我感到一阵意外的失望。

四

我是月底回到东京的，比先生更早地离开了避暑地。我同先生分手时问过他："以后我可以常到府上拜望吗？"先生只简单地答道："唉，来吧。"当时我很想同先生交朋友，期望先生说几句体贴一些的话。因而这不能让人满意的回答，有点挫伤了我的自信心。

先生常常以类似这样的情况，使我感到失望。他似乎有些觉察，又仿佛根本没有理会，我一再感到轻微的失望，可又舍不得因此离开先生。相反的，每当我感到不安而动摇的时候，却更想前进。我想如果再向前跨一步，也许我所期待的东西总会圆满地呈现在我眼前吧。我很年轻，可是我并没想把我年轻的血液为一切人而这样猛烈地跳动。我不晓得为什么单单对先生却产生了此种心情。直到先生已经过世的今天，我才开始懂得，先生一开始就没有讨厌我。他对我表示的常常看着象是不在意的寒暄和冷淡的举动，并不是要躲避我的不愉快的表现。那是可怜的先生，对于要接近自己的人发出的一种警告，表示自己不值得别人接近，不要过来。仿佛他拒绝别人的亲近，在

轻蔑别人之前就先蔑视自己了。

我怀着当然要拜访先生的愿望回到了东京。那时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本想安排时间去一次，可是在归来后度过的两三天中，在镰仓时的心情渐渐淡薄了。而且大都市丰富多彩的气氛，与记忆力复活的有力的刺激一起，浓重地感染了我的心。每当我见到来来往往的学生的面容时，就感到对新学年的渴望和紧张。我一时忘记了先生。

开学后约莫过了一个月，我的心情又松弛下来。我带着不满意的脸色，在室内踱步，想得到什么似的环视自己的房间。我的心头再一次浮现出先生的面庞。于是我又想去看望先生了。

头一次拜望先生时，他不在家。第二次去，我记得是下个星期天。天空非常晴朗，天气好得沁人心脾。那天先生又不在家。在镰仓时，我曾听先生亲口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大都在家，好象他不喜欢外出。可是我来了两次，两次都扑空，想起他的话，心里涌出一股无端的不满。我并没有马上离开门口，望着女佣人的脸，犹犹豫豫地站在那里。这位女佣人还记得我上次递过名片，就请我等一等，又回到里面去了。于是一位夫人模样的人代替她走出来，是一位漂亮的夫人。

她彬彬有礼地告诉我先生到哪儿去了。据说先生有个习惯，一到每月的这一天就去杂司谷墓地，向一位死者献花。"现在刚刚出去，还不到十分钟。"夫人怀着歉意对我说。我点点头就离去了。在喧闹的大街上没走多远，忽然想到，我何不也顺便散散步到杂司谷去走走，说不定会遇见先生哪。于是抱着这种好奇心我马上往回走。

五

我从墓地前方的苗圃左边走进去，沿着两旁种着枫树的大道走到深处。这时，在路边的茶馆里忽然走出一个先生模样的人。他眼镜框映着阳光，我一直走到他的近边，才冷不防地高喊了一声："先生！"先生突然停下来，望着我的脸："怎么……？怎么……？"

他反复说了两遍同样的话。那声音带着一种异常的情调，回荡在白天的静寂中。我一时答不出话来。

"你是跟在我后面来的吗？怎么……"

先生的神态平静，声音低沉，但是在他的表情中，却有一道难以形容的阴影。

我告诉了先生我是怎样到这里来的。

"是来给谁扫墓，我妻子没说那人的名字吗？"

"没，这可没有说。"

"是么？——对啦，她和您初次见面，当然是不会说的。"先生渐渐露出满意的样子。可是我完全不懂他的意思。

先生和我穿过墓地向马路走去。在标有依撒伯拉某某之墓、神仆罗金之墓等等的旁边，立着一座写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塔等等。还有写着全权公使某某的。我在刻着"安德烈"三字的小墓前问先生："这用外文该怎么念？""我想应该念作Andree吧。"先生苦笑了一下说。

先生对于这些标志各种人物的墓碑式样，似乎并没有象我那样觉得滑稽和有讽刺味。我指着圆的墓石，细长的、嵌着像片的墓碑，不停地说这说那。起初他默默地听着，后来他对我说："死这回事，你还没有认真想过吧？"我没作声，先生也就不

再说什么了。

在墓地尽头，挺立着一棵遮天的大银杏树。走到树下时，先生抬头望着高高的树梢说："再过一些时候就好看了。所有的树叶子都变黄，这一带地面便会覆盖一层金色的落叶。"原来先生每月都要在这棵树下经过一次。

对面有人正在平整土地开辟新墓地，那人放下拿锹的手瞧着我们。我们从这里向左一拐，就走上大道。

我没有要去的地方，只好跟着先生走。先生话语比平时更少，可我并没因此而感到局促，就一起遛遛跶跶地走着。

"马上回家么?"

"嗳嗳，也没有别的地方要去。"

两个人又默默地向南下了坡。

"先生府上的墓地在那里么?"我又开口问他。

"不。"

"谁的墓——是亲戚的?"

"不。"

此外先生什么都没回答。我也就不再问了。走过大约一百米远时，先生忽然又提起来了：

"那里有我一个朋友的墓。"

"您每月都要给朋友扫墓么?"

"是的。"

这一天，先生除此以外没说过别的话。

六

以后，我常常去看望先生。每次去先生都在家。随着见到

先生次数的增多，我登先生的家门越来越频繁了。

可是先生对我的态度，无论是初应酬的时候，还是有了深交以后都没有多大变化。先生总是那么沉静，有时过于沉静而显得孤独。一开始我就似乎发现先生怪异得难以让人接近。可是，不知怎的，这反倒鼓起我非要接近他不可的强烈愿望。也许在许多人当中，对先生有这种感觉的只有我吧。然而，唯独我才有的这种直觉，后来得到事实的验证，所以即使说我幼稚也罢，笑我愚蠢也罢，能以自己的直觉预见到这一点，的确使我觉得自己是有希望而又可喜的。能爱别人，又不能不爱，可是当有人正要投入自己怀中时，却又不能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便是先生。

正如前面所说，先生始终是沉静而稳重的。可是偶尔有一阵奇怪的阴云掠过他的脸，就象窗外那飞鸟儿的黑影，一闪便立刻消失了。我头一次发现先生眉宇间的那种阴云，是在杂司谷墓地突然喊他的时候。他那瞬间的奇怪表情，曾使我心脏里一向奔流的血潮，一下子变得迟缓了。然而那不过是一时的停滞，还不到五分钟，我的心脏就恢复了正常的跳动，我也就忘记了这云影。使我突然回想起这件事的，是十月小阳春过后不久的一天晚上。

我同先生说着话，眼前忽然浮现出先生特意指给我看的那棵大银杏树。我一算计，离先生每月照例去扫墓的日子，刚好还有三天。这第三天正是我下午没课的轻松的日子。我就对先生说：

“先生，杂司谷银杏树的叶子，大概已经落光了吧？”

“也许还没有。”

先生一边这样回答，一边注视着我的脸，目不转睛地看了

好一会儿。我马上说：

“这次去扫墓，我同您作伴好么？我想同您一起去那儿散散步。”

“我是去扫墓，不是去散步的。”

“可是顺便散散步，不是挺好么？”

先生什么也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说：“我真的只是去扫墓。”他仿佛一定要把扫墓和散步截然分开似的，这是不是不想带我去的借口，或者还有其它什么原因？我觉得那时先生简直象个孩子。令人奇怪，就更想去了。

“好吧！扫墓也好，请带我一道去吧。我也去扫扫墓。”

其实，我觉得硬把扫墓和散步截然分开，似乎毫无意义。这时先生的眉宇间有些暗淡了，眼中也露出异样的光彩。那仿佛是困惑、厌恶、恐惧和略带惶然不安的样子。这时，我蓦地想起在杂司谷喊“先生”时的情景，两次的表情完全相同。

“我”，先生说：“我有不能对你说出的某种原因，我不想跟外人一起去那儿扫墓。连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带去过。”

七

我觉得奇怪，但是，我并不是以研究先生的心情出入他家的。这事我也没说别的就过去了。现在看来，我那时的态度，竟是我生活中值得珍惜的品格之一了。我想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同先生有亲密的、富有人情味的交往。倘若我动了好奇心，哪怕是有一点点在研究先生，那么连接在我们之间的那条同情的线，可能便会立刻切断。因为我很年轻，竟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这种态度，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是可宝贵的。如果我错误地

走向反面，两个人的关系不知要落到怎样的结果，想起来直觉得后怕。尽管并非如此，先生仍常常害怕人家用无情的眼光研究他。

我每月都要去先生家两三次。我的腿渐渐跑得勤快了。一天，先生突然问我：

“你为什么这样三番五次地到我这样人的家来呢？”

“为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是不，打扰您了？”

“说不上打扰。”

也确实是这样，先生并没有流露嫌弃的样子。我知道先生的交际面很窄。他原来的同学，那时只有两三个人住东京。偶尔也有先生和同乡的同学一起在客厅的情况，不过看起来，他们都不如我跟先生那么亲近。

“我是个孤独的人，”先生说，“所以很欢迎你来看我，才问你为什么来得这样勤快的。”

“这，又为了什么？”

我这样反问时，先生没有回答，他只是望着我的脸，说道：“你多大了？”

这样的问答，真令人摸不着头脑，不过那时我并没有追究到底就回去了。而且以后不到四天的工夫，我又去看望先生了。先生一进客厅就笑了起来，说道：

“又来了呵。”

“嗳嗳，又来了。”说着我自己也笑了。

我想要是受到别人这样对待，我一定会恼火的。可是先生这样说时，正好相反，不但没使我生气，反而觉得很愉快。

“我是个孤独的人，”那晚先生又重复起前几天的话，“我是个孤独的人，也许你也很孤独。我虽孤独但是因为上了年纪，

不活动也过得去，可你还年轻，这样可不行吧？只要能动，就闲不住。活动，就总想遇到点什么吧。”

“我一点也不孤独。”

“孤独，莫甚于年轻时候。要不，你为什么这样三番五次到我家来呢？”

这时，先生又重复前几天的腔调。

“虽然你遇到了我，恐怕你仍要感到孤独的。因为我没有力量使你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孤独的境地。迟早你就会向别处去发展你的交际，不到我这里来了。”

先生这样说时，凄然地笑了。

八

幸而先生的预言并没能实现。当时未通世故的我，竟连这段话中那么明显的意思都听不出。我依然去看先生。没几天就不知不觉地在先生的饭桌上吃饭了，后来又自然而然地同夫人攀谈起来。

我是个普通人，对女人也并非冷淡。可是从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过去所经历过的境遇来看，几乎从没有同女人有过真正的来往。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我才对在大街上相遇却不相识的女人特别感兴趣。前些日子在门前见到先生的夫人时，便得到了很美的印象。以后每次见面，都有同样的感受。可是除此之外，我似乎觉得对于夫人也没有什么再可说的了。

这也不是说夫人没什么特色，也许应当说显示她特色的机会还没有到来更恰当些。但我总是把她当成是附属于先生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她也仿佛因为到自己这儿来的是个学生，而善

雇待我。因此，如果除去位于中间的先生，只剩下两个人的话，那么对于刚刚认识时的夫人，除了美的感觉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了。

有一次，我在先生家喝酒，夫人在一旁为我们斟酒。先生好象比往常高兴："你也喝一杯吧。"他对夫人说着，把自己喝干的杯子递了过去。"我……"夫人推辞不过后，窘迫地接了过来。她皱起好看的眉头，把我斟了半杯酒的杯子端到唇边。于是夫人和先生就交谈起来：

"真是怪事，你很少叫我喝酒呀！"

"因为你讨厌嘛。不过偶尔喝一杯没关系，会使人心情愉快的。"

"我一点也喝不下啊，只是难受。可你喝一点后，好象很高兴似的。"

"有时候很高兴，但不能说总是这样。"

"今晚怎么样？"

"今天很愉快呵。"

"以后每天晚上都可以喝一点嘛。"

"那可不行。"

"喝吧，只要你不寂寞就好。"

先生家里只有夫妇俩和一个女佣人，我每次去时大都静悄悄的，从没听见过里面有高声谈笑的时候。有时我仿佛觉得屋子里只有先生和我。

"要是有个孩子就好啦。"夫人对我说。"是呵。"我虽然这样回答，可心里却没有产生任何同情。那时我没有孩子，只觉得小孩讨厌。

"要一个来么？"先生说。

“不是抱来的孩子，你呀！”夫人又朝着我说。

“到什么时候也是生不了孩子的。”先生说。

夫人不作声了。“为什么？”我问。“是老天爷的惩罚呵。”先生说着放声笑了。

九

就我所知，先生和夫人是一对恩爱夫妻。我没有经历过作为家庭一员的生活，当然理解不了更深的道理。但是先生同我在客厅对坐时，手下的什么事都不叫女佣人，而招呼夫人。先生总是回过头朝隔扇那边叫着：“喂，静（夫人的名字叫静）。”那招呼的声调，我觉得很温柔。夫人应声走出来的样子也落落大方。有时留我吃饭，夫人也在座的时候，这种关系在他们之间就表现得更明显了。

先生常常伴同夫人去听音乐会、看戏。而且我记得他们一同去作不到一星期的旅行，至少也有过两三次。现在我还留着先生从箱根①寄给我的明信片，和到日光②去时寄给我的装着一片红叶的信。

当时我所见到的先生和夫人的关系，首先就是这些。其中只有一次例外。有一天，我仍象往常那样，在先生家门口正要请传达时，听到客厅里有人说话的声音。仔细一听，那不是一般的聊天，很象是吵架。因为先生的房门口紧挨着客厅，我站在隔扇门前就大致听出那是吵架声。不时提高嗓音的男人是先生。因为对方的声音比先生的低，辨不清是谁，可我总觉得象

①② 在日本的本州，是著名的游览胜地。

是夫人，似乎还哭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站在门前不知所措，便马上决定不进去，转身回宿处了。

我心里忽然涌出一股奇怪的不安，竟连书也看不下去了。约莫过了一小时左右，先生来窗下喊着我的名字。我惊讶地打开窗子，他在下面对我说："去散散步吧。"我掏出刚才包在腰带里的表一看，已经八点多了。我回来后穿着裤裙，也没顾得换就出门了。

那天晚上，我同先生一起喝了啤酒。他本来酒量就不大，喝到一定程度要是没醉，也不会冒喝醉的风险的。

"今天不行。"说着先生苦笑了。

"不愉快吗？"我不安地问。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刚才的事情，如鲠在喉似的难受。一下想跟他直说，一下又想还是不说的好，这种犹豫不决的样子，格外地显出了我心神不定。

"你，今天晚上怎么了？"先生先说，"其实我也有点反常。你看出来了么？"

我什么也答不出。

"是这样，刚才我同妻子稍微吵了一下。所以使我这无聊的神经，兴奋起来。"先生又说。

"为什么……？"我没说出吵架的话。

"她误解了我。我跟她说这是个误会，她还是不肯原谅。结果，我就生气了。"

"是怎么误解先生的？"

先生根本没想回答我的问题。

"我要是象她想象的那样的人，我也不会这么痛苦了。"

究竟先生怎样痛苦，这也是我无法想象的问题。

十

我们回去时，默默地一条街接着一条街地走着。后来先生突然开了口：

“我做了件蠢事。我生气出来，她一定放心不下。想来女人真是可怜，除我之外，她也没有可信赖的人了。”

先生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似乎并不特别期待我的回答，就马上接下去说：

“这样说起来，我好象还心安理得，真有点可笑。你，你是怎样看我的，我是强者还是弱者？”

“象是两者之间。”我答道。这个回答先生有些意外。他又闭上口默默地走起来。

先生回家要在我的宿处附近路过，是顺路。走到那里，在路口分手时，我似乎觉得过意不去，就说：“顺便做伴，陪您到家吧。”先生马上伸出手拦住我。

“已经很晚了，快点回去吧。我也得赶紧回家，为了我的妻。”

最后先生加上句“为了我的妻”。这句话异常地温暖了我的心。因为这句话，我回来后才能安然入睡。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未能忘记“为了我的妻”这句话。

因此，我也知道了先生和夫人之间发生的风波，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以后不断出入，我大致也推察到了这种现象也是很少发生的。可是，先生有一回连这样的感觉都吐露给我了。

他说：“世上的女人，我只认识我的妻。除了她其他任何女

人都不会使我动心的。妻也觉得我是天下唯一的男人。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是生来最幸福的一对。”

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前后经过，所以也说不清先生为什么把这样的自白告诉我。但是先生认真的神色和深沉的语调，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奇怪地回响在我耳中的是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生来最幸福的一对”。先生为什么不肯定地说是幸福的人，却说是应该呢？这一点引起了我的疑问。特别令我不解的是，先生在这里加重的语气。我不能不想到他实际上是否真的幸福，还是应该幸福而不那么幸福。但是，这种疑惑只在短时间便消失了。

过了不久，我去看先生，他不在家，便遇到了直接同夫人谈话的机会。那天，先生到新桥去为从横滨乘船出国的朋友送行。那时一般在横滨乘船的人，大都是坐早上八点半的火车离开新桥的。我同先生说过需要一些书，按照他的意思，事先约定九点钟到。先生去新桥对前天特意来辞行的朋友还礼，是那天突然决定的。他临走时留下话说，马上就回来，要我等他。于是，我在客厅等候先生的时候，便同夫人攀谈起来。

十一

那时我已经是个大学生，比初到先生家时更有成人气，而且同夫人也相当熟了。在夫人面前，也不感到怎样拘束。我们说了很多话，不过都是一般闲聊，现在全忘了。其中我只记得一件事，但在谈它之前，我想先放一下。

先生是大学毕业，一开始我就知道。但是先生无事赋闲，却是回到东京过了一些时候之后才知道的。那时我就想过，他

怎么能闲得住呢?

先生简直是个在社会上默默无闻的人。所以他的学问和思想，除了同他关系密切的我之外，是不会有人知道从而对他深怀敬意的。我常常说这很可惜。先生并不以为然，只回答说:"象我这样的人，到社会上讲话，是办不到的。"在我听起来，他的回答过于谦虚，反倒象是对社会的讥讽。其实先生对那些现在成了名的老同学，常常抓住一个就毫不客气地给予严厉批评。所以我就毫不掩饰地指出这个矛盾，来一通议论。我的精神与其说是对抗的，倒不如说对社会不理解先生却还心安理得感到遗憾。那时先生语气深沉地说:"总之我是个没有资格为社会服务的人，这是无可奈何的。"一种深沉的表情，清晰地刻在他的脸上。我不知道那是失望、不满还是悲哀，然而却坚定得使我无言以答，也没有勇气说什么。

我同夫人谈话时，话头很自然地从先生谈到这里。

"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只在家里思考、学习，而不到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呢?"

"不行啊，他讨厌那些事。"

"就是说，他觉得那些事无聊?"

"是否这样——我们女人可不知道，不过恐怕不是这种意思吧。还是想做点事，可总办不到，实在遗憾。"

"不过从身体来看，先生不是挺好么?"

"倒是很结实，什么病也没有。"

"那么为什么不能活动一下呢?"

"那就不知道了。我要是知道也不会这么操心了。正因为不知道才更觉得于心不安哪。"

夫人的语气非常同情，但她嘴边还是挂着微笑。若在旁人

看来，我反倒显得认真了。我露出难于理解的脸色不作声了。接着夫人象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说：

“他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和年轻时判若两人。完全变了。”

“您说的年轻，是指什么时候？”我问。

“学生时代呗。”

“您从学生时代就认识先生了？”

夫人的脸，马上浮出一层淡淡的红晕。

十二

夫人是东京人。这是先生和夫人自己都告诉过我的。夫人说过：“严格说来，我是个‘混血儿’。”因为她的父亲大概出生在鸟取①，母亲却生在那时还叫江户（东京）的市谷，所以她才半开玩笑地这样说。但是先生却是方向迥然不同的新潟县②人。因此，如果夫人知道先生的学生时代，那显然不是乡里关系。可是脸色微红的夫人，仿佛不想再说下去的样子，我也不好深问了。

从认识先生到他故去，我通过多方面接触了先生的思想和情操，但对他结婚时的情形却几乎毫无所知。有时我从好的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我想先生是个长辈，给年轻人讲自己的艳史是要特别谨慎的。有时也从消极方面来想：觉得先生和夫人跟我不同，他们成长在前一个时代的旧习俗里，所以一触及到

---

① 位于东京的西南方。

② 位于东京的北方。

这种艳史，大概就没有勇气直率地暴露自己了。不过，这些都仅仅是推测而已。但是无论是哪种推测，都可以设想出两个人的结婚，有一段罗曼缔克的奥秘。

我的设想果然没有错。但我只不过是在想象中描绘出爱情的一个侧面。在先生美好的爱情背后，还有着可怕的悲剧。而且那悲剧于先生是怎样的惨痛，夫人却全然不知，至今她依然被蒙在鼓里。先生是瞒着她而死去的。先生在破坏了夫人的幸福之前，首先破坏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关于这个悲剧，我什么也不能说了。至于显然由于这悲剧而产生的两个人的爱情，正如刚才说过的，他们谁都从未对我提起过。夫人是由于慎重，先生又有着比这更深刻的缘由。

只有一件事尚且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正是花开时节，我和先生一同到上野公园去玩。在那里我们看见一对漂亮的情侣。他们和美地相互依偎着在花下漫步。因为是公园，侧目他们的人比看花的还多。

“象是新婚夫妇啊。”先生说。

“似乎很恩爱哪。”我附和着。

先生连苦笑都没有，便转过头背向这对男女走去，随后这样问我：

“你恋爱过么？”

我回答说没有。

“你不想恋爱么？”

我没有回答。

“不会不想吧。”

“是啊。”

“方才看到那对男女，你嘲弄人家了吧。在那种嘲弄里，其实搀杂着你追求爱情，却又得不到对方的不快的怨声。”

“您听到了么？”

“听到了。体验过美满爱情的人，会说出更柔情的话。可是……你，爱情是罪恶呀！知道吗？”

我突然被惊呆了，什么也没回答出来。

十三

我们走在人群中，人们都喜气洋洋的。在穿过这里，走到既不见花也不见人的森林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谈论这个问题。

“爱情是罪恶吗？”那时我突然问道。

“是罪恶，真的。”先生回答时的语气同刚才一样坚定。

“为什么？”

“迟早你会理解的。不，不是迟早，应该说你早已经理解了。你的心不是老早就在为爱情而跳动了吗？”

我察看了一下自己的内心，那里却是意外的空虚，连个想象的目标都没有。

“我心里连个这样的对象也没有。我是毫不打算对先生隐瞒什么的。”

“正因为没有对象你才活动的。你以为有了对象就能平静下来的吧，所以就想活动了。”

“现在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正因你不能如愿，不是才到我这儿来活动的么？”

“也许是这样，可那和爱情不同。”

“这是走上爱情的一个阶梯，按顺序在和异性拥抱之前，

才先到同性的我这儿来活动的。”

“我认为这两件事的性质完全不同。”

“不，是一样的。我是个男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你的。况且又有些特别原因，更不能使你满足。我实在过意不去，你只好离开我到别的地方去。我宁可希望这样。可是你……”

四十

我悲伤极了。

“您认为我应该离开您，可我还没有这样的打算。”

先生根本不听我的话，他说：

“可是，不谨慎可不行，爱情是罪恶呀。虽然在我这儿得不到满足，可也没什么危险。然而——给长头发缠住时的心情，你知道吗？”

这种心情我可以想象，但却没有经历过。不管怎样，先生所说的罪恶的意思仍然朦朦胧胧，难于理解。而且我有点不高兴了。

“先生，请您把罪恶的意思再说得清楚些。否则，在我能明确地理解这个问题之前，就请您别再往下说了。”

“是我不对。我本想跟你说实话，可实际上却让你着急了。都是我不好。”

先生和我从博物馆背后静静地向莺溪那边走去。从藩篱的空隙里，可以望见宽敞的庭院中一部分茂盛的白山竹，仿佛很幽静。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月到杂司谷墓地为朋友扫墓吗？”

先生问得这样奇突，而且明明知道我不能回答。我好一会儿没有作声。于是他好象才发觉似的这样说：

“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刚想解释一下不该让你着急，

结果又叫你着急了。唉，真没办法。这个问题就谈到这儿吧。总之爱情是罪恶的，而且又是神圣的。不是吗？”

先生的话越发使我糊涂了。但是，他说到这里就不再提爱情。

十四

我很年轻，动不动就容易认死理。至少先生是这样看的。在我看来，先生的话要比学校的讲义更为有益，先生的思想要比教授的见解更为难得。总之，洁身自好，从不多说的先生，仿佛比站在讲坛上指导我的那些伟人更了不起得多。

“不能过于迷恋。”先生说。

“我是醒悟了之后才这么想的。”我回答时带着十足的自信，而先生对我的自信并没有理睬。

“你这是狂热，热情一退就会烦腻的。是你的现在使我这样想的。这使我很难过。然而预想到你今后要起的变化，我就更难过了。”

“您认为我是那么轻浮，那么不可信任么？”

“我感到很遗憾。”

“您是说遗憾，但不能信任，是吗？”

先生为难地望着院子。庭院里，不久前还处处点缀着深红色的茶花，现在一朵也不见了。先生常常习惯在客厅里眺望茶花。

“我说的不可信任，并不是特意指你，而是不信任所有的人。”

这时藩篱外传来大约是卖金鱼的吆喝声。此外没有任何声

响。从大街深深折进二百米远的巷子里格外清静，房间里也象平时那样静悄悄的。我知道夫人就在隔壁，也知道她正默默地做着针线什么的，能够听见我说话的声音。但是我完全忘记了这一点，竟问先生道：

“那么连夫人也不能信任吗？”

先生的神色有些不安，于是他避开直接的回答说：

“我连自己本人都不信任，也就是自己不能相信自己，所以也就变得不能相信别人了。除了诅咒自己，我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想得那么复杂，那就谁都靠不住了。”

“不，不是想，而是实际做了。做了之后，我很惊讶，而且觉得很可怕。”

我正想沿着同样的思路再问下去，这时听到夫人在隔扇后面“先生，先生”地唤了两声。听见唤声，先生问：“什么事？”“来一下。”夫人把先生叫到隔壁。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事。还没容我多想的工夫，先生就很快地又回到了客厅。

“总之，不要太相信我哟。太相信了迟早要后悔的。而且对于欺骗自己的回敬，终将变成残酷的报复。”

“这是什么意思？”

“过去那种在他面前的屈辱的回忆，这回将使你把脚踏在他的头上。我就是为了不受将来的屈辱，才拒绝现在的尊敬。我宁愿忍受现在的孤独，而不愿忍受将来更大的孤苦。我们生在充满自由、独立和自我的现代，所付出的代价便是不得不都尝尝这种孤苦吧。”

我对于有这种精神准备的先生，真不知说什么好了。

十五

以后，我每当见到夫人都很担心。先生对她也始终是这样的态度么？倘若是的话，夫人会满意么？

夫人的神情叫人猜不透她是否满意。因为我也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夫人，而且她每回见到我，又总是平平常常。何况先生不在家，我们也很少见面。

我更加不解的是，先生对于社会的这种认识是怎么产生的。难道这只是他以冷酷的眼光内省自己、观察社会的结果么？先生善于坐着思考，只要有先生那样的头脑，用坐在家里分析社会的这种态度，就能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么？我并不认为仅仅如此。先生的认识象是活生生的。它不同于被火烧后剩下来的冷冰冰的石头房屋的空架子。在我眼里的先生，确是位思想家。但是，在他这位思想家归纳起来的主义里，似乎编织进了有力的事实。这事实不是同自己无关的别人的事情，而仿佛是一种令人血灼脉息的切肤之痛，深深藏在他内心里。

这勿需我臆测，先生本人已经自白过了。不过他的自白象云雾一般笼罩在我头上，是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怖。而且，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它究竟为什么是可怕的。他的自白是朦胧的，但却又分明地震撼着我的神经。

我在先生这种人生观的基础上，也设想过或许有一段热恋故事（当然是产生在先生和夫人之间）。据先生说过的爱情是罪恶的话来看，这多少是个线索。但是先生告诉过我，现在很爱夫人。可见这种近于厌世的念头，是不会从两个人的爱情中产生的。“过去那种在他面前的屈辱的回忆，这回将使你把脚踏

在他的头上”，先生的这句话应该用在现在普通人之间，用在先生和夫人之间似乎便不恰当了。

在杂司谷的那个不知是谁的坟墓，也常常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我知道那墓同先生有着很深的缘由。我虽然不断地接近先生的生活，却又难以靠近。但作为先生记忆里的一个生命的片断的那座墓却印在我的头脑中。然而，那座墓于我来说完全是死的，决不会成为打开我们之间生命大门的钥匙，倒象个怪物，站在我们中间妨碍两个人自由往来。

不知不觉地，我同夫人直接谈话的机会又来了。那正是忙碌的秋季，白天渐短，令人感到寒意的时节。先生家附近接二连三失盗，都是在天傍黑的时候。虽然被盗人家大致没丢什么贵重东西，但被钻进去的人家总要丢点什么。夫人为此提心吊胆的。正在这时候，一天晚上先生有事要出门。因为他有个在外地医院做事的同乡朋友进京，他同另外两三个人要在某地请这位朋友吃饭。先生跟我说了原因，托我帮他看家，直到他回来。我马上答应了。

十六

我去的时候已是将要掌灯的傍晚，可是守约的先生已经不在家了。“他怕去晚了，刚刚出门。”夫人说着，把我让进先生的书房。

书房里除了写字台、椅子之外，还有许多书籍，电灯光透过玻璃照着整齐漂亮的书脊。夫人让我坐在铺在火盆前的坐垫上，说：“请在这儿看看书吧。”说完就出去了。我象是等候主人归来的客人一样惴惴不安，僵硬地坐在那里吸着烟。这时传来

夫人在茶室同女佣人说话的声音。书房在茶室走廊尽头拐弯的角落里，从房梁的位置来看离得远一些，所以反而能领略到比客厅更远的静寂。过了一阵，当夫人的语声一停，便清静下来。因为我心里总象在等着小偷，紧张地留神着各处。

约莫过了半小时，夫人又出现在书房门口，她“哎呀”了一声，用有些惊讶的眼神望着我。她看着我象等待客人来临似的那副煞有介事地等着的样子，觉得很好笑。

“呵，拘束吧？”

“不，不拘束。”

“那，一定闷得慌吧？”

“不，心里总想着小偷要来，也就不觉得闷了。”

夫人手里端了一碗红茶，笑吟吟地站在那里。

“这儿是个畸角，不适合看守。”我说。

“真对不起，那就请再往中间来一下吧。我以为你会发闷的，就送了碗茶来。如果茶室合适，就到那儿用茶吧。”

我跟着夫人出了书房。茶室里，铁壶在洁净的火盆上咝咝作响。我在这里吃了茶点。夫人怕喝茶睡不着觉，没有喝。

“先生还是常常出门赴这样的约会吗？”

“不，很少出去。近来他好象越来越讨厌和人见面。”

夫人这样说时，并没显出特别发窘的样子，于是我就壮起胆来。

“那，只有夫人是例外吧？”

“不，我也是被讨厌的一个。”

“这不是实话。”我说，“您明知不是实话还要这样说。”

“为什么？”

“要我说呀，先生就是喜欢夫人才厌恶社会的。”

"你不愧是个作学问的人，倒很善于讲大道理啊。用这个同一道理不是也可以说，因为他厌恶社会，所以连我也讨厌起来了么？"

"这两种说法都说得过去，不过，这种场合我是正确的。"

"我不愿争论。男人就是好争论，好象多有趣似的。以为空谈一通就能解决问题。"

夫人的言词有些厉害。但却决不是非常刺耳的。只是让人认识到自己是个有头脑的人，这里，显示了夫人的一种自尊。她不是现代型的人，她仿佛更珍重埋藏在深处的心事。

十七

本来我还有话要说，可是又担心夫人只当我是个爱寻事，嗜发议论的人，反倒没趣，便看着喝干了茶的碗底不再作声了。夫人似乎怕冷淡了我，便说道："再喝一碗吧。"我马上把碗送到她手里。

"要几块？一块还是两块？"

夫人轻巧地捏起方糖，望着我的脸问我要往碗里放几块。她那神态虽说不上向我讨好，却是要尽量打消刚才说话的生硬而充满了亲切。

我默默地喝着茶，喝完了还是一声不响。

"你也太过于沉闷了。"夫人说。

"一说话就得争论，还要受奚落。"我答道。

"哪能呵。"夫人又说。

于是这成为话头，我们又谈起来。谈的还是两个人都感兴

趣的先生。

“夫人，再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吧。也许您听来是空洞的道理，可我并不是漫不经心地胡说。”

“那就请说吧。”

“如果现在您突然不在了，先生能照现在这样活下去吗?”

“这我怎么能知道，你呀。这种事只能去问先生，不是问我的问题啊。”

“夫人，我可不是开玩笑，您不要回避。您一定要诚实地回答。”

“是诚实呵。老实说，我不知道啊。”

“那么，您是怎样地爱着先生的？这个问题与其问先生不如问您。您总该回答吧。”

“你别这么一本正经地问这种事好不好！”

“这可不是装正经。您是说我已经都知道了?”

“呵，是呵。”

“如果这么忠实于先生的您突然不在了，先生会变成什么样子？对社会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的先生，在您突然不在之后会怎样。不是从先生的角度看，而是由您来看，先生是会幸福，还是不幸呢?”

“我认为这很明显（也许先生不这样看）。他若离开我，只能不幸，或许活不下去哪。我这样说，好象很自负，可是我相信，现在只有我能尽量地使先生幸福。甚至坚信，任何人都不能象我这样使他幸福。正因为如此，我才能这样平静。”

“我觉得这种信念，应该明显地反映在先生的心里呀。”

“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还是说先生厌弃您么?”

"我并不认为他厌弃我，他没有厌弃我的理由。但是，大约是他厌恶社会，近来又由厌恶社会发展到厌恶人，所以我作为人的一分子，不是也不会得到好感吗？"

我这才理解了夫人所说的被厌弃的意义。

十八

我钦佩夫人的理解能力。她的举止不同旧式日本妇女的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使我感到一种刺激。她几乎从不使用当时流行的所谓时髦语言。

我是个从未同女人有过深交的迂腐的青年，只是出于男人对异性的本能，常常把女人当作憧憬的对象梦想过。但那不过是象眺望依恋的春云般的心情，模模糊糊的梦想而已。因此真的一到女人面前，我的感情常常突然会起变化。不但不会被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女人所吸引，反而一到这种场合，却觉得有一种奇妙的排斥力。而面对夫人，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也从未感觉到横亘在普通男女之间的那种思想上的差距。我忘记了夫人是个女人，只把她当作先生的诚实的批评者和同情者来看待的。

"夫人，前些日子我问过您，先生为什么不进一步做些社会活动。那时您说过，他原来不是这样的。"

"说过的，真的不是这样。"

"那时是什么样呢？"

"就象你所希望和我所希望的那样，他是个有出息的人。"

"那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不是突然，是逐渐变成这样的。"

“这期间，您一直同先生在一起吧？”

“当然啦，我们是夫妇啊。”

“那么先生变成这样的原因，您应当很清楚了。”

‘难就难在这儿呵。你这样说真让我难受。我怎么也琢磨不透，以前我不知多少次请他说个明白，却总得不到说明。”

“先生怎么说？”

“他只是说：‘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担心的，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便不再提了。”

我沉默了。夫人也不往下说了。下房里的女佣人一点声响也没有。我简直把小偷都忘了。

“你不认为我有责任吗？”突然夫人问我。

“不。”我答道。

“请你坦率地说吧。给人家这样想，比杀死我还痛苦。”她又说：“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为他奉献一切。”

“既然先生也认为是这样的，就不要紧。您放心吧，我敢担保。”

夫人习惯地扒了扒火盆里的灰，随后把水罐里的水给铁壶续上。铁壶马上不响了。

“我终于忍受不住问了先生：‘我要有不对的地方就直接了当说吧，能改我就改。’于是先生说：‘你没有什么错，有错的是我。’我痛苦极了，哭了起来，越发想听听自己的过错。”

夫人眼中噙满了泪水。

十九

起初，我是把夫人当作个有理解能力的女性对待的。在谈

话过程中，我发现她的神情渐渐变了。虽然她是在向我的头脑诉说，却开始打动我的心。夫人痛苦的症结就在这里：虽然自己同丈夫之间没有任何隔膜，也应该没有，但又分明有着什么，然而睁大眼睛想细看个究竟时，却又什么也没有。

夫人一开始，认定先生是以厌世的眼光观察社会的，结果也就厌弃了自己。虽然作这样的断言，却又不能心安理得。说心里话，她却从另一方面来想了，推测大概是先生由于厌恶自己的结果，终于发展到厌恶社会了。可是无论怎样煞费苦心，也找不到事实来证实这个推测。先生的神情总是那么温存，既和蔼又可亲。夫人将这个疑团用往日的情谊包藏起来，并把它悄悄地埋在心底里，那天晚上在我面前打开这个包袱让我看了。

"你怎么想？"夫人问："他是因为我才变成那样的，还是如你所说的是人生观什么的促使他那样的？请你毫不隐瞒地告诉我吧。"

我什么都不想隐瞒。但是，如果那里有个我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么无论我怎样回答，也不会使她满意的。而且我相信那里有个我所不知道的东西。

"我不知道。"

一瞬间，夫人现出一种期待落空时的可怜的表情。我赶紧补上一句话：

"可是我能保证先生没有厌弃夫人。我只是如实地把先生亲口说的传达给您。先生不会是个说谎的人吧。"

夫人什么也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说：

"其实我也猜到了一点，不过……"

"是关于先生变成这样的原因么？"

“是的。如果那就是原因的话，便没有我的责任，单就这一点，我就松快多了……”

“怎么回事？”

夫人望着放在膝上的自己的手，吞吞吐吐地说：

“我说，请你来判断。”

“只要我能判断就行。”

“可还不能全说，全说了要受责怪的。只能说到不受责怪的地方。”

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先生有一位相当要好的朋友。他在刚好要毕业之前死了。死得很突然。”

夫人耳语似的小声对我说：“其实是自杀。”听她这么说我不能不反问一句：“为什么？”

“只能说到这里啦。但从那件事以后，先生的性情就渐渐变了。他为什么死，我可不知道。恐怕先生也不知道吧。但是，如果说先生以后就变了，大概就只有这件事了。”

“杂司谷的墓，就是他的吗？”

“这也是不能说的。可是一个人只失去一个好朋友，就会起那么大的变化么？对此我太想知道了，所以想请你来判断一下。”

我的判断，倒是倾向于否定的。

二十

我想用尽可能找到的事来安慰夫人。看来她似乎也想从我这里多少得点儿安慰。所以我们长时间地谈论着这一个问题。

可是我抓不住事情的根子，其实夫人的不安，也正是从这荡漾着的稀薄的浮云般的困惑中产生的。至于事情的真相，她自己知道的也不多，就是知道的也不能对我和盘托出。因此劝慰夫人的我和被劝慰的夫人，都是在困惑的波浪中摇来摇去，夫人一面颠簸一面又四处伸出手来，想要抓到我这不可靠的判断。

十点左右，门前传来先生的脚步声时，夫人好象突然忘了刚才的一切，撇下我抢上去，几乎迎面碰上打开隔扇门的先生。我也跟在夫人后面迎上去。只有女佣人象是还在瞌睡吧，始终也没露面。

显然先生的心情很好，夫人的样子更高兴。而刚才夫人那清秀的眼中还饱含着泪光，那漆黑的双眉还紧蹙着呢。夫人这种奇怪的变化，引起我深深的注意。如果那不是虚伪的（实际上我并没认为是虚伪的），那么夫人刚才对我的诉说，就只能使人理解成是为了玩弄感伤而特意为我造作的女人的无聊把戏。不过，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这样苛责夫人哪。我看到夫人的神色忽然这样兴奋，反倒放心了，心里想：倘若真是如此，也无须担忧了。

先生笑吟吟地问我：“真叫你受累了，小偷儿没来么？”接着又说：“小偷儿没来不扫你的兴么？”

我要回去时，夫人带着歉意地说：“真对不起。”她那语气仿佛是在开玩笑，听起来象是浪费了我的宝贵时间，更象是对我特意赶来而没遇上小偷儿而感到遗憾似的。她一边说着，一边用纸包上刚才剩下的点心，塞在我手里。我把它装进袖筒里，拐过行人稀少的寒夜小路，急步向熙攘的大街走去。

我从记忆中单单挑出那晚的事情，详细地写到这里。因为

我认为这有写的必要。不过说心里话，当我带着夫人的点心回来时，心里并没有那么看重那晚的谈话。第二天，我从学校回来吃午饭，当我看见昨晚放在桌上的点心包时，马上从里面拿出涂着巧克力的茶色蛋糕，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这时候，我自然想起送我这点心的两位男女，确是世上一对幸福的夫妇。

直到秋暮冬初，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我同先生家越走越熟，还请夫人帮助我拆洗，缝补衣服。以前我还没穿过衬衣，这时衬衫还缝上了黑领子。夫人没有小孩，她常说帮我做点活儿倒挺解闷，象是一副调理身体的良药。

“这是手工织的哪，从来还没有缝过这么质地好的衣服。不过就是不好缝，简直没法进针，为缝它，折断了我两根针哪。”

就连她这样诉苦时，也没有流露出一点嫌麻烦的神气。

二十一

冬天来临的时候，我偶然有事不能不回家一趟。我接到一封母亲来的家信。信中叙述了父亲发病的经过，说情况不大好，最后又附上一句嘱咐说：眼下还算过得去，不过到底上了年纪，有可能的话，最好能抽空回来看看。

父亲很早就患了肾病。正如人过中年，常患的那种慢性病，但是他本人和家里人一向认为，只要小心调理是不会突变的。近来客人一来，父亲就向客人夸口，说他幸亏懂得些养生之道，总算才对付到今天。据母亲信中说，父亲正到院里去干什么的时候，突然一阵晕眩摔到了。家里人误以为是轻微的脑溢血，马上进行抢救。后来经医生诊断，似乎根本不是这么回

事，仍然是老病的缘故，大家这才把晕倒和肾病联系起来。

离寒假还有一段不长的时间，我本想等到学期末也无妨，便拖了一两天。可是在这一两天中，父亲病卧的样子、母亲忧虑的面容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每当此时心里就感到一种不安，我终于下决心回家。为了省去家里寄路费的手续和时间，我到先生家告别时，顺便请他为我暂且垫上所需要的钱。

先生有点感冒，懒得到客厅，就把我让进他的书房。入冬以来少见的温暖而柔和的阳光，透过书房的玻璃门照到书桌上。先生这间光线好的房间里放了一只大火盆，悬搁在火架上的脸盆冒着热气，以防呼吸困难。

“索性得场大病倒好，轻微的感冒反叫人讨厌。”说着先生又苦笑了一下，望着我的脸。

先生从未生过什么大的病。听了先生的话时，我直想笑。

“感冒什么的我还能忍受，若再重点的病就受不住了。先生也是这样吧。您要亲身领略一下就会理解的。”

“是么？我觉得要得病，最好是得个致死的病。”

我并没有特别理会先生的话，马上谈起母亲的来信，提出向他借钱。

“你一定很着急吧。这几个钱，我手头上还有，你拿去吧。”

先生召唤夫人，让她把需要的钱拿给我。她从里屋的茶柜还是什么别的抽屉里取出钱，仔细地叠在一张白纸上，说：“你担心了吧？”

“晕倒过好几次么？”先生问我。

“信上什么也没提。这种病老是那么摔倒吗？”

“是啊。”

这时，我才知道先生夫人的母亲，原来也是患了跟我父亲

相同的病症故去的。

“反正是很难好啦。”我说。

“是啊。如果我能代替他，我倒是很情愿哪。他呕吐吗？”

“到底怎样，什么也没写，大概就是不吧。”

“只要不呕吐，就不要紧的。”夫人说。

我乘那天晚上的火车，离开了东京。

二十二

父亲的病不象原想的那样严重。而且，我到家的时候，他还盘腿坐在地铺上，说：“大家都不放心，我就只好这么忍耐坐着。没关系，还可以起来哪。”第二天他就不顾母亲的劝阻，终于让母亲把被褥收拾起来了。母亲无奈只得一边叠着土布被子，一边对我说：“你爹一看你回来，马上就来了精神。”

在我看来，我并没有感到父亲的举动似乎有什么勉强的样子。

我哥哥在很远的九州做事，倘若没有意外的事情，是不轻易同父母见面的。妹妹嫁到外乡，不到紧急关头，她也不是一叫就能回来。在兄妹三人中，最方便的是我这个学生。我能按照母亲的嘱咐，搁下学校的功课在放假之前赶回来，父亲是非常满意的。

“这么点病就让你在学校请假，真不值得。你娘写信不应该那么夸张。”

父亲不仅嘴里这样说，还叫人把以前铺好的被褥收拾起来，以显示他象以往那样健康。

“您不能太大意，要不老病又得复发，那就不好了。”

父亲对我的提醒象是很高兴，可是又有些不大在乎。

“没关系，只要和平时那样多留神点就行了。”

父亲的病似乎真的不大要紧。他自由自在地在家中走来走去，既不喘气也没觉得晕眩，只是脸色不好，比常人差得多。不过这也不是现在才有的病状，所以我们也没有格外放在心上。

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对他借钱的谢意，说等到年后回东京时再把钱还给他，并告诉他，父亲的病并不象想象得那么坏，眼下还挺好，晕眩和呕吐的现象都没有等等。最后还顺带问候了一句先生的感冒。其实我并没有把他的感冒放在心上。

我发出这封信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先生会回信。信发出以后，我一边同父母讲着先生的事情，一边想象着遥远的先生的书房。

“下次去东京，给他带些香蕈吧。”

“好的，不过先生能吃这种干香蕈么？”

“虽然不大好吃，可也不是让人那么讨厌的。”

真奇怪，我竟把香蕈和先生想到一起去了。

接到先生的回信时，我有点惊奇，特别是信中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觉得他回信就是表示亲切。这样一想，这封简短的回信使我非常高兴。当然，这毕竟是我接到先生的第一封信。

说到第一封信，会使人觉得我同先生之间的书信往来一定是很多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应该先说明的。先生生前，我仅仅接到过他两封信。其中一封就是现在这封简短的回信；后一封，则是先生死前特意为我写下的一封很长的遗书。

由于父亲的病情，活动须格外谨慎，所以下地以后也几乎没到户外去过。一次，在一个天气特别和暖的下午，父亲到院里去了。那时我怕万一出事，紧跟在他身旁。我不放心，想让他扶着我的肩，父亲笑了笑没有理睬。

二十三

我常常伴同无聊的父亲下将棋①。两个人生性都很懒散，下棋还得烧着被炉，棋盘放在被炉的木框罩上，每走一步棋子时才把手从被子下面伸出来。我们时常弄丢赢来的棋子，直到决定胜负之前还不知道。有时还有这样可笑的事，母亲竟在炉灰中发现棋子，用火筷子夹出来。

"下围棋棋盘过高，还有腿，所以在被炉上没法下。下将棋还是摆在这儿好，怪舒服的，正适于懒人。好，再来一盘吧。"

父亲赢的时候准说再来一盘吧，输的时候也这样说再来一盘吧。总之，他不管输赢，总乐意围着被炉下棋。起初我觉得很新鲜，这种隐居式的娱乐也引起我很大兴趣，然而随着时间一长，这样的刺激便满足不了我那年轻的精力了。我常常把握着"金"②和"香车"③的拳头举到头上，忍不住打起呵欠。

我想起了东京的生活。在那充满血流的心脏深处，传出一种活动、活动的持续不断的鼓动声。使我奇怪的是，这种鼓动声似乎从一种微妙的意识状态中，被先生的力量给加强了。

---

① 日本的一种棋类，近似我国的象棋。

②③ 都是将棋中的棋子。

我在心里暗暗把父亲和先生作了一番比较。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两个人都是生死无足轻重的老实人。从被人赏识这点来说，他们都等于零。因而，这位喜欢下将棋的父亲，即便仅仅做个娱乐的同伴，也不会使我满足。而由于过去在游玩中才有了交往的陌生的先生，竟不知不觉地影响我的头脑并超过了由玩乐的交际中产生的那种亲密关系。只是头脑这个词有些冷漠，应该改说成心。在那时的我看来，哪怕说先生的力量渗进了我的肉体，先生的生命流入了我的血液中，也是丝毫不过分的。父亲是我的生身之父，先生当然是个外人。当这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时，我仿佛刚刚发现一个了不起的真理似的，有些惊愕。

我百无聊赖地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父母眼中我这个从前显得宝贵的人，也慢慢地变得乏味了。我想凡是寒暑假回家的人，都同样体会过这种心情吧。最初一个来星期还亲亲热热、好吃好喝的，疼爱得很；但是按照惯例，高潮一过，家里人的热情就渐渐冷下来，到了最后，常常是有你没你都无所谓似的，待遇也简慢了。在家期间，我也度过了这个高潮。而且我每次回家，总带回一种父母无法理解的东京习气。正如俗话说的把天主教的习气带进儒家的家里一般，我带回来的习气都是跟父母格格不入的。当然我尽量地掩饰，但是身上本来就有的习气，怎么掩饰也总会给他们发现的。终于我觉得没趣，想提前回东京。

幸而父亲的病情还是老样子，没有一点恶化的迹象。为了慎重起见，我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请来了高明的医生，经过周密的检查也没有发现其它症状。于是我决定提前在寒假结束前的一些时候离开家乡。感情真是奇妙的东西，我一提出要走，父

母都反对。

“要回去？不是还早么？”母亲说。

“再住上四、五天也来得及呵。”父亲说。

我没有改变自己决定的动身日期。

二十四

回到东京时，过年的门松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掉，街道任凭寒风吹拂，到处不见一点儿过年的景象了。

我马上到先生家去还钱，顺便把香蕈也带了去。只把东西拿出来，有点儿唐突，所以我把香蕈放在夫人面前，特别解释说："这是家母送的。"香蕈装在一只新点心匣里。夫人很客气地道了谢，拿起匣子正要到隔壁去时，大概是觉得很轻吧，诧异地问道："这是什么点心呀？"夫人的那副亲切的样子，总让人看到她那孩子般极为天真的心地。

两个人对父亲的病情，反复问了许多不放心的问题。这时先生说：

“是呵，照你讲的情况看，好象现在还没有什么变化，不过，病到底是病，不能不谨慎点。”

关于肾病，先生有许多我不懂的知识。

“这种病的特点是，虽然自己已经染病在身，却又感觉不到，便不放在心上了。我过去认识的一位军官就是这样，他死得简直叫人难以相信。睡在身旁的妻子竟连看护的工夫都没有。他半夜叫醒妻子，只说有点难受，第二天早上便死了。可

---

① 日本的风俗，过年时要在门前装饰松枝，以示祝贺。

是他妻子还以为丈夫在睡觉呢。"

以前一直乐观的我，马上不安起来。

"家父也会这样么？真说不准哪。"

"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说好是不能好了，不过眼下大概还用不着担心吧。"

"要是这样还可以。我刚才说的是个不注意的人，而且是个非常粗鲁的军人。"

我听着略微踏实了些。先生一直注意着我的变化，随后又补上一句：

"但是，健康也罢，生病也罢，人都是脆弱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就怎么死了。"

"先生也想这种事么？"

"无论我身体怎么好，也不会完全不想的。"

先生的嘴边浮现出一丝微笑。

"不是常有人很自然地一下就死了么？而且也有人由于非自然的暴力，一眨眼的功夫就完了。"

"非自然的暴力，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自杀的人大抵都是使用非自然的暴力的吧。"

"那么被杀的，也是出于非自然的暴力的罗？"

"被杀的，我一点也没有想过。当然这样说，也无可无不可吧。"

那天说到这里，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对父亲的病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先生说的自然的死，非自然暴力的死等等，也只在当时给我留下了一些淡薄的印象，后来便荡然无存。我想起了以前几度要动手又放下了的毕业论文，现在应该正式开始

写了。

二十五

本来我要在那年六月毕业，按常规，这篇论文在四月份就应该完全脱稿。二、三、四，我屈指算了算余下的时间时，有些怀疑自己的胆量。别的同学很早以前就在搜集资料、作笔记，看上去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唯独我还一点没有着手。我原准备过了年就大干一场的，可是写着写着忽然写不下去了。以前我凭空画了一个大题目，只构思了粗略的轮廓，现在开始捂着脑袋着急了。后来我决定把论文的题目缩小，为了省去系统整理成熟思想的麻烦，只准备罗列书中的材料，再加上一些适当的结论就算了。

我选择的题目接近先生的专业，我就这种选择曾征求过先生的意见。当时他说可以吧。我慌慌张张，赶快跑到先生家请教我应看的参考书。他把自己知道的全部知识，都爽快地告诉了我，并说要借给我两三本必要的书籍。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先生对我毫无担当指导的意思。

“近来我不大看书，新的知识不知道。最好去问问学校的先生。”

那时我忽然想起夫人曾对我说过，先生有一个时期非常喜欢读书，后来不知什么缘故，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不象以前那么大了。我把论文的事抛在一边，不由地开口问道：

“先生为什么不象原来那样喜欢读书了？”

“也没有什么理由……总之，觉得不管看多少书，也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缘故吧。再说……”

“再说，还有什么？”

“也没什么再说的理由。可是以前呵，若是在别人面前或被人家提问，自己回答不出来时，便羞愧得无地自容。可是近来给人家问住，似乎也不觉得那样羞愧，后来连勉强读书的精神也打不起来了。嗐，说得痛快些便是衰老了。”

先生的话倒是平静的，并没有背离社会的那种人的痛苦，我也没有那样的感觉。我虽没认为先生衰老，可也不赞成他了不起，便回去了。

自那以后，我给论文害得好苦，象个精神病人似的眼睛都熬红了。我向一年前毕业的朋友打听了许多情况。其中有人告诉我：“交卷那天是乘车跑到考场才算没误点的。另个人说：因为超过五点，迟了一刻钟才把论文送去，险些被取消资格，多亏主任教授的宽容，总算才接受下来。这些话弄得我七上八下的，心中越发没了底。每日只顾拼命伏案读写，不然就钻进昏暗的书库，寻遍那高高的书架。我的眼睛象好事人发掘古董时那样搜索着书脊上的烫金字。

随着梅花开绽，寒风渐渐转向了南方。又过了一些时候，人们谈论着樱花的话语也稀稀落落地飘入我的耳中。然而，我却象驾辕的马那样被论文鞭策着，只能朝前看。直到四月下旬，按预定好歹完成了这篇论文。在此之前，我没有登过先生的门槛。

二十六

我获得解放，已是初夏时节，八重樱凋谢的枝头，在不知不觉中已抽出烟霞般的嫩叶。我怀着小鸟出笼般的心情，一面

纵目广阔的天地，一面自由地振翅飞翔。我马上赶到先生家。枳壳藩篱微暗的枝条上，发出鲜嫩的幼芽；在石榴树的枯干上，带着光泽的茶褐色叶子，柔和地映着阳光。一路上处处牵惹着我的视线，仿佛生来头一次见到这景象似的，觉得那样新奇。

先生望着我这样欣喜的脸色，便说："论文已经完成啦？好极了。"我说："多亏您，总算搞完了。什么事都没有了。"

真的，当时我的心情轻松极了。好象一切应做的事情都已了结，今后可以尽情游玩了。我对自己完成的论文充满了信心，也十分满意。我在先生面前喋喋不休地讲着论文的内容，他仍用平时的腔调应着"对的"、"是么"却不作过多的评价。我有些不满足，更有些扫兴。而且，可以说，那天我生气勃勃地还准备要冲击一下先生那种似乎循规蹈矩的态度呢，我想邀请先生到正在复苏转青的大自然中去走走。

"先生，到什么地方散散步吧。一到外面，会叫人心旷神怡呢。"

"去哪儿？"

我去哪儿都无所谓，只想陪先生到郊外走走。

一小时之后，先生和我按照预定离开市区，信步走在区别不出是村还是镇的僻静之处。我从扇骨木藩篱主干上掐了一片嫩叶，吹起了叶笛。我有个朋友是鹿儿岛①人，我不断地模仿着他，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吹这种叶笛，已经吹得很好了。我得意地不断地吹着，先生却若无其事地向别处走去。

走了一会儿，有一条小路通到一所仿佛被郁郁葱葱的绿叶

① 位于日本九州岛的南端。

封闭了的低矮的房舍下。门柱上钉着一个牌子写着某某园。一望而知，这不是私人住宅。先生望着小慢坡上的门口，说："进去看看么?"我马上答道："是花匠吧!"

我们在树丛中转了一遭，沿着坡路走到深处，左面有一所房舍。在敞开的拉门里，空荡荡地连个人影也不见。房檐前摆着一只大鱼缸，饲养的金鱼在里面游动着。

"真静呵。不打招呼就进来，没关系吧?"

"大概没关系。"

两个人又向深处走去。可是那里依然不见人影。怒放的杜鹃花象燃烧的火焰一般。先生指着其中一棵很高的桔红色的杜鹃花说："这大概是雾岛①。"

芍药也种了十多坪地，可是没到季节，一株开花的也没有。在这片芍药花旁有个旧长凳似的台子，先生撒开手脚躺在上面。我坐在余下的一端，点上一支烟。先生望着蔚蓝清澈的天空，我却给包围着的嫩叶的颜色吸引着。细细地品去，那嫩叶的颜色每一株都不一样，即便是同样的枫树，枝上叶子的颜色也没有一片是相同的。一阵风刮来，吹掉了先生挂在细杉树苗顶上的帽子。

二十七

我赶忙拾起那顶帽子，用指甲弹掉上面的红土，向先生招呼道："先生，帽子掉了。"

"谢谢。"

---

① 日本杜鹃花的一种。

他半抬起身接过帽子，似起似卧地，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可能有点唐突，请问你家财产很多么?”

“不怎么多。”

“大概有多少呢？请原谅。”

“要说有多少？只有点山和田地，钱可一点没有。”

先生正式问起我家的经济状况，这还是第一次。可我还从来没问过他的家计。从结识先生时起，我就猜不透他为什么不做事。后来这个问题总是萦绕在心中，但是我又觉得在先生面前这么直楞楞地提出问题，未免有点冒失，所以一直等着机会。为了休息一下给叶色搞得疲惫的眼睛，我的心思又忽然触到了这个问题。

“先生怎么样，您有多少财产?”

“你看我象个财主么?”

先生平时总是衣着朴素，家中人口又少，住房也不大宽敞。但是他的生活却是很富裕的，就连我这局外人的眼睛也看得很清楚。总之，先生的家计虽说不上奢侈，却也不是吝啬、节俭、紧巴的。

“大概是的。”我说。

“我是有些钱，但决不是财主。要是财主的话，就会造更大的房子喽。”

这时先生抬起身，盘腿坐在台上。说完便用竹杖在地面上画了一个圆圈，然后似乎要把它刺穿似的将竹杖笔直地戳在那里。

“但是，原来我可是个财主哪。”

他的话一半象是自言自语，所以我没能马上接下去，便没

有作声。

“但是，原来我可是个财主哪。你知道么？”他又说了一遍，然后瞧着我的脸露出微笑。可我还是没有回答。因为想不出适当的话，就索性不开口。这时先生又把话头转到别的问题上了：

“后来，你父亲的病怎么样了？”

至于父亲的病，从过年以后我就毫无所知了。每月从家乡跟汇款一同邮来的短信，向来都是父亲的手笔，可是信里几乎从未提起过病情。而且字迹也很清晰，丝毫没有那种病人常见的颤抖和紊乱的笔划。

“信上什么都没提，大概就是不坏吧。”

“但愿如此，不过——疾病到底是疾病呵。”

“还是不行么？可眼下总能顶得住吧。信里什么也没说呀。”

“是么？”

我把先生询问我家财产和父亲病情只当是一般闲聊，信口随便说出来的。但是，先生的弦外之音，却大有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意思。我没有先生的亲身感受，当然是不会想到这一层的。

二十八

“我想，如果你家有财产，现在就应该妥善处理好。这是多管闲事了，不过趁你父亲健在的时候，把应分的事先都分妥不是很好吗？万一出了意外的事情之后，最麻烦的就是财产问题。”

“是呵。”

我并没有特别看重先生的话。我相信在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会担这份心的，不仅是我，父母都是这样的。而且使我有些惊讶的是，作为先生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太注重实用了么？但是出于平时对长辈的尊敬，我没说出口。

“我刚才没想你父亲故去，说了这样的话，如果引起你的不愉快，请原谅。但是，人总是要死的。无论身体多健壮的人，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死哪。”

先生的语气流露出少见的痛苦。

“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我辩解道。

“你兄妹几个？”先生问。

接着他又问了我们家族的人数，有没有亲戚，叔伯婶母的情况。最后这样说：

“都是好人么？”

“似乎没有什么坏人，大都是乡下人啊。”

“乡下人为什么就不坏呢？”

对这种寻根问底，我无法回答，可先生还没有容我思考如何回答，就接着说：

“乡下人反而比城里人更坏。而你刚才还说，你亲戚中似乎没有这类坏人。但是，你认为世上会有那种明摆着的坏人么？这种模子里铸出来的坏人，当然世上是没有的。平时都是好人，至少是一般人，但一到关键时候，就立刻变成坏人。真是可怕。所以切不可等闲视之。”

先生说到这里，并没有停住的意思。我也想说点什么。这时身后忽然听到狗叫声，先生和我都吃了一惊，转身去看。

从木台侧面直到后墙的杉树苗旁边，生着一片茂密的山白

竹，遮盖了大约三坪地面。在山白竹上面一只露着脑袋和身子的狗，凶猛地叫着。这时候，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跑过来喝住狗。孩子头戴一顶带着帽徽的黑帽子，绕到先生面前，鞠了一个躬，问道：

"叔叔，您进来的时候，房子里没有人么？"

"一个人也没有呵。"

"可姐姐和妈妈都在后门那儿。"

"哦，在家呵！"

"呵，叔叔，要是能预先通知一声再进来就好了。"

先生苦笑了一下。他从怀里取出钱包，把一枚五分的白铜币塞在小孩手里。

"告诉妈妈一声，我们在这儿稍微歇一歇。"

小孩聪慧的眼里绽满笑容，向我们点点头。

"今天我是侦察队长哪。"

小孩这样说着，穿过杜鹃花圃向下边跑去。那只狗也高高撅起尾巴，追在小孩后面。停了一会儿，两三个年龄大约相仿的孩子，也顺着队长下去的方向跑了过去。

二十九

先生的这番话，因为这狗和小孩没有说完，我也终于未能听个明白。那时，先生所担心的那些财产上的种种忧虑，我完全没有。无论从我的性格还是我的境遇来看，是根本无需为这种利害观念伤脑筋的。说起来，这大约是我还没有步入社会，或者没有身临其境的缘故吧。但是不知为什么，年轻的我，总仿佛在很远的前方预感到了钱的问题。

在先生的这番话中，我想追根寻底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人在关键的时候，谁都会变成坏人 这 句 话 的意思。单是这一句话，仅就字面而言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我想就这句话知道得更多些。

狗和小孩离去以后，绿油油宽敞的园子又恢复了原来的静寂。我们仿佛被沉默封闭了似的，半天没动一动。这时候，晴朗的天空渐渐失去了光彩，眼前的一棵树大约是枫树，枝上摇动的娇翠欲滴的嫩叶，也让人感到似乎渐渐暗淡下来。远处的街上传来货车咕噜噜的响声。我猜想这大概是村里人载着盆花之类的东西去赶庙会吧。先生一听到这声音，仿佛突然从瞑想中苏醒了似的马上站了起来说：

“不早了，慢慢往回走吧。天虽然长了，老这么安闲，不知不觉就暗下来了。”

因为刚才躺在木台上，先生的后背沾满了尘土，我用双手给他撣掉了。

“谢谢，没沾上树脂？”

“都撣干净了。”

“这件外褂是新近做的，倘若随随便便给弄脏了，回去妻子要责怪的。谢谢。”

我们又走到慢坡途中的房子跟前。我们进来时没人看门，这时却见女主人由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傲伴，在那儿往线板上缠着线。我们从大鱼缸旁边招 呼 了 一 声：“真是打扰你们了。”“哪里，太慢待了。”女主人答礼之后，又为刚才给小孩钱道了谢。

出门走过两三条街时，我终于忍不住对先生说：

“刚才先生的意思是说，任何人在关键时候都要变成坏人

的。这是什么意思？”

“这，也没有很深的意思——总之这是事实呵。不是什么理论。”

“是事实也无妨，我要问的是所谓关键的时候，到底指的是什么场合。”

先生笑了笑。那笑容仿佛是说已经没有兴趣，不愿意再谈了。

“就是钱哪！一见到钱，无论怎样的正人君子都会立刻变成坏人的。”

在我听来，先生的回答过于平淡而显得无聊。正如先生失去了兴趣，我也觉得很扫兴。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快步走起来。这样一来，先生就有点跟不上了。他在后面叫着："喂，喂！"

“唉，你看。”

“怎么了？”

“你的情绪呗，我说了这么一句，你就立刻不高兴了。”

先生看着我的脸这样说。当时，我为了等他正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三十

那时我心里似乎有点怪先生。我们并肩走起来之后，我想问的事情也故意不问了。但是，不知先生是否注意到了，简直看不出他对我这副神态有什么不安的样子，他仍象平时那样默默地迈着沉稳的步子。我有点生气，很想说点什么刺他一下。

“先生。”

"什么事？"

"刚才在花匠的院子里休息时，先生有点兴奋呵。我很少见过先生兴奋，今天似乎难得开了眼。"

先生没有马上回答。我仿佛觉得被我说中，却又似乎没有达到目的，无奈便不再往下说。这时先生忽然向道边走去，在修剪整齐的藩篱下，卷起衣襟小便。先生解手时，我就呆呆地站在一边等着他。

"呵，对不起。"

先生这样说着又走起来。我终于把难为先生的念头放下了。我们走的道路渐渐热闹起来，刚才显得稀疏宽阔的坡田和平地全不见了，左右都是整齐的房舍。尽管如此，在宅院的角落里，到处依然能看见盘缠在竹架上的豌豆须藤和用金属网圈养的鸡，显得很闲静。从城里回来的驮马不断地擦身而过。我一直被这些景象吸引着，刚才还塞在心里的疙瘩，不知扔到哪儿去了。当先生又突然重新提起时，其实我早就忘记了。

"刚才我真是那么兴奋吗？"

"虽然不那么厉害，可是有点……"

"不，看见也没关系，我真的兴奋。一提到财产我就要兴奋。不知你对此是怎么看的。我可是个非常执拗的人，受了别人的屈辱与损害，就是十年、二十年之后也忘不了。"

先生的话比以前更兴奋。但是我感到惊讶的决不是他的语调，倒是他话中所表达的意思。从先生嘴里听到这样的自白，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他的性格竟是这样执拗，过去我连想也未曾想过。一直以为他是个更软弱的人，我已把我的思慕之情扎根在他那软弱而崇高之处了。由于一时的意气用事，我原想刺他一下的，可在这席话面前我变得渺小了。先生这样

说：

“我被人欺骗过，而且是被骨肉至亲欺骗的。我决不会忘记。他们在我父亲面前装作好人，父亲刚闭眼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没有良心的坏蛋。他们加给我的屈辱与损害，我从孩子时起一直背负到今天，大概要背负到死吧。这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的。但是我又不能去报仇。说起来，我现在要做的是超出个人的仇恨。我不仅憎恶他们，而且憎恶一切他们所代表的人。这样的人太多了。”

我居然连慰藉的话也说不出了。

三十一

那天的谈话，最后也就说到这里没有发展下去。显然我对先生的态度有点害怕，也不敢再往下说。

两个人从市郊坐上电车，在车上几乎没说话。下车后不久就该分手。分手时，先生又变了。他语气比往常还爽快地说：“从现在到六月是最快活的日子，说不定是一生中最愉快的哪。痛痛快快地玩吧。”我笑着摘下帽子。那时我望着先生的脸，心中暗暗疑惑：他果真在心里憎恨一切人的么？他的眼神，他的嘴，哪里都没有表露出一点厌世的影子。

坦率地说，我在思想方面受到先生不少启发。但是同样的问题，即使想得到启发，却又只能说往往有接受不了的时候。先生的谈话，时常使人不得要领便告结束。那天我们在郊外的谈话，便是留在我心中的一例。

有一次，我终于不客气地当着先生面讲了出来。先生笑了。我这样说：

“我脑子迟钝总不得要领，倒也罢了。可叫我为难的是，您明明清楚的却又不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我什么也没有隐瞒哪。”

“您隐瞒了。”

“你不是在把我的思想、见解跟我的过去混同一起，胡思乱想吧。我是个贫弱的思想家，但是，我是从不轻易对人家隐瞒自己头脑中成熟的思想的。没有隐瞒的必要。至于要把我的过去在你面前和盘托出，那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我不认为是另外的问题。正因为是先生的过去所产生的思想，我才器重的。在我看来，若把这两者割裂开来便毫无价值，就只给我一个没有注入灵魂的玩偶，我是不会满足的。”

先生惊讶地望着我的脸，拿着烟的那只手有些颤抖。

“你真大胆。”

“只是认真，我要认真地接受人生的教训。”

“也要我揭发我的过去么？”

揭发这个词，突然以一种可怕的声响刺进我的耳中。我仿佛觉得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罪人，而不是平时可敬的先生了。他的脸色苍白。

“你当真是认真的么？”先生叮问：“我是因为过去的不幸才怀疑人的，其实也怀疑过你。但是只有你，我实在不愿意怀疑。你太单纯了，叫人难以怀疑。我很想在死前哪怕有一个人也行，能相信他而离开人世。你能成为那唯一的人么？你愿成为这样的人么？你的认真是发自内心的么？”

“如果我的生命是真的，那么我刚才说的也是真的。”

我的声音颤抖了。

“好！”先生说：“我说，把我的过去，毫不保留地都告诉给

你。可是……，不，那没关系。但是，我的过去也许对你没有那么大好处，或许不听倒好哪。而且——现在还不能说，你等着吧。不到适当的时候，我是不会说的。”

我回到宿处后，还依然感到压抑。

三十二

我的论文在教授眼里，似乎并不象我自己评价得那么好。尽管如此，我的论文仍按照预想通过了。毕业那天，我穿上了从行李中找出的发了霉的旧冬服，在礼堂里列队。人们都脸上灼热。我的身子裹在不透气的厚呢绒下，热得不得了，立了一会儿，手里的手帕就攥湿了。

毕业典礼一完，我马上跑回宿处脱光了衣服，打开宿处二楼的窗子，把毕业证书卷成望远镜似的一个筒，向目所能及的市区尽情眺望。看了一阵后，就把那张证书扔在桌子上，四脚朝天地躺在房间正中央。我一边躺着，一边回顾自己的过去，又想象着自己的未来。于是我似乎觉得这张区分过去与未来的毕业证书，象有意思又象没有意思的一张奇怪的纸。

那天晚上，我被邀到先生家吃晚饭。这是以前约好的，毕业那天的晚饭不能去别处，要在先生家里吃。

饭桌依照约定摆在靠近客厅的走廊上。浆得又厚又硬的挑花桌布，在电灯光下更显得优美、清爽。每次在先生家吃饭，碗筷必定放在白色亚麻桌布上。而且这桌布象西餐馆似的必定是洗得洁白的。

“这跟衣领和袖口一样。与其用脏的，不如一开始就用带颜色的。要是用白的就索性是雪白的。”

说起来，先生确有洁癖。书房、客房总是收拾得整洁有序。我一向邋里邋遢的，所以先生的这种特点，在我眼里更显得分明。

“先生有洁癖呵。”一次，我同夫人这样说时，她曾答道：“可他对衣服就不那么注意了。”在一旁听了这话的先生，笑着说：“说实在的，这是我精神上的特性，所以一直很苦恼。想来真是天性太愚蠢。”我不知道他说的精神上的特性，是指一般所说的神经质，还是指伦理上的洁癖。似乎夫人也解释不好。

那晚，我同先生对坐在同往常一般洁白的桌布前。夫人把我们安置在左右，自己坐在正对庭院的座位上。

“祝贺你。”说着，先生为我举起酒杯。我对于这杯酒，并没感到那么高兴。当然原因之一，是我的内心并没有一听这话便喜形于色，而且他说的方式，也没有一点引我高兴的快活语调。先生笑着举起酒杯。我在他那笑容中，看不出半点恶意的讽刺，同时也感觉不到他说祝贺时的真实感情。先生的笑在告诉我：“一般在这种场合，总要说祝贺的呀。”

夫人对我说：“好极了。你爸爸、妈妈一定要高兴啦。”我忽然想起病中的父亲，真想赶快把毕业证书拿去给他看看。

“先生的毕业证书是怎么收着的？”我问。

“怎么收着的？也许还放在什么地方吧？”先生问夫人。

“是呵，该收着的呵……”

两个人都不知道毕业证书放在哪里了。

三十三

吃饭的时候，夫人把坐在一旁的女佣人打发到隔壁，亲自

为我们盛饭。这似乎是先生家招待老朋友的习惯。头一两次我还感到不好意思，后来次数一多，便也不觉得把饭碗递给夫人有什么不好的了。

“要茶，还是添饭？你真吃得不少呵。”

连夫人有时也说些勿需客套的话，可是那天我的食欲却没有象夫人戏言那样的好。

“已经吃好了？近来你的饭量太小了。”

“不是饭量小，而是天气热，吃不下。”

夫人叫女佣人收拾了饭桌后，又叫她把冰激凌和水果送上来。

“这是家里自己做的。”

看来在家无事的夫人，仿佛请客人品尝自己调制的冰激凌倒是很有余裕的。我连吃了两杯。

“你也终于毕业了，以后打算干什么呢？”先生问我。他把坐垫向走廊边移了一半，背靠在隔扇的门旁。

我想到的只是自己毕业了，至于以后干什么却想也没想过。夫人见我回答不出，便问道：“当教师？”见我还没有回答。接着又问：“那，做官？”我和先生都笑了起来。

“说真的，我还没想过干什么好。关于选择职业的问题，我真的一点没有想过。究竟什么好，什么不好，不去体验一下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我也无法选择。”

“倒也是呵。不过，你毕竟是家里有钱才说得这样轻松的。你看看那些穷人家，就不能象你这么沉着了。”

在我的朋友当中，有的人还没毕业就在寻找中学教员的工作了。我默认了夫人说的事实，但却这样说：

“大概是有点受先生的影响吧。”

“他不会给你好影响的。”

先生苦笑着说：

“受了影响也没关系，因为以前我跟你说过，趁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把一定的财产分到手。不这么办，那是绝对放心不得的。”

我想起在那杜鹃花开的五月初，同先生在郊外花匠宽敞的院落深处的谈话；耳边又反复响起先生在归途中，以激愤语气对我讲的强硬的话语。他的话语岂止是激昂，简直是可怕的。但是在不知真象的我看来，同时又是言犹未尽的。

“夫人，您家的财产很多么？”

“您怎么问起这种事？”

“问先生也不告诉我嘛。”

夫人笑着瞧了瞧先生。

“那大概就是不值得告诉你吧。”

“请您告诉我，大约得有多少财产才能象先生这样生活呢。我回家跟父亲谈判时好作个参考。”

先生面向庭院，若无其事地抽着烟。我自然只有问夫人了。

“谈不上什么有多少，我们就是这样一般过日子。你呀，反正怎么都可以，唯独以后不做点事情是断断不行的。象先生那样无所事事……”

“我并没有闲呆呵。”

先生只是稍微转过脸，打断了夫人的话。

三十四

那晚，我十点以后才离开先生家。因为两三天内就要回故

乡，所以我在离席之前说了些告别的话。

“又要分别了。”

“九月份能出来吧。”

我已经毕业了，所以也没必要九月出来，而且也不想在盛暑的八月回东京。我并不需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寻求工作上。

“大概要到九月左右吧。”

“那么，祝你一路平安吧。这个夏天我们也许要到什么地方去哪。天气太热了。要去的话再给你发一张明信片吧。”

“要是去的话，准备去那儿？”

先生听了我们的问答，淡然一笑。

“哪里！去不去还不一定哪。”

我正要起身的时候，先生突然拉住我，问：“可你父亲的病怎么样了？”说到父亲的病情，我几乎毫无所知。心想既然信上没说什么，大概就是不坏吧。

“病可不能看得这么简单啊。要是发展到尿毒症，可就没法治了。”

我不知道尿毒症是什么意思。上次寒假在家乡见到医生时，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术语。

“真的要当心哪！”夫人也说：“你知道么，病毒要是窜入大脑，人就完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无知的我，虽觉情况不妙，却又不在意地笑了笑。

“反正是不治之症，再着急也没有用。”

“要是能这样想得开，也就没啥了。”

大概夫人想起了以前因患同样病症故去的母亲，低着头，语气深沉地这样说。我也着实地同情起父亲的命运来。

这时，先生忽然对夫人说：

“静，你会死在我前头么?”

“为什么?”

“也不为什么，只是随便问问。或许我先走在你前头哪。世上大多是丈夫先死，妻子在后，这好象是一般的规律。”

“也没那个道理啊。不过，男人的岁数总是比女人大些的。”

“这就是先死的道理嘛。所以我一定会比你先到那个世界的。”

“你是特别呀。”

“是吗?”

“看你这么结实，几乎从来没生过病。嗯，不管怎么说，还是我在前。”

“你在前?”

“对，一定在前。”

先生瞧了瞧我。我笑了。

“可是，如果我走在前的话，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

夫人卡在这里。想象着先生死去的悲哀，似乎真的有点刺痛了她的心。可是，当她再抬起脸来时，神情又变了。

“怎么办? 没有办法啊，你说是吧? 黄泉路上无老少啊!”

夫人故意朝着我，玩笑似的这样说。

三十五

我刚站起来又坐下了。在谈话停顿之前，一直是他们两个人在说。

“你认为呢?”先生问我。

是先生先死，还是夫人早亡，当然不是应该由我来判断的。我只好笑笑：

“我也不懂得寿命呵。”

“这还真是寿命哪。先天注定了的寿数是无法改变的。你知道么?先生的父亲和母亲就差不多是同时去世的。”

“是去世的日子么?”

“哪有日子都相同的！可大体也差不多。是相继去世的。”

这对我来说倒是件新鲜事，我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会就这样同时去世了呢?”

夫人正要回答我，却给先生拦住了。

“别说这些了，没意思。”

先生故意巴达巴达地摇着手中的团扇，又转过头来望着夫人，说：

“静，我要是死了，就把这所房子给你吧。”

夫人笑了起来。

“顺便把地皮也给我吧。”

“地皮是人家的，这可没办法。但是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

“谢谢了。可是那些洋书，给了我也没用呵。”

“卖给旧书店嘛。”

“哪能值几个钱！”

先生没说值多少钱。但是，他的话总没有离开自己的死这个遥远的问题。而且还设想，他的死一定会先于夫人。起初，夫人还好象故意作出无谓的回答，然而不知不觉，那女人感伤的心便抑郁起来。

“要是我死了，要是我死了，唉，说多少遍了。得啦，请你修好积德，别我死了、我死了的，该多不吉利。如果你死了，一切都按你的意思办，还不好吗?”

先生望着庭院笑了。但也没说别的惹夫人不快的话。我坐的时间太久了，便马上起身告辞。先生和夫人把我送到门口。

“要多照看病人。”夫人说。

“九月再见。”先生说。

我道别后走出了隔扇门。在房门和院门之间有一棵茂盛的桂花树，向暗夜中伸出枝杈，仿佛要拦住我的去路。我走了两三步，望望被黑魆魆的枝叶覆盖的树梢，想起秋天才开放的芬芳的桂花。以前我心里一直是把先生家，和这棵桂花树不可分割地一起记忆的。当我走到这棵树前，偶然想到秋天再次要迈进这所宅院时，刚才还从房间里照到门前的灯光，突然熄灭了。似乎是先生夫妇已回到房间里去了。我独自走到黑暗的外边。

我并没有马上回宿处。因为在回家之前还有一些东西要买齐，再者也得让撑胀的胃消化消化，所以就向熙熙攘攘的大街走去。街上还夜色未阑。在闲逛的男女人群中，我遇到一位今天跟我一起毕业的同学。他不由分说硬把我拉进一家酒馆，在那里我不得不听他那带啤酒沫的夸夸其谈，之后回到宿处已经十二点多了。

三十六

第二天，我仍顶着酷暑去筹办托我买的东西。接到信中的货单时，还不觉得怎样，可一买起来才发觉麻烦得不得了。我

在电车里一边擦着汗，一边抱怨着这些乡下人简直不拿别人的时间当回事，尽给人添麻烦。

我不想白白度过这个夏天。为了履行事先拟定好的回家后的计划，还应该搞到一些必备的书籍。于是决定在丸善书店的二楼上消磨半天。我站在同自己专业相关的书架前，从一头到另一头，一册一册地挑选着。

在要采购的东西中，最叫我为难的是女人的衬领。跟店伙计一讲，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挑哪个好呢？到买的时候就又犹豫不定了。而且价钱也叫人难以捉摸。以为便宜的，一问却很贵；以为贵而没敢问的，反倒特别便宜。有时有些东西无论怎么比较，也弄不明白价格的高低怎么样。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于是心里暗暗后悔，干吗不麻烦一下先生的夫人呢？

我买了一只皮箱。当然不过是日本造的下档货。尽管如此，单是那些闪闪发亮的金扣环，就足以镇唬住乡下佬。这只皮箱是母亲要我买的。她在信中特意写道：毕业时买只新皮箱，把土特产都装在里面带回来。我读到这句话时不由得笑了。与其说我不理解母亲的心情，还不如说那话特别滑稽。

正如跟先生夫妇告别时说过的，三天后，我乘火车离开东京，回故乡去了。这年冬天以来，先生对于父亲的病情，给我讲了许多注意事项。虽然我处的地位应该是最该担心的，然而不知怎的，却没觉得有多大痛苦。我倒是想象着父亲去世后的母亲怪可怜的。想来我的内心，一定觉着父亲已经是要故去的人了。在给九州的哥哥的信中，我也说过父亲到底没有康复的可能了，并希望他尽量腾出时间，能在今年夏天回来见上一面也好。我甚至感伤地说，何况乡下只有两位老人，心里一定不安吧，叫我们作儿子的于心何忍呢。其实，我是一时心血来潮

才这么写的。但是写过之后，心情又跟刚才不同了。

我在火车上琢磨着这种矛盾。想着想着，似乎觉得自己是个心情易变的轻薄之徒，不免苦恼起来。这时，我又想起先生夫妇，特别是两三天前请我吃晚饭时的对话。

“谁先死呢？”

我反复咀嚼着那晚在先生和夫人之间曾出现的疑问。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问题，谁也不能作出有自信的回答。但是，倘若真能知道谁先死的话，先生会怎样，夫人又会怎样呢？我想先生也罢，夫人也罢，除了现在的态度之外，也不会有其它吧（正如故乡的父亲等待着死亡的迫近，而我却毫无办法一样）。我把人生看成是无常的，把人的无所事事的天性，轻薄地看成是虚幻的。

（中） 父母和我

一

到家后，出人意外的是父亲的病情跟从前差不多，并没有多大变化。

“啊，回来啦。是啊，只要能毕业，真是太好了。你等一下，我洗洗脸就来。”

父亲正在院里干着什么。为了遮阳，系的一条发黑的手帕，在旧草帽后面呼啦呼啦飘着。他转身向后院的井口走去。

我本来把大学毕业看成是一般人当然的事，而父亲竟高兴得不得了。我在父亲面前，真有些羞愧。

“只要能毕业，就太好了。”

父亲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唠叨了好几遍。我心里暗暗把父亲喜悦的脸色，和毕业那晚在先生家吃饭时，先生说“祝贺你”的神情做了比较。在我看来，嘴里祝贺，心里却不以为然的先生，反而比把不值得的东西当成了不起的父亲更显得高尚。最后我对父亲那种无知的乡下味儿感到不痛快。

“就算是大学毕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每年毕业的人有好几百哪。”

我终于说了这样刻薄的话。听了我的话父亲现出怪异的神

色：

“我并没有光是说你毕了业，就好啦。能毕业固然好，可我所说的还有另一层意思，只要让你知道了它……”

我正要接下去听，他似乎不想说下去了，但终于这样说：

“总之，我说是太好啦。你也知道，我是个病人。去年冬天见到你的时候，我以为顶多能活上三、四个月，不知交了什么好运，一直活到现在，坐卧自由自在的。你在这时候毕业，我当然要高兴。精心培育起来的儿子，能在我活着的时候走出校门，不是比我死后毕业更叫我高兴么？若在你胸怀大志的人来看，一个大学毕业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从我来看，角度就有些不同喽。总之，毕业对我来说，当然要比你高兴了。明白了么？”

我无言以对，羞愧得无地自容地低下了头。仿佛父亲在平静中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死，而且认定会死在我毕业之前。想不到毕业竟会在父亲心中引起那么大的回响，我真是太糊涂了。我从皮箱中取出毕业证书，恭恭敬敬地递给父母看。毕业证书有些给压皱了，失去了原来的样子。父亲小心地把它展开。

“这样的东西应该卷好，拿在手上。”

“若能在它中间衬点东西就好了。”母亲也在一旁惋惜地说。

父亲端详了一阵之后，起身走到墙龛前，把这张毕业证书摆在谁都能立刻看见的正中央。要是以往，我马上就会喃喃起来，然而那时的我完全不同，对父母没有丝毫忤逆之意，默不作声地听从父亲的摆布。用道林纸印成的毕业证书，一旦压皱，总不听父亲使唤。刚摆在合适的位置上，便马上顺势恢复原来的形态，倒了下来。

二

我背地里找母亲询问爸爸的病情。

“我爹那么不在乎地到院子里干这干那的，能行么?”

“好象没什么事啦。大概是好了吧。”

想不到母亲很平静。她和一般农妇一样，生活在远离城市的森林和农田中，说出这样简直连常识都不懂的话。但是，上回父亲晕倒的时候，她又是那样惊慌，那样害怕，我心里升起一股奇特的感觉。

“可是医生当时不是已经说过，无论如何是不会好了么? ”

“所以我觉得，再没有比人的身体更奇怪的了。医生说得那么严重，可至今还满不错嘛。起初，娘也挺担心的，想尽量不叫他活动。嗐，他就是那脾气。你越叫他保养，他就越逞强，老以为自己好了。我说的话，他连听也不听哪。”

我想起了上次回家时，父亲硬要下地刮胡子的神情。“已经没事啦。你娘总是大惊小怪的。这怎么行?”我一想父亲那时说的话，便觉得不能完全责怪母亲了。我本想说：“不过，就是在身旁也应该多留点神。”却因顾虑，一直没说出口。只说了些我所知道的有关父亲的病情，但充其量不过是先生和夫人告诉我的那些。母亲并没露出特别动心的样子，只是说，“唉，竟是一样的病啊，多可怜。老人活了多大年纪?”

没有办法，我只好撇下母亲，直接跟父亲说。他比母亲认真地听了我的话后，说道：“是呵，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

的身子毕竟是我的，至于调理身体的方法，我有多年经验，我心里是最有数的。”母亲听了这番话，苦笑起来：“你看是不是？”

“您别听他这样说，爹自己心里是明白的。全是因为我能毕业回家，他才这么高兴的。他本以为不会活着见到我毕业，可是我在他健在的时候，拿来了文凭，所以他就高兴起来。这是爹亲口说的哪。”

“唉，你呀！他不过是嘴上这么说说，心里还是不当回事的。”

“是吗？”

“他觉着还能活上十年、二十年哪，可是他又常常说些让人担心的话，说什么，我这光景也不会太长了。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一个人住在这座房子里么？”

我眼前马上浮现出父亲去世后，只留下母亲一个人时的这座陈旧、空荡的农舍。死神把父亲一个人从这个家拉走后，我能就这样走吗？哥哥会怎样做？母亲会怎样说？这样一来，我还能离开这块故土，到东京去过舒适的生活么？在母亲面前，我偶然想起了先生的提醒：趁父亲活着的时候，要把该分的东西先分到手。

“哪的话，哪有自己老说死就真死了的？你放心吧。别听你爹总是死、死的，以后还不知能活上多少年哪。那种不爱说话的健康的人，反倒危险。”

我一声不响地听着母亲这套迂腐的歪论，也不知她是从什么理论和统计中编派出来的。

三

父亲和母亲在商量为我做红饭①请客了。大概是从我回家那天起，他们就决定了。我心里暗暗担忧，便马上拒绝了。

“那太排场的请客就免了吧。”

我讨厌那些乡下客人。他们来的最终目的就是吃吃喝喝，尽是些巴不得人家出了什么事才好的人。我从小的时候就厌恶侍候他们吃饭，何况一想到他们是为我而来，便更觉得痛苦得难以忍受。但是当着父母的面，又不好说别招那些龌龊的人来胡闹，所以我只说别太排场。

“你总是排场、排场的，排场个什么？一辈子也不会有第二回呀！请客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那样顾虑。”

母亲仿佛把我大学毕业看得如同结婚一般重要。

“不请也行。可不请又要让人家说长道短呢！”

父亲这样说。他怕流言蜚语。实际上那些人也真是这样，要是这种场合随不了他们的心愿，马上就会说三道四的。

“乡下可不同东京，要麻烦得多哪。”

父亲又这样说。

“还有你爹的脸面哪。”母亲又加上一句。

我也无法自做主张了，心想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他们方便就行。

“总之，我的意思是，如果为我，那就算了，如果是您怕人家背后说闲话，那就另当别论。要说我硬要做对您们不利的

---

① 日本风俗，吃小豆红饭，表示庆贺。

事情，也没办法。”

“这样的理由也说不出去呀！”

父亲露出一脸苦相。

“你爹并没说全是为了你，可你也该懂得一点人情世故吧。”

一到这种情况，母亲就爱说那些妇道人家的歪道理，她要胡搅起来，把父亲和我加在一起也说不过她。

“念过书的人不能总是认死理。”

父亲只说了这样一句。但是，我从这简单的话语中，却看出了他平时对我的所有不满。当时我并没有发觉自己说话生硬，只觉得父亲的不满有点过分。

那天晚上，父亲的心情又变了，同我商量要是请客，安排在什么时候好。父亲就象对于我这不管一切，只在旧屋里闲居的人让步一样。我在和蔼的父亲面前，自然也只得低头。我们经过商量之后，决定了请客的日期。

在那天还没来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明治天皇染病的通告。这条新闻立刻通过报纸传遍整个日本。在这间农舍中，把我那几经周折刚刚决定下来的毕业庆祝，如同灰尘一般地吹掉了。

“哎，这可有理由推辞了。”

戴着眼镜看报的父亲这样说。他默默地似乎也在想着自己的病。我也回忆起不久前的毕业典礼上，按照惯例每年都要行幸大学的天皇陛下。

四

在这所格外空旷的老房里，在一片肃静中我解开行李开始

读书了。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心总是踏实不下来。在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东京的寓所二楼上，我耳边虽然响着远处电车的声音，却还能一页一页地翻着，专心致志心情愉快地学习。

我常常动不动就靠着桌子打瞌睡，有时索性拿出枕头痛痛快快睡个午觉。一睁眼便是满耳蝉噪。这没完没了的蝉叫声，突然在我耳底里嘈杂起来。我呆呆地听着，不知怎的，有时心中竟涌出一股悲戚。

我拿起笔给朋友们写了几张简短的明信片和几封长信。这些朋友有的留在东京，有的回到遥远的故乡。有回信的，也有没音信的。当然我不会忘记先生。我把自己回到故乡后的情况，用小字写了满满三张稿纸寄了出去。封信时，我心里疑惑先生是否真的还在东京。以往先生同夫人一起出门的时候，总有一位不认识的五十岁上下留短发的女人看家。我曾问过先生，她是谁。先生却反问我："你看象什么人呢？"我把她误认为先生的亲戚了。先生说："我可没有亲戚呀。"他同故乡的亲戚，是一向没有书信往来的。那位我不认识的看门女人，是同先生没有亲缘关系的夫人的亲戚。我给先生发信时，心里忽然闪现出她那背上松散地结着窄带的身影。心想这封信倘若在先生夫妇去什么地方避暑之后到的话，这位梳短发的婆婆，能否马上灵活而热心地把信转送到那里呢。然而，我很知道在信里也没有必要写上这点的。我只觉得孤独，并盼着先生赶快回信。但是，回信却始终没来。

父亲不象去年冬天我回家时那么喜欢下将棋了。棋盘搁在壁龛的角落里，上面积满了灰尘。特别是天皇陛下染病以后，父亲仿佛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盼着报纸，来了自己先看。然后又特地把可看的消息带到我的房间。

“喂，你看，今天天子的病情也登得很详细哪。”父亲常常把天皇陛下称为天子。

“说句有罪的话，天子的病也同爹相似呢。”

于是父亲的脸上，便笼罩了一层暗淡的阴云。我这样说时，心里也突然觉得一阵不安。说不定什么时候父亲也会死的。

“不过，不要紧吧，象我这样没用的人，还能凑和活着哪。”

父亲虽然自己为自己下了健康的保证，可是现在，似乎也感到要降临在自己头上的危险了。

“爹真的害怕病啦！好象不象你说的那样，还想活上十年、二十年哪！”

母亲听了我的话，显得很尴尬。

“你劝劝他再下下将棋吧。”

我从壁龛中取出棋盘，拭去上面的尘土。

五

父亲的精神渐渐衰弱了。曾经使我惊奇的那顶系着手帕的旧草帽，也自然地闲起来。每当我看见放在熏黑的搁板上的那顶草帽时，便觉得父亲很可怜。在父亲象以前那样略微活动的时候，我就担心，希望他再谨慎一些才好。父亲呆呆地静坐时，我却觉得他又象原来那样健康了。我常常跟母亲谈起父亲的病情。

“全是神经过敏。”母亲说。她一直是把天皇陛下的病和父亲的病联想在一起的，我却不认为这样。

“怎么是神经过敏？是真的身体不好。可我总觉得不是什么心情，而是身体坏下去了。”

我这样说着，心里又在思量要不要从远处请位高明的医生来检查一下。

“今年夏天，你也够心烦的了。好不容易毕了业，却不能庆贺一番，你爹的身子又是这样，况且天子有病。嘻，倒不如一回来就请客好哪。”

我到家是七月五、六号，父母为庆贺我毕业提出请客，是我到家一星期之后。又是自那以后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才好歹商定了日子。岂不知我这不受时间约束的人，回到悠闲的乡村之后，多亏发生了这件事，我才从这令人厌烦的社交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但是，对这一点母亲不了解我，好象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似的。

天皇驾崩的通告传来时，父亲拿着那张报纸，“唉呀，唉呀”地叫着。

“唉呀，唉呀，天子终于驾崩了。我也……”父亲没有说下去。

我上街买了黑绸包住旗杆头，又裁了一条三寸宽的飘带系在旗杆顶上，让旗杆从门扉旁斜着伸向街道。旗子和黑飘带在无风的空气中无精打采地低垂着。我家旧门楼顶上铺着的稻草，经过风吹雨打早就变了色，呈现一种浅灰色，而且处处明显地凹凸不平。我独自走到门外，望着那黑飘带和白绸地以及中央托出一轮红日的国旗。这些颜色映照在房顶污灰的稻草上。我想起先生曾问我：“你家的房子是什么样式的？跟我故乡的风趣不大相同吧？”我很想请先生看看我出生的这所旧宅，却又觉得让先生看到它不好意思。

我又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桌旁一边看报，一边想象着遥远的东京的情景。我的想象，汇集了日本最大的城市在怎样的黑暗中，如何转动的画面。在那漆黑的不转动就没办法的城市，在那令人焦躁不安的喧嚣中，我看到了先生的家犹如一点灯火。那时我还没有发现这点灯火，将被自然地卷进那无声的漩涡中。当然更没有发现，用不了多久，眼前的这点灯火就要遭到倏然消失的命运。

我想把家乡发生的这件事写信告诉先生。拿起笔只写了十来行便又放下，把信撕成碎片，扔进纸篓里。（因为我觉得给先生写这些东西也没用，有上封信的经验，他根本不会回信的）我因为太寂寞，所以就写了信，盼望着他能来封回信才好。

六

八月中旬的时候，我接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他告诉我有个地方招聘中学教员，问我是否想去。这位朋友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到处为自己寻求这样的职业。这个工作本来开始是为他自己找的，后来他又找到了更好的地方，所以特意函告，想把这多余的位置让给我。我马上回信谢绝了。我告诉他，有个朋友正绞尽脑汁想谋求教员的工作，可以转让给他。

我回信之后便跟父母说了这件事，他们对我的回绝似乎也没有什么意见。

“不去那种地方，也会有可心的工作的。”

在这句话背后，我听出他们对我寄予的希望过高了。迂阔的父母好象期望着刚刚毕业的我，会能得到与我不相称的地位

和收入似的。

“可心的工作？近来，那样好的工作是很难找到的。尤其哥哥和我的专业不同，时代也不同了。要是还把我们同样看待，就有点不好办了。”

“但是，既然你已经毕业了，还不能独立生活的话，家里也感到为难。假使旁人要问，您家的老二大学毕业做什么事呵？我要回答不出，那脸往哪儿放呵！”

父亲脸色阴郁。他从来不晓得离开住惯的农村，到外面去是怎么回事。当村里人问他，大学毕业拿多少薪水，或说能挣一百多块吧，对讲这些话的人父亲为了外面名声好些，总希望刚刚毕业的我有个着落。我一向认为大城市才是立身之地。可是在父母看来，我的想法简直无异于是个想要一步登天的怪人。其实我心里也常常冒出这种怪念头。我要明白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想法，但在思想差距过于悬殊的父母面前只好沉默。

“你常常挂在嘴边的先生，不是可以去求求他么？尤其是这时候。”

母亲除此之外并不了解先生。那位先生正是劝我回家后趁父亲活着赶快分财产的人，而不是为我毕业后就帮忙解决工作的人。

“那位先生是干什么的？”父亲问。

“什么都不干。”我答道。

我本想告诉他们以前曾说过先生没作事，而父亲也应该记得的。

“什么都不干，那又是为什么？既是你那么尊敬的人，总该做点事呵。”

父亲在用这种话挖苦我。在他的头脑里，有用的人，都会

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所以，他就似乎认定先生准是个无能之辈，才游手好闲的。

“就连我这样的人，虽说没有薪水，可总没闲呆着呀。”父亲又这样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声不响。

“要是象你说的那么了不起，一定能给你找个工作的。托过他吗?”母亲问。

“没有。”我答道。

“那可就没办法啦。为什么不求求他?给他去封信也好啊，赶快写。”

“唉唉。”

我含含糊糊地答应着，便离开了这里。

七

父亲显然在担心自己的病。但是，医生每次前来诊病，他都没提出难为对方的罗里罗唆的问题。医生也有些顾忌，从没说过什么。

父亲似乎在考虑他死后的事情，至少在想象自己去世后的这个家。

“让孩子上学也好也不好。好不容易供他大学毕业，他就再不回家了。无形中就象为了分离父子才上学的。”

哥哥上学的结果，现今远在他乡，我又因为受了教育而决心住在东京。父亲培养出这样的儿子，发发牢骚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想象着母亲孤单单地留在这座长年久居的农舍里，一定会感到孤独的。

父亲认定自己的家不会发生变动，只要住在这儿的母亲还

活着，便会依然如故。他心里矛盾得很，一面对自己死后抛下的母亲，孤单单地留在这所空寂的家中深深内疚，一面却又想硬让我在东京谋一个好职位。我觉得他这矛盾心理很可笑，同时又为能去东京而感到欣慰。

我在父母面前，不能不装出正在努力谋取这种职位的样子。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述说了家中的情况，并拜托他如果有我能够做的工作，不管什么都可以代我物色。我虽然觉得先生是不会理睬我这委托的，而且就算他愿意帮助我，他交际范围那样狭窄，终归也是无济于事的，但是，还是写了这封信。我总觉得先生一定会回信的。

我封好信，在寄出之前对母亲说：

“给先生的信写好了，是按您的意思写的。您看看吧。”

正如我预料的，母亲没有看。

“是么？那就赶快发走吧。这种事就是别人不提醒，自己也该早办的。”

母亲仿佛还把我当个孩子，其实我也觉得自己象个孩子。

“可是光寄信还不够。不管怎样，九月份我得到东京去一趟。”

“也许该那样做吧。可是，说不定凑巧有什么好的工作哪，最好是早拜托他。”

“是呵。反正回信是一定要来的，那时再说吧。”

这一点，我倒相信办事认真的先生，一心盼着他的回信。但是，我的期待终于落空了。过了一个星期，依然不见先生半点回音。

“大概他到什么地方避暑去了吧。”

我不能不对母亲说些解释的话。这不仅是对母亲，对我自

己的内心也是一种安抚。尽管有些牵强，可我要不假设个什么情由为先生开脱一下，心里便觉得不安。

我常常忘了父亲的病，想尽早去东京。连父亲自己也常常忘记自己的病。他担心未来，却又对未来不作半点安排。我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按先生的忠告向父亲提出分财产的事情。

八

到了九月初，我真的又要到东京去了。我要求父亲暂时还象以前那样给我寄学费。

“这样老呆在家里，是不会找到您所说的那种工作的。”

我把事情说得似乎是为了寻求父亲所期待的那种职位，才要去东京的。我又说：

“当然啦，钱只要寄到找到工作时就可以了。”

我心中暗想，这种职位终究不会落在我头上的。可是不知外面情况的父亲，还一直认为正相反。

“既然这样，那也是短时期内的事，总得给你想想办法，但是长期下去可不行，找到一定的工作就该独立生活。本来既然毕了业，第二天就不能再靠别人帮助了。现在的年轻人，光知道花钱，一点儿不想想挣钱的门路。”

除此之外，父亲还发了许多牢骚。其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是儿子供养老子，如今却是老子供养儿子。”对这些话我只有默默地听着。

一通牢骚过后，我正想悄悄离开时，父亲忽然问起我什么时候走。在我看来，当然是越早越好。

“让你娘定个日子吧。”

“好吧。”

那时我在父亲面前格外服贴，想尽量顺从他的意思离开故乡。父亲又留住我：

“你一去东京，家里又要冷清，反正，只有我和你娘了。我的身子骨要是结实也好，可这般光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意外呢。”

我尽量安慰了父亲，又回到自己房间桌边。我坐在散乱的书籍中间，不断地回想着父亲那茫然的神情和话语。这时我又听到蝉叫声。那蝉声同前几天不一样，是寒蝉的噪音。夏天我回到故乡时，呆呆地坐在开了锅似的蝉鸣声中，常常涌出一股无端的悲哀。仿佛我的哀愁总是同这昆虫的噪音一起渗进我的心底。每当这时候，我就一动不动地独自凝视着自己。

我的愁思在今年夏天回家以后，渐渐变换了情调。正如油蝉的声音变成寒蝉一样，我似乎感觉到把我包裹起来的个人命运，正在宿命的大轮回中缓慢地运转。我一面不断地想着父亲孤苦的面影和言语，一面又浮想起不给回信的先生。我把先生和父亲给予我的完全相反的印象加以比较、联想，这两种印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

我几乎尽知父亲的一切，倘若离开父亲，只不过是父子之情的遗憾。先生的大部分经历，我还不了解。他答应过我要谈他自己的过去，却始终没有机会。总之，先生在我看来是暗淡的。然而，我却总觉得非要跨过这暗淡达到光明不可。同先生断绝联系，对我则是莫大的痛苦。我请母亲看过日子，就决定了去东京的日期。

九

正当我要动身的时候（确切地说是两天前的傍晚），父亲又突然犯病了。那时我正在捆绑装满书籍和衣物的行李。父亲在洗澡。去给父亲搓澡的母亲大声喊着我，我跑去一看，父亲光着身子被母亲从后面抱起来。可是回到正房时，父亲却说不要紧了。为了慎重些，我坐在他枕边，用湿手巾冰着他的头，直到九点多钟才吃完晚饭。

第二天，父亲的病情比原想的好多了。但他不听劝告，又走着上厕所。

"已经不要紧了。"

他又重复起去年年底摔倒时对我说过的同样的话。那时真是那样，暂时不要紧了。我想，这回或许关系也不大吧。但是医生还叮嘱说，一定要小心，却不肯把话讲明，弄得我心绪不定，到了该动身的日子，也没有心思去东京了。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我跟母亲商量着。

"就这样吧。"她听信了我的话。

母亲一见父亲有了精神，又去院子，又到厨房的，便不以为然；可是一出现这种情况时，她又过分地忧虑不安了。

"今天你不是应该去东京么？"父亲问我。

"是啊，拖延几天再说吧。"我答道。

"是为我么？"父亲又问。

我迟疑了一下，若说是，就仿佛证明父亲的病重。我不愿意让他太敏感，可是他好象看穿了我的心思。

"真过意不去啊！"他说着便把脸转向了庭院。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望着抛在那儿的行李发愣。行李打得

很牢实，随时可以带走。我呆呆地站在行李前，犹豫着是否再把它打开。

我在坐立不安的心情中，又过了三、四天。这期间，父亲又突然摔倒了。医生命令他要绝对安卧。

"怎么办哪？"母亲小声问我，尽量不让父亲听见。她神色颓唐。我也准备给哥哥和妹妹打电报。可是卧床的父亲，几乎看不出什么痛苦，看说话的样子就跟患了感冒一样，而且比平时吃的更多了。他轻易不肯听别人的劝告。

"反正是要死了，不吃点什么好的死了，也白不吃。"

父亲说的什么好吃的，在我听来又滑稽又悲酸。因为他并没有住过能吃到好吃的大城市，只不过夜里咯吱咯吱地嚼上一块烤年糕什么的。

"他为什么这样渴呀？说不定身子骨还结实哪。"

母亲在失望中还寄托着希望。但她只是把病中才用的这个渴字的俗话，当成了能吃的意思。

叔叔来探望的时候，父亲总是一再挽留不让他走。

"再坐一会儿吧，我闷得慌。"这仿佛是他的主要理由。可是他向叔叔诉苦，说母亲和我不给他想吃的东西，这似乎也是他的目的之一。

十

父亲的病在这样的状态下维持了一个多星期。这期间，我给九州的哥哥发了一封长信。妹妹那里是由妈妈写的信。我心中暗想，说不定这就是告诉他们有关父亲病情的最后一封信了，所以在给他们的信中，都写了紧要关头就打电报叫他们回

来。

哥哥工作很忙，妹妹在妊娠期。所以在父亲的危险没有迫在眼前时，是不能轻易叫他们回来的。但是，倘若他们特意赶来，而又不能见上最后一面，落这样的埋怨也叫人难受。我感到了掌握打电报的时机，实在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责任。

"我也说不那么准确，不过您要晓得，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从有车站的那条街请来的医生对我这样说。我同母亲商量后，决定靠这位医生的帮助，从镇医院请来一位护士。父亲看见枕边来了一位穿白衣服的女人向他致意，便露出诧异的神色。

父亲老早就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可是他并没有发觉死亡正迫在眼前。

"这回要是病好了，我就到东京去玩一次。人哪，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所以想办的事情，只能趁活着的时候早点去办。"

母亲无可奈何地附和着说："那时候也带我一起去吧。"

有时候，他又异常凄苦地说：

"我要是死了，就多照顾照顾你娘吧。"

"我要是死了"这句话，唤起了我的回忆。那是我毕业的那天晚上，要离开东京的时候，先生对夫人重复了好几遍的话。我不由地回想起面带笑容的先生和捂着耳朵不愿听这晦气话的夫人。那时所听到的"我要是死了"，只是单纯的假设，而现在我所听到的，却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实。我做不出夫人对先生的那种神态，但是，却不能不用空话来安慰父亲。

"您别说这样气馁的话。您不是说病好以后还要去逛东京

吗？同我娘一起去。这回要是去了，您一定会吃惊哪，变化可大了。光是电车路线就开了好些。电车一通，街道马上就变，况且市区也要改建。东京太热闹了，真可说是一分钟也休想停顿下来。”

我也出之无奈，连不需讲的话也说了一通。父亲听了，似乎还挺满意。

家里一有病人，出入的人也自然多起来。附近的亲戚们隔两天就有人来探望一回。其中有些人还住得很远，平时不大来往。“我以为怎么了。看样子不要紧，说话也挺清楚的，脸上一点没见瘦呵。”有人这样说过就回去了。我回来时家里是那样静寂冷清，如今因父亲的病，渐渐乱了起来。

这期间，不能活动的父亲，病情却变得越发重了。我同母亲和叔叔商量过之后，终于给哥哥和妹妹发了电报。哥哥回话马上动身。妹夫也说就来。这位妹夫前些时候告诉我们，说妹妹上次怀孕流了产，这次必须格外小心，免得再出事儿，也许自己会替妹妹来。

十一

在这样不安的日子里，我仍有静坐的余暇，甚至偶尔还能连续看上十几页的书。原来打好的行李不知什么时候全解开了，我从里面取出各种要看的书籍。检查了一下在离开东京之前，曾计划过要在这个暑假里复习的功课，做的还不到计划的三分之一。这种不愉快从前也不止一次地重复过。可象如今这样不顺当的暑假，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虽然觉得这是世之常情，却仍然感到苦闷的压抑。

我心绪惆怅地坐着，一面思索着父亲的病情，想象着他死后的情景，同时，又想起了先生。我就是在这种两头都郁闷的心情中，凝望着这两个人的地位、修养和性格都截然不同的面影。

当我离开父亲的枕边，抱着胳膊在杂乱的书籍中独坐想着的时候，母亲走来了。

“睡会儿午觉吧，你一定也累了。”

母亲并不理解我的心情。我也不是她理想中的孩子。我简单地问候了一声。母亲依然站在门口。

“我爹怎样了？”我问。

“现在睡熟了。”母亲答道。

母亲突然走进来坐在我身旁，问道：

“先生那里还是没有一点音信么？”

母亲很相信我那时的话。那时我向她保证过，先生一定会回信的。但是，回信就能满足父母的期望，我却连想也没想。这简直就如同我在故意欺骗母亲似的。

“再发一封信看看吧。”母亲说。

如果写几封没用的信能使母亲感到安慰的话，我并不怕麻烦。但是把这种事情强加给先生，却使我很痛苦。我觉得被先生看不起，要比挨父亲训斥、惹母亲生气更可怕得多。我也疑惑过，至今没收到先生的回信，不知是否就是这个原因。

“写封信很简单，可这种事不是写信能轻易办成的。无论如何得亲自到东京去一趟，直接托付人家才行。”

“可你爹病得这样，你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到东京去呢！”

“所以我没走啊！我想，不管爹能不能好，在还没有理出头绪之前，就先这样吧。”

“这话倒也是哪。现在谁能放着这么难得好的重病人不管，径自跑到东京去呢。”

我开始暗暗怜悯无知的母亲。但是，我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偏偏在这样乱糟糟的时候，提出这种问题，正如我把父亲的疾病抛在一旁，还有静坐、读书的余暇；大概母亲也有闲工夫思考别的事情，而忘了眼前的病人吧。这时，母亲又说：“实际上，……”

“实际上，我是想，你要是能在你爹活着的时候找到工作，他也就放心了吧。看样子，也许真的赶不上了。不过还是试一试，要是真能找到工作，他心里也就踏实了。这样一来，让他活着的时候高兴高兴，也算尽到你的孝心了。”

可怜的我竟落到了不能尽孝心的地步，终于连一行字也没给先生写。

十二

哥哥到家的时候，父亲正躺着看报纸。父亲平素有个习惯，什么事都可放下，报纸不能不读。卧床以后很无聊，就更爱看了。母亲和我都迁就他，尽量满足病人的愿望。

“爹这么精神不错嘛。原来我还以为很重了哪。这不是很好么？”

哥哥一边这么说着，便同父亲聊起来。他那过分热乎的腔调，我听着很不入耳。可是背着父亲同我在一起时，他倒沉静了。

“不让他看报不行么？”

“我也这么想，可他非看不可。没办法。”

哥哥默默地听着我的辩解，停了一下，说："看得懂么？"他似乎觉察出父亲因为患病，理解能力比平时好象差多了。

"很清楚。刚才我在他枕边坐了二十来分钟，说了不少事情，没有一点失常的地方。这样的话，也许还能维持一阵呢。"

跟哥哥前后脚到家的妹夫，比我们更要乐观。父亲向他这呀那的问过妹妹的情况后说："身子到底是不方便，还是别轻易坐那摇摇晃晃的火车为好。她要是硬来看我，我反倒不安。"父亲又说："没什么。我好久没出门了，这回病好了，我就去看看小外孙。不要紧的。"

乃木大将①死的时候，也是父亲最先看报得知的。

"不得了！不得了啦！"

我们不知怎么回事，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话吓了一跳。

那时候，乡下人每天盼着报纸，其实不过就是看看新闻。我常坐在父亲枕边小心地看报，没工夫看的时候，就悄悄拿回自己房间，一点不漏地看一遍。我眼前浮现出身穿军装的乃木大将，和他那女官服打扮的夫人的身影，久久不能消失。

一阵沉痛悲哀的风吹遍乡村的每个角落，在无情的草木都为之颤抖的极端悲痛时刻，我突然接到一封先生的电报。在见到穿西服的人狗就叫的地方，连一封电报也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接到电报的母亲，果然显出惊诧的样子，特意把我叫到没人的地方，问道：

"什么事？"她站在一旁等着我开封。

电报内容很简单，意思是想见一面，能否来一下。我沉思起来。

---

① 即乃木希典，详见后文注解。

“一定是你托他找工作的事情。”母亲猜道。

我也觉得有可能，但是果真如此吗？却又有些奇怪。总之，把哥哥和妹夫都叫回来了，怎么能放着病危的父亲不管，自己跑到东京去呀！我同母亲商量后，决定回电不能去，并尽可能简单地说明父亲正在病危。可是我仍觉不妥，就又写了一封内容详尽的信，当天发了出去。母亲一心以为是托他找工作的事情，十分惋惜地说：“真不是时候，没办法啊。”

十三

我写的那封信相当长。母亲和我都认为先生总要有回音的。果然，在信发出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一封电报，只有一句话：不来亦可。我给母亲看了。

“大概他还想来信说说的。”

母亲似乎总以为先生是在为我周旋糊口的职业。我也觉得有可能，但若从先生的平时为人来看，便觉得不可理解了。在我看来，“先生为我找工作”，这好象是不可能的。

“总之，我的信他还没接到，这封电报一定是在这之前打来的。”

我对母亲这样肯定地说。她似乎也以为如此地答了一声：“是吧。”我心里明知，用这句话来为先生辩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可我还是这么说了。

那天正好是主治医生从镇上请院长来会诊，所以我和母亲谈到这里，便没时间再谈这件事了。两位医生会诊之后，给病人做了洗肠，处理之后就回去了。

自从医生命令父亲静卧以来，大小便都躺着不动，要靠别

人收拾。有洁癖的父亲，起初极为苦恼，可是身不由己，也只好这样做了。大概是由于病情的发展，他大脑渐渐变得迟钝，随着日子一长，大小便失禁也全不在意了。有时弄脏了被褥，旁人见了都皱眉头，而他反倒不以为然。这种病尿量特别少，医生很不好办。他的食欲也渐渐衰退了，偶尔想吃什么，也只是用舌头沾沾，喉咙里只能咽一点点。他的手连喜欢看的报纸都拿不住了。放在枕边的老花镜，一直收在黑眼镜盒里。父亲有个从小要好的朋友叫阿作，住在相隔一里的地方。他来探望时，父亲睁开混浊的眼睛望着他："呵，是阿作么？"

"阿作，谢谢你来看我。你那么健康，真叫人羡慕呵。我已经不行啦。"

"没那事。你呀，两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得那么点病算什么！你看我，老婆死了，又没孩子，就这么一个人活着。虽说身子骨硬朗点，可又有什么意思呵。"

洗肠是阿作来过两三天之后的事了。父亲高兴地说："多亏医生，现在舒服多了。"他心情开朗起来，仿佛对自己的寿命有了一些信心。在一旁的母亲，不知是给这假象蒙住了，还是想给病人鼓鼓劲，把先生来电报的事说了，并说得简直好象我的工作恰如父亲所愿，是在东京。我在一旁急得如坐针毡，却又不能拦住母亲，只得一声不响地听着。病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可太好了。"妹夫也高兴地笑着说。

"什么工作，还不知道么？"哥哥问。

事已至此，我连否认的勇气也没有了，便模棱两可地答应着，立刻离开了这里。

十四

父亲病到这般地步，只等最后一击了。然而又仿佛一时停在这里，不见发展。全家人每晚入睡前都在担心，这命运的裁决也许就在今天了吧？

父亲已经丝毫感觉不到煎熬别人的痛苦，于是，护理倒变得轻松起来。为了防止意外，大家轮流值班，其他人守护一段时间以后可以回到自己铺上休息。有一次，不知什么缘故，我没睡着的时候，误以为听见病人呻吟的声音，很不放心，半夜起身到父亲枕边看了一回。那夜正赶上母亲值班。可是她却倒在父亲身旁，枕着曲着的胳膊睡着了。父亲也象是在熟睡中被悄悄放在那里似的，一切都静静的。我又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铺位上。

我同哥哥睡在一张蚊帐里。只有妹夫 大概是当做客人吧，独自睡在另外的房间。

“小关也挺可怜的，这些天拖累着他也回不去。”关是他的姓。

“不过，他也不是那么忙的人，能这么住下去吧。哥哥比小关更困难，如果这么长期拖下去的话。”

“困难也没办法，这不同旁的事呵。”

我同哥哥睡在一张铺上，睡前就这么聊着。我的心里，哥哥的脑海里，都觉得父亲终归没救了。也想到了假如终于没救……仿佛我们做儿子的在等待着父亲的死，可是我们做儿子的又不敢道破。而且我们彼此又都清楚地理解对方的心思。

“咱爹似乎还以为会好哪。”哥哥对我说。

其实看着也确如哥哥所说的那样。乡亲们一来探病，父亲就非见不可。见了面又总要为没能请客惋惜一番，并一再许诺痊愈后一定补上。

"没为你毕业大摆酒宴，倒很不错。我那时可真糟糕。"哥哥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我想起那时人们喝得醉醺醺的嘈杂的情景，不由地苦笑起来。眼前浮现出父亲那副四处张罗吃喝的令人不快的神情。

我们兄弟间关系并不是那么好，小时候经常打架，而哭的总是年幼的我。上学后专业的不同，也全是由于我们性格的差异。我上了大学时，特别是接触了先生之后，从远处另一角度来看哥哥，常常觉得他是动物性的人。我们很久没能见面了，相隔又是那样远，时间和距离使我们无法接近。然而这次长期不见能生活在一起，却不知从哪儿自然地涌出一股兄弟的骨肉之情。当然主要一个原因是眼下的处境，在这垂死的父亲的枕边，哥哥和我握手了。

"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哥哥问。我却答非所问地反问他：

"咱家的财产到底怎么处理？"

"我不知道，咱爹连提都没提过。不过，虽说有点儿财产，也值不了多少钱吧。"

母亲终究还是母亲，她还在为先生的回信着急呢。

"信还没来吗？"她责问我。

十五

"总说先生、先生的，到底是谁？"哥哥问我。

我回答说："不是前几天说过了吗？"我对哥哥有点懊恼，抱怨他明明问过了，却马上又忘了人家告诉他的话。

"问倒是问过。"

他的意思是虽然问了可是不理解。我却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勉强让他理解先生。可他生了我的气，我想他又露出以往的老样子。

在哥哥看来，既然我那么先生、先生地尊敬的先生，想必是个知名人士，至少也该是位大学教授吧。既没有名气，又什么都不做的人，那有什么价值呢？在这一点上，哥哥的心理同父亲如出一辙。但是，父亲是轻率地断定先生是个无能之辈才游手好闲的；相反，哥哥露出的口气，仿佛先生虽然有点才能，却不过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聊的人。

"egoist①可不行。想活着什么都不干，那是懒汉思想。一个人要是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是欺骗。"

我很想顶他一句，你懂不懂你说的egoist这个词的意思？

"不过，如果能靠他找个职业倒也不错。咱爹不也象很高兴么？"

后来哥哥又这样说。既然没接到先生的明确的来信，我也不能信以为真，自然也没有勇气说什么。母亲嘴快，把这事向大家吹了出来，事到如今我也不好马上否认了。用不着母亲催促，我早就在等候先生的回信。而且盼望如果这封信能带来大家盼望的解决糊口的职业，那就好了。在濒死的父亲面前，在为父亲哪怕能求得一点点安宁而祈祷的母亲面前，在认为不做事便枉自为人的哥哥面前，在妹夫、叔伯、婶母面前，我不能

① 英语，自私自利，利己主义者。

不为这没有一点着落的事情而大伤脑筋。

当父亲呕吐奇怪的黄水时，我想起了先生和夫人曾经说过的那种危险。

“躺了那么久，自然胃口也躺坏了。”母亲说。我望着她那无知的脸，不由地涌出了泪水。

哥哥和我在茶室相遇时，他问道：“听见了么？”他指的是医生临走时跟他说的话。用不着他解释，我早就明白了那个意思。

“你不想回到家里，管管家里的事么？”他回过头来望着我说。我没有回答。

“咱娘一个人，什么事也干不成。”哥哥又说。他仿佛把我看成是死守故土不离的那种人了。

“你要只是喜欢看书，那便在乡下也做得到，而且也不必干活，不正好嘛。”

“按理说倒是哥哥应该回来。”我说。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哥哥一口回绝了。他那口气，充满了今后要在世上大干一番事业的雄心。

“你要是不乐意，也可以请叔父帮忙照料。但是，咱娘总得由谁来照顾才行啊。”

“咱娘离不离开这里还是个大问题哪。”

兄弟俩在父亲还没死之前，就商量起父亲死后的事情来。

十六

父亲变得经常说胡话了。

“我对不起乃木大将，真没脸见人。不，我随后也跟着去

……”

他动不动就说这样的话。母亲害怕，总想让大家尽量守在枕边。病人清醒时异常孤苦，似乎也希望这样。特别是他环顾屋中，见不到母亲的时候，一定会问："阿光呢？"即便不出声，他的眼光也这样询问。我常常起身去叫母亲。"有什么事么？"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走到病房，父亲有时只是呆呆地望着母亲的脸，却一声不响。当大家正以为没什么说的了吧时，他又说起了毫不相干的事情。又有的时候，他忽然说："阿光，我给你也添了不少麻烦呵。"母亲一听到这样亲切的话时，眼中便噙满了泪水。随后她又似乎对照着想起了以前身体健壮时的父亲。

"看他说得多么可怜，以前可凶呀！"

母亲讲起父亲曾拿笤帚抽打她后背的往事。这件事，以前向我和哥哥说过好几次了，这回却跟以往的心情完全不同，这时母亲的话我们听起来竟象是对父亲的纪念。

父亲虽然已经看见了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灰暗的死的阴影，嘴里却仍未吐出类似遗言的话。

"趁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先问问哪。"哥哥望着我说。

"是呵。"我答道。可我又想由我们主动提出这种事情，对病人是否有利。两个人委决不下，便去同叔父商量。叔父也想了想说：

"他若有话没说出来就死了，固然是遗憾，但是由我们去催促，恐怕也不妥吧。"

我们的话终于吞吞吐吐地不了了之。病人不久便陷入了昏睡状态。无知的母亲和往常一样，还误以为那只是安睡，反而

快活地说："唉唉，能这么舒舒服服地睡觉，旁人也得救了。"

父亲常常睁开眼睛，突然问些谁怎么了之类的事。他指的是刚才坐在这儿的人。在父亲的意识里，有明暗两部分。那明亮的部分，仿佛是一条缝在黑幕上的白线，断断续续地连接着。母亲把他那昏睡状态误认为是一般睡眠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过了几天，父亲言语渐渐含混不清了。说了些什么，谁也听不明白，所以许多事情不得而知。但是，开始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很大，简直不象个垂危的病人。我们要说话的时候却要用比平时更高的声音，凑近他的耳边才行。

"冰着头，好受些么？"

"嗯。"

我同护士合作，给父亲换下水枕头，然后把装好新冰的冰袋放在他额上。当把被削成带尖的碎冰片装在冰袋里的时候，我在父亲光秃的额头旁，把它们按得平整些。这时，哥哥顺着走廊走进来，一声不响地把一份邮件递到我手里。我腾出空闲的左手接过这份邮件时，顿时觉得很奇怪。

这份邮件要比一般的信沉得多。它不是装在一般的信封里，而且也不是一般信封能够装得下的。用半纸① 包着，封口用浆糊仔细地粘着。我从哥哥手里接过时，就发现是封挂号件。翻过背面一看，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先生的名字。因为腾不开手，不能马上启封，便把它先揣在怀里了。

---

① 一种日本写信习字用的纸。

十七

那天，病人的面容似乎格外不好。我离开这里正要上厕所时，在走廊上迎面碰见了哥哥。“上哪儿去？”他用哨兵似的口吻叫住了我。

“病情有些变化，应该尽量守在爹身旁才是。”他叮嘱我。

我也是这样想的。信依然揣在怀里，我又回到病室。父亲睁开眼睛问母亲，这里都有谁。母亲就这个是谁，那个是谁，一一告诉给他，每告诉一个父亲就点点头。不点头时，母亲就高声重复一遍这是某某，又叮问道，知道了吗？”

“实在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父亲这样说罢，一会儿又陷入昏睡状态。围在枕边的人，一时都默默无言地注视着他的病情。不大工夫，有个人起身到隔壁去了。接着又一个人走了。终于我第三个也离开这里，回到自己房间。我走的目的，是想打开看看刚才揣在怀里的邮件。本来在病人枕旁看看也无妨，可是邮件的分量太重，不能在那里一口气读完，我就抓了这个特殊时间，做这件事。

我赶忙撕开结实的包装纸。里面露出的好象是一部原稿。规规矩矩的字迹，写在纵横的格线里。为了便于封口，被叠成四折。我为了看着方便，把折过的洋纸反折过来，把它展平。

我暗暗吃了一惊。心想，先生用了这么多的纸和墨水，要跟我说什么呢？同时，我还得留神着病房的动静。我已预感到我开始读这封信时，在没看完之前，父亲一定要出什么事，至少我也得给哥哥或者母亲、不然就是叔父叫去的。我没心思踏踏实实地看先生的信，只是心不在焉地看了开头的一页，把它

录在下面：

“当你问到我的过去时，我没有勇气回答你。现在，在你面前，我相信已经有了说清它的自由了。但是，这自由不过是在等你进京的时候，又将失去的人间的社会自由。因此，倘若在能够利用时而不去利用的话，就将永远失去把我的过去，当作间接经验告诉你的机会了。这样一来，那时我那么坚决地许下的诺言，就完全成了谎言。我无奈，只得把应该口述的，用笔来告诉你。”

读到这里，我方才明白他为什么给我写了这么长的信。我从一开始就认定，先生是不会为我的吃穿问题操心的。然而，一向讨厌动笔的先生，为什么把这件事写得那样长要我看呢？为什么不能等我进京呢？

“自由来了便可以说。但是那自由必将永远失去。”

我心中这样反复思索着，却困惑不解其意。突然我觉得一阵不安，正要往下看，这时从病房那边传来哥哥高声喊我的声音。我又惊恐地站起身，象跑步似的穿过走廊，向大家都在的病室走去。我觉得父亲终于到了他的最后一瞬间了。

十八

病室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医生。为了尽量让病人舒服一些，又试着作洗肠。护士为了恢复昨夜的疲劳，在别的房间睡觉。没搞惯护理的哥哥，正忙得手忙脚乱。他一见我来，说了句“帮下忙吧”，便坐下来。我代他把油纸垫在父亲屁股底下。

父亲有些舒服的样子。医生在枕边坐了大约半个小时，看

过洗肠的结果之后，说声还要来的，便回去了。临走时又特意叮嘱说：如果有事，可以随时叫他。

这时我也退出刚才似乎就要出事的病房，又想去看先生的信。但是，我丝毫没觉到一点轻松，刚在桌前坐下来，便觉得哥哥又要高声喊我。倘若这次再喊我，那可真是临终了。恐惧的心情使我的手颤抖起来。我下意识地只管一页一页翻着先生的信，眼见的只是嵌在格线中的规规矩矩的笔划，却没工夫看，连跳着看的工夫也没有。我依次翻到最后一页，正准备按照原来的样子叠起来放在桌上时，突然接近结尾的一句话，跳进我的眼帘。

“这封信落在你手里的时候，大概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早就死了吧。”

我大吃一惊，感到刚才还慌乱跳动的心，似乎一下子凝结了。我又倒回来往前翻，一页一句地倒着读下去。我急切地想在瞬息间知道我要明白的事情，一眼望穿这满篇的文字。那时，我所关心的只是先生的安危。先生的过去，他曾答应要告诉我的那个灰暗的过去，在我看来已是毫无意义了。我一边倒着往前翻，一边把这封不会轻易告诉我的必需知识的长信焦急地叠起来。

我又来到病房门口，看了看父亲的病情。病人枕边格外平静。母亲坐在那里，神色孤苦，面带倦容。我向她招招手，问道：“病情怎么样了？”母亲答道：“现在好象平稳一些了。”我又走到父亲跟前，问：“怎么样，洗过肠心里好些么？”父亲点点头，声音清晰地说：“谢谢。”想不到他的神志并不糊涂。

我退出病室，又回到自己房间。在这里，我看过钟点，又

翻阅了火车时间表，蓦地站起身，重新系好腰带，把先生的信装在袖子里，然后从后门溜出去。我不顾一切地跑到医生家。本来我要向医生问个清楚，父亲能不能再维持两三天，打针也罢，用其它什么办法也罢，请他想个办法。偏不凑巧，医生不在家。我心里乱作一团，没有工夫呆在这里等他回来，马上叫了人力车，赶到火车站。

我把一张纸片贴在车站的墙上，用铅笔给母亲和哥哥写了一封信。我觉得信虽然很短，但总比不辞而别要好得多，并托车夫立刻送到家里。接着我毫不犹豫地跳上去东京的火车。在轰隆轰隆响动的三等车箱里，我又从袖子中取出先生的信，才从头到尾地看下去。

（下） 先生和遗书

一

“……这个夏天，我收到你两三封信。记得确是第二封信，你托我在东京找个适当的工作。我看过之后很愿意想个办法，至少应该给你回封信，否则太对不起你了。但是，坦白地说，我对于你的要求简直就没有尽力。正如你知道的，与其说我交际面不广，还不如说我在世上过着孤独的生活更恰当。说实在的，我丝毫没有承担这种努力的余地。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感到痛苦的却在于如何处置自己，是就这样象残留在人间的木乃伊一般地存在下去，还是……那时的我，每当想到‘还是’时，便觉得一阵恐惧。就象急步跑到悬崖边的人，突然窥探那不见底的深渊似的，我胆怯了。于是我为自己竟和大多数的胆小鬼一样而感到痛苦。虽然遗憾，在那时的我的眼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几乎是不存在的。进一步说，就是你的工作、糊口的工资，这些东西于我都是毫无意义，毫不相干的。我并不为这些操心。我把你的信插在信夹里，依然抱臂沉思。家里有相当财产的人，何苦刚刚毕业就满嘴地位、地位地到处张罗呢？我简直以厌恶的心情，远远地瞥了你一眼。不给你回信太过意不去，为了替自己辩解，只好开诚布公了。我说

了这些尖刻的话，并不是故意要惹你生气。我相信，只要你能看完这封信，便会明白我的本意。总之，我不想说那些套话，所以愿在你面前，谢此怠慢之罪。

以后，我给你打过电报。说实在的，那时我是想同你见一面，按照你的希望，把我的过去告诉你。你回电说现时不能来东京。我久久地望着电报，心里很失望。似乎你觉得只打电报不妥，随后又发来一封长信，所以我更清楚地知道了你不能来东京的原因。我丝毫不认为你是失礼的。你怎么能不顾父亲的重病离开家呢？而我那不顾你父亲生死的要求才是欠妥的——其实我打那封电报的时候，已经忘记了你父亲。尽管你在东京的时候我还提醒过你，你父亲得的是难症，万万不可大意。我就是这样矛盾的人呵！也许是我脑子里乱，也许更是我的过去，把我压迫得变成这样矛盾的人的吧。在这方面，我还有足够的自知之明，请你务必原谅我。

看到你的信——你的最后一封信时，我才发觉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想回一封信向你道歉，可是拿起笔来，一行没写又放下了。因为如果我要写，就要写这封信。而写这封信的时机还没到，所以停下来，又打了一封简短的'不来亦可'的电报。

二

"以后，我就开始写这封信。因为平时不动笔，事情也好思想也好，写起来笔不从心，使我非常痛苦。我曾经险些想放弃对你的这份义务。但是，尽管几度停笔，却欲罢不能。不到一个小时，我又想写了。也许你会认为我的性格是重视履行义

务的吧。我也不否认。正如你知道的，我是个几乎同社会无关的孤独的人，对我可以称得起义务的，寻遍我的前后左右，在任何角落也没有扎下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我过着尽量缩减义务的生活。但是，我并非因为对义务的冷漠，才变成这样的。倒是过于敏感，没有精力忍受刺激，才变得如你所见的那样虚度年华。因此，一旦允诺而不能兑现，我的心情就会感到十分厌恶。就算是为了躲避这种厌恶的心情吧，对你我也不能不再度拿起放下的笔。

我是愿意写的。即便不谈义务我也是想写的。我的过去只是我个人的经历，也不妨说归我个人所有。生前不把它送给别人，可谓遗憾。我多少还有这样的愿望。然而我想，倘若给了不能接受的人，还不如干脆把它同我的生命一起埋葬了的好。说真的，如果没有你这样一个人，我的过去便终归只是我的过去，连间接地成为别人的借鉴都不能。在几千万日本人中，我只想对你讲出我的过去，因为你是认真的。你说过：你要认真接受人生中活生生的教训。

我要毫无顾忌地将黑暗的人世间的阴影投在你的头上。但是，你不要害怕。你盯住它，从中选择对你有益的东西。我所说的阴暗，当然是伦理道德上的阴暗。我是伦理化的产儿，又是伦理化的育儿。这种伦理道德上的思维，也许许多观点不同于当今的年轻人。但是无论怎样不同，却是我自身之物，它不是花钱就能马上租到的衣裳。因此我想，对于今后想发展的你来说，是会有几分参考价值的吧。

还记得么，你常常和我讨论一些现代思想问题。你也很知道我的态度吧。我从来没有过分轻视过你的见解，但也决说不上敬佩。你的思想没有任何背景，因为你有自己的经历，只是

阅历太浅。我常常笑你。你当时就流露出不满足的神色。结果你一再逼我把我的过去，象画卷一样在你面前展开。那时，我才从心底里开始尊敬你。因为我看到了你那毫不顾忌地要从我胸中抓住一种活生生的东西的决心。你要剖开我的心脏，吮吸那带着暖气还流动着的血潮。那时我还活着，不愿意死，所以就约了别的日子，而拒绝了你的要求。现在，我要自己破开自己的心脏，用鲜血来浇洗你的面庞。倘若在我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能在你胸中寄寓新的生命，那我就满足了。

三

“我失去双亲，是在我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记得妻曾对你说过，两个人患的是同样病症死去的。而且还引起过你的怀疑，她又说几乎是同时，相继去世的。说实话，父亲患了可怕的伤寒病，接着便传染给在身旁看护的母亲。

我是他们唯一的男孩子。家里又很有钱，自幼生活倒是悠闲自在。我回顾自己的过去，如果那时双亲没有死，至少父母能有一个人在世的话，我想我那悠闲自在的脾气一定会持续到今天的吧。

他们死后，丢下我一个，我茫然了。我没有知识，又没有阅历，连分辨能力也没有。父亲死时，母亲没能在场。母亲死时，连父亲死的消息也没有告诉她。不知母亲究竟知道不知道还是如别人所说的那样，她还一心以为父亲真的正在恢复。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总之，她把一切都托付给叔叔了。她象指着眼前的我说：‘这孩子，无论如何，请……’。以前我已经得到父母同意，准备去东京求学，所以母亲也想顺带提一提的。

在她只说了一句‘去东京’时，叔叔马上接过去应道：‘好的，你就放心好了’。或许母亲的体质是真的能耐得住高烧，叔叔向我称赞过母亲‘真是个坚强的人’。但是，这是否就是母亲最后的遗言呢，我至今想来也不得而知。母亲当然知道父亲患的这种病的可怕名称，而且知道自己也传染上了这种病。然而她是否相信自己一定会为此而送命呢，一想到这里，我多少总有些怀疑。而且母亲发高烧时说的话，不管怎样的有条理，可在她的头脑里常常连一点记忆的影子也没有留下，所以……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只是这样分析事物，瞻前顾后、观察事物的秉性，我从那时就已经完全具备了。这一点也是我一开始就应该告诉你的，做为实例同眼下要谈的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的叙述，反而会有所帮助。就请你带着这种观念往下看吧。我想这种天性在伦理道德上给我的行为动作带来了影响，便使我后来越发怀疑别人的道德心了。请你记住，正是它使我的烦闷和苦恼有增无已。

话一离开本题就不好理解了，还是返回原题往下说吧。我认为即使是这样，我写这封长信，如果同其他地位与我相同的人比较，我多少还算平静些呢。整个世界都在沉睡，电车的声响也消失了。窗外不知不觉地响起昆虫的可怜的低鸣，那声调令人感到仿佛在为露水之秋黯然神伤。什么都没有觉察到的妻在隔壁静静地天真地睡在梦中。我手握笔杆，一笔一划地写着，笔尖沙沙作响。伏在纸前，我索性沉静下来。也许是因为不习惯，笔尖常常划到格线外，但我觉得这不是由于头脑混乱笔不听使唤所致。

四

“总之，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除了按照母亲的嘱咐依赖这位叔叔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叔叔接受了一切，又关照我的一切，而且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去东京。

我到东京上了高中。那时候的高中生要比现在粗野、凶狠得多。我的一个熟人晚上同职工打架，用木屐打破了对方的脑袋。那是饮酒的结果。在打得难解难分之际，那人的学校制帽终于给对方抢去了。帽子衬里的菱形白布片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名字。这下就麻烦了，那人险些遭到警察给学校的照会。幸而有朋友们多方周旋，总算未经起诉便告了结。你们成长在今天这样文雅的气氛中，听到这么粗野、荒唐的事情，一定会觉得非常愚蠢吧。其实我也觉得很愚蠢。然而，他们却有一种现在的学生所没有的质朴。那时候，叔叔每月给我的钱，要比现在你父亲寄给你的学费少多了（当然物价也不一样）。但是我没有丝毫不满。而且在有数的同学们之中，还决不至于可怜到在经济上羡慕别人的地步。如今想来，也许倒是被别人羡慕的吧。因为我除了每月固定的汇款外，还常常向叔叔要买书钱（我从那时起就喜欢买书）和一些临时费用，可以很快随心所欲地花掉。

一无所知的我，不仅信任叔叔，而且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把他当作难得的好人一样尊敬。叔叔是个企业家，还做了县议会议员。大概因为这层关系，记得好象与政党也有关系。从这一点来看，他虽然是父亲的胞弟，但性格的发展却同父亲截然相反。父亲是个珍重祖传遗产的老实人，他嗜好品茶养花，喜

欢读些诗歌什么的，而且对书画古董也极有兴趣。叔叔家在乡下，可人却住在城里——大约相距二里远的城市。从这个城里常常有旧家具店的人带来字画、香炉之类的古董，给父亲看。简单说来，父亲可以说是man of means[1]，是个比较有点风雅爱好的乡绅。因此就性情而论，同豁达的叔叔是有很大差异的。然而两个人的感情却又格外好。父亲经常称赞叔叔是个远比自己更有作为而可靠的人。还说过象他自己这样继承父母财产的人，天赋的才干总要迟钝起来，也就是说因为无需再进行奋斗了嘛！所以就落伍了。这些话，母亲和我都听到过，我想显然是父亲在有意开导我，才说这样的话的。'你要经常记住才好。'那时父亲特意望着我的脸这样说过。所以我还没有忘掉这句话。我怎么能怀疑父亲如此信赖、称赞的叔叔呢？在我眼里，叔叔本来就是我引以自豪的人。父母去世后，我的一切都仰仗他的帮助。他不仅仅使我自豪，毋宁说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了。

五

"我头一次放暑假回故乡的时候，叔叔夫妇已经成了新主人，住在我那双亲死后的空宅中。这是在我去东京之前就商议定的。因为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又不在家，除此之外也没有旁的办法。

那时候，叔叔好象跟城里许多公司都有关系。他笑着说，若从业务关系上来说，住在以前的旧宅要比搬到相距二里远的

[1] 英语，有财主、资本家、有办法的人等义。

我家，可方便多了。这是父母死后，我要去东京商量如何处置房子时，叔叔露出的口风。我家门楣很有根底，在附近一带颇有名气。你的家乡也是这样吧？在乡下倘若乡里有名门的房子有继承人却被破败或变卖了，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现在，我当然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的，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要到东京去，又得保留房子，为处置房子愁得没办法。

叔叔无奈，答应了搬进我的空宅。但是他讲城里的住处也得保留，必须得有来往两地的便利。我当然不会反对，我只是想不管什么条件，只要能去东京就行。

孩子般的我，离开故乡后，心里依然怀念着故乡的家。以游子之心眷恋着，那里还有自己可归的家园。尽管我是那么喜欢东京，然而放假回家的心情却更迫切。我在专心学习愉快游玩之后，常常梦见放假就可以回去的故乡的家。

我不知道在我离家期间，叔叔是怎样来往两地的。我到家的时候，全家人都在这座宅子里。大概上学的孩子平时都住在城里，因为放假，一半也是为了到乡下来玩，才带回来的。

大家见了我样子都很高兴。我看到家里比父母在世时反而更加热闹，有生气，也很快活。叔叔把他的大儿子从原来我住的房间里赶出去，让我住。其实家里的空房还有不少，我推说住别的也可以。但是叔叔不答应，他说：‘这是你的家嘛’。

除了时常怀念故去的父母外，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我同叔叔全家一起度过这个夏天之后，又回到东京去了。只是这个夏天有一件事，显然在我心中投下了一层淡淡的阴影。那就是我刚刚进中学，叔叔夫妇便一同劝我结婚，前后共说了三、四回。起初我只对问题的突然感到惊愕，第二次便干脆拒绝了。当第三次再提起时，我终于忍不住反问为什么。他们的意思很

简单，只是早点娶亲好回家继承亡父的家业。我觉得只要放假回来就可以了。继承父亲的家业、应该结婚，这两方面的道理我也大致懂得。特别是我非常熟知乡下的习俗，很能理解，也不是绝对反感。但是，我刚刚到东京求学，总觉得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在望远镜里看到的一般。我没有应允叔叔的要求，终于又离开了我的家乡。

六

“提亲的事情，我就那样淡忘了。我观察过身边的年轻同学，竟没有一个人带有为家事操劳的神情。他们无牵无挂，而且似乎全是独身。在这般欢快的人群中，倘若深入了解，或许也有为家庭所迫已经娶亲的，然而在这里，天真的我还没有发现。况且，纵然有这样的人，他身在这种特别环境也会有所顾忌，尽量小心，不讲出那些跟学生生活无关的私事。后来我才想到，自己已经属于这类人了。只是当时没有觉察，却天真、愉快地在学习的道路上行走着。

学年末，我又打起行李回到埋葬父母的乡间。于是同去年一样，在我父母的家中，又见到了依然如故的叔叔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在这里，我又闻到了故乡的气息。那气息于我依然亲切，只是作为打破一学年的单调的生活，也是可贵的。

但是，在这哺育我成长的同样的气氛中，叔叔又突然把婚姻问题摆在我面前。他不过是把去年的劝诱又重复了一遍，理由也同去年一样。只是上回谈的时候没有说出具体的对象，这次却明确地提出一位，因此我更加为难了。这人就是叔叔的女儿，我的堂妹。叔叔说，我娶她是为了彼此都方便，这也是父

亲生前说过的。我也觉得这样做固然方便，父亲也可能跟叔叔这样说过。但是，这却是我听他这样说才知道的，以前并不记得有过此事，因此我很惊讶。虽然我惊讶，但知道叔叔的要求也并没有什么不妥，我可能迂腐，也许就是个迂腐的人，但主要原因大概还是对堂妹漫不经心吧。我从孩子时起，就常常去市里的叔叔家玩耍，不仅是去，还常常住在那里，那时候就跟这位堂妹很亲近。你也知道吧，还从没有过兄妹之间恋爱的先例。也许我在随意引伸这公认的事实，但是我总觉得经常在朝夕相处过于亲近的男女之间，会失去相爱所需的刺激的清新感觉。正如闻到香味只在焚香的一瞬间，品酒只在刚喝的一刹那，爱情的冲动也只存在于倾刻之间。一旦平静地度过这一阶段时，越来越驯熟，可是增加的只是亲密，而爱情的神经却渐渐麻痹下来。我无论怎样反复思索，也不想娶这位堂妹作妻子。

叔叔说，若依我的主张，推迟到我毕业前结婚也可以，但是他又加上一句，俗语说‘为善宜速’，如果可能，想在现在就办完喜酒。我觉得对象不称心，早办晚办还不是一回事？我拒绝了。叔叔拉长了脸，堂妹也哭了。她并不是因为不能跟我结婚才难过的。是因为一个女人，被人拒绝了结婚的要求而痛苦的。我很明白，正如我不爱她，她也不爱我。我又到东京去了。

七

“我第三次回故乡，是自那以后又过了一年的夏初。我总是等不到学年考试结束就逃离东京，故乡于我便是那样的亲

切。你也有这种感觉吧？故乡的空气不同，土地的气息也别具一格，浓郁地荡漾着对父母的回忆。一年之中，有七、八两个月，被包裹在这种气氛中，犹如入洞的蛇安安详详。

我天真地认为，没有必要为同堂妹结婚的问题而那样自寻苦恼，不乐意就干脆拒绝，只要拒绝了也就没事了。所以我没有违背自己的意志去迁就叔叔的要求，心里依然很平静。在过去的一年之间，我从没为这件事烦恼过，仍旧高高兴兴地回到故乡。

但是，这次我一回来，叔叔的神态就变了。他没有象往常那样亲切地要把我搂在怀里。尽管如此，在到家后的四、五天里，自幼高傲的我并没有觉察到。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突然奇怪地发觉了。这种奇怪的变化不仅出现在叔叔身上，婶母、堂妹也变了，连给我写信打听情况，准备中学毕业后投考东京高等商科的叔叔的儿子也变了。

我的天性使我不能不思考。为什么我的心情变得这样了？不，为什么他们变得这样了呢？我突然疑惑起来，是不是死去的父母洗清了我那混沌的眼睛，教我一下子看透了社会？在我的心灵的某处，总相信他们纵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也会同在世时一样爱我的。虽然那时候我还决不是蒙昧无知的，但是，一团祖传的迷信的疑虑，也顽强地潜藏在我的血液中，恐怕至今还在。

我独自进山，怀着一半哀悼，一半感谢的心情，跪在父母的坟墓前。我仿佛觉得，他们那躺在冰冷的墓石下的手里，还掌握着我未来的幸福。我祈求他们保护我。也许你会笑的。笑也无妨，我就是这样的人呵。

我的世界翻手般地变化了。然而，这对于我来说，已经不

是头一次经历。大约在我十六、七岁，头一次在人间发觉美的时候，猛的惊讶了。我不知多少次怀疑过自己的眼睛，把眼睛擦了又擦。而且在心中暗暗喊道：呵，太美了！一到十六、七岁，无论男女都是所谓春情初动的年龄。春情初动的我，最初窥见了代表人间美的女性。面对以前丝毫没有注意到其存在的异性，我那'失明'的眼睛豁然打开，从此以后，我的天地焕然一新。

我发觉叔叔的变化时，大概与此完全相同，是突然觉到的。没有任何预感和准备，突然就来了。他和他的家族，突然在我眼里跟以前截然不同了。我惊诧不已，而且，我担心照这样下去，我的前途真是不可思议啊。

八

"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不弄清以前听任叔叔处理的家产，便对不起死去的父母。正如叔叔自诩的，他那忙碌的身子每晚都没有固定的宿处。常常回家两天、市里住上三天地往来两地之间，成天神色不定地捱着日子。而且'忙'字成了他的口头禅，不断地叨念着。我没起任何疑心的时候，也曾以为他真的很忙。我还讥诮地解释说，若不忙就要落伍啦！但是当我需得花费一番时间，要谈谈关于财产的问题的时候，再看他那副忙碌的样子，只能认为这不过是躲避我的借口而已。总之，我很难找到机会抓住他。

我听说叔叔在市里纳了妾。这是一位中学同学时的朋友告诉我的。本来叔叔纳妾的事情并不足奇，但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却不曾耳闻，我有点愕然。此外，这位朋友还对我讲了许多有

关叔叔的新闻。其中有一件事强烈地加深了我的怀疑。有一时期，人们都认为他的事业眼看就要失败，然而这两三年又突然变得兴旺起来。

我终于同叔叔开始了谈判。也许谈判这个词不大妥当，但是若从谈话的结果来说，当到了除用这种词汇形容之外，再没有别的恰当的词的地步时，便自然了。叔叔总想把我当个孩子来胡弄。我又是头一次以猜疑的眼光面对叔叔。当然平平稳稳地解决，已是不可能了。

很遗憾，我为了急着往下叙述，现在还不能把那次谈判的始末详情写在这里。说实在的，还有比这重要的事情等待着我，我的笔尖早就想指向那里，只是勉强才压制住。我永远失去了同你平静谈话的机会，不仅握不惯笔杆，而且从珍惜时间的意义上说，纵然想写也只好割爱。

你还记得吧，我曾跟你说过，社会上并没有固定的坏人；很多好人在关键时刻突然变成坏人，因此不可不防。那时，你说我有点兴奋。接下去你又问我好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变成坏人的。当我只答应了一个‘钱’字的时候，你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可以在你面前开诚布公了，那时我想到的就是这位叔叔。这便是普通人见钱马上起歹心的典型，也是世人不可信赖的事例。我就是这样把叔叔同憎恶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回答对于正要深入探索思想境界的你来说，也许是不会满足的和陈腐的。但是，在我看来却是活生生的。我现在不是还兴奋着么？我相信用灼热的舌头叙述平凡的道理，要比用冷静的头脑分析新鲜事物更为生动。因为人的身体是靠血液的力量活动的，而语言不仅能传导空气的波动，还更能强烈地摇撼那顽固的事物。

九

“简而言之，叔叔骗走了我的财产。在我去东京的三年之间，他轻而易举地便到了手。我坦然地把一切委托给叔叔，在世人看来，真是个大傻瓜。但是，若从更高的意义来说，或许也可以说我是个纯洁可敬的人吧。我回顾那时的自己，一想到人为什么不是生来就坏的，便对自己过于正直悔恨不已。然而，我又多么想再一次按自己本来的面目活下去呵！请记住，你所认识的我，是已经被尘垢玷污之后的我。如果可以把玷污多年的人称为先辈，那么我就确是你的先辈吧。

倘若我按照叔叔的要求同他的女儿结了婚，那么结果当真会在物质方面对我有利吗？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叔叔是要手腕，硬要把女儿强加给我的。他向我提出婚姻问题，哪里是出于便利两家的善意，简直是卑鄙的利欲心的驱使。我觉得我只是不爱堂妹，并不是厌恶她。过后想来，拒绝了婚事对我总还是愉快的。也许被欺骗的无论哪一方都是一样的。但是，若从被欺骗的人来说，从没娶堂妹，没能迁就他们的意图来说，我毕竟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了。然而这几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特别在毫无关系的你看来，一定觉得我固执得有些愚蠢吧。

在我和叔叔之间，其他亲戚也介入了。这些亲戚我全不信任。不仅不信任，索性是敌视的。我在发觉叔叔欺骗我的同时，认定他们也必然不怀好意。我所想到的是，就连父亲那么称赞的叔叔尚且如此，何况他们呢！

但是，他们还是为我解决了归我所有的一切。然而要按钱核算，却比我预想的少多了。我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默默地忍

受，一是到法院去告叔叔。我气愤极了，却又犹豫不决。若要打官司，我又担心得花费很长时间。我正在求学期间，作为学生，失去宝贵的学习时间将是痛苦不堪的。我权衡了一番之后，便请住在城里的中学时的朋友，把我接受的家产全都变卖成现钱。他劝我不这样做为好，但是我没有听。那时我下了决心：永远离开故乡，暂不再跟叔叔见面。

我在离开故乡之前，又到父母的坟前去了一回。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墓。大概永远也不会有再见的机会了。

我的老朋友照我的要求办了。不过，那是我到东京过了很久之后的事。想在乡下卖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一旦给人家发现短处，便要打许多折扣，所以我实际所得到的金额，同时价相比亏了许多。坦白地说，我的财产只有我离家时身边带的若干公债，和后来这位朋友送来的钱。作为父母的遗产，一定比原来少得多。而且这又不是我甘愿减少的，因此心情越发郁闷。但是，对于一个学生的生活来说，那也足够了。说实在的，以后我连这些钱的利息的一半也没用完。我这阔绰的学生生活，却把我拖进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境地里。

十

"用钱不受拘束，我就想搬出乱哄哄的宿舍，建上一所家。但是，这样一来便有添置家具的麻烦，也须雇个帮忙的婆子，而且这个婆子还得正直，即使我不在家也无需担心才行。由于这些原故，要真这样做起来，又似乎觉得希望不大。有一天，我不由地想到，何不找间房子呵。于是一边散步，一边从本乡

台①西下顺着小石川②的坡路，径直往传通院③方向去。通了电车之后，这一带已经面目一新。而那时候，左边是炮兵工厂的土墙，右边是一片既不象平原又不象丘陵的空地，遍地野草丛生。我站在草丛中，漫不经心地眺望着前面的山崖。至今那景色依然不坏。不过那时，西面又有迥然不同的趣味。单是那一望无际的绿树浓荫，就足以使人心静神安。我忽然想到这一带说不定会有合适的房子，便马上穿过草原，沿着小径向北走去。那时街道还没有建好，那一带乱糟糟的房舍很脏。我穿过空场，拐过小巷，信步闲走。后来，我向粗点心铺的老板娘打听，这一带是否有舒适的出租房。'是这样'，她歪着脑袋想了一下，'出租房有是有……'仿佛想不起来的样子。我大失所望，正准备回去时，她又问道：'普通公寓行不行？'我略微活动了一下心眼，心想一个人住在清静的普通公寓里，省去持家的麻烦倒也不错。于是便在这家点心铺里坐下来，请她把详细情况告诉我。

据老板娘说，那家住的是军人的家属，直接了当地说，就是遗族。总之，主人是在日清战争④时死去的。大约一年前，她们住在市谷的士官学校附近。因为有马厩，房子又太空旷，便卖掉了它搬到这里来了。可是家里人口少，非常冷清，便托付她，若有合适的人请帮个忙。我从老板娘那里还得知，那家除了孀妇、一个独生女儿和女佣人之外，再没有别人。我心中暗想，只要清静就行。可是又担心，象我这样的一个人，去了会不会因为一个不知底细的学生之故而立刻被拒之门外？我甚

---

①②③ 都是东京地名。

④ 即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至想作罢。然而，我虽然是个学生，衣着却不那么寒伧，而且还戴着一顶大学帽子。你会笑我吧，要说戴大学生帽又怎么样？可是那时候的大学生跟现在不同，在社会上颇有信誉。我在那种场合对四角帽，可真有一种自信。于是我按照点心铺老板娘的指教，没经任何介绍，便去访问那位军人的遗族。

我见到那位孀妇，说明了来意。她问了我的身世、学校、专业等等许多问题，然后，可能有了足以放心的把握了吧。当时她就对我说，什么时候搬来都可以。这位孀妇真是个正直而爽快的人。我钦佩地想：军人的妻子都是这样的么？我又钦佩又惊讶，简直猜不透，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还会寂寞。

十一

“我很快就搬进了这家，租了头一次来时同孀妇谈话的房间。这是宅中最好的一间房子。因为那时本乡台一带正稀稀落落地也盖起一些高等公寓式的住宅，所以我知道，作为一个学生，我已经得到了最好的房间。我成了这所房子的主人。我的房子要比他们的漂亮多了。刚搬来时我还觉得，一个学生住得这样好有点过于奢侈。

在八张草席大的房间里，壁龛横侧有交错的搁板，走廊对面一侧有一间壁橱。虽然没有一扇窗子，可是明亮的阳光却能充分照到朝南的走廊上。

我搬来的那天，看见房间里的壁龛上摆着插花，和一张戳放在花旁的琴。花和琴我都不喜欢。我自幼是在嗜好诗书、烹茶的父亲身边长大的，所以从孩子时便有中国式的风雅情趣。也许是为此吧，不知不觉养成一种蔑视这种艳丽装饰的习性。

我父亲在世时收集的家具古董，大部分都被叔叔糟蹋了。不过，多少还留下一点儿，我离开故乡时，全寄存在中学时代的朋友那儿，只在其中拣出四、五幅有趣的，没作任何包装便塞在行李底下了。刚搬来时，我准备拿出来挂在壁龛里欣赏的。可是，一看见这琴和插花，我突然失去了勇气。后来当我听说，最初这花是特意为我而插的，不由得心中暗暗苦笑起来。琴却是以前就放在这里的，可能因为没有适当的地方，只好戳在这儿。

这样一说，你的心头会自然地掠过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吧。我从没搬来的时候，就已经动了这样的好奇心。不知是这种邪念预先就破坏了我的自然，还是我不善交际，我头一次遇见这位小姐时慌慌张张地打了一个招呼。她也羞红了双颊。

以前，我是从孀妇的风度和神态来推想这位小姐的一切的。然而，我的想象对她来说并不是很有利的。既然军人的妻子是这样，那么她的女儿也一定如此。我的推测便按着这个逻辑不断推理下去，但是，在见到小姐的一瞬间，这类猜想就全都推翻了。一股从未体味过的异性的芳香，清新地沁入我的头脑中。于是我对壁龛正中的插花也不觉得讨厌，同一壁龛里戳着的琴也不觉得碍眼了。

那花按照规律，一到凋谢的时候便换了新的。琴也常常给拿到走廊拐角斜对面的房间去。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坐在桌前双手托腮，听着琴声。琴弹的好坏，我不大在行，但听不出复杂的手法，便觉得算不上好的，也许就跟她插花的水平差不多吧。赏花我还是颇有眼力的，她决算不上高明。

尽管如此，各式各样的花仍然毫无羞色地装饰着我的壁龛。插花的方式却总是一样，而且花瓶也从没有变换过。可是

音乐比插花就更糟了。只听琴弦咔啦、咔啦地响着，简直听不出什么旋律。也不是没有歌声，简直如耳语一般小声哼着，而且一声喝斥便无声无息了。

当我高兴地望着这拙劣的插花时，首先听到的便是那琴声。

十二

"我离开故乡时，已经感到厌世了。那时，似乎人不可信的观念已经渗进了我的骨髓。我仿佛觉得我所敌视的叔叔、婶母和其他亲戚，简直就是人类的代表。甚至在火车上也用这种眼光观察着邻座，有时他们跟我拉话，我反而更加警惕。我的心是阴郁的，常常象吞了铅似的痛苦不堪。因而我的神经正如刚才所说，就变得越发敏感起来。

我认为到东京后之所以想搬出宿舍，这也仿佛是主要的原因。虽说因有了花钱的便利，才想另立门户，这么说当然顺理成章，但若按从前的我来说，即便手里有钱，也不会找这样的麻烦吧。

我搬到小石川以后，这种紧张的心情也没能得到一点宽松。我那惶惑不安地四顾的样子，真叫我自惭形秽。奇怪的是，好动的只是我的大脑和眼睛，而嘴巴却正相反，越来越缄默了。我常常一声不响地坐在桌前，猫儿似的观察着这个家庭。时时对她们保持着高度警惕，而为此又常常感到内疚。我觉得我象个不偷东西的小偷，连自己也在憎恶自己。

你一定会觉得奇怪吧。那我怎么还会有喜欢小姐的余地呢？怎么还能有工夫愉悦地欣赏她那拙劣的插花呢？同样的，

怎么还会有心倾听她那单调的琴声呢？你这样质问时，我只能说这两方面都是事实。因此，除了把事实告诉你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你是个有头脑的人，你可以作任何解释。我在这里只想补充一句话：总之，在金钱上我怀疑人类，但是在爱情方面，却不怀疑。所以，尽管旁人看来奇怪，自己也觉得解释不通，然而却在我胸中平静地并存着。

我常常把孀妇称作夫人，下面就直接称作夫人吧。她赞许我是个沉静的老实人，又夸我很知道用功。然而，对于我那不安的眼神和惶惑不安的样子，她却绝口不提。不知是她没有发觉，还是不好意思，总之仿佛她根本没有理会。不仅如此，有时还说我很大方，说话的口气似乎也很尊敬我似的。那时我这老实人不觉有些脸红，赶忙否认对方的话。于是夫人认真地解释道：'你这样说，是因为你自己感觉不到。'起初，她似乎并没打算收留我这样的学生作房客，而想把房子租给在官署做事的那类人，才委托街坊去介绍的。大概以前夫人头脑中有些成见，觉得那些人是由于薪水低才不得不住普通公寓的。她把心中想象的这种房客同我作了比较之后，才夸我大方的。是的，如果同那些节衣缩食的人相比，也许在花钱方面我是大方的。但是，那并非秉性问题，它对我的内心世界，几乎毫不相干。夫人只是凭着女人的本能来推量我的整个为人，才这样说的。

十三

"夫人的这种态度，自然影响了我的心情。没过多久，我的眼睛不象以前那样猜疑了。似乎我的心也在这里坦然地平静

下来。总之，夫人和家里人根本没有理会我那乖僻的眼神和疑虑深重的样子，便给了我很大慰藉。由于我的神经没有得到对方相应的反射，所以便逐渐平静下来了。

我觉得夫人是个明事理的人，才故意这般对待我的。也许如她所说，真的把我看作是一个大方的人。或许是我小器的地方只在头脑中，并没有表露出来，所以说不定还是她被蒙蔽了。

随着心境的平复，我渐渐同她们接近起来，甚至能同夫人和小姐开开玩笑了。有时候她们请我到她们屋里喝茶，也有时候我晚上买了点心，请她们到我这里来。我忽然觉得交际范围扩大了，为此我不知多少次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可奇怪的是，我竟丝毫没有把这种妨碍当成负担。夫人本来就无事赋闲，小姐除了上学，还学习插花和弹琴。原以为她一定很忙，然而又意外地，似乎总有很多空余的时间。于是三个人一见面便凑在一起，闲聊着玩。

来叫我的大多是小姐。有时她走过廊子的拐角，站在我的房前，也有时她穿过茶室，从隔壁的隔扇上便能望见她的身影。她走到这里停一下，然后一定叫着我的名字，问道：'在学习么？'那时我大多是把令人头痛的书摊在桌前，死盯着它，所以在旁人看去，一定象是很用功的样子。但是，说实在的，我并没有那样专心致志地学习。虽然目光落在书页上，心里却在等着小姐来叫。倘若等不来，我就只好站起身走到她们房前，问道：'在学习么？'

小姐的房间连着茶室，有六张席大。夫人有时在茶室，也有时在小姐的房间里，总之这两间房有隔扇也同没有一样，母女俩来来往往两间都住着。我在外面一招呼，答话的总是夫

人，'进来吧'，小姐即便在这里也很少作答。

过了不久，小姐偶然有事独自到我房间里来。也能顺便坐坐跟我谈天了。这时候，我心里便涌出一股奇怪的不安。这种不安，并不仅仅是由于同年轻女子坐在一起而引起的。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有些慌张。这种自己违背自己的尴尬的神态在折磨着我。然而对方倒显得很平静，没有一点羞怯的样子，竟使我疑惑起拨琴连正常音色都发不出的是不是她了。有时坐的时间久了，母亲在茶室呼唤，她也只是答应一声却不肯轻易起身。但是，她已经决不是小孩了，我的眼睛看得格外分明，就连她这种故作姿态的迹象，都是很明显的。

十四

"小姐走后，我才舒一口气。同时又似乎总觉得不满足，好象心情还有些过意不去。也许我有些女人气。若在今天正当青年的你看来，更有如此感觉吧。但是那时候，我们大都是这样的。

夫人很少出门，即便偶尔不在家，也决不会只留下小姐和我两个人的。我不知道这是偶然，还是故意。从我嘴里说出来不大好，可是，若仔细观察夫人的举动，又总觉得她似乎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同我接近，可是有时候却又好象暗暗对我存有戒心。所以起初遇到这样场合，常常使得我很苦闷。

我希望夫人的这种态度归结到一个方面去。因为从思想活动来说，这分明矛盾得很。但是，我对叔叔的欺骗还记忆犹新，又不能不持有再度被陷进去的疑虑。我揣测着夫人的这种态度哪是真，哪是假，然而我无法判断。不仅无从判断，而且

不知她做这种玄妙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琢磨出个道理来，可又想不出，有时只归咎在女人这两个字上忍受了。总之女人就是这样的，女人终归是愚昧的。倘若我想不开的时候，便总是归结到这里。

虽然我这样蔑视女人，却又无论如何不能轻视小姐。我的理论在她面前完全失去了作用。我对她简直有着近乎崇拜的爱。看到我把这宗教上的语言用在年轻女人的身上，你也许会觉得诧异吧，但我至今仍然坚信着。一直认为真正的爱情，是同宗教心一样的。每当我见到小姐的脸，便觉得自已的心情也美好起来，一想到小姐，便仿佛觉得高尚的情操马上移到了我的身上。如果说不可思议的爱情有两端，那高的一端是触动神圣的感情的，低的一端是触动情欲的，那么我的爱情，的确是抓住了那高端的极限。当然我也是人，本身是离不开情欲的，但是我那望着小姐的眼和想着小姐的心，却丝毫没有沾染一点情欲的意味。

我对那位母亲怀有反感的同时，却对她女儿的爱情越来越深，所以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慢慢变得比刚来公寓的时候复杂了。但是这种变化只在内心里，几乎没有表露出来。不久，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发觉以前误解了夫人。于是我又觉得夫人对我矛盾的态度，无论哪一方都不是虚伪的了，而且也并非在交替地支配着她的心，两者一直同时并存在她的胸中。总之我观察的结果是，夫人愿意尽量让小姐同我接近，而同时又对我怀有戒心。这虽然有些矛盾，但是，怀有这种戒心的时候并不是忘记了或推翻了另一种态度。依然还是愿意让我们两个人接近的。只是提防这种接近不要超越她所认为的正当范围。那时我曾想过，我对小姐并没起过情欲的念头，这种担心是多

余的。可是从那以后，我对夫人的反感却消失了。

十五

“我综合分析了夫人的种种神情，证实了我在这个家里是被充分信任的。甚至还发现了从刚一见面时就得到她信任的证据。这一发现，在我那开始疑忌旁人的内心中，有点奇异地回响起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女人要比男人富于直觉，同时也觉得，女人被男人欺骗不也正在于此吗？我这样看待夫人，却又对小姐怀着强烈的同样的直觉，现在想来真是可笑。我一面暗暗发誓不再相信别人，一面又绝对信任小姐，然而对信任我的夫人却又奇怪。

至于故乡的事情，我讲的并不多。特别是这回被叔叔欺骗的经过，只字未提。甚至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很不愉快。我总想尽量只听听夫人的，但是光这样她们不答应，要我说点什么。她们总要知道一些我故乡的情形。最后我终于全都说了，当我告诉她们再也不回故乡了，就是回去也一无所有，只有父母的坟墓时，夫人显出非常感动的样子，小姐哭了。我觉得我说出真象来是做对了，于是暗暗高兴起来。

夫人听了我的一切，那神色仿佛在说果然没有看错。从那以后，她待我就象对待自己的晚辈亲戚似的。我一点没生气，倒觉得很愉快。但是不久，我的疑虑又冒头了。

我疑忌夫人，是从一些极其琐碎的小事开始的。然而当这类琐事聚积起来的时候，疑虑便慢慢扎下根来。不知什么时候，我蓦地想到，夫人是不是也在以同叔叔一样的用心，唆使小姐尽量同我接近呢？这样一想，以前那么亲切的人，马上在

我眼里变成了狡猾的阴谋家。我痛苦不堪地咬紧了嘴唇。

起初夫人就公开说过，由于家里人口少，觉得寂寞才托人介绍房客的。我也不认为这是谎言。在我们亲近起来无话不谈之后，也觉得这一点是不会错的。但是，她们的经济状况还说不上很富裕，所以从利害角度来看，同我结成特殊关系，对她们是决不会有坏处的。

我又有戒心了。但是正如刚才说过的，我对女儿有着强烈的爱，不管对她母亲存有多少戒心。这又能怎么样呢？我独自嘲笑自己，有时还骂自己愚蠢。然而，如果矛盾仅仅是这样，那么无论怎么嘲骂自己愚蠢，我也不会感到多大痛苦。使我苦恼的是，我又开始疑心小姐是否也同夫人一样在欺骗我呀。一想到这一切是两个人合谋背着我进行的，便马上痛苦万状。那种滋味岂止是不愉快，简直象到了穷途末路一般。可是另一方面，我仍然对小姐坚信不疑。因而我站在信念与疑虑之间，竟不能自拔。对于我双方都是想象，又都是真实。

十六

“我照常去上学。但我总觉得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好象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读书也是如此，映在眼中的字，还没渗到心底便烟霞般地消散了。我变得越来越缄默了。两三个朋友误解了我，到处传播我沉缅在冥想中。我也不愿意解释，他们正好借给我一副假面具，反倒乐得自在。尽管如此，我的心境总还是不能平复，有时突然发作性地乱蹦乱跳起来，使她们惊骇不已。

我们这所房宅很少有人出入，似乎是亲戚不多。有时小姐

的同学偶然来玩，她们轻得让人不晓得有没有人，常常悄声细语聊一会儿就回去了。我竟没有发觉这是对我有所顾忌。来找我的也不是那么粗鲁的人，但却没有一个对家里人有拘束的。这么一来，就仿佛我这个房客成了主人，而真正主人的小姐，反倒沦为房客了。

这不过是按照回忆顺便写的，其实不管是怎样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只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妙的事。那大概是在茶室，要不就是小姐的卧房，突然传来了男人的嗓音。同我的客人相反，那语声很低，怎么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而且越是听不清，我的神经就越发感到一阵激奋。我坐着坐着，便奇怪地焦躁起来。首先我想知道那是她们的亲戚，还是仅仅相识。然后又琢磨着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当然在这里坐着是不会知道的，可是走过去打开门看看更不行。与其说我的神经在颤抖，不如说激起更大的波动，痛苦地折磨着我。客人走后，我自然不会忘记问他的名字。小姐和夫人的回答，又是极为简单。我在她们面前露出不满的神色，却又没有勇气追问下去。当然也没有权利。我把从注重自己品格的教育中所得到的自尊心，和现在正要违背这种自尊心的贪欲的样子，一齐展现在她们面前。她们笑了。那笑容中没有嘲讽的意思，然而那是善意还是故意作出的善意，我一时分辨不出，心思又失去了平静。而且事情过后，我又总是多少次反复地自问：我被愚弄了，我不是被愚弄了吗？

我的身子是自由的，纵然中途辍学，到哪里怎样生活，或者同什么人结婚，都无须跟谁商量。以前，我也下过多少次决心，干脆跟夫人说我要娶小姐。但是，每次我都犹豫不决，话到嘴边又终于咽了回去。我并不是害怕被拒绝，倘若遭到拒

绝，我的命运不知又要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是，我就是处在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地位上，也是能够向新的天地展望的，所以要拿出这样的勇气，也不难办到。然而我厌恶被人诱惑，最不能容忍的是受人欺骗。受过叔叔的欺骗之后，我下了决心，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首先不能让人蒙骗。

十七

“夫人见我只顾买书，便劝我添些衣服。实际上我穿的只是农村土布。那时候，学生是不穿线织衣服的。我有个朋友，家里大概是横滨商人，家里有人过着颇为阔气的生活。有一回家里给他寄来一件纺绸小袄。大家一看都笑了起来。他害羞地作了许多辩解，把特意寄来的小袄塞在行李底下不穿了。后来大家又起哄故意让他穿。真是不走运，那件小袄爬满了虱子。大概他觉得正好吧，便把这件受人讥笑的小袄团成一团，出去散步时，顺便扔到根津的大脏水沟里了。那时我也去了。我站在桥上笑嘻嘻地望着他那所作所为，心里却丝毫没有感到这是很不应该的。

从那时来看，我大约也算是个成人了。但是，竟连为自己添置些出门衣服这样的事情也不懂得。我有个奇怪的念头，总觉得不到毕业留胡子的时候，是无需为服饰担心的。所以就对夫人说，我需要的是书籍而不是衣服。她知道我买了很多书，便问我买的书都看了么？我买的书籍中有字典，当然也有应该看却一页也没翻过的，因此我回答不出。我发现，倘若买了不需要的东西，书籍也罢，衣服也罢，横竖是一样的。况且，我也正想以蒙他们多方照顾为借口，买些小姐喜欢的衣带和布料

什么的。于是便把一切托付给夫人了。

夫人不说自已去，而是要我也一起去。并说小姐也非去不可。我们这些当学生的，是在跟今天不同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那时还没有同年轻女人一起闲逛的习惯。当时的我比现在更是习惯的奴隶，所以多少有些踌躇，但还是硬着头皮出门了。

小姐精心地打扮了一番。她那本来就白皙的肤色，又擦了厚厚的白粉，所以更惹眼了。街上的行人，都侧目看她。而且看过她后，又准是把视线转过来看我，弄得我很不自在。

我们三个人来到日本桥①，买了要买的东西。买的时候挑来挑去，没料到耽搁了时间。夫人故意叫着我的名字，同我商量怎么样。她常常把衣料从小姐的肩头竖着搭在胸前，叫我后退几步看看。每次我都是这件不行啦，这件很合适啦，用成人的口气谈论着。

这些事情耽误了很长时间，待要回家时，已经该吃晚饭了。大概夫人为了对我表示谢意，便提议下饭馆，领着我走进一家叫木原店说书场的窄巷子里。这儿不但巷子狭窄，饭馆的房间也很窄。我对这一带情况一向不熟，而夫人如此熟悉，真叫我有点惊奇。

入夜我们才回到家里。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一天没出门。星期一去上学，一清早就有个同学跟我开玩笑。他故意问我什么时候结的婚。接着又夸我的妻子是个标致的美人。好象我们三个人去日本桥时，不知在哪里给他看见了。

---

① 东京商业区之一。

十八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跟夫人和小姐说了。夫人笑了。她看着我的脸，说道：‘一定让你为难了吧。’那时我心想，男人到了这地步，就是受了女人的诱惑么？夫人的眼色使我只能这样想。此时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直接了当地说出来也许就好了。但是，我心里粘了一团优柔寡断的疑虑，刚要张嘴又突然停住，而且故意把话题岔开了。

我把自己从当事人的位置上拉开，试探夫人对小姐的婚姻问题持什么态度。夫人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两三句话就能决定的。然而她又解释道：小姐年纪还小，正在上学，所以她也不那么着急。虽然夫人嘴里没说，我却看出她似乎非常器重小姐的容貌。甚至她还露出这样的口风，如果想要决定，随时都可以定下来的。另外还有个原因，她只有小姐一个孩子，也不会轻易撒手的。话中的含意，也有是出嫁，还是招婿，尚在犹豫的意思。

在同夫人的谈话中，我似乎觉得长了许多知识，然而，我却为此陷进了坐失良机一般的窘境。关于自己，我始终没有吐出一句话。我找了个适当的时机，打住话头，便准备回自己的房间。

刚才一直坐在一旁的小姐，还笑着说太过分了什么的呢，不知什么时候，已躲在对面的角落里，背向着我们了。我回过身子要走时，正看见她的背影。只看背影是不会得知一个人的内心的。我猜不出她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她坐在橱柜前，从打开一尺多宽的柜门里好象取出什么东西，正放在膝上看

着。在那打开的橱柜里，我看见了前天买的衣料。我的衣服和小姐的一同叠放在里面的角落里。

我什么都没说，正要起身时，夫人忽然变换了语调，问我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什么呢？她问得那样突然，仿佛不反问一句便不会明白。当我弄清她的意思是让小姐早点出嫁是否妥善时，我答道，还是尽量缓些好。她说她也是这个意思。

正当夫人、小姐和我的关系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竟变成了另一个人注定地走了进来的局面。他成为这个家庭一员的结果，给我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倘若没有他在我的生活道路上，恐怕也没有必要为你写下这封长信了。我束手无策地站着让魔鬼在面前通过，简直就象没有发现那瞬间的掠影将使我的一生变得暗淡。老实说，是我自己把他拉到家里来的。当然这必须要有夫人的同意才行，所以我一开始就毫不隐瞒地对夫人说了。但是，她不同意。尽管我认为带他来的理由很充分，可在夫人看来，那简直不能成为理由。因此，我只好硬按着自以为是的善意，断然地做了。

十九

“在这里，我暂把这位朋友的名字称作K。我同这位K，从小就很要好。一提从小时候说起，勿需解释也会明白的吧，因为我们是同乡。K的父亲是个信奉真宗[①]的和尚，但他不是长子，而是次男，因此K被送到医生那里作了养子。在我的故

① 日本佛教派别之一，创于十三世纪初，创建人亲鸾（1173－1262）。允许食肉，结婚。

乡，本愿寺派的势力强盛得很，所以在物质上，真宗派和尚要比其他人优惠得多。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和尚有个女儿到了适当年龄，便会由施主们协商嫁到一处宽裕人家。当然花费是不会从和尚的腰包里掏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真宗和尚大体上都是有福气的。

K的本家生活也很富足，然而是否有能力把次子送到东京去上学，便不得而知了。况且是否是为了便于送出去学习才去作养子的，我也不大清楚。总之，K到医生家当了养子，那还是我们上中学时的事情。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先生在教室点名时，K的姓忽然变了，大家都吃了一惊。

K的养父家是个相当有钱的财主。他就是因此得到学费去东京的。我们并不是一起去的，可是到东京后，马上住在同一宿舍内。那时候，一间屋子里常常住两三个人。并排摆着共同起卧。K和我就住在一起。我们象是从山里捉来的动物似的，相互偎靠在兽栏里观察着外界。我们畏惧东京和东京人。但是，在六张席大的房间里谈论起来，却目空一切。

然而，我们是严肃的。我们实际上想成为一个伟人，特别是K更要强。他出生寺院，常把‘精进’一词挂在嘴边。在我看来，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可以用‘精进’这个词来形容。我常常从心底里敬畏他。

从中学的时候起，我就被他那玄妙的宗教啦哲学啦弄得糊里糊涂。我不知道这是他父亲的感化，还是受了他出生的家庭，即寺院这种特殊建筑气氛的影响，总之，他仿佛比一般和尚更具有和尚的性格。本来K的养父家是打算让他到东京学医的，他却固执得很，到东京来根本不是为了当个医生。我责问他，‘这不等于欺骗养父养母么？’他大胆地回答道：‘是的。只要

为了道义，这是无所谓的。'那时他所说的道义，恐怕他也未必能理解。当然更不用说我了。但是，这个模糊的词汇，却对年轻的我们发着神圣的音响。虽然我们并不理解它的内容，可是内心却被一种崇高的情操所支配，在向往这个道义的热情中没有丝毫懈懈之处。我赞同K的学说。我也不知道我的赞同对于K有什么影响，只觉得他专心致志，即使我全力反对，他也会毫不动摇地走下去的。我虽然是个孩子，却很知道，由于我赞同他，所以一旦出事，我多少是要承担责任的。纵令那时没有这样的决心，在应该用成人的眼光回顾过去的时候，用最恰当的话来说，由我承担那部分责任，就是我的赞同所造成的后果吧。

二十

“K和我上的是同一学科。K若无其事地花着养父家送来的钱，走上了自己喜好的道路。在他胸中同时存在着瞒着养父的坦然和被发现也不在乎的胆量，我只好眼睁睁地瞧着，而他却比我更平静。

头一个暑假K没有回家。他说要在驹込①的某寺院里借一间房子学习。我从家乡归来已是九月上旬。果然他把自己关在大观音旁的一座肮脏的寺院中。他住的是一间紧挨着正殿的狭窄的斗室。他在那里随心所欲地学习，似乎很愉快的样子。那时他手腕上挂了一串念珠，我觉得他的生活真的渐渐象个和尚了。我问他，这是干什么的，他就学着和尚的样子用拇指一个

① 东京地名。

两个地数着给我看，仿佛他就是这样每天多少次地数下去。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念珠是圆串，数到哪儿也不会有个完哪。虽然觉得无聊，我却常常在想K是数到什么地方，以怎样的心情才停下来呢。

在他的房间里，我又发现了圣经。记得以前我常常听他说过一些经书的名称，但是关于基督教，既没有问过我，也没有提过，因此我有点惊诧。我禁不住问他为什么看这书，他说不为什么，也说过这样对人有益的书籍当然要读读啦。而且他还说如果有机会，可兰经也想看看呢。仿佛他对穆罕默德也饶有兴趣似的。

第二年夏天，因为家里催促，他终于回去了。但是，专业的问题似乎他根本没提过，家里也没人过问。你是个受过学校教育的人，这类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吧。一般人对于学生生活和学校规章都是惊人地无知。我们认为无所谓的事情，向来也不会对外人讲的。我们呼吸的又只是学生范围内的空气，所以习惯上总是想得多，生怕学校里的事情会不分巨细地流传到社会中去。在这方面，K也许比我更老练吧，他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了。离开故乡时，我们同路。一上火车，我就问他怎么样了。他答道平安无事。

第三年，就是我下决心永远离开父母墓地的那一年夏天，我劝K回家，他没答应。他说每年都这样回去干什么呢？似乎他又打算留下来学习，我只好独自离开东京。我在家乡度过的这两个月，对于我的命运是怎样的波澜起伏，前面已有叙述，就不再重复了。我怀着一腔忿懑、阴郁和孤苦，在九月又同K相逢了。谁知他的命运也同我一样，发生了变化。他趁我不知道的时候，给他养父家写了一封信，坦白了自己的欺骗行

为。据说他一开始就下了这样的决心。大概他盘算过，想迫使对方承认，事到如今也只好由着他爱搞什么就搞什么算了。总之，他在上大学之前，似乎就不想再对养父养母欺骗下去了，也许他认识到欺骗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二十一

“看了K的信后，养父大发雷霆，立刻修书一封，严厉地斥责了欺骗父母的不肖之子，并声言不能给他寄学费了。K把信给我看了，又把与此前后接到的本家的信也给我看了。后者信中严厉的责难并不逊于前者，可能出于情理上对不起养父母吧，说他连本家也不放在眼里。为了这件事，K是恢复原户籍，还是讲些妥协话依然留在养父家，那是以后的问题，眼下得想方设法解决的，是每月必需的学费。

关于这一点，我问K有什么打算，他说准备去当夜校教师。那时候，社会上的门路要比现在宽得多，业余工作也不象你想象的那样难找。所以我想K是能够干下去的。但是，我还有我的责任。当初K违背了养父的意愿，正要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时，赞同他的是我。因此我决不能袖手旁观，便提出要在物质上帮助他。但是，干脆都给他回绝了。从他的个性来说，大概觉得自食其力要比靠朋友保护愉快得多吧。他说，上了大学还不能自立，那算什么男子汉！我不忍心为了尽自己的责任而挫伤K的感情，因此，便依顺了他，不再管他了。

不多久，K就找到了如愿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对于珍惜时间的他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辛苦。他一面一如既往不放松地学习，一面又背上了新的负担，果敢地前进了。我怕他身

体吃不消，刚强的他只笑了笑，一点不理会我的劝诫。

同时，他和养父家的关系渐渐变得复杂了。他没有多余的时间，连象以前那样同我说话的工夫也被剥夺了。所以我始终没能了解事情的详细过程，只知道事情越来越棘手。我又听说有人试图从中调解，他写信催K回家，而K回答说不行。虽然K推说正在学习期间不能回去，但这在对方看来硬是倔强。这样一来，事态越发变得险恶了。他伤害了养父的感情，同时也激怒了本家。当我不安地写信为双方调解的时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我的信如同石沉大海，连半句回音都没有收到。我也发火了。既然事已至此，原来就同情K的我，以后更不顾是非地站在K的一方。

最后，K终于决定恢复原来的户籍。原来由养父家提供的学费要由本家赔偿。但是因为本家也不再负担他，说是从此随你便好了。说句俗话，这就是断绝父子关系。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他是这样理解的。K没有母亲，在他性格的某一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继母对他的影响。我想如果他的亲娘还活着，或许他和本家的关系不至于闹到这般田地的。他父亲当然是个僧侣，但是在不欠情这一点上，倒索性有点象个武士。

二十二

“K的这场纠纷告一段落之后，我接到他姐夫的一封长信。K曾告诉过我，K的养父家同这位姐夫是亲戚，所以无论是在为他周旋的时候，还是让他恢复原籍的时候，他都很尊重这位姐夫的意见。

信里问我K以后怎样了，让我告诉他并说他姐姐很不放

心，希望我能尽快回信。K喜欢这位嫁到外人家的姐姐，远远胜过继承寺院的哥哥。他们虽然都是同胞亲姐弟。但姐姐的年纪比K大得多，所以在K幼小的时候，姐姐反倒比继母更象亲娘。

我把信给K看了。他没说什么，但却告诉我，他已经收到姐姐寄来的两三封大意相同的信。K当时告诉他们不必担心。这位姐姐运气不好，婆家生活不富裕，所以尽管怎样同情，却无法在物质上帮助弟弟。

我给K的姐夫写了大意跟K相同的回信。我在信中慷慨陈词，在关键时刻，我会竭力相助，请放心。我本来就是这样打算的，当然也有让为K前途担忧的姐姐放心的好意，但是也含有对抗蔑视我的他的本家和养父家的意思。

K恢复原来户籍是在一年级的时候，以后直到二年级的期中，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他是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生计的。然而过度的劳累，似乎已经渐渐影响了他的健康和精神。当然那也是他刚刚脱离养父家，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造成的。他慢慢地变得感伤起来。有时他说，只有他一个人是在背负着世上的不幸而伫立着。倘若能消除这些不幸，他会立刻激奋起来的。他焦虑不安，仿佛觉得自己未来的光明，渐渐远离了他。大凡人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几乎谁都是抱着远大的理想登上新的旅途的。然而过一两年快到毕业时，便会突然发现自己的脚步慢下来，大都会在这时感到失望。这是自然的，K也是如此。不过他的焦虑却比一般人来得更猛烈。我终于想到重要的是要使他心情平静下来。

我劝他放弃那些多余的工作，现在应该多玩玩，为了远大的将来调理调理身体，才是上策。我早就料到倔强的K，是不

会轻易听从我的劝告的。话一出口，比预想的还要费劲，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K一贯主张，自己的目的不在于学问，而在于培养意志，成为坚强的人。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尽量使自己处于逆境。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想入非非。结果，他的意志在逆境中丝毫没有增强，人倒素性变得神经衰弱了。我拿不出办法，只能做出使他感到我是极为同情他的样子。终于告诉他，我也赞成他的主张，愿意同他一起寻求人生的道路（说实在的，这也并非完全是谎言，K的主张渐渐影响了我。他到底还是有力量的）。最后我提出要跟他住在一起，一同攀登向上的道路。为了折服他的倔强，我竟跪在他面前，费了很大劲，总算把他拉到我的住处来了。

二十三

“我的卧室附带一间会客室般的四张席大的小房。进门后要到我的房间来，必须经过那里，所以从实用观点来看，那间小房极不方便。我就把K安置在那里了。起初，我本想在八张席的房间里放上两张桌子，把隔壁作为共有。但是K说再狭窄也是一个人住方便，他自己选择了那间小房。

上面已经说过，开始夫人是不赞成我这样做的。她说，要是开客店，两个房客当然要比一个房客有利，三个人要比两个人更有赚头。但这不是做买卖，还是尽量别带来的好。我告诉她，不要紧，这个人决不会给别人添麻烦的。夫人答道，就算是这样，不知他是什么脾气，我不愿意。但我诘问她，现在我还在添麻烦，不也是一样么？夫人只好争辩道一开始就很了解我的脾气。我苦笑了。于是夫人又换了理由，改口说不让带他

来，是为了怕我不方便。当我问她为什么会对我不方便时，这次她又苦笑起来。

说实在的，我真没有必要硬同K住在一起。但是我总以为，倘若把每月必需的钱摆在他面前，他接受时一定会为难。因为他的自立心是那样的顽强，我把他安置在我的住处，便可以背着他，悄悄地把两份饭费交给夫人。但是关于他的经济状况，我是绝不想告诉夫人的。

我只谈了些K的身体情况，说他要是再孤独下去，性情会越发乖僻，顺便也把他同养父家闹翻，同本家脱离关系的许多情况都讲了。我告诉她们，我抱着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决心把自己的热量输送给他，庇护他，因此也请夫人和小姐给他温暖的帮助。我就这样渐渐说服了夫人。但是我并没有告诉K，他一点不知道这前后经过。我倒觉得很满意，K慢吞吞地搬来了，我若无其事地迎接了他。

夫人和小姐亲切地帮助他收拾行李，做着什么。我心里暗暗高兴，觉得这一切都是出于对我的好意——尽管K仍是一副阴沉的表情。

我问K搬到新居后的心情如何时，他只说了句不坏。在我看来，便不是不坏了。以前他住的是阴湿、肮脏的北屋，饭食也同房子一样糟糕。他搬到我这里来，真可谓一步登天。他之所以没有露出这样的神色，一是由于他性格倔强，再是由于他一贯的主张。他这在佛教教义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人，似乎总觉得衣食住行上的奢华，恰恰是不道德的。他勉勉强强地读过一些从前的高僧、圣哲之类的传记，养成一种动辄便要分离精神和肉体的习性。或许他甚至认为，鞭挞肉体就能增添灵魂的光辉哪！

我尽量采取顺从他的办法，我是在研究着把冰拿到向阳处融化。我想如果不久能融成温暖的水，那一定是他自我觉醒的时机到来了。

二十四

“我切身体会到，我就是给夫人这样调理的结果，才慢慢快活起来的。所以，这回便想把同样的试验应用在K身上。经过长期交往，我深知K和我在性格上有很大差异。但是我想，正如我的神经自打进了这个家庭之后，多少擦掉些棱角一样，K的心也会在这里不知不觉地平静下来的吧。

K是个比我意志坚强的人，学习也比我倍加努力，而且天资更比我强。后来由于专业不同，就不必说了。在一个班里的时候，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K常常名列前茅。平时我就觉得不管干什么都不及他。但是当我硬把他拉到住处来时，却自信是很明事理的。我认为他并不理解克制和忍耐的区别。请注意，这是特意为你补写的。肉体也罢，精神也罢，我们的一切机能在外界条件的刺激下，既会得到发展也会受到破坏。当然哪方面都有逐渐加强刺激的必要。所以，如果不能认识这一点，便会朝着非常危险的方向滑下去，且不说自己，恐怕连旁人也察觉不到。听医生说，人的胃是最懒惰的，如果光喝粥，便会不知不觉地失去消化比粥硬的东西的能力。因此医生认为，要学会能吃任何东西。但是，我想这并不仅仅是指习惯的意思吧，可能还有随着逐渐增加刺激，从而慢慢加强营养机能的抵抗力的含意。倘若相反，胃的能力逐渐衰弱，后果如何是马上可以想见的。K虽然是个比我有作为的人，却丝毫没有发觉这一

点。似乎是只要习惯了困难之后，其它困难便一定无所谓了。他似乎坚信一点：只要不断劳其筋骨，有了这一功德，不怕任何艰苦的时机就会到来。

我在劝解K的时候，总想非把这点搞清不可。但是我一说必遭他的反驳，而且他还一个个搬出古人的事迹来作佐证。这样一来，我就不能不明确地指出这些古人和K的不同之处。倘若K能虚心接受倒也罢了，可是他就是这号脾气，一争论到这地步，决不肯轻易回头，更要坚持下去，并且说到就做到。这样一来，他就是一个可怕又了不起的人了，自己边毁坏着自己，边前进。若以结果来看，他之所以了不起，不过只在于破坏了自己的成功罢了。但是，尽管如此，他也决不是平凡的。我虽然熟知他的脾气，却始终无法形容。而且，正如前面说过的，我似乎总觉得他多少患了些神经衰弱症。纵令我说服了他，他也定会激怒的。我虽然不怕跟他吵架，但是，我一想起自己那不堪忍受的孤独的境遇，便再也不能忍受我的朋友处在这种同样的境遇之中了。我不愿意进一步把他推进更孤独的境地里去。因此，在把他拉到我的住处之后，暂时我没对他说过类似批评的话，只平静地观察着环境给他带来的影响。

二十五

“我背地里要求夫人和小姐尽量多同K说话。因为我只是认为是他以前一直过的那种沉默的生活，造成了恶果。正如闲置的铁一样，他的内心已经生了锈。

夫人笑了，说他是个无法接近的人。小姐又特意为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据她说有一回，她问他火盆里有没有火，K答道

没有。她说那就端来吧，K拒绝说，不要。她又问不冷么，他却说冷，但不要。只是说到这里，不再应酬。听了这样的问答，我连苦笑也笑不出了。真可怜，我要不说点什么搪塞一下，便觉得过意不去。然而我想，已经到了春天了，也没有必要非烤火不可。因此说他让人无法接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尽量以自己为中心，想方设法让两个女人和K多接近。当K和我闲谈的时候，就把家里人请过来，或者我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把K拉进来。总之，我随机应变要K同她们接近。当然K是不大喜欢这种方式的，有时他忽然起身到室外去了，还有时怎么叫，他也不肯出来。他说这么闲聊有什么意思！我只是笑一笑，心里却很明白，他在为此看不起我了。

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真的是应该让他看不起的。也可以说他的眼光比我更高吧。这一点我并不否认。然而只是眼高，没有相应的本领，也终究成不了大器。总之，我觉得这时候能使他成为一个普通人，是至关紧要的。我发现无论他怎样沉浸在伟人的形象里，只要他本身伟大不起来，也是毫无补益的。我使他成为普通人的第一个方法，首先是让他能坐在异性身旁。在他受了这里空气的熏陶之后，再试着更新他那生了锈的血液。

这种尝试渐渐成功了。起初似乎很难融洽，但，慢慢地便融成了一体。他仿佛一步步发现自己身外还有世界。有一天，他竟然能对我说，女人是不应该受到那样藐视的。好象他也开始要从女人那里追求同我一样的知识和学问了。是的，如果发觉不到这一点，轻蔑之念便会油然而生。以前他不知道性可以改变观点，而是以同样的眼光毫无区别地看待一切男女的。我对他说，如果只有我们两个男人永远地交谈下去，我们两个人只

能是直线向前发展罢了。他答道是的。那时，我正如醉如痴地眷恋小姐，才自然地说了这样的话吧。但是，我内心的秘密却一句也没有向他吐露。

以前，K的内心仿佛被禁锢在用书籍筑起的城堡里，当我看到城堡渐渐消失时，心里愉快极了。因为我一开始就抱着这样的目的做的，所以随着自己的成功，我不能不感到高兴起来。虽然我没有对他本人说，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夫人和小姐。她们也觉得很满意。

二十六

"我和K虽然属于同一系，但专攻的专业却不同，自然出门和回家的时间也各有早晚。倘若我回来的早，便穿过他的空室；倘若回来的晚，便同往常一样简单打声招呼，走进自己的房间。K总是放下书本，朝打开门的我看一眼，一定说声："刚回来么？"有时我点点头并不作答，有时只'嗯'一声便走过去。

有一天，我去神田办事，回来比平时晚了许多。我急步走到门前，哗啦一声打开隔扇门。与此同时，我听到小姐的说话声。那声音确是从K的房间里传来的。在这所宅院里，进了房门一直走，是茶室和小姐的卧房，从这儿向左一拐就是K和我的房间。房间的配置如此，所以住久了，无论在哪儿，是谁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我马上关紧隔扇门。于是小姐的话声也跟着停下来。我脱鞋① 弯腰解鞋带的时候——那时我为了赶时

① 日本旧式房间，进门有一条平地，叫土间，然后才是地铺。进门后把鞋脱在土间，才能上地铺。

毡，穿的是费事的高腰系带皮鞋——K的房间里，谁的声音也没有了。我觉得很奇怪，心想许是我听错了吧。但是，当我象往常那样要穿过K的房间打开房门时，见两个人正端坐在那里。K照例说了声：'刚回来么？'小姐没动身，也说了句：'回来啦？'大概是心理作用吧，我觉得这句简单的问候有点生硬。好象她那语调总有些不大自然。我问小姐夫人呢？我的问话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发觉家里比平时安静了些问问罢了。

夫人果然没在家，女佣人也一起出去了，所以留在家里的只有K和小姐。我心里稍微想了一下，以前，虽然很长时间都受到夫人的关照，却从没有只把小姐和我留在家里出门的先例。于是我问小姐有什么要紧事么？她只是笑了笑。我讨厌在这种时候笑的女人。也许可以说这是年轻女子的共同特点，小姐也是常常无端发笑的。但是，她一看到我的脸色，便马上恢复了平常的神情，认真地答道，不是什么急事，有点事出去了。我是个房客，自然无权再追问下去，便不作声了。

我换过衣服刚要就座时，夫人和女佣人回来了。不大一会儿，就到了大家在晚饭桌上见面的时间。当时住公寓一切都按客人待遇，所以每逢晚饭都由女佣送来。可是这种习惯不知不觉变了，变成吃饭时被请到她们那里去吃。K刚搬来的时候，我就叮嘱过她们，招待他一定要跟我一样。为此我送给夫人一张薄板、折腿的华丽饭桌。现在几乎一般家庭都用这种桌子了，而那时候，却没有几家能围着这样的桌子吃饭的。这是我特意到'茶之水'① 的家具店，按照我的设计定做的。

夫人在这张饭桌前对我解释说，因为那天饭馆不能按时送

① 地名，在东京都本乡区。

饭来，所以不得不上街给我们买吃的去了。我想，确实是这样，只要是有房客，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时小姐又望着我笑了起来，但是给夫人一喝，马上收住了。

二十七

"约莫过了一个星期，我又穿过K和小姐正在一起谈话的房间。那时，小姐刚一瞧见我，就笑起来。我本可以马上问她一句笑什么，然而我却默默地进了自己的房间。因此K也没能象往常那样说声'刚回来'，小姐似乎也立刻打开隔扇到茶室去了。

吃晚饭的时候，小姐说我是个怪人。那时我也没问怪在哪里，只注意到夫人向小姐瞪了一眼。

饭后，我带着K一同出去散步。两个人从传通院后门穿过植物园大街，又走下富坂。要说散步，时间可不算短，可是其间很少谈话。按性格，K比我更不爱说话，而我也不是个健谈的人。可我一边散步，一边尽量找话跟他说。我谈的主要是我们寄居的这个家庭。我很想知道他对夫人和小姐的看法。然而他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使人不得要领而又极为简单。仿佛他比关心这两个女人，更为关心的是专攻的学科。那时候，第二学年的考试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在一般人看来，他真象个用功的学生。况且他讲起斯腾堡滔滔不绝，使才疏学浅的我惊讶不已。

我们顺利地考完时，夫人为我们高兴地说，还有最后一年了。而且夫人唯一夸耀的小姐，不久也要毕业。K对我说，女人就这样什么都不懂地出了学校。仿佛他根本不把小姐课外学

习的针黹、操琴、插花等功课放在眼里。我笑他太迂阔。于是我又在他面前重复起我过去的那个议论，女人的价值并不在这里。他没有特别反对，可也没显出赞成的样子。这一点我感到高兴。因为他那种‘哼、哼’的口气，仿佛依然看不起女人，而且也不把我曾当做代表所有女人的小姐放在眼里，现在回想起来，我对K的嫉妒那时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苗头。

我同K商量暑假应该上哪儿去玩玩。听他的口气，好象不想去的样子。当然他也不是可以随意去哪儿的人。不过只要我邀请，他还是哪儿都可以去的。我问他为什么不想去，他说也没什么理由，觉得在家里看书对自己更适当。我提议找个避暑胜地，在比较凉爽的地方学习更有益于身体的时候，他却说，要是那样，你一个人去好了。但是，我不想让他独自留在家里，只要看到他同家里人渐渐亲近起来，我就感到很不自在。如果说我已达到了最初希望的目的，为什么心里又这样不自在呢？问题便出在这里。我真是个傻瓜。夫人实在看不过去我们这没完没了的争吵，便来调解。最后，我们决定一起去房州。

二十八

“K很少出门旅行，我也是头一次去房州。我们什么都不懂，船到第一站就上了岸。那地方大概叫保田，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那时是个乱糟糟的渔村。首先到处是鱼腥味，而且一下海就会被波浪冲倒，马上蹭破手脚。拳头大的石块给涌来的海浪揉搓着，总是滚来滚去的。

我马上讨厌起来。可K既不说好也不说坏，至少脸色是平静的。但是，他每回下海，身上没有一次不挂伤的。我总算说

服了他，从这里来到富浦，又从富浦去到那古。那时候，这沿岸一带主要是学生聚集的地方，无论到哪儿都是正适合我们口味的海水浴场。K和我常常坐在岸边的岩石上，眺望那遥远的海色和近处的海底。在岩石上俯视海水也别有一番瑰丽景色。那些红色、蓝色和色彩奇异平时难得看见的小鱼，在透明的海水中欢畅地游来游去，泛起一片鲜艳的色泽。

我常常坐在这里摊开书本。K大都什么不干，默默地坐着。我简直猜不透他是在沉思，是沉浸在景色中，还是描绘着美好的未来。有时我抬起头问他在想什么，他只答道，什么也没想。我常常幻想着，这样聚精会神地坐在自己身旁的人，倘若不是K而是小姐的话，那该多幸福啊。只是这样想想倒也罢了。但是，有时我又忽然怀疑起来，他坐在岩石上，是不是也怀着同我一样的希望呢？于是我突然厌烦再坐在这儿平静地看书了，猛的站起身，忘乎所以地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哪还有心情优雅地吟诵那些搜集起来的诗啦，歌啦的呢，真如野人一般狂吼乱叫。有一次，我突然从背后猛地揪住他的颈项，对他说道：'把你推到海里好么？' K一动不动，依旧背朝着我答道："正好，推吧。' 我立刻把揪着他脖子的手松开了。

这时候，K的神经衰弱似乎已经好多了。相反地，我却渐渐变得敏感起来。看见K比我还平静，我又羡慕又嫉妒。他总是现出一副不理睬我的样子，那仿佛是一种自信。但是在他脸上看到这种自信，我是决不会甘心的。我的疑虑又向前跨了一步，想把它弄个明白。是不是他发觉自己在学业上，又找到了应该奋斗的光明前途？倘若是这样，那当然不会同我发生什么利害冲突，我反而会因为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而感到欣喜哪。然而，倘若他的平静是为了小姐，那我就决不能原谅他。奇怪

的是他似乎一点没发现我爱上了小姐。当然我也没有特意做出样子暗示给他。他对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迟钝的，起初我也是因为他老实可靠，才特地把他带到这个住处来的。

二十九

“我想索性向K表白自己的内心。不过，这也不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在这次旅行之前，我就有过这样的打算，但是没有找到表白的机会，也没有努力去制造这种机会。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本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周围的人都有点奇特，竟没有一个人肯谈女人的。其中大部分是不知从何谈起吧，然而即使有话，一般也是默不作声的。生活在今天比较自由的空气中，你们一定会觉得奇怪。这是道学的残余，还是一种羞涩呢？那只能凭你的理解去判断了。

K和我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偶尔也聊聊爱情啦恋爱等问题，但总是局限在抽象的理论中，就连这也是不多谈的。我们谈论的大多是书籍、学问、未来的事业、抱负和修养等等。纵使如何亲密，也不会一下子改变情调，冲破这刻板的生活。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既刻板又亲密。自从我想把小姐的事告诉他以来，不知多少次感到不能开口的苦恼。我真想在K的脑袋上开一个洞，从这里吹进一些和缓的空气。

你会觉得可笑吧。那时对于我来说，可真是天大的困难。就是在旅途中，我也同家里一样胆怯。我一直在寻找机会的心情下观察着K，可是一见到他那奇怪而昂然的神情，就毫无办法了。我觉得他的心脏四周好象涂了一层厚厚的黑漆。我要灌注的血潮，一滴也没能渗进他的心脏，全被反弹了回来。

也有时，见了他那坚定、高傲的神情，我反而觉得放心了。而且心中后悔自己多疑，暗暗向K道歉。我一面感到内疚，一面觉得自己好象是个很卑鄙的人，心情又骤然厌恶起来。但是过了一阵，以前的疑虑又重新猛烈地回击过来。由于一切都是从疑念中推测出来的，所以处处于我不利。似乎K的相貌也讨女人喜欢，性格也不象我那样小里小器。这些正是异性所中意的。就连他那疏阔的神情，都带有一种坚实的男子气，为我所不能企及。至于学业，虽然专业不同，我却甘拜下风——总之，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的都是对方的优点，我那刚有点踏实的内心，立刻又恢复了原来的不安。

K见我这样心神不定的样子，便说要是烦了就先回东京吧。他这样一说，我就又忽然不想回去了。其实，可能是不想让K回东京吧。我们绕过房州角向对面走下去。向当地人打听路，回答说就在前面，可是走起来却没完没了。我们头顶烈日，一边苦恼着，一边哼哼地走着。我真不明白这样走路究竟有什么意义，就半开玩笑地对K说了。K答道，有脚嘛，就是走路的。而且一觉得热，就说下海吧。随便走到哪儿就在海里泡一泡，过后，又是在烈日下毒晒。我们真累得精疲力尽了。

三十

我们就这样走着，又热又累，身体自然有些失调。不过那跟生病不一样，仿佛魂不附体似的。我仍象往常那样同K说着话，但往常的心情却无影无踪了。我对他的亲切和憎恶，都变成了一种只有在旅行中才有的古怪心绪。总之，由于酷热、游泳和跑路，才使我们之间成为一种跟以往不同的新关系的吧。

那时我们恰如结伴的行商，无论怎样聊天也不同平时，根本触及不到内心真情。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铫子①。不过途中有件例外的事，我至今没有忘记。还在没离开房州之前，我们在一个叫小湊的地方游览了鲷浦。由于那是多年前的事，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记不大清了。总之，据说那是日莲②诞生的村子。传说日莲诞生的那天，有两条鲷鱼冲上了海滩。从此以后，村里的渔夫们至今不敢捕鲷鱼，所以海湾里鲷鱼非常多。我们特意雇了一条小船前去观赏。

那时我一心观察着海面，水中游动着略呈紫色的鲷鱼，样子很有趣，令人百看不厌。然而，K似乎并没有我那样高的兴致。似乎他比鲷鱼更关心的是日莲。正好相去不远有个叫诞生寺的寺院。也许由于是日莲诞生的村子，才叫了诞生寺的，是一所很漂亮的寺院。K提议到寺院去拜访拜访住持。说实在的，我们的服饰太寒伧了。尤其是K，他的帽子被风刮到海里，只好买一顶草帽戴在头上。我们的衣服本来就很脏，还散发着汗酸味。我劝他别去见和尚了，但他执意不听，并说我要不乐意，可以在外边等着。我无奈只得跟他一起进了山门，心里却想人家一定会拒绝的。谁知和尚却意外殷勤，把我们让进宽敞漂亮的客厅，马上会见了我们。那时我的想法跟K相距很远，所以没有那份心思听他同和尚谈话。好象他一个劲儿地打听日莲的事迹。我还记得当和尚说到日莲被称为草日莲，是因为他草书写得绝妙的时候，字写得一向很糟的K，露出不屑一顾的神

---

① 地名，在千叶县。

② 日本佛教一派的教祖，信奉《法华经》，创日莲宗。

气。也许他想在更深的意义上了解日莲的吧。在这一点上，和尚能否使他满足，还是疑问。可是一出寺院，他就跟我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日莲。我连热带累哪还有心听他讲这些事，便只是嘴里含含糊糊地应着。后来连应也懒得应，就索性不作声了。

大概确是第二天的晚上，我们回到宿店，吃过饭，在快要睡觉之前，突然争论起一个深奥的问题。因为昨天他跟我谈起日莲我没有理睬，他很不高兴，就说在精神上没有上进心的人，就是蠢才。他似乎要把我当作一个轻薄之徒，驳倒我。由于我心中有小姐，当然不能对他这近于污辱的话一笑了之的。于是我开始为自己辩解了。

三十一

“那时我一再地使用了人情味这个词。K说我就是在人情味这个词中，隐蔽着自己的一切弱点。不错，后来想想，K说得也对。但我当时用人情味这个词，是要K承认自己没有人情味，出发点是带有反抗性的，也就没有工夫来反省自己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于是K就问我，他到底哪里没有人情味。我告诉他，你是很有人情味的，也许还太多了，不过口头上没有这样说，还故意装出没有人情味的样子。

我这样说时，他只答道自己修养不够，所以别人也许会这样看的。他丝毫没有反驳我。我与其说觉得扫兴，倒不如说对他可怜起来。于是我立刻停止了与他的争论。他的语调渐渐变得低沉，神情惆怅地说道，倘若我理解了他所知道的故人，便不会这样攻击他了。K所说的故人当然不是英雄，也不是伟人，而是为了灵魂虐待肉体，为了道义鞭挞身躯的所谓苦行

情。他公开对我说，我不了解他正为此忍受着怎样的痛苦，实在太遗憾了。

我和K说过这些便入睡了。第二天，我们又恢复了行商的神态，淌着汗水气哼哼地走起来。在路上，我无意中回想起那晚的事情，心中后悔不迭，尽管给了我再好没有的机会，而我为什么若无其事地放过去了呢？干嘛要用人情味这样抽象的语言，索性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多好。说实在的，我挖掘出这样的字眼，也是为我对小姐的感情打下基础，所以对我来说，大概还是把事情的本来面目摆在他眼前，要比提炼事实编造理论吹进他的耳朵更为有利吧。在这里，我应该坦白地说，我之所以没能这样做，是由于建立在学问交往基础上的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中，有一种自然的惰性，而我恰恰缺乏突破它的勇气。是矫揉造作也罢，虚荣心作怪也罢，总之是一样的。但我说的这种矫揉造作和虚荣心的意义，跟一般略有不同。只要你能理解这一点，我就满足了。

我们晒得黑黝黝地回到了东京。回来时，我的心情又变了，什么人情不人情的歪论几乎荡然无存。K那宗教徒似的神情也一扫而光。那时他信奉的什么灵魂与肉体的问题，恐怕也不知去向了。我们象是异种人，东张西望地巡视着纷乱的东京，随后来到两国饭店，不顾天热吃了一顿斗鸡。K说就势走小石川回家吧。我的体力本来就比K强，便马上同意了。

到家的时候，夫人见了我们这副模样大吃一惊。两个人不仅晒得黝黑的，而且由于东奔西走也瘦了许多。可是夫人还称赞说，这样更结实了。小姐怪夫人说话前后矛盾，说着又笑了起来。在这回旅行之前，我常常为此生气，这时却觉得很愉快。大概是情况不同，很久没听到了的缘故吧。

三十二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小姐的神情跟以前有些不同了。我们隔了很久才从旅途中归来，在如同往常那样平静下来之前，一切事情都需要女人照料的。照料我们的夫人，倒无所谓，然而似乎小姐一切都先照顾我，而把K放在后面似的。倘若事情做得太露骨，我也许要为难的，有时反而会觉得不愉快吧。但是小姐在这一点上做得有分寸，所以我很高兴。总之，她只让我一个人了解似的，把她那我应享受的那份温情过多地分给了我。K也心平气和的，并没显出多不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暗暗地对他奏起了凯歌。

不久，夏天过去了。从九月中旬起，我们又得到学校去上课了。由于各自的时间关系，我和K出进门又有了早晚的不同。我比K晚归的日子，一个星期有三次。可是，无论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在K的房间里见到过小姐的身影。K依然抬起眼睛对我机械地重复着：‘刚回来么？’我的点头，也几乎和机械一样简单而无意义。

大约是十月中旬的一天，我睡懒觉起迟了，穿着和服就慌慌张张往学校跑。因为来不及换鞋子，系高腰皮鞋的鞋带，我趿拉着草鞋就跑了出去。那天，按课程表是应该我比K先回家的。因此我一回来就哗啦一声打开了房门，接着耳边传来本以为没在家的K的说话声，同时响起了小姐的笑声。因为我没穿平时那双费事的鞋子，所以马上走进房门打开隔壁的隔扇。我看见了一如往常坐在桌前的K，但是小姐已经不在这里了，只见到她那好象刚从K的房间里逃去似的背影一闪。我问K，怎么回

来这么早。他说心情不好，回来休息一下。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就那么坐下来，不一会儿，小姐来送茶。这时她才对我招呼一声回来啦？我不是那种乖巧人会笑着问她刚才为什么跑了，却不知怎地心里总是惦记着那件事。小姐马上离开这里，沿着走廊向对面去了。但是，她停在K的房前，家里外头地、三言两语地说着好象是刚才没说完的话。因为我没听见前面的，所以也不知说的什么。

过了几天，小姐的神态渐渐变得坦然了。即使我和K都在家的时候，她也常常走到K房前的廊子上，叫着他的名字，然后从容地走进去。当然无非是送信件或送洗好的衣服之类的事情。这种往来在同住一宅的两个人的关系上，大概是无可非议的吧。但是，在强烈地想独占小姐的我看来，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看成是无可非议的。有时我甚至觉得小姐似乎在故意回避我，不到我房里来，专去K的房间。也许你会问，那为什么不让K搬出去呢？然而，如果这样做，我硬把K拉来的主旨就站不住了。我不能这样做。

三十三

"那是寒冷的十一月下雨天的事。我穿着淋湿的大衣，一如往常穿过蒟蒻阎魔堂①，走上狭窄的坡路回到家里。K的房间没有人，可火盆里却温暖地燃着新添的火种。我也想赶快在红炭上烤烤冰凉的手，便急忙打开自己房间的隔扇门。但是，我的火盆里只有一堆冰冷的白灰，连火种都灭了。我立刻不痛

① 在东京都文京区初音町的源觉寺内。因供奉蒟蒻得名。

快起来。

这时候，听到我的脚步声走来的是夫人。她见我一声不吭地站在屋子正中间，便爱怜地帮我脱下大衣，换上和服。随后听我说冷，又赶紧从外间把K的火盆搬进来。我问K已经回来了么？她答道回来又出去了。那天按理说也是K比我晚归的日子，所以我又有点犯嘀咕了。夫人推测说大概是有什么事吧。

我坐下来看了一会儿书。家里静悄悄的，听不见任何人的说话声，我直觉得这初冬的寒冷和静寂，仿佛要渗进我的身体里了。我马上扣上书站起来，突然想到热闹的地方走走。雨仿佛刚住，天空仍然冰冷得铅一般沉重。我怕雨再下，便捎着伞，沿着炮兵工厂的后墙走下东坡。那时候路面还没有展开，坡度比现在陡得多，狭窄的小路也没有那么直。而且一走下坡底，南面有高楼阻塞，雨水排不出去，路面上泥泞不堪。特别是走过狭石桥去柳町的路上，泥泞得更厉害。就是穿了高齿木屐或长筒靴也不能随便乱走。行人们都在道路中央，小心翼翼地沿着泥浆自然分开的一条狭路上行走。这条狭路只有一、二尺宽，就如同踩在自然铺在路上的一条窄带上往前走似的，行人们排成一队慢慢行走。我正是在这条窄带上同K相遇的。我只顾注意脚下，甚至同他走了个对面还没有发现他。因为前面突然挡住，我偶然抬起眼时才看见K站在这里。我问他上哪儿去了，他只说到那边去了一下。他回答的语气仍同往常一样带答不理的。我们在这条窄带上错过身，接着，我看见他身后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因为我眼睛近视，一直没有看清楚，可是让过K之后，一见那女人的脸，她就是家里的小姐呵！我大吃一惊。小姐略微有些脸红，向我问了声好。那时候女人的发型

跟现在不同，还没有出现厢发①，而是把头发象蛇一样盘在头上的。我呆呆地望着小姐的头，突然发现总得有一方要让路，便一狠心把一只脚踩在泥里，留出比较容易通过的地方，让她过去了。

随后我来到柳町大街。然而，却不知道上哪儿去好了，好象去哪儿也没意思。于是，我也不管身上会不会溅泥，便胡乱地在泥泞中走了起来，过不多会儿就回家去了。

三十四

“我问K是不是同小姐一起出去的。K说不是，是在真砂町偶然相遇，一起搭伴回来的。我不能再问下去了。但是吃饭的时候，我又向小姐提出同样的问题。于是她又作出我一向讨厌的笑容，说上哪儿去了？你猜猜看。那时我是个急脾气，给年轻女人这样作弄，马上生气了。但在饭桌旁能察觉到的，只有夫人一个人，K仍然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简直无从分辨小姐的这种神态是有意造作的，还是出于无知天真。在年轻女子中她算是个善于思索的女子，但是，那种令我所讨厌的年轻女人的共同特点，我也并不不是没有想到。然而这种讨厌却是从K来到这里之后，才在我眼里出现的。这应该归结于我对K的嫉妒呢？还是应该看做小姐对我要弄的花招呢？我真有点茫然。至今我也决不想否认我那时的嫉妒心。经过多次反复，我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感情在爱情当中的作用。而且从第三者来看，这种感情几乎总是在无聊的琐事中得势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然而这

① 一种前发、鬓发蓬起的女西式发型。

种嫉妒不正是爱情的一个侧面吗？结婚以后，我觉得这种感情渐渐淡薄下来，但是，爱情也决不象以前那样强烈了。

我曾思量着，要不要把自己一直犹豫不决的内心，一下子倾诉给对方？我说的对方并非指小姐，而是夫人。我曾想过，是不是干脆同夫人开诚布公地说把小姐嫁给我吧。但是，我虽然下了这样的决心，却又一天天拖延下去。说起来，我真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就算这样倒也罢了，然而真正阻碍我前进的，并不是由于我缺乏胆量，而是由于在K没来的时候，我怕上人家的圈套，忍耐压抑着我，不能往前迈一步。K来以后，我又疑心小姐是否对K有意，这种疑虑不断地纠缠着我。我下了决心，倘若小姐真正倾心的是K，而不是我，那么这样的爱情便没有提出的价值了。丢脸跟痛苦是略有不同的。一方无论怎样想，如果另一方向她意中的别人暗送秋波，我是不愿意同这种女人在一起的。世上也确有一种人，不顾人家愿不愿意，硬是娶了自己喜爱的女人而沾沾自喜。当时我认为这种人不是比我们更诡谲的人，便是根本不懂得爱的蠢货。其实一旦成了亲，便一切都会平息了。连这么明显的道理我都不能理解，真是头脑发热。总之，我是个极高尚的爱情的理论家，而同时又是个最迂腐的爱情的实践者。

在长时期接触中，也本来常常有直接向关键的小姐表白自己心事的机会的，但是我都故意回避了。那时候我顽固地认为在日本人的习惯中，是不能允许这种事的，但是，决不能说只是它束缚了我。我深信，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女子在这种场合下，都是缺乏不顾对方就公开表达自己心事的勇气的。

三十五

"这些原因使我木然呆立，丝毫动弹不得。大概常有这样的情况吧，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睡午觉，醒来时周围的一切虽然看得清清楚楚，而手脚却怎么也不听使唤。我就常常感到这种旁人无法理解的痛苦。

不久，过了年到了春天。有一天，夫人对K说，找几个朋友来玩纸牌吧。K马上回答说，一个朋友也没有。夫人听了很惊讶。是的，能跟K称得上朋友的人，一个也没有。在街上相遇打招呼的倒有一些，不过他们根本还称不上是玩纸牌的朋友。夫人反转来对我说，是不把我认识的人请来。可是很遗憾，我也没有玩这种快活游戏的心思，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便把这事丢在脑后了。但是到了晚上，K和我还是硬给小姐拉了出来。没有什么客人来，玩纸牌的就是家里这几个人，所以显得很清静。而且K不会玩这种牌，简直同看热闹一样。我问K到底会不会'百人一首'①，他说不大会。大概是小姐听了我的话，以为我看不起K吧，就明显地站在K的一边。后来两个人几乎成了一伙，故意同我对抗起来。这样下去我也许就要跟他们争吵起来。幸而K的神情始终如一，没有露出一点得意的样子，我才算圆满地对付下这场游戏。

大约是以后过了两三天，夫人和小姐一早就出门了，说是到住在市谷的亲戚家去。那时K和我还没有开学，便留下来看家。我既不愿意看书，也不想出去散步，只是漠然地将双肘抵

---

① 在一百名和歌诗人中，取每人一首和歌所做成的纸牌。

在火盆边上托着腮，呆呆地遐想。邻室的K也一声不响。屋子里静得双方都不知是否有人。这种情况在我们之间已是不足为奇的了，因此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十点左右，K忽然打开隔壁的隔扇，同我对视着。他站在门槛上问我在想什么。我本来什么也没想，如果说想了，也许便是同往常一样，在想小姐吧。想小姐那是当然的，也会想到夫人，可是近来K好象一个无法摆脱的人一样，总在我的脑际萦回，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我同他对视着，虽然以前一直朦胧地觉得他似乎是个障碍，但又分明不能这样回答。我依然默默地望着他的脸。这时，他索性走进来坐在我的火盆前。我赶忙从火盆上放下双肘，把火盆向K那边稍微推了推。

接着他的话跟以往不同了。他问夫人和小姐到市谷的什么人家去了。我说大概是婶母家。他又问婶母是什么人。我依然告诉他说：是位军人的家眷。于是他又问女人拜年大多是在正月十五之后，怎么这么早就去了？我只能回答道，我也不知为什么。

三十六

"K一个劲儿地问夫人和小姐，一直问到我也无法回答。我觉得厌烦，却更觉得奇怪。当我想起以前谈话总是由我提起她们那时的他时，我就无论如何不能不注意到他的样子变了。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今天为什么尽谈这些事呢？那时，他突然沉默了。但是我注意到他双唇紧闭的肌肉，似乎颤动起来。他本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而且有个毛病，平时一要说什么，嘴唇总先不由自主地抽搐着。仿佛他的嘴唇在故意反抗他的意志，

不肯轻易打开，连他那语言的分量也给封闭了似的。然而，一旦声音破口而出，就比一般人倍加有力。

看了一阵他的嘴唇，我马上察觉到他又要说什么了。但这是否就是当真的有什么准备么，我却没有一点预感。因此我惊呆了。请你想象一下当从他那笨重的嘴里，吐露出他对小姐难舍难离的爱情时的我吧。他的魔棒一下子好象把我打成了化石，我连蠕动嘴唇的功能都没有了。

那时我简直恐惧成了一团，或者说，痛苦成了一团。总之我凝固成一团。从头顶到脚底，突然象岩石或钢铁一般坚硬起来，甚至连呼吸的弹性也没有了。幸而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多久，凝固瞬间之后我又恢复了常态。于是我马上又想到，糟了，给他抢在前头了。

但是，我一点没想到眼下应该怎么办，大概是没有思考的余地了吧。我呆呆地忍受着腋下难闻的汗水湿透了衬衣，一动不动。而这时的K却不住地打开象往常那样沉重的嘴巴，断断续续地倾诉着自己的内心。我痛苦极了。我觉得那痛苦的表情一定象一张很大的广告，用清晰的文字贴在我的脸上了。K无论如何是不会看不到的，但他可能把一切精力都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上了吧，便无暇留意我的表情。他的自白从始至终贯穿着同样的语调，凝重、迟钝，给我一种不可轻易动摇的感觉。我的心一半在听他自白，而另一半却不断为怎么办的焦虑所扰乱。详细的内容几乎一点也没有听到，但从他的口里吐出的语调却在我胸中激荡着。因此我不仅如方才说的那样痛苦，还时时感到一种恐惧。也就是说对方比自己强的这种恐惧的念头，开始在我心里萌发了。

K的倾诉大致说完时，我什么也说不出了。我也要在他面

前作同样的表白呢，还是不表白的好？我并非在为盘算这种利害关系而沉默。只是什么也说不出，而且也不想说。

吃午饭的时候，K和我相对而坐。由女佣人伺候我们。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难以下咽的饭。吃饭中间，两个人几乎没有说话。也不知夫人和小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三十七

“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没再露面。K静悄悄的同上午一样。我也呆呆地沉思起来。

我想当然应该向K表白自己的内心，然而又觉得机会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刚才我不打断他的话，来个反击呢？这仿佛是个很大的失策。至少应该在K说完之后，当场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也许这样还会好些的。如今K已经表白完了，自己再去作同样的倾诉，我再三考虑也觉得不妥。我不会这种不自然地取胜的方法。我的头被悔恨摇晃得犹豫不决了。

我想，K要是再打开隔扇走进来就好了。刚才我就象遭到突然袭击一样，没有丝毫应付他的准备。我决心这次要把上午失去了的东西夺回来，于是时时睁大眼睛盯着隔扇。然而那隔扇却总是不开，K一直静静的，没有一点响动。

不大工夫，我的内心渐渐被这宁静扰乱了。一想到K在隔扇那边正想什么，便觉得无法忍受。平时我们虽然总是这样，隔着一张隔扇，常常一声不响。但那时他越是安静，我就越加忘记他的存在，这本来是一般常态。我却被弄得失去了常态。但是，我不能自己主动去打开隔扇。一旦错过了说话的机会，我只好等待对方能再给个时机。

后来我竟坐卧不安，倘若硬呆下去，说不定就要闯进K的房间。我无可奈何地只好站起身走到廊子上，又从这里来到茶室，毫无目的地把铁壶里的热水倒了一杯，一口灌下去，然后走出家门。我仿佛在故意躲避着K的房间，就这样站在了大街的正中央。当然我也没有可去的地方，只是因为安静不下来，因此去哪儿都无所谓，就漫无目的地徘徊在过年的大街上。可是无论怎样走，我的脑袋里都是装满了K的事情。我也并非为摆脱K而闲转，我只是一边徘徊，一边仔细琢磨着他的举动。

首先我发现他似乎变得难以理解了。他为什么突然向我表白这种事？为什么他的爱情炽烈得到了非表白不可的程度？而平时的他又跑到哪儿去了呢？这一切我都不可理解。我知道他很要强，也知道他很认真。我相信在决定我今后应该采取的态度之前，很多问题是必须要他讲清的。同时，我再也不愿意把他当作伙伴了。我在街头闷闷地走着。眼前总是浮现出静坐在自己房间中的K的面影。而且不管怎样走，耳边时时听到他那始终不可动摇的声音。总之，我似乎觉得他就是个魔鬼。长久以来，我不正是在受他的折磨吗？

我疲倦地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房间依然静寂得如同无人一般。

三十八

“我到家工夫不大，便传来人力车的响声。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胶皮车轮，所以那辂辘辂辘的噪音离着老远便能听到。一会儿，车子停在门前。

我被叫出来吃晚饭，是约莫过了半小时之后。夫人和小姐

脱下的新装还没有收起来，五颜六色地杂乱地扔在隔壁房间里。她们似乎是怕回来晚了过意不去，为了赶上准备晚饭，才急匆匆赶回来的。但是，夫人的亲切，几乎一点没有感染K和我。我坐在饭桌旁，仿佛懒得说话似的只是平淡地答应了一声。K的话比我更少。母女俩是轻易不出门的，所以她们的心情要比以往兴奋、爽朗得多。这一来，我们的神情就更加显眼了。夫人问我怎么了，我说心情不大好。我确实心情不好，只说不想说话。小姐又追问为什么不想说话？那时我蓦地抬起沉重的眼皮，望着K，好奇地听他如何回答。他的嘴唇同往常一样，微微地颤抖起来。在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只会觉得他是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小姐玩笑地说又在琢磨什么奥妙的问题了呢？K的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

那天晚上我睡得比平时早些。夫人还惦记着我心情不好，十点钟给我端来一碗荞麦汤。我的房间已经全黑了。夫人'喂，喂'地叫了两声，把隔壁的隔扇打开一条窄缝。一束洋灯光从K的桌上朦朦胧胧地斜射在我的房间中。K好象还没睡。夫人坐在我的枕边说，大概是感冒了，喝下去暖暖身子吧。说着把碗送到我的脸旁。我没有办法，就在夫人前面把稠糊糊的面汤喝了下去。

直到很晚，我还在黑暗中思索着。当然翻来覆去，只围绕着一个问题，然而毫无办法。突然我想到K在邻室正干什么呢？便下意识地叫了声：'喂！'于是对方也应了一声：'唉'。K还没有睡下。我隔着隔扇问，还没睡么？他简单地答道就睡。我又问，干什么呢？这回K没有回答。可是大约过了五、六分钟的时候，清晰地听到'哗啦'一声打开橱柜，好象是在铺被子的声音。我又问几点了？K答道一点二十。过了一会儿，

只听‘咻’的一声吹灭了油灯，整个房间在漆黑中静寂下来。

然而，我的眼睛却在这黑暗中越来越清亮。我又在半无意识的状态下，对K‘喂’了一声。K也‘唉’了一声，语调同刚才一样。我很想跟他详细地谈谈今天早上他讲的事情，却不知他是否愿意听，终于没能说出口。当然我也不愿意隔着隔扇跟他谈这件事，可又总想马上得到他的回答。刚才我叫了他两次，他两次都简单地答了声‘唉’，这次没有应声。他却小声咕噜着：‘是这样呵’。这一下，又使我吃了一惊。

三十九

“K那模棱两可的回答，在第二天、又一个第二天依然明显地表现在他的神色中，没露出一点要主动触及这个问题的迹象。其实也没有机会。我心里很明白，如果没有夫人和小姐都出门的时机，我们是不会心平气和地谈这件事的。我虽然明白这道理，却又奇怪地焦躁起来。起初我还只是暗中准备，等着由对方提起，结果竟变成下决心，只要有机会我就主动开口。

同时，我默默地观察着家里人的动静。夫人的神情和小姐的举止，跟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假如在K向我倾诉爱情的前后，她们的举动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么他的表白便仅仅是对我，还没有跟关键的本人和她的监护人夫人说起过。看来这是不会错的。想到这里时，我有点踏实了。于是我又盘算开来，与其勉强制造机会，由我故意挑起话头，倒不如抓住赋与我的自然的机会更好些，就决定先不动手，把这个问题悄悄地放下来。

这样做，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在我的内心里却如同海潮的

涨落一般，高一阵低一阵地起伏不已。我看见K平静的样子又联想出许多含意；我观察着夫人和小姐的言行举止，又疑惑是否同她们的内心一致。于是我就想是否能在人们的胸腔里安装一部复杂的机器，象表针一样明了、真实地指出刻盘上的数字呢？总之，请你这样想想吧，我就是这样把同一件事情反复琢磨之后，才好不容易在这里平静下来的。说得复杂些，也许在这种时候是不应该使用平静这类词的。

不久，学校又开学了。我们在时间相同的日子一起出门，时间赶得巧，放学也一起回家。从外表上看去，K和我依然很亲近，跟以前没有丝毫不同。但是，内心里却无疑都有各自的打算。有一天，我突然在路上诘问了K。首先我问的是他前几天的表白，是只对我一个人说的，还是也跟夫人和小姐说了。我觉得我今后要采取的态度，是必须根据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决定的。这时他肯定地答道，除我之外没向任何人透露过。事情跟我预测的一样，我暗暗高兴。我很知道K比我蛮横，我自觉胆量也不如他。然而另一方面，我又奇怪地相信他。虽然因为学费问题，他欺骗了养父三年之久，可是我对他的信任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反而为此更加相信他了。所以，尽管我的疑虑怎样深，心里却不想否定他这明确的回答。

我又问他打算如何处理自己的爱情，是仅仅表白而已，还是想同时达到实际的目的。然而一问到这里，他不作声了，默默地向坡下走去。我要求他不要隐瞒，怎么想就怎么说。他直接了当地答道，对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但是对我所要知道的事情，他却绝口不提。因为是走在大街上，当然不能特意停下来问个明白，也就只好不了了之。

四十

"有一天，我走进久阔的学校图书馆，坐在长桌的一个角落里，一面沐浴着窗外射来的阳光，一面不断地翻阅着新到的外国杂志。专业教师叫我来查阅与下周有关的专业资料。但是我要查的那些东西总也找不到，因而翻来覆去地借了好几次。最后好歹算是找到自己需要的论文，便专心致志地读起来。这时忽然有人在长桌对面小声叫着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原来是K站在那里。他俯身在桌上，把脸靠近我。正如你也知道的，图书馆里是不能高声谈话、妨碍别人的。K的举动本来极平常，谁都会这样做。然而那时我却感到很诧异。

K低声问我在学什么？我说查些东西。可是他的脸并没有离开我，仍然低声说我们去散散步吧。我答道稍等一下，就好。他说我等你，就在我面前的空位上坐下来。这时我的精神顿时涣散，杂志也看不下去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K心里有事，是来同我谈判的。我只好阖上没看完的杂志，正准备站起来，K十分平静地问，看完了么？我答道，无所谓。便还了杂志同K一起出了图书馆。

两个人也没有别的去处，就从龙岗町走到池塘尽头，进了上野公园。这时他突然谈起了那件事。我综合前后经过来看，觉得似乎他是特意为此拉我出来散步的。但是，他的态度依然一点不接触问题实质，只是漠然地问我是怎么想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是如何看待他这堕入情网的人的。一句话，他想知道我对他现在的看法。这时，我认为确实抓住了他与平时不同之点。虽然他有过多次反复，但他的天性并不在乎别人对自

已的看法。如果相信这一点，就明白他会有单独果敢进取的胆量和勇气的。他同养父闹的那场风波，就是这种特点的反映，它已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他今天的一反常态，使我马上便能清醒地觉察到，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问他为何现在来征求我的看法，他的语气也不同以往了，沮丧地说自己是个懦夫，真是羞愧，自己已经迷恋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因此只好向我求助公正的见解。我马上追问迷恋的含义。他说不知应该前进还是后退。我又进一步追问如果后退，能办到么？于是他一下噎在这里，只说很痛苦。他的神情，看上去也确实是很痛苦。倘若对方不是小姐，我定会给他一个最好的回答，就象把甘露洒在他那饥渴的脸上一般。我相信我自己是生来就具有这般美好热情的人。但是，那时我却恰恰相反。

四十一

“我正如那种同异教门比武的人一样窥测着K。我把自己的眼睛、心脏、身躯、一切器官都护得严严实实，警惕着他。没有一点过错的K毫无戒备，与其说他满是漏洞，不如说他大敞大开更恰当些。就如同我从他手里接过他收藏的要塞地图，在他面前从容不迫地查看一般。

我的眼睛只盯在一点上，那就是发现他游移不决，正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只消一击便能将他打倒。然后就乘虚而入。于是我马上摆出一副严肃的嘴脸。当然是出于策略，不过，也有跟这种神态相应的紧张的心情，所以竟无暇顾及自己的滑稽与可耻了。我张嘴就说：‘在精神上没有上进心的人，就是蠢

才。’这是我们在房州旅行时，K对我说过的话。现在我把他对我用的话，又用他同样的口气回敬给他。但是，这决不是报复。说实在的，这意思比报复更为残酷。因为我要用这句话，堵住摆在他面前的爱情的道路。

K出身在真宗寺，但他的倾向性，从他中学时代就完全背离了本家的宗旨。我不大懂得教义上的区别，也自知没有谈论这种事情的资格。我只是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这样认识的。K老早起就喜欢‘精进’这个词，我以为这个词也有禁欲的含意，但后来弄清了它的真义，却有着更为严峻的意思，我惊骇了。K说过他的首要信条便是，为道义牺牲一切。因此，且不谈摄欲或禁欲，就是脱离了欲念的爱情，也是妨害道义的。在他自力生活的时候，我常常听到这种见解。那时我正恋慕着小姐，所以我势必要反对他的。我一表示反对，他就现出一副遗憾的神情。在那种神情中，轻蔑更多于同情。

正因为我们之间有着这样的过去，所以‘在精神上没有上进心的人，就是蠢才’这句话，一定会深深刺痛K的心的。但是正如前面也说过的，我说这句话的本意，并非是想拆毁他苦心累积起来的过去。相反的，倒是要他仍象以前一样继续累积下去。完成道义也罢，到达天堂也罢。这都与我无关。我顾忌的只是他突然改变生活方向，同我发生了利害冲突。总之，我的话完全是自私心的爆发。

‘在精神上没有上进心的人，就是蠢才。’

我又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便仔细察看这句话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

‘蠢才’，他停了一下，又答道：‘我就是蠢才。’

他忽然停在这里不动了，低头望着地面。我不由得吃了一

惊，仿佛觉得他一瞬间，由小偷变成了强盗似的蛮横起来。但是，我终于发现他的声音是多么软弱无力。我想再看看他的眼神，他却一直没有看我，又慢慢地走了起来。

四十二

“我同K并肩走着，心里却暗暗地等着他接下去要说的话。也许说‘设下埋伏等着他’更恰当些。那时，即使说我在暗算他，也不算过分。不过，我也有受过相当教育的良心，倘若这时有人走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一声：你真卑鄙！也许在那一瞬间，我会猛地清醒过来的。如果那人就是K，恐怕我也会在他面前满脸羞红。因为唯有他对我的责备最正直、最单纯了。他的人格太善良了。花了眼的我，竟忘记了值得尊敬的正在于此，反而借此机会，利用这一点将他击倒。

过了一会儿，K叫了声我的名字，望着我。这次是我自然地停下脚步，于是他也停了下来。这时我才从正面看见他的眼睛。他的个子比我高，我势必要仰着点头才能看清他的脸。我的那副神情，就仿佛狠心的狼盯着无罪的羊一般。

‘这件事不要再提了吧。’他说。他的眼光，他的言语都流露出极端的痛苦，我竟无言对答了。‘别提了吧’，他恳求般地又重复了一遍。那时，我给他的回答是残酷的，就象狼瞅准机会咬住羊的喉咙一样。

‘别提了？这不是我先说的，本来就是你提起的话头。但是，如果你不想再提也可以，不过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从心底里下决心是不行的。你究竟打算怎样履行你平时的主张呢？’

我这样说时，仿佛觉得他那高个子在我面前自然地萎缩变矮了。正如平时说的那样他非常倔强，但另一方面，却又超乎常人地正直，他就是这个性格。所以当别人严厉地指责他这矛盾的状态时，他决不会平静。我看见他这副窘样，便慢慢地放下心来。这时，他突然问道：‘决心？’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接着说：‘决心——不下决心是不行了。’他的口气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梦呓。

两个人就这样结束了谈话，向小石川的寓所走去。那天虽然没有风，比较暖和，但毕竟是冬天，公园里冷冷清清。尤其当我回身看到那给霜打过、失去青翠、变成茶褐色的杉树丛整齐的枝条伸向微暗的天空的时候，仿佛觉得一阵寒冷粘在脊背上似的。我们急步穿过黄昏的本乡台，走下越过对面山岗的小石川山谷。这时候，我才渐渐觉得外套里面的身子有点发热了。

也许是因为走得急吧，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夫人问起怎么回来晚了。我说K约我到上野公园去了。这么冷的天！夫人露出一副惊讶的面孔。看小姐的样子似乎在问：上野公园有什么？我只回一句，什么也没有，不过是散散步。一向寡言少语的K，比平时更沉默了。尽管夫人在拉话，小姐在微笑，他却连个起码的回答也没有，狼吞虎咽地把饭扒进嘴里，在我还没有离开饭桌的时候，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四十三

“那时候，还没有出现什么‘觉醒’啦、‘新生活’啦之类的词汇。但是，K之所以不能毅然抛弃旧我，一心奔向新的

前程，并非由于他缺乏现代人的思想，而是因为他有着珍贵得不肯抛弃的过去。也可以说，他正是为此才活到今天的。所以，他虽然没有径直地向着自己爱的目标前进，却决不能证明他爱得不彻底。纵然燃烧起怎样炽烈的感情，他的行动也是不会紊乱的。既然没有赋予他忘乎所以的冲动的机会，那么他就不能不停下来，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这样一来，他只好还象过去那样，遵循以前所走过的道路。而且他具有一种现代人所缺少的倔强和忍耐的性格。我自信在这两点上窥测到了他的内心。

从上野公园归来的那晚，对我来说倒是比较平静的一夜。我紧跟在K后回到屋里，坐在他的桌旁，故意同他东拉西扯地闲聊。他似乎很为难的样子。我的眼睛大概多少流露出胜利的光彩了吧，我的声音确实响得很得意。在K的火盆旁暖了一会儿手之后，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若论别的事情，我样样都不及他，只有那时，我才觉得他是不足畏的。

不大工夫我就沉入梦乡。可是，给呼唤我名字的声音惊醒了。睁眼一看，隔扇门开了两尺左右，K的身影黑幢幢地立在那里。他的房间，仍象天刚黑时一样还亮着灯。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呆呆地望着这光景。

这时K问道，睡了么？平时他总是睡得很晚。我望着他那和尚般黑幢幢的身影，反问道有什么事么？他说没什么要紧事，不知我睡没睡，刚上过厕所，顺便问问。他背朝着灯光，我一点也看不出他的脸色和神情。可是他的声音却比以往越发沉稳了。

停了一会儿，他哗啦一声关紧了隔扇，我的房间立刻恢复了原来的黑暗。在那黑暗中，我又闭上眼睛平静地进入梦乡。

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第二天早上，一想起昨晚的事情，总觉得有些奇怪，心想或许是在做梦吧。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了K。他说确实打开过隔扇，叫过我的名字。而我问他为什么叫我时，他又不肯对我明说。正当我索然无味的时候，他却反问我近来能睡得好么？我不由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那天，恰好是上课时间相同的日子，不多会儿我们一起出了门。我始终惦记着昨晚的事情，路上还不断地问他。然而他的回答仍是不能使我满意。我就试探地问道，关于那件事，还有什么话要说么?他断然地否定说:没有了。听起来似乎在提醒我似的说：昨天在上野公园，不是说过'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么！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自尊心是敏感的。当我突然地觉察到这个问题时，又一下子联想起他说过的'决心'这个字眼。于是，这个从前从没有理会过的词汇，象一股奇怪的力量开始抑郁着我的心。

四十四

"我很知道K富于果断的性格，也非常清楚他只在这件事上优柔寡断的原因。总之，我既掌握了他平时的禀性，又能牢牢地抓住他这例外的特性，便暗自得意起来。但是，当我在心底里反复品味着他说过的'决心'二字时，我那得意的心情便渐渐失去光彩，最后竟晃动起来。因为我一想，也许这种情况是他的例外吧？于是我又怀疑起来了，说不定他把所有的疑虑、苦闷和懊恼都一起当作最后的手段，掩藏在心里了！我用这新的眼光再看他那决心二字时，突然感到惊愕。当时，假如我在这种惊愕下，再公平地审视一遍他的决心的内容就好了。可悲

的是，我竟没能睁开双眼好好看看，只把这个词当作他要争取小姐的意思了。满以为他的决心，便是要把他那富于果断的性格施展在爱情上。

我在心底里听见一个声音：你必须也要下最后的决断。于是我马上鼓起响应的勇气，下了决心，一定要抢在K的前头，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把事情办妥。我一声不响地窥测着机会。但是，一连过了两三天，竟毫无机会。我等待的是K和小姐都不在家的时机，好同夫人单独进行谈判。可是他们象故意捣乱似的，这个没在，那个却在，总有一个在家，时间便一天天地拖延下来，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好机会。我不禁焦急起来。

一个星期之后，我再也忍受不住，就装病了。早上，夫人、小姐和K都催我起床，我却支支吾吾地应着，直到十点左右还躺在被窝里。我估摸着K和小姐都走了之后，家里悄静无声的时候，才起身。夫人见到我，就问哪儿不舒服，说再睡一会儿也许会好的，我把饭送到你枕边来。我本来就没病，实在不想再睡了。洗过脸，就习惯地到茶室去吃饭。这时，夫人坐在长火盆对面服侍我。我手里端着既是早饭又是午饭的饭碗，心里尽在琢磨着怎样开口才好，所以在外人看来，似乎确也象心情不好的病人。

吃过饭，我点上一支烟。因为我没走，夫人也不好离开这里。她叫女佣人收拾了饭桌后，给铁壶灌上水，又擦拭着火盆盘，一直陪着我。我问她有没有要紧事，她说没有。于是她又反问我有什么事。我就说确实有点事想跟她谈谈。她望着我的脸，问什么事？她口气轻得似乎不愿让我听见似的。所以，我接下去应该说的话，也有点难以启唇了。

我无可奈何地，在如何措词上犹豫了半天之后，才含糊其

词地问夫人近来K没说过什么吗？夫人似乎觉得意外，反问道：'说什么？'还没等我回答，她却反过来问：'跟你说过什么吗？'

四十五

"我不愿意把K对我的表白，告诉给夫人。便说：'没有。'随后又马上对自己撒谎觉得不快。因为也不记得他托过我什么事情，无奈，只好改口说，不是关于K的事。夫人说了声：'是吗！'就等着我。我只好开口了。'夫人，把小姐嫁给我吧'我突然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她虽然没显出我想象的那样惊讶的表情，可一时也回答不出话来，默默地望着我的脸。一旦开了口，不管她再怎样望着，我也不在乎了。'嫁给我吧，一定要嫁给我！'我接二连三地说着：'千万让小姐做我的妻子吧。'夫人毕竟是有些年纪，比我冷静得多，便问道：'嫁给你是可以的，干嘛这样急呀？'我赶紧答道：'我想马上就娶。'说着又笑了起来。她叮问了一句：'仔细想过了吗？'我认真地解释道：'话虽说得突然，可想的并不突然。'

以后还有两三个回合的问答，我全都忘记了。夫人不同一般女人，她象男子一样爽快，在这种情况下，是会说出非常痛快的话的：'好吧，就嫁给你。'然后又嘱咐说：'虽说嫁给你，不过，我们可不是那样阔绰的家庭。请娶她吧。你也知道，她是个没有父亲的可怜的孩子。'

话说得简单而明了，大概从开始到最后也不过十五分钟吧。夫人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并说也不必同亲戚们商量，以后通知一声就可以，甚至连小姐本人的意思也不必问了。她这样

一说，我这个有学问的人，反倒显得有点拘泥形式了。当我提醒夫人说亲戚好办，总应该先跟小姐说说，她答应了才行的时候，夫人道：'没问题。倘若她本人不乐意，我是不会让她出嫁的。'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想不到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当，反而觉得奇怪。甚至心头升起一股疑念，是真的没问题了吗？但是，一想到这件事情既已大体上定下来了，便决定了我未来的命运，更新了我的一切。

中午的时候，我又到茶室去找夫人，问她打算什么时候把今天上午的事情告诉小姐。她说，只要她本人乐意，什么时候说都无所谓吧。看起来，仿佛对方比我更象个男子汉，就此我正准备退出去的时候，夫人留住我说，如果你觉得早说好，今天也可以，她放学回来就说吧。我回答说，这样就太合适了。说完，我又回到自己房中。然而，当我想到我坐在桌前，远远地听到她们两个的窃窃私语时的那种情形时，不知怎的，心就七上八下地乱跳。我终于戴上帽子出了家门。走到坡下时，正迎面遇见小姐。一无所知的小姐看见我，似乎有点惊讶的样子。我摘下帽子招呼了一声：'回来啦？' 她却惊奇地问道：'你病好了？' '好了好了。' 我一面回答，一面不停步地向水道桥那边拐了过去。

四十六

"我从猿乐町走到神保町大街，又拐向小川町。平时我到这一带地方来，无非是在旧书店里逛逛。可是那天，却怎么也鼓不起热情去浏览栏柜里的书籍了。我一边走，一边不断地琢

磨着家里的事情，回想着刚才的夫人，又想着回家后的小姐。总之，就仿佛是这两件事催促着我走路似的。我常常木木呆呆地在大街中央停下来，怔怔地想到：现在大概是夫人正跟小姐谈的时候吧；过了一会儿，又想到现在该说完了。

我终于过了万世桥，爬了明神坡，来到本乡台，后来又走下菊坂，最后回到了小石川谷地。我走的距离，可以说横跨这三个区，画了一个椭圆形。但是，在这漫长的散步过程中，我几乎一点没想到过K。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也不知究竟为什么，只觉得很奇怪。我的心所以能把K忘掉，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紧张吧，但我的良心又决不能原谅这一点。

我对K恢复了良知，是在我打开房门走进客室，一如往常正要穿过他的房间的一瞬间。他同平时一样在伏案读书，又同平时一样抬起头来望着我。但是，他并没象平时那样说'回来啦？'却问道：'病好了？看过医生么？'在那一瞬间，我真想跪在他面前，求他饶恕。而我那时所涌起的冲动，决不是软弱的。我想，倘若在旷野中只有K和我两个人的话，我一定会顺从良心的命令，立刻向他请罪的。可是隔壁有人，我的自然的冲动，便在这里被抑制住了。可悲的是，再也没有恢复。

吃饭的时候，K和我又见面了。完全蒙在鼓里的K只是很消沉，而眼里却没有丝毫疑虑。不明真象的夫人，似乎比往常更高兴。只有我是知道一切的。我这顿饭吃得一点没有滋味。那时，小姐没和往常一样，跟我们同桌吃饭。夫人唤她，她只在隔壁答道就来。K听了很纳闷，不由得问夫人是怎么回事。夫人说：'大概是害羞吧。'又瞥了我一眼。K越发奇怪了，追问道：'有什么可害羞的。'夫人笑而不答又瞧瞧我的脸。

我从刚在饭桌旁坐下时，就从夫人的神色中大致推测到了事情的进展。但我一直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夫人为了把事情告诉K，当着我的面把一切都讲出来，那可就难堪了。这样的事她会不在乎地讲出来的。我真是如坐针毡一般。幸而K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心情比往日多少有些愉快的夫人，也终于没有越过我的顾虑把话讲下去。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回到自己房中。但是，我不能不考虑到今后我应该如何向K解释这个问题，于是便在心里编造了许多辩解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全都是无法对K讲出口的。卑怯的我，终于不愿向K把自己的事说个明白。

四十七

“我就这样过了两三天。当然这两三天中，对K的担心一直使我的心头很沉重。我心里老想着，若不想个办法便觉得对不起他。而且夫人的样子和小姐的神情，又象捅我似的刺激着我，使我愈加难受。性气爽快的夫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在饭桌上就把这桩事情向K兜出来。而且还不能肯定地说，自那以后小姐对我格外明显的举动，不是使K变得阴郁和猜疑的原因。我的处境使我必须想个办法，把我和这个家庭之间结成的新关系告诉给K。但是一有伦理道德上的弱点，我深感自己很难办到。

我无计可施，便想请夫人再去跟K谈谈，当然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但是，若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只不过是直接与间接的区别，而丢脸却是一样的。然而，若要夫人编出一段瞎话，那夫人就一定会追问原因了。如果把一切都告诉夫人，那就等于

我甘愿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自己的爱人和她母亲面前。我是不马虎的，只认为那是关于我未来的信誉问题。在结婚之前就失去爱人的信任，哪怕是一丝一毫，却仿佛是我难以忍受的不幸。

总之，我是个本想走正直的路，却失足成了个蠢货，或者说成了滑头。如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老天爷和我的心。但是，当我重新站起来，再要向前跨出一步的时候，便陷入不得不把这失足的原委诉诸于众的窘境中。我想把这件事隐瞒到底，同时又无论如何不往前走下去。于是我被钳制在这里，寸步难移。

过了五、六天之后，夫人突然问我，那件事同K说了么？我说还没有。她便追问我为什么不说。在此追问之前，我窘住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夫人使我震惊的话：

'怪不得我说的时候，他的脸色就不对。你也不对呀，平时关系那么亲密，却装着若无其事一声不响。'

我问夫人，K当时说了些什么。夫人答道，另外也没说什么。但我执意要她详细地说说。她本来也不想隐瞒什么，便一面说没什么要紧的，一面把K的情况告诉了我。

我根据夫人的讲述推想，K似乎是以最平静的震惊来承受这最后的打击的。当K知道我和小姐之间结成的新关系时，最初说了声，是么？但是当夫人说：'请您也高兴吧。'这时他才望着夫人的脸，露出微笑，说：'恭喜了。'说完就走了。在打开茶室的隔扇门之前，他又回过头来问夫人：'他们什么时候结婚？'接着又道，'我本想送些贺礼，可是没有钱，只好作罢了。'我坐在夫人面前，听了这席话，难受得好象胸头给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

四十八

“算起来，夫人对K说过之后已有两天多了。这期间，K并没有对我显出一点跟以前不同的样子。我也丝毫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我觉得他这超然的神态，即便只是装出来的，也实在令人敬佩。我暗暗把他和自己作了比较，他是那样高尚。‘虽然我靠计谋取胜了，但在人格上却是失败的。’这种信念在我心中不停地翻腾起来。那时，我心想K一定要看不起我了，便独自羞红了脸。但是，如今使我在K面前更感到羞惭的，却是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创伤。

当我下决心，进也罢、止也罢，总得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已是到了星期六的晚上。但是，就在那天晚上，K自杀了。至今我一想起那晚的光景，仍是毛骨悚然。我平时睡觉总是枕头朝东，只有那晚偶然朝西躺下了，这或许是什么因缘吧。由于枕边吹来一股寒风，我忽然醒来。睁眼一看，K和我的屋子之间一向关得很紧的隔扇，同前几天晚上一样开着。然而K那黑憧憧的身影，并没象前几天那样站在那里。仿佛感到一种暗示似的，我在地铺上用肘撑起身子，使劲地朝K的房间窥望。油灯幽暗地燃着，床也铺着。但是被子乱糟糟地堆在下面，K俯身趴在对面。

喂！我唤了一声，没有任何回答。喂，怎么啦？我又招呼了他一声。但是他的身子依然一动不动。我马上站起来，走到门槛旁，借着昏暗的灯光，巡视他的房间。

那时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同突然听到K坦白他的爱情时差不多。我的眼睛刚在他房中看了一眼，便如同玻璃假眼一般

失去了转动的能力。我呆若木鸡地戳在那里。仿佛一阵疾风掠过我的身子之后，我才苏醒过来，在一瞬间，可怕地展现了我的整个生涯。我不禁得得地战抖起来。

尽管如此，我终究没能忘记自己，马上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正如我的预料，信上写着我的名字。我不顾一切地拆开信封，但信中却丝毫没有提到我所预料的事情。我原以为信上一定会有很多苛责我的话。我担心若是给夫人和小姐看了，将会怎样地蔑视我呵。我只大略扫了一遍，首先想到的是，我得救了（当然得救的只是脸面。但在这种情况下，脸面对我来说似乎是非常重要的）。

信的内容很简单，而且是抽象的。只说自己是因为意志薄弱、行为懦怯、前途无望而自杀的。随后又极为简单地对我以前的帮助表示了谢意，并请我随便料理一下死后的事宜。也提到了由于给夫人招来麻烦，心里过意不去，让我代他向她表示歉意。还请我通知一下故乡。总之，必要的事情都一一写上了，唯独找不见小姐的名字。看完之后，我马上意识到K是在故意回避。但是，使我最痛心的，似乎是他笔墨之余在结尾加上的一句话：'虽然早就应该死，却不知为何活到了今天。'

我颤抖着把信叠好，重新装在信封里，按照原样放在桌子上，故意让大家都能看到它。然后我回过身来，这才看到那飞溅在隔扇上的血潮。

四十九

"我突然用双手抱住K的头，略微抬起一些，我想看看他的死去的面容。但是当我从下面窥视他那俯伏的面孔时，立刻

松了手。不仅令人毛骨悚然，而且觉得他的头异常沉重。我呆呆地望着刚才触到的他那冰冷的耳朵，和仍象平时一样浓密的短发。我一点没想到过哭，只是觉得可怕。这种可怕的感觉，不仅是眼前的情景刺激官能所产生的单调的恐怖，而且我还深深地预感到，这位身子忽然冷却下来的朋友所暗示的命运的可怕。

我失去了任何思辨能力，又回到自己房中，在这间八张席大的屋子里徘徊起来。大概是我的头脑无意识地命令我暂时这样走动的。我觉得应该想个办法，同时又觉得一切都做不成了，只能在这里徘徊，正象关在笼子里的熊一样。

我总想到后面叫醒夫人，可是不愿让女人看到这可怕情景的心情，又马上拦住了我。夫人姑且不说，尤其不能惊吓小姐的强烈意志，压制着我，我又开始徘徊起来。

这时，我点上了自己房里的油灯。然后不时地看看表。那时再没有比这表走的缓慢更难挨的了。我记不清起来的时间，不过显然离天亮不远了。我一边徘徊，一边焦急地等着天亮，心里懊恼地想道：这漫漫的长夜，难道就没有个头么？

我们习惯在七点之前起床，因为学校大多是八点上课，否则就要迟到。所以女佣人应该在六点钟起床。但是，那天我去叫女佣人起来时，还不到六点钟。这时夫人提醒我说，今天是星期日。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醒了。我说，如果夫人醒了的话，到我的房间里来一下。夫人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平时穿的外褂，跟在我后面来了。我一进屋就立刻关紧刚才还开着的隔扇门，小声告诉夫人，出事了。夫人忙问，什么事？我扬起下巴指了指邻室，说：‘您别害怕。’夫人的脸煞白了。‘夫人，K自杀了。’我又说道。她仿佛一下瘫在那里，望着我

的脸一言不发。这时我突然在她面前跪下来，垂着头，歉意地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您，也对不起小姐。’在见到夫人之前，我根本没想这样说的。但是，望着夫人的眼睛时，却突然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请你想想吧，不能向K负荆的我，只能向夫人和小姐请罪了。总之，这是出于我的自然冲动，撇开了平时的自己，游移不定地开了忏悔之口。幸而夫人并没有从这样深的意义上理解我的话。她面色苍白，却安抚我似的说：‘出了想不到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呵。’然而惊慌和恐怖，象雕刻一般深深地刻在她的脸上。

五十

“我虽然觉得对不起夫人，却还是起身打开了刚刚关上的隔扇门。那时K灯盏里的油似乎已经燃尽，室内几乎一团漆黑。我回过身拿起自己的油灯，立在门口回头望望夫人。她躲在我身后，朝这间四张席的室内窥望，可是，没想进去。她吩咐我，这里要保持原样，打开木板套窗。

在此之后的夫人的神态，真不愧为军人的孀妇，处理事情很得要领。我去请医生、跑警察署，都是夫人吩咐的。这些手续办完之前，她不准任何人走进K的房间。

K是用小刀割断颈动脉，一口气就死了。此外没有任何伤痕。这时我才知道，在梦境般昏暗的灯光下所看到的隔扇上的血潮，是一下子从他的颈项里喷射出来的。在白天的光线下，我又清清楚楚地看了一回血迹。我惊骇人血的劲头竟会是那样凶猛。

夫人和我千方百计地打扫了K的房间。还好，他流的血大

部分都给他的被褥吸收了，草席也没沾上多少，所以打扫起来并没费多大劲。两个人把他的尸体抬到我的房间，让他象往常睡觉一样躺在那里。然后我就出去给他的本家打电报去了。

我回来时，K的枕边已经点上了线香。刚一进屋，立刻一阵佛堂般的香味扑鼻，我看见母女俩坐在烟雾中。从昨晚到现在，我还是刚刚见到小姐。她哭了，夫人的眼睛也红红的。事情发生以来，我简直忘记了哭，直到这时，才总算生出一股悲戚的情感。我不知道这点悲戚，使我的胸头得到了多少宽慰。但是，使我那被痛苦和恐怖紧紧揪住的心灵，受到了一滴润泽的，却是那时的悲哀。

我默默地坐在她们身旁。夫人要我也上线香。我上过香又默默地坐下来。小姐没有理睬我，只偶尔同夫人交谈一两句，也是眼下的一些事情。她还没有心思谈论K的往事。尽管如此，我心中暗想：没让她看见昨晚那可怕的情景，真做对了。我担心的是给年轻的美人看了这样可怕的景象，会因此破坏她那特有的美色。当这种恐惧发展到我的毫发末端时，我的行动都不能摆脱这种想法。在这种想法里笼罩着一种郁闷，这种不快就仿佛一朵娇艳的鲜花无端地遭到鞭打一般。

K的父兄从乡下赶来时，我就K的遗体埋在什么地方，谈了自己的意见。K生前常常同我一起在杂司谷一带散步，他很喜欢那儿。我记得我们还半开玩笑地约定过，既然你那么喜欢，死后就埋在这里吧。于是我想到，现在我就按那时的约定，把K埋在杂司谷，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点点功德吧。但是，只要我还活着，便情愿每个月都跪在K的墓前重新忏悔。或许也有以前一切都由我来照料被他们抛弃的K的情面吧，K的父兄听从了我的意见。

五十一

“在为K送葬回来的路上，他的一位朋友问我，K为什么自杀。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我已经不知多少次为这种质问感到痛苦了。首先是夫人和小姐，接着是从故乡赶来的K的父兄和接到通知的朋友们，甚至同K毫不相干的报社记者，全都向我提出过同样的问题。我的良心每次都象针扎一般的难受。而且在这种质问背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就是你杀死的，赶快坦白吧！’

我的回答对任何人都一样，不过是重复一遍他留给我的遗书，此外一句话也不多说。在葬礼的归途中，提出同样问题、又得到同样回答的K的朋友，从怀里取出一份报纸递给我。我一边走，一边看他指点的地方。上面写道：‘K是因为被父兄从家里撵出来之后，产生了厌世的念头而自杀的。’我没有作声，把报纸叠好又送回他手里。此外他还告诉我，也有的报纸说，K是由于神经错乱而自杀的。这些日子，我忙得不可开交，连报纸都顾不上看，所以这方面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心里却一直在惦记着。我最担心报上登出给家里人找麻烦的消息，特别是小姐的名字若受到牵连，就更不堪忍受了。我问那位朋友，此外还登了什么。他说他看到的，只有这两种。

我搬到现在这所住宅，是那以后不久的时候。夫人和小姐忌讳以前那所房子，我每晚都重复着那夜的回忆，也很痛苦。所以一经商量便决定搬家。

搬过去约莫两个月之后，我顺利地大学毕业了。在毕业后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终于同小姐结了婚。从外表上看，一切都

是依照预想发展的，所以也可以说应该庆贺。夫人和小姐似乎都很幸福，我也觉得自己很幸福。但是，我的幸福却拖着一条黑影。我想，这幸福大概正是最后把我引向那可悲的命运的导火索吧。

结婚的时候，小姐——已经不是小姐了，应该称为妻——不知想起了什么，说道，我们去给K扫扫墓吧。我的心毫无由来地蓦然一惊，问她怎么忽然想起这种事来。妻说，我们一起去扫墓，K一定会感到高兴的。我呆呆地望着她那一无所知的脸。直到她问我怎么了，这时我才清醒过来。

我答应了妻的要求，两个人一同到杂司谷去了，我在K的新墓上洒了洗尘水，妻在坟前供上线香和鲜花。我们低头合掌。大概妻一定在默述着同我结婚的前后经过，让K高兴吧。我只在心底里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过错。

那时，妻抚摸着K的墓石，夸耀说很漂亮。其实那墓没什么特殊的，大约是我亲自到石料铺挑选、定购的缘故，她才故意这样说的吧。我望着这座新的坟墓，又看看我的新婚妻子，想到K那埋在地下的新的白骨，相比之下，心里不能不感到命运的讥讽。从那以后，我下了决心，再不同妻子一同去为K扫墓了。

五十二

"我对于亡友的这种感觉总是持续着，其实这也正是我从一开始就害怕的。甚至几年来所期望的结婚，也不能不说是在惶惑中举行的。然而，我本人却无法预料自己的前途，所以总以为结婚也许会使我的心情一转，成为步入新生涯的开端。但

是，做了同妻子朝夕相处的丈夫，我那虚幻的希望，便立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支离破碎了。我同妻相见时，常常突然感到K的威胁。仿佛她站在中间，到处不可分割地连结着K和我。我对她也没什么不满的，只因为这种感觉，总想避开她。于是她马上察觉到了。然而，她并不明原委。她常常盘问我，为什么老是这样思虑？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吗？当我一笑了之时，便也释然，但有时她也生了气。后来她竟嗔怒道：'你厌弃我了吧！''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每次我都很痛苦。

也有几回，我一发狠，就要向她原原本本地坦白。但是，一到真的要向她倾吐的时候，一股身外的力量就突然闯进来抑制住我。你是理解我的，也本没有必要再解释了，然而这却是应谈的要点，还是先说一下的好。那时候，我丝毫不想在妻子面前掩饰自己。假使我以对亡友同样善良的心，当面向她忏悔自己的罪过，她一定会流下喜悦的泪水原谅我的。我所以没能这样做，并不是盘算对我有什么利害关系。我只是不忍心在妻子的记忆中留下丝毫的污点，才没有坦白的。请这样理解吧，在纯洁的感情中，哪怕留下一滴无情阴郁的污点，于我来说都是莫大的痛楚。

过了一年我仍然不能把K忘掉，心里常常感到不安。为了驱逐这种不安的心情，我就试图在书籍里寻求慰藉，拿出异乎寻常的劲头开始用功。而且我盼望着能有成功的那一天。但是，凭空造出一个目标，又异想天开地期待着它的成功，分明是说谎，便更加使我烦恼。于是，我再也不能把心灵埋藏在书籍中了。我又抱着胳膊向社会眺望起来。

我似乎觉得妻子并没为眼下生活所困扰，她的心情是松缓的。妻家原也有些财产，母女俩无事赋闲也总能维持生活，而

且我的景况不找职业也没啥问题。这么想也不无道理，大约还有几分放纵情绪吧。但是，我不做事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在这里。一定是我受到叔叔的欺骗之后，我痛彻地感到人是不可信赖吧。但是我也真的相信人性恶了。我心中产生一种信念，不管世人如何，我本人是高尚的。但是当我意识到，因为K，这种信念已毁之殆尽，自己也不过是个同叔叔一样的人时，我突然憧惶然了。一向厌恶别人的我，也终于厌恶起自己，动弹不得了。

五十三

“我没能把自己活埋在书籍中，有一时期，我又试图把心泡在酒里，以忘却自己。我本不嗜酒，然而却是天生的要喝就能喝，因此就想借酒量来灌醉自己的心灵。这种浅薄的权宜办法，很快就使我变得更加厌世了。当烂醉到了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自己充当的角色。自己故作这般佯狂，无异是个自己骗自己的傻瓜。于是，我战栗了，眼睛和心灵也清醒了，有时候，无论怎么喝，却连这种佯狂的神态也装不出来，就索性消沉下去。而且就算用这般技巧换来一点愉快之后，又必然适得其反，照样阴郁不堪。我这副神态，总也躲不过自己最心爱的妻和她母亲的眼睛。她们开始从她们女人的心理来解释我。

妻的母亲常常责备妻不尽心，妻却为我隐瞒着。但是，她又觉得不私下责备我几句，自己便过意不去似的。虽说是责备，话语并不生硬，所以我也从没有因她说什么而激忿过。她常常恳求我，有什么不顺心就直接了当地说吧。她还劝告我，为了我的前途，赶快戒酒吧。有时她哭着说：‘近来，你简直

全变了。’如果只说这些倒也罢了，但是她又说：‘倘若K活着，你也不会这般模样吧。’我答道，也许是的。然而，我回答的意思同她理解的意思截然不同，因此我心里愈发悲痛。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想对她作任何解释。

我常常向她认错，那多是沉醉晚归的第二天早上。她有时笑笑，有时默默不语，也有时潸潸泪下。无论她是哪样，我都痛苦极了。所以我向她认错，同向自己认错便也是一回事。我终于戒酒了。与其说这是妻子的忠告，还不如说是自己感到厌恶更恰当些吧。

酒虽然戒了，却什么也不想做。没有办法，我只好又读书。但读书也不过随便翻翻，任其自流下去。妻常常问我为什么用功，我只能报以苦笑。然而当想到，连世上自己最亲爱的一个人，都不能理解自己时，便不免悲伤起来。当想到有办法可以使她理解，却又拿不出勇气，就越发令我悲伤。我非常孤

五十四

“过了不久，妻的母亲病了。请来医生诊断，说好不了啦。我为她做了尽心竭力的护理。这不仅是为了病人本人，也是为了我的爱妻，但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终归还是为了人。以前我一定也曾尽力做点什么，可是由于什么也干不成，所以便只好袖手啥也不干。同社会隔绝的我，头一次自觉地想动手多少做一点好事，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可以说是受一种赎罪的心情支配的。

母亲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妻子两个人。妻子对我说，从此，世上可依赖的就只有一个人了。然而连自己本身都不能信赖的我，望着妻的脸不由得眼泪汪汪的了。心里想着妻真是个不幸的女人，不料又脱口说了出来。妻问我为什么。她不理解我的意思，我也不能给她解释。她哭了。因为我平时就用乖僻的眼光观察她，于是抱怨她又要提那件事了。

母亲故去以后，我尽量对妻做出温存的样子。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她本人的爱。在我那温情中，好象抛开个人还有更为广阔的背景。我那颗跳动着的心，仿佛是在同看护妻的母亲时的心情一样。看来妻是满意了。但是，由于她不能理解我，那满意之中又总象含有淡淡的疑云。然而我并不担心在她理解我这一点上，这种不足的情绪是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因为我认为比起来自伟大的人道立场上的爱来，女人更喜欢男人专注于自己的亲切。即使这多少有些不近情理，这种天性看来女人比男人更强。

有一回，妻说难道男人的心和女人的心就总不能贴在一起

么？我模棱两可地答道，只有年轻的时候才会吧。她好象是在回顾着自己的过去，一会儿，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

从那时起，我心中常常闪现出一个可怕的影子。起初是偶然从外面袭来的。我惊骇了，战栗了。可是不多久，我的心仿佛同那可怕的闪影呼应起来。后来，我感觉得它不是来自外界，而是从自己生下来，就似乎潜伏在自己心灵深处了。每逢有这样的心境时，我就怀疑自己的大脑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但是，我并不想请医生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诊断。

我深深感到人是罪恶的。这种感觉驱使我每月都去为K扫墓；使我精心护理妻的母亲；而且命令我温存地对待妻子。有时，我甚至觉得为了这种感觉，想让不相识的路人鞭挞自己。在慢慢度过这个阶段的过程中，又觉得与其让别人鞭挞，还是自己鞭挞自己好些。后来竟起了与其自己鞭挞自己，还不如自己杀死自己的念头。我没有办法，只好决心把自己当做一个死人活下去。

我下了这样的决心，至今已有几年了吧。我和妻仍同往常一样，和睦地生活着。我们决非不幸，而是很幸福的。但是有一点，这一点，使我轻松不下去。那就是妻子似乎常常显出一种暗淡的神情。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她。

五十五

“我这颗抱着已经死了而活下去的心，时常由于外界的刺激而激奋起来。但是，当我正决心向一个方向冲出去的时候，好象不知从哪儿钻出一股可怕的力量，突然紧紧地揪住我的心，使我丝毫动弹不得。而且这股神奇的力量压抑着我，似乎在说，

你是个没有资格做任何事情的人。于是，这一句话就使我顿时颓唐了。过了一会儿，我正要重新振作时，又被紧紧勒住。我咬紧牙关，怒吼道，为什么总是纠缠着我！这股神秘的力量冷笑着说，你心里很明白嘛！我又变得沮丧了。

请你想想吧，我过的是没有波澜、没有曲折的单调生活，可内心里却总是持续着这样痛苦的战争。在妻见了感到懊恼之前，这懊恼我已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当我在这间牢房里无论如何得不到安宁，又无论如何不能冲出去的时候，便发觉对我来说，省事便能办到的，只有自杀。也许你会皱起眼睛问为什么，因为那股总是揪住我的心不放的神秘可怕的力量，虽然在一切方面堵塞了我的出路，却单单为我自由地敞开了死的大门。人若不动，那无话可说，哪怕能让我动一点点，不走这条路，那么我是没有别的道路的。

直至今天，我已经有两三次在命运的引导下，想要走向极乐世界。但是，每次都割舍不得妻子。当然，我没有把妻子一同带去的勇气。我连向妻坦白真相都做不到，更何况夺走妻的天年，做自己命运的牺牲！这样残忍的行径，想想都令人胆寒。正如我有我的宿命，妻也有妻的流年，硬是把两个人绑在一起去火殓，也只能使我痛苦不堪。

同时，一想到我故去之后的妻，便觉得说不出的哀悯。我回想起母亲死时，妻曾一往情深地说过，从此世上可依赖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就更叫我柔肠寸断。我总是踌躇不决。有时望着她的脸也想过，幸好没有走绝路。于是又呆呆地悚惧了。我还常常被妻子那种似乎不满的眼光眺望着。

请记住，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起初在镰仓同你相遇时，我们一起在郊外散步时，我的心情都没有多大变化。我的身后

总拖着一条黑影，仿佛我是为了妻才拖延着生命，在世上行走似的。就是在你毕业后回家乡的时候，也是如此。我跟你约定在九月份相见，并不是说谎，真的想见你。我想秋天过去，还有冬天，就是冬天到了尽头也会见到你的。

那时，在炎热的盛夏中，明治天皇驾崩了。那时我仿佛觉得明治精神始于天皇，也终于天皇。受了明治精神影响最深的我们，就是以后活下去，也毕竟是不合时宜的。这种感觉强烈地冲撞着我的心。我直接了当地对妻这样说了。她笑了笑没有理睬。不知她想起了什么，突然戏谑地对我说，那就去殉死好啦！

五十六

“我几乎忘了殉死这个词。因为平时不使用，简直沉陷在记忆的底层，似乎陈腐了。听到妻的戏谑才想起来，我便回答，倘若真能殉死的话，我就准备为明治精神殉死。当然，我的回答也不过是个玩笑。但是那时，我似乎感觉到在这个陈腐多余的词里，已经有一种新的含意。

以后约莫过了一个月左右，在天皇大葬之夜，我象往常一样坐在书房中，听到了报丧的号炮。我仿佛觉得那炮声，犹如明治时代永远结束的通告。后来才想到，这也竟然成了乃木大将①

① 乃木大将——即乃木希典，明治天皇的宠臣，曾任旅顺口之役的陆军司令官。因在西南战争中丢了军旗，曾想自杀，后因天皇恩典，传话：须得朕死之后。他一直等到天皇死，才同妻子一起破腹自杀。后被誉为军神，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

永远辞世的通知。我拿着号外，不由得对妻说道：'殉死，殉死！'

我在报上读到一段乃木大将死前立下的遗书：自从西南战争①时被敌人夺去军旗以后，为了这个过失一直想着死了吧，死了吧，而终于活到了今天。读了这段记述时，我不由得屈指算了算乃木先生决心一死而又活下来的年月。西南战争爆发在明治十年，所以到明治四十五年时，已达三十五年之久。在这三十五年中，乃木先生似乎总是想着死，而一直等待着死的机会。我想，对他来说是活三十五年痛苦，还是把刀刺入胸中的一刹那间痛苦呢？

随后过了两三天，我终于下了自杀的决心。正如我不理解乃木先生的死因，也许你也不会确切地理解我自杀的道理。倘若真的如此，那便是由时代变迁而造成的人的差异，是无可如何的。或许说是个人的天性不同要确切些吧。总之，我是打算尽量地让你理解这个神秘的我，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了你。

我要留下妻子走了。幸运的是，她在我去世之后，并没有生活上的忧患。我不愿意给她留下残酷的惊恐，只想不让她见到血色地死去。在她不知道的时候，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我情愿在死后让她以为是暴病身亡，哪怕认为我疯了，也是心满意足的。

请你想一想，我下了死的决心之后，已有十多天了，但是请你想到这大部分时间是为你写下这篇长长的自传的一节所用去的。起初我想同你面谈，但写了之后，反而觉得这样更能

---

① 西南战争发生于一八七七年，是明治维新功臣之一的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发动的反明治维新的叛乱，当年失败。

清晰地勾画出自己，心情更愉快。我并非醉心于写作，只是觉得把我过去的一生，作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毫无虚饰地记录下来。因为它是只有我才能讲出来的，我想我的这番努力，在认识人的问题上，对于你，对于别人都不会是徒劳的吧。前几天，我听到一个渡边华山的故事。他为了画好邯郸这幅画，曾把死期拖延了一个星期。在一般人看来，也许会说这是纯属多余的，而对他本人来说，心中自有他自己相应的要求，也可说是非做不可的。我所付出的努力，也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对你许下的诺言，大部分还是自己本身的要求所驱使的结果。

现在我完成了这个要求，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这封信落到你手里的时候，大概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早就死了吧。妻在大约十天之前，到住在市谷的婶母家去了。因为婶母生病没人侍候，是我劝她去的。这封长信的大部分内容，是她不在家的时候写下的。她时常回来。她一回来，我就得马上把信藏起来。

我打算把我的过去，连同善恶一起都提供给人们作参考。但是，请你答应我，只对妻一个人例外，我什么都不想让她知道。因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想让她对我过去的回忆，尽量纯洁地保存下来。所以，即使在我死后，只要她还活着，那就请你把这一切都当作我只对你公开的秘密，先藏在你心里吧。”